

俄藏黑水城文獻

Памятники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из Хара-Хото хранящиеся в России

Heishuicheng Manuscripts Collected in Russia



Шанхайск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Древняя книга"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藏黑水城文獻

①

漢文部分

TK1–TK20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九六年·上海

俄藏黑水城文獻①

編者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國上海瑞金二路272號郵政編碼200020

印製 上海古籍印刷廠

開本787×1092mm 1/8 印張 44.25 插頁 99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325-2036-6/Z·293

俄藏黑水城文獻①

編者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國上海瑞金二路272號郵政編碼200020

印製 上海古籍印刷廠

開本787×1092mm 1/8 印張 44.25 插頁 99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325-2036-6/Z·293

Памятники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из Хара-Хото хранящиеся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м Филиале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РАН

①

Коллекции части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ТК1-ТК20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Филиал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Институт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ей
Академи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Наук Китая
Шанхайск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Древняя книга"

Шанхайск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Древняя книга"
Шанхай 1996

Памятники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из Хара-Хото хранящиеся в России ①
Составители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Филиал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РАН
Институт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ей АОН Китая
Шанхайск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Древняя книга”

Издатель
Шанхайск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Древняя книга”
Китай Шанхай ул. Жуйцзиньэр 272
Почтовый индекс 200020

Печать
Шанхайская типография
“Древняя книга”

Формат 787×1092mm 1/8
Печатный лист 44.25
Вкладка 99
Первое издание XII.1996г.
Первая печать XII.1996г.

ISBN 7-5325-2036-6 /Z · 293

Heishuicheng Manuscripts Collected in the St.Petersburg Branch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Chinese Manuscripts

TK1-TK20

St. Petersburg Branch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Institute of Nationality Studies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Shanghai, 1996

Heishuicheng Manuscripts
Collected in Russia
Volume ①

Participating Institutions
St. Petersburg Branch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Institute of Nationality Studies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r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72 Ruijin Second Road, Shanghai 200020, China)

Printer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rinting Factory

8 mo 787 × 1092mm
44.25 printed sheets 99 insets
First Edition: December 1996 First Printing: December 1996
ISBN 7-5325-2036-6 /Z · 293

俄藏黑水城文獻

主編
史金波（中）
魏同賢（中）
E.И.克恰諾夫（俄）

執行編輯
蔣維崧

Памятники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из Хара-Хото хранящиеся в России

Главные редакторы
Е.И.Кычанов
Ши Цзинь-бо
Вэй Тун-сянь

Редколлегия(Фамилии по алфавиту)

Е.И.Кычанов
Л.Н.Меньшиков
Бай Бинь
Вэй Тун-сянь
Ли Вэй-го
Ли Го-чжан
Не Хун-инь
Ши Цзинь-бо
Исполнительный редактор
Цзян Вэй-сун

Heishuicheng Manuscripts
Collected in Russia

Editors -in -Chief
Shi Jinbo (on Chinese part)
Wei Tongxian (on Chinese part)
E.I. Kychanov (on Russian part)

Heishuicheng Manuscripts Project Committee
(in alphabetical order)

In China
Bai Bin
Li Guozhang
Li Weiguo
Nie Hongyin
Shi Jinbo
Wei Tongxian

In Russia
E.I. Kychanov
L.N. Menshikov

Executive Editor
Jiang Weisong

俄藏黑水城文獻①

本卷主編　李偉國
本卷副主編　白　濱

責任編輯　蔣維崧
裝幀設計　嚴克勤
攝　　影　嚴克勤

Памятники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из Хара-Хото хранящиеся в России ①

Главный редактор этого тома
Ли Вэй-го
Заместитель главного редактора этого тома
Бай Бинь

Ответственный редактор
Цзян Вэй-сун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й и технический редактор
Янь Кэ-цинь
Фотограф
Янь Кэ-цинь

Heishuicheng Manuscripts
Collected in Russia
Volume ①

Editor-in-Chief for this Volume
Li Weiguo
Deputy Editor-in-Chief for this Volume
Bai Bin

Editor-in-Charge
Jiang Weisong
Cover Designer
Yan Keqin
Photographer
Yan Keqin

俄藏黑水城文獻總目録

Contents

前言

E.И. 克恰諾夫

聖彼得堡所藏罕見的西夏文獻的發現，成績應當屬于職業地理學家兼旅行家彼・庫・科茲洛夫（**Петр Кузьмич Козлов**　1863.10.15—1935.9.26）。

科茲洛夫出生在斯摩稜斯克省杜霍夫申小镇一個牲畜販賣者的家庭。他在當地學校畢業後，就在斯洛博德市一家啤酒廠當辦事員。恰巧一位當時就已出名的旅行家和地理學家普爾熱瓦爾斯基（**Н.М.Пржевальский**）在這裏買了一座别墅。1882年，科茲洛夫與普爾熱瓦爾斯基相遇，決定了科茲洛夫此後的生活道路。後來科茲洛夫回憶道：「我永遠，永遠不會忘記……那一天，我大膽而坦誠地同他（指普爾熱瓦爾斯基——作者注）談了話，這一天決定了我整個一生的前程，從此我便沿着這條路程走下去。」①在普爾熱瓦爾斯基的提攜下，科茲洛夫得以繼續自己的學業，並在斯摩稜斯克專科學校（當年那是偏重數學和自然科學的中學）畢業，而在1883—1885年，還很年輕的科茲洛夫就參加了第四屆普爾熱瓦爾斯基中亞探險隊。1887年，科茲洛夫在聖彼得堡軍事學校畢業，並被授予軍官銜。此後他參加了1888年别夫錯（**М.В.Певцов**）探險隊和1893—1895年羅博羅夫斯基（**В.И.Роборовский**）探險隊。這使他得到日後被委托獨立進行探險的鍛煉。他的第一次獨立探險是在1899—1901年實現的。

似乎最先是旅行家兼民俗蒐集者波塔寧（**Г.Н.Потанин**）從土爾扈特蒙古人那裏得知黑水河口有一座廢城。他曾在1884—1885年度旅行報告中寫道：「他們（指土爾扈特人——作者注）說有一座古城叫埃爾海—哈拉—布留克（**Эрхэ-хара-бурюк**），意指黑水極東部支流岸邊的黑城；他們說，那裏還可見到

不大的城垣，即小城牆，四周有許多沙埋房屋遺迹。挖開黃沙就能找到銀器，小城四周則爲流沙，附近無水。」② 1900 年，地質學家奧布魯切夫（В.А.Обручев）曾試圖找到這座沙埋小城。當地的蒙古人不僅没有告訴他這座故城所在，而且還把他引嚮了與黑城完全相反的方嚮。③ 當年科兹洛夫身在蒙古，也曾派遣他的同伴卡贊科夫（А.Н.Казанков）前去尋找此城廢墟，都没有找到，原因還是一樣：當地居民對廢墟情況秘而不宣。④

在準備前往蒙古—四川考察時，科兹洛夫決定再去尋找。他考慮到前人所犯的錯誤，決定同當地蒙古人搞好關係。後來他寫道：「我内心抱着一個極美好的幻想：在蒙古沙漠找到這座廢城。」⑤

蒙古—四川探險隊的行動計劃是由帝俄地理學會在著名地理學家兼旅行家謝苗諾夫—天山斯基（**П.П.Семенов—Тяньшаньский**）和科兹洛夫積極參與下制定的。1907 年 6 月 17 日，科兹洛夫得到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召見，他在《蒙古—四川旅行日記》留下了這樣一段話：「我受到了光榮的召見，這是一次那樣平凡而又親切的召見（當時，我把剛出版的三卷本西藏探險學術著作呈送給了沙皇），我是懷着激動的心情離開沙皇的。當我最後對陛下説：『西藏探險進行得很成功，請允許我依照西藏探險的先例，請求爲這次探險祝福！』沙皇回答道：『我且不同你告别，在你前去長途旅行出發之前，我還見你一次，因爲裝備探險隊還有很多事要做，要花很多時間。』」⑥ 果然在 1907 年 10 月 29 日，科兹洛夫出發前又得到沙皇和皇位繼承人阿列克塞第二次召見。

這次探險計劃是 10 月 2 日由沙皇批准的。探險爲期兩年，由國庫撥款三萬盧布。探險隊員規定爲十四人，⑦配以武器：步槍十二支，子彈一萬五千發，施密特—維松左輪手槍六支，子彈六百發。⑧

授予探險隊領導人官憑文書如下：「上帝保佑：朕全俄皇帝、專制君主尼古拉二世，仰全體知曉，持證人爲我帝俄地理學會所遣科學探險隊隊長。該隊將取道恰克圖經庫倫前往中國西北和蒙古，然後途經蘭州府及庫倫返回俄國。隊長爲擲彈兵團統帥亞歷山大三世近衛軍中校彼·庫·科兹洛夫，出入俄國境由其隨從十人陪同，故希沿途所經地方軍政當局查驗放行，務令科兹洛夫及其隨從十員暢通無阻，並予優待。特頒此照以資證明，並加蓋國璽。外交部副部長，1907 年 8 月 12 日于聖彼得堡遵聖旨。

簽字、印鑑」⑨

俄國政府和沙皇本人之重視探險並支持地理學會的創議，多係此類探險結果獲得歐洲學術界贊賞之

故。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英、德、法、俄、瑞典、日本等國衆多探險隊，在地理學、民族學、歷史學和自然科學（植物、動物學等）領域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俄國參與此項國際性學術活動尤爲竭力，從而大大提高了俄國學術界的國際威望。但不能不公正指出，對中華帝國邊疆從事此類科學探險，是在歐美和日本對中國施加政治、經濟壓力的背景下進行的；探險所得當地地形測量及情況報告，亦可能被用于軍事目的，清朝政府對此無疑作出了一定讓步。但是，在這些探險時間已過將近百年的今天，僅就敦煌和黑水城的發掘和保存而言，此對研究中國文化史乃至中國學術，顯然都是最寶貴的貢獻。那些很可能毀而不存的東西，因此哪怕是部分地得救，並得以保存到現在。

我想特別強調此類探險工作是曾得到中國（清朝）中央政權機構的同意，並在地方當局監督之下進行的。探險隊成員進行調查都曾獲中國中央政府允許並簽發護照。科茲洛夫就1907—1909年蒙古—四川探險一事曾寫道：「我們是通過俄國駐博格多汗的外交使館從北京政府得到護照的。」⑩「俄國駐北京使館曾將探險隊的情況通知探險必經之路上的中國地方當局。」⑪

因此在前往庫倫（烏蘭巴托）的蒙古領土上，探險隊行進途中都曾乘用蒙古的驛馬。「多虧恰克圖邊境專員根克（**П.Е.Генк**）及時與中國派駐蒙古的管理當局接洽，探險隊全體人員得以乘坐蒙古驛馬前進……探險隊行裝均專僱蒙民駱駝運送。」⑫ 所租駱駝計四十峰。

探險隊並非在中國境內任意行動。例如，西寧辦事大臣就曾及時得到有關科茲洛夫探險隊到來的通知。⑬ 地理學會檔案中現存一份「致甘肅省外事局」的信中寫道：「茲接外事局1908年11月15日來信，謹通知如下，本人爲俄國旅行家中校科茲洛夫，確曾與西寧欽差及通判談判有關我等從歸都（**Гуйдуй**）經由拉卜楞至松潘廳的計劃。」⑭信的日期是1908年11月22日。

至于黑水城的發現和進行發掘，那也得到爲清廷服務的蒙古王爺巴登札薩克和土爾扈特貝勒的允許和協助，當時他們管理着委付他們管理的領土，那是清帝國版圖內經由理藩院特殊管轄的蒙古領土。

1908年3月初，探險隊抵達草場天然地界烏果勒津——托洛果（**Уголцзин-тологой**），即當地蒙古王爺巴登扎薩克駐錫地。當談話涉及有關探險隊下一步路綫時，王爺得知科茲洛夫很想取道額濟納河口，便問：「您爲什麼一定要走額濟納河，而不徑往阿拉善衙門？直通阿拉善的道路好走，還可少花時間，而且又可少花精力和消耗，節省開支。」王爺又補充説：「『看來你們對額濟納河很感興趣吧？』

我回答巴登扎薩克説：『是的！您説的對，那裏有一座古城廢墟，很有意思。』于是我的對話人問道：『您是怎麽知道的？』我回答説：『是從我們的旅行家寫的書上和我朋友的信件中得知的。』王爺沉思片刻，慢慢地説：『原來是這樣！我聽手下人講，黑水他們去過，確有一座四周有牆的城市，不過已逐漸被沙掩埋了……他們説土爾扈特人常去那座廢墟探掘埋藏的財寶，還聽説好像有人在那裏找到過什麽東西。那你們就去看看吧，説不定你們自己也會找到什麽好東西。我看土爾扈特人不會阻擋你們去廢墟，也不會阻撓你們發掘的…… 土爾扈特人直到最近還在對黑水和通往阿拉善衙門的道路加以保密。』」⑮ 談話的結果就是這樣。1908 年 3 月 12 日科兹洛夫在給地理學會秘書的信中寫道，起初王爺和他的兩位顧問都「竭力使我相信，在我要去的方嚮是没有路的。」⑯ 但是禮品幫了大忙。首先是左輪手槍和步槍、宴請和留聲機，還有那封請俄國駐北京使團轉請清廷加封巴登扎薩克爲「烏魯孫—圖施—古納」（「Улусун-туши-гуна」）的信件，「此舉將使他從博格多汗朝廷所得薪俸增加二倍。」⑰ 由此可見，没有他的協助，科兹洛夫同他的先行者一樣，是不可能找到黑水城的。

在前往黑水城的途中，第二位提供幫助者便是土爾扈特王爺，即土爾扈特貝勒達希（Даши），正如後來科兹洛夫在公開講演中所説，他「給了探險隊很大的幫助，才有可能找到黑水城。」⑱ 土爾扈特貝勒在與哥薩克布里亞特農民巴德馬沙波夫談話後，「交待自己的……嚮導把探險隊帶到他的領地附近……並許諾全力協助……送到黑水城廢墟。」⑲ 土爾扈特貝勒是直屬理藩院的。⑳

1908 年 4 月 1 日，探險隊五名成員：科兹洛夫、切爾諾夫（А.А.Чернов）、納帕爾科夫（Н.Я.Напалков）、哥薩克伊萬諾夫和馬塔耶夫，在嚮導巴塔的陪同下，從托羅昂策（Торой-онцэ）嚮黑水方嚮進發。巴塔「曾多次到過黑水故城」。㉑ 由探險隊營地到黑水約有 60—65 里，「走到半途就開始遇到農耕和定居文化的痕迹——有磨盤、水渠標志，陶器、瓷器碎片等等。但是，最使我們感興趣的是土夯建築，特别是沿途可見寶塔一、兩座或五座，散落在通嚮沙埋黑水的古道。越接近朝思暮想的目的地，我們的激情越是高漲。我們在 3 俄里（1 俄里約 2.5 華里—作者注）處越過一條乾涸的古河床……在高高的河岸上矗立着阿爾泰—浩特（Алтан-Хото）城堡廢墟。傳説守衛黑水城的騎兵就曾駐紮于此。乾涸河道的兩側，從前顯然是農耕居民的文化谷地。最後，黑水城終于出現了，此城位于由大粒沙石鋪墊的低臺地上。城堡西北角矗立着一組輪轂狀塔羣，是由一座主塔和建在城牆外面的小塔羣組成

的。越接近古城，所見器皿碎片就越多。城市的輪廓被堆高的沙丘遮擋住了。我們爬上臺地，便見黑水城整個迷人的外貌呈現在眼前。」㉒根據科兹洛夫的描述，城牆是「東西南北正嚮座落，城市構成一個正方形，邊長約1俄里。在東西城牆各有城門，外有凸出的Г形護城，以防止直入城門。此護城兩兩相對：在東城正中稍偏北，在西城正中則稍偏南，起自城門有兩條平行的主要街道東西嚮穿過全城……堅固的城牆高達6—8米，城西北有雄偉的佛塔羣。牆基厚4—6米，逐漸嚮上收縮，高處厚度減半……各面城牆都有幾座稜堡……過去建築物的殘址被流沙、垃圾和泥土所堆壓，稍高于地面，這顯然表明，曾是城市過去的街道。」㉓

探險隊成員在首次探察此城時便找到許多陶、瓷器碎片，生鐵及熟鐵、銅、銀器碎片，瓦片，錢幣，紙幣，偶爾還有祭祀用品。

探險隊在黑水城從1908年4月1日逗留到13日，探察和發掘基本上未按考古學要求進行。正如科兹洛夫本人在日記中寫道：他和他的手下人「挖呀，刨呀，打碎呀，折斷呀，都幹了。」㉔對發掘品未作嚴格記録。㉕雖則科兹洛夫在城市平面圖上標出了1號、2號、4號遺址在北城南北中軸綫偏東，3號遺址在城市南城東半部，B塔在城中央東南部，A塔在城中央西南角，廟宇的遺址位于西部城牆南半部附近。

根據各種追述，發現物品計有：

在1號遺址——有「畫在麻布上的小佛像」、「粗糙的金屬小碗和西夏文字手抄本殘片」。

在3號遺址——有「波斯文名著《七智者》故事集殘葉」、「伊斯蘭教經寫本和藝術裝幀品」。

在A塔——有「三本西夏文書本和三十本西夏文簿册，一張麻布畫像『阿彌陀佛顯靈』」、「一張中國絹畫像」、「一個美麗的帶笑容的大型面具和許多頭像、面具」、「一個灰色頭髮的佛頭」。

在B塔——有「幾隻泥塑像脱落下來的透明眼球」、「幾隻磨製精細的水晶或茶晶眼球」、「幾個平面型的大擦擦」。㉖

在總結第一次于黑水城逗留的情況時，科兹洛夫指出：「探險隊在黑水城廢墟度過幾天，總的說來大有收獲：有書籍、信函、紙張、金屬錢幣、婦女飾物、某些家用器具和日常用具殘件和佛事用品等等。我們所搜集到的考古材料，爲數達10個俄擔箱（1俄擔合16公斤——作者注），準備運交俄國地

理學會」。㉗「我們利用了土爾扈特貝勒對探險隊的友好態度，立即通過蒙古郵驛分批經庫倫運往彼得堡，並通報有關發現黑水城及在該地發掘的情況，還附送了文字和聖像樣品，以便盡快研究和作出鑒定。」㉘

1908年12月，科茲洛夫在草地邊界歸都收到了地理學會副會長格利戈利耶夫（А.В.Григорьев）的回信。他在日記中寫道：「格利戈利耶夫以地理學會副會長的身份通知我……談到我在黑水城的工作或成果。據認此地乃是11—14世紀的西夏國都，看來地理學會對此次發現非常滿意，並決定要我重返此歷史古城……弄到更多的貴重文物，以補充業已部分地運抵彼得堡的發掘物。」㉙日記所述還有1908年12月23日寫給倫敦皇家地理學會秘書的一件信稿爲證。科茲洛夫在信中通報英國皇家地理學會說，他在探險第三階段將「比以前花費更長時間在黑水故城再次發掘。現已收到俄國地理學會副會長來信。他辨認了我寄到彼得堡的文字文獻材料，據此趕忙爲我祝賀，說我所發現的黑水城乃是11世紀到14世紀存在的西夏國都……閣下收到此信時，我將已在前往蒙古南部的途中，再過兩個月左右即可抵達我所嚮往的西夏廢墟。」㉚

我對我的祖國同行們懷着深深的敬意，但我至今還不明白，是誰和爲什麽說科茲洛夫「找到了」西夏國都。早在1833年，比丘林〔**Н.Я.Бичурин**，即雅金夫神甫（**о. Иакинф**）〕㉛的巨著就已問世。其中便有關于西夏歷史的大量中國史材料俄譯文。由此完全可以看出，在科茲洛夫當時，人們認爲西夏國都乃是寧夏城即今銀川市。遺憾的是，這種誤解繼續存在于與科茲洛夫的名字有聯繫的文獻中。㉜在西夏文文獻中，我們從西夏原始史料了解到，黑水城不僅不是西夏首都，而且是個三等城市，是罪犯的流放地。此城毀于中國明朝與蒙古人1374年之戰，蒙古人曾想恢復他們已經失去了的中國統治權。

1908年10月15日在地理學會專門組織的座談會上，聽取奧登堡（**С.Ф.Ольденбург**）、伊鳳閣（**А.И.Иванов**）和科特維奇（**В.Л.Котвич**）三人作了有關初步研究黑水城出土物的報告。報告說到「從廢城所出寫本除漢文外，還有一種用某一未知語言書寫的抄本，至少是誰也不懂這種語言，盡管文字樣品是已經知道的。」㉝

格利戈利耶夫通知科茲洛夫，「鑒于完整發掘的重要性，地理學會授權我嚮你提出建議，不要深入四川，而應返回戈壁沙漠繼續調查研究黑水古城深部，要不惜人力、物力和時間從事進一步發掘。」㉞

1909年5月底6月初，科兹洛夫執行地理學會的要求，回到了黑水城地區。5月27日，他在日記中寫道：「我正在寫……時間是五點鐘，已感天氣炎熱，不禁想到在淒涼、死寂的黑水城我們將如何工作。」㉟6月4日：「晨10時，透過塵霧，我們終于看見了熟悉的黑水城灰牆，半小時後，我們即進入城堡。在距離西城城門和西北角的佛塔不遠處架起了我們的帳篷。」㊱

沒有土爾扈特貝勒的協助，要對此城進行大規模探查是不可能的。科兹洛夫在1909年7月8日致地理學會秘書的信中特別提到這種協助：「在炎熱的季節相當長期地耽在中亞這一至今不爲人知的角落從事沙漠探險，衹有當地土爾扈特貝勒對我們持友好態度才能進行，他使我們有可能在其屬下僱工挖土、運水、運糧等。因此這座死城又暫且復活，還同額濟納的住民建立了聯繫。最靠近的額濟納河東支即在距離黑水城12俄里處流過。此次，我們的營地沒有像上次那樣設在城堡中央，而是設在距離西城城牆較近的一棟大屋遺址的近旁。」㊲他在書中寫道：「我們重新開始了同土爾扈特貝勒的愉快的關係，他仍然是額濟納河的頭人……他答應協助僱用挖土的工人。我們還僱用土爾扈特人每天從額濟納爲我們運送河水和山羊。」㊳

土爾扈特貝勒本人作爲地方政權的代表，對探險隊的工作也並未不加注意，他經常派遣下屬官前來黑水城「了解俄國人在廢墟生活如何」。㊴

關于工作的開始，科兹洛夫在日記中這樣寫道：「從第一天起，我們就找到了文字資料（大多是漢文）、紙幣、容器、舊兵器等。還找到一個金屬小佛像，發現一本用金粉寫成華美的金字藏文小册子。」「可以說，我們上次探查黑水城至少從外表部分是相當正規的，現在再也找不到銅元、串珠了，也找不到金屬飾物了。站在城牆上面可以看出，這座城市曾是多麼美麗，布局又多麼合宜。西北地區是官衙，沿北、西、南三方城牆布置祈禱場所和佛塔……東南角則是馬廐和守衛部隊……主要的街道經過中央高大建築直通東門。中央高大建築處有縱横街道通過。」㊵工作是分兩組進行的：僱來的蒙古人由哥薩克布里亞特帶領，「在黑水城幾條街道範圍內系統地調查房屋廢墟，有時也在我們指定的地方挖掘深井。另一組由俄羅斯人組成，既在城内發掘，也在城外遠近各處踏勘。」㊶

根據日記判斷，科兹洛夫本人並未正規參加發掘，因此，甚至連很有意義的發現物也不曾登記在城市平面圖上。我想這可能是因爲科兹洛夫衹認得藏文却不能辨別漢字和西夏字。在他看來，那都是「中

國貨」。

6月9日，「現已將近四點，工人們來到我處，我同他們談了話，現在他們出去工作了。興趣越來越大了，我也出去發掘，聽到工人們的説話聲和鎬頭刨地聲很難坐在帳篷裏……經常發現的是漢文寫本，但我不懂寫的是什麽。更使我感興趣的是藏文寫本和書本，不過暫且還没有發現。今天又得到一批中國出土物，有價值的藏文文獻是被火燒毁了的，從保存完好的字母符號看，這可能來自西藏以外的地方……問問彼特爾我們就會知道。」[42]先前他認爲這裏没有墓葬，6月11日他又補充説：「没有發現衣服和鞋子。」[43]涼風有時帶雨的季節過去了，天氣已經炎熱。6月12日，科兹洛夫寫了一封信給地理學會的多斯托耶夫斯基（**А.А.Достоевский**）。

「安德列·安德列耶維奇閣下！

5月22日（6月3日——作者注），探險隊已抵達黑水城，在其歷史性城牆之内令人感興趣的廢墟上駐紮。我們離開這裏一年來，還没有任何人到此光顧，遺址看來還同我們走時一樣保持原狀。上次我們當作廢物扔掉的東西，依然原封未動。同上次一樣，這一次探險隊一到，黑水城就顯得復活了：人們你來我往，工具叮當作響，塵土飛揚在空氣中。過去的一周我們又得到許多像以前運交地理學會那樣的古物。這次我們又收集到許多文字材料，不過是阿拉伯文材料和錢幣，還有祭祀用品等。在城北一處臺地上，我們發現一座很有意思的小廟，入口處有幾尊彩繪泥像，牆上還有好看的壁畫。遺憾的是，壁畫都附着在粘土上，要想取得是不可能的。不僅我的伙伴，就是當地土著也都對發掘很感興趣。我們的話題總離不開黑水城，晚上談的是過去的一天找到了什麽，早上談的是要去找什麽。時間過得很快。每晚9時作過氣象觀測後，我們就趕緊睡覺，早晨天剛亮就醒，趁天氣比較涼爽工作。白天我們休息，否則，炎熱炙人會使我們難以忍受。就在陰涼處空氣也要烤到攝氏37度多，地面被太陽烤灼竟達60度以上，熱浪揚起的塵沙令人窒息。但是一早一晚，我們倒還輕松自在，自感還可繼續在黑水城工作。」[44]

由于白天在廢墟發掘所得不豐，不如所望，科兹洛夫便派人前往城郊調查，最後決定打開一座距離西城牆約400米、位于乾河床右岸的大佛塔。此塔高約10米，包括「基座、中腰和半塌的錐頂。頂塌可能是由于年深日久，也可能是獵人探寶所致。」這就是説，以前當地居民也似曾嘗試打開佛塔。如果他們得手，那很可能科學界就不會像現在這樣擁有這些畫像、雕塑品、書籍等特藏了。

6月12日開始發掘佛塔，那是一座預計有大量西夏文和漢文書籍的佛塔。「我繞過蒙古工人嚮我的伙伴們走去。他們勘查了幾座位于城西200俄丈（1俄丈合2.134米——譯者注）處大塔之一，勘查表明此塔藏有衆多佛像和漢文材料。將近早晨九點送到營地好多文物，于是我立即前去，一邊除去灰塵，一邊分類，準備包裝。同去年發掘的那座佛塔一樣，這座塔裏也有各種書籍、簿册、卷本和畫像，還有一幅很古老的曼陀羅。可以設想，塔頂已毁，壓倒了佛像，或者這些佛像原先就同書籍、手卷和畫像扔在一起。」㊺發掘佛塔的工作進行了九天，6月20日結束。書籍是用大帆布包裝運到營地進行分類。由于不懂語言，這種按開本大小或者按某種我們尚不知曉的標志而進行的「分類」，在相當程度上産生了混亂，以致今日尚無法理清。科兹洛夫本人没有經常注意佛塔發掘。關于塔内布置狀況，僅在6月15日的日記中有所記載：「今天我信步走到塔前，去看所剩古物是否還多，結果發現我的伙計們説得正確，取出的是僅僅一半。塔的上部已完全清出，四周擺着泥木坐佛像，中央放着書籍和文卷。書有大本小本，有的裝訂，有的套裝，有的分册，有的成卷。」㊻

如果我們比較一下6月12日和6月15日的日記，就可發現，隨着發掘的進展，科兹洛夫時而説扔得亂七八糟，時而説放得井然有序。後來當發現「我在中亞獨立工作得到珍寶」的消息，如他本人所説傳遍世界的時候，真正的世界聲譽也降臨科兹洛夫。他在自己的回憶録中甚至又稱道塔中秩序極好：「打開了一座著名的佛塔，裏面裝滿了寶物。剛一揭開上層，就發現成百成千綢布封皮的書整整齊齊地堆在地板上，有二千多本。」㊼在《蒙古、安多和黑水故城》一書中，科兹洛夫又強調説，上層一切都雜亂無章，底層才稍有秩序：「這座著名佛塔中搜集到的所有寶物：書籍、佛像、塑像及其他物品……堆得極其雜亂。在寶庫的底層才見出有些條理：部分泥塑像擺在同一高度，面朝内部，就像喇嘛朝着大量西夏文字寫本在做法事，那些寫本數以百計堆疊着。」「越往上走，塔裏的東西就越亂，書籍零亂地堆放着，有的一本本緊疊在一起，有的壓在另用木軸卷着的畫像上，無論書或畫像都放得很零亂，包圍在其中的塑像也是這樣。祇在塔底才見有些書本是用綢布細心包好的。」㊽

姑且設想，説亂七八糟或説井然有序都是真實的。塔的底層（科兹洛夫説是「地面」，面積約3×4米，即12平方米左右）是儲藏室，它的四周「坐着」泥木佛像。佛像前擺放書籍「以供誦讀」。他在6月20日的日記中寫道：佛像放在「塔内墊高的地板上，在平臺面的四周；平臺中央有一根立柱」，㊾塔

底四周牆上掛着神像。塑像的尺碼則與真人一般大小。據科茲洛夫説，這是一件極好的藝術品。6月19日的日記又寫道：「我邊寫邊欣賞這些佛像優美的頭部，其中有些頭像製作得如此藝術，瞧着站立在那裏栩栩如生……從面部可以看出，雕塑家對古典美有很高的修養。」[50]塔裏取出的神像，形象生動，色彩鮮艷，令人驚嘆不已。用科茲洛夫的話説：「全都泛着柔和的淡藍色和粉紅色的光彩。」但是稍微一碰，便掉顏色……

可以設想在塔的上層，書籍和畫像、塑像等可能是亂放的。顯然是在1226年春季蒙古人攻入前夕，這些東西便從城裏的廟宇或可能還從管理部門運藏到塔中。如此大量的佛教文獻及其他文獻，未必是原來就放在塔內的。從科茲洛夫的記録看來，盡管打開的是兩座佛塔，盡管在城區都發現文字文獻，但文字文獻的主要部分，顯然是出自「著名的佛塔」。

6月19日，科茲洛夫在日記裏寫道：發現之物「本想全部帶走，但是不可能。」他無法運走的部分，又被他埋在沙裏。關于所埋的地點，科茲洛夫的日記裏留下了下列記載：「在離開黑水城之前，我們將留下的寶物從這間屋子（在南部城牆——作者注）運出，藏在走下城堡一座佛塔的南部城牆的旁邊，然後填了沙，以備日後有機會再來。」[51]看來，東西是藏在南部城牆。在6月11—23日的日記中，我們看到：「今天把送到營地來的所有古物即佛塔發現品作了挑選和埋藏，運到城牆南部（牆裏的屋子）內一座壁龕中。我們在此放了一些藝術水平高低不等的佛像。還放了一些頭像——重30多俄磅（即12公斤以上——作者注）及其他物品，還放了許多小物品，總數約有五十件左右。」[52]這些東西盡量藏入南城牆，但在1926年科茲洛夫再訪黑水城時，也可能運走一部分。從科茲洛夫1926年12月8日所做的報告的速記記録，我們發現有下述記載：「我們以爲這一次什麼也找不到，但總的來説，還是發現了相當齊整的東西，主要是塑像和頭像藝術品。」[53]

不過，南城牆以外埋藏的東西，看來是在城牆脚下，首先是那座原來放在佛塔最裏邊的華美塑像，可是至今没有找到。中國考古學家最好在南城牆再事探查和發掘。

上邊我們説過，在發掘佛塔時，發現塔底平臺中央有一根木質立柱，周圍端坐着和尚（？）塑像，他們臉朝塔內，好像喇嘛在做法事。他們面前放着書本。顯然這些書本就是俄國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收藏的經書——大頁紙寫本，一頁頁相疊，其形式與印度和西藏廣泛流行者一樣。靠塔的北牆

發現一副取坐姿的人骨架。科兹洛夫在日記裏寫道：「終于發現了端坐者的頭顱。此人可能是一位格根（蒙語「光明者」之義，用于稱呼活佛——譯者注），此塔原爲紀念他而建。從頭骨可以看出，死者年約40歲，屬于西藏—阿利安—蒙古人種或類型。格根葬在北牆前正位，取坐式，在主要的大佛像臺座旁，佛像都面嚮中央，格根則朝南。」[54]這具頭骨帶到了俄國，經過仔細研究，人類學家沃爾科夫（**Ф.Волков**）得出下列結論：「頭骨保存完好，顱底較窄，枕骨發育不良，牙齒很細小，臉骨一般説來尺寸不大而臉形齊正，使人覺得頭骨屬于女性，盡管眉弓對女人頭骨來説似發育過分，可能引起某些懷疑。根據牙齒和頭骨骨縫狀況，可以推斷死者年近老齡（五十多歲）。」[55]頭骨曾保存在科學院民族學研究所，可能失踪于列寧格勒被圍的年代。至少本文作者想再研究而不知所在。

孟列夫（**Л.Н.Меньшиков**）教授曾提出一個很浪漫的假設：塔裏葬的是西夏皇后羅氏。此人是西夏仁宗（1139—1193年在位）皇帝的遺孀。羅氏皇后在其子純祐執政（1194—1205年）時曾是皇太后。在1205年蒙古人第一次攻入西夏領土時，純祐在其母不無參與的情況下被其堂兄弟安全（1206—1211年在位）篡奪政權。孟列夫教授根據葬者可能是女性便認爲：「可以不必懷疑，她兒子被推翻後，新統治者在她不無參與的情況下登上了皇位，此後她便被擯斥于國事之外。她後來的命運不得而知。但有某些資料……使人設想，她當了尼姑，被發配到黑水城，死後就葬在那座『著名的佛塔』。」[56]根據這一設想，孟列夫又作出一個重大結論：「著名的佛塔裏面的書籍是她的私人藏品。」「黑水城出土的書籍流傳到今天，我們應該感謝這位女人」。[57]

孟列夫的假説是一個很有見地的推測，但僅此而已。不過要駁倒它，祇有找回佛塔出土的頭骨，重新進行有水平的人類學鑒定，確切認定這具頭骨不屬女性（我們看得出，沃爾科夫對此是有些懷疑的）而屬男性。科兹洛夫最初也同意是屬于男性。如果塔中確是葬一個女人，又暫且假設這個女人就是羅皇后，那就可以設想，部分書籍可能是出自她的私人圖書館。不過要指出一點：羅皇后的名字在西夏文的書籍中僅兩見，都是作爲施贈者而署名的（一次在書跋，一次是在書上加蓋了施贈印章）。無論哪種情況這都可能不是她的私人藏書，而是她所分送的書，就像別的皇帝和施主施書一樣，對此有很多記載。書籍是全國流通的，根據序跋的標準説法，是「散施官民」的。嚴格説來，這類書籍的存在並不意味着一定是羅皇后或別的皇帝（印發書籍者）的私人藏書。

在探險隊即將離開黑水城之前，土爾扈特貝勒曾來到古城廢墟，隨即科兹洛夫就寫信給地理學會秘書，信中寫道：「在探險隊即將上路當天，夏天的朝霞在東方剛剛映紅時，土爾扈特貝勒就來到這裏作告別拜訪，陪同前來的是他的繼承人，一位十三、四歲漂亮可愛的男孩，還有全體屬官，他們都騎着高大的准噶爾良種馬。我很高興能嚮這位蒙古王爺親自道謝，是他又一次爲我們提供了考察黑水城的幫助和關注，比第一次前來考察時更多。」[58]關于從「著名的佛塔」中發現和運出的物品大概數量，我們從科兹洛夫1926年12月8日的公衆講演速記稿中可以了解：「十七年前曾從黑水城廢墟運出四十駝，駱駝運出了一個保存完好的圖書館，計有二萬四千卷，……我還記得漢學家伊鳳閣興高采烈的樣子，他一發現它（1190年的西夏字典《掌中珠》——作者注）就高聲喊叫：『彼得·庫兹米奇！在您的圖書館裏我有了發現，發現了一本字典，能幫助我們看懂700卷書。如果再加上537幅畫，……那麽就會明白，那座著名佛塔提供了多麽巨大的財富。』」[59]

1909年秋，黑水城出土物運抵彼得堡，存放在地理學會。1910年初，在地理學會舉辦了一次黑水城佛教祭祀用品及書籍展覽。1910年末，考慮到探險所得獨一無二的文物安排，科兹洛夫從莫斯科寫信給奥登堡説：「全部黑水城材料現暫放地理學會頂層的空房內。伊鳳閣和科特維奇正在進行整理。伊鳳閣發現一本字典，使得有可能解讀饒有興趣的西夏文字……問題是黑水城材料將存何處尚未得到解决。我個人傾嚮于存放在科學院亞洲博物館，想您也有同感，對嗎？」[60]

果然，事情最後就這樣做了。全部書籍和文字文獻都轉交給科學院亞洲博物館，即現在的俄國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前身。而畫像、雕塑品和物質文化遺存，起初是交給俄國博物館民族學部，後來轉給了國家艾爾米塔什博物館。

亞洲博物館的西夏文文獻最初是由伊鳳閣教授從事整理歸類。除字典《番漢合時掌中珠》外，他還發現了西夏詳解詞典《音同》、《文海》和其他分類字典。伊鳳閣在1918年發表的《西夏文獻》一文中，就曾提到：「1、西夏文聲類（唇音、齒音、舌尖音）字典，無詳解。2、漢文《廣韻》型字典《文海》。3、分類字典（没有書名）。」[61]所指的就是《音同》、《文海》和《雜字》等字典，1918年伊鳳閣編了一部收録三千個西夏文字的詞典（西夏—漢—俄詞典？），交給科學院出版社出版，但因處在國内戰争年代末能面世。1935年2月9日，伊鳳閣致函阿列克謝耶夫（B.M.Алексеев）：「遺憾的是聶

歷山不知道我的手稿，從1919年到1922年，就放在科學院。我取回此稿時，就決定不再寫什麼了。帶有收稿和退稿標記的手稿還在我處。」既然詞典手稿一直在伊鳳閣手中，看來，是在他于1937年夏季被逮捕丟失的。除伊鳳閣外，最早從事黑水城文獻整理者還有蒙古學家兼滿學家科特維奇，[62]以及佛學家奧登堡。[63]

後來，黑水城文獻的研究和出版是漢文和西夏文分開進行的。關于漢文文獻研究的歷史，請見孟列夫專著，[64]關于西夏文獻的研究，則見各年多種出版物。[65]

在伊鳳閣之後，不同時期從事西夏文獻研究者有龍果夫（**А.А.Драгунов**）、聶歷山（**Н.А.Невский**）、戈爾巴喬娃（**З.И.Горбачева**）、克恰諾夫、捷林季耶夫—卡坦斯基（**А.П.Терентьев-Катанский**）、克平（**К.Б.Кепинг**），本文作者現已完成所藏佛教文獻部分叙録稿。

隨着上海古籍出版社將黑水城文獻付諸出版，中國和世界學術界將有可能利用11至14世紀這一獨一無二的材料。毫無疑問，這些材料能對中國文化及中國文化在西夏國的存在，以及對消逝的西夏人民的文化給予新的説明。

事情就是這樣（有關情況已簡述如上），一部分文化遺存從中國領土傳到了國家界限之外，順便説這種現象在許多民族文化遺存的命運中都很普遍。如今，本書的出版，這些文化遺存中的一部分送還給中國研究者和讀者，當然無疑也包括世界學術界。我相信中國同行和所有有文化的中國人，以及熱愛自己的文化並引爲自豪的全體中國人，還有外國的同行們，對俄國旅行家、地理學家兼博物學家科兹洛夫將給予尊重，正是他發現和珍重這些實在是獨一無二的黑水城材料，並將其轉交給了學術界。我謹希望，那些在戰爭、革命和被包圍年代的艱苦條件下參與保存、逐步整理和修復這些罕見的寫本和刻本，以及從事登記造册、編寫早期目録的俄國科學家，都值得受到感謝。

學術界了解並且珍視中國西夏專家們的著作。他們是羅福成、羅福萇、王静如、史金波、李範文、白濱、黃振華、聶鴻音、陳炳應、羅矛昆等等。

已經做的工作是不少，但面前要做的還更多。遺憾的是没有經費把黑水城所出的書籍完全修復。現在就面臨着要做一次更大、更難的工作：鑑定數以百計的殘片，但是目前也還人手不足，需要有年輕的熱心人獻身此一事業。不過，研究西夏文化的隊伍正在逐漸擴大。我們看到對西夏文化感興趣者不僅有

中國人、日本人和俄國人，還有美國人、英國人、法國人、瑞典人、荷蘭人。本文作者堅信，當由藏文轉爲西夏文的譯著成爲學術界的財富時，藏族文化和藏傳佛教研究者對西夏文獻的興趣也會大增。黑水城材料是對研究遠東地區文化無可估量的寶貴史料，遠東地區文化的中心就是中國文化。這是中國文化和地方文化相互作用的顯例，是在此基礎上形成文化上新形式而作爲遠東文化部分的顯例。可以堅信，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工作人員以高尚的勞動將爲所有對西夏文化感興趣的人們開闢一條通往西夏文化遺存之路，必將獲得世界科學界應有的高度評價。

一九九四年六月二十三日于聖彼得堡

（陳鵬譯，黃振華校）

注：

① **П.К.** 科兹洛夫《**Н.М.** 普爾熱瓦爾斯基——第一位中亞自然研究者》，聖彼得堡，1913年，84頁。

② **Г.Н.** 波塔寧《中國的唐古特—西藏邊境和中蒙古——波塔寧1884—1885年游記》，聖彼得堡，1893年，464頁。

③ **В.А.** 奥布魯切夫《中亞、中國北部和南山》，聖彼得堡，1900—1901年，卷2，399—400頁。

④ **П.К.** 科兹洛夫《蒙古、安多和黑水故城》，彼得格勒，1923年，100頁。

⑤ 同上，第3頁。

⑥ 《1907—1909年蒙古—四川旅行日記》，地理學會檔案，特藏18，目録1，154號。

⑦ 地理學會檔案，特藏18，目録1，59號。

⑧ 地理學會檔案，特藏18，目録1，100號。

⑨ 地理學會檔案，特藏18，目録1，100號。

⑩ 《蒙古、安多和黑水城故城》一書草稿，地理學會檔案，特藏18，目録1，61號。

⑪ 探險報告的速記記録稿，地理學會檔案，特藏18，目録1，59號。

⑫ **П.К.** 科兹洛夫《蒙古、安多和黑水故城》，19—20頁。

⑬ 探險報告的速記記録稿，地理學會檔案，特藏18，目録1，59號。

⑭ 地理學會檔案，特藏18，目録1，49號。

⑮ **П.К.** 科兹洛夫《蒙古、安多和黑水故城》，76—77頁。

⑯ 地理學會檔案，特藏18，目録1，46號。

⑰ **П.К.** 科兹洛夫《蒙古、安多和黑水故城》，78頁。

⑱ 探險報告速記記録稿，地理學會檔案，特藏18，目録1，59號。

⑲ **П.К.** 科兹洛夫《蒙古、安多和黑水故城》，95頁。

⑳ 同上，99頁。

㉑ 同上，102頁。

㉒ 同上，102—104頁。

㉓ **Е.И.** 克恰諾夫《祇有文獻在作證》，莫斯科，1965年，27—28頁。

㉔ 《蒙古—四川旅行日記》，地理學會檔案，特藏18，目録1，154號。

㉕ 參見 **П.К.** 科兹洛夫《蒙古、安多和黑水故城》，108頁。

㉖ 同上，108—109頁。

㉗ 同上，112頁。

㉘ 同上。

㉙ **П.К.** 科兹洛夫《蒙古—四川旅行日記》，地理學會檔案，特藏18，目録1，156號。

㉚ 地理學會檔案，特藏18，目録1，50號。

㉛ **о.** 雅金夫神甫《西藏和青海歷史》，聖彼得堡，1833年。

㉜ 參見 **Э.М.**穆爾扎耶夫《在亞州心臟》，莫斯科，1990年，12頁。

㉝ 參見 **Е.И.** 克恰諾夫《祇有文獻在作證》，33頁。

㉞ **П.К.** 科兹洛夫《蒙古、安多和黑水故城》，406頁。

㉟ **П.К.** 科兹洛夫《1907—1909年蒙古—四川旅行日記》，地理學會檔案，特藏18，目録1，156號。

㊱ 同上。

㊲ 地理學會檔案，特藏18，目録1，55號。

㊳ П.К. 科兹洛夫《蒙古、安多和黑水故城》，546—547 頁。

㊴ 同上，547—548 頁。

㊵ П.К. 科兹洛夫《蒙古—四川旅行日記》，地理學會檔案，特藏 18，目録 1，157 號。

㊶ П.К. 科兹洛夫《蒙古、安多和黑水故城》，550 頁。

㊷ П.К. 科兹洛夫《蒙古—四川旅行日記》，地理學會檔案，特藏 18，目録 1，157 號。

㊸ 同上。

㊹ 地理學會檔案，特藏 18，目録 1，54 號。

㊺ П.К. 科兹洛夫《蒙古—四川旅行日記》，地理學會檔案，特藏 18，目録 1，157 號。

㊻ 同上。

㊼ 地理學會檔案，特藏 18，目録 1，65 號。

㊽ П.К. 科兹洛夫《蒙古、安多和黑水故城》，556 頁。

㊾ П.К. 科兹洛夫《蒙古—四川旅行日記》，地理學會檔案，特藏 18，目録 1，157 號。

㊿ 同上。

(51) 同上。

(52) 同上。

(53) 地理學會檔案，特藏 18，目録 1，124 號。

(54) П.К. 科兹洛夫《蒙古—四川旅行日記》，地理學會檔案，特藏 18，目録 1，157 號。

(55) П.К. 科兹洛夫《蒙古、安多和黑水故城》，555—556 頁。

(56) Л.Н. 緬希科夫（孟列夫）《黑水城文獻漢文部分叙録》（П.К. 科兹洛夫特藏），莫斯科，1984 年，75 頁。

(57) 同上。

(58) 地理學會檔案，特藏 18，目録 1，55 號。

(59) 地理學會檔案，特藏 18，目録 1，124 號。

(60) 俄國科學院檔案，特藏 208，目録 3，274 號。

(61) А.И. 伊鳳閣《西夏文獻》，載《俄國科學院通報》，第 6 集，1918 年，799—800 頁。此外，參見伊鳳閣出版

的著述《黑水城出土文獻——十三世紀的漢文私信》，載《帝國科學院通報》，1913 年；《科兹洛夫的黑水城發掘物》，載《帝國地理學會通報》，第 45 卷，1909 年，463—477 頁；《西夏歷史的一頁》，載《帝國科學院通報》，1911 年，831—836 頁；伊鳳閣于 1916 年在彼得格勒還發表了《彌勒上生經》，原文爲西夏文，伊鳳閣附漢譯文。此外，至少還有伊鳳閣用德文發表的兩篇文章。

⑥② 參見 **В.Л.** 科特維奇《中國元鈔樣式》，載《帝國地理學會通報》，第 45 卷，1909 年，474—477 頁；又見其對黑水城所出蒙古文獻的介紹，載《蒙古、安多和黑水故城》，561—565 頁。

⑥③ 參見他對波斯文本《七聖賢》的介紹，載《蒙古、安多和黑水故城》，566 頁，同書有對佛教塑像和畫像的描寫。

⑥④ **Л.Н.** 緬希科夫（孟列夫）《黑水城文獻漢文部分叙録》。

⑥⑤ **Н.А.** 聶歷山《西夏語文學——研究與詞匯》（兩册），莫斯科，1960 年。**З.И.** 戈爾巴喬娃和 **Е.И.** 克恰諾夫《西夏文寫本與刊本》，莫斯科，1963 年。

Введение

Честь открытия уникальной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й коллекции памятников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Си Ся принадлежит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ому географу и путешественнику Петру Кузьмичу Козлову (15-X-1863—26-IX-1935 г.).

П.К. Козлов родился в небольшом городке Духовщина Смолен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в семье перегонщика скота на продажу. После окончания местной школы он работал конторщиком на пивоваренном заводе г. Слобода. Случилось так, что именно в этом городке приобрел себе дачу знаменитый уже тогда путешественник и географ Н. М. Пржевальский. В 1882 г. произошла встреча П. К. Козлова с Н. М. Пржевальским, определившая весь последующий жизненный путь П. К. Козлова. Позже П. К. Козлов вспоминал: "Тот день ..., когда я сам смело и искренне заговорил с ним (Н. М. Пржевальским —— Е.К.) я никогда, никогда не забуду, ... тот день решил всю мою будущность, и я стал жить этой будущностью".[1] При покровительстве Н. М. Пржевальского П. К. Козлов продолжил сво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и закончил Смоленское реальное училище (среднюю школу с уклоном в математику и естественные науки тех лет), а в 1883 — 1885 гг. совсем молодым человеком принял участие в четверт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Н. М. Пржевальского в Центральную Азию. В 1887 г. П. К. Козлов заканчивает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е военное училище и получает офицерское звание. Последеующее участие П. К. Козлова в экспедициях М. В. Певцова (1888 г.) и В.И. Роборовского (1893 — 1895 гг.) подготовили его к тому, что ему были доверены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ые экспедиции, первую из них он осуществил в1899 — 1901 гг.

Кажется, впервые о заброшенном городе в устье реки Эдзин-гол (кит. Хэйшуй) узнал от монголов-торгоутов путешественник и собиратель фольклора Г. Н. Потанин. В своем

отчете о поездке 1884 — 1885 гг. Г. Н. Потанин писал: "Из памятников древности (торгоуты —— Е. К.) упоминают город Эрхэ-хара-бурюк, т.е. от самого восточного рукава Едзина; тут, говорят, виден небольшой кэрим, т. е. стены небольшого города, но вокруг много следов домов, которые засыпаны песком. Разрывая песок, находят серебряные вещи. В окрестностях кэрима большие сыпучие пески, а воды близко нет".[2] В 1900 г. город в песках пытался найти геолог В. А. Обручев. Местные монголы не только не указали ему, где находится мертвый город, но и отправили его совершенно в другую от местонахождения Хара-Хото сторону.[3] В том же году, П. К. Козлов, находившийся в Монголии, отправил на поиски развалин города своего спутника А. Н. Казанкова, тот тоже города не нашел. Причина была та же : сведения о развалинах скрывало местное население.[4]

Собираясь в Монголо-Сычуаньское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П. К. Козлов решил повторить поиски и учесть ошибки своих предшественников, поладить с местными монголами. "В тайниках души, —— писал он позднее, —— я лелеял заветные мысли найти в пустыне Монголии развалины города".[5]

Проект Монголо-Сычуань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был разработан Советом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Рус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при активном участии известного географа и путешественника П. П. Семенова-Тяньшанького, и лично П. К. Козловым. 17 июня 1907 г. П. К. Козлов получил аудиенцию у царя Николая II. В "Дневнике Монголо-Сычуаньского путешествия 1907 — 1909 гг." сохранилась следующая запись: "Принятый в частной аудиенции (между прочим, я подарил Государю три тома научных результатов Тибет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тогда только что вышедших из печати), как никогда просто и ласково, я ушел от Государя очарованный. На мои последние слова Е(го) В(еличеству): "По примеру Тибет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окончившейся столь благополучно, позвольте просить благословения и на этот раз!" —— Государь заметил: "Я не прощаюсь. Я хочу вас видеть перед самым отъездом в ваше долгое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едь еще предстоит масса хлопот и времени на снаряжение экспедиции".[6]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29 октября 1907 г. перед отъездом в экспедицию П. К. Козлов был принят царем и наследником-цесаревичем Алексеем вторично.

Проект экспедиции был утвержден царем 2 октября. На экспедицию сроком на два года из казны было выделено 30 тыс. рублей, ее состав утвержден в 14 чел.[7] Экспедиции было выдано оружие — 12 винтовок с 15 тыс. патронов и 6 револьверов Смит-Вессон с 600 патронов.[8]

Руководителю экспедиции было выдано официальное удостоверение, текст которого гласил: "Божьей милостью, Мы, Николай Второй, император и самодержец 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и прочая, и прочая, объявляем через сие всем и каждому, кому ведать надлежит, что по-

датель сего Начальник отправляемой Нашим Русским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м обществом через Кяхту и Ургу в Северо-Западный Китай и Монголию и имеющий возвратиться затем через Ланьчжоуфу и Ургу обратно в Россию научн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подполковник лейб-гвардии Гренадерского Императора Александра III полка Петр Кузьмич Козлов отправляется заграницу и возвращается затем обратно в Россию. Его сопровождают десять человек прислуги. Того ради дружелюбно просим все высокия Области и приглашаем каждого, кому сие предъявится, Нашим же Воинским и Гражданским управлениям всемилостивейше повелеваем П. К. Козлова и 10 человек прислуги не только свободно без задержания везде пропускать, но и всякое благоволение и воспоможение ему оказывать. В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о того и для свободного проезду дан сей паспорт с приложением Наше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печати. В С-Петербурге Августа 12 дня 1907 года по Указу Его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Товарищ Министр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Печать Подпись"[9]

Внимани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оссии и лично царя к экспедиции, поддержками начинаний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во многом объясняется тем резонансом, который имели достижения этих экспедиций в европейском научном мире. Северные и западные области Китая не обследовавшиеся на месте китайскими научными силами на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для того времени европейском научном уровне, привлекали внимание европейских ученых.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многочисленных научных экспедиций последней четверти XIX — начала XX вв. —— английских, немецких, французских, русских, шведских, японских и т. д., были получены впечатляющие достижения в области географии, этнографии, истории, естественных наук (ботаники, зоологии и т.п.). Русское участие в этом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 научном движении было весомым и весьма поднял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престиж российской науки. Было бы несправедливо не принимать во внимание то, что такое научное обследование окраин Кита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происходило на фоне европе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о-японског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давления на Китай, что топ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съемки местности экспедициями, их отчеты о состоянии дел на местах могли быть использованы и в военных целях. Разрешая эти экспедиции, Цинск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безусловно шло на определенные уступки. Но сейчас, приблизительно через сто лет, как такие экспедиции имели место, очевидно, что открытие и сохранение для науки только Дуньхуана и Хара-Хото, оказалось ценнейшим вкладом в изучение истории китай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для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уки. Было хотя бы частично спасено и сохранено до наших дней то, что имело большую вероятность погибнуть безвозвратно.

Хочется особо подчеркнуть, что они работали с ведома китайских (цинских) цен-

тральных властей и под контролем местных. Члены экспедиций получали разрешение на проведен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и паспорта от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китайск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Китайские паспорта, —— писал П. К. Козлов о Монголо-Сычуань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1907—1909 гг., —— были получены от Пекинск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через посредство Российской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й миссии при Богдо-хане".[10] Российское посольство в Пекине "поставило в известность об экспедиции те местные китайские власти, где должна была проходить экспедиция".[11]

Так по территории Монголии до Урги(Улан-Батор) экспедиция передвигалась, пользуясь почтовой (уртонной) монгольской службой. "Благодаря кяхтинскому пограничному комиссару ... П. Е. Генке, своевременно снесшимся с китайско-монгольским управлением, персонал экспедиции хорошо проследовал на монгольских почтовых лошадях ... в сопровождении багажа экспедиции, везомого на верблюдах, специально нанятых экспедицией у монголов подрядчиков".[12] Нанято было 40 верблюдов.

Экспедиция не передвигалась по территории Китая произвольно. Так амбань г. Синин был заблаговременно уведомлен о прибытии экспедиции П. К. Козлова.[13] В Архиве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хранится черновик письма П. К. Козлова властям пров. Ганьсу, озаглавленный "В комиссию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Ганьсуйской провинции". В тексте письма говорится: "Вследствие письма Ком(итет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от 15 ноября 1908 г. сим позвольте уведомить, что я русский путешественник, подполковник Козлов,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имел переговоры с Сининским ценцаем, так равно и с Гуйдуйским тунпанем о своем плане пути от Гуйдуй через Лабран в Сунпаньтин".[14] Письмо датировано 22-XI-1908 г.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следует подчеркнуть, что все передвижение экспедиции П. К. Козлова производилось с полного ведома цинских властей и никакого самоуправства не допускалось.

Что же касается обнаружения Хара-Хото и раскопок в Хара-Хото, то все это тоже было сделано с ведома и с помощью состоявших на цинской службе монгольско князя Балдын-цзасака и торгоутского бэйлэ, кокоторые управляли вверенной им территорией как территорией монгольской, находившейся под особым управлением в составе империи Цин через Лифаньюань.

В начале марта 1908 г. экспедиция прибыла в урочище Уголцзин-тологой, ставку местного монгольского князя Балдын-цзасака. Когда разговор зашел о возможном дальнейшем маршруте экспедиции и князь узнал, что Козлов хотел бы попасть в устье реки Эдзин-гол, он спросил: "Почему вам во что бы то ни стало желательно идти именно на Эдзин-гол, а не прямо в Алаша-ямунь, куда и дорога хорошая и времени потребуется мень-

ше, а потому меньше трудов и лишений и меньше материальных издержек. Вероятно, —— добавляет князь, —— на Эдзин-голе у вас предвидится какой-нибудь большой интерес?" "Да! —— ответил я Балдын-цзасаку, —— вы правы: там имеются очень любопытные развалины старинного города!" —— "А вы откуда это знаете?" —— вопрошает мой собеседник. —— "Из книг наших путешественников и из писем моих друзей," —— отвечаю я. —— "Вон оно что, —— глубокомысленно протянул князь... —— я слышал о Хара-Хото от моих людей, они бывали там,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существует город, обнесенный стенами, но он постепенно засыпается песком... Говорили мне, что там на развалинах бывают торгоуты и копают и ищут скрытых богатств. Слышаля, что будто бы кое-кто и находил кое-что. Вот пойдете, увидите и, может быть, что-либо замечательное и сами найдете. Мне кажется, Торгоуты не станут препятствовать вашей дороге на развалины, как не будут препятствовать и самим раскпокам. ... Торгоуты до последнего времени тщательно скрывают Хара-Хото и старинный путь в Алаша-ямунь".[15] Это был итог бесед. А первоначально и князь и два его советника, как писал П. К. Козлов 12 марта 1908 г. в письме секретарю ГО, "старались убедить меня, что в желательном мной направлении нет дорог".[16] Помогли подарки,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револьвер и ружье, угощение и слушание грамофона, и письмо в Российское посольство в Пекине с просьбой обратиться к цинским властям о присвоении Балдын-цзасаку более высокого чина "улусун-туши-гуна", что должно было в три раза увеличить размер получаемого им от богдо-ханского двора содержания".[17]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без помощи Балдын-цзасака П. К. Козлов, как и его предщественники, мог и не найти Хара-Хото.

Вторым его помощником на пути к Хара-Хото оказался князь торгоутов, торгоут-бэйле Даши. Как отмечал позже П. К. Козлов в публичной лекции, Даши "в значительной мере оказал содействие экспедиции, дал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найти Хара-Хото".[18] После разговора с казаком-бурятом Бадмажаповым торгоутский бэйлэ "поручил своему ... проводнику доставить экспедицию в соседство его ставки ..., и пообещал полное содействие ... по достижению развалин Хара-Хото".[19] Торгоутский бэйлэ подчинялся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 Лифаньюань.[20]

1 апреля 1908 г. пять членов экспедиции —— сам П. К. Козлов, А. А. Чернов, Н. Я. Напалков, казаки Иванов и Мадаев в сопровождении проводника Бата выехали к развалинам Хара-Хото из урочища Торой-онцэ. Бата "много раз бывал в мертвом городе"[21]. До Хара-Хото от лагеря экспедиции было примерно 60 — 65 ли. "С половины пути уже начали попадаться следы земледельческой или оседлой культуры —— жернова, признаки оросительных канав, черепки глиняной и фарфоровой посуды и проч. Но нас больше всего зани-

мали глинобитные постройки, в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субурганы, расположенные по одному, по два, по пяти вдоль дороги, исстари проходящей к Хара-Хото, этому памятнику прошлого, засыпаемому песком пустыни. По мере приближения к заветной цели, волнение наше все увеличивалось, все росло. За три версты (приблизительно 8 ли —— Е. К.) мы пересекли древнее сухое русло..., на возвышенном береге реки стояли развалины цитадели Алтан-Хото, где, по преданию, располагался когда-то кавалерийский отряд-стража Хара-Хото. По сторонам высохшего русла раньше залегали, по-видимому, культурные долины с земледельческим населением. Вот, наконец, показался и самый город Хара-Хото, расположенный на низкой террасе из грубозернистых песчаников. Над северо-западным углом крепости возвышался главный щпицеобразный субурган, из ряда меньших, соседних, устроенных также на стене и рядом со стеною вне крепости. По мере приближения к городу черепков посуды стало попадаться все больше, вид на город заслонился высокими песчаными буграми. Но вот мы поднялись на террасу и нашим глазам представился Хара-Хого во всей внешней прелести".[22] Судя по описаниям П. К. Козлова, стены города "были строго ориентированы на север, юг, восток и запад, образуя правильный квадрат, каждая из сторон составляла около версты (приблизительно 2.5 ли —— Е.К.). В западной и восточной стенах города имелись ворота, защищенные Г-образным выступом, затруднявшим прямой подступ к ним, и расположенные не прямо одни против других, а восточные - несколько к северу, а западные - несколько к югу от центра стены. С запада на восток город пересекали две главнуе параллельные улицы, начинавшиеся от ворот. ... Мощные стены города, высотой до 6 — 8 метров, в северо-западном его углу были увенчаны величественными субурганами. Стены постепенно сужались к вершине, и толщина их, достигавшая у основания 4 — 6 метров, уменьшалась вполовину ... Каждая стена имела по нескольку бастионов. ... Небольшие возвышения из песка, мусора и земли —— остатки прежних строений —— довольно четко обозначали бывшие улицы города".[23]

При первом обследовании города члены экспедиции находили черепки глиняной и фарфоровой посуды, обломки чугунных, железных, медных, серебряных изделий, черепицы, монеты, бумажные деньги, "изредка и предметы культа".

Экспедиция находилась в Хара-Хото с 1 по 13 апреля 1908 г. Обследование и раскопки в принципе были лишены научной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основы. Как писал в дневнике сам П. К. Козлов, он и его люди "копали, рыли, ломали, рушили".[24] Не было строгой фиксации находок, хотя на плане города[25] П. К. Козлов обозначил Развалины №1, №2, №4 в северной половине города, несколько восточнее от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оси север-юг, Развалины №3 в южной части восточной половины города, субурган В в юго-восточной центральной части

города и субурган А в его юго-западном углу, развалины кумирен близ южной половины западной стены. Судя по разным упоминаниям, было найдено:

Развалины №1 — "буддийский образок, писанный на полотне", "тяжелые грубые металлические чашечки и обрывки рукописей письма Си Ся".

Развалины №3 — "листки персидских рукописей, ... отрывок из знаменитого сборника рассказов "Семи мудрецов" ("Китаб-и-Синдбид"), "мусульманские рукописи и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й переплет".

Субурган А — 3 книги и 30 тетрадей письма Си Ся, "образ на полотне" "Явление Амидабхи", "образ китайского типа на шелку", "большая слегка улыбающаяся красивая маска и ряд других головок и масок", "голова Будды, позолоченная с темносиними волосами".

Субурган В — "несколько экземпляров стекловидных глаз, выпавших из глиняных статуй", "глаз из горного хрусталя или топаза, красиво отшлифованный", "большие плоские цаца".[26]

Подводя итог первому пребыванию в Хара-Хото, П. К. Козлов отмечал: "В течение нескольких дней, проведенных на развалинах Хара-Хото, в общем итоге экспедиция обогатилась всевозможными предметами: книгами, письменами, бумагами, металлическими денежными знаками, женскими украшениями, кое-чем из домащней утвари и обихода, образцами буддийского культа и проч. Переведя в количествен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мы собрали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й материал, наполнивший десять посылочных пудовых ящиков (1 пуд — 16 кг —— Е. К.), приготовленных затем к отправлению в Русское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27] "Пользуясь хорошим дружелюбным отношением к экспедиции торгоут-бэйлэ, я тотчас же отправил монгольской почтой в Ургу и далее в Петербург в нескольких параллельных пакетах известие о фактическом открытии Хара-Хото, находках в нем и приложил образцы письма и иконописи для скорейшего изучения и определения".[28]

В декабре 1908 г., находясь в урочище Гуйдуй, П. К. Козлов получил ответ от заместителя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А. В. Григорьева. П. К. Козлов записал в дневнике: "А. В. Григорьев в качестве помощника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извещал меня ... о моих работах, или результатах их в Хара-Хото. Оказывается это тангутская столица Си Ся, существовавшая с XI по XIV век. Этим открытием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видимо, очень довольно и решается предложить мне на обратном пути завернуть вновь в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город, ... пополнить его высокого интереса материалы, которые уже добыты и частью прибыли в Петербург".[29] Дневниковая запись дублируется черновиком письма от 23-XII-1908 г. секретарю Королев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в Лондоне. П. К. Козлов

извещал Британское Королевское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что третий этап его экспедиции будет посвящен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м, более продолжительным, нежели прежде, раскопкам в мертвом городе Хара-Хото. Пока что мною получено письмо от помощника (заместидель)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Рус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На основании знакомства с письменами и другими документами, отправленными мною в Петербург, он спешит порадовать меня, что открытый мною Хара-Хото есть Си Ся, столица тангутского царства, существовавшего с XI по XIV век. ... Когда Вы, милостивый государь, получите это письмо, Ваш покорный слуга будет на пути к Южной Монголии и еще месяца через два уже и на своих любимых развалинах Си Ся".[30]

При всем глубоком уважении к моим 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м коллегам я до сих пор не могу понять, кто и почему решил, что П. К. Козлов "нашел" столицу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Си Ся. Еще в 1833 г. была опубликована большая монография Н. Я. Бичурина (о. Иакинфа)[31], в которой содержались обширные китайские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Си Ся, переведенные на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и из них было совершенно очевидно, что столицей Си Ся являлся для времени П. К. Козлова г. Нинся, современный г. Иньчуань. К сожалению, это заблуждение продолжает бытовать в литературе, связанной с именем П. К. Козлова.[32] Из тангутских первоисточников мы знаем, что Идзина (Хара-Хото, кит. Хэйчэн) не только не являлся столицей Си Ся, но был третьеразрядным городом, местом ссылки каторжан. Он погиб в 1374 г. в ходе войн Минского Китая с монголами, надеявшимися возвратить утерянную над Китаем власть.

15 октября 1908 г. на специальном заседании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были заслушаны три доклада —— С. Ф. Ольденбурга, А. И. Иванова и В. Л. Котвича о первых обследованиях находок из Хара-Хото. Было доложено, что "извлеченные из развалин рукописи, помимо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написаны на языке неведомом, по крайней мере, прочесть их никто не умеет, хотя образцы письма и известны".[33]

А. В. Григорьев известил П. К. Козлова, что "ввиду важности совершенного открытия, Совет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уполномочил меня предложить вам не углубляться в Сычуань, а вместо этого возвратиться в пустынь Гоби и продолжить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недр мертвого города. Не жалейте ни сил, ни времени, ни средств на дальнейшие раскопки".[34]

В конце мая — июне 1909 г. П. К. Козлов, выполняя волю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возвратился в район Хара-Хото. 27 мая он делает запись в дневнике: "Пишу ..., время пять часов, но жара дает себя сильно чувствовать и невольно наводит на размышление, как мы будем работать в мертвом, унылом Хара-Хото".[35]4 июня. "В десять час. утра мы через пыльную мглу увидели, наконец, знакомые серые стены Хара-Хото, а еще через по-

лчаса уже вошли внутрь крепости и недалеко от западных ворот и углового С-3 субургана расположили наши шатры". [36]

Широкомасштабное обследование города было бы невозможно без помощи торгоутского бэйлэ. В письме Секретарю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от 8 июля 1909 г. П. К. Козлов особо отмечает эту помощь: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 долгий путь в жаркое время года экспедиция могла провести в пустыне до последнего времени неизвестном уголку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благодаря лишь отличному отношению к нам местного торгоут-бэйлэ, который дал возможность среди его подчиненных нанять землекопов, водовозов, поставщиков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ия и проч.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мертвый город временно ожил и установил связь с обитателями Эдзин-гола, ближайший из рукавов которого, восточный, протекает в двенадцати верстах от Хара-Хото. На этот раз наш лагерь приютился не в центре крепости, как прежде, а несколько ближе к западной стене подле руин большой фанцза". [37] В книге он писал: "Я возобновил прияте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 торгоут-бэйлэ, попрежнему главном на Эдзин-голе, ... заручился его содействием по найму рабочих-землекопов, а также подрядил тогоутов ежедневно доставлять нам с Эдзин-гола воду и баранов". [38]

В свою очередь, торгоут-бэйлэ как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 местной власти не оставлял без внимания работу экспедиции, он постоянно присылал в Хара-Хото чиновников из свое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чтобы "знать, как поживают на развалинах русские". [39]

О начале работы П. К. Козлов записал в своем дневнике: "С первого дня стали находить письмена, преимущественно китайские, ассигнации, посуду, старые орудия и проч. Попался и маленький металлический бурхан, докшит, найдена великолепного золотого письма маленькая квадратная тибетская книжечка". "Можно сказать, что прошлый раз наружно, покрайней мере, мы обследовали Хара-Хото довольно порядочно. Теперь уже не находим ни чох, ни бус, ни металлических украшений. Стоя на стене Хара-Хото, видишь, как красиво и удобно был расположен этот город. В С-3 районе: сам князь, вдоль северной, западной и южной стен расположились молитвенные постройки, субурганы. ... В Ю-В углу конюшни с гарнизонной частью. ... Главная проезжая улица проходила прямо от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высокого здания, которое огибалось поперечной улицей и вновь продольной до восточных ворот". [40] Работа была организована двумя группами-нанятые рабочие-монголы под руководством казака-бурята "систематически исследовали развалины фанз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немногих улиц Хара-Хото, а иногда пытались рыть глубокие колодцы в указанных мною местах". Русская группа вела раскопки как внутри города, так и "производя изыскания вне хара-хотоских стен, в близком и далеком расстояниях". [41]

Судя по его дневнику, П. К. Козлов сам регулярно не присутствовал а находки, даже

интересные, никак не фиксировались на плане города. Думается, что П. К. Козлов представлял себе, как выглядит тибетское письмо, а иероглифику китайскую и тангутскую, кажется, не особенно различал. Для него все это была "китайщина".

9 июня. "Сейчас около четырех часов явились ко мне рабочие, я поговорил с ними, и вот они уже идут на занятия. Интерес еще более увеличивается, иду и я на раскопки. Трудно сидеть в юрте, когда слышишь голоса работающих и стук лопат о землю. ... Попадаются из рукописей чаще других китайские, не знаю, что они скажут нам. Более всего меня интересуют тибетские, как рукописи, так и книги, но ... на них нам пока не везет. Вот и сегодня китайщина попалась в целости, интересные же тибетские письмена оказались сожженными, уцелевшие знаки наводят на мысль об ином, нежели тибетское,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и. ... Узнаем в Питере".[42] 11 июня к прежнему замечанию об отсутствии захоронений, П. К. Козлов добавляет: "не попадается и одежд, обуви".[43] Прохладная, ветряная, даже с дождем по началу погода, сменяется жарой. 12 июня П. К. Козлов пишет письмо в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А. А. Достоевскому.

"Милостивый государь Андрей Андреевич!

Двадцать второго мая (3 июня —— Е. К.) экспедиция прибыла в Хара-Хото и расположилась бивуаком внутри его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стен, на интересных развалинах. В наше годичное отсутствие из древнего города в него никто не заглядывал: его развалины выглядели в том же положении, в каком мы их оставили. Нетронутыми оказались и те предметы, извлеченные нами из под обломков мусора, которые мы оставили как ненужные. Как и в первое пребывание, так и теперь, с приходом экспедиции Хара-Хото ожил: задвигались люди, застучали инструменты, по сухому воздуху полетела пыль. За истекшую неделю нам удалось пополнить прежние, уже отправленные в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сборы. И в этот раз мы добыли и продолжаем добывать и письмена, между прочим и арабские, и денежные знаки, и предметы культа и прочее. На одном из выступов северной части крепостной стены мы натолкнулись на интересный храмик с глиняными выкрашенными бурханами против входа и любопытными на стене картинами, к сожалению, картины приклеены к глине и воспользоваться ими не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ся возможным. Не только мои спутники, но даже и туземцы прониклись интересом к раскопкам. Мы только и говорим о Хара-Хото: вечером о том, что найдено в течение истекшего дня, утром, что предстоит найти. Время бежит быстро. После вечернего метеор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наблюдения, которое производится в 9 часов, мы быстро засыпаем. Просыпаемся чуть не с зарею и в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й прохладе ведем свои работы. Днем отдыхаем, а то и пуще томимся от изнурительного жара, так как в тени воздух нагревается до 37 с лишком, а земнея поверхность накаляется

солнцем свыше 60 С. Пыль или песок, поднимаемые горячим воздухом, положительно изнуряют. Но зато по утрам и вечерам мы дышим летко и свободно, чувствуя себя еще способными продолжать дальнейшие работы в Хара-Хото". [44]

Поскольку за дни работы в развалинах города находки не были столь обильными, как бы это желалось, П. К. Козлов направил людей на обследование окрестностей и принял решение вскрыть большой субурган, который находился примерно в 400 м от западной стены города, на правом берегу сухого русла реки. Субурган был высотой около 10 м и состоял "из пьедестала, середины и конического полуразрушенного верха, попорченного то ли временем, то ли охотниками за сокровищами", т. е. попытки вскрыть субурган, видимо, предпринимались и раньше местными жителями. Если бы им это удалось, очень вероятно, что наука лишилась бы той коллекции иконописи, скульптуры и книг, который она располагает сейчас.

12 июня начались раскопки субургана, того самого, в котором, как мы можем предполагать, находилось подавляющее большинство книг на языке Си Ся и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Обойдя работавших монголов, я отправился к моим спутникам, которые исследовали один из самых крупных субурганов отстоящих на запад от города в 200-х саженя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показало, что он богат бурханами и китайскими письменами, которых к 9 ч. утра столько нанесли на бивуак, что я тот час же ушел к ним, сортируя, очищая от излишней пыли и приготовляя к упаковке. Подобно тому, как в субургане прошлогоднем, в этом были всевозможные книги, тетради, свитки, иконопись. Папался очень старинный мандал. Надо полагать, что крыша часовни субургана обрушилась и повалила бурханов или же они с самого начала были так брошены, куда бросали и книги, и свитки, и иконопись". [45] Работы по раскопке субургана продолжались девять дней и были завершены 20 июня. В огромном брезенте книги сносили к лагерю и там сортировали. Без знания языков эта "сортировка" по форматам или еще каким-то неведомым нам признакам и произвела, в известной мере, тот хаос, с которым покончить окончательно нет сил и до сих пор. Сам П. К. Козлов постоянно за раскопками субургана не следил. О состоянии внутреннего убранства субургана есть в дневнике лишь запись от 15 июня. "Сегодня я прогуливался к субургану, посмотреть, много ли осталось в нем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добра, и пришел к заключению, что мои ребята справедливы, заметив, что взята только лишь половина. В верхней части ступы всё очищено, кругом сложены, сидя, крупные деревянноглиняные бурханы, а в середине книги, письмена, книги —— большие, малые, в переплетах или папках, терадями или свитками". [46]

Если мы сравним две дневниковые записи от 12 июня и 15 июня, то обнаружим, что

по мере раскопок Козлов пишет то о беспорядочно "брошенных" книгах, то о книгах, сложенных в известном порядке. Позже, когда известие о знаменитой находке, "перле в моих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ых работах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как писал сам П. К. Козлов, облетела мир и к Козлову пришла подлинно мировая слава, он склонялся в своих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х даже к образцовому порядку в субургане: "Открыли знаменитый субурган. Он оказался весь набит сокровищами. Едва сняли его верхушку, как открылись книги, стоящие целыми сотнями на полках в полном порядке в шелковых переплетах. Более 2000 книг нашли".[47] В книге "Монголия и Амдо и мертвый город Хара-Хото" П. К. Козлов подчеркивает, что в верхней части субургана все лежало в беспорядке, а в нижей был какой-то порядок: "Все богатство собрано в знаменитом субургане: книги, образа, статуи и другие предметы ... лежали в крайнем беспорядке. Еще в нижней части хранилища намечалась некоторая система: часть глиняных статуй была размещена на одной высоте, лицами внутрь, наподобие лам, отправляющих богослужение перед большими рукописными листами письма Си Ся, сотнями наложенных один на другой". "Чем выше, тем хаотичнее группировалось богатсво субургана, книги лежали кипами и в одиночку, плотно прижатые друг к дуругу или к образам, свернутыми в отдельности на деревянных валиках. И книги, и образа были сложены в самых разнообразных положениях, как равно и статуи, заключенные между ними. Только в основании субургана было отмечено несколько книг, тщательно завернутых в шелковые ткани".[48]

Пока можно предположить, что истинными являются сведения и о хаосе и о порядке. На дне субургана ("на полу", по выражению П. К. Козлова, площадью примерно 3 × 4 м, т. е. около 12 кв. м), где находилось захоронение, вокруг него "сидели" деревянно-глиняные бурханы, а перед ними "для чтения" были разложены книги —— в дневниковой записи от 20 июня сказано, что статуи находились "на возвышенном внутреннем полу субургана, вокруг площадки, в центре которой стоял столб".[49] По стенам нижней части субургана висели иконы. Скульптура, кажется, в натуральную величину человеческого тела, была по признанию П. К. Козлова, превосходной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работы. Запись в дневнике от 19 июня: "Пишу и любуюсь всеми теми изящными головками бурханов. Некоторые из них так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 исполнены, что стоят и смотрят словно живые. ... По лицам видно, что у художника-скульптура было чутье к классической красоте".[50] Извлеченные из субургана иконы поражали живостью и свежестью красок, "все, —— по словам П. К. Козлова, —— утопало в нежно-голубом и нежно-розовом сиянии". Но стоило тронуть икону ... и краски осыпались.

Мы должны допустить, что в верхней части субургана книги и иконы, скульптура,

вещи могли быть в беспорядке. Очевидно, весной 1226 г. накануне монгольского нашествия, в субурган было спрятано кое-что из городских храмов и, возможно, городской управы. Вряд ли такое больш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буддийских, да и иных текстов было положено в субурган изначально. Из записей П. К. Козлова, несмотря на то, что субургана было вскрыто два, и были находки "письмен"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города, ясно, что основная масса письменных памятников происходит из "знаменитого субургана".

19 июня П. К. Козлов сделал в дневнике следующую запись о находках —— "все бы взял, да не имею возможности". Часть того, что он не смог увезти, П. К. Козлов зарыл в песок. О том, где находится то место, куда все было упрятано впрок, в дневнике сохранились следующие записи: "Перед оставлением Хара-Хото оставшееся богатство наше мы вынесли из этой комнаты (в южной стене города —— Е.К.) и спрятали его при спуске от крепости южнее субургана у самой стены, засыпав песком. Делал это я на всякий случай".[51] Видимо, кое-что было спрятано и в самой южной стене. В дневниковой записи 11/23 июня читаем: "Сегодня мы отбирали и прятали все, что было принесенно на бивуак, т. е. все-все от субургана, и отнесли в южную (в стене комнату) внутреннюю часть стены, в нишу. Туда сложили несколько бурханов,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 исполненных в большей или меньшей степени. Там лежат головы (до 30 с лишним фунтов весом, т. е. 12 кг и более —— Е. К.) и проч. Там многие мелочи, в общем до полусотни номеров".[52] Хотя, возможно, то что было спрятано в южной стене, П. К. Козлов, хотя бы частично увез во время вторичного посещения Хара-Хото в 1926 г. В стенограмме доклада, который был прочитан П. К. Козловым 8-XII-1926 г. мы обнаруживаем следующую запись: "Мы думали, что в этот раз ничего не найдем, но в совокупности нашли довольно порядочно, главным образом статуй и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х головок".[53]

Но вещи, зарытые вне южной стены, кажется, у ее подножия, и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та великолепная скульптура, которая была в глубине субургана, так до сих пор и не найдены. Китайским археологам следовало бы произвести обследование и раскопки у южной стены.

Выше мы уже писали о том, что когда субурган был раскопан, то обнаружилось, что в центре платформы в основании субургана, был воткнут деревянный шест, вокруг восседали скульптурные изображения монахов (?) лицами они были обращены внутрь субургана и походили на отправляющих богослужениях лам. Перед ними лежали книги, очевидно, книги-потхи коллекции СПб филиала ИВ РАН —— большие листы рукописных книг, наложенные один на другой. Это были книги той формы, которая была широко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а в Индии и Тибете. У северной стены субургана был обнаружен скелет в сидячем положении. В дневнике П. К. Козлова записано: "Открыли, наконец, голову сидящего человека, веро-

ятно, гэгэна, в честь которого и воздвигнут был этот субурган. Череп дает основание сказать, что пок(ойный) имел около 40-ка летнего возрастал и принадлежал к типу или племени тибетско-арийско-монгольскому. Гэгэн был похоронен в сидячем положении, у сев (ерной) стены, на почетном месте, у подножья бурхана наиважнейшего и по размерам самого большого, лицами бурханы были обращены к центру, гэгэн на юг".[54] Поскольку череп из субургана был привезен в Россию, он был более тщательно обследован. Антрополог Ф. Волков пришел к следующему заключению: "Череп очень хорошей сохранности. Несколько суженное основание, округленные, очень слабо развитые костные выступы (гребни), очень мелкие зубы, небольшие размеры вообще и изящные очертания лицевого скелета заставляют склониться в пользу мнения, что череп этот принадлежит женщине, несмотря на довольно значительное для женского черепа развитие надбровных дуг, могущее наводить на некоторое сомнение. Судя по состоянию зубов и черепных швов можно предполагать возрост покойницы близким к старости (более пятидесяти лет)."[55] Череп хранился в Институте этнографии АН, где и затерялся, вероятно, в годы блокады Ленинграда. Во всяком случае, автору этих строк неизвестно, чтобы он обследовался еще раз.

Проф. Л. Н. Меньшиков выдвинул романтическую гипотезу о том, что в субургане была погребена императрица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Си Ся —— императрица Ло, вдова тангутского императора Жэнь-цзуна (1139 — 1193 гг.). Императрица Ло была вдовствующей императрицей при правлении ее сына императора Чунь - ю (1194 — 1205 гг.). После первого монгольского вторжения на территорию Си Ся в 1205 г. Чунь-ю не без участия матери импертрицы Ло был лишен власти двоюродным братом Ань-цюанем (1206 — 1211 гг.). Опираясь на то, что погребение, возможно, было женским, Л.Н. Меньшиков считатет, что "можно не сомневаться, что после того, как сын ее был свергнут, а новый правитель не без ее участия получил утверждение на престоле, она была отстранена от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дел. Ее дальнейшая судьба неизвестна, но некоторый данные ... заставляют предполагать, что она стала буддийской монахиней, была сослана в Хара-Хото и после смерти погребена в 'знаменитом субургане'."[56] Из этого предположения Л. Н. Меньшиков делает существенный вывод —— "собрание в знаменитом субургане это ее личная библиотека", "этой женщине мы обязаны тем, что книги из Хара-Хото дошли до наших дней".[57]

Гипотеза Л. Н. Меньшикова именно предположение, остроумное предположение и не более того. Но опровергнута она может быть только в том случае, если череп из субургана будет найден и будь вновь будет проведена квалифицированная антропологическая экспертиза, твердо установлено, что это череп не женский (мы видели, что кое-какие сомнения в этом имелись и у Ф. Волкова), а мужской, к чему первоначально склонялся П. К. Козлов.

Если же в субургане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была погребена женщина и, допустим на момент, что эта женщина была императрицей Ло, то допустимо, что часть книг могла быть из ее личной библиотеки. Отметим только, что среди книг на языке Си Ся имя императрицы Ло зафиксировано всего дважды, оба раза как дарительницы книги (один раз это упомянуто в колофоне и один раз на книге проставлена печать о дарении). В том и другом случае это могли быть не её личные книги, а книги, которые были розданы ею, как и прочими другими императорами и жертвователями, о чем имеется много упоминаний. Книги распространялись по всему государству. Их, по стандартному выражению предисловий и послесловий, "раздавали чиновникам и народу". Наличие таких книг, строго говаря, не означает, что это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личные книги императрицы Ло или иного императора —— распространителя тиража книг.

Перед отъездом экспедиции из Хара-Хото, развалины города посетил торгоутский бэйлэ. "В день выступления экспедиции в дальнейший путь, —— писал чуть позже П. К. Козлов секретарю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 лишь только зардела летняя заря на востоке ко мне прибыл с прощальным визитом торгоут-бэйлэ в сопровождении наследника, красивого симпатичного лет тринадцати мальчика и всего своего штата чиновников, молодецки восседавших на отличных рослых лошадях джунгарской породы. Я искренне был рад, что имел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лично принести благодарность этому монгольскому князю, оказавшему нам вторично еще большее содействие и предупредительность пр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и Хара-Хото нежели в первое посещение экспедиции".[58] О приблизительном количестве найденного и увозимого из "знаменитого субургана" мы узнаем из стенограммы публичного доклада П. К. Козлова от 8-XII-1926 г. "С развалин моего Хара-Хрто 17 лет тому назад было вывезено тяжести на 40 верблюдах. Что они везли? Они везли великолепно сохранившуюся библиотеку, которая состояла из 24 тысяч томов. ... Я помню восторг китаиста А. И. Иванова, который найдя его (тангу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словарь 1190г. "Чжан чжун чжу" —— Е. К.) громко завопил: "Петр Кузьмич! В вашей библиотеке я сделал открытие, открыл словарь, который дает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прочесть 700 томов книг. Если к этой библиотеке прибавить еще 537 картин, ... то будет понятно, как велико то богатство, которое составлял тот знаменитый субурган".[59]

Осенью 1909 г. материалы из Хара-Хото были доставлены в Петербург и размещены в здании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В начале 1910 г. в Обществе была устроена выставка предметов буддийского культа и книг, найденных в Хара-Хото. Думая о судьбе привезенных из экспедиции уникальных находок, П. К. Козлов писал в конце зимы 1910 г. С. Ф. Ольденбургу из Москвы: "Весь харахотинский материал пока хранится в свободных для

Общества комнантах, наверху. А. И. Иванов и В. Л. Котвич работают по его сохранности. Иванов разыскал словарь, дающий возможность расшифровать интересные письмена Си Ся. ... Вопрос, куда поступит Хара-Хото, еще не решен. Лично я имею тяготение к академическому Азиатскому музею. Думаю в вас найти единомышленника —— не правда ли?"[60]

Собственно, в конечном итоге, так и вышло. Все книги, памятники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были переданы в Азиатский Музей АН, прямым наследником которого ныне является СПб филиал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РАН, а иконы, скульптура, памятники материальной культуры оказались в начале в 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ом отделе Русского Музея, а затем поступили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Эрмитаж.

Разборкой и отождествлением тангутских текстов в Азиатском Музее первоначально занимался проф. А. И. Иванов. Помимо словаря "Фань-хань хэ ши чжан чжун чжу" он выявил и тангутские толковые словари —— "Гомофоны", "Море письмен" и тематические. В статье от 1918 г. "Памятники тангутского письма" А. И. Иванов упоминает;"1. Словарь тангутских знаков, расположенных по начальным (губным, зубным, свистящим) звукам, без подробных объяснений. 2. Словарь тангутских знаков, составленный по образцу известного китайского словаря Гуанюнь и носящий название "Море слов". 3. Словарь, расположенный по материям (без заглавия)".[61] Речь идет о словарях "Гомофоны", "Море письмен" и "Цзы цза". К 1918 г. А. И. Иванов составил словарь (тангутско-китайско-русский?) на три тысячи тангутских знаков. Словарь даже был сдан в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но в годы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ы так и не опубликован. 9-Ⅱ-1935 г. А. И. Иванов писал В. М. Алексееву: "Жаль, что Невский не знаком с моей рукописью, которая пролежала в Академии с 1919 по 1922 г., когда я, взяв ее, решил больше ничего не писать. Рукопись у меня с пометками о приеме и возврате". Поскольку рукопись словаря находилась у А. И. Иванова дома, видимо, она исчезла во время его ареста летом 1937 г. Наряду с А. И. Ивановым, первичной обработкой хара-хотинских материалов был занят монголовед и маньчжурист В. Л. Котвич[62], а также буддоллог С. Ф. Ольденбург.[63]

Позднее, изучение и публикация памятников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из Хара-Хото на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и языке Си Ся осуществлялись раздельно. Об истории изучения памятников китайской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из Хара-Хото смотри монографию Л. Н. Меньшикова[64], тангутской части —— ряд публикаций разных лет.[65]

После А. И. Иванова над разбором книг на языке Си Ся в разное время работали А. А. Драгунов, Н. А. Невский, З. И. Горбачева, Е. И. Кычанов, А. П. Терентьев-Катанский, К. Б. Кепинг. Автором этих строк подготовлено в рукописи краткое описание буддийской

части коллекции.

С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ем настоящего издания Шанхайски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м "Гуцзи чубаньшэ" памятников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из Хара-Хото китайская и мировая наука получит в свое распоряжение уникальный материал XI-XIV вв., безусловно проливающий новый свет на китайскую культуру и бытование китай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 Си Ся, а также на исчезнувшую культуру тангутского народа. Так случилось (об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ах этого вкратце сказано выше), что часть памятников культуры с территории Китая оказалась за пределами страны —— впрочем, это явление,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ное в судьбах памятников культуры многих народов. Ныне, когда возвращается данным изданием часть эт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культуры китайскому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ю и китайскому читателю, и, безусловно, всей мировой научной общественности, я убежден, что китайские коллеги и все образованные люди Китая, все китайцы, любящие и гордящиеся своей культурой, зарубежные коллеги отдадут дань уважения русскому путешественнику, географу и естествоиспытателю П. К. Козлову, нашедшему, оценившему и передавшему в руки науки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уникаль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из Хара-Хото. Я полагаю что заслуживают благодарности и те российские ученые, которые в тяжелых условиях войн, революции, блокады хранили, постепенно разбирали и реставрировали редкие рукописи и ксилографы, писали инвентарь и составляли первые каталоги.

Научная общественность знает и ценит труды китайских специалистов по Си Ся —— Ло Фу-чэна, Ло Фу-чана, Ван Цзин-жу, Ши Цзинь-бо, Ли Фань-вэня, Бай Биня, Хуан Чжэнь-хуа, Не Хун-иня, Чэнь Бин-ина, Ло Моу-куня и многих других. Сделано немало, но предстоит сделать еще больше. К сожалению, не хватает средств на полную сплошную реставрацию книг из Хара-Хото, здесь пока предстоит еще большая и трудная работа. Следует отождествить сотни фрагментов, до которых пока еще тоже не дошли руки, нужны молодые энтузиасты, которые решились бы взяться за это дело. Но постепенно расширятся круг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ей культуры Си Ся, мы видим интересующихся этой культурой не только в Китае, Японии и России, но и в США,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и, Франции, Швеции, Голландии. Автор этих строк убежден, что когда достоянием науки станут переводы, сделанные на язык Си Ся с тибетского языка, к тангутским текстам возрастет интерес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ей тибет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и тибетского буддизма. Материалы из Хара-Хото —— неоценимый источник дл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й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культуры, центром которой являлась культура китайская, наглядный пример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культур местных и культуры китайской, с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на этой почве новых форм культуры как частей культуры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й. Можно быть твердо уверенным, что благородный труд рабо-

тников издательства "Гуцзи чубаньшэ", который откроет доступ к памятникам культуры Си Ся всем интересующимся ею, получит должную высокую оценку мировой научной общественности.

Е.И. Кычанов

23-VI-1994,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Примечание

① П. К. Козлов, Н. М. Пржевальский, первый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 природы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СПб, 1913, стр. 84.

② Г. Н. Потанин, Тангутско-тибетская окраина Китая и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Монголия.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Г. Н. Потанина, 1884 — 1885. СПб, 1893, стр. 464.

③ В. А. Обручев,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Северный Китай и Наньшань, т. II. СПб, 1900 — 1901, стр. 399 — 400.

④ П. К. Козлов, Монголия и Амдо и мертвый город Хара-Хото, Петроград, 1923, стр. 100.

⑤ Там же, стр. 3.

⑥ Дневник Монголо-Сычуаньского путешествия, 1907—1909 гг., Архив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фонд 18, опись I, № 154. В дальнейшем: Дневник, фонд-ф., опись оп.,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ГО.

⑦ Архив ГО, ф. 18, оп. I, № 59.

⑧ Архив ГО, ф. 18, оп. I, № 100.

⑨ Там же.

⑩ Черновая рукопись книги "Монголия и Амдо и мертвый город Хара-Хото", Архив ГО, ф. 18, оп. I, № 61.

⑪ Стенграмма доклада об экспедиции. Архив ГО, ф. 18, оп. I, № 59.

⑫ П. К. Козлов, Монголия и Амдо и мертвый город Хара-Хото, стр. 19 — 20.

⑬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доклад об экспедиции. Архив ГО, ф. 18, оп. I, № 59.

⑭ Архив ГО, ф. 18, оп. I, № 49.

⑮ П. К. Козлов, Монголия и Амдо и мертвый город Хара-Хото, стр. 76 — 77.

⑯ Архив ГО, ф. 18, оп. I, № 46.

⑰ П. К. Козлов, Монголия и Амдо и мертвый город Хара-Хото, стр. 78.

⑱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доклада об экспедиции, Архив ГО, ф. 18, оп. I, № 59.

⑲ П. К. Козлов, Монголия и Амдо и мертвый город Хара-Хото, стр. 95.

⑳ Там же, стр. 99.

㉑ Там же, стр. 102.

㉒ Там же, стр. 102 — 104.

㉓ Е. И. Кычанов, Звучат лишь письмена, М., 1965, стр. 27—28.

㉔ Дневник Монголо-Сычуаньского путешествия, 1907—1909 гг., Архив ГО, ф. 18, оп. I , № 154.

㉕ См. П. К. Козлов, Монголия и Амдо и мертвый город Хара-Хото, стр. 108.

㉖ П. К. Козлов, Монголия и Амдо и мертвый город Хара-Хото, стр, 108 — 109.

㉗ Там же, стр. 112.

㉘ Там же.

㉙ П. К. Козлов, Дневник Монголо-Сычуаньского путешествия, Архив ГО, ф. 18, оп. I , № 156.

㉚ Архив ГО, ф. 18, оп. I , № 50.

㉛ о. Иакинф, История Тибета и Хухунора, СПб, 1833.

㉜ См. Э. М. Мурзаев, В сердце Азии, М., 1990, стр. 12.

㉝ См. Е. И. Кычанов, Звучат лишь письмена, стр. 33.

㉞ П. К. Козлов, Монголия и Амдо и мертвый город Хара-Хото, стр. 406.

㉟ П. К. Козлов, Дневник Монголо-Сычуаньского путешествия, 1907 — 1909гг, Архив ГО, ф. 18, оп. I , № 156.

㊱ Там же.

㊲ Архив ГО, ф. 18, оп. I , № 55.

㊳ П. К. Козлов, Монголия и Амдо и мертвый город Хара-Хото, стр. 546 — 547.

㊴ Там же, стр. 547 — 548.

㊵ П. К. Козлов, Дневник Монголо-Сычуаньского путешествия, Архив ГО, ф. 18, оп. I , № 157.

㊶ П. К. Козлов, Монголия и Амдо и мертвый город Хара-Хото, стр. 550.

㊷ П. К. Козлов, Дневник Монголо-Сычуанського путешествия, Архив ГО, ф. 18, оп. I , № 157.

㊸ Там же.

㊹ Архив ГО, ф. 18, оп. I , № 54.

㊺ П. К. Козлов, Дневник Монголо-Сычуанського путешествия, Архив ГО, ф. 18, оп. I , № 157.

㊻ Там же.

㊼ Архив ГО, ф. 18, оп. I , № 65.

㊽ П. К. Козлов, Монголия и Амдо и мертвый город Хара-Хото, стр. 556.

㊾ П. К. Козлов, Дневник Монголо-Сычуаньского путешествия, Архив ГО, ф. 18, оп. I . № 157.

㊿ Там же.

51 Там же.

52 Там же.

53 Архив ГО, ф. 18, оп. I , № 124.

54. П. К. Козлов, Дневник Монголо-Сычуаньского путешествия, Архив ГО, ф. 18, оп. I, № 157.

55. П. К. Козлов, Монголия и Амдо и мертвый город Хара-Хото, стр. 555 — 556.

56. Л. Н. Меньшиков, Описание китайской части коллекции из Хара-Хото (фонд П. К. Козлова), М., 1984, стр. 75.

57. Там же.

58. Архив ГО, ф. 18, оп. I, № 55.

59. Архив ГО, ф. 18, оп. I, № 124.

60. Архив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РАН, ф, 208, оп. 3, № 274.

61. А. И. Иванов, Памятники тангутского письма, —— "Извес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ерия VI, 1918, стр. 799 — 800. Кроме этого, см. публикации А. И. Иванова: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города Хара-Хото, I. Китайское частное письмо XIII в. —— Извести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1913; Из находок П. К. Козлова в Хара-Хото, —— Извести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т. XLV, 1909, стр. 463 — 477. Страница из истории Си Ся, —— Извести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1911, стр. 831 — 836; Сутра "Восхождения Майтрей на небо Тушита". Тангутский текст издал и китайским переводом снабдил А. И. Иванов. Петроград 1916 г.; К этому сдедует добавить по меньшей мере две публикации А. И. Иванова на немецком языке.

62. См. Котвич В. Л., Образцы ассигнаций Юаньской династии в Китае, —— Извести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т. XLV, 1909, стр. 474 — 477; См. также его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у памятников монгольской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из Хара-Хото в Монголия и Амдо и мертвый город Хара-Хото, стр. 561—565.

63. См. его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у персидского текста "Семи мудрецов" в Монголия и Амдо и мертвый город Хара-Хото, стр. 566 и его описания памятников буддийской скульптуры и иконописи в этой же книге.

64. Л. Н. Меньшиков, Описание китайской части коллекции из Хара-Хото.

65. Н. А. Невский, Тангутская филологи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 словарь в двух книгах. М. 1960. Тангутские рукописи и ксилографы. Составители З. И. Горбачева и Е. И. Кычанов, М., 1963.

Preface

The achievement of discovering the unique St. Petersburg collection of manuscripts of Xixia writing belongs to 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and traveler Peter Kuz'mich Kozlov (15, Oct. 1863 - 26, Sep. 1935)

P. K. Kozlov was born in the small town of Dukhovshchina in the oblast of smolensk, in a family which drove cattle to market. After completing the local school, he worked as a clerk in an ale brewery in the town of Slobod. It so happened that in precisely this town the by then already renowned traveler and geographer N. M. Przheval'skii had bought himself a summer cottage. In 1882 occurred the meeting of P. K. Kozlov and N. M. Przheval'skii that determined the entire subsequent course of Kozlov's life. Later Kozlov recalled, "That day..., when I myself began freely and frankly to speak with him (Przheval'skii - EIK) I never, never will forget, ... that day decided all my future, and I began to live that future."① With the patronage of Przheval'skii, Kozlov continued his education and completed the Smolensk technical middle school (*real'noe uchilishche*), and in the years 1883-1885, while still quite a young man, took part in the fourth expedition of N. M. Przheval'skii to Central Asia. In 1887, Kozlov completed the St. Petersburg military school and received officer's rank. The subsequent participation of Kozlov in the expeditions of M. V. Pevtsov (1888) and V. I. Roborovskii (1893-1895) prepared him for being entrusted with independent expeditions, the first of which he undertook in 1899-1901.

It appears that G. N. Potanin, traveler and collector of folklore, was the first to learn from the Mongols-Torgots about the abandoned town at the mouth of the Edzin-gol river (Chin. Heis[illegible]i). In his account of the 1884-1885 journey, Potanin wrote:

From the monuments of antiquity [the Torgots - EIK] mention the town of

> Erkha-khara-buriuk, i.e., from the most eastern branch of Edzina: here, it is said, a small kerim is visible, that is, the walls of a small town, but around [are] many traces of houses which are covered with sand. Digging in the sand, one finds silver objects. In the environs of the kerim [are] large friable sands, and there is no water nearby.②

In 1900 the geologist V. A. Obruchev tried to find the town buried in the sands. Local Mongols not only did not show him where the dead town was located, they led him in an entirely different direction from the location of Khara-khoto.③ In the same year, Kozlov, finding himself in Mongolia, sent his traveling companion, A. N. Kazankov, to search for the ruins of the town; he also did not find the town. The reason was the same: the local population was concealing information about the ruins.④

Preparing for the Mongol-Sichuan journey, Kozlov decided to repeat the search and,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e mistakes of his predecessors, to make friends with the local Mongols. "In the recesses of the soul," he wrote later, "I cherished fond thoughts of finding the ruins of the town in the desert of Mongolia."⑤

The project of the Mongol-Sichuan expedition was worked out by the Council of the Imperial Russian Geographical Society with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the famous geographer and traveler, P. P. Semenova-Tian'shanskii, and of Kozlov personally. On 17 June 1907 Kozlov was received in audience by Tsar Nicholas II. In "Diary of the Mongol-Sichuan journey, 1907-1909" is preserved the following notation:

> Received in private audience (incidentally, I presented the Sovereign three volumes of the scientific results of the Tibetan expedition, which had then just come off the press), as never before simple and gentle, I left the Sovereign charmed. At my parting words to His Majesty: "On the example of the Tibetan expedition, which concluded so successfully, permit me to request a blessing for this one too! " – the Sovereign remarked: "I am not bidding farewell. I wish to see you right before departure on your long journey, for surely there still remain many affairs to attend to and time for equipping the expedition."⑥

In fact, on 29 October 1907, before departing on the expedition, Kozlov was again received by the Tsar and by Heir-Apparent Aleksei.

The expedition project was confirmed by the Tsar on 2 October. For the two

years' duration of the expedition 30,000 rubles was issued from the treasury; its composition was confirmed at 14 persons.[7] The expedition was given arms–12 rifles with 15,000 cartridges and 6 Smith-Besson revolvers with 600 cartridges.[8]

The leader of the expedition was granted an official authorization, the text of which read:

> May it please God, We, Nicholas II, Emperor and Autocrat of All Russia and so on, declare hereby to each and every one, to whom it is given to know, that the bearer of this the leader of the scientific expedition dispatched by our Russian Geographical Society by way of Kiakhta and Urga to North-Western China and Mongolia and to return thereupon by way of Lanzhoufu and Urga back to Russia, Lieutenant-colonel of the regiment of Royal Grenadier Guards of Emperor Alexander III, Peter Kuz'mich Kozlov, departs across the frontier and will return later to Russia. Ten persons as crew accompany him. On his behalf we amicably call upon all higher oblasts and invite each before whom they appear. Our Military and Civilian administrations most mercifully command not only to allow P. K. Kozlov and the ten-person crew to proceed in all places freely and without restraint, but also to show him every goodwill and assistance. In evidence of this and for smooth passage is granted this passport with the state seal affixed below. In St. Petersburg, on the day of 12 August in the year 1907 by Decree of His Imperial Majesty, Deputy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
> Seal Signature[9]

The attention of the government of Russia and of the Tsar personally to the expedition, and their support for an undertaking of the Geographical Society, is explained in large part by the impact which the achievements of these expeditions had in the European scientific world. The northern and western regions of China, not undergoing investigation by Chinese scientific powers at the level of the then contemporary European scientific standard,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European scholars. As a result, from the numerous scientific expeditions in the last quarter of the 19th and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ies – English, German, French, Russian, Swedish, Japanese, etc. – impressive achievements were obtained in the areas of geographg, ethnography, history, and natural sciences (botany, zoology, etc.). Russian

participation in this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movement was weighty and greatly raised the prestige of Russian science.

It would be unjust not to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fact that such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of the frontiers of the Chinese empire took place in the context of European – American – Japanes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ressure on China, and that topographical surveys of localities by the expeditions, their reports on the state of local affairs could be used for military ends as well. In allowing these expeditions, the Qing government made definite concessions. But now, almost 100 years after such expeditions took place, it is evident that the discovery and preservation for science of Dunhuang and Khara-khoto alone are a most precious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ulture, as well as for Chinese science. That which was most likely to perish irretrievably was saved and preserved down to our day, however incomplete.

I wish especially to emphasize that the expedition operated with the knowledge of the Chinese (Qing) central authorities and under the control of local authorities. Members of the expeditions received permission to carry out research and passports from the central Chinese government. "Chinese passports," wrote Kozlov about the Mongol-Sichuan expedition of 1907-1909, "were received from the Peking government through the offices of the Russian diplomatic mission in Bogdo-khan."[10] The Russian embassy in Peking "informed about the expedition those local Chinese powers through whose areas the expedition would be passing."[11]

Thus through the territory of Mongolia to Urga (Ulan-Bator) the expedition moved, using the Mongolian postal service. "Thanks to the border commissar at Kiakhta...P. E. Genok, who communicated in a timely way with the Chinese-Mongolian authorities, the personnel of the expedition set out handily on Mongolian postal horses...accompanied by the baggage of the expedition, carried on camels specially hired for the expedition from Mongolian contractors."[12] They hired 40 camels.

The expedition did not move through Chinese territory at will. Thus the amban of the city of Xining was informed beforehand of the arrival of Kozlov's expedition.[13] In the archives of the Geographical Society is preserved a draft of a letter from Kozlov to the authorities in the province of Gansu, with the heading "To the Commission on Foreign Affairs of Gansu Province." The text of the letter says, "In consequence of a

letter of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from 15 November 1908, I beg to inform that I, Russian traveler and Lieutenant-colonel Kozlov, in fact had discussions with the Xining *qinchai* as well as with the *tongpan* (vice prefect – RWD) of Guidui about our route of travel from Guidui through Labrang to Songpanting."[14] The letter was dated 22 November 1908.

In this fashion, it bears emphasizing, all movements of Kozlov's expedition were accomplished with the complete knowledge of Qing authorities and no arbitrary actions were permitted.

As far as the discovery and excavation of Khara-khoto are concerned, all that was likewise done with the knowledge and with the help of the Mongolian prince in Qing service, Baldyn-Dzasak, and the Torgot *beila*, who ruled the territory entrusted to them as Mongolian territory, a constituent of the Qing empire under special administration of the Lifanyuan.

At the beginning of March 1918, the expedition reached the borders of Ugoldzin-tologa, the headquarters of the local Mongolian prince Baldyn-Dzasak. When the conversation touched on the possible further route of the expedition and the prince realized that Kozlov wanted to gain the mouth of the river Edzin-gol, he asked:

> "Why do you want so much to go to Edzin-gol, and not directly to Alashan-yamun, where the road is better and it takes less time as well, and therefore fewer difficulties and deprivations and also fewer material losses. No doubt," added the prince, "you expect something of great interest at Edzin-gol? " "Yes! " I answered Baldyn-Dzasak, "You are right: some very curious ruins of an ancient town are there! " "And how do you know about that? " inquired my interlocutor. "From books by our travelers and from letters of my friends," I replied. "Indeed there is ! " the prince said slowly, plunged in thought. "I heard about Khara-khoto from my people, they have been there; in truth a town exists, enclosed by walls, but it has gradually become covered over with sand ... I have been told that Torgots go to the ruins there and dig and search for buried treasures. I've heard something to the effect that someone even found something. Go and see, and maybe you will even find something remarkable. I don't think that the Torgots will block your route to the ruins, nor will they block even your

excavations ... The Torgots lately have been quietly hiding Khara-khoto and the old path to Alashan-yamun."[15]

That was the sum of the conversation. But originally both the prince and two of his advisers, as Kozlov wrote on 12 March 1908 in a letter to the secretary of the Go [Geographical Society – RWD], "tried to persuade me that in the direction I desired there was no road."[16] Gifts helped, foremost a revolver and a rifle, entertainment and listening to the gramophone, and a letter to the Russian embassy in Peking with a request to address the Qing authorities about conferring on Baldyn-Dzasak the higher rank of "ulusun-tushi-gung" which would have increased three-fold the upkeep that he received from the Bogdo-khan court.[17] Hence Kozlov, like his predecessors, could not have found Khara-khoto without the help of Baldyn-Dzasak.

His second helper on the path to Khara-khoto was the Torgot prince, Torgot-beila Dashi. As Kozlov observed later in a public lecture, Dashi "to a significant degree rendered assistance to the expedition, and made it possible to find Khara-khoto."[18] After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Kazak-Buriat Badmazhapov, the Torgot-beila "charged his ... guide to convey the expedition to the neighborhood of his headquarters ..., and promised full cooperation ... in reaching the ruins of Khara-khoto."[19] The Torgot-beila was indirectly subordinated to the Lifanyuan.[20]

On 1 April 1908, five members of the expedition, Kozlov himself, A. A. Chernov, N. Ia. Napalkov, and the Kazaks Ivanov and Madaev accompanied by the guide Bata departed for the ruins of Khara-khoto by way of the margins of Toroi-onts. Bata "had been at the dead town many times."[21] From the expedition's camp to Khara-khoto was about 60-65 *li*.

> Halfway we began to encounter traces of an agricultural or settled culture– millstones, signs of irrigation canals, fragments of earthen and porcelain vessels, and so on. But pounded earth structures engaged us most of all, especially the suburgans, situated singly, by two, or by five along the rode, of old leading to Khara-khoto, that monument of the past buried in the desert sands. As we approached the cherished goal, our excitement mounted apace. In three versts [about 8 li – EIK] we crossed an ancient dry riverbed ... on the elevated band of the river stood the ruins of the citadel of Altan-khoto, where, according to legend,

was once situated the cavalry guard detachment of Khara-khoto. By the sides of the desiccated riverbed, it appeared, earlier had been tucked a valley with a farming population. Here, at last, appeared the town of Khara-khoto itself, situated at the bottom of a terrace of coarse sand. Above the northwestern corner of the fortress rose the main conically-shaped suburgan, in a row of smaller adjoining ones, built likewise on the wall and next to the wall outside the fortress. As we got closer to the town fragments of vessels appeared in greater numbers; the view of the town was hidden by tall sand dunes. But then we climbed the terrace and before our eyes appeared Khara-khoto in all its outward charm.[22]

Judging by Kozlov's description, the walls of the town

> were strictly oriented to the north, south, east and west, forming a regular square, of which each side was about a verst [approx. 2.5 li – EIK].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walls of the town had gates, protected by L-shaped projections difficult of direct approach, and situated not directly one opposite the other, but the eastern a bit to the north, and the western a bit to the south of the center of the walls. From west to east two main parallel streets bisected the town, starting from the gate ... The powerful walls of the town, 6-8 meters in height, were crowned by stately suburgans in their northwestern corner. The walls gradually narrowed toward the top, and their thickness, reaching 4-6 meters at the base, diminished by one half ... Each wall had several bastions ... Small remains of former structures, protruding from the sand, refuse, and earth, fairly clearly delineated the former streets of the town.[23]

During the initial inspection of the town, the members of the expedition found fragments of earthen and porcelain vessels, scraps of articles of cast-iron, iron, copper and silver, bricks, cash, paper money, and "here and there cult objects."

The expedition remained in Khara-khoto from the first to the 13th of April, 1908. Overall the survey and excavation lacked a scientific archeological foundation. As Kozlov himself wrote in his diary, he and his people "dug, rummaged, broke, smashed."[24] There was no precise fixing of the location of finds, although in the map of the town[25] Kozlov indicated Ruins No. 1, No. 2, and No. 4 in the northern half of the town, somewhat to the east of the central north-south axis, Ruin No. 3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eastern half of the town, suburgan B in the southeast of the central part of the town and suburgan A in its southwest corner, ruins of idols [Buddhist statues–RWD] near the southern half of the western walls. Judging by various references, there was found:

Ruin No. 1: "Buddhist images, drawn on linen," "heavy, coarse metal cups and scraps of manuscripts in Xixia writing."

Ruin No. 3: "sheets of Persian manuscripts, ... fragments from the famous collection of stories, "Seven Sages" (Kitab-i-Sindbid), "Islamic manuscripts and artistic book bindings."

Suburgan A: 3 books and 30 notebooks in Xixia script, "an image on linen," "Appearance of Amitabha," "an image in Chinese style on silk," "a large, slightly smiling attractive mask and a series of other heads and masks," "a Buddha head, gilded with dark blue hair."

Suburgan B: "several specimens of glass-like eyes that had fallen out of the earthen statues," "eyes of rock crystal or topaz, nicely polished," "large, flat *tsa-tsa*."[26]

Summarizing the results of the first visit to Khara-khoto, Kozlov remarked:

> In the course of several days passed in the ruins of Khara-khoto, overall the expedition enriched itself with all kinds of objects: books, letters, papers, metal monetary tokens, female decorations, some household implements, images of the Buddhist cult, and so on. In terms of quantities, we gathered archeological material that filled ten 16-kilogram mailing crates, prepared then for shipping to the Russian Geographical Society.[27]
>
>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good, amicable relations of the Torgot – beila with the expedition, I at once sent through the Mongolian post to Urga and beyond to Petersburg, in several concurrent packages, news of the actual discovery of Khara-khoto and its finds, and enclosed samples of writing and religious painting for immediate study and identification.[28]

In December of 1908, while on the border of Guidui, Kozlov received a response from the deputy chairman of the Geographical Society A. V. Grigor'ev. Kozlov wrote in his diary:

> A. V. Grigor'ev, as assistant to the chairman, notified me ... about my labors,

or their results at Khara-khoto. It turns out that it was the Tangut capital of Xixia, which existed from the 11th to the 14th centuries. Evidently the Geographical Society is very satisfied with this discovery, and it is decided to propose that I return again to the historic town on the way back ... to augment the materials of such great interest already obtained and partly in Petersburg.[29]

The diary entry is duplicated in a draft letter of 23 December 1908 to the secretary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in London. Kozlov informed the British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that the third stage of his expedition would be devoted to

> additional excavations, more protracted than before, of the dead town of Khara-khoto. For the time being I have received a letter from the deputy chairman of the Russian Geographical Society. On the basis of acquaintance with the writing and other documents that I sent to Petersburg, he hastens to gratify me that the Khara-khoto I discovered is Xixia, the capital of the Tangut state, which existed from the 11th-14th centuries ... When You, dear sovereign, receive this letter, your humble servant will be on the road to Southern Mongolia and within a further two months already at his beloved ruins of Xixia.[30]

With all due respect to my native colleagues, to this day I cannot understand who decided, and on what basis, the Kozlov "found" the capital of the Tangut state. As early as 1833 the large monograph of N. Ia. Bichurin (o. Iakinf) was published, which contains considerable Chinese material on the history of Xixia, translated into Russian, and from which it was entirely clear that the Xixia capital was Ningxia, as it was called in Kozlov's day, the present-day city of Yinchuan.[31] Unfortunately, this error continues to occur in the literature connected with the name of P. K. Kozlov.[32] From Tangut primary sources, we know that Edzina (Khara-khoto, Chin. Heishui) not only was not the capital of Xixia, but was rather a third-rank town, a place of exile for hard labor. It perished in 1374 in a battle between Ming China and the Mongols, desirous of recovering their lost power over China.

On 15 October 1908 in a special session of the Geographical Society were heard three reports, by S. F. Ol'denburg, A. I. Ivanov and V. L. Kotvich, about the initial studies of the finds from Khara-khoto. It was reported that "the manuscripts extracted from the ruins, were, besides Chinese, written in an unknown language, at least none

of them could read it, although the form of writing was known."[33]

A. B. Grigor'ev informed Kozlov that "in view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present discovery, the Council of the Geographical Society has authorized me to propose to you that you not ensconce yourself in Sichuan, but rather return to the Gobi desert and continue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heart of the dead town. Do not begrudge either strength, or time, or resources on the further excavations."[34]

At the end of May-June 1909 Kozlov, fulfilling the charge of the Geographical Society, returned to the Khara-khoto region. On 27 May he made a note in his diary: "I write ... the time is five o'clock, but the heat is making itself strongly felt and involuntarily induces reflection on how we will work at dead, melancholy Khara-khoto."[35] June 4. "At ten in the morning through the dusty haze we saw, at last, the familiar grey walls of Khara-khoto, and within half an hour we had already entered into the fortress and not far from the western gates and the angle of the NW suburgan had set up our tents."[36]

Large-scale investigation of the town would have been impossible without the help of the Torgot-beila. In a letter of 8 July 1909 to the secretary of the Geographical Society, Kozlov made special mention of this help:

> The expedition was able to pass through the desert to a hitherto unknown corner of Central Asia, over a rather long road and at a hot time of year, thanks only to the excellent relations of the local Torgot-beila with us, which allowed us to hire, from among his subjects, diggers, water-carriers, provisioners, etc. Thus the dead town momentarily came alive and established contact with the inhabitants of Edzin-gol, of which its closest branch, the eastern, flows twelve versts from Khara-khoto. This time our camp took shelter not in the center of the fort, as before, but somewhat closer to the western wall beside the ruins of a large *fangzi* (house).[37]

In the book he wrote, "I renewed friendly relations with the Torgot-beila, as before the chief in Edzin-gol, ... secured his cooperation in hiring digger-workers, and also engaged Torgots to supply us daily with water and sheep from Edzin-gol."[38]

For his part, the Torgot-beila, as representative of local authority, did not ignore

the work of the expedition; he regularly sent officials from his government to Khara-khoto to "find out how the Russians are doing in the ruins."[39]

At the start of the work, Kozlov noted in his diary:

> From the first day we began to find writing, primarily Chinese, paper money, dishes, old weapons and so on. We also came across a small metal Buddha, dokshit, a small square Tibetan notebook of splendid gold writing was found.
>
> One can say that last time, outwardly at least, we investigated Khara-khoto in a rather orderly manner. Now we have found neither sneeze nor bead nor metal ornaments. Standing on the wall of Khara-khoto, you can see how beautifully and conveniently this town was laid out. In the NW region: the prince himself, along the northern, western and southern walls were situated prayer structures, suburgans ... In the SE corner stables with the garrison section ... the main thoroughfare lead directly from a tall central building, which was encircled by a cross street and then by a longitudinal [street extending] to the eastern gates.[40]

The work was organized by two groups; the hired Mongol workers under the direction of a Kazak-Buriat "systematically examined the ruins of houses along several streets of Khara-khoto, and occasionally tried to dig deep wells in places designated by me." The Russian group led the excavation both inside the town as well as "carrying out the investigation outside the Khara-khoto walls, at distances both near and far."[41]

Judging by his diary, Kozlov was not present on a regular basis and the finds, even if interesting, were not fixed in any way in the plan of the town. It appears that Kozlov imagined he understood how Tibetan writing looks, but Chinese and Tangut graphs he did not much distinguish. For him it was all "Chinese stuff."

> June 9. "Just now, at around four o'clock, workers appeared before me, I spoke with them, and now they have all gone to their tasks. Interest mounts steadily, and I will go to the digs. It is hard to sit in the yurt, when you hear the sounds of those working and the clatter of shovels in the earth ... the manuscripts we chance upon are most often other Chinese, and I don't know what they will tell us. Most of all the Tibetan ones interest me, both books and manuscripts, but ... in those we have not yet been lucky. As for today it was entirely Chinese stuff, the interesting Tibetan letters turn up charred, those graphs

that were spared lead to the thought of origins other than Tibetan ... We will find out in Petersburg."[42]

On 11 June, to an earlier comment about the absence of any burials, Kozlov added : "we have come across no clothing or shoes."[43] The cool, windy, even at first rainy weather turned hot. On 12 June Kozlov wrote a letter to A. A. Dostoevskyi of the Geographical Society.

Dear Andrei Andreevich! On the twenty-second of May (3 June – EIK) the expedition arrived at Khara-khoto and has set up camp within its historic walls, in the interesting ruins. In our year-long absence from the old town no one has dropped in: its ruins look in exactly the same condition as when we left it. Untouched even are those objects extracted by us from beneath the wreckage of debris, which we left as unneeded. As in the first sojourn and so now, with the arrival of the expedition Khara-khoto has come to life: people started moving, instruments started pounding, dust began flying through the dry air. In the week just past we have succeeded in replenishing the previous archeological collections, already sent to the Geographical Society. And this time we have obtained and continue to obtain writing, including Arabic too, as well as monetary tokens and cult objects, etc. In one of the projections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the fortress walls we came across an interesting little temple with earthen ornamented Buddhas opposite the entrance and curious wall paintings; unfortunately the paintings are glued to the clay and it is not possible to avail ourselves of them. Not only my companions but also the natives have become imbued with interest in the excavations. We talk only about Khara-khoto: in the evening, about what was found that day; in the morning, about what will be found. Time flies swiftly. After the nocturnal meteorological observations, we go right to sleep. We awake practically at dawn and in the relative cool conduct our work. During the day we rest, otherwise we languish all the more in the debilitating heat, such that in the shade the air warms to 37 degrees C and more, and the surface of the ground becomes incandescent in the sun to above 60 degrees C. Dust or sand raised by the hot air, positively enervates. But on the other hand we breath easily and freely in the mornings and evenings, feeling ourselves yet capable of carrying out

further labors at Khara-khoto.[44]

Because after days of work in the town's ruins the finds were not as abundant as would be desirable, Kozlov sent people to investigate the vicinity and took the decision to open the large suburgan, which was located about 400 meters from the western wall of the town, on the right bank of the dry river channel. The suburgan was about 10 meters high and consisted of "a pedestal, the middle, and a conical, partially destroyed top, wrecked either by time or by treasure hunters," that is, attempts to open the suburgan evidently had been undertaken also by earlier local inhabitants. If they had succeeded, then it is very likely that science would have been deprived of that collection of religious paintings, sculpture, and books which it now has at its disposal.

On 12 June began the excavation of the suburgan, the same in which, we may suppose, was found the majority of books in the Xixia language and in Chinese.

> Passing around the Mongols who had been working, I headed for my companions who were investigating one of the largest suburgans standing west of the town at a distance of 200 fathoms [1 Russ. fathom = 7 ft.]. The investigation had revealed that it was rich in Buddhas and Chinese writings, so many of which had been carried to the bivouac by 9:00 in the morning that I at once went out to them, sorted, cleaned of accumulated dust, and prepared them for packing. Similar to what had been in the suburgan of the previous year, in this one were all kinds of books, notebooks, scrolls, paintings. A very old mandala turned up. Probably the roof of the suburgan's chapel fell in and overturned the Buddhas, or else they were,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scattered about so, books and scrolls and paintings tossed every which way.[45]

Work on the excavation of the suburgan continued for nine days and was completed on 20 June. The books were carried to the camp in a huge tarpaulin, and sorted there. Without a knowledge of the languages, this "sorting" by format or yet by some characteristic unknown to us brought, to a certain extent, that chaos which it has not been possible to eliminate completely to this very day, Kozlov himself did not observe the excavations on a regular basis. About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interior furnishing of the suburgan there is only one notation in the diary from 15 June.

Today I strolled out to the suburgan to see if much remained in it of archeological goods, and ca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my fellows are right, having observed that but a mere half has been taken. In the upper portion of the stupa all has been cleaned, arranged round about, seated, large wood-earthen Buddhas, and in the middle books, writings, books - large, small, in bindings or boards, as notebooks or scrolls.[46]

If we compare two diary entries from 12 June and 15 June, we will observe that according to the excavations, Kozlov writes now about the disorderly "scattered" books, now about books arranged in a particular order. Later, when the news about the celebrated finds, "the pearl of my independent labors in Central Asia, " as Kozlov himself wrote, flew around the world and Kozlov attracted real world fame, he inclined in his recollections even to an exemplary order in the suburgan: "We opened the celebrated suburgan. It was packed with treasures. Hardly had we removed its roof, when books appeared, standing by the hundreds all on shelves in complete order in silk bindings. We found more than 2000 books. "[47] In the book *Mongoliia i Amdo i mertvyi gorod Khara-khoto*, Kozlov stresses that in the upper portion of the suburgan everything lay in disorder, whereas in the lower portion there was some order:

All the riches collected in the celebrated suburgan: books, images, statues and other objects ... lay in extreme disorder. In a still lower part of the storehouse was marked a kind of system: part of the earthen statues were positioned at one level, with faces to the inside, resembling lamas performing a religious service in front of the great sheets of Xixia manuscript writing, deposited by the hundreds one on top of another.

The higher up, the more chaotically was grouped the riches of the suburgan, books lying in piles and singly, tightly pressing against each other or against images, coiled up individually on wooden rollers. Both the books and the images were placed in the most diverse positions, like the statues, enclosed among them. Only at the base of the suburgan were noticed some books carefully wrapped up in silk cloth.[48]

For the time being one can suggest that both the testimony of chaos and of order is true. At the bottom of the suburgan ("on the ground" in Kozlov's expression, a

square of roughly 3 by 4 meters, or about 12 square meters), where the buria! was found, around it "sat" wood-earthen Buddhas, and before them "for reading" were placed books – the diary entry of 20 June says that "the statues were found" on a raised interior floor of the suburgan, around a landing in the center of which stood the pillar."[49] On the walls of the lower part of the suburgan hung icons. Sculpture in the actual proportion of the human body, it seems, was by Kozlov's admission superior artistic work. An entry of 19 June from the diary: "I write in delight of all and those graceful Buddha heads. Some of them are so artistically executed, that they stand and look as if alive ... From the face it is evident that the artist-sculptor had a feel for classical beauty."[50] The icons removed from the suburgan were stunning in their vividness and freshness of beauty; "All," in Kozlov's words, "were flooded with a soft blue and soft pink radiance." Yet it was worthwhile to move the icons ... and the dyes crumbled.

We must acknowledge that the books and icons, statues, things in the upper part of the suburgan could have been in disorder. Obviously, in spring of 1226 on the eve of the Mongolian invasion, things from the city's temples were hidden in the suburgan and, possibly, the city administration. It is hardly likely that such a great quantity of Buddhist and other texts would have been placed in the suburgan at the very beginning. From the notations of Kozlov, it is clear that, although there were two suburgans opened, and there were finds of writing in the territory of the town, the mass of written documents come from the "celebrated suburgan."

On 19 June Kozlov made the following notation about the finds in his diary: "I would have taken everything, but did not have the capability." That part which he was unable to cart away, Kozlov buried in the sand. As to where the place is located where was everything was hidden for future retrieval, in the diary is preserved the following notation:

> Before our departure from Khara-khoto we took from that room [at the southern wall of the town – EIK] our remaining treasure and hid it at the slope from the fortress farther south of the suburgan right along the wall, covered with sand. I did this just in case.[51]

Apparently something was buried right in the southern wall. We read in the diary

entry of 11/23:

> Today we collected and hid everything that was brought to the bivouac, that is, every last thing from the suburgan, and carried it to the southern [at the wall of the room] interior part of the wall, to the niche. There we placed several Buddhas, artistically executed to a greater or lesser degree. There lie heads [up to 30 or more Russ. pounds in weight, that is, 12 kilograms or more - EIK] and so on. There are many trifles, in general about fifty items.[52]

It is possible, however, that whatever was hidden in the southern wall, Kozlov, however incompletely, took away at the time of the second visit to Khara-khoto in 1926. In the shorthand notes of the report, which Kozlov read on 8 December 1926, we notice the following notation: "We thought that this time we would find nothing, but overall we found rather a lot, mainly statues and artistic heads."[53]

But the things buried outside the southern wall, at its foot, and above all those great sculptures which were in the depths of the suburgan, apparently have never been found to this day. Chinese archeologists should carry out investigation and excavations at the southern wall.

Above we have already written that when the suburgan was excavated, it was observed that in the center of the platform at the base of the suburgan was stuck a wooden pole, around which grandly sat sculptured representations of monks, with faces turned to the interior of the suburgan and who looked like lamas performing a religious service. Before them lay books, evidently the pothi-books in the collections of the St. Petersburg branch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many sheets of manuscript books, laid one on top of the other. These were books in that form which was widespread in India and Tibet. At the northern wall of the suburgan a skeleton was noticed in a seated posture. In the diary Kozlov writes:

> We at last opened the head of the seated person, a *gegeng* probably, in whose honor the suburgan was erected. The skull allows one to say that the deceased was about 40 years of age and belonged to the type or tribe of Tibeto-Ari-Mongolian. The *gegeng* was buried in the seated posture, against the northern wall, in an honored place, at the foot of a Buddha of the highest importance and

greatest size, with the faces of Buddhas turned toward the center, and the *gegeng* to the south.[54]

Since the skull from the suburgan was sent to Russia, it was more carefully studied. Anthropologist F. Volkov came to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

> The skull is in very good condition. Some narrowing at the base, rounding, very weakly developed bony projections, very small teeth, the overall small size and fine features of the face of the skeleton incline to support the opinion that this skull belonged to a woman, in spite of the superciliary arch, rather well developed for a female skeleton, which might raise some doubt. Judging by the condition of the teeth and the skull joints one can estimate the age of the deceased at close to old age (more than fifty years).[55]

The skull was kept at the Institute of Ethnography of the Academy of Sciences, where it was lost, very likely during the years of the blockade of Leningrad. In any case, the author of these lines does not know if it was examined a second time.

Professor L. N. Men'shikov has put forward the romantic hypothesis that an empress of the Tangut state, Empress Luo, widow of the Tangut emperor Renzong (r. 1139-1193), was entombed in the suburgan. Empress Luo was dowager empress during the reign of her son, Chunyou (Huanzong, r. 1194-1206). After the first Mongolian attack on the territory of Xixia in 1205, Chunyou, not without the participation of his mother the empress, was deprived of power by his cousin Anquan (Xiangzong, r. 1206-1211). Basing himself on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interred was female, Men'shikov considers that "we can be sure that after her son was overthrown, she was distanced from state affairs. Her further fate is unknown, but several data ... suggest that she became a Buddhist nun, was exiled to Khara-khoto and after her death was buried in the 'celebrated suburgan'."[56] From this supposition Men'shikov reaches a substantive conclusion: "the collection in the 'celebrated suburgan' was her private library," "we are obliged to this woman for the fact that these books from Khara-khoto survived to our day."[57]

The hypothesis of Men'shikov is a supposition, a clever supposition but nothing more. But it can only be refuted if the skeleton from the suburgan is found and if a qualified anthropological examination is carried out, firmly establishing that the skull

is not female (we saw that U. F. Volkov had some doubt of it), but male, which Kozlov was initially inclined to think. If a woman was really buried in the suburgan, and if we allow that the woman was the Empress Luo, then it is possible that some of the books could be from her personal library. We will note only that, among the books in Xixia, the name of Empress Luo can only be affirmed twice, both times as the bestower of the books (once it was mentioned in the colophon and once a seal recording the bestowal was affixed). In both instances these coule be not her own personal books, but rather books which were distributed by her, as by other empresses and donors, about which there is lots of evidence. Books were disseminated throughout the state. In the conventional expression of prefaces and colophons, they were "distributed among the officials and people." The presence of such books, strictly speaking, does not mean that these were necessarily the personal books of the Empress Luo or any emperor who disseminated the edition of the book.

Before the departure of the expedition from Khara-khoto, the Torgot-beila visited the ruins of the town. "On the day of the expedition's departure on its next journey," wrote Kozlov a little later to the secretary of the Geographical Society,

> the summer sunrise had just reddened the east, when the Torgot-beila came to me on a farewell visit, accompanied by his heir apparent, an attractive, appealing thirteen-year old boy and his entire staff of officials, fine young fellows mounted valiantly on excellent great horses of the Dzungar breed. I was genuinely happy to have the chance personally to thank this Mongolian prince, who had repeatedly shown us more cooperation and consideration during the investigation of Khara-khoto than during the first visit of the expedition.[58]

About the approximate quantity found and brought back from the "celebrated suburgan" we know from the notes of the public report by Kozlov on 8 December,1926.

> Seventeen years ago 40 camel loads were brought out from the ruins of my Khara-khoto. What did they carry? They carried a superbly preserved library consisting of 24,000 tomes ... I remember the joy of sinologist A. I. Ivanov, who, upon finding it (the Tangut-Chinese lexicon of 1190, "*Zhang zhong zhu*" - EIK), loudly cried out, "Petr Kuz'mich! In your library I have made a discovery, I have found a dictionary which allows one to read 700 volumes." If one adds

another 537 paintings to that library, ... then it becomes clear how great is the wealth which comprised that celebrated suburgan.[59]

In fall of 1909 the materials from Khara-khoto were delivered to Petersburg and placed in the building of the Geographical Society. At the beginning of 1910 an exhibition of objects of the Buddhist cult and books found at Khara-khoto was organized by the Society. Thinking of the fate of the unique finds brought back from the expedition, Kozlov wrote from Moscow to S. F. Ol'denburg at the end of winter, 1910:

> All the Khara-khoto material is kept for the time being in spare rooms at the Society, upstairs. A. I. Ivanov and V. L. Kotvich are working on their preservation. After searching, Ivanov found a dictionary which enabled the decipherment of Xixia writing... The question of how to deal with Khara-khoto is still not resolved. Personally I am inclined toward the academic Asiatic Museum. I think that you are similarly inclined, no? [60]

In fact, in the end that is what happened. All the books and monuments of writing were given to the Asiatic Museum of the Academy of Sciences, the direct descendant of which today is the St. Petersburg branch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whereas the icons, sculptures and monuments of material culture at first were located at the Ethnographic section of the Russian Museum, and then ended up at the State Hermitage.

Professor A. I. Ivanov was the first to undertake the decipherment and identification of Tangut texts in the Asiatic Museum. Besides the dictionary *Fan han heshi zhang zhong zhu,* he discovered both Tangut explanatory dictionaries, like *Yintong* ("Homophones") and *Wenhai* ("Sea of Writings"), as well as thematic ones. In an article of 1918, "Monuments of Tangut Writing," Ivanov remarks:

> 1. Dictionary of Tangut characters, arranged by initial (labial, dental, sibilant) sounds, without detailed explanations.
>
> 2. Dictionary of Tangut characters, composed on the model of the famous Chinese dictionary *Guangyun* and carrying the title "Sea of Words."
>
> 3. Dictionary, arranged by matters (without headings).[61]

Reference is to the dictionaries *Yintong, Wenhai* and *Zazi.* By 1918 Ivanov had

compiled a dictionary (Tangut-Chinese-Russian?) of three thousand Tangut characters. The dictionary was even given to the Academy of Sciences press, but in the years of the civil war it was not published. In 9 / 2 / 1935 Ivanov wrote to V. M. Alekseev: "It is a pity that Nevskii is not familiar with my manuscript, which lay at the Academy from 1919 to 1922, while I, retrieving it, have decided not to write anymore. The manuscript is with me, with comments about its reception and return." In so far as the manuscript of the dictionary was at Ivanov's home, evidently it disappeared at the time of his arrest in the summer of 1937. Along with Ivanov, initial work on the Khara-khoto materials was undertaken by the Mongolist and Manchu scholar V. L. Kotvich,[62] and also S. F. Ol'denburg.[63]

Later, study and publication of monuments of writing from Khara-khoto in the Chinese and in the Xixia languages took place separately. For the history of the study of monuments of Chinese writing from Khara-khoto see the monograph by L. N. Men' shikov;[64] for the Tangut part, there are a series of publications over many years.[65]

After Ivanov, at different times A. A. Dragunov, N. A. Nevskii, Z. I. Gorbacheva, E. I. Kychanov, A. P. Terent'ev-katanskii, and K. B. Kepping worked on the analysis of books in the Xixia language. The author of these lines has prepared a manuscript of a short description of the Buddhist portion of the collection.

With the realization of the present publication by the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of the monuments of writing from Khara-khoto, Chinese and world scholarship will have access to unique material from the 11th-14th centuries, which without doubt will shed new light on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existence of Chinese culture in the Xixia state, as well as on the vanished culture of the Tangut people. It so happened (the circumstances of which were explained briefly above) that part of the cultural monuments from the territory of China ended up beyond the borders of the country; however, this is a widespread phenomenon in the fate of the cultural monuments of many peoples. Now, upon returning through the present publication a part of these cultural monuments to the Chinese researcher and the Chinese reader, and indeed to the entire world scholarly community. I am convinced that Chinese colleagues and all educated people of China, all Chinese who love and are proud of their culture, and colleagues abroad will pay a tribute of respect to the Russian

traveler, geographer and naturalist P. K. Kozlov, who found, valued, and handed over to the hands of science genuinely unique materials from Khara-khoto. I suggest that those Russian scientists also deserve thanks who in the difficult conditions of war, revolution, and blockade preserved, gradually analyzed and restored the rare manuscripts and xylographs, wrote an inventory and compiled the first catalogues.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knows and values the labors of Chinese specialists of Xixia, Luo Fucheng, Luo Fuchang, Wang Jingru, Shi Jinbo, Li Fanwen, Bai Bin, Huang Zhenhua, Nie Hongyin, Chen Bingying, Luo Maokun and many others. Much has been done, but even more must be done. Unfortunately, the means are lacking for a full and complete restoration of books from Khara-khoto, and here is where even more and difficult work needs to be done. Hundreds of fragments, which no one has yet looked at, must be identified; needed are young enthusiasts who will decide to set themselves to the task. But gradually the circle of researchers on Xixia culture will widen and we will see interest in this culture not only in China, Japan, and Russia but also in the United States, Great Britain, France, Sweden, and Holland. The author of these lines is convinced that when translations made in the Xixia language from Tibetan become the property of science, then the interest in Tangut texts of researchers in Tibetan culture and Tibetan Buddhism will grow. The materials from Khara-khoto are invaluable resources for the study of Far Eastern regional cultures, whose center was Chinese culture, a vivid example of the interaction of local cultures and the cultures of China, and of the formation on this soil of new forms of culture as elements of Far Eastern culture. We can be certain that the high-minded labor of workers at the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which will open access to the monuments of Xixia culture to all who are interested in them, will elicit the deserved, great esteem of the world scientific community.

E. I. Kychanov

June 23, 1994, St. Petersburg

Translated by Ruth W. Dunnell

Notes

① P. K. Kozlov, *N. · M. Przheval'skii, first explorer of nature in Central Asia, St.* Petersburg, 1913, p. 84.

② G. N. Potanin, *Tangutsko-tibetskaia okraina Kitaia i Tsentral'naia Mongolia: Puteshestvie G. N. Potanin, 1884-1885* (The Tangut-Tibet border of China and Central Mongolia: the travel notes of G. N. Potanin, 1884-1885), St. Petersburg, 1893, p. 464.

③ V.A.Obruchev, *Tsentral'naia Aziia, Severnyi Kitai i Nan'shan'* (Central Asia, Northern China and Nanshan), vol. II, St. Petersburg, 1900-1901, pp. 399-400.

④ Kozlov, *Mongoliia i Amdo i mertvyi gorod Khara-khoto* (Mongolia, Amdo and the dead town of Khara-khoto), Petrograd, 1923, p. 100. Hereafter: Kozlov 1923.

⑤ Kozlov 1923, p. 3.

⑥ "Dnevnik Mongolo-Sychuan'skogo puteshestviia 1907-1909 "("Diary of Mongolia-Sichuan journey 1907-1909"), Arkhiv Geograficheskogo obshchestva (Archives of the Geographical Society), fond 18, opis' I, no. 154. Hereafter: "Dnevnik", fond-f., opis'-op., Geograficheskoe obshchestvo-GO.

⑦ Arkhiv GO, f.18, op. I, no. 59.

⑧ Arkhiv GO, f.18, op. I, no. 100.

⑨ *idem.*

⑩ The draft manuscript of the book, *Mongoliia i Amdo i mertvyi gorod Khara-khoto,* Arkhiv GO, f.18, op. I, no. 61.

⑪ Shorthand notes of the expedition report, Arkhiv GO, f. 18, op. I, no. 59.

⑫ Kozlov 1923, pp. 19-20.

⑬ Shorthand notes of the expedition report, Arkhiv GO, f. 18, op. I, no. 59.

⑭ Arkhiv GO, f. 18, op. I, no. 49.

⑮ Kozlov 1923, pp. 76-77.

⑯ Arkhiv GO, f. 18, op. I, no. 46.

⑰ Kozlov 1923, p. 78.

⑱ Shorthand notes of the expedition report, Arkhiv GO, f. 18, op. I, no. 59.

⑲ Kozlov 1923, p. 95.

⑳ Kozlov 1923, p. 99.

㉑ Kozlov 1923, p. 102.

㉒ Kozlov 1923, pp. 102-104.

㉓ E. I. Kychanov, *Zvuchat lish' pis'mena* (Sounding only in writing), Moscow, 1965, pp. 27-28.

㉔ Kozlov, "Dnevnik", Arkhiv GO, f. 18, op. I, no. 154.

㉕ Kozlov 1923, p. 108.

㉖ Kozlov 1923, pp. 108-109.

㉗ Kozlov 1923, p. 112.

㉘ *idem.*

㉙ Kozlov, "Dnevnik", Arkhiv GO, f. 18, op. I, no. 156.

㉚ Arkhiv GO, f. 18, op. I, no. 50.

㉛ o. Iakinf, *Istoriia Tibeta i Khukhunora* (The history of Tibet and Koko-nor), St. Petersburg, 1833.

㉜ See Ye. M. Murzaev, *V serdtse Azii* (In the heart of Asia), Moscow, 1990, p. 12.

㉝ E. I. Kychanov, *Zvuchat lish' pis'mena,* p. 33.

㉞ Kozlov 1923, p. 406.

㉟ Kozlov, "Dnevnik", Arkhiv GO, f. 18, op. I, no. 156.

㊱ *idem.*

㊲ Arkhiv GO, f. 18, op. I, no. 55.

㊳ Kozlov 1923, pp. 546-547.

㊴ Kozlov 1923, pp. 547-548.

㊵ Kozlov, "Dnevnik", Arkhiv GO, f. 18, op. I, no. 157.

㊶ Kozlov 1923, p. 550.

㊷ Kozlov, "Dnevnik", Arkhiv GO, f. 18, op. I, no. 157.

㊸ *idem.*

㊹ Arkhiv GO, f. 18, op. I, no. 54.

㊺ Kozlov, "Dnevnik", Arkhiv GO, f. 18, op. I, no. 157.

㊻ *idem*.

㊼ Arkhiv GO, f. 18, op. I, no. 65.

㊽ Kozlov 1923, p. 556.

㊾ Kozlov, "Dnevnik", Arkhiv GO, f. 18, op. I, no. 157.

㊿ *idem*.

(51) *idem*.

(52) *idem*.

(53) Arkhiv GO, f. 18, op. I, no. 124.

(54) Kozlov, "Dnevnik", Arkhiv GO, f. 18, op. I, no. 157.

(55) Kozlov, 1923, pp. 555-556.

(56) L. N. Men'shikov, *Opisanie kitaiskoi chasti kollektsii iz Khara-khoto* (Description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Khara-khoto), fond P. K. Kozlov, Moscow, 1984, p. 75.

(57) *idem*.

(58) Arkhiv GO, f. 18, op. I, no. 55.

(59) Arkhiv GO, f. 18, op. I, no. 124.

(60) Arkhiv Akademii Nauk, RAN, (Archives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f. 208, op. 3, no. 274.

(61) A. I. Ivanov, "Pamiatniki tangutskogo pis'ma" ("Tangut manuscripts"), *Izvestiia Rossiiskoi Akademii Nauk* (Bulletin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series VI, 1918, pp. 799-800. In addition to this, see the publication by Ivanov, "Dokumenty iz Khara-khoto (Documents from Khara-khoto), the Chinese private letter of the 13th century", *Izvestiia Imperatorskoi Akademii Nauk* (Bulletin of the Imperial Academy of Sciences), 1913; "From the finds of P. K. Kozlov at Khara-khoto", *Izvestiia Imperatorskogo Geograficheskogo obshchestva* (Bulletin of the Imperial Geographical Society), vol. XLV, 1909, pp. 463-477; "Stranitsa iz istorii Si Sia" ("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Xixia"), *Izvestiia Imperatorskoi Akademii Nauk* (Bulletin of the Imperial Academy of Sciences), 1911, pp. 831-836; "The sutra 'On the rebirth of Maitreya in Tushita Heaven' ", the Tangut text was published and a Chinese translation provided by Ivanov, Petrograd, 1916. To these should be added at least two publications by Ivanov in the German language.

⑥② See Kotvich, "Examples of paper notes of the Yuan dynasty in China", *Izvestiia Imperatorskogo Geograficheskogo obshchestva* (Bulletin of the Imperial Geographical Society), vol. XLV, 1909, pp. 474-477; see also his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monuments of Mongolian writing from Khara-khoto in *Mongoliia i Amdo i mertvyi gorod Khara-khoto,* pp. 561-565.

⑥③ See his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Persian text "Seven sages", in *Mongoliia i Amdo i mertvyi gorod Khara-khoto,* p. 566 and his description of the monuments of Buddhist sculpture and icons in the same book.

⑥④ Men'shikov, *Opisanie kitaiskoi chasti kollektsii iz Khara-khoto* (Description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Khara-khoto).

⑥⑤ N. A. Nevskii, *Tangutskaia filologiia: Issledovaniia i slovar' v dvykh knigakh* (Tangut philology: the analysis and the glossary, 2 volumes), Moscow, 1960. Z. I. Gorbacheva and E. I. Kychanov, *Tangutskie rukopisi i ksilografy* (Tangut manuscripts and xylographs), Moscow, 1963.

前言

史金波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收藏的中國黑水城出土文獻，卷帙浩繁，內容豐富，學術價值很高。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于 1993 年與該所達成協議，合作編輯、出版全部俄藏黑水城文獻。根據協議，中方人員于 1993 年、1994 年兩次赴俄，與俄方專家合作，進行整理、著録和拍攝工作。現在這些爲學術界所矚目的文化瑰寶將陸續公諸世上，爲學術研究提供大量嶄新的、重要的資料，此乃學術界的一件大事，也是出版界的一項壯舉。

俄藏黑水城文獻有八千多個編號，係中國中古宋、夏、金、元時期的寫本和刻本，其中絕大部分是西夏文文獻，也有相當數量的漢文及少部分其他民族文字文獻，距今已有七百至九百年的歷史，均屬珍本、善本或孤本。

西夏是十一世紀初在中國西北地區建立的封建王朝，首都興慶府（後改名中興府，即今寧夏銀川市），主體民族是党項羌。南北朝時期，党項羌主要分布在今青海省東南部、四川省西北部的廣袤草原上。唐初，党項族最強大的拓跋部首領拓跋赤辭歸唐，被賜李姓。中唐以後，大部分党項人逐漸內徙到今甘肅東部、寧夏和陝西北部一帶。中和元年（881）党項族首領拓跋思恭被封爲定難軍節度使，管領五州，設治所于夏州（今屬陝西省靖邊縣），開始了事實上的地方割據。五代時期，夏州党項政權勢力不斷壯大。宋初，臣屬宋朝，被賜趙姓。後經党項族傑出首領李繼遷、李德明父子兩代的發展，至德明子元昊時期勢力更加雄厚。夏天授禮法延祚元年（1038）元昊正式建國稱帝，國號大夏，世稱西夏。轄今寧夏、甘肅大部，陝西北部，內蒙古西部和青海東部地區。西夏共歷十帝，享國一百九十年。前期與

北宋、遼鼎立，後期與南宋、金對峙，在中國中古時期形成複雜而微妙的新「三國」局面。在當時各國紛争中，西夏盡管地域偏狹，經濟、軍事力量較弱，但它往往與第二國聯合對付第三國，使自己處于舉足輕重的地位。①

西夏王朝文化事業甚爲發達。立國前夕，已創製了記録党項族語言的民族文字，時稱爲「番字」、「番文」或「番書」，後世稱西夏文。西夏注重党項族的傳統民族文化，同時積極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特別是漢族文化和藏族文化。境內通行西夏文和漢文，也使用藏文。西夏統治者既提倡儒學，學宮庠署建于都府州縣；又弘揚佛教，完成了用西夏文翻譯數以千卷計的大藏經的浩大工程。獨具民族風格的西夏文化是中國中古時期歷史文化燦爛輝煌的一章。

十三世紀初，西夏經歷了新崛起的蒙古帝國鐵騎的幾度衝擊，公元 1127 年，終以首都中興府的陷落和末帝李晛的被殺而宣告滅亡。②蒙古軍隊爲報復西夏的激烈抵抗，在占領初期進行了殘酷的屠戮和焚掠，使大批西夏文獻、文物遭到毁損。元代修撰遼、宋、金三史，西夏僅作爲三史的附傳略作叙述。作爲一個國祚近二百年、有完備典章制度的王朝，很多重要史料未能保存下來，致使後世對中古時期少數民族建立的王朝，多知遼、金，而鮮知西夏。元、明時期，党項族勢力逐漸衰微，最後融合于其他民族之中而消亡，西夏文也因不再使用而變成無人可識的死文字。

十九世紀初，中國學者張澍以巨大的勇氣在甘肅武威清應寺的碑亭中，啓封了前人封砌的壁壘，發現了著名的西夏文、漢文合璧的涼州感通塔碑，從而拉開了獲取新的西夏資料的序幕。③十九世紀末，對居庸關雲臺門洞壁元代六體文字石刻中西夏文字的研究引起了學術界的重視。④真正使西夏研究步入科學殿堂的重大發現，應是二十世紀初俄國探險家科茲洛夫（П.К.Козлов）率領的考察隊在西夏黑水城遺址（今屬內蒙古額濟納旗，蒙古語稱「哈拉浩特」）挖掘出的大批文獻和文物。這些文獻和文物的重光于世，從根本上改變了西夏資料匱乏的狀況。一次收獲數量如此巨大、內容如此豐富的資料，是十分罕見的，這是繼敦煌石室發現大批珍貴文獻後國學資料的又一次重大發現。黑水城發現的文獻是西夏學賴以建立和發展的最重要的基石。自此以後，豐富多采的西夏歷史文化撩開了朦朧的面紗，以嶄新的姿態登堂入室，呈現于世人面前。

黑水城遺址位于今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政府所在地達蘭庫布鎮東南25 公里的荒漠之中。黑水

（古稱弱水）曾流經巴丹吉林沙漠，灌溉着農田草場，使這裏成爲宜農宜牧的綠洲。西夏王朝于此設置監軍司，作爲北方的軍事重鎮。西夏寶義元年（1226）蒙古軍攻破黑水城，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在此設亦集乃路總管府。⑤「亦集乃」爲西夏語音，「亦集」，即「水」意，「乃」，即「黑」意，譯成漢語爲「黑水」。元代沿用西夏舊稱，今稱額濟納旗的「額濟納」三字，實爲「亦集乃」之異寫，其源仍爲西夏語音。這是中國至今保存西夏語音的重要地名。十四世紀四十年代末，由于戰爭堵斷了下距亦集乃城約 10 公里處的黑水河道，河水改道北流，綠洲逐漸被沙漠吞噬，城中的居民因失去了生存的基本條件而減少，最後這座城市終于成爲無人居住的死城。黑水城極端乾旱的自然條件威脅着人們的生存，但高温乾燥却是保存古代文獻、文物的最好條件。黑水城文獻就是在這種特殊的環境中幸存下來的。

據 1983—1984 年內蒙古考古隊的調查，如今在沙漠、戈壁中的黑水城遺址有大城和小城，小城在大城東北隅，東、北城牆與大城套合，西、南兩面城垣被元代居民改造、利用，分解爲不相連接的數段。內蒙古考古隊認爲小城即西夏所建黑水城，大城爲元代擴建。小城約成方形，邊長 238 米，牆基寬 9.3 米，夯層 8 釐米，正南設城門，有瓮城、馬面、角臺等設施。大城城垣基本完好，東西長 421 米，南北長 374 米，牆基寬 12.5 米、頂寬 4 米左右，平均高度約 10 米。東西城牆中部各設一對錯城門，城門外拱衛正方形瓮城。四面城牆外側共有馬面 19 個，北 6、南 5、東西各 4。城牆夯築，夯土層明顯，層高 8—10 釐米。城西北角矗立着佛塔羣，其中一號塔高 11 米。⑥高聳的古塔雄踞在城牆之上，爲黑水城增添了壯觀景象。城內街道、官衙、寺廟、店鋪、民居皆有遺存。城外依稀可見阡陌、畦疇的痕迹。此地 10 公里之內無任何居民居住，給人以荒涼、死寂、神秘的感覺。憑吊這座古城時，還能以這些古人留下的遺迹，遥想當年寺廟林立、晨鐘暮鼓、車水馬龍、街市繁華的城區圖景，以及阡陌相連、溝渠縱横、禾苗葱葱、駝羊遍野的郊外畫面。

有着動人歷史傳説的黑水城，使這一帶居民對此城産生了一種莫測高深的崇敬感。早在十九世紀，黑水城即引起國外探險家們的注視。最早踏上這塊神秘的土地並有所收獲的是 1908 年由科茲洛夫率領的俄國四川—蒙古考察隊。其中所獲的當時尚無人可識的西夏文文獻，引起了俄國學者的高度重視，他們讓科茲洛夫在黑水城遺址繼續尋找。1909 年科茲洛夫探險隊在城外西邊的一座佛塔中發現了大量文

獻、文物，相當于找到了一個中世紀的圖書館和博物館。這些珍品旋即被運往聖彼得堡，文獻資料存放在聖彼得堡亞洲民族博物館，後改名爲俄國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文物藝術品則存放在著名的艾爾米塔什博物館（冬宮）。俄國人在黑水城所獲甚豐的消息，也引起了其他國家探險家的濃厚興趣。**1914** 年英國人斯坦因步科茲洛夫後塵，趕赴黑水城，掘獲不少文獻。⑦ **1927** 年，以瑞典人斯文赫定和中國北京大學教務長徐炳昶爲首組成的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到額濟納河下游以黑水城爲中心進行考察，黃文弼在此又發掘出一批文書。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國的清朝政府政治腐敗，國力孱弱，列強入侵。當時一些外國的「探險隊」、「考察隊」紛至沓來，中國大批珍貴文物相繼流失海外。對于這段慘痛的歷史，中國人民至今難以忘懷，中國學術界同仁更是感到深深的遺憾，都希望這些國寶能早日重見天日，回歸祖國。

1949 年後，黑水城遺址所在的額濟納旗先後劃歸甘肅省和內蒙古自治區管轄。**1962** 年和 **1963** 年，內蒙古文物工作隊曾兩次到黑水城遺址進行考古調查。**1963** 年秋季的調查持續時間較長，發現了二十五身西夏時代泥塑像和少量文書。⑧ **1976** 年甘肅省組成考古隊于黑水城遺址及其周圍地區進行考古調查，在距黑水城約 **20** 公里的老高蘇木遺址也采集得一些文書，**1979** 年又在黑水城內得到少量文書。⑨同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組織的西夏考察組也初次赴黑水城進行考察和訪問。**1983** 年經中國國家文物局批准，由內蒙古考古研究所聯合阿拉善盟文物工作站對黑水城遺址進行發掘。經 **1983** 年和 **1984** 年兩次發掘，基本上將全城勘查完畢，重點發掘面積 **11000** 多平方米，揭露出房屋基址二百八十多處，出土不少文物和多種西夏文、漢文和蒙古文文書。⑩

綜觀先後出土的黑水城文獻，仍以俄國所獲最稱宏富。其餘各次所出文獻無論從數量上、內容上、種類上、學術價值上皆不能望其項背。

俄國學者對俄藏黑水城文獻先後進行了多次整理和著録。最早着手進行整理和研究的是伊鳳閣（**А.И.Иванов**），他在卷帙浩繁的文獻中首次找到了西夏文－漢文雙解詞語集《番漢合時掌中珠》，並考證出一些佛經名稱，同時編輯了西夏文字典，實有開創之功。二十年代末，龍果夫（**А.А.Драгунов**）也開始整理、研究這些文獻，從中選編出四十一種文獻目録，發表在中國《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西夏文專號）上。當時聶歷山（**Н.А.Невский**）在日本工作，他通過伊鳳閣等人得到了部分文獻資料並進

行研究，發表了不少論著。1929 年他回國後，開始對俄藏黑水城文獻進行科學而系統的整理和研究，並第一個受命編造所藏西夏文文獻清册。他在清理的同時對文獻進行了拼合、摘録和研究。聶歷山以辛勤的勞動、很高的學術造詣爲俄藏黑水城文獻的整理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後來又有多位學者參加了整理工作。1963 年蘇聯東方文學出版社出版了戈爾芭切娃（**З.И.Горбачева**）和克恰諾夫（**Е.И.Кычанов**）的《西夏文寫本和刊本》，這是在前人基礎上整理的比較系統、全面的俄藏黑水城西夏文文獻目録。⑪ 1984 年蘇聯科學出版社出版了孟列夫（**Л.Н.Меньшиков**）的《黑水城文獻漢文部分叙録》一書，對其中的漢文文獻作了詳細著録。⑫ 多年來克恰諾夫、克平（**К.Б.Кепинг**）又繼續對俄藏黑水城文獻中數量最大的西夏文文獻作了認真的整理和著録。俄國學者不辭繁難、鍥而不舍的精神令人贊賞。

俄藏黑水城文獻有西夏文、漢文、藏文、蒙古文、回鶻文等多種民族文字類型。其中西夏文文獻數量最多，約占 90% 左右；漢文文獻次之，不足 10%；其他民族文字資料數量較少。這些文獻又可分爲世俗文獻和佛教文獻，其中佛教文獻占絶大多數。西夏文文獻就内容而言大致可以分成以下幾類：

一　語言文字類

俄藏黑水城文獻中有多種記録、描述、解釋西夏語言的字典、辭書、語音表以及大量研究西夏語言的其他文獻資料。如著名的西夏文—漢文雙解詞語集《番漢合時掌中珠》，注釋西夏文字形、音、義的韻書《文海寶韻》（簡稱《文海》），西夏文字書《音同》，西夏文韻圖和韻表《五音切韻》，同義詞詞典《義同》，還有用西夏文譯漢字語音注釋西夏文字義的字書《纂要》，用藏文注音的西夏文資料等。西夏語是一種消亡的語言，對消亡的語言祇能依賴保存下來的文獻資料進行研究。黑水城西夏文獻中的西夏語言資料其種類之多樣、内容之豐富、價值之高超足可與同時期漢語文音韻書籍相媲美。這些文獻反映了西夏學者對西夏語認識和研究的水準，對現在深入研究和構擬已消亡的西夏語無疑是至爲珍貴的。西夏語屬漢藏語系藏緬語族。漢藏語系中語言衆多，但有中古時期語言資料的僅有漢語、藏語等少數幾種，大批西夏語言資料的出現，爲漢藏語言的深層次研究開闢了新的領域。

西夏文字的創製和推行是西夏文化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事。作爲西夏文化靈魂的西夏文字是一種應用範圍廣、使用區域寬、延續時間長的實用文字，從創製開始一直到元、明，前後使用至少有四百六十餘年。西夏文字結構複雜，史書記載其「筆畫繁冗，屈曲類符篆」。作爲一種死文字，其字形結構

研究成爲文字學中的一個難題。俄藏黑水城文獻中有分析西夏文字構造的《文海寶韻》等資料，可揭示出西夏文字構造的秘密。西夏文字構造既吸收了漢字的造字方法，又獨運匠心，創造了特殊的構字方法和規律。這些文獻不僅是西夏文字學的基礎，也豐富了中國文字學的内容。

二　歷史法律類

過去所能見到的有關西夏的史料，主要是史家編撰的漢文資料，皆非西夏人自己撰寫，雖不乏有價值的部分，但内容簡略，掛一漏萬。其中西夏與宋、遼、金交往的史料稍多一些，西夏本身的史實較少；政治、軍事方面稍多，經濟、文化方面偏少。黑水城發現的西夏文獻中有關歷史、法律方面的内容，爲西夏人自己所撰，真實地反映了西夏的歷史和社會面貌，不僅有政治、軍事内容，也包含着很多經濟、文化的史料。例如數種西夏文文書，像天盛年賣地文契、光定年穀物借貸文契、黑水城守將告近禀帖、黑水城副將上書等，通過典型的個案材料，反映了西夏時期政治、軍事、經濟情況。他如西夏文官階封號表，以獨特的形式記載西夏官制，是具有重要價值的稀見文獻。

西夏立國後漸有完備的法律，然而漢文史料失于記載，黑水城發現的文獻中却有多種西夏法律文獻，如《天盛改舊新定律令》（簡稱《天盛律令》），在其基礎上修訂的《新法》、《亥年新法》以及軍事法典《貞觀玉鏡統》等。其中最重要、最完備的當屬《天盛律令》。這部法典現存一千三百餘頁，係西夏文木刻本，這是中國古代繼印行《宋刑統》後又一次公開刻印頒行的王朝法典，也是第一部用少數民族文字印行的法典。原爲二十卷，今存十九卷，卷内分門，門下列條，全書共一百四十七門，一千四百餘條。它吸收了唐、宋律的精華，形式和内容上又有自己的特點。在形式上，綱目分明、層次清晰的條款分類布局，很近于現代法律條文形式，其系統性和規範性在當時是絶無僅有的，可以説是中國法制史上一次大膽的革新。在内容上也不落窠臼，别樹一幟，不僅繼承了唐、宋律在刑法、訴訟法方面嚴謹、細密的傳統，並且在行政法、民法、經濟法、軍事法方面比《唐律》、《宋刑統》更充實、更豐富，堪稱一部真正諸法合體的法典，填補了漢文史料中所缺乏的西夏行政管理、軍事制度、經濟賦税、社會家庭等方面的重要内容。另如《貞觀玉鏡統》作爲西夏的專門軍事著作，記載了有關西夏將帥士卒攻守争戰的規定、要求、賞罰等，具體而微，是中國中古時期少見的頗具特色的軍事法典。

三　社會文學類

俄藏黑水城文獻中有多種通俗蒙學讀物《三才雜字》和類似漢文《千字文》的著作《新集碎金置掌文》，收録了很多有關西夏社會生活的詞語。其中有關民族姓氏，主要是番姓（党項族姓）和漢姓的記載，以及對番、漢、藏、回鶻、契丹等民族特點的記載，對于認識和研究西夏的主體民族番族是一個複雜的民族共同體，了解西夏境內各民族的地位和相互關係極具價值。

俄藏黑水城文獻中有一種大型類書《聖立義海》，以特有的體裁比較全面地記載了西夏的自然和社會狀況，以事類帶條目，條目下有詳細注釋，共十五卷。盡管現在已不完整，但從遺存的部分仍可了解到西夏人對自然以及倫理道德、社會制度、人際關係等認識，是研究西夏社會不可多得的重要資料。

還有一種西夏文文獻名爲《新集慈孝記》，這是西夏輯譯的中原地區慈愍孝行故事集，其中記載了不少親屬稱謂。西夏的親屬稱謂有别于漢族，具有藏緬族系的特點。這類文獻對正確地理解西夏社會的婚姻家庭，準確地釋讀其他西夏文獻中有關親屬的內容大有裨益。

此外，還有醫方、曆書、占卜書等等，皆爲研究西夏及同時代的中原王朝社會歷史與民俗文化的重要資料。

西夏的文學作品傳世極少，過去所能見到的祇是漢文文獻中尚存的零星佚文。俄藏黑水城文獻中有西夏文詩歌集的寫本和刻本，保存了數十首詩歌，反映出西夏詩歌的面貌和特點。在諺語集《新集錦合辭》中，搜集了大量多種類型的西夏諺語，以醇厚的民族風格展示了西夏社會風情與党項族的民俗倫理、道德觀念。諺語還爲了解西夏文學的對偶、比喻、引申、韻律等形式提供了有價值的素材。西夏佛經中有很多發願文和序言，這些出自西夏人手筆的作品，以精妙的文采闡明佛學奧理，叙述譯經、印經的經過，祝願美好的未來，多用對仗工整的駢文，是研究西夏文學特點的重要資料。

四　古籍譯文類

俄藏黑水城文獻中，除佛經外，有以西夏文翻譯的《論語》、《孟子》、《孝經》、《孫子兵法三注》、《六韜》、《黄石公三略》、《類林》、《十二國》等多種原漢文典籍，這些文獻對校訂、整理古籍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如西夏文草書《孝經》，譯自宋朝呂惠卿注本，而漢文《孝經》呂注本早已失傳，西夏文《孝經》的發現能重現這部亡佚已久的古籍。又如《類林》是唐代于立政編撰的一部重要私家類書，共十卷五十篇，失傳已久，然而它以西夏文刻本的形式保存在俄藏黑水城文獻中，通過翻譯

和整理補充，能使這一失傳數百年的重要古籍重現原貌。黑水城出土的幾部譯自漢文的兵書反映了西夏王朝統治者強調武備、重視兵法的思想，亦有助于探討西夏人怎樣理解漢文的經典兵法，爲中國的兵書增添了新的版本。

西夏翻譯的很多種漢文典籍，説明儒學在西夏有重要地位，表現了西夏吸納中原文化的能力和深度，反映出中原文化對西夏文化的強大影響，是研究西夏文化與中原文化關係的有價值的資料。

五　佛教經典類

俄藏黑水城文獻中數量最多的是西夏文佛經，有四百多種，數以千卷計。西夏王朝提倡佛法，在境內大力推行佛教，曾多次向宋朝贖取大藏經，歷經五十多年以西夏文翻譯大藏經，並耗費大量人力、物力修造寺廟、印施佛經。這些佛教文獻有的譯自漢文藏經，如《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大寶積經》、《大方廣佛華嚴經》等；有的譯自藏文經典，如《種咒王陰大孔雀明王經》、《大密咒受持經》等；有的係西夏人自己編撰，如《依金剛王亥母以淨瓶親誦儀軌》、《中有身要論》等。不少佛經都有多種不同形式的寫本和刻本。這些佛典珍品對研究和校勘佛教經典有極爲重要的價值。大量譯自藏文的佛經，不僅是了解十二至十三世紀藏傳佛教的重要文獻，也是研究西夏佛教與藏傳佛教密切關係的可靠資料。佛經中的序、跋、發願文、題款等，對了解西夏佛教的流傳，譯經、寫經、印經、施經的情況以及西夏的佛教制度都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如多種西夏文佛經的題款中記載了西夏的兩位帝師，這是中國最早的有關帝師的記録，在中國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西夏文大藏經是中國第一次用少數民族文字刻印的大藏經，爲中國刻經史增添了新的重要篇章。

俄藏黑水城文獻還爲了解西夏乃至宋朝書籍的書寫、刻印、裝幀、紙張等版本情況提供了大量實物資料。文獻中有寫本和刻本，書體有篆書、楷書、行書、草書。有的書法精絶，有的運筆隨意，古樸自然，表現出西夏書法特殊的魅力。西夏刻印事業十分發達，政府設刻字司，有的文獻即明確標出爲刻字司刻印，有的則爲坊刻本或私人刻本。很多西夏刻本刀法嫻熟，印製精美。有的佛經前還冠以場面恢宏、風格獨特的版畫，保留了刻工姓名。版式也多種多樣，規格不一，大本的盈尺，小本的僅寸餘；行格也是種類繁多，不拘一格；其裝式豐富多采，卷裝、經摺裝、蝴蝶裝、包背裝等皆備。此外，還有來源于印度、流行于藏族地區的梵夾裝。有些文獻有封套和封面，形式多姿多采。看到這些書籍，猶如進

入西夏書籍版本的大展廳，想見中國中古時期書籍發展的各種形式。

作爲多學科研究對象的俄藏黑水城文獻，其價值越來越引起學術界的注意。多年來，一些介紹和研究黑水城出土文獻的著作陸續出版就是明證。面對浩如烟海的文獻、難以釋讀的文字，下決心去認識、熟悉、介紹、研究，需要有數十年如一日堅韌不拔的巨大勇氣和脚踏實地的科學精神。俄國的學者們爲此作出了最重要的貢獻。他們的主要著作有：1926 年聶歷山寫的《西夏文字抄覽》，利用俄藏文獻中以藏文爲西夏文注音的材料研究西夏語音；1960 年又出版了他的遺著《唐古特語文學》，公布了他利用俄藏西夏文文獻編著的西夏文字典手稿，同時發表了他的研究著作；1964 年出版了索弗羅諾夫（**М.В.Софронов**）和克恰諾夫的《西夏語語音研究》，第一次用俄藏西夏文文獻系統地研究了西夏語音；1966 年出版了克羅科洛夫（**В.С.Колоколов**）和克恰諾夫的《西夏譯漢文經典》，介紹並刊印了俄藏西夏文《論語》、《孟子》、《孝經》；1969 年出版了克平、克羅科洛夫、捷連基耶夫－卡坦斯基（**А.П.Терентьев－Катанский**）、克恰諾夫著的《文海》，俄譯並刊印了俄藏《文海》；1974 年出版了克恰諾夫著《新集錦合辭》，俄譯並刊印了原件；1979 年、1983 年和 1990 年克平先後出版了《西夏譯孫子》、《類林》和《新集慈孝記》，研究並刊印了三書的原文；1981 年捷連基耶夫－卡坦斯基出版了《西夏國家的書籍事業》，利用俄藏西夏文獻研究了西夏有關書籍的問題；1985 年克平出版了《西夏語詞法學》；1988－1989 年克恰諾夫出版了《天盛改舊新定律令》，俄譯並研究了這一重要文獻，同時刊布了原文；1990 年德國的赫伯特・弗蘭克和克恰諾夫出版了西夏軍事法典《貞觀玉鏡統》。

中國學者很早就注意到俄藏黑水城文獻的價值。早在 1913 年，寓居日本的羅振玉自伊鳳閣手中得見《番漢合時掌中珠》一頁，深知該書的重大學術價值，次年即借得此書九頁石印流傳，1924 年羅福成將全書抄寫石印流行。1935 年羅福成又抄印了俄藏西夏文字書《音同》。1932 年《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四卷第三號作爲「西夏文專號」出版，介紹了一些俄藏西夏文獻的片斷，羅福萇、羅福成、王靜如、聶歷山、石濱純太郎等分別作了考釋。近十幾年來中國的西夏研究專家更加重視對俄藏西夏文獻的介紹和研究，主要著作有：1983 年史金波、白濱、黃振華的《文海研究》，將西夏文《文海》全部譯成漢文，並作了整理和研究；1985 年陳炳應的《西夏文物研究》，內中也介紹和研究了不少俄藏西夏文獻；1986 年李範文的《同音研究》，對西夏文《音同》作了研究；1988 年史金波的《西夏佛教史

略》，利用俄藏黑水城文獻、文物研究西夏佛教歷史，並重新整理了俄藏西夏文佛經目録；同年史金波、白濱、吳峰雲的《西夏文物》，其中刊布了俄藏黑水城文獻、文物六十多種圖片；1989 年黃振華、聶鴻音、史金波的《番漢合時掌中珠》，在中國第一次全部影印了原刻本，並作了索引；1993 年陳炳應的《西夏諺語——新集錦成對諺語》，將俄藏西夏文諺語《新集錦合辭》全部譯成漢文；1993 年史金波、黃振華、聶鴻音的《類林研究》，將西夏文《類林》譯成漢文，恢復了失傳已久的漢文本《類林》；1994 年史金波、聶鴻音、白濱的《西夏天盛律令》，將西夏文《天盛律令》全部譯成漢文；同年李範文的《宋代西北方音》，利用俄藏夏漢對音資料研究中國西北方音。

著名的日本西夏學專家西田龍雄也很重視俄藏黑水城文獻的整理和研究。1964 年、1966 年出版的《西夏語的研究》，依據俄藏西夏文文獻研究西夏文字、語音和文法，並編輯了西夏文小字典；1981—1983 年發表的《西夏語韻圖〈五音切韻〉的研究》，1988 年發表的《西夏語〈月月樂詩〉的研究》，分別對西夏文《五音切韻》和《月月樂詩》作了研究。

俄、中、日等國西夏學專家爲介紹、整理、翻譯和研究俄藏黑水城文獻付出了辛勤的勞動，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利用這些文獻中的珍貴史料，探尋遥遠的西夏王國的面貌，進而對西夏乃至中古時期的中國歷史進行深入研究，也即對黑水城文獻進行深層次的第二次開掘，是西夏研究的最終目的。由于俄藏黑水城文獻數量特別多，已經面世的祇占全部文獻的極少部分，絶大多數仍然默默地躺在聖彼得堡東方研究所特藏部的書櫃中，很多具有重要價值的典籍長期不爲世人所知。專家們因難以見到它們而深感遺憾。近十數年來，西夏學悄然升温，這批珍貴文獻以其獨特的文化魅力吸引着學術界同仁。然而，能親臨查閲文獻的學者畢竟不多，而且閲讀的時間也終究有限，因此，學術界希望有朝一日能將其全部出版，使專家們足不出户即能查閲、研究、利用。聶歷山生前曾擬定過刊布俄藏黑水城文獻的計劃，他甚至認爲：「刊布科兹洛夫所獲文獻，乃是具有頭等國際意義的科學事業。」⑬ 現在可以欣慰地告訴各位學術界的同仁，這個願望就要實現了。全部俄藏黑水城文獻的出版將會大大推進西夏學的發展，並將使漢學研究的某些領域因獲得新的資料而得到促進。

在兩次赴俄工作過程中，我們在原有的基礎上，對俄藏黑水城文獻又作了一次整理、著録和鑒定，有了新的收獲。如發現了過去未曾登録過的新文獻：重要韻書《文海寶韻》的寫本，書頁背面對正面每

字注釋形、義、音的刻本《音同》，以及藥方、告狀案等。對一些已經整理過的文獻，又找到了新的葉面，使之更趨完整，如《天盛律令》、《貞觀玉鏡統》、《類林》等都增添了新的內容。此外，還對文獻考究斟酌，匡正過去定名不確者，考定某些文獻成書年代等。同時還發現了多種西夏活字版書籍，這種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本有重要的科學和文物價值。這些成果都將在我們的出版物中反映出來。

目前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獻》這樣大規模的純學術性著作，是極爲不容易的事情。没有對文獻價值的充分認識，没有對學術發展的熱愛和支持的精神，没有豐富的編纂與出版經驗，是難以承擔這項重任的。上海古籍出版社是享譽海內外的專業古籍出版社，這次他們又當仁不讓，以很大的魄力擔負起《俄藏黑水城文獻》的出版工作，實在是功德無量。中方人員在聖彼得堡工作期間，得到了東方研究所所長彼得羅相（Ю.А.Петросян）的支持和關心。副所長克恰諾夫和研究員孟列夫、克平、丘古耶夫斯基（Л.И.Чугуевский）更是熱情合作，使這一難度很大的工作得以順利進行。該所特藏部的負責人和工作人員爲中方人員提取大量文獻，付出了辛勤的勞動。

《俄藏黑水城文獻》按漢文文獻、西夏文世俗文獻、西夏文佛教文獻和其他民族文字文獻分編出版。漢文文獻依俄藏編號順序編印。西夏文世俗文獻參考傳統分類方法按內容分類，依次爲語言文字類、歷史法律類、社會文學類和古籍譯文類。西夏文佛教文獻參照經、律、論三藏分類。

當我們把學術界翹首企盼的《俄藏黑水城文獻》奉獻給讀者的時候，正值西夏文字創製九百六十周年。西夏文字創製是西夏文化發展的里程碑，我們相信本書的出版將成爲西夏研究新的起點。

此次出版的《俄藏黑水城文獻》僅是科兹洛夫獲自黑水城古物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藏于聖彼得堡艾爾米塔什博物館的大批珍貴的繪畫、精美的雕塑和器物等，也是西夏文物的菁華。其中部分精品曾在歐、亞一些地區展覽，受到學術界和藝術界的青睞。我們希望這批文物也能像俄藏黑水城文獻一樣，盡快整理出書，公諸世上，使黑水城出土文物全部重見天日，則學者幸甚，國人幸甚。

最後應該特別提出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部及外事局、科研局對整理、編輯、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獻》十分重視，將此列爲中國社會科學院重點項目，組織領導，籌劃安排，並委派外事局楊建國同志作了富有成效的工作，使之得以順利進行。在本書出版之際，我們對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領導和有關部門表示衷心的感謝。

一九九五年三月一日于北京

注：①《北史》卷九六《党項傳》，中華書局校點本（以下正史同）。《隋書》卷八三《党項傳》。《舊唐書》卷一九八《党項羌傳》。《舊五代史》卷一三八《党項傳》。《宋史》卷四八五、四八六《夏國傳》（上、下）。《遼史》卷一一五《西夏外記》。《金史》卷一三四《西夏傳》。清吳廣成《西夏書事》，道光五年（1825）刊本。

②《元史》卷一《太祖紀》。

③清張澍《書西夏天佑民安碑後》，載《養素堂文集》。

④A. 威利《居庸關的古代佛教碑文》，1870 年。戴維利《西夏党項碑文》11 卷，巴黎，1898。

⑤《元史》卷六〇《地理志》。

⑥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阿拉善盟文物工作站《內蒙古黑水城考古發掘紀要》，載《文物》1987 年第 7 期。

⑦向達《斯坦因黑水獲古記略》，載《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4 卷 3 號（西夏文專號）。

⑧內蒙古文物工作隊《額濟納旗沙漠中古廟清理記》，載《內蒙古文物考古》1981 年創刊號。

⑨岳邦湖、陳炳應《我國發現的西夏文字字典〈音同〉殘篇的整理復原與考釋》，載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會編《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 年。

⑩李逸友編著《黑城出土文書》（漢文文書卷），科學出版社，1991 年。

⑪戈爾芭切娃、克恰諾夫《西夏文寫本和刊本》，蘇聯東方文學出版社，莫斯科，1963 年。

⑫孟列夫《黑水城文獻漢文部分敘録》，蘇聯科學出版社東方文學編輯部，莫斯科，1984 年。

⑬聶歷山《哈拉浩特西夏文獻出版計劃》，聖彼得堡東方研究所東方學檔案，轉引自戈爾芭切娃、克恰諾夫《西夏文寫本和刊本》導論。

Preface

The materials from the ruins of the Chinese city of Heishui, kept in the St. Petersburg Branch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are of great scholarly value because of their vast number and substantial content. In the year 1993, the Institute of Nationality Studies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the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reached an agreement with the Russian Institute to cooperate in compiling and publishing the entire Russian collec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at agreement, Chinese personnel went to Russia in 1993 and 1994, and worked together with specialists there on arrangement, registration and photographing. Now these cultural treasures, the focus of attention in academic circles, will be published in succession and will supply many important new resources for scholarly research. This is a significant event in the scholarly world and a magnificent accomplishment in the publishing world.

With more than 8000 numbered items, the Russian collection from Heishui (or Heishuicheng) is comprised of precious, rare and unique manuscripts and xylographs from the Song, Xia, Jin, and Yuan periods of China's middle ages, 700-900 years ago.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the collection is written in Xixia script; there is a considerable amount in Chinese and some in scripts of other nationalities.

Xixia was a feudal kingdom established in the northwest region of China in the early 11th century. Its capital was Xingqingfu (later renamed Zhongxingfu, i.e. present-day Yinchuan city in Ningxia), and its main nationality was Tangut Qiang. In the period of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the Tangut people were located mainly in the vast grasslands of southeastern Qinghai and northwestern Sichuan provinces. At the beginning of Tang, the Tangut leader Tuoba Chici, of the most

powerful Tuoba tribe, attached himself to the Tang dynasty and received the family name Li. After the middle of the Tang, most of the Tangut people had migrated successively to the region of eastern Gansu, Ningxia and northern Shaanxi. In the year 881 the Tangut leader Toba Sigong was granted the title of Dingnanjun Jiedushi and the authority to govern five prefectures, with the prefectural capital at Xiazhou (now Jingbian county, Shaanxi province), giving birth, in fact, to an independent local regime.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 the forces of the Xiazhou Tangut regime grew steadily. At the beginning of Song the regime submitted itself to the Song dynasty and was presented the family name Zhao. With the later developments under the outstanding Tangut leaders Li Jiqian and Li Deming, to the reign of Yuanhao, the son of Deming, the regime's strength expanded. In the year 1038 Yuanhao made himself the emperor and established a state named Daxia, i. e. the Xixia of later histories. The vast area under the country's jurisdiction consisted of Ningxia, Gansu and northern Shaanxi, western Inner Mongolia and eastern Qinghai. With ten emperors, the Xixia regime lasted 190 years, coexisting with Northern Song and Liao in the earlier stage, and with Southern Song and Jin tn the later stage, which resulted in a complex and delicate situation of a new "Three Kingdoms" in the middle ages of China. Despite its narrower territory and weaker forces of economy and military, in the inter-state disputes of that era, Xixia occupied a decisive position by regularly allying with a second country to resist the third one.[①]

The cultural undertakings of the Xixia dynasty were considerably developed. Before the state was established, native characters were created for recording the Tangut language, and were called *fanzi, fanwen* or *fanshu* at that time, and afterward Xixia characters. The Xixia attached importance to its nativ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also actively assimilated cultures from other nations, especially the cultures of the Han and Tibetan peoples. Xixia and Han characters were used concurrently in the country, as was the Tibetan script. The Xixia rulers not only advocated Confucianism by establishing schools in prefectures and counties, but also promoted Buddhism by completing the great work of translating the *Tripitaka* of thousands of volumes into the Tangut language. The Xixia culture of a unique native style is a brilliant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middle ages.

In the early 13th century, after suffering repeated attack by the powerful troops of the newly arisen Mongolian empire, and after the fall of the capital Zhongxingfu and slaughter of the last emperor Li Xian, Xixia was declared destroyed.② Taking revenge on the fierce resistance of the Tanguts, Mongolian troops brutally butchered, burned, and plunder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ir occupation, destroying a great quantity of Xixia literature and relics. When the Yuan dynasty compiled the dynastic histories *Liaoshi, Songshi* and *Jinshi,* Xixia was only briefly narrated in biographies attached to the three histories. Although a kingdom of nearly 200 years complete with its own decrees and regulations, many important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Xixia have not been preserved. This fact makes Xixia less known than Liao and Jin of the middle age kingdoms established by national minorities. During the Yuan and Ming, the force of Tangut ethnicity became weaker and it at last assimilated to others, while the Xixia characters were no longer used and became unrecognizable, a dead scrip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19th century the Chinese scholar Zhang Shu boldly excavated the protecting wall of a stele pavilion in the Qingying Temple of Wuwei, Gansu province, and discovered the famous stele in Xixia and Han characters of the Liangzhou Gantong Stūpa. This discovery was the prelude to acquisition of new Xixia materials.③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research on the portion in Xixia script of the six-script inscription at the gateway of Juyongguan Pass aroused attention in scholarly circles.④ The really significant discovery that led Xixia studies into the halls of science was the vast collection of literature and artifacts excavated by the expedition headed by Russian explorer P. K. Kozlov at the beginning of 20th century in the ruins of Heishui city of Xixia (near present-day Edzina Banner of Inner Mongolia, called Khara-khoto in the Mongolian language). The reappearance of literary materials and artifacts completely changed the situation in regard to the scarcity of Xixia materials. The acquisition of a collection simultaneously vast in quantity and plentiful in content is a rare occurrence, and it is the second-most important discovery of Sinological materials after the excavation of the treasure of precious documents from the Dunhuang cave. The material discovered at Heishui is the most important foundation on which Tangutology has been established and developed. From then on, the rich and varied historical culture of Xixia has been

shedding its veil of obscurity, and with a brand new bearing has advanced steadily and made itself known to the world.

The ruins of Heishui city lie in the desert wastes 25 kilometres to the southeast of Dalain Kob town, seat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Edzina Banner of the Inner Mongolian Autonomous Region. Flowing through the Badain Jaran Desert to irrigate the farmland and grassland, the Heishui River (anciently called Ruoshui) made the place an oasis suitable for agriculture and animal husbandry. The Xixia Kingdom established a military district, making it an important military town. Mongolian troops captured Heishui in 1226 and the Yuan Emperor Shizu (Qubilai) set up the route command (*Zongguanfu*) of Edzina Route there in 1286.[5] In the Tangut language, *edzi* means "river" while *na* means "black", in Chinese translation "Black River". The Yuan name Edzina, now Edzina Banner, is really a transliteration from Tangut, and is thus an important Chinese place name preserving the Tangut pronunciation. At the end of the 1340s, the Heishui river course, about ten kilometres from the Edzina city, was stopped up owing to warfare; the river flowed instead to the north and the oasis was gradually covered over by sand. The town's inhabitants declined in number because the basic conditions for living disappeared and finally the city became an uninhabited ruin. Although the natural condition of extreme aridity at Heishui imperils human life, heat and drought are the best conditions in which to preserve ancient documents and artifacts. The Heishui collection was luckily preserved in such special circumstances.

According to investigations conducted by the Inner Mongolian expedition in 1983-1984 at the ruins of Heishui city, now in the Gobi desert, there is a larger walled town and a smaller walled town. The smaller walled town is located at the northeastern corner of the larger walled town, its eastern and northern walls overlapping those of the larger walled town, while the western and southern walls were divided for use by the Yuan inhabitants into separate sectors. The Inner Mongolian expedition team maintains that the smaller walled town was the former Xixia city of Heishui, while the larger one resulted from Yuan expansion. The smaller city is roughly square, 238 metres long on each side; the base of its wall is 9.3 metres wide with rammed earth 8 centimetres thick. Its city gate is directly to the south with a small outer gate, battlements, towers and so on. The larger city is fairly well

preserved with walls 421 metres long from east to the west and 374 metres from south to the north, the base of which is 12.5 metres wide and the top about 4 metres wide; they are 10 metres high on average. There are two pairs of gates in the middle of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walls; beyond the gates there are defensive square outer gates. Outside the four city walls there are 19 battlements, 6 at the north, 5 at the south, 4 each at east and west. The wall is built of rammed earth and the rammed tiers are visible, 8-10 centimetres thick each. A group of stūpas stand at the northwestern corner of the city. Stūpa No. 1 is 11 metres high.[6] Standing high on the wall, the ancient stūpas lend grandeur to Heishui city's magnificent appearance. The ruins of streets, offices, temples, shops, and residences are preserved inside the city and the traces of roads, fields, and ridges are faintly visible outside it. No inhabitants live within 10 kilometres of this area and the place gives people a feeling of wildness, stillness and mystery. Paying a visit to the dead city, from the remains of these former inhabitants one can still imagine the numerous temples, daily sounds of bells and drums, heavy traffic, bustling markets on the streets, intersecting roads, crisscrossing canals, lush green seedlings, and sheep and camels dotting the plains in the outskirts.

A city of moving historical legends, Heishui instilled in the inhabitants of the region a deep esteem. Early in the 19th century Heishui drew the attention of foreign explorers. It was the Russian Mongol-Sichuan Expedition led by P. K. Kozlov in 1908 that first reached the mysterious place and was duly rewarded. The Xixia materials, still unreadable at that time, captured the attention of Russian scholars, and prompted Kozlov to go on searching in the Heishui ruins. In the year of 1909, the Kozlov expedition found vast quantities of written materials and artifacts in a stūpa to the west of the city, the equivalent of finding a library and museum from the middle ages. This treasure was sent immediately to St. Petersburg; the written materials were kept in the St. Petersburg Asiatic Museum, later the St. Petersburg Branch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while the artifacts and art objects were kept in the famous Hermitage (Winter Palace) Museum. The plentiful information discovered by the Russians in the ruins of Heishui aroused keen interest in explorers from other countries. Following in Kozlov's footsteps, the Englishman Sir Marc Aurel Stein went to Heishui in 1914 and obtained much material.[7] In the year

1927, the Sino-Swedish Northwestern Scientific Expedition headed by Sven Hedin and Xu Bingchang, Dean of Beijing University, went to investigate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Edzina River centered on Heishui city, where Huang Wenbi excavated a number of documents.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corrupt politics and the weak economy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f Qing Dynasty incurred imperialist aggressions. One after another, some foreign "expeditions" came to China at that time, and lots of Chinese precious relics were lost abroad in succession. The Chinese people could not get the grievous history out of their mind and academic colleagues even expressed deep regret over that matter, they hope that the national treasure will be soon reprinted and sent back to their motherland.

After 1949, Edzina Banner, where Heishui is located, was first placed und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Gansu Province and then the Inner Mongolian Autonomous Region. The Inner Mongolian Cultural Relics Preservation Team made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twice in the Heishui ruins in 1962 and 1963. On a longer investigation in the autumn of 1963, they found 25 clay sculptures and several documents dating to the Xixia.[8] In 1976 an expedition organized by Gansu Province made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in the Heishui ruins and its surrounding regions, and collected some documents at the ruins of Laogaosumu, about 20 kilometres from Heishui city. Other documents were found in Heishui in 1979.[9] In the same year the Xixia Investigation Group, organized by the Institute of Nationality Studies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went to visit Heishui for the first time. With the approval the National Cultural Relics office, in 1983 the Inner Mongolian Institute of Archaeological Studies and the Alashan Center of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jointly excavated the ruins of Heishui city. After two investigations, in 1983 and 1984, the whole city had been thoroughly reconnoitred, more than 11000 square metres of principal area were unearthed, more than 280 house foundations were excavated, and many artifacts and a number of documents in Xixia, Han and Mongolian scripts were found.[10]

A comprehensive survey all of the excavated Heishui materials shows that the Russian collection remains the most abundant; other collections are too inferior to

bear comparison in quantity, content, variety and academic value.

Russian scholars arranged and registered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on several occasions. A. I. Ivanov did the first work of arrangement and investigation. In the great mass of literature, he first found the Tangut-Chinese glossary *Fanhan heshi zhangzhongzhu,* identified the titles of some Buddhist *sūtras,* and compiled a dictionary of Xixia characters, a genuine initial achievement. At the end of the 1920s, A. A. Dragunov began to study these materials; from them he compiled a catalogue of 41 classifications of literature and published it in China, in the *Bulletin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 (Volume on Tangut Studies).* N. A. Nevskii, working in Japan at that time, received some materials from Ivanov and others, researched them, and published many studies. After he returned to Russia in 1929, Nevskii began his scientific and systematic arrangement and study of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becoming the first to receive instructions to compile a detailed inventory of Xixia documents. While working with the materials, he did a lot of arranging, excerpting and research. Through diligent industry and lofty erudition, Nevskii made a remarkable contribution to bringing order to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After that numbers of other scholars took part in the ordering work. Z. I. Gorbacheva's and E. I. Kychanov's *Tangutskie rukopisi i ksilografy,* published by the Oriental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of the Soviet Union in 1963, is a comparatively systematic and comprehensive catalogue of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Tangut literature based on work of their predecessors.[11] L. N. Men'shikov's *Opisanie Kitaiskoi chasti kollektsii iz Khara-khoto,* published in the Soviet Union by "Nauka" in 1984, is a detailed record of the Chinese literature.[12] For some years, E. I. Kychanov and K. B. Kepping have continued conscientiously to arrange and to write about Tangut literature, the largest portion of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The Russian scholars' spirit of perseverance and dismissing hardship calls forth in us profound admiration.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includes the scripts of many peoples: Tangut, Chinese, Tibetan, Mongolian, Uygur and so on, of which the Tangut literary materials are the most numerous, approximately 90%, and Chinese materials come next, with less than 10%, while those in other scripts are comparatively few in

number. These writings can be divided into Buddhist and Non-Buddhist literature, of which the Buddhist are the vast majority. According to content, the Tangut literature may be divided more or less in the following categories:

1. Language and script

In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there are many varieties of dictionaries, glossaries, and phonetic tables that record, describe, and explain the Tangut language, and lots of other materials for researching the language. For example, the famous Tangut-Chinese glossary *Fanhan heshi zhangzhongzhu,* the rhyme dictionary *Wenhai baoyun* (in short, *Wenhai*) that explains the structure, phonetics and meaning of Tangut characters, the Tangut dictionary *Yintong*, Tangut phonetic tables *Wuyin qieyun,* synonymy *Yitong,* Tangut glossary *Zuanyao* with explanations of transliterations from Chinese, Tangut materials with Tibetan phonetic transliterations and so on. Tangut is a dead language which can be studied only through the materials preserved. Being of great variety, plentiful content and high value, the materials on Tangut language in the Heishui collection equal the Chinese phonological works of the same period. These works reflect the standard of Tangut scholars in understanding and researching their native language, so they are undoubtedly very precious for our study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dead Tangut language. The Tangut language belongs to the Tibeto-Burman group of Sino-Tibetan languages. There are many languages in the Sino-Tibetan family, but only a few of them, such as Chinese and Tibetan, etc., preserve linguistic materials from the middle ages. The appearance of abundant materials in the Tangut language have opened up the way to a deeper study of Sino-Tibertan languages.

The cre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Tangut characters were epoch-making events in the history of Xixia culture. As the soul of Xixia culture, Tangut characters were used throughout a vast region and wide scope, spanning no fewer than 460 years from their creation to the dynasties Yuan and Ming. Tangut characters present complex structures; historical chronicles record that the characters"have complicated strokes, being as tortuous as the characters on seals and magic figures." Being a dead script, research on its writing structure became a difficult problem of philology. In the Russian collection, materials such as the dictionary *Wenhai* analyze the structure of Tangut characters, and can reveal the secrets of Tangut morphology. The composition

of Tangut characters assimilated Chinese methods of graphic formation as well as displayed ingenuity in creating particular structural methods and regularities. These documents are not just the foundation of studying Tangut characters; they are also a substantial element of Chinese palaeography.

2. History and laws

Historical data about Xixia known from the past were chiefly compiled in Chinese by historians, not the native works of Tanguts. Although they retain some value, the data were too sketchy to supply much detail. Historical data about the diplomacy between Xixia and Song, Liao, Jin were more numerous than those about the history of Xixia itself; materials about politics and military affairs were more numerous than those about economy and culture. Written by native Tanguts, the Xixia literature pertaining to history and law found in Heishui authentically reflect the historical and societal situation of Xixia not only in politics and the military, but also in economy and culture. Several Tangut documents, such as a title deed for the sale of land in the Tiansheng era, a certificate for a loan of grain in the Guangding era, a report from the commander of Heishui petitioning for a transfer, a report the Heishui deputy commander, and so on provide everyday examples which reflect the political, military and economic situation in Xixia times. The Tangut "table of official ranks and titles" is a precious document of great value recording in a unique form the Xixia official ranking system.

Xixia gradually acquired complete laws after the nation was established, but they are not recorded in Chinese historical data. The materials found in Heishui city include several Xixia codes, such as *Tiansheng gaijiu xinding lüling* ("Tiansheng Code"), its revised editions *Xinfa and Hainian xinfa,* the military code *Zhenguan yujing tong,* and so on. The most important and complete of these is the "Tiansheng Code," which is a Tangut xylograph with more than 1300 pages extant. This is yet another dynastic code of ancient China, published and promulgated after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Song Xingtong,* and it is the first code published in a national minority script. The "Tiansheng Code" consists of 19 extant volumes out of the 20 original; each volume consists of sections, each section of articles. There are 147 sections of more than 1400 articles in the entire code. It incorporates the essence of Tang and Song codes as well

as presents native characteristics both in form and content. In its structure, the distribution of provisions with clear outlines and a distinct arrangement closely resembles the structure of articles in modern legal codification; its systematization and regularization are unique for that time and may be termed a bold innovation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aw. As for the content, the code is unconventional and creative not only in carrying forward the well-knit and meticulous traditions of Tang and Song penal and procedural laws, but also in substantiating and enriching the administrative, civil, economic and military laws of *Tang lü and Song xingtong*. It may be judged a real code combining all others and supplying important information about the administration, economy,taxes, society and family system of Xixia which are lacking in Chinese historical data. Moreover, *Zhenguan yujing tong,* as an exclusively military compilation of Xixia, records in detail the stipulations, requirements,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for Xixia generals and soldiers in battle. It is a rare and singular military code from the middle ages of China.

3. Society and literature

In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there are several kinds of popular primers, such as *Sancai zazi* and the book titled *Xinji suijin zhizhangwen,* the latter resembling the Chinese *Qianziwen,* both of which record words and phrases concerning Xixia social life. Records such as those concerning ethnic family names, mainly Tangut and Chinese names, and the ethn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angut, Chinese, Tibetan, Uygur, and Qidan, are of great value in understanding and researching Tanguts as the principal nationality and Xixia as a complex ethnic community, and in understanding the positions and relations among various ethnic groups within Xixia.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contains 15 chapters , *Shengli yihai,* which in a special format comprehensively records the natural and social circumstances of Xixia through detailed explanations in entries arranged under factual categories. Although it is fragmentary now, the parts preserved still provide important rare material for research on Xixia society and on identifying how Tangut people understood nature, ethics, social institutions, human relations and so on.

Another Tangut book, titled *Xinji cixiaoji,* a selection of Chinese stories of affection and filial piety compiled and translated into Tangut, records many Tangut

kinship terms which are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 Chinese and show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ibeto-Burman nationalities. These sorts of materials help us to properly understand marriage and family in Xixia society and accurately to elucidate the information concerning kinship in other Tangut documents.

In addition, there are also prescriptions, calendars, divination manuals and so on, all important materials for studying the social history and folk culture of Xixia and the contempory dynasties of the central plains.

Very few Tangut literary works were preserved, formerly glimpsed only in fragments found in Chinese writings.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contains manuscript and blockprinted editions of compilations of Xixia poems, which preserve dozens of compositions reflecting the style and features of Tangut poetry. The Tangut anthology of proverbs *Xinji jinheci,* gathers together many diverse Tangut proverbs which, in a rich native style, show the social circumstances of Xixia and the folk ethics and morality of the Tangut nationality. The proverbs supply valuable resources for understanding antithesis, metaphor, extended meaning and prosody in Tangut literature. Attached to Tangut *sūtras* are many vows and prefaces written by Tanguts, which explain Buddhist theories, recount the processes of translating and printing the *sūtras*, and pray for a glorious future in finely matched rhythmical prose of unusual literary quality.

4. Translations of classics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besides Buddhist *sūtras*, has Tangut translations of many Chinese classics-*Lunyu, Mengzi, Xiaojing, Sunzi bingfa sanzhu, Liutao, Huangshigong sanlüe*, *Leilin, Shi'erguo;* the usefulness of these materials for the collation of ancient texts is self-evident. The Tangut *Xiaojing* in cursive manuscript, for example, was translated from the long lost edition with a commentary by Lü Huiqing of the Song dynasty, so the discovery of the Tangut *Xiaojing* has restored a lost classic. Another example is *Leilin,* an important private encyclopedia compiled by Yu Licheng of the Tang, in 10 volumes and 50 chapters, which had been long lost but is preserved in the Russian Heishui collection in the form of a Tangut xylograph. This important classic, lost for centuries, can be reconstructed through translating, rearranging, and supplementing the Tangut version. Some military works translated

from Chinese and unearthed at Heishui, reflect the considerations of Xixia rulers in their emphasis on military armaments and attention to the military arts. They also shed light on how Tanguts understood the Chinese military classics, and add new editions to Chinese books on the art of war.

As valuable resources for research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ngut and Chinese culture, Tangut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classics clarify the important position of Confucianism in Xixia, represent the ability and depth of Tangut absorp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nd testify to the great influence of Chinese culture on the Tanguts.

5. Buddhist texts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are Tangut *sūtras*, which include more than 400 texts, thousands of volumes in total. Advocating and propagating Buddhism domestically, on a large-scale, the Xixia dynasty obtained the *Tripitaka* from Song dynasty on several occasions. Over more than 50 years the Tanguts translated the *Tripitaka* into Tangut and expended vast amounts of human and material resources to build temples and print *sūtras*. Some of the Buddhist texts are translations from Chinese, for example, the *Mahāprajñāpāramitā-sūtra, Māharatnakūta-sūtra,* and *Buddhāvatamsaka-mahāvaipulya-sūtra;* some of them are translations from Tibetan, for example, *Mahāmāyurīvidyārājñī* and *Mahāmantrānudhārī-sūtra*. Some of them are compositions of Tanguts themselves, for example, *Yi jingangwang haimu yi jingping qinsong yigui* and *Zhongyoushen yaolun*. Many *sūtras* have variant manuscript transcriptions and xylographs which are of great value in researching and collating Buddhist texts. Great numbers of Buddhist texts translated from Tibetan are not only important materials for understanding Tibetan Buddhism in the 12th-13th centuries, but also reliable resources for researching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Xixia and Tibetan Buddhism. The prefaces, postscripts, vows and commentaries are of great historical value for understanding the popularization of Xixia Buddhism, the translation, transcription, printing and distributing of *sūtras,* and Buddhist institutions in Xixia. Two Xixia imperial preceptors mentioned in the comments of various Tangut *sūtras* are the earliest references to imperial preceptors and occupy an important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Buddhism. The Tangut *Tripitaka* pubished by Xixia is the first Buddhist canon printed in China in a national

minority script. Xixia also printed a *Tripitaka* in Chinese, which adds a new classification to the Chinese *Tripitaka*. These new discoveries add important information to the history of *sūtra*-printing in China.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supplies much solid data for understanding the circumstances of production of various editions - styles of writing, blockprinting, binding and paper making - from the Xixia to Song dynasties. The extant materials include manuscripts and xylographs in seal script, regular (clerical) script, running hand and cursive hand; some are extremely elegantly written, some wield the pen spontaneously, plainly and without restraint, conveying the particular charm of Tangut handwriting.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of Xixia was highly developed; some books clearly indicated that they were printed by thd Kezisi, a blockprinting agency set up by the government; some of them initiated with blockprinted plates in vast envirment and unique style; some of them were blockprinted by firms or private individuals. Many Tangut xylographs were cut skillfully and printed elegantly; some have preserved the names of the block cutters. There are also many different styles of editions of various sizes; the largest book is over a foot in length and the smallest is only an inch or more. The number of columns and lines on a page also does not conform to one pattern. Various binding styles occur-scroll, butterfly, and stitched. In addition, there is the long narrow (Brahmī) book style which originated in India and circulated throughout the Tibetan regions. Some have varied and colourful bindings and layouts. Seeing these books is like entering an exhibition of Xixia publications; we can imagine every style of edition that developed in the Chinese middle ages.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is the object of multiple research endeavors, and its value increasingly attracts the attention of the scholarly world, as evidenced by diverse publications year after year that introduce and study the materials unearthed at Heishui city. It requires the courage of an unwavering, longterm commitment, and a practical, scientific spirit to make the resolution to become familiar with and research the voluminous literatures and arcane scripts. Russian scholars have made the most important contribution in this respect. Their principal works are as follows: *A brief manual of the Si-hia characters with Tibetan transcriptions* by N. A. Nevskii (1926) researches Tangut phonetics by using Tangut

materials with Tibetan transcriptions in the Russian Collection. In 1960 *Tangutskaia fildogiia* was published posthumously, making available Nevskii's manuscript dictionary of Tangut characters according to the Russian Tangut collection and his research works. *Issledovaniia po fonetike tangutskogo iazyka* (1964) by M. V. sofronov and E. I. Kychanov,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s Tangut phonology for the first time, making use of the Russian Tangut materials. *Kitaiskaia klassika v tangutskom perevode* (1966) by V. S. Kolokolov and E. I. Kychanov, introduces and reproduces the Tangut translations of *Lunyu, Mengzi* and *Xiaojing* in the Russian collection. The 1969 publication of *More pis'men* by K. B. Kepping, V. S. Kolokolov, A. P. Terent'ev-Katanskii and E. I. Kychanov includes the Russian translations and facsimiles of *Wenhai. Vnov' sobrannye dragotsennye parnye izrecheniya* (1974) by E. I. Kychanov also includes Russian translations and facsimiles. In *Sun' Tszy v tangutskom perevode* (1979), *Les kategorii* (1983) and *Vnov' sobrannye zapisi o liubvi k mladshim i pochtenii k starshim* (1990), K. B. Kepping researches and presents the original texts. *In Knizhnoe delo v gosudarstve tangutov* (1981) A. P. Terent'ev-Katanskii used the Russian materials to investigate Xixia book editions. *Izmenennyi i zanovo utverzhdennyi kodeks deviza tsarstvovaniya nebesnoe protsvetanie* (1987—1989) is E. I. Kychanov's translation into Russian and publication of the "Tiansheng Code", an important document. *Tangutische und chinesische Quellen zur Militärgesetzgebung des 11 bis 13 Jahrhunderts* (1990) is E. I. Kychanov's and Herbert Frank's publication of the Tangut military code *Zhenguan yujing tong*.

Chinese scholars recognized long ago the value of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Early in 1913 Luo Zhenyu, who made Japan his home, was able to see one page of *Fanhan heshi zhangzhongzhu* from A. I. Ivanov and recognized the academic value of that book. The following year he borrowed nine pages of the book and lithographed it for dissemination; Luo Fucheng copied the whole book and lithographed it in 1924. In 1935 Luo Fucheng also copied and printed the Tangut dictionary *Yintong* from the Russian collection. In 1932, the *Bulletin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 (Volume on Tangut Studies)*, Vol 4., No. 3, was published, introducing some of the Tangut literature in the Russian collection, with collaborative studies by Luo Fuchang, Luo Fucheng, Wang Jingru, N. A. Nevsky and Ishihama

Juntaro. In the past dozen years, Chinese Tangutologists have payed more attention to introducing and researching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Tangut materials. Their principal works are as follows: *Wenhai Yanjiu* (1983) by Shi Jinbo, Bai Bin and Huang Zhenhua, collates and translates the entire Tangut *Wenhai* into Chinese, and presents some accompanying essays. Chen Bingying also introduced and researched several Tangut materials from the Russian collection in his *Xixia wenwu yanjiu* (1985). In 1986 Li Fanwen published his researches on the Tangut *Yintong* in *Tongyin yanjiu*. Shi Jinbo's *Xixia fojiao shilüe* (1988) presents his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Xixia Buddhism using the Russian Heishui materials and artifacts, and a revised catalogue of the Tangut *Tripitaka* based on the Russian materials. *Xixia wenwu* (1988) by Shi Jinbo, Bai Bin and Wu Fengyun presents more than 60 photographs of documents and artifacts from the Russian Heishui collection. In 1989 *Fanhan heshi zhangzhongzhu* was publish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China, with facsimiles of the original text and an index, supplied by Huang Zhenhua, Nie Hongyin and Shi Jinbo. *Xixia Yanyu - Xinji jin chengdui yanyu* (1993) by Chen Bingying translates into Chinese all the Tangut proverbs of the *Xinji jinheci* in the Russian collection. *Leilin yanjiu* (1993) by Shi Jinbo, Huang Zhenhua and Nie Hongyin, translates the Tangut *Leilin* into Chinese and restores the Chinese edition of *Leilin* lost long ago. *Xixia Tiansheng lüling* (1994) by Shi Jinbo, Nie Hongyin and Bai Bin in 1994 translates the Tangut "Tiansheng Code" into Chinese. Also in 1994, Li Fanwen published *Songdai xibei fangyin,* a study of the northwest Chinese dialect using Tangut-Chinese transliterations in the Russian collection.

Nishida Tatsuo, the famous Japanese Tangutologist, also attaches importance to the arrangement and research of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In 1964 and 1966 he issued his *Seikago no kenkyū*, an investigation into Tangut script, phonetics, and grammar, and a brief dictionary of Tangut characters, based on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His works *Seikago inzu "Goin setsuin" no kenkyū* (1981—1983) and *Seikago "Yueyuele shi" no kenkyū* (1988) research the Tangut *Wuyin qieyun* and *Yueyuele shi* respectively.

Tangutologists of Russia, China and Japan have devoted much hard and fruitful work to introducing, translating and researching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The ultimate aim of Tangut studies is to probe the face of the late Xixia kingdom through use of the precious historical resources in the collection, to study further Xixia and Chinese history of the middle ages, and to make yet another deep probe of the materials from Heishui city. The quantity of Heishui materials in the Russian collection is extremely large, and only a few have been published;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rest silently in the bookshelves of the Department of Manuscripts in the St. Petersburg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Specialists have deeply regretted not being able to see them. In recent decades Tangutology has flourished and this precious archive fascinates research colleagues with its unique cultural charm. Because only a few scholars have been able personally to examine the materials, and the time for reading has been limited, after all, scholars look forward to the day when they will be published in full for experts to consult, research and utilize without stepping out of the room. N. A. Nevskii once drew up a plan to publish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he even held that it was a scientific matter of prime international importance to publish the materials obtained by Kozlov.[13] Now we are gratified to inform every research colleague that this wish will soon come true. The publication of the entir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will enable further advances in Tangutology and promote some Sinological domains by the acquisition of new materials.

During two research trips to Russia, on the basis of our initial work we arranged, registered and identified works in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and achieved some new results. We found new materials never before catalogued, such as the important manuscript of rhyme dictionary *Wenhai baoyun*, a xylograph of *Yintong* with explanations of character form, phonetics and meaning one by one on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s, and prescriptions, law suits, and so on. We found new pages of some materials previously arranged and so made them more complete, such as *Tiansheng lüling, Zhenguan Yujing tong, Leilin* and so on. Through investigation and reappraisal of the materials, we corrected some incorrect titles and dates. Moreover, we found Tangut books printed by moveable type, which are of important scientific value as artifacts and as the earliest moveable type editions in the world. All of them will be refected in our publications.

At present, it is extremely difficult to publish such an extensive scholarly work as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This weighty task cannot be discharged without full Knowledge of the value of these materials, or without the spirit of love and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cholarly research, or without abundant experience in compilation and publication. As a publisher specializing in classical texts and enjoying high esteem at home and abroad, the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makes an immeasurable contribution by bravely shouldering the responsibility to publish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lals.* While working in St. Petersburg, the Chinese staff enjoyed the support and concern of Y. A. Petrosian, the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The warm cooperation of Professor E. I. Kychanov, L. N. Men'shikov, K. B. Kepping and L. I. Chuguevskii made the difficult task proceed successfully. The head and personnel in the Department of Manuscripts of the Institute worked hard on behalf of the Chinese staff in selecting materials.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is divided into the categories of Chinese texts, Tangut non-Buddhist texts, Tangut Buddhist texts and texts in other national minority languages. The Chinese materials are compiled according to the inventory numbers in the Russian collection. The Tangut non-Buddhist materials are classified by traditional categories, i.e. language and script, history and law, society and literature, translations of classics. The Tangut Buddhist materials are classified according to the classification of *sūtra, vinaya* and *śastra.*

The Russia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which the scholarly world has been eagerly awaiting, marks the 960th anniversary of the creation of the Tangut script [i.e., ca. 1035]. The creation of Tangut characters was a milestone in the development of Xixia culture, so we believe that this publication will be a new starting point for Tangut studies.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published at present includes only part of the antiquities that Kozlov found at Heishui city; another part, the flower of Tangut artifacts, consists of large quantities of rare drawings, beautiful sculptures and implements kept in the Hermitage Museum in St. Petersburg. Some of these treasures have been exhibited in Europe and Asia, and were well received in academic and art circles. We hope that these antiquities, like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will be arranged and brought to light as soon as possible, for the publication of all the antiquities unearthed in Heishui city will bring great happiness to scholars and to the people of China.

Lastly, it ought to be emphasized tha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its Foreign Affair Bureau and its Scientific Research Bureau devoted much attention to the work of compiling, arrangeing and publishing the *Heishuicheng Manuscripts Collected in Russia*, and approached it as a major project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y their favourable organization and preparatory, they created conditions for the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ject, and made Mr. Yang Jianguo of the Foreign Affair Bureau do a lot of remarkable work on assisting in the contact and arrangement. On the occasion of the publication of the book, we express our thanks to the related leaders and organizations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i Jinbo
March 1st, 1995, Beijing

Translated by Nie Hongyin
Revised by Ruth W. Dunnell

Notes

① "Dangxiang Chronicle", *Beishi* 90, Zhonghua Shuju punctuated edition (the same for all dynastic histories cited below); "Dangxiang Chronicle", *Suishu,* 83. "Dangxiang Qiang Chronicle", *Jiutangshu,* 198. "Dangxiang Chronicle", *Jiuwudaishi,* 138. "Xia state chronicle" (part 1, 2), *Songshi,* 485, 486. "Supplementary Chronicle of Xixia", *Liaoshi,* 115. "Chronicle of Xixia", *Jinshi,* 134. Wu Guangcheng (Qing), *Xixia shushi,* 1835 pub.

② "Biography of Taizu", *Yuanshi,* 1.

③ Zhang Shu (Qing), "Shu Xixia Tianyoumin'an bei hou", in *Yangsutang wenji.*

④ A. Wylie, "On an Ancient Buddhist Inscription at Keu-Yung-Kwan in North China". JRAS. 1870. G. Devéria, "L'écriture du royaume Si-hia ou Tangout", *Mémoires prés. par divers savants à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vol. XI, pt. 1 (Paris 1898).

⑤ "Treatise on Geography", *Yuanshi,* 60.

⑥ Neimenggu wenwu kaogu yanjiusuo & Alashanmeng wenwu gongzuozhan, "Neimenggu Heishuicheng Kaogu fajue jiyao", *Wenwu* 7, 1987.

⑦ Xiang Da, "Sitan'in Heishui huogu jilüe", *Guoli Beiping Tushuguan guankan* vol. 4, No. 3 (*Xixiawen zhuanhao*).

⑧ Neimenggu wenwu gongzuodui, "Ejinaqi shamozhong gumiao qingliji", *Neimenggu wenwu kaogu,* first issue, 1981.

⑨ Yue Banghu & Chen Bingying, "Woguo faxiande Xixia wenzi zidian 'Yintong' canpian e zhengli futuan yu kaoshi", *Zhongguo minzu guwenzi yanjiu,*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1984.

⑩ Li Yiyou, *Heicheng chutu wenshu (Hanwen wenshu juan),* Kexue chubanshe, 1991.

⑪ Z. I. Gorbacheva and E. I. Kychanov, *Tangutskie rukopisi i Ksilografy* (Tangut manuscripts and xylographs), Izdatel'stvo vostochnoy literatury, Moscow, 1963.

⑫ L. N. Men'shikov, *Opisanie Kitaiskoy chasti kollektsii iz Khara-khoto* (Description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Khara-khoto), NAUKA, Moscow, 1984.

⑬ N. A. Nevskii, "Proekt izdania pamiatnikov tangutskoi kul'tury iz Khara-khoto" ("Plan to publish the Tangut manuscripts from Khara-khoto"), Arkhiv vostokovedov Instiutan narodov Azii AN USSR, quoted from Z. I. Gorbacheva and E. I. Kychanov, *Tangutskie rukopisi i ksilografy.*

前言

李偉國

作爲中俄兩國三方學者合作的結晶，《俄藏黑水城文獻》經過多年的精心準備，現在終于呈現在全世界學人面前了。

克恰諾夫（Е.И.Кычанов）和史金波兩位主編的長篇序言，分別闡述了黑水城文獻的發現經過、學術價值和研究現狀，已足以給人啓迪；我的序言，擬對其中的漢文文獻作些簡單的介紹。

綿長、博大而又精深的中國古代文明，具有永久的魅力，吸引着全世界的學者。盡管中國文化遺存是如此豐富多采，人們仍不滿足，仍在不斷努力尋求新的發現。因爲衆所周知，由于戰爭、灾害等原因，被自然的或者社會的強力淹没乃至毀亡的中國古代文化遺産實在太多了。在廣袤的中國大地上，在久遠的歷史長河中，不知有多少凝聚于建築、器物和文獻中的豐富知識得而復失。所以每一宗有關中國古代文明的重大考古發現，都曾深深地震撼着學者的心靈，驅使他們找回曾經中斷的文化信息，從而對中國古代文明史以及世界文明史作出新的結論。就以上世紀末本世紀初來説，重要的考古文獻發現就有殷墟甲骨、敦煌吐魯番遺書和黑水城文獻三大宗，這無異于掘出了三個地下書庫，反映歷史的長遠、地域的遼闊，均爲其他同類發現所不能比擬。十五萬片甲骨卜辭的發現，把中國有文字記載的信史提前到三千年前的殷商時代；數萬件敦煌遺書重現了從兩晉到宋初傳抄時代卷軸裝書籍的多采多姿的風貌，提供了大量歷史、文學和藝術研究的新材料。這兩大發現已經吸引了無數學人，形成了專門的學術領域。黑水城文獻的發現，則展示了遼宋夏金元特别是西夏時期的文化資源，其數量之多，內容之廣，質量之高，均差可同敦煌文獻媲美。和敦煌文獻相似，黑水城文獻還具有濃鬱的地方風貌、宗教色彩和多民族

文字特色。決不能認爲黑水城文獻原屬西夏王朝的一個城市所有，其價值因此而有相應的局限性。一時代各民族各王朝間的文化是交流的、相通的，黑水城文獻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中華文化的發展水平。

在黑水城文獻中，有直接從漢文移譯的古代重要典籍，比如《論語》、《孟子》、《孝經》、《孫子兵法》等（其中有些宋人注本，漢文原書已佚），有西夏王朝和文人學者纂寫的法典、類書等，如《天盛律令》、《聖立義海》及自編的一批佛學著作等，這些無不與漢文化有關，而黑水城文獻中的漢文文獻，更表明了中華傳統文化的不可分割性。

據孟列夫（**Л.Н.Меньшиков**）1984年出版的《黑水城文獻漢文部分叙録》統計，俄藏黑水城文獻中漢文文獻共有四百八十八件，實際上這個數字還不是全部，尚有不少時代較早的零星寫本殘片（大部分是被用來裝裱或修補「新書」的）未計入。有若干件黑水城漢文遺書被弗魯格（**К.К.Фиуг**）編入了敦煌文獻序列，現已收入《俄藏敦煌文獻》問世。其中的一部分已經在孟列夫《叙録》中得到釐正，也有不少在出版《俄藏敦煌文獻》的編輯過程中得到了澄清，比如**Φ**211《大乘入藏録卷上》、**Φ**360版畫釋迦牟尼佛説法圖、**Φ**362A《師資相録儀》等。而**Φ**229V《景德傳燈録卷第十一》殘抄本，據北京大學榮新江研究，可與英國藏斯坦因從黑水城發現的另一個殘抄本KK.Ⅱ.0238（k）相互銜接。此次出版的文獻，亦有少數是孟列夫未及描述的，如《六十四卦圖》抄本即是其中頗有意思的一件。

這數百件文獻中，衹有《劉知遠諸宮調》等少數幾件曾經正式公布或整件披露，絶大多數均爲首次發表，現簡述其價值如次。

一　填補空白的獨特文獻

在黑水城漢文文獻中，有直接從宋金傳入西夏的基本書籍，亦有西夏刻印抄寫的書籍，還有不少宋、西夏官府、軍隊的檔案材料。黑水城漢文文獻中有一批獨特的文獻引人注目，將爲歷史學和文學史填補空白。

兩宋之交宋朝西北邊境軍事文書三十餘件，計109紙，涉及政和八年（1118）至建炎元年（1127）西北鄜延路、環慶路等地軍事部署、人員調動、軍糧供應、捕逃懲貪等等方面，對于研究北宋末的將兵制、軍俸、軍糧制度等等，有重要的價值。其中許多具體而微的記録，是史籍語焉不詳或者没有涉及的。文書的背面是西夏文辭典《文海雜類》的印本，可知當年經過宋金戰爭以後，夏金又發生戰爭，這

批文書爲西夏所獲。西夏缺少紙張，遂用以印書。此類刻本書頁內文書，前人已有記載，最爲出名的是宋龍舒本《王文公文集》（王安石文集的一個重要版本）的頁內文牘，近年已經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以珂羅版影印問世，即《宋人佚簡》。黑水城文獻中的這一大宗軍事文書，與《王文公文集》書內公牘，堪稱雙璧。

出土的社會文書雖然有零碎雜亂、不易辨識、不成系統等先天的缺陷，但它們畢竟是當時當地各種社會關係的局部的原始記録，比起歷經文人整理的史書記載更加貼近社會，接近真實，因而越益受到研究者的重視。除了上述宋朝西北邊境軍事文書外，黑水城漢文文獻中還有各色官私社會文書六十餘件，從年代上説，最早的是北宋端拱二年（989）智堅等四人往西天求取菩薩戒的誓記，最晚的是多件有北元宣光二年（1372）年款的毀房提控案牘，提調糧食公文等。屬于西夏遺物的有夏桓宗天慶年間裴松壽處典麥契、夏神宗光定十三年（1223）千户劉亭申報的處決注户狀。更多的則是有元時代內容紛繁的文書，如捕盜呈文及批覆，刑房令，亦集乃分省糧斛收支檢單，發放粟麥、出典土地、回貸之類的契約等等。盡管十四世紀四十年代末，戰爭使黑水河改道北流，黑水城未能逃脱被沙漠吞噬的結局，但從這些文書可知，在三十多年後的北元時，黑水城地方政權依然在有效地行使着職能，老百姓仍然在這塊土地上生活。黑水城最終成爲一座死城，這是當地人民的一場灾難，然而高温與乾燥的自然條件又使那裏産生與流傳的文獻、器物得以幸存。

諸宮調在金代是民間文學的大宗，也是中國文學史上的重要一環。著名的《董解元西廂記》被明人胡應麟贊爲「金人一代文獻盡此矣」。在出現如此成熟的作品之前，必曾有過許多同類型的作品奠基。黑水城文獻中的金刻本《劉知遠諸宮調》證實了這一論斷。這部文學作品的原件，已于本世紀二十年代由蘇聯交還中國，現藏北京圖書館。由于它早已爲人所知，現在已經成爲文學史家不可忽略的論題。

金刻本《新雕文酒清話》是一部有趣的宋人筆記，書目無載，而王灼的《碧鷄漫志》曾引述其文。王灼紹興中爲幕官，所著書已引《文酒清話》，則《文酒清話》當刻于北宋時期。黑水城發現的《文酒清話》雖爲殘本，但王灼所引唐封舜臣索《麥秀兩歧》曲事亦在其中，且較王灼引文爲詳。

抄本《六十四卦圖》未見別本著録。作爲術數類的占卜書，當然有助于了解彼時彼地特有的民俗。但是，如果從民間文學的角度去考察，也許其意義更爲重要。此卷扉頁録有關于五代史的民間唱詞：「創

業開基顯朱〔梁〕，定亂平妖復李唐。石晉異圖因姑嫂，劉漢逢義爲蕃王，郭周社稷成柴氏……」，唱至五代後周歸于柴氏。正文先列「頌曰」，然後爲釋義，其後爲「贊曰」，再後爲「歌曰」。在各卦圖的爻間，分別標志五行干支和妻財、官鬼、父母等相應關係；下注該卦出處，比如「觀卦」下標明「此卦是玄宗皇帝與葉静能看月宫，雖有好事必不達」。其他還有姜太公遇文王、孟姜送寒衣、漢高祖困滎陽、張騫尋河上源、唐三藏去西國取經、武則天稱帝、安史之亂等語。可以從一個側面了解當時的民間信仰，以及和「諸宫調」的流行互爲印證的筆記小説話本的題材、敦煌變文的題材，這些講唱文學從唐代疊經五代、宋而至西夏王朝，仍是家喻户曉，久盛不衰。

二　雕板印刷的寶貴史料

與敦煌文獻不同的是，黑水城文獻中刻本多于抄本。這是時代進化的結果。在中國古文獻傳播史上，傳抄時代綿延最久，敦煌文獻最大量地展示了傳抄時代中卷軸裝形式的風貌。唐五代宋初的敦煌文獻中，已有印刷品出現，而黑水城文獻從時代來説，恰與敦煌文獻相銜接，這一時代是刻印書籍成熟并被廣泛使用的時代。

在中國版刻史上，宋元刻本最受重視，與宋先後并存的遼金刻本，自與宋本等價，而西夏刻本，世所罕見。明末以來，藏書家即視宋元本爲瑰寶，藏書品位之高下，常以有無宋元本及藏有多少爲判。這種現象不能簡單地以好古佞古目之。因爲無論是從文物還是從文獻價值的角度而論，宋元刻本確實高出一籌。當今全國乃至海外，藏有中國古籍的圖書館極多，但藏有宋元本的圖書館不多，收藏有北宋刻本或者相當于北宋時期的遼、金、西夏刻本的則寥寥可數了。據孟列夫研判，在黑水城漢文遺書中，可以定爲北宋刻本的即有《吕觀文進莊子義》、《廣韻》、《曆書》及佛教文獻共十餘件，南宋刻本有四十餘件，金刻本有《孫真人千金方》、《新雕文酒清話》、《六壬課秘訣》等八件，西夏刻本一百餘件，元刻本十件，尚有五代刻本數件，其餘爲唐、宋、僞齊、西夏、元寫本文獻。

這批早期的印本圖書理所當然是研究中國雕板印刷史的首選資料。刊刻體制基本上是一紙一板，木板的尺幅大多很大。在許多叙述刊刻緣起并强調施印佛經功德的發願文、題記中，往往還能見到附録的刊本的書手和刻工的姓名。有的佛經長卷的紙張粘合處，也就是雕板板片的交界處，保留着卷軸本的最早的刻工姓氏。同樣，由于西夏雕板印書貫穿于從卷軸裝到方册（蝴蝶）裝的全部演變過程，又結合了

豐富多采的版畫創作，其體制、形式、書體等的多樣性，也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在裝幀方面，有卷軸裝、經摺裝、蝴蝶裝等。其中蝴蝶裝形式表現得最爲充分和完全。如一般有不包背的，俗稱蝴蝶裝，包背的稱包背蝴蝶裝；又包背而穿綫的，向無命名，可以名之爲包背穿綫裝。此種形式在敦煌遺書如俄藏《社司轉帖》中已開始出現，到了黑水城文獻中已被較多地采用。在西夏這一圖書從卷軸裝向方册裝、從抄寫向印刷轉化的特殊時期，其裝幀形式表現了多樣化的變異，故稱黑水城文獻爲中國中古書籍史的寶庫，絶不爲過。

黑水城漢文遺書中有《廣韻》殘本一種，刻本，存下平聲一先至四宵，九麻，十陽，上聲三十小至五十琰，去聲十三祭至五十八陷，共三十八頁，蝴蝶裝，卷心高15.5釐米，寬23釐米，中縫記刻工「李」、「秦」、「郎」，衹著姓。避宋諱至仁宗，而英宗父、英宗、神宗、徽宗、欽宗、高宗、孝宗之名諱皆不避。現在能見到的北宋刻本書籍大多頁面較大，行字疏朗，此本刻工精整，而頁面較小，行字頗密。宋仁宗時，陳彭年曾建議由朝廷印一些版面緊湊的常用書籍，以便寒士亦能購置，此本或與其事有關。試與存世之北宋、南宋及元明以後刻本相校，行款無相同者，異文頗多，而大略視現存各本爲勝。著名學者周祖謨曾作《廣韻校本》，詳校所見各本，後又在爲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的《鉅宋廣韻》所作長篇前言中補校《鉅宋廣韻》，可惜未能目睹黑水城所出《廣韻》，否則不知道他會如何興奮了。《廣韻》是一部在中國音韻學史上占有極高地位的重要典籍，舊時治國學，文字音韻訓詁是必不可少的基礎，而《廣韻》又同《説文解字》一樣，是必須爛熟于胸的教科書。黑水城出土北宋刻《廣韻》的披露，必將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關注。

呂惠卿是北宋王安石變法中的重要人物。變法派在王安石本人的倡導下，曾編撰許多經注，以爲變法張本。他們對于儒佛道三家的學術和義理不存門户之見，凡其可取之處，均比較公允地加以吸取。史載呂惠卿著有《莊子義》，「元豐七年，先表進《内篇》，其餘蓋續成之」（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卷九），又有《孝經傳》，或作《孝經義》。呂氏的解經之作，不僅在經學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也是研究北宋中期政治史，研究熙豐變法人物思想的重要資料。呂氏的《莊子義》，《四庫全書》未收，今存有金刻本，而黑水城文獻中又發現了更早的北宋刻本，題《呂觀文進莊子義》，令文獻學家深感興奮。順便提一句，呂氏的《孝經義》早已失傳，黑水城文獻中竟有其西夏文譯本出世，這簡直是奇迹。蓋呂氏

曾知延州，鎮鄜延，在西北邊地爲官多年，其著作在西夏頗有影響，因以流傳也。

三　刊本大藏的初期典範

在黑水城漢文文獻中，占大多數的是佛教文獻，有《阿含經》、《大般若波羅蜜多經》、《金剛經》、《妙法蓮華經》、《般若心經》、《瑜伽師地論》、《釋摩訶衍論》等重要佛教經論，其中以《華嚴經》卷四十《入不思議解脱境界普賢行願品》、《觀弥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等印行最廣。

刻本佛經肇始于唐五代，大規模有系統的刻印，則始于宋初的《開寶藏》。據《佛祖統紀》載，宋朝曾多次向外國和周邊并峙政權贈送大藏經。太宗雍熙元年（984）贈日本國一部，端拱元年（988）贈高麗國一部，真宗天禧三年（1019）贈東女真國一部，仁宗嘉祐三年（1058）贈西夏國一部。另據《宋會要輯稿》、《宋大詔令集》等記載，宋朝向西夏國回賜大藏經有六次，第一次爲仁宗天聖八年（1030），最後一次爲神宗熙寧五年（1072）。現特引熙寧間宋帝詔令一通，以見其詳情。《宋大詔令集》卷二三五《賜西夏國主乞贖大藏經詔》：

詔夏國主：省親「乞收贖釋典一大藏，并簽帙、複帕、前後新舊翻譯經文，惟覬宸慈，特降旨命，令有司點勘，無至脱漏卷目，所有印造裝成紙墨工直，并依例進馬七十疋，聊充資費，早賜近年宣給」事具悉。……所請贖經文，已指揮印經所，應有經本，并如法印造給賜。令保安軍移牒宥州，差人于界首交割，至可領也，所有馬七十疋，更不用進來。

西夏所得之宋刻大藏經，爲《開寶藏》無疑。《開寶藏》于太祖開寶四年（971）始雕于成都，太宗太平興國八年（983）板運開封，存印經院，曾經修訂補充，故夏國上表中特別提出要包括「前後新舊翻譯經文」。

《開寶藏》早已散佚，現存世者僅有十一卷（其中四卷在日本），黑水城文獻中未發現《開寶藏》原卷，説明西夏所得，必藏于其都興慶府。夏國求取漢文佛藏，不僅爲持修研讀，也是爲翻刻、翻譯、流通準備底本。黑水城文獻中的大量漢文佛典，多爲西夏自刻，其中大多又出于官刻。時代較早的有惠宗天賜禮盛國慶五年（1073，當北宋熙寧六年）陸文政施印的《心經》，大安十年（1083，當北宋元豐六年）大延壽寺刻的《華嚴經》等。仁宗天盛、乾祐間（當南宋孝宗時）所刻和桓宗天慶初（當南宋光宗、寧宗之際）羅皇后爲超度仁宗而施印者尤多。這些品種豐富、刻印精審的佛經，是中國現存早期刻

本藏經的遺珍，是漢文大藏經刊刻史上的重要環節。

黑水城文獻中的漢文佛教著作的來源尚不止于《開寶藏》。不少新譯佛經、密宗經典及中土佛教論著爲歷代大藏經所未收。唐末宋初，顯教經典的漢譯已大體完成，漢傳佛教的各個宗派的理論體系亦已相繼確立完善，此後漢譯活動主要集中在密宗典籍方面。其底本來源，既有梵文本，也有藏文本。有關這些經典的傳播過程，包括與梵文本、藏文本的源流關係，至今没有得到比較清晰的梳理。西夏王朝占領河西，控制回鶻、吐蕃，具備了党項、漢、回鶻、吐蕃等多民族的譯經人才與經驗，在前期統治的五十餘年中，成功地組織了三千五百餘卷漢文佛經的翻譯，時稱「番大藏經」。雖然這階段的翻譯底本主要出自《開寶藏》，但系統地將大藏經從漢文譯成少數民族文字，這畢竟是第一次。而且在西夏王朝後期，隨着藏傳佛教的流傳，翻譯藏文佛經的比重逐漸增大。黑水城文獻的漢文佛典與數量龐大的西夏文佛教文獻的陸續悉數刊布，必將有助于中土、西夏、吐蕃乃至西域佛教史綜合研究水平的提高，爲探討多年懸而未决的問題提供可信的資料。至于黑水城遺書中一些罕見流傳的雜藏類的「中國撰述」，比如禪宗的《長蘆了和尚劫外録》、淨土宗的《通理大師立志銘心性海解脱三制律》、《鎮陽洪濟禪院慈覺和尚勸化文》，還有身兼華嚴五祖和定慧禪師的宗密所注的《清涼心要》和《華嚴法界觀門》等等，既有宋刻本，也有西夏刻本，無論是西夏本土雕板，還是從中土傳入，都可以從中窺測西夏佛教理論依持的一般傾向，因而十分引人注目。

道家經典的匯録，發端于南朝宋時，陸修静廣收經戒、方藥、符圖等書，分爲三洞結集，此乃道藏的初基。此後即與佛家經典沉浮榮辱，彼消此長。黑水城文獻中有一件雕板印本《太上洞玄靈寶天尊説救苦經》，模仿《千佛名經》的形式，刻印了十大道家天尊圖像。寫本道教文獻在敦煌遺書中并不罕見，刻本道經始于五代，全藏刊刻則在宋崇寧政和年間，稱《萬壽道藏》。黑水城所出的這一文獻，或許就是傳世的最早刻本道家經典，或與同時代刊刻的宋《政和萬壽道藏》相關。另外，黑水城遺書中的金刻本《南華真經》、《孫真人千金方》、《六壬課秘訣》等，也爲我們了解道家著作在西夏的流傳，提供了一綫消息。

四　超越唐宋的版畫成就

西夏雕板書籍的版畫，在美術史上具有特殊的意義。目前我們所能見到的具備完整意義的版畫，當

首推唐咸通九年（868）王玠造《金剛經》卷首畫。到了五代宋初、雕板印書被廣泛應用，敦煌歸義軍曹氏、江南吳越王錢氏的大批版畫作品問世，表明早期版畫創作的成熟期已經到來。而時隔不久的西夏版畫，繪刻品位之高，留存數量之多，足以填補以往所有版畫史圖籍的空白，足以改寫中國版畫史的有關篇章。

西夏雕板印書事業的發展，造成了版畫藝術日益成熟的物質、技術和市場基礎，形成了蓬勃發展的良好契機。特別是西夏政權積極汲取中原的傳統文化，推動了邊遠和中原地區之間廣泛的文化交流。比如在黑水城文獻中保存了大量中原地區刊刻的圖書和版畫，就是一個明證。相比之下，中原地區因爲自然條件和戰亂等原因，民間藝術品包括版畫存世不多。在西夏時期，版畫由于是一種比較新穎的藝術樣式，由于發生和發展的地域條件的特殊性，由于揚棄了既有的書畫和石窟壁畫的傳統，使之處于多重文化涵義的交匯點上，也就更加凸現了其重要的地位。

黑水城版畫主要有兩種形式：一是單幅的招貼年畫，如《四美人圖》、《義勇武安王圖》等；二是書籍插圖，其中優秀者有《華嚴經》、《觀弥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法華經》、《轉女身經》、《清涼國師答皇帝問》等佛經卷首畫。

書籍版畫主要有卷軸裝卷首畫、經摺裝卷首畫和方册書扉頁畫三種，其中以卷軸裝卷首畫爲多。由于圖書從卷軸裝向經摺裝和方册裝的過渡，版畫創作常常帶有對卷軸傳統的承襲，又需要顧及對經摺和方册裝式的適應性。卷軸裝版畫在寬度上較少受到限制，常常占據一紙（約30—45釐米）甚至更多的寬度，更加適合展示諸如説法、變相的宏偉場面；同時，由于要考慮到改成經摺裝後使主像避開摺綫，就在客觀上對畫面提出了匀稱，均布和節奏的要求。

西夏版畫在構圖上是壁畫、幡畫的終結，又是書籍插圖版畫的先驅。早期版畫毫無疑義地應當是手工繪畫的延伸。特別是宗教版畫，當然就更多地繼承了其脱胎而來的那個藝術樣式的許多特徵。較有代表性的壁畫式構圖有如TK8《佛説轉女身經一卷》卷首畫。此畫全長59釐米，占三紙，分爲三個部分。第一紙榜題爲「教主釋迦牟尼佛」和「諸大菩薩衆」、「四部弟子衆」等；第二紙以「佛在耆闍崛山説經處」爲中心，榜題有「諸居士婦施佛瓔珞化成寶臺佛會之處」、「諸居士婦轉女成男出家之處」、「從母右脅忽然化生」等；第三紙有「東南方淨住世界無垢稱王佛」、「得聞此經信解歡喜」、「供養父母師長處」、「懷子在

身生得受大苦痛」、「女人爲他所使擣藥舂米若熬若磨」、「厭離女身供養佛菩薩處」等。二、三紙終了，左上角題「佛説轉女身經變相」。實際是爲此三紙全圖之總題。

非常明顯，這幅變相的滿版布局、通過分割的平面來展開故事的時間過程、采用榜題來説明對應佛經的情節等，都是從壁畫變相的形式轉換而來的。但在改變壁畫爲卷首版畫的時候，更多的已經不是簡單的沿襲，而是逐漸地找到了版畫的自身語言，表現爲獨立于壁畫和一般繪畫樣式的不同。

首先，把主題的空間性的（中央對稱）布局改變爲時間性的（流水過程）布局。這是由壁畫和版畫兩種不同的藝術形式所決定的。壁畫展開，常常是中軸綫對稱形式，這是由觀瞻者的視覺路綫決定的：進入石窟寺廟，先看中央，後看兩邊；但卷首畫却是從右至左展開，看畫有個時間過程。所以第一眼的視覺印象就應當相當于進入佛寺一開始時所看到的主尊形象；

其次，卷首版畫的展開過程同佛經「序分」、「正宗分」、「流通分」的「三部科分」的程序相一致。變相故事的發展，應當同信徒們耳熟能詳的押座文、講經文直至俗講的進程相一致。這既是版畫創作（包括變相）忠實于經典原意的表現，也是創作者對讀者長期形成的審美過程、審美心理的必要關照。《轉女身經變相》的三張紙幅，正好對應了佛經的「三部科分」的程式，當打開經卷的時候，整幅變相冉冉展開了這部佛經的背景、情節和功德結局的程序，完全遵循了讀畫者的心理期待。

黑水城文獻及其藝術品是在本世紀初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清朝處于風雨飄搖的年代裏流入沙皇俄國的。中國學人至今念及猶感刻骨銘心之痛。近百年來，滄海桑田，中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世界格局也有了重大的改變。如今，當中俄雙方的學者、出版家友好平等地坐在一起研討，對全面刊布這批在聖彼得堡東方研究分所特藏部珍藏了近一個世紀的寶貴文獻的意義取得共識，并爲實現這一共同目標而貢獻各自的智慧與力量時，雙方的感慨是很多的。《俄藏黑水城文獻》的出版使這批珍品雖然身留異域，但魂歸中土，而且化身千百展現于世，爲海內外學術界所共有，其意義的巨大是不言而喻的。

黑水城文獻的影響目前暫不如敦煌文獻，其研究程度也遠不如敦煌文獻那麼深入。這是因爲，敦煌文獻以漢文爲主，對于大多數研究者來説比較容易入手；而黑水城文獻以西夏文爲主，盡管經過幾代學者的努力，西夏文這種本已消亡的歷史文字已經被基本解讀，但畢竟能熟練掌握西夏文的學者至今爲止

還是不多；另外，黑水城文獻原件的刊布滯後于敦煌文獻，也是原因之一。

《俄藏黑水城文獻》擬分爲「漢文部分」、「西夏文世俗部分」、「西夏文佛教部分」三大板塊出版。漢文部分共分六大册，作爲獨立的一大部分，將在第六册中附收文獻叙録、年表、分類目録和索引。爲了保持黑水城文獻的完整性，對于已經收入《俄藏敦煌文獻》的、已經確認的少量黑水城文獻也將重新編入本書。關于西夏文的世俗和宗教文獻，史金波主編的前言已經作了全面介紹，同時在各部分的各卷卷首，也都將分別提要説明。

可以預期，隨着此次俄藏黑水城文獻的全部發表，一定會有越來越多的學者掌握西夏文，親自從這一原始文獻的寶庫獲取第一手資料。對黑水城文獻的研究也一定會像敦煌學一樣，成爲漢學領域的顯學之一。

一九九五年八月二十日于上海

Preface

As the fruit of joint labor by three organizations in China and Russia, the *Heishuicheng (Khara-khoto) Manuscripts Collected in Russia* is at last presented to the scholarly world after a long and painstaking preparatory stage.

The excavation process, academic value and research history of the Khara-khoto collection have been described in the lengthy prefaces by E. I. Kychanov and Shi Jinbo. My preface will present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collection.

The old Chinese civilization of long standing is both extensive and profound; its perennial attractions appeal to scholars all over the world. Although the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is both rich and varied, people are still not content with it, but always seeking new discoveries. As is well-known, through wars and disasters, much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was buried or destroyed under the power of nature and society. Throughout the vast expanse and long history of China, an unknown quantity of the knowledge preserved in buildings, utensils and literature was lost, so every important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about old Chinese civilization has made a great impact on scholars and prompted them to retrieve lost cultural information so as to draw some new conclusions about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China and the world. Take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for example, which brought the significant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of the inscriptions on bones and tortoise shells of Yinxu, of the extant documents at Dunhuang and Turfan, and of the literature at Khara-khoto. These three discoveries are tantamount to the excavation of three underground libraries; their extensive coverage of a long period and a vast region, and their rich contents make them incomparable with other similar findings.

The excavation of 150 thousand pieces of bone and shell inscriptions advances the accurate record of Chinese history to the Yin Shang period of three thousand years ago. In the thousands of extant documents from Dunhuang appear a rich array of manuscript scrolls from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Jin up to the early Song dynasty, providing lots of new 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f history, literature and art. These two great excavations have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a great many scholars and define new fields of academic expertise. The excavation of Khara-khoto materials displays the cultural resources of the Liao, Song, Xia, Jin, Yuan, and especially Xixia. Its great quantity, rich contents and high quality almost rivals the Dunhuang materials. Just like those from Dunhuang, the Khara-khoto materials strongly reveal the flavour of local life and religion, as well as being polylingual. One should not imagine that the Khara-khoto materials belonged to only one city in the Xixia kingdom, which might limit the relevance of their value. The civilization of every nationality and kingdom at a given time is mutually interacting; the Khara-khoto materials then also shed light the developing level of Chinese culture.

The Khara-khoto literature includes such ancient classics translated from Chinese as *Lunyu, Mengzi, Xiaojing, Sunzi* (some of them are from lost commentaries by Song scholars), codes and anthologies written by Xixia officials and scholars, such as *Tiansheng Codes, Shengli Yihai,* as well as some Buddhist works, all of them cognate to Han culture. The literature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from Khara-khoto represents especially the continu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ivilization.

According to L. N. Men'shikov in his *Opisanie kitayskoy chasti kollektsii iz Khara-khoto* in 1984, there were 488 texts in Chinese in the Russian collection from Khara-khoto, but this sum does not include some fragments from earlier times (most of them used to mount or mend later books). Some Chinese documents form Khara-khoto, entered by K. K. Flug into the ranks of Dunhuang materials, are now included in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 Collected in Russia.* Some of these were acknowledged in *Opisanie* by Men'shikov, and some of them were clarified in the process of editing and publishing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 Collected in Russia,* such as *Dacheng ruzanglu uanshang* (Φ221), illustrations of *Shijiamuni shuofa tu* (Φ360) and *Shizi xiangluyi* (Φ362A). The manuscript fragment of Φ229V (the 11th chapter of *Jingde chuandenglu*),

as pointed out by Rong Xinjiang of Beijing University, can be connected with another fragment KK.II.0238(k) in the Stein's collection from Khara-khoto in London. A few materials published here are not described by Men'shikov, such as an interesting manuscript of *Liushisigua tu* (Diagram of the Sixty-four Hexagrams).

In the hundreds of materials, only a few, for example the *Liuzhiyuan zhugongdiao*, have been published in full; most of them are published here for the first time. Their value will be briefly recounted below.

I. A Unique Literature that Fills in the Gaps

In the Chinese materials from Khara-khoto, there are basic works passed directly to Xixia from Song and Jin, books block-printed or transcribed in Xixia, and a number of files and records made by Xixia and Song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military leaders. Worthy of note is the unique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Khara-khoto that supplies new materials to the fields of historiography and history of literature.

Thirty odd military documents of the northwest border area from the time Northern and Southern Song dynasty, 109 pieces of paper in total, concerning the military deployment, troop movement, provisioning, pursuit and punishment etc. of Fuyanlu and Huanqinglu in the northwest area from 1118 to 1127, are of great value for studying the institution of garrisons, payment and supply at the end of the North Song. They contain detailed records that were rarely described or even lost in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On the reverse side of these documents in the block-printed Tangut dictionary *Wenhai zalei,* which shows that there was a war between Xia and Jin after that between Song and Jin, and these documents were obtained by Xixia and used to print books because Xixia was deficient in paper. Documents preserved within the sheets of block-printed books, as recorded by our predecessors, the best-known are the documents within leaves of the *Wangwengong wenji* in the Longshu edition in Song times (an important edition of Wang Anshi's collected works), which were printed in collotype by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i.e. the *Songren yijian.* The great quantity of military documents from Khara-khoto ought to be of the same value as those in *Wangwengong wenji.*

Although the excavated social documents suffer the defects of being scattered, disorderly, incomplete, and difficult to read, they are after all part of the original

record of the social relations at that time; they are closer to the society and reality that the other historical records compiled by scholars, so students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m. Besides the military documents of the Song northwest border area, there are sixty odd various official and private social documents, of which the earliest is the pledge by Zhijian and three other friends to seek Buddhisattva precepts in India, dated to 989 (Song, Duangong 2nd year). The latest ones, dated 1372 (2nd year of Xuanguang of the Northern Yuan), are some files of interrogation concerning the destruction of houses and documents about the allocation of foods. Among Xixia documents, there are contracts for borrowing wheat by Pei Songshou in the Tianqing years of Xia emperor Huanzong, and a report of the sentencing of some subordinates by the *qianhu* (chiliarch) Zhao Ting in 1223. Even more numerous are the various Yuan dynasty documents, such as reports and replies regarding the capture of bandits, decrees of sentencing to punishment, grain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bills of Edzina province, contracts for extending wheat, pawning cultivated lands, borrowing money, etc.. Although the fighting at the end of 1340s made Edzina River changed its course to the north, Khara-khoto did not escape the fate of being engulfed by the desert at last. But it is known from documents that the local government of Khara-khoto, during the North Yuan thirty years later, still effectively exercised its authority, and people still lived there. That Khara-khoto finally became a dead city was a disaster for the local inhabitants, but the natural condition of heat and aridity preserved the literature and utensils the originated and circulated therein.

The "Zhugongdiao" is the principal element in Jin folklore and an important link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e famous *Dongjieyuan xixiangji* was praised by Hu Yinglin of the Ming to the effect that "the whole literature of the Jin dynasty is comprehended therein". Before the appearance of such a mature work, there must have been many earlier works in the same style. This conclusion is confirmed by the *Liuzhiyuan zhugongdiao* in a Jin edition found among the Khara-khoto materials, the original of which was returned to China in the 1920s and is now kept in the Beijing Library. Because it was known earlier on, it has become an essential point of discussion for historians of literature.

The Jin xylograph *Xindiao wenjiu qinghua* is an interesting Song sketch-book not

described in any bibliographies but quoted by Wang Zhuo in his *Biji manzhi*. Once a subordinate in a prefect's office in the era Shaoxing (1131-1163), the fact that Wang Zhuo quoted *Wenjiu qinghua* in his work, means that the *Wenjiu qinghua* was probably printed during the Northern Song. Although the *Wenjiu qinghua* found in Khara-khoto is only a fragment, it includes the Tang story of "Maixiu liangqi" quoted by Wang Zhuo and is more detailed than Wang's version.

The manuscript *Liushisigua tu* (Diagram of the Sixty-four Hexagrams) is not found in other bibliographies. As a divination text, it certainly helps us to understand the unique folkways of that time and place. It may have greater significance, however, if investigated from a popular literary point of view. A folk song reciting Five Dynasties' history is written on the title page, explaining that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Five Dynasties, through the Liang, Tang, Jin, Han, and Zhou, the text were ordered in *song* (eulogies), followed by commentaries, then *zan* (praises) and *ge* (songs). In every divinatory symbol are indicated the relations of Wuxing (Five Elements), Ganzhi (Heavenly Stems and Earthly Branches), wives, material goods, officials, ghosts, fathers and mothers etc., references to the position of the said symbol are given below. For example, it is indicated under the symbol *guan* that that symbol means the "Tang emperor Xuanzong enjoyed the sight of the moon and nothing would be gained though there might be something good". Besides, there are also stories about Jiang Taigong (Ziya) meeting Wenwang (Zhou dynasty), Meng Jiang sending the cotton-padded clothes, Gaozu (Han dynasty) being surrounded in Xingyang, Zhang Qian searching for the source of the Yellow River, Xuanzang (Tang dynasty) seeking the Tripitaka in India, Wu Zetian ascending the throne, the armed rebellion led by An Lushan and Shi Siming, etc., from which one can learn the popular beliefs of those time and the themes of literary sketches, storytexts and Dunhuang transformation tales which circulated along with "Zhugongdiao". These literary recordings were well-known and flourishing throughout the late Tang, Five Dynasties, Song and Xixia eras.

II. Precious Materials of Block-printing

Distinct from the Dunhuang materials, the block-printed books from Khara-khoto are more numerous than manuscripts, a result of the progress of the times. Throughout the history of the propag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e period of hand copying of

texts lasted the longest. The Dunhuang literature represents, in their greatest quantity, the various scroll and book binding styles of that time. Printed texts appear in Dunhuang materials of the late Tang, Five Dynasties and the early Song. The dates of Khara-khoto materials overlap with those from Dunhuang; this is the time when block-printing became a mature and widely-used techniqu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rinting, the block-printed edition of Song and Yuan dynasty receive the greatest attention; the contemporary Liao and Jin printings are certainly of the same value as those of Song, but the printings of Xixia are seldom mentioned. From the end of Ming dynasty, bibliographers have noticed the Song and Yuan printings as gems, and the ranking of a library has been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the number of its Song and Yuan editions. This phenomenon cannot simply be seen only as lavishing praise on antiques, because the value of Song and Yuan editions proved to be higher than others in both material and literary terms. Today in China and overseas, a great many libraries collect ancient Chinese books, but only a small number of them possess Song and Yuan editions, even fewer are those with Song editions, and fewer still are those possessing Northern Song, Liao, Jin or Xixia xylographs. As Men'shikov shows, in the Khara-khoto literature there are more than ten Northern Song xylographs, such as *Lüguanwen jin zhuangziyi, Guangyun, Lishu* and some Buddhist texts; more than forty Southern Song xylographs; eight Jin xylographs, such as *Sunzhenren qianjinfang, Xindiao wenjiu qinghua, Liurenke mijue*; over one hundred Xixia xylographs; ten Yuan xylographs, and also a few printings of the Five Dynasties; the rest being the manuscripts of Tang, Song, the Jin puppet state of Qi, Xixia, and Yuan times.

These ancient block-printed books are naturally the most important material for studying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rinting. The specifications of cutting blocks are basically one block for one piece of paper, and the size of the blocks is mostly large. In many postscripts describing the process of printing and distributing the *sūtras*, sometimes one can find the name of copiers and block cutters. Where sheets were glued together in some Buddhist scrolls, i.e. at the joints of blocks, are preserved the earliest names of block cutters. It is also noteworthy that the Xixia block-printings go through the whole evolutionary process from scroll form to the square butterfly

binding, and combine with various block-printed illustrations, thus their specifications, styles and handwritings are diversified.

Binding forms include the scroll, accordion, and butterfly styles, in which the butterfly binding emerges us the most comprehensive. For example, there are common butterfly styles without binding up the spine, other styles with binding up the spine, and butterfly styles with spine binding and stitching. This style appears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Shesi zhuantie* in the Russian collection from Dunhuang, and is widely used in Khara-khoto literature. In Xixia, as books evolved from the scroll to the square form, from manuscript to xylograph, the specifications of binding show the various divergences, so it is not an exaggeration to extol the Khara-khoto literature as a treasure in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books.

In the Chinese books from Khara-khoto, there are fragments of *Guangyun,* block-printed, preserved from the first rhyme *xian* to the fourth *xiao*, ninth *ma*, tenth *yang* of the second part of the even tone, from the thirtieth *xiao* to the fiftieth *yan* of the rising tone, from the thirteenth *ji* to the fifty-eighth *xian* of the departing tone. It is 38 pages in all, bound in butterfly, 15.5 × 23cm for the text, and the surname of cutters, Li, Qin, Lang, are recorded at the middle seam of the block. There was a taboo on using the name of Northern Song emperors up to Renzong, but the names of Yingzong and his father, Shenzong, Huizong, Qinzong, Gaozong and Xiaozong were not tabooed. Most of the block-printed books of the Northern Song now extant are comparatively large in page size and sparse in columns, but this edition is well printed, and has comparatively small pages and denser columns. In the time of Renzong (Song dynasty), Chen Pengnian suggested that the court print some widely used books with small blocks that the poor scholars could afford. Maybe this edition has a bearing on that. Compared with editions of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Song, and the Yuan, Ming and later times, this edition is not the same as others in form and content, but is roughly superior to present-day editions. The famous scholar Zhou Zumo worked out a critical edition of *Guangyun* by carefully collating all the editions he saw, later he also made some additions to *Jusong guangyun* in his long preface to that book published by the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It is a pity that he did not see this *Guangyun* edition of Khara-khoto, for his delight could not be imagined. *Guangyun* is

an important text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onology. In the past, paleography, phonology and semantics were the principal basis for classical studies, and *Guangyun,* as the *Shuowen jiezi,* were textbooks that had to be learnt by heart. The Khara-khoto publication of the Northern Song edition of *Guangyun* will draw the close attention of all academic fields.

Lü Huiqing was an important figure in the political reform led by Wang Anshi of the Northern Song. Led by Wang himself, the reform school compiled lots of textual commentaries to propagate their ideas of political reform. They had no sectarian biased in the scholarship and ideas of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Daoism, and were ust and fair in assimilating their useful points. Historical records note that Lü Huiqing wrote a *Zhuangziyi,* "in the 7th year of Yuanfeng, he first offered up the *Inner chapters,* the others were evidently continuations" (Chen Zhensun, *Zhizhai shulu ieti,* vol. 9), he also wrote *Xiaojingzhuan* or *Xiaojingyi.* Lü's commentaries to the classics not only took their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Confucian studies, but also proved to be important materials for studies of the history of politics in the Mid-Northern Song, and the ideas of political reformers in the Xining and Yuanfeng years. Lü's *Zhuangziyi* was not collected in *Siku quanshu*, and today only a Jin edition survives. However, an earlier edition of the Northern Song is found in the Khara-khoto literature, titled *Lüguanwen jin zhuangziyi,* which is of great interest to scholars. It bears noting that Lü's *Xiaojingyi* had been long lost, so it is marvelous that a Tangut version of it was found in the Khara-khoto literature. Perhaps because Lü was the magistrate of Yanzhou and Fuyan, occupying official positions in the northwest for years, his work influenced and spread to Xixia.

III. An Early Model of Block-printed Tripitaka

The vast majority of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Khara-khoto is Buddhist, including the important *sūtras* and *śastras, Dīrghāgama-sūtra, Mahāprajñāpāramitā-sūtra, Vajracchedicā-prajñāpāramitā-sūtra, Saddharma-puṇḍarīka-sūtra, Mahāprajñāpāramitā-hṛdaya-sūtra, Yujia shidi lun, Shimoheyan lun* etc.. Among them the most popular works are the 40th chapter, the *Gaṇḍavyūha*, of the *Avataṁsaka-sūtra,* and the *Guan milepusa shangsheng doushuaitian jing.*

Block-printed *sūtras* appeared at th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but the systematic

printing on a large-scale began with the *Kaibao tripitaka* at the beginning of Song. *Fozu tongji* records that the Song kingdom repeatedly gave the *Tripitaka* to other countries and neighbour regimes; the *Tripitakas* were present to Japan, Korea, East Jurchen and Xixia in the years of 984, 988, 1019 and 1058 respectively. According to *Song huiyao jigao* and *Song dazhaoling ji,* the Song kingdom gave Xixia six *Tripitakas,* the first in 1030 and the last in 1072. I now quote an edict from Xining years (1068 - 1077) by the Song emperor (*Song dazhaoling ji,* vol. 235):

> Edict to the Xia lord: I learn from your memorial that "I beg you to send me a whole *Tripitaka* with bindings, bookmarks slipcases and *sūtras* translated in the past and present. I hope Your Majesty will issue your decree with kindness, and order the department to check and sort out the volumes without omission. As for the whole outlay for printing, binding, paper and ink, I pay tribute to you seventy horses as usual ... As for *sūtras* you have asked to buy, I have already ordered the Department of Sūtra Printing to print all the *sūtras* for you, the garrison Bao'anjun to pass its official document to Youzhou and send someone to deliver them at the boundary. You can get the *sūtras* there and need not pay the tribute of horses.

The Song edition of the *Tripitaka* sent to Xixia is undoubtedly the *Kaibao tripitaka,* the blocks of which were cut in Chengdu in 971, then sent to Kaifeng in 983 and kept at the Department of Sūtra Printing. The *Tripitaka* was revised and expanded, so Xixia remarked in the memorial that it should include "*sūtras* translated in the past and present".

The *Kaibao tripitaka* has long been lost, at present there remain only eleven volumes (four of them kept in Japan). That there are no originals of the *Kaibao tripitaka* in Khara-khoto indicates that they must have been kept in the Xia capital Zhongxingfu. Xixia sought the Chinese *Tripitaka* was not only for Buddhist practice and studies, but also as a basis for reprinting, translating and disseminating. The vast number of Buddhist works is mostly block-printed by Xixia itself, and many of them were printed by the government. The comparatively earliest ones are the *Hṛdaya sūtra,* printed by Lu Wenzheng in 1073, and the *Avataṁsaka*, cut at the Dayanshou Temple in 1083. The most popular *sūtras* were printed by Renzong in the years of Tiansheng

(1149-1169) and Qianyou (1170-1193) and by Empress Luo in the beginning of Tianqing (1194-1206) of Huanzong's reign for expiating the sins of Renzong. These various excellently printed *sūtras* are the heritage of the earliest printed *Tripitaka* preserved today, and an important link in the history of the block-printing of the Chinese *Tripitaka*.

Chinese Buddhist works from Khara-khoto literature did not only originate from the *Kaibao tripitaka;* there are many newly translated *sūtras*, Tantric texts and Buddhist works by Chinese not included in *Tripitakas* of past dynasties. At the end of Tang and the beginning of Song, the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texts was nearly completed, the theoretical systems of each Chinese Buddhist School were perfectly established. After that the work of Buddhist translation concentrated mainly on Tantric texts, the originals being either in Sanskrit or Tibetan. The process of spreading these texts, including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Chinese, Sanskrit and Tibetan editions, has not been clearly described. Controlling Uigurs and Tibetans in Hexi, the Xixia regime possessed the qualified translation personnel and experiences of Tanguts, Chinese, Uigurs and Tibetans, and successfully organized the translation work of more than 3500 volumes of Chinese *sūtras* (then called the Tangut *Tripitaka*) in the first 50 years of its rule. The originals for translation in this period came mainly from the *Kaibao tripitaka*, but it was the first systematic translation of the *Tripitaka* from Chinese into a non-Chinese language. In the later Xixia period, along with the spread of Tibetan Buddhism, the number of translation from Tibetan *sūtras* into Tangut gradually increased. The publication of the Chinese and numerous Tangut Buddhist texts from Khara-khoto will surely contribute to raising the level of comprehensive studies of the history Buddhism in China, Xixia, Tibet and Central Asia, and supply certain materials for investigating long-standing problems. As for some rare Chinese Buddhist works among the Khara-khoto materials, such as the *Changluliao heshang jiewai lu* of the Chan School, the *Tonglidashi lizhi mingxin xinghai jietuo sanzhi lü, Zhenyang hongjichanyuan cijue heshang quanhua wen* of the Pure Land School, and *Qingliang xinyao* and *Huayan fajie guanmen* annotated by Zongmi who was both the fifth patriarch of the *Avatamsaka* School and Dinghui Chan master. The block-printed edition are from Song and from Xixia; it is noteworthy that the general tendencies of

the Buddhist theories in Xixia can be seen from either local printings or texts from the central plain.

The compilation of the Daoist texts began with Lu Xiujing's collection of scripture, prescriptions and incantations in *san dong* (Three Caverns) during the Song era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After that time Daoist texts rose and declined with those of Buddhism. A block-printed book in the Khara-khoto collection, *Taishang dongxuan lingbao tianzun shuo jiuku jing,* is modeled on the *Qianfoming jing* in printing the portraits of the ten main gods of Daoism. Daoist manuscript texts are not rare among Dunhuang materials, while block-printed texts appear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 The Daoist Canon, called the *Zhenghe wanshou daozang,* was printed in the Chongning (1102-1107) and Zhenghe (1111-1119) eras of Song. Perhaps the Daoist literature found at Khara-khoto is either the earliest edition of Daoist texts extant today, or is related to the contemporary Song edition of *Zhenghe wanshou daozang.* Furthermore, the Jin editions of *Nanhua zhenjing, Sunzhenren qianjinfang,* and *Liurenke mijue* in the Khara-khoto literature supply information on how Daoist works spread to Xixia.

IV. Achievements in Block-printed Pictures Surpassing Tang and Song

The plates in the Xixia Block-printed books are of particular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art. The plate in the complete sense that we can now see is that in the title page of *Vajracchedicā* by Wang Jie in the year of 868. In the Five Dynasties and the beginning of Song, block-printing was widely used, and a great many block-printed illustrative works by the Cao family of the Guiyijun at Dunhuang and by the royal Qian family of the Kingdom of Wu Yue in Jiangnan heralded the arrival of the mature period of early plate production. But the nearly contemporary Xixia plate-printings, high in quality and abundantly preserved, are enough to fill in the previous gaps and to revise the relevant 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late-printing.

The development of Xixia block-printing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gradual maturation of materials, techniques and markets in the art of plate-printing, and allowed it to flourish. Especially the active assimil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by the Xixia regime pushed forward the large-scale cultural interaction among the Central Kingdom and border areas. Clear proof of this are the many books and plates printed in the Central Kingdom and preserved in the Khara-khoto literature. Owing to

natural conditions and warfare, the folk arts, including plate-printings, are less well preserved in the Central Kingdom. Because plate-printing was a new style of art in the Xixia period, because regional conditions favored its appearance and development, because the former traditions of drawing and cave-mural painting was abandoned, Xixia plate-printing becomes more significant in the context of the mingling of multiple cultures.

There are two principal forms of Xixia plate-printing. One is the pictorial poster for the new year, such as *Simeiren tu* and *Yiyong wu'anwang tu*. The other is illustration to books, with excellent examples found on the title page of *sūtras* such as *Avataṁsaka, Guan milepusa shangsheng doushuaitian jing, Saddharma-puṇḍarika, Zhuan müshen jing, and Qingliangguoshi da huangdi wen.*

The plate-printing in Xixia books occur in three main varieties, i.e., plates in openings of scrolls and "harmonica" bound books, and on the title page of square notebook-bound books. The plates in scrolls are the most numerous. Following the transition in books from scroll binding to harmonica and square notebook, the production of plates frequently followed the scroll tradition as usual, but also had to adapt to the harmonica and square notebook binding forms. Scroll plates were relatively unlimited in size, usually occupying one piece of paper (approximately 30-45cm) or an even wider sheet so as to depict the vaster scenes of preaching the dharma or transformation tableaux. At the same time, the requirements for symmetry, equal spacing and rhythm arose in consequence of the need to assure that the main portrait avoided the seam after the switch to harmonica binding.

The composition of Xixia plate-printings spelled the end of painting on wall and banners and the beginning of book illustration. Without doubt plate-printing in earlier periods must have developed out of hand drawings. Especially in religious pictures, they of course carried forward more features of the art from which they originated. A representative composition in the style of a wall drawing is the picture on the title page of *Foshuo zhuannüshen jing* (TK8), the overall length of which is 59cm, occupying three sheets and consisting of three parts. The first sheet has the titles "Jiaozhu shijiamuni fo" and "Zhu dapusazhong", "Sibu dizizhong" in horizontal cartouches. The second sheet has the title "Fo zai qishejueshan shuojing chu" in the middle; other

titles in cartouches are "Zhu jushifu shi fo yingluo huacheng baotai fohui zhi chu", "Zhu jushifu zhuannüchengnan chujia zhi chu", "Cong mu youxie huran huasheng". On the third sheet are the titles "Dongnanfang jingzhu shijie wugoucheng wang fo", "Dewen cijing xinjie huanxi","Gongyang fumu shizhang chu", "Huaizi zaishen sheng deshou dakutong", "Nüren weitasuoshi daoyao chongmi ruo'ao ruomo", "Yanli nüshen gongyang fo pusa chu". At the end of the second and third sheets, at left upper corner is written "Foshuo zhuannüshen jing bianxiang", as the general title of the whole triptych.

It is clear that in this picture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whole block, the use of separate planes to illustrate stories, the use of horizontal cartouches to label scenes from the *sūtra*, were all adapted from the wall painting style. But in the transition from wall painting to block-printed plate, people did not simply follow the former, but gradually found the distinctive language of plate illustration, which displayed many differences from the style of wall and ordinary painting.

First,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subject gave way to a temporal distribution. This resulted from the different forms of wall painting and plate-printing. The exposition of wall painting often shows axial symmetry; this results from the viewers' line of vision: entering a cave temple, people first see the central portion of the painting and then the two sides. But in a scroll, the pictures unfold from right to left in a temporal process, so the first object of vision shoule be the main icon, comparable to what one first sees upon entering a temple.

Next, the stages in the unfolding of a scroll picture parallels the stages of reading a *sūtra* in three parts: *xufen* (introduction), *zhengzongfen* (main section) and *liutongfen* (circulating section).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formation tales should parallel the process of Buddhist questions and answers, text explanations, and folk sermons known intimately by disciples. This indicates the creation of block-printed plate remains true to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text, and the creator's necessary attention to the reader's aesthetic process and psychology, which were shaped over a long span of time. The three sheets of illustrations to "Zhuannüshen jingbian" are correspond precisely to the pattern of the three-part division of *sūtras*: when the scroll opens, the background, and the final result of the *sūtra* are gradually presented in the whole transformation

tableau, following the readers' psychological expections.

The literature and art works of Khara-khoto were taken to Tsarist Russia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in the precarious years of Qing, the last dynasty of China. Up to now Chinese scholars have been deeply distressed by this. The situation in China and the world at large has changed in recent decades as greatly as if "oceans had turned into mulberry fields". Now when scholars and publishers of both China and Russia sit together in friendship and equality to discuss and affirm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precious literature kept nearly a century in the St. Petersburg Branch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of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respectively to contribute their wisdom and strength to reach a common goal, all sorts of emotions well up in their minds. The publication of the *Heishuicheng Manuscripts Collected in Russia* will make the souls of these precious items return to the East, although their skeletons stay abroad. They will unfold before the world's eyes through thousands of transformations and be shared with great signification by the academic world at home and abroad.

The influence of Khara-khoto literature can yet not compare with that of Dunhuang, and its level of study is not as thoroughgoing as that of Dunhuang. This is because the Dunhuang literature, mainly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is easier for most scholars to deal with, while the Khara-khoto literature is mainly written in Tangut. Although Tangut as a dead script has been fundamentally deciphered by the efforts of generations of scholars, there are still few scholars who have mastered Tangut language skillfully. Another reason is that the publication of Khara-khoto literature falls behind that of Dunhuang.

The *Heishuicheng Manuscripts Collected in Russia* will be published in three parts: Chinese works, Tangut non-Buddhist works and Tangut Buddhist works. The part containing Chinese works consists of six volumes. As separate parts, the description, chronological table, classified catalogue and index will be appended to the sixth volume. To preserve the Khara-khoto literature in its entirety, this publication will include a few newly confirmed Khara-khoto materials. The Buddhist and non-Buddhist materials in the Tangut language have already been introduced by Shi Jinbo in his preface, and will be described separately in each volume of both those parts.

It should be expected that along with the entire publication of the Heishuicheng (Khara-khoto) manuscripts collected in Russia, there may be increasing numbers of scholars trying to master the Tangut language, so as to use first-hand materials from the original treasure. Studies on Khara-khoto, as those on Dunhuang, are sure to become one of the remarkable academic field in Sinology.

Li Weiguo

Aug. 20, 1995, Shanghai

Translated by Nie Hongyin

Revised by Ruth W. Dunnell

編例

一　《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部分共六卷，按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入藏號順序編排出版。已被編入該所敦煌文獻序列（**Ф**、**Дх**）的黑水城文獻亦予檢出，收入本書。

二　凡同一文獻的各種寫本與不同刻本全部收入本書。同一文獻有多號完全相同(同版同印次)的刻本，選收其中印製最精良、保存最完整者，其餘不再收録。遇殘缺污損葉面，以同版同印次的他號文獻相應部分配補。在第六卷所附《叙録》中對所有入藏文獻均作外觀與内容的簡述，並指出未收刻本對應參見的文獻編號與部位。

三　凡配補的文獻，以入藏最前的編號居首，他號按順序以斜體排印附後。配補葉面起迄在《叙録》中加以説明。如：

俄　**TK**42　***TK**44*　***TK**46*　***TK**48*　***TK**49*　***TK**52*　***TK**54*　***TK**57*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四　每一文獻圖版均有文字説明。程式爲：藏家簡稱與原入藏編號，文獻題目，圖版總數與序數。若本號圖版僅一幅，則總數與序數一項省略。如：

俄　**TK**133　真州長蘆了和尚劫外録　(38—1)

俄　**A2**　六十甲子歌

五　同件文獻中有多項不同内容時，以1, 2, 3……標識。如：

俄　**TK**137　1. 佛説業報差別經　2. 佛説無常經　3. 大佛頂白傘蓋心咒　4. 聖六字太明王心咒

同一藏號中有內容不相統屬的多件文獻葉、片時，以A, B, C……標識。如：

俄 **TK63A** 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脱境界普賢行願品

俄 **TK63B** 佛經

俄 **TK63C** 佛經（西夏文）

文獻背面有文字、圖案、印章等，以原入藏號後加V (verso) 標識。如：

俄 **TK6V** 粉蝶兒詞

文獻附屬的字條紙片等，以原入藏號後加P(piece) 標識。如：

俄 **TK49P** 裴松壽處典麥契

六 文獻的命題，若原件前後多處有標題者，以完整、通行、規範爲原則，擇采其一；原件標題缺損訛誤者，予以補正；原件無題者，據其內容及相關研究成果予以擬題。命題依據在《叙録》中述説。

七 本書正文圖版係據原件直接拍攝，電子分色製版影印。一般作上下雙欄排列，少量因內容或識讀需要作通欄排列。通欄片以不超過文獻原大爲限。

八 本書每卷卷首均印有彩色圖版。彩圖主要用于本卷精彩篇章的欣賞介紹，兼及特殊情況（彩繪、朱筆、印章、字迹不明等）的顯示。

九 本書第六卷附編《叙録》、《年表》、《分類目録》、《索引》，以利查閲研究。

Editorial Notes

I. Consisting of six volumes, the Chinese part of the *Heishuicheng Manuscripts Collected in Russia* is published and compiled in the numerical order of the collection in the St. Petersburg Branch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Khara-khoto materials already compiled in the Dunhuang series (**Ф,Дх**) are taken out and included in these volumes.

II. Each manuscript and different edition of one and the same work are all included in these volumes. Regard the identical block-printed editions of more than one number of the same material (of the same edition and page), the best printed and preserved numbers are included, others are not. Regarding fragmentary and blurry pages, other corresponding pages of the same edition are included as supplements. Descriptions of the forms and contents of all the literature are given in the *Bibliographical Notes* appended to the sixth volume; the numbers and parts of corresponding references not included are also indicated there.

III. The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are noted by marking the preceding number at the beginning and other numbers enclosed successively in italics.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 of the supplementary pages will be indicated in the *Bibliographical Notes*. e.g.,

俄 TK42 *TK44 TK46 TK48 TK49 TK52 TK54 TK57*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IV. Each plate is labeled in this order: the abbreviated name of the collector and the original inventory number, the topics, the total number of plates and the ordinal number. If there is only one plate of one number, the items of the total and ordinal number are omitted. e.g.,

俄 TK133 真州長蘆了和尚劫外録 (38－1)

俄 A2 六十甲子歌

V. Different content in one and the same item are indicated by 1, 2, 3, ... e.g.,

俄 TK137 1.佛説業報差别經 2.佛説無常經 3.大佛頂白傘蓋心咒 4.聖六字太明王心咒

Fragmentary materials differentiated from each other by their content in one and the same number are indicated by A, B, C... e.g.,

俄 TK63A 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脱境界普賢行願品

俄 TK63B 佛經

俄 TK63C 佛經(西夏文)

Writing, designs and seals on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per are indicated by adding V (verso) after the original number. e.g.,

俄 TK6V 粉蝶兒詞

Written pieces of paper enclosed with the material are indicated by adding P(piece) after the original number. e.g.,

俄 TK49P 裴松壽處典麥契

VI. Regarding the topics of the materials, if there is more than one headings in different places in the original, one of them will be selected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comprehensiveness, currency and standardization. Gaps and errors in the original headings will be completed and corrected; where omitted, the original headings will be reconstructed according to the content and relevant research. A concordance of headings is described in the *Bibliographical Notes.*

VII. Facsimile plates in these volumes are photographed directly from the originals and printed with electronic colour scanners. The plates are arranged in two sections of the page, upper and lower; some are arranged in one section in regard to the needs of the content and coherence. The one-section plates are no larger in size than the originals.

VIII. The colour plates at the beginning of each volume are printed for the reader's appreciation, a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plendid chapters in the volume, and to demonstrate the documents' special conditions (coloured drawing, red ind script, seal, blurred writing).

IX. *Bibliographical Notes, Chronological Table, Classified Catalogue* and *Index* are appended to the sixth volume for the reader's reference.



一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外景



二 東方研究分所閱覽室



四 東方研究分所庋藏黑水城文獻



三 東方研究分所手稿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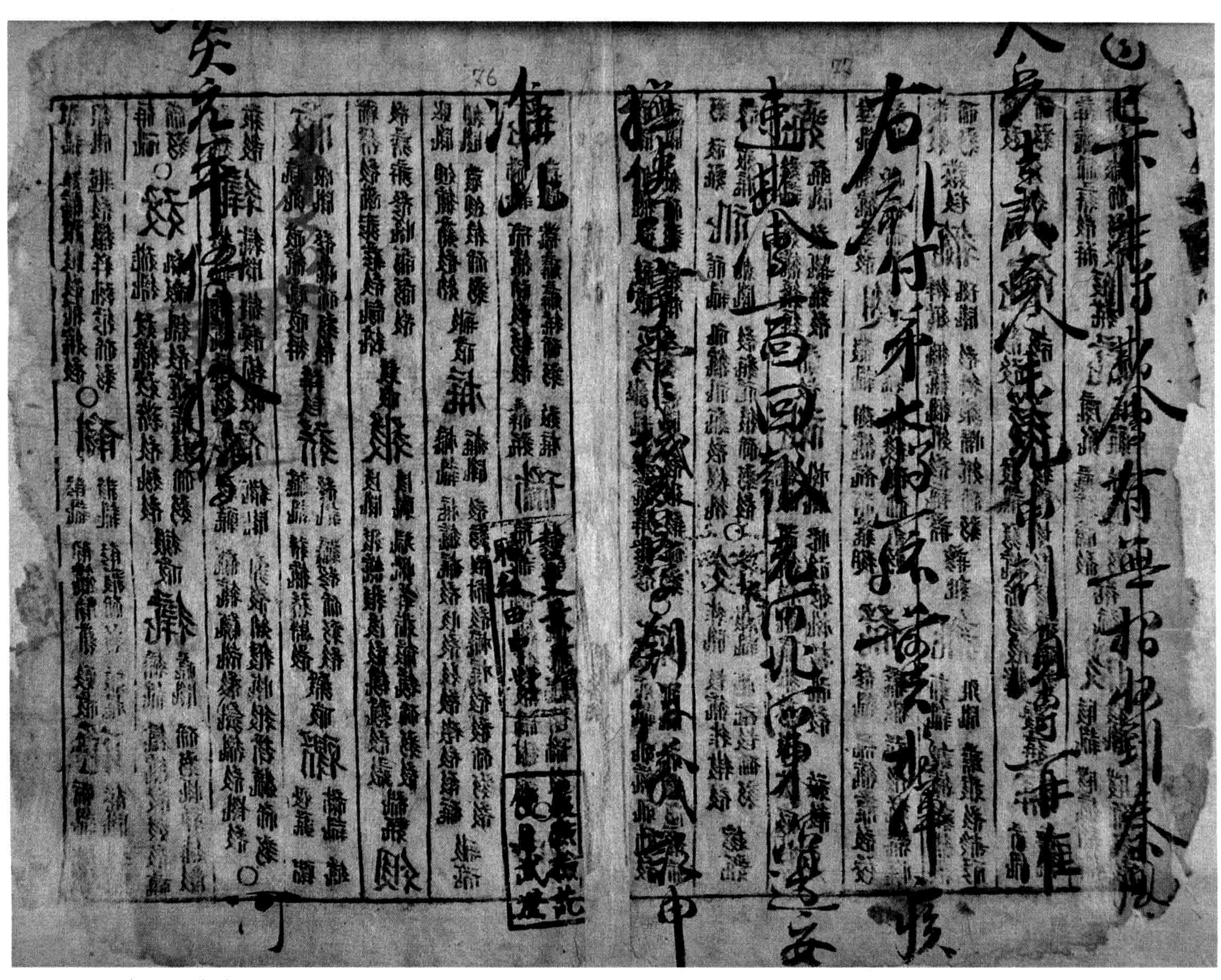
六 絹本彩繪十一面觀世音菩薩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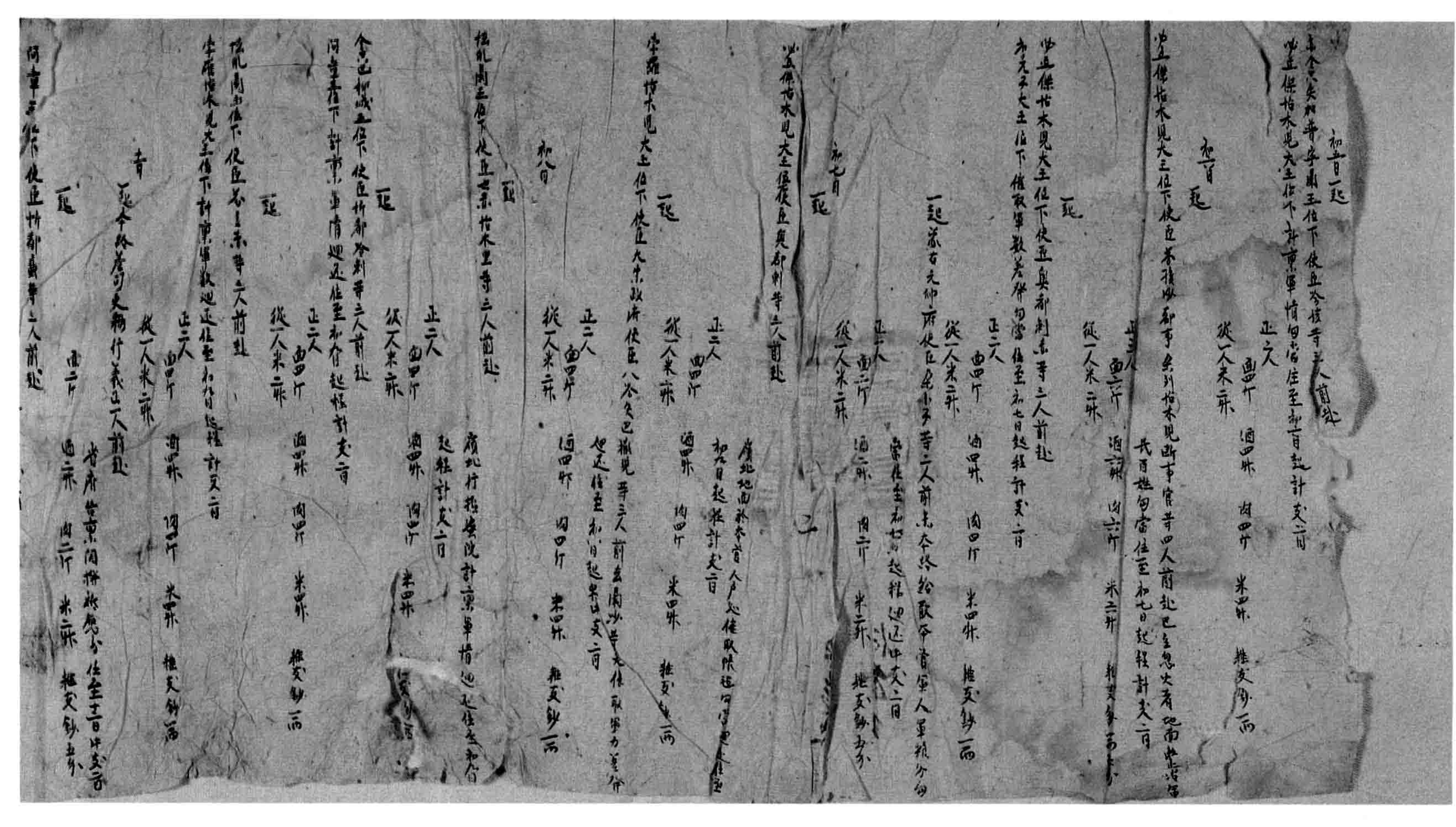
五 絹本彩繪大勢至菩薩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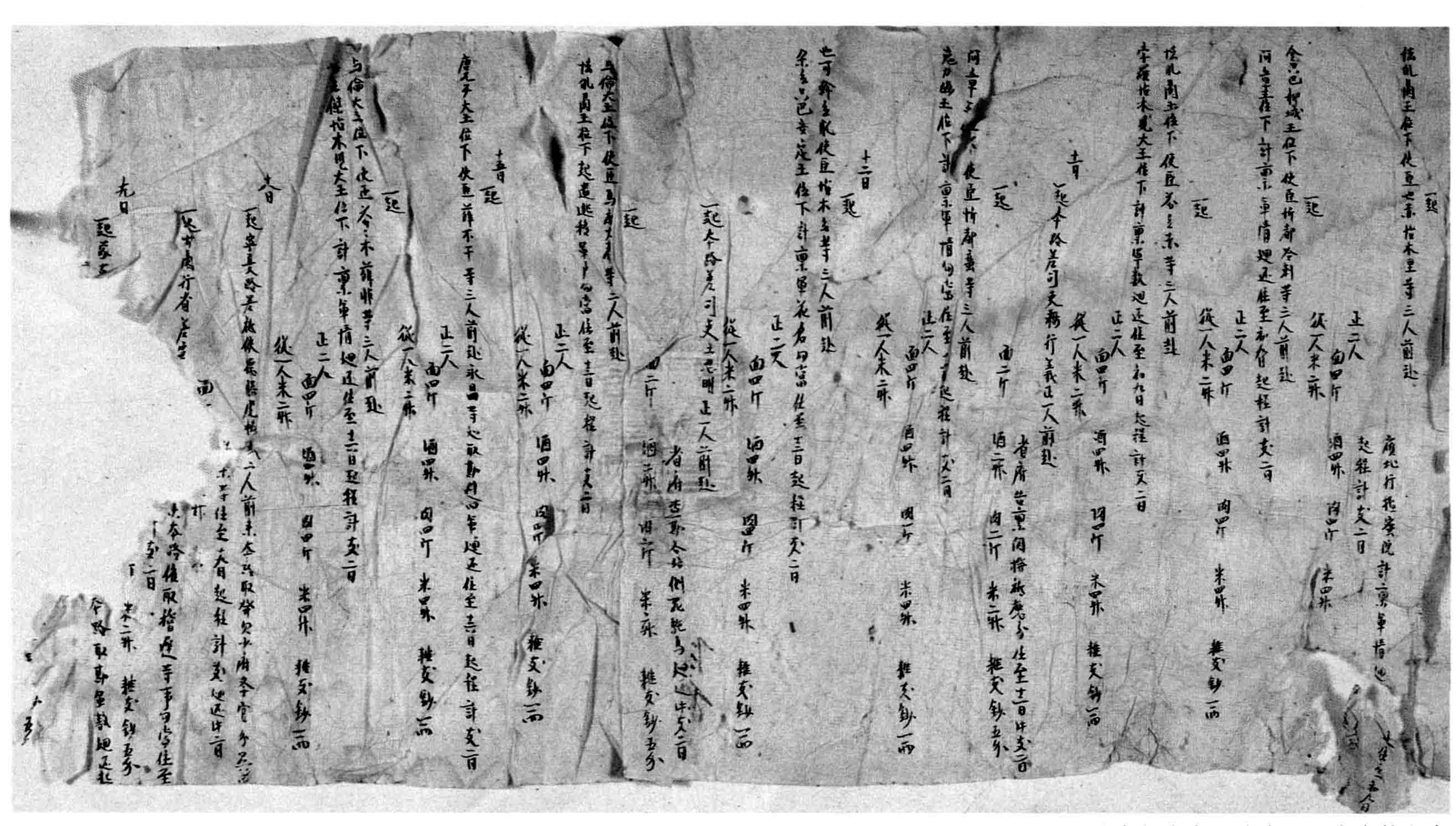


七 木板彩繪西夏文陀羅尼曼荼羅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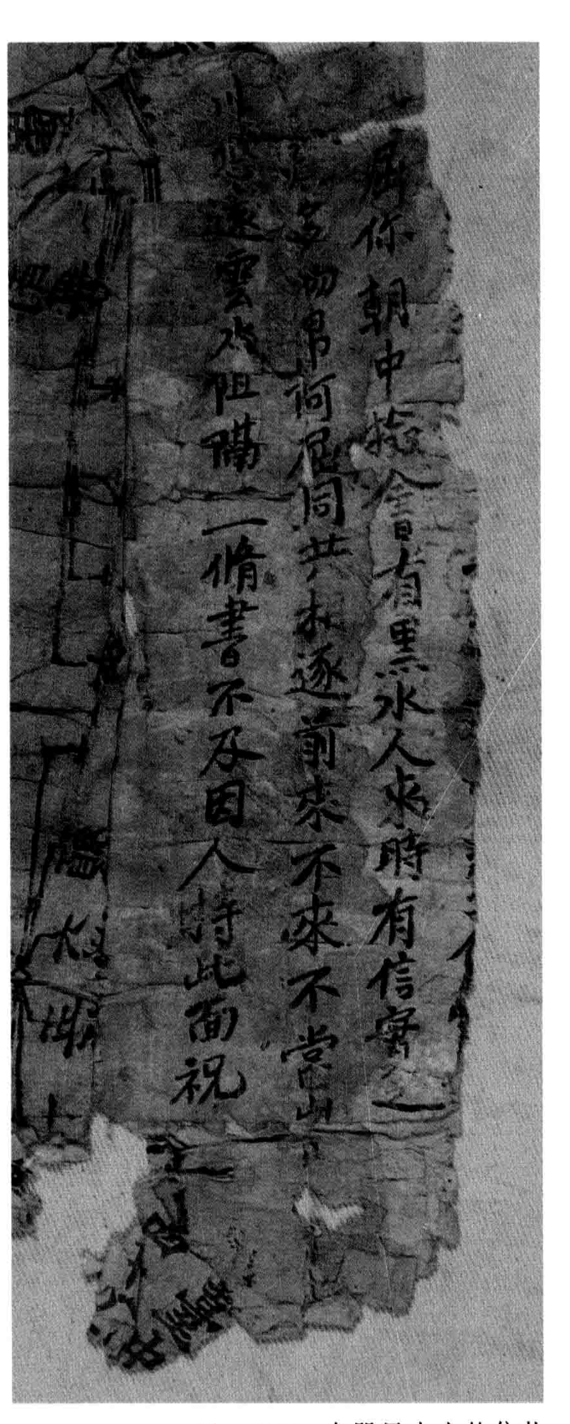


一二 TΦ14 宋西北邊境軍事公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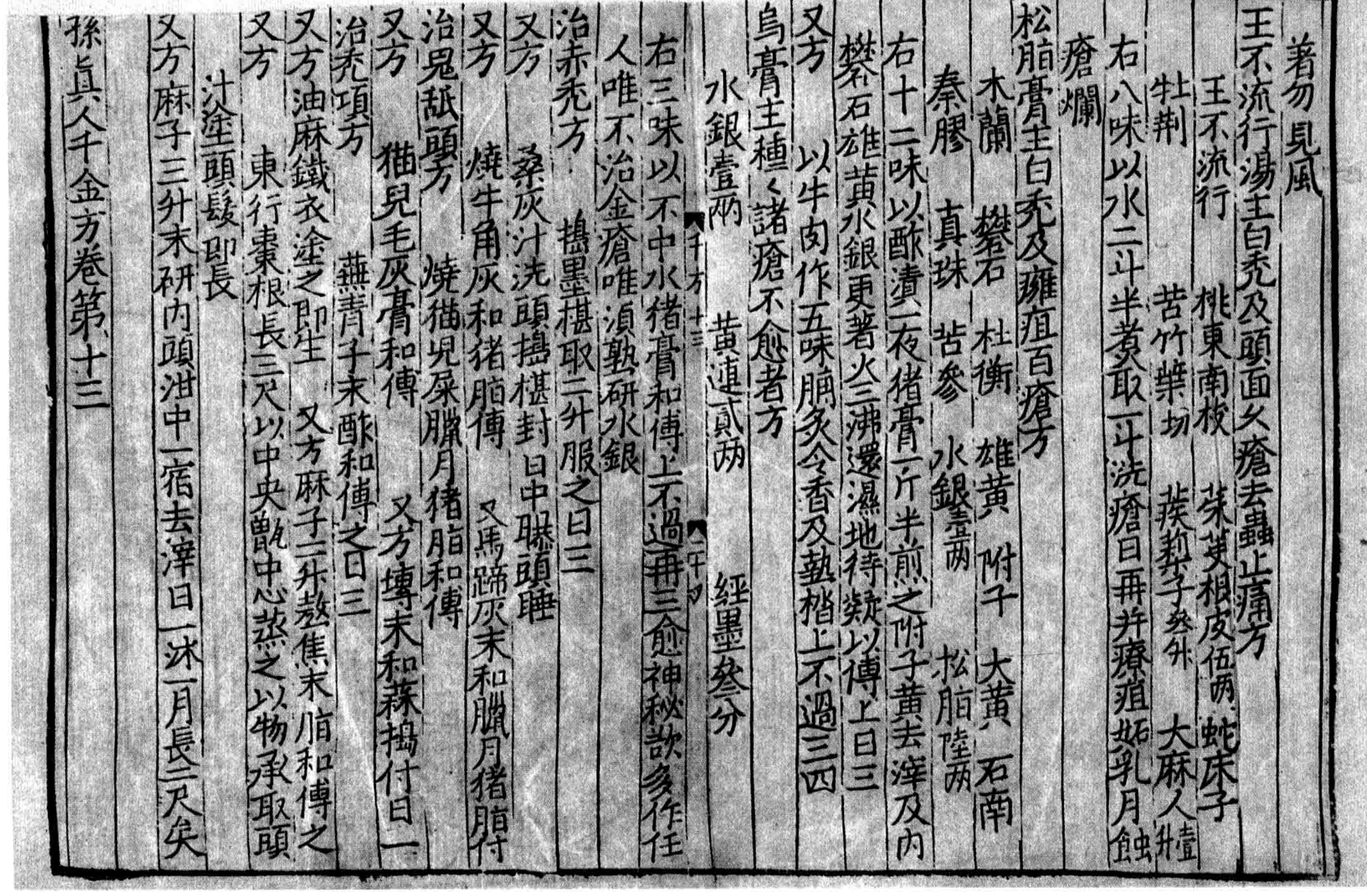
一三 TK248 元甘肅行省寧夏路支面酒肉米鈔文書



一四 TK300V 有關黑水人的信札



一五 TK264 至元通行寶鈔貳貫



著勿見風
王不流行湯主白禿及頭面久瘡去蟲止痛方
王不流行　桃東南枝　柒茰根皮伍兩　蛇床子
牡荊　苦竹葉切　蒺藜子叁升　大麻人壹升
右八味以水二斗半煮取一斗洗瘡日再并療疽始乳月蝕
瘡爛
松脂膏主白禿及癰疽百瘡方
木蘭　礬石　杜衡　雄黃　附子　大黃　石南
秦膠　真珠　苦參　水銀壹兩　松脂陸兩
右十二味以酢漬一夜猪膏一斤半煎之附子黃去滓及內
礬石雄黃水銀更著火三沸還濕地待凝以傅上日三
又方　以牛肉作五味脯炙令香及熱榻上不過三四
烏膏主種々諸瘡不愈者方
水銀壹兩　黃連貳兩　經墨叁分
右三味以不中水猪膏和傅上不過再三愈神秘訣多作任
人唯不治金瘡唯須熟研水銀
治赤禿方　擣墨椹取二升服之日三
又方　桑灰汁洗頭擣椹封日中曝頭睡
又方　燒牛角灰和猪脂傅　又馬蹄灰末和臘月猪脂付
治鬼舐頭方　燒猫兒屎臘月猪脂和傅
又方　猫兒毛灰膏和傅　又方塼末和蒜擣付日一
治禿項方　蕪菁子末酢和傅之日三
又方油麻鐵衣塗之即生　又方麻子三升熬焦末脂和傅之
又方　東行棗根長三尺以中央甑中心蒸之以物承取兩頭
汁塗頭髮即長
又方麻子三升末研內頭泔中一宿去滓日一沐一月長二尺矣
孫真人千金方卷第十三

一六 TK166 金刻本孫真人千金方卷第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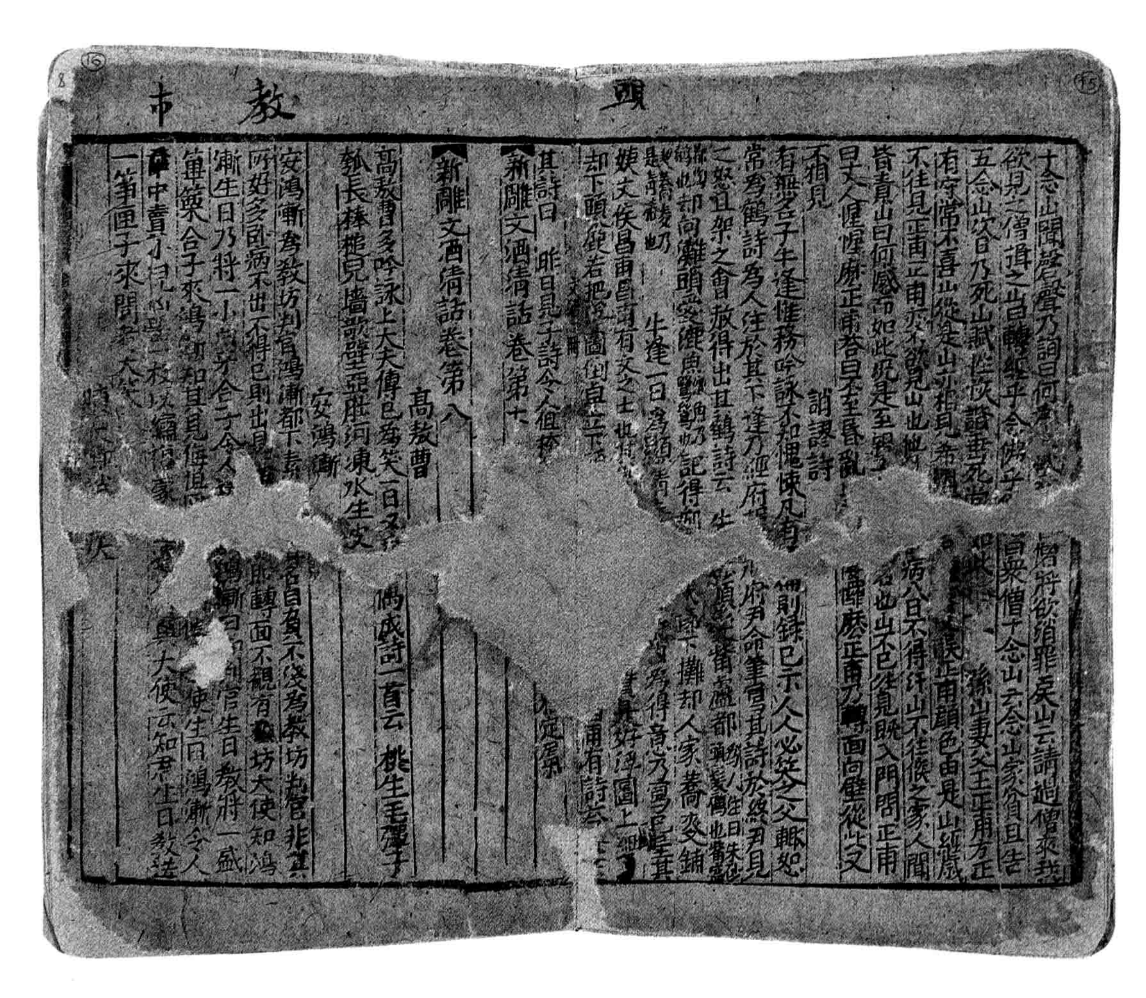
一七 TK322 元寫本六十四卦圖



一八 TK153V *B60V* 朱寫本卜筮要訣

二火一水土刑傷　家中淫乱出非常
此課有克家母喪　資財破散落入行
二木一火土榮昌　子孫風骨自堂堂
田蚕進王人昌盛　還有官榮耀故鄉
論解五行聚管吉凶法第二十五
三水一金此課主家有文章之人不久為官食祿不
然主大富更子孫榮王此課大喜更無凶惡事遇
丙丁在上必主發祿或遷官應也若遇木在上主
有爭訟外人謀害事
三土一水此課合剛強之人主膽硬心雄其家雖主
破敗若遇丙丁在上主發祿也
二金二水此課主子孫榮王妻有姿質其家大富此
課主無不喜寂吉之課也
三土一木課主有乖張事主子孫必有徒配罪家貧
破財亦無田宅兄弟不義更有犯法死傷之人此
課主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法無紀綱也
三土一木此課主家榮王子孫孝義和順旺田浩大
子孫風標兼有文章大吉
二水一木一土此課剛強之人亦後嗣不興主絕嗣
者必有外姓為子或招婿接脚也又主官事紛出
殘害陰人也
三木一水主家中兄弟子孫少亡更為事多不見長

一九 TK172 金刻本六壬課秘訣



二〇 TK288 金刻本新雕文酒清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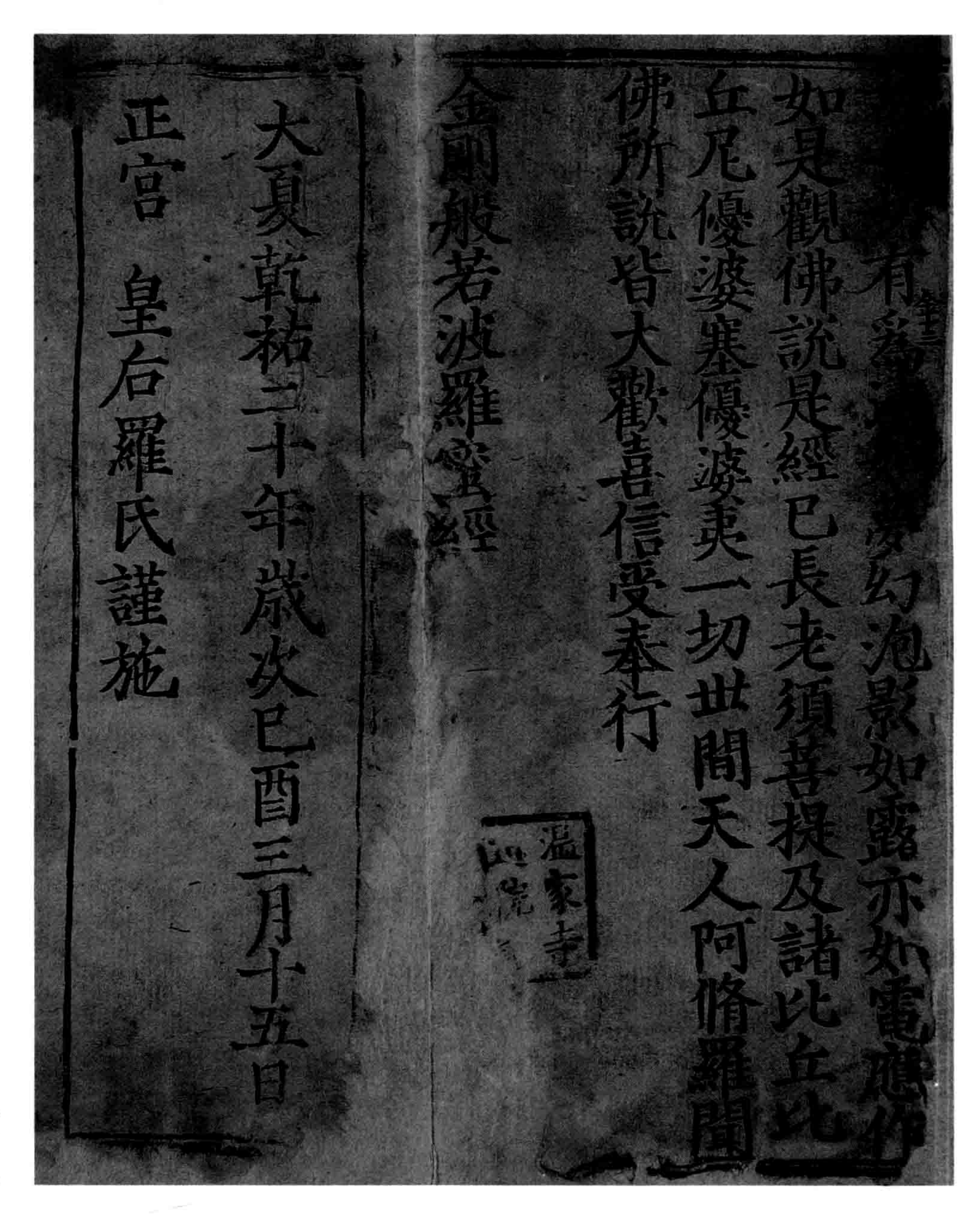


二一 TK6 宋刻本吕觀文進莊子義



太上尊能消一切罪
東方玉寶皇上天尊
南方玄真萬福天尊
西方太妙至極天尊
北方玄上玉晨天尊
東北方度仙上聖天尊
東南方好生度命天尊
西南方太靈虛皇天尊
西北方無量太華天尊
上方玉虛明皇天尊
下方真皇洞神天尊
道言十方諸天尊其數如沙塵

二二 TK151 宋刻本太上洞玄靈寶天尊說救苦經



有為[illegible]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
如是觀佛說是經已長老須菩提及諸比丘比
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一切世間天人阿脩羅聞
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大夏乾祐二十年歲次己酉三月十五日
正宮 皇后羅氏謹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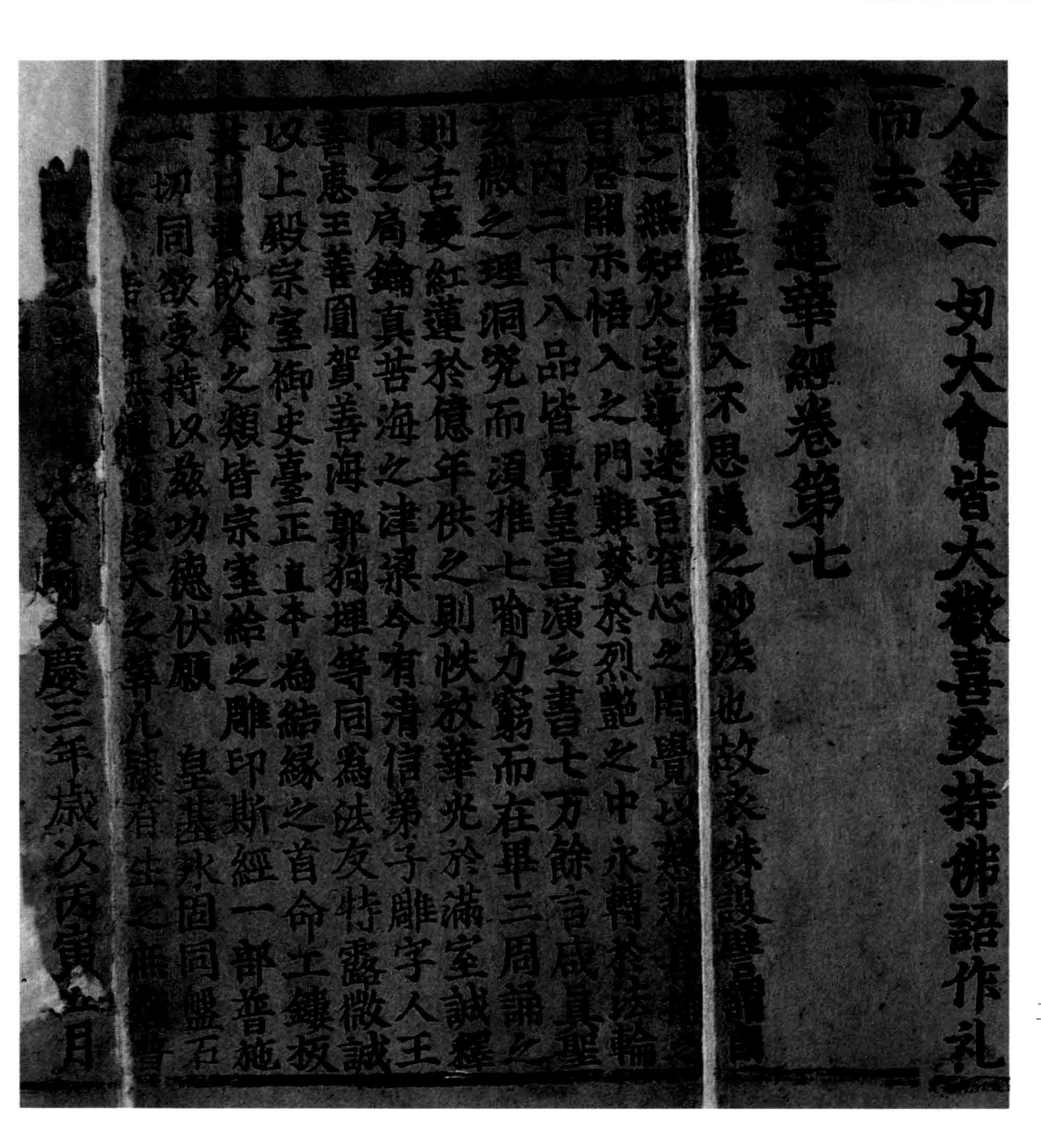
二三 TK14 西夏刻本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乾祐二十年(1189)羅皇后施印題記

人等一切大衆聞佛所説皆大歡喜信
受奉行

大方廣佛花嚴經卷第四十

大延壽寺演妙大德沙門　守瓊
散施此經功德　大安十年八月　日流通
上報四重恩　下濟三塗苦　普施盡法界　萬類諸含識
依經行願行　廣大無有盡　滅除惡業罪　速證佛菩提

二四 TK88 西夏刻本大方廣佛花嚴經卷第四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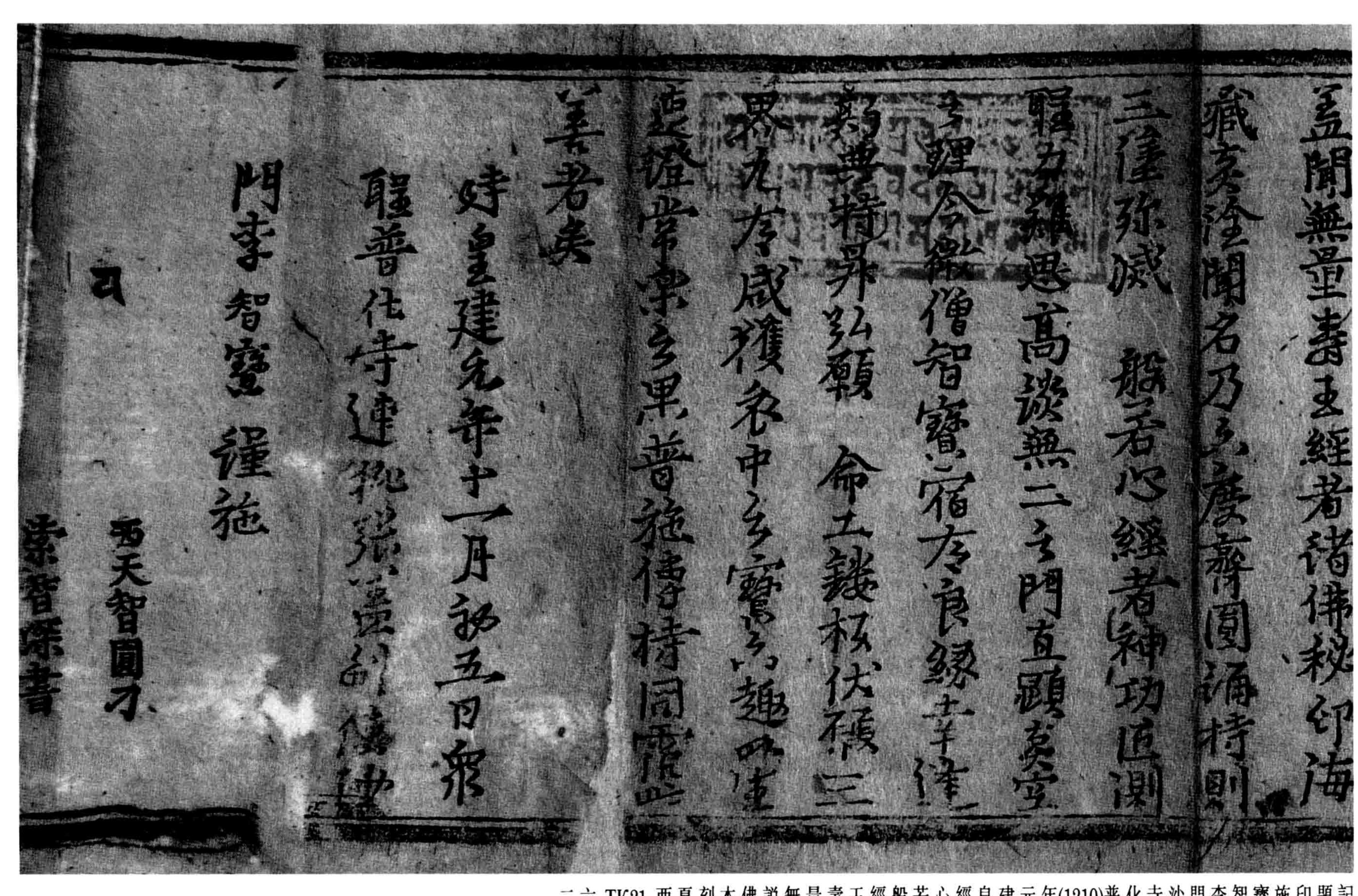


人等一切大會皆大歡喜受持佛語作禮
而去

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illegible]以蓮經者入不思議之妙法也故[illegible]
性之無知火宅尊迷盲者心之開覺以慈悲[illegible]
皆居開示悟入之門難焚於烈焰之中永轉於法輪
之内二十八品皆覺皇宣演之書七万餘言咸真聖
玄微之理洞究而須推七喻力窮而在畢三周誦之
則舌變紅蓮於億年供之則映敷華光於滿室誠釋
門之扃鑰真苦海之津梁今有清信弟子雕字人王
善惠王善圓賀善海郭狗埋等同爲法友特露微誠
以上殿宗室御史臺正直本爲結緣之首命工鏤板
其日費飲食之類皆宗室給之雕印斯經一部普施
一切同欲受持以兹功德伏願　皇基永固聖[illegible]
[illegible]天之尊[illegible]有生之[illegible]
[illegible]人慶三年歲次丙寅五月

二五 TK11 西夏刻本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人慶三年(1146)清信弟子雕字人王善惠等
施印題記



蓋聞無量壽王經者諸佛秘印海
藏[illegible]聞名乃[illegible]度齋圓誦持則
三途殄滅　般若心經者神功匪測
聖力難思高談無二之門直顯空
宗之理今徽僧智寶宿存良緣幸逢
勝典特弃弘願　命工鏤板伏願三
界九有咸獲無中之寶六趣四生
速證常樂之果普施傳持同霑此
善者矣
時皇建元年十一月初五日衆
聖普化寺連[illegible]
門李智寶　謹施
西天智圓刁
索智深書

二六 TK21 西夏刻本佛說無量壽王經般若心經皇建元年(1210)普化寺沙門李智寶施印題記

未來諸佛所依處法界內衆生常願持般若 天清鈔主迴
向頌云歎讚甚深微妙理先憑衆聖与加持開演真宗
獲福田法界生靈普霑益
金剛般若經鈔第五
彫印功德廣大如虛空究竟如法界
皇庭宴肅率土豐登匀當者實相通神助緣
者珎靈積福飛行水陸帶角披毛俱沐良因齊
登覺岸　時大中祥符九年四月八日彫畢
朝散大夫行尚書駕部員外郎知丹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輕車都尉借紫梁[illegible]施一卷

二七 TK149 宋刻本金剛般若經鈔第五
大中祥符九年(1016)知丹州軍州梁某施印題記

一切智通無罣閡

一念遍通徧法界　山河石壁不相妨
生死涅槃同一塊　即是智通無罣閡

西智照無盡

法界下　卅

注華嚴法界觀門卷下

恭惟
毗盧現相稱性演百千偈之大經彰生佛也無二如一味
時雨甘苦自分
曼殊化身隨機設三十重之妙門明階降也非一似三獸
渡河淺深各異是故　定慧祖師歎云奇哉顯訣文約義豐
理深事簡以科注釋其義引學者擊其門至于悟入大經
法界則方通相虛萬象性實一真也　相國裴公製序指示
惑者讚斯法門都可謂入聖玄術出凡要路意備詞存簡
易尤忻舉網提綱（花嚴經云張大教網於生死河漉人天魚置涅槃岸）此之觀文若唯注
而不科如無綱之網若但科而不注如無網之綱科注別
軸稍勞披覽故有先賢移其科格以就觀文既觀下有
注文上有科三者備矣一經顯焉使諸修觀之徒講宣之侶
無煩眩目移科之意其在茲乎今者　德真　幸居
帝里喜遇良規始欲修習終難得本以至口授則音律參
差傳寫者句文脫謬致罷學心必成大失是以恭捨囊資
募工鏤板印施流通備諸學者若持若誦情盡見除或
見或聞功齊種智仰此上乘遍嚴法界延
龍筭於皇家曜
福星於官庶道如堯舜之風國等華嚴之境惣期萬類
性反一真不閡寬親將來無對溥與含情悉如我願
大圓鏡中欲垂慈照者也
皇朝天盛四年歲次壬申八月望日沔道沙門釋法隨勸緣及記
邠州開元寺僧西安州歸義劉德真雕板印文謹就
聖節日散施

二八 TK242 西夏刻本注華嚴法界觀門卷下天盛四年(1152)沙門法隨等施印題記

離女身獲諸功德若有男子聽聞讀誦
修行此法永離諸難疾證菩提
恭聞竺乾大覺特開甘露之玄門沙
界含靈普獲真常之寶藏今斯
轉女身經者上乘秘典了義真詮談
無相無名之妙心顯非男非女之真
性大權應跡右脇化生摧天帝不受
珠衣挫聲聞直談妙理慈親獻蓋報
此世之洪恩諸婦轉形酬多生之育
德聞經歡喜定轉女身信樂受持速
登聖果今　皇太后羅氏自惟生居
末世去聖時遙宿植良因幸逢真教
每思
仁宗之厚德仰憑法力以薦資遂於
二周之忌晨命工鏤板印造斯典番
漢共三萬餘卷并彩繪功德三萬餘
幀散施國內臣民普令見聞蒙益所
鳩勝善伏願
仁宗聖德皇帝拋離濁境安住淨方
早超十地之因速滿三身之果仍願
龍圖永霸等南山而崇高　帝業長
隆齊北海而深廣　皇女享千春之
福宗親延萬葉之禎武職文臣恒榮
顯於祿位黎民士庶克保慶於休祥
六趣四生咸捨生死法界含識悉證
菩提矣
天慶乙卯二年九月二十日
皇太后羅氏發願謹施

二九 TK12 西夏刻本佛說轉女身經一卷天慶二年(1195)羅皇后施印發願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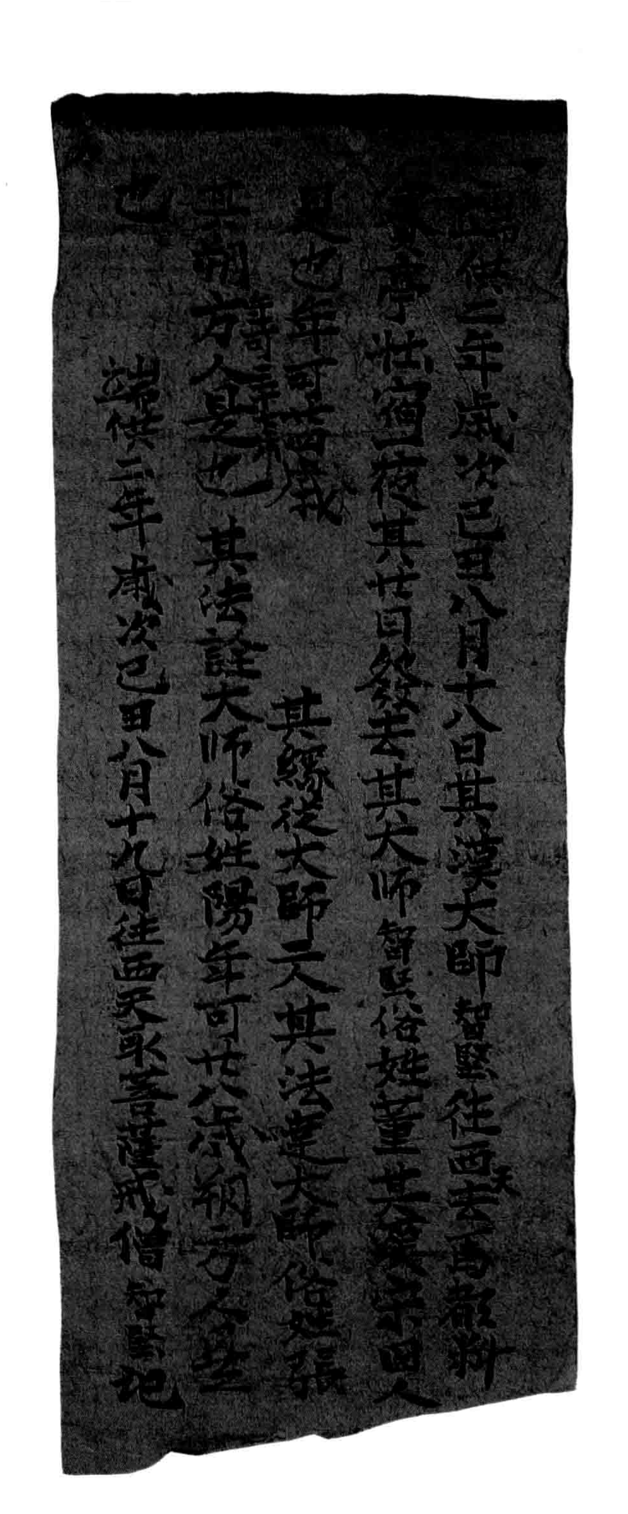
立志銘心誡

通理大師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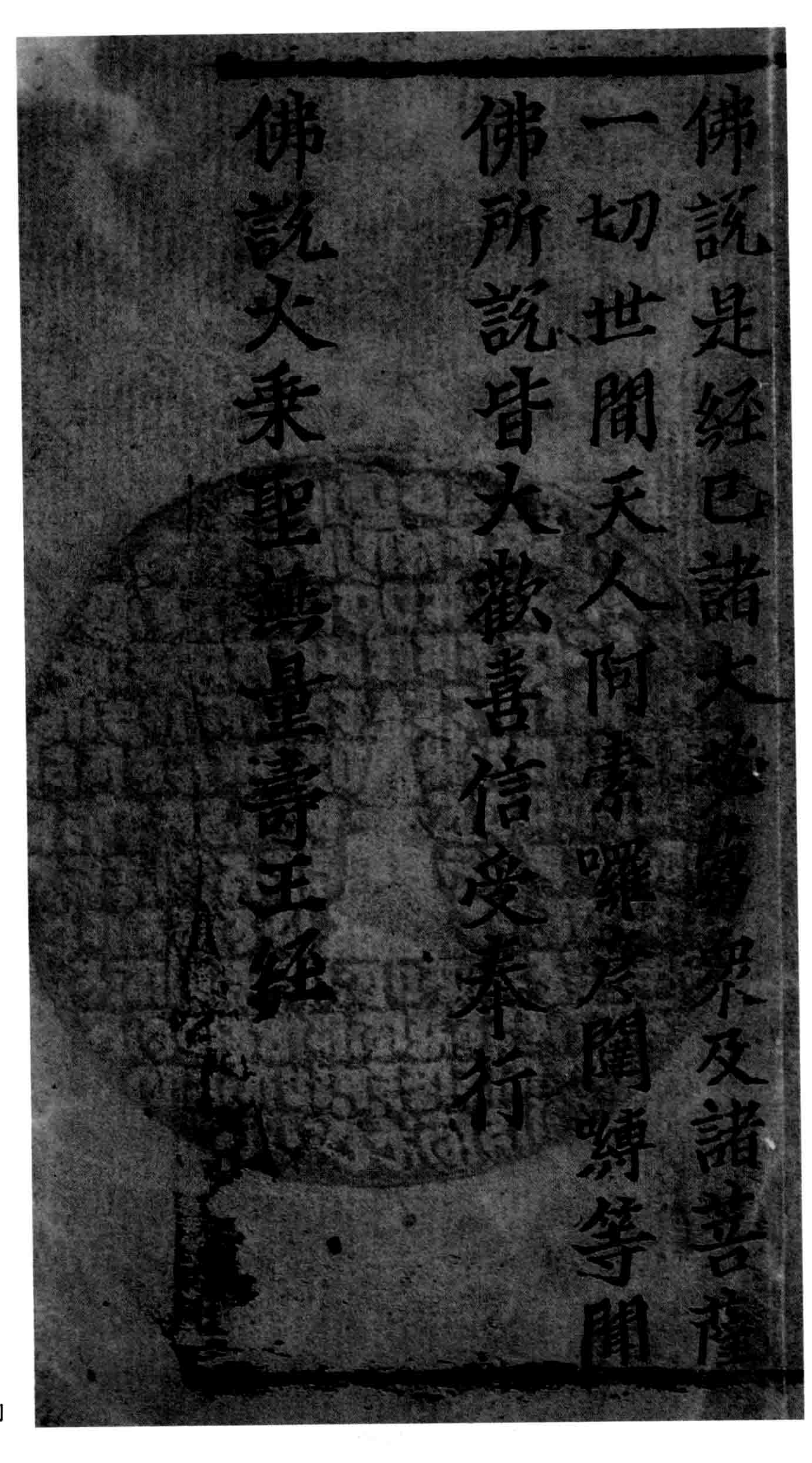
夫上士者不以世名是貴但可道德
為榮其世名也一時暫美其道德也
萬古恒清暫美則入輪迴於千劫恒
清乃超流轉於多生超流轉則常樂
之鄉易往入輪迴乃苦惱之路難行

曾有怯無為而濟不作而施有力能
恩無思可議盖日月也無有作者無
我無依無屬無思力成大事無作大
用亦乃如斯窮虛窮時無休無盡於
中求索何作何依不知何物尋討無
根力成大事然復遇緣施作對物蝌
心廓尔如空隨根利物於諸方內在

三〇 TK134 刻本通理大師製立志銘心誡


端拱二年歲次己丑八月十八日其漢大師智堅往西天取經
[illegible]寺[illegible]宿夜其廿日發去其大師智堅俗姓董[illegible]
是也年可卅歲 其緣從大師天其法[illegible]大師俗姓張
三朝方入是也 其法[illegible]大師俗姓陽年可廿八歲
也
端拱二年歲次己丑八月十九日往西天取菩薩戒僧智堅記

三一 B63 宋端拱二年(989)智堅等三人往西天求菩薩戒記



佛說是經已諸大[illegible][illegible]界及諸菩薩
一切世間天人阿素囉乾闥嚩等聞
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佛說大乘聖無量壽王經

三二 TK76 刻本佛說聖無量壽王經梵文印

觀無量壽佛經甘露疏科文

翠野樓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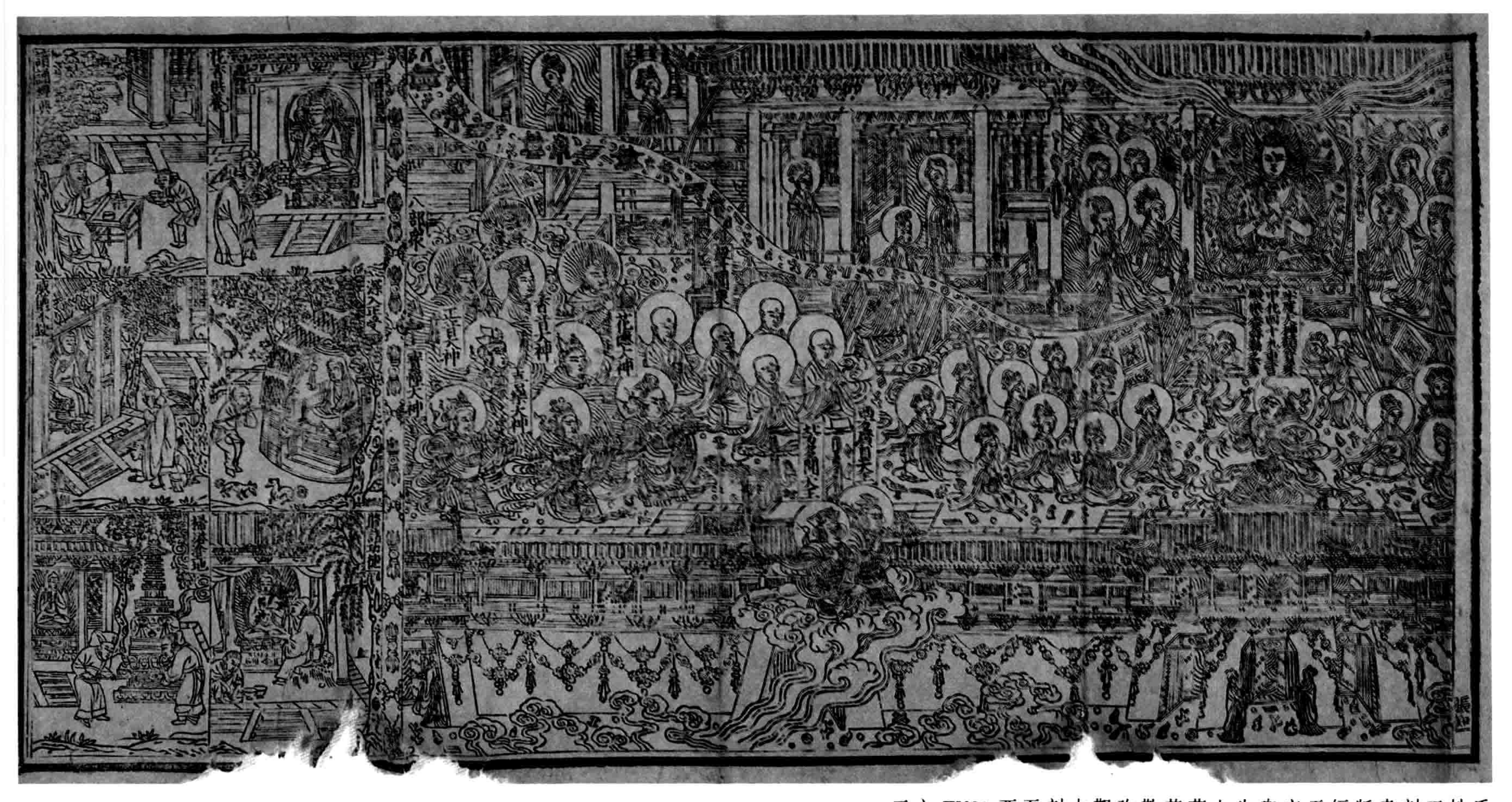
三三 TK148 刻本觀無量壽佛經甘露疏科文翠野樓記印



三四 TK186 刻本注清凉心要李醜兒宅經記印



三五 TK1 西夏刻本妙法蓮華經卷第一版畫



三六 TK81 西夏刻本觀弥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版畫刻工姓氏

三七 TK98 西夏刻本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脱境界普賢行願品版畫



三八 Инв.No.212 西夏文刻本文海寶韻平聲

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

三九 Инв.No.209 夏正德六年(1132)西夏文刻本音同牙音



四〇 Инв.No.620 西夏文寫本五音切韻九音顯門

番漢合時掌中珠

凡君子者為物豈可忘己故未嘗不學為己亦不絕物故未嘗不教學則以智成己欲襲古迹教則以仁利物以救今時兼番漢文字者論末則殊考本則同何則先聖後聖其揆未嘗不一故也然則今時人者番漢語言可以俱備不學番言則豈和番人之衆不會漢語則豈入漢人之數番有智者漢人不敬漢有賢士番人不崇若此者由語言不通故也如此則有逆前言故愚稍學番漢文字曷敢默而弗言不避慚怍准三才集成番漢語節略一本言音分辨語句照然言音未切教者能整語句雖俗學人易會號為合時掌中珠賢哲覩斯幸莫哂焉時乾祐庚戌二十一年 月 日

骨勒茂才謹序

四一 Инв.No.214 夏乾祐二十一年(1190)刻本番漢合時掌中珠序

四二 Инв.No.114 西夏文刻本天盛改舊新定律令第十二

四三 Инв.No.2616 西夏文刻本貞觀玉鏡統第二



四四 Инв.No.143 夏乾祐十三年(1182)西夏文刻本聖立義海第一

四五 Инв.No.741 西夏文寫本新集碎金置掌文

四六 Инв.No.210 夏乾祐十八年(1187)新刊西夏文三才雜字

四七 Инв.No.2627 西夏文譯朱筆校點寫本吕惠卿孝經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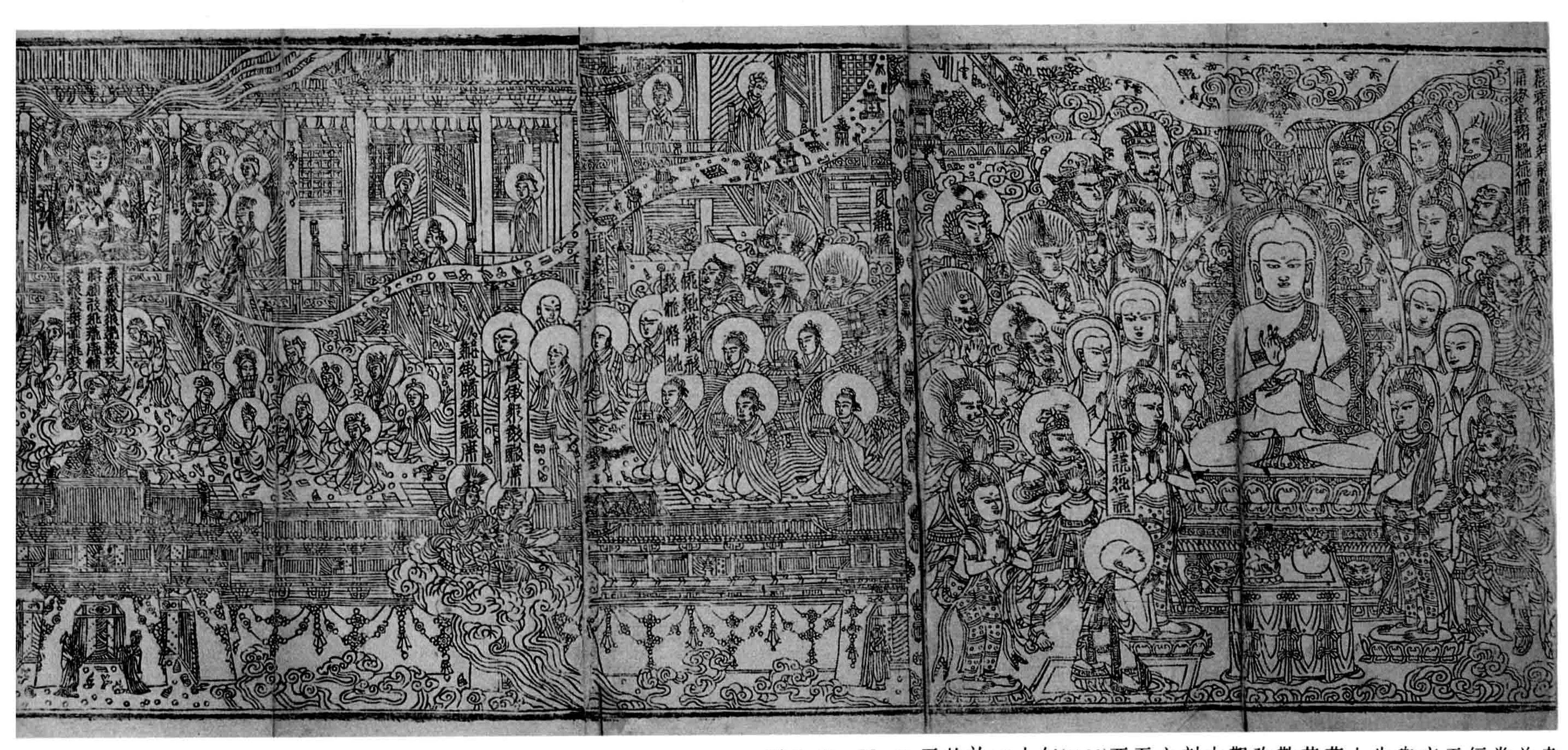
四八 Инв.No.148 西夏文譯刻本陳祥道論語全解第八

四九 Инв.No.579 西夏文譯刻本孫子兵法三注下



五〇 Инв.No.125 夏乾祐十二年(1181)西夏文譯刻本類林卷第四

五一 Инв.No.132 西夏文譯刻本十二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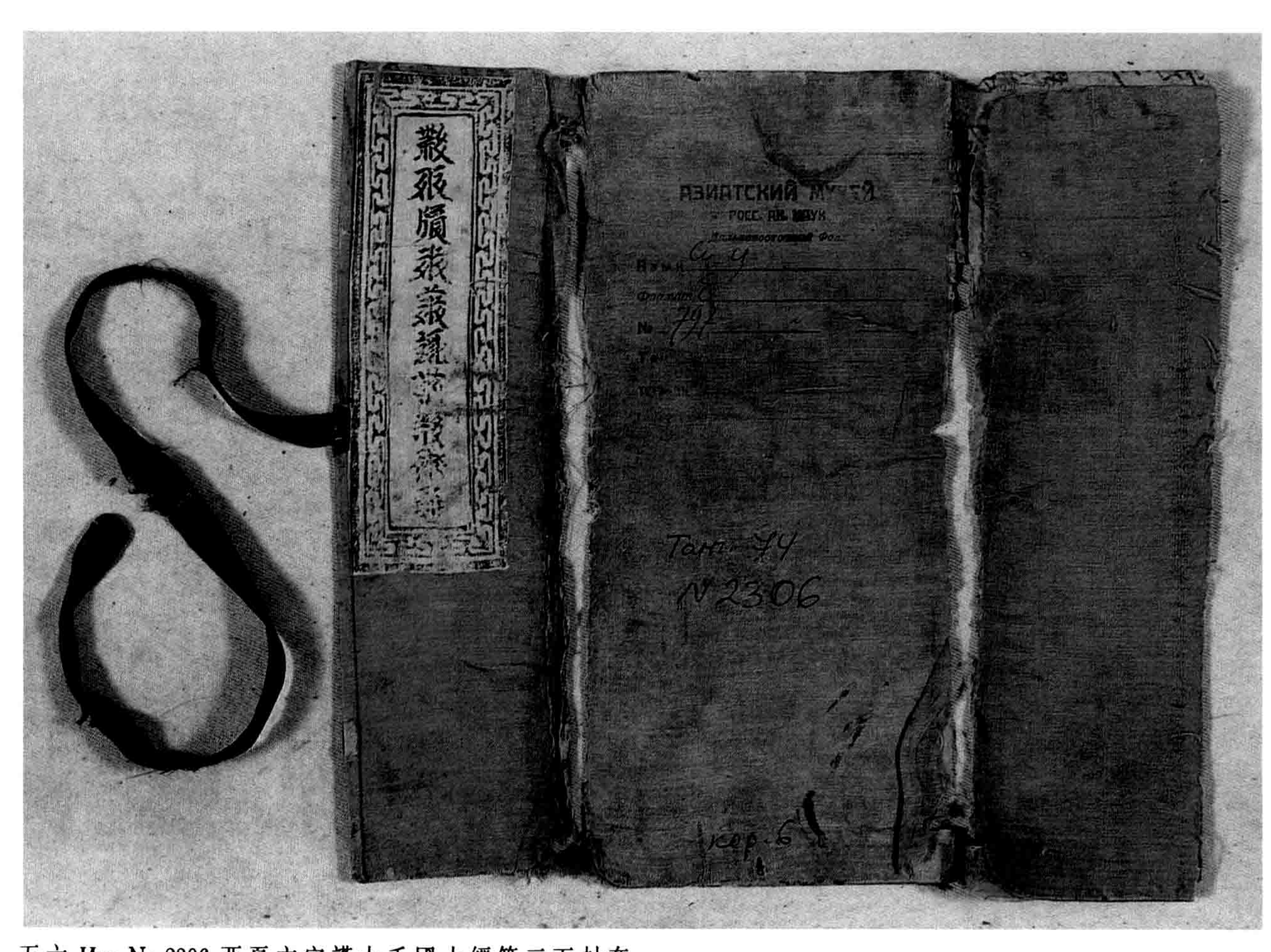
五二 Инв.No.78 夏乾祐二十年(1189)西夏文刻本觀弥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卷首畫

五三 Инв.No.87 夏天慶年間西夏文寫本佛說寶雨經卷第十版畫及羅太后寫經牌



五四 Инв.No.940 西夏文刻本繪圖本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五五 Инв.No.4166 西夏文活字版三代相照言集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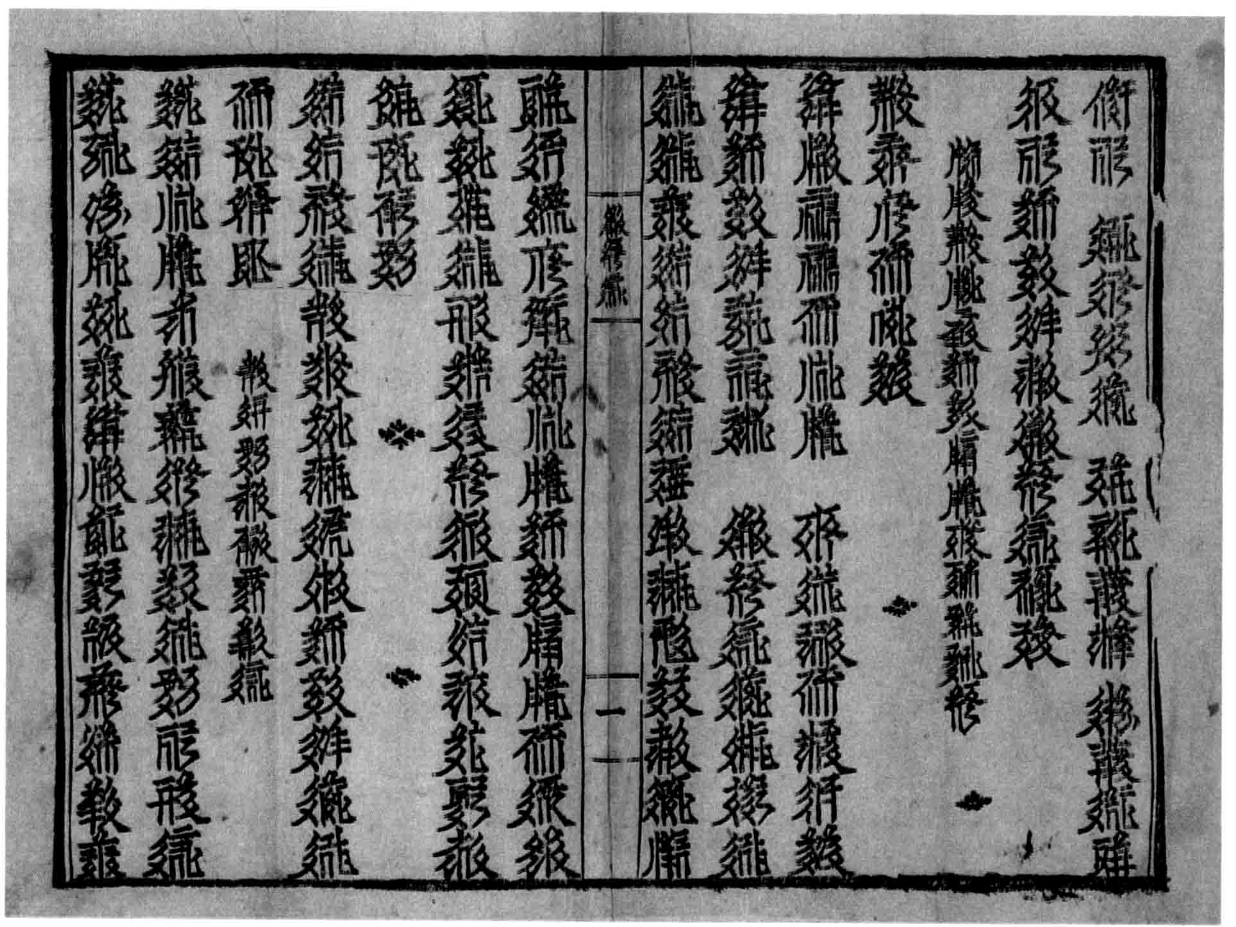
五六 Инв.No.2306 西夏文守護大千國土經第三下封套



五七 Инв.No.7038 西夏文刻本佛說大威德熾盛光佛諸星宿調伏消災吉祥陀羅尼經版畫

། ཀྱི་འཇིགས་ཀྱི་སྡུང་སྐྲག་པ་ར་ཀྱི་འབྱུར་ལ །
འདི་ཐོས་པར་དགའ་ལ ། ཐོས་ནས་ཀྱང་འཛིན་ཅིང
གྱིར་བྱང་ཆུབ་སེམས་དཔའ་སེམས་དཔའ་ཆེན་པོ་རིགས་ཀྱི
བཟུང་ཞིང་འཆང་བ་སྟོ ། ཀུན་ཆུབ་པར་བྱས་པ་དག
པའ་སེམས་དཔའ་ཆེན་པོ་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
ཀྱི་འགྱུར་ཞིང ། དེའི་ཡིད་ཁྲིར་ཀྱི་ལྡོག་ལ །
།གསོལ་པ ། 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བྱང་ཆུབ་སེམས

གི་རྐྱང་པ་རྣམས་དང ། དབང་པོ་རྣམས་དང ། སྟོབས་རྣམ་དག
ཀྱི་བར་གསུམ་ཡིན་ནོ། །དེ་ཇི་ལི་ཕྱིར་ཞེ་ན ། གཟུགས
པ་ཉིད་ཀྱང་རྣམ་པ་ཐམས་ཅད་མཁྱེན་པ་ཉིད་དོ ། ། སངས
ལྟར་གཟུགས་ཀྱི་དེ་བཞིན་ཉིད་གང་ཡིན་བ་དང ། རྣམ
ར་ཏུ་ཕྱེད་དང ། རྣམ་པར་ཤེས་པའི་དེ་བཞིན་ཉིད་གང་ཡིན
མས་དང ། རྟེན་ཅིང་འབྲེལ་པར་འབྱུང་བའི་དེ་བཞིན་ཉིད
པ་རོལ་ཏུ་ཕྱིན་པ་ཐམས་ཅད་ཀྱི་དེ་བཞིན་ཉིད་གང་ཡིན་པར





五八 Инв.No.6510 夏應天元年(1206)西夏文刻本發菩提心及常作法事題記

五九 Тибет 6 藏文寫本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ཀ

༄༅། ༡༩ ། རྒྱ་གར་སྐད་དུ། ། དྷརྨ་དྷརྨ་ཏཱ་བི་བྷཱ་ག་བྲི་ཏྟི། ། བོད་སྐད་དུ། ། ཆོས་དང་ཆོས་ཉིད་རྣམ་པར་འབྱེད་པའི་འགྲེལ་པ། ། པ་ཅི་མ་

བསྒྲུ་བ་བསྒྲུ་བ་མཛད་དེ་འདི་གསུངས་པའི། ། བླ་མ་དེ་ལ་ཐལ་སྦྱར་རབ་བཏུད་ནས། ། བླ་མ་རྣམས་ལས་ཐོས་ཙམ་དེ་ཉིད་ཀྱིས། ། གནང་། བས་ཚིག་བསྡུ

ཤེས་ནས་འགའ་ཞིག་སྤྱང་བྱ་ཞིང་། ། གཞན་འགའ་ཞིག་ནི་མངོན་སུམ་ཉིད་བྱ་བ། ། དེས་ན་དེ་དག་མཚན་ཉིད་སྨྲ་ནས་ནི། ། རྣམ་དབྱེ་འདོད་པས་བ

བཞི་ཀུན་ནས་ཉོན་མོངས་པའི་མཚན་ཉིད་ཀྱི་ཆོས་དང ། རྣམ་པར་བྱང་བའི་མཚན་ཉིད་གནས་ཡོངས་སུ་གྱུར་པས་རབ་ཏུ་ཕྱེ་བའི་ཆོས་ཉིད་ཀྱི་དབང་དུ་བྱས་ཏེ་བ

ཟད་དོ། ། སྤྱང་པ་དེ་དག་མཚན་ཉིད་སྨྲ་ནས་ནི་རྣམ་དབྱེ་ཞེས་བྱ་བ ། ཅི་རིགས་ཆོས་ (+ཆོས་དང) ཉིད་དེ་དག་ཉིད་རྣམ་པར་དབྱེའི ། གཞན་ནས་ཡི་ནམ ། ཞེ

六〇 Тибет 3 藏文寫本辯法法性論





六一 Уйгур 21 回鶻文寫本佛經

俄藏黑水城文獻第一册目録

TK1—TK20

彩色圖版目録

一四 **TK300V** 有關黑水人的信札

一五 **TK264** 至元通行寶鈔貳貫

一六 **TK166** 金刻本孫真人千金方卷第十三

一七 **TK322** 元寫本六十四卦圖

一八 **TK153V** ***B60V*** 朱寫本卜筮要訣

一九 **TK172** 金刻本六壬課秘訣

二〇 **TK288** 金刻本新雕文酒清話

二一 **TK6** 宋刻本呂觀文進莊子義

二二 **TK151** 宋刻本太上洞玄靈寶天尊說救苦經

二三 **TK14** 西夏刻本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乾祐二十年(1189)羅皇后施印題記

二四 **TK88** 西夏刻本大方廣佛花嚴經卷第四十

二五 **TK11** 西夏刻本妙法蓮華經卷第七人慶三年(1146)清信弟子雕字人王善惠等施印題記

二六 **TK21** 西夏刻本佛說無量壽王經般若心經皇建元年(1210)普化寺沙門李智寶施印題記

二七 **TK149** 宋刻本金剛般若經鈔第五大中祥符九年(1016)知丹州軍州梁某施印題記

二八 **TK242** 西夏刻本注華嚴法界觀門卷下天盛四年(1152)沙門法隨等施印題記

二九 **TK12** 西夏刻本佛說轉女身經一卷天慶二年(1195)羅皇后施印發願文

三〇 **TK134** 刻本通理大師製立志銘心誡

三一 **B63** 宋端拱二年(989)智堅等三人往西天求菩薩戒記

三二 **TK76** 刻本佛說聖無量壽王經梵文印

三三 **TK148** 刻本觀無量壽佛經甘露疏科文翠野樓記印

三四 **TK186** 刻本注清凉心要李醜兒宅經記印

三五 **TK1** 西夏刻本妙法蓮華經卷第一版畫

三六 **TK81** 西夏刻本觀弥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版畫刻工姓氏

三七 **TK98** 西夏刻本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脱境界普賢行願品版畫

俄 TK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31－1)

奉天顯道燿武宣文神謀睿
智制義去邪惇睦懿恭皇帝

妙法蓮華經弘傳序

終南山釋　道宣　述

妙法蓮華經者統諸佛降靈之本致也蘊
結大夏出彼千齡東傳震旦三百餘載西
晉惠帝永康年中長安青門燉煌菩薩竺
法護者初翻此經名正法華東晉安帝隆
安年中後秦弘始丘慈沙門鳩摩羅什次
翻此經名妙法蓮華隋氏仁壽大興善寺
北天竺沙門闍那笈多後所翻者同名妙
法三經重沓文旨互陳時所宗尚皆弘秦
本自餘支品別偈不無其流具如序曆故

俄 TK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31－2)

翻此經名妙法蓮華隋氏仁壽大興善寺
北天竺沙門闍那笈多後所翻者同名妙
法三經重沓文旨互陳時所宗尚皆弘秦
本自餘支品別偈不無其流具如序曆故
所非述夫以靈岳降靈非　大聖無由開
化適化所及非昔緣無以導心所以仙苑
告成機分小大之別金河顧命道殊半滿
之科豈非教被乘時無足歎其高會是知
五千退席為進增慢之儔五百受記保崇
密化之迹所以放光現瑞開發請之教源
出定揚德暢佛慧之宏略朽宅通入大之
文軌化城引昔緣之不墜繫珠明理性之
常在鑿井顯示悟之多方詞義宛然喻陳
惟遠自非大哀曠濟拔滯溺之沉流一極
悲心拯昏迷之失性自漢至唐六百餘載
惣歷群籍四千餘軸受持盛者無出此經
將非機教相扣並智勝之遺塵聞而深敬
俱威王之餘勳輒於經首序而綜之庶得
早淨六根仰慈尊之嘉會速成四德翹樂
土之玄猷聊贊眞宗永貽諸後云爾

妙法蓮華經序品第一　為平聲　為去聲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奉　詔譯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
與大比丘衆萬二千人俱皆是阿羅漢諸
漏已盡無復煩惱逮得已利盡諸有結心

俄 TK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31－3）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奉　詔譯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
與大比丘衆萬二千人俱皆是阿羅漢諸
漏已盡無復煩惱逮得已利盡諸有結心
得自在其名曰阿若憍陳如摩訶迦葉優
樓頻螺迦葉伽耶迦葉那提迦葉舍利弗
大目揵連摩訶迦旃延阿㝹樓馱劫賓那
憍梵波提離婆多畢陵伽婆蹉薄拘羅摩
訶拘絺羅難陀孫陀羅難陀富樓那彌多
羅尼子須菩提阿難羅睺羅如是衆所知
識大阿羅漢等復有學無學二千人摩訶
波闍波提比丘尼與眷屬六千人俱羅睺
羅母耶輸陀羅比丘尼亦與眷屬俱菩薩
摩訶薩八萬人皆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不退轉皆得陀羅尼樂說辯才轉不退
轉法輪供養無量百千諸佛於諸佛所植
衆德本常為諸佛之所稱歎以慈修身善
入佛慧通達大智到於彼岸名稱普聞無
量世界能度無數百千衆生其名曰文殊
師利菩薩觀世音菩薩得大勢菩薩常精
進菩薩不休息菩薩寶掌菩薩藥王菩薩
勇施菩薩寶月菩薩月光菩薩滿月菩薩
大力菩薩無量力菩薩越三界菩薩颰陀
婆羅菩薩彌勒菩薩寶積菩薩導師菩薩
如是等菩薩摩訶薩八萬人俱

俄 TK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31－4）

婆羅菩薩弥勒菩薩寶積菩薩導師菩薩
如是等菩薩摩訶薩八萬人俱
尒時釋提桓因與其眷屬二萬天子俱復
有名月天子普香天子寶光天子四大天
王與其眷屬萬天子俱自在天子大自在
天子與其眷屬三萬天子俱娑婆世界主
梵天王尸棄大梵光明大梵等與其眷屬
萬二千天子俱有八龍王難陁龍王跋難
陁龍王娑伽羅龍王和修吉龍王德叉迦
龍王阿那婆達多龍王摩那斯龍王優鉢
羅龍王等各與若干百千眷屬俱有四緊
那羅王法緊那羅王妙法緊那羅王大法
緊那羅王持法緊那羅王各與若干百千
眷屬俱有四乹闥婆王樂乹闥婆王樂音
乹闥婆王美乹闥婆王美音乹闥婆王各
與若干百千眷屬俱有四阿脩羅王婆稚
阿脩羅王佉羅騫馱阿脩羅王毗摩質多
羅阿脩羅王羅睺阿脩羅王各與若干百
千眷屬俱有四迦樓羅王大威德迦樓羅
王大身迦樓羅王大滿迦樓羅王如意迦
樓羅王各與若干百千眷屬俱韋提希子
阿闍世王與若干百千眷屬俱各礼佛足
退坐一面
尒時世尊四衆圍遶供養恭敬尊重讚歎
爲諸菩薩說大乘經名無量義教菩薩法

俄 TK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31－5)

阿闍世王與若干百千眷屬俱各礼佛足
退坐一面
尒時世尊四衆圍遶供養恭敬尊重讚歎
爲諸菩薩說大乘經名無量義教菩薩法
佛所護念佛說此經已結加趺坐入於無
量義處三昧身心不動是時天雨曼陁羅
華摩訶曼陁羅華曼殊沙華摩訶曼殊沙
華而散佛上及諸大衆普佛世界六種震
動尒時會中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
天龍夜叉乹闥婆阿脩羅迦樓羅緊那羅
摩睺羅伽人非人及諸小王轉輪聖王是
諸大衆得未曾有歡喜合掌一心觀佛尒
時佛放眉間白毫相光照東方萬八千世
界靡不周遍下至阿鼻地獄上至阿迦尼
吒天於此世界盡見彼土六趣衆生又見
彼土現在諸佛及聞諸佛所說經法并見
彼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諸修行
得道者復見諸菩薩摩訶薩種種因緣種
種信解種種相貌行菩薩道復見諸佛般
涅槃者復見諸佛般涅槃後以佛舍利起
七寶塔尒時弥勒菩薩作是念今者世尊
現神變相以何因緣而有此瑞今佛世尊
入于三昧是不可思議現希有事當以問
誰誰能荅者復作此念是文殊師利法王
之子已曾親近供養過去無量諸佛必應

俄 TK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31－6)

入于三昧是不可思議現希有事當以問
誰誰能荅者復作此念是文殊師利法王
之子已曾親近供養過去無量諸佛必應
見此希有之相我今當問尒時比丘比丘
尼優婆塞優婆夷及諸天龍鬼神等咸作
此念是佛光明神通之相今當問誰尒時
弥勒菩薩欲自决疑又觀四衆比丘比丘
尼優婆塞優婆夷及諸天龍鬼神等衆會
之心而問文殊師利言以何因緣而有此
瑞神通之相放大光明照于東方萬八千
土悉見彼佛國界莊嚴於是弥勒菩薩欲
重宣此義以偈問曰
文殊師利 導師何故 眉間白毫 大光普照
雨曼陁羅 曼殊沙華 栴檀香風 悅可衆心
以是因緣 地皆嚴淨 而此世界 六種震動
時四部衆 咸皆歡喜 身意快然 得未曾有
眉間光明 照于東方 萬八千土 皆如金色
從阿鼻獄 上至有頂 諸世界中 六道衆生
生死所趣 善惡業緣 受報好醜 於此悉見
又覩諸佛 聖主師子 演說經典 微妙第一
其聲清淨 出柔軟音 教諸菩薩 無數億萬
梵音深妙 令人樂聞 各於世界 講說正法
種種因緣 以無量喻 照明佛法 開悟衆生
若人遭苦 猒老病死 為說涅槃 盡諸苦際
若人有福 曾供養佛 志求勝法 為說緣覺

俄 TK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31－7)

梵音深妙 令人樂聞 各於世界 講說正法
種種因緣 以無量喻 照明佛法 開悟衆生
若人遭苦 猒老病死 為說涅槃 盡諸苦際
若人有福 曾供養佛 志求勝法 為說緣覺
若有佛子 修種種行 求無上慧 為說淨道
文殊師利 我住於此 見聞若斯 及千億事
如是衆多 今當略說 我見彼土 恒沙菩薩
種種因緣 而求佛道 或有行施 金銀珊瑚
真珠摩尼 硨磲碼碯 金剛諸珎 奴婢車乘
寶飾輦輿 歡喜布施 迴向佛道 願得是乘
三界第一 諸佛所歎 或有菩薩 駟馬寶車
欄楯華蓋 軒飾布施 復見菩薩 身肉手足
及妻子施 求無上道 又見菩薩 頭目身體
欣樂施與 求佛智慧 文殊師利 我見諸王
往詣佛所 問無上道 便捨樂土 宮殿臣妾
剃除鬚髮 而被法服 或見菩薩 而作比丘
獨處閑靜 樂誦經典 又見菩薩 勇猛精進
入於深山 思惟佛道 又見離欲 常處空閑
深修禪定 得五神通 又見菩薩 安禪合掌
以千萬偈 讚諸法王 復見菩薩 智深志固
能問諸佛 聞悉受持 又見佛子 定慧具足
以無量喻 為衆講法 欣樂說法 化諸菩薩
破魔兵衆 而擊法鼓 又見菩薩 寂然宴默
天龍恭敬 不以為喜 又見菩薩 處林放光

俄 TK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31－8)

破魔兵衆 而擊法鼓 又見菩薩 寂然宴默
天龍恭敬 不以為喜 又見菩薩 處林放光
濟地獄苦 令入佛道 又見佛子 未嘗睡眠
經行林中 勤求佛道 又見具戒 威儀無缺
淨如寶珠 以求佛道 又見佛子 住忍辱力
增上慢人 惡罵捶打 皆悉能忍 以求佛道
又見菩薩 離諸戲笑 及癡眷屬 親近智者
一心除乱 攝念山林 億千萬歲 以求佛道
或見菩薩 餚饍飲食 百種湯藥 施佛及僧
名衣上服 價直千萬 或無價衣 施佛及僧
千萬億種 栴檀寶舍 衆妙臥具 施佛及僧
清淨園林 華果茂盛 流泉浴池 施佛及僧
如是等施 種種微妙 歡喜無猒 求無上道
或有菩薩 說寂滅法 種種教詔 無數衆生
或見菩薩 觀諸法性 無有二相 猶如虛空
又見佛子 心無所著 以此妙慧 求無上道
文殊師利 又有菩薩 佛滅度後 供養舍利
又見佛子 造諸塔廟 無數恒沙 嚴飾國界
寶塔高妙 五千由旬 縱廣正等 二千由旬
一一塔廟 各千幢幡 珠交露幔 寶鈴和鳴
諸天龍神 人及非人 香華伎樂 常以供養
文殊師利 諸佛子等 為供舍利 嚴飾塔廟
國界自然 殊特妙好 如天樹王 其華開敷
佛放一光 我及衆會 見此國界 種種殊妙
諸佛神力 智慧希有 放一淨光 照無量國

俄 TK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31－9）

國界自然 殊特妙好 如天樹王 其華開敷
佛放一光 我及衆會 見此國界 種種殊妙
諸佛神力 智慧希有 放一淨光 照無量國
我等見此 得未曾有 佛子文殊 願決衆疑
四衆欣仰 瞻仁及我 世尊何故 放斯光明
佛子時荅 決疑令喜 何所饒益 演斯光明
佛坐道場 所得妙法 為欲說此 為當授記
示諸佛土 衆寶嚴淨 及見諸佛 此非小緣
文殊當知 四衆龍神 瞻察仁者 為說何等
尒時文殊師利語弥勒菩薩摩訶薩及諸
大士善男子等如我惟忖今佛世尊欲說
大法雨大法雨吹大法螺擊大法鼓演大
法義諸善男子我於過去諸佛曾見此瑞
放斯光已即說大法是故當知今佛現光
亦復如是欲令衆生咸得聞知一切世間
難信之法故現斯瑞諸善男子如過去無
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祇劫尒時有佛號
日月燈明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
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
演說正法初善中善後善其義深遠其語
巧妙純一無雜具足清白梵行之相為求
聲聞者說應四諦法度生老病死究竟涅
槃為求辟支佛者說應十二因緣法為諸
菩薩說應六波羅蜜令得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成一切種智次復有佛亦名日月

俄 TK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31－10）

覺爲求辟支佛者說應十二因緣法爲諸菩薩說應六波羅蜜令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成一切種智次復有佛亦名日月燈明次復有佛亦名日月燈明如是二萬佛皆同一字号日月燈明又同一姓姓頗羅墮弥勒當知初佛後佛皆同一字名日月燈明十号具足所可說法初中後善其最後佛未出家時有八王子一名有意二名善意三名無量意四名寶意五名增意六名除疑意七名響意八名法意是八王子威德自在各領四天下是諸王子聞父出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悉捨王位亦隨出家發大乘意常修梵行皆爲法師已於千萬佛所殖諸善本是時日月燈明佛說大乘經名無量義教菩薩法佛所護念說是經已即於大衆中結加趺坐入於無量義處三昧身心不動是時天雨曼陁羅華摩訶曼陁羅華曼殊沙華摩訶曼殊沙華而散佛上及諸大衆普佛世界六種震動尒時會中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天龍夜叉乾闥婆阿脩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及諸小王轉輪聖王等是諸大衆得未曾有歡喜合掌一心觀佛尒時如來放眉間白毫相光照東方萬八千佛土靡不周遍如今所見是諸佛土

俄 TK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31－11）

等是諸大衆得未曾有歡喜合掌一心觀佛尒時如來放眉間白毫相光照東方萬八千佛土靡不周遍如今所見是諸佛土弥勒當知尒時會中有二十億菩薩樂欲聽法是諸菩薩見此光明普照佛土得未曾有欲知此光所爲因緣時有菩薩名曰妙光有八百弟子是時日月燈明佛從三昧起因妙光菩薩說大乘經名妙法蓮華教菩薩法佛所護念六十小劫不起于座時會聽者亦坐一處六十小劫身心不動聽佛所說謂如食頃是時衆中無有一人若身若心而生懈惓日月燈明佛於六十小劫說是經已即於梵魔沙門婆羅門及天人阿脩羅衆中而宣此言如來於今日中夜當入無餘涅槃時有菩薩名曰德藏日月燈明佛即授其記告諸比丘是德藏菩薩次當作佛号曰淨身多陁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陁佛授記已便於中夜入無餘涅槃佛滅度後妙光菩薩持妙法蓮華經滿八十小劫爲人演說日月燈明佛八子皆師妙光妙光教化令其堅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諸王子供養無量百千萬億佛已皆成佛道其最後成佛者名曰然燈八百弟子中有一人号曰求名貪著利養雖復讀誦衆經而不通利多所忘

俄 TK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31－12）

千萬億佛已皆成佛道其最後成佛者名曰然燈八百弟子中有一人号曰求名貪著利養雖復讀誦衆經而不通利多所忘失故号求名是人亦以種諸善根因緣故得值無量百千萬億諸佛供養恭敬尊重讃歎弥勒當知尒時妙光菩薩豈異人乎我身是也求名菩薩汝身是也今見此瑞與本無異是故惟忖今日如來當說大乘經名妙法蓮華教菩薩法佛所護念尒時文殊師利於大衆中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我念過去世　無量無數劫　有佛人中尊
号日月燈明　世尊演說法　度無量衆生
無數億菩薩　令入佛智慧　佛未出家時
所生八王子　見大聖出家　亦隨修梵行
時佛說大乘　經名無量義　於諸大衆中
而為廣分別　佛說此經已　即於法座上
加趺坐三昧　名無量義處　天雨曼陁華
天鼓自然鳴　諸天龍鬼神　供養人中尊
一切諸佛土　即時大震動　佛放眉間光
現諸希有事　此光照東方　萬八千佛土
示一切衆生　生死業報處　有見諸佛土
以衆寶莊嚴　琉璃頗梨色　斯由佛光照
又見諸天人　龍神夜叉衆　乹闥婆那羅

俄 TK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31－13）

示一切衆生　生死業報處　有見諸佛土
以衆寶莊嚴　琉璃頗梨色　斯由佛光照
又見諸天人　龍神夜叉衆　乹闥婆那羅
各供養其佛　又見諸如來　自然成佛道
身色如金山　端嚴甚微妙　如淨琉璃中
內現真金像　世尊在大衆　敷演深法義
一一諸佛土　聲聞衆無數　因佛光所照
悉見彼大衆　或有諸比丘　在於山林中
精進持淨戒　猶如護明珠　又見諸菩薩
行施忍辱等　其數如恒沙　斯由佛光照
又見諸菩薩　深入諸禪定　身心寂不動
以求無上道　又見諸菩薩　知法寂滅相
各於其國土　說法求佛道　尒時四部衆
見日月燈佛　現大神通力　其心皆歡喜
各各自相問　是事何因緣　天人所奉尊
適從三昧起　讃妙光菩薩　汝為世間眼
一切所歸信　能奉持法藏　如我所說法
唯汝能證知　世尊既讃歎　令妙光歡喜
說是法華經　滿六十小劫　不起於此座
所說上妙法　是妙光法師　悉皆能受持
佛說是法華　令衆歡喜已　尋即於是日
告於天人衆　諸法實相義　已為汝等說
我今於中夜　當入於涅槃　汝一心精進
當離於放逸　諸佛甚難值　億劫時一遇
世尊諸子等　聞佛入涅槃　各各懷悲惱

俄 TK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31－14）

告於天人衆　諸法實相義　已爲汝等說
我今於中夜　當入於涅槃　汝一心精進
當離於放逸　諸佛甚難值　億劫時一遇
世尊諸子等　聞佛入涅槃　各各懷悲惱
佛滅一何速　聖主法之王　安慰無量衆
我若滅度時　汝等勿憂怖　是德藏菩薩
於無漏實相　心已得通達　其次當作佛
号曰爲淨身　亦度無量衆　佛此夜滅度
如薪盡火滅　分布諸舍利　而起無量塔
比丘比丘尼　其數如恒沙　倍復加精進
以求無上道　是妙光法師　奉持佛法藏
八十小劫中　廣宣法華經　是諸八王子
妙光所開化　堅固無上道　當見無數佛
供養諸佛已　隨順行大道　相繼得成佛
轉次而授記　最後天中天　号曰然燈佛
諸仙之導師　度脫無量衆　是妙光法師
時有一弟子　心常懷懈怠　貪著於名利
求名利無猒　多遊族姓家　棄捨所習誦
廢忘不通利　以是因緣故　号之爲求名
亦行衆善業　得見無數佛　供養於諸佛
隨順行大道　具六波羅蜜　今見釋師子
其後當作佛　号名曰弥勒　廣度諸衆生
其數無有量　彼佛滅度後　懈怠者汝是
妙光法師者　今則我身是　我見燈明佛
本光瑞如此　以是知今佛　欲說法華經

俄 TK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31－15）

其數無有量　彼佛滅度後　懈怠者汝是
妙光法師者　今則我身是　我見燈明佛
本光瑞如此　以是知今佛　欲說法華經
今相如本瑞　是諸佛方便　今佛放光明
助發實相義　諸人今當知　合掌一心待
佛當雨法雨　充足求道者　諸求三乘人
若有疑悔者　佛當爲除斷　令盡無有餘
妙法蓮華經方便品第二
尒時世尊從三昧安詳而起告舍利弗諸
佛智慧甚深無量其智慧門難解難入一
切聲聞辟支佛所不能知所以者何佛曾
親近百千萬億無數諸佛盡行諸佛無量
道法勇猛精進名稱普聞成就甚深未曾
有法隨宜所說意趣難解舍利弗吾從成
佛已來種種因緣種種譬喻廣演言教無
數方便引導衆生令離諸著所以者何如
來方便知見波羅蜜皆以具足舍利弗如
來知見廣大深遠無量無礙力無所畏禪
定解脫三昧深入無際成就一切未曾有
法舍利弗如來能種種分別巧說諸法言
詞柔軟悅可衆心舍利弗取要言之無量
無邊未曾有法佛悉成就止舍利弗不須
復說所以者何佛所成就第一希有難解
之法唯佛與佛乃能究盡諸法實相所謂
諸法如是相如是性如是體如是力如是

俄 TK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31－16）

復說所以者何佛所成就第一希有難解
之法唯佛與佛乃能究盡諸法實相所謂
諸法如是相如是性如是體如是力如是
作如是因如是緣如是果如是報如是本
末究竟等尒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
言
世雄不可量　諸天及世人　一切衆生類
無能知佛者　佛力無所畏　解脫諸三昧
及佛諸餘法　無能測量者　本從無數佛
具足行諸道　甚深微妙法　難見難可了
於無量億劫　行此諸道已　道場得成果
我已悉知見　如是大果報　種種性相義
我及十方佛　乃能知是事　是法不可示
言詞相寂滅　諸餘衆生類　無有能得解
除諸菩薩衆　信力堅固者　諸佛弟子衆
曾供養諸佛　一切漏已盡　住是最後身
如是諸人等　其力所不堪　假使滿世間
皆如舍利弗　盡思共度量　不能測佛智
正使滿十方　皆如舍利弗　及餘諸弟子
亦滿十方剎　盡思共度量　亦復不能知
辟支佛利智　無漏最後身　亦滿十方界
其數如竹林　斯等共一心　於億無量劫
欲思佛實智　莫能知少分　新發意菩薩
供養無數佛　了達諸義趣　又能善說法
如稻麻竹葦　充滿十方剎　一心以妙智

俄 TK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31－17）

欲思佛實智　莫能知少分　新發意菩薩
供養無數佛　了達諸義趣　又能善說法
如稻麻竹葦　充滿十方剎　一心以妙智
於恒河沙劫　咸皆共思量　不能知佛智
不退諸菩薩　其數如恒沙　一心共思求
亦復不能知　又告舍利弗　無漏不思議
甚深微妙法　我今已具得　唯我知是相
十方佛亦然　舍利弗當知　諸佛語無異
於佛所說法　當生大信力　世尊法久後
要當說真實　告諸聲聞衆　及求緣覺乘
我令脫苦縛　逮得涅槃者　佛以方便力
示以三乘教　衆生處處著　引之令得出
尒時大衆中有諸聲聞漏盡阿羅漢阿若
憍陳如等千二百人及發聲聞辟支佛心
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各作是念今
者世尊何故殷勤稱歎方便而作是言佛
所得法甚深難解有所言說意趣難知一
切聲聞辟支佛所不能及佛說一解脫義
我等亦得此法到於涅槃而今不知是義
所趣尒時舍利弗知四衆心疑自亦未了
而白佛言世尊何因何緣慇懃稱歎諸佛
第一方便甚深微妙難解之法我自昔來
未曾從佛聞如是說今者四衆咸皆有疑
唯願世尊敷演斯事世尊何故慇懃稱歎
甚深微妙難解之法尒時舍利弗欲重宣

俄 TK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31－18）

未曾從佛聞如是說今者四衆咸皆有疑
唯願世尊敷演斯事世尊何故慇懃稱歎
甚深微妙難解之法尒時舍利弗欲重宣
此義而說偈言
慧日大聖尊　久乃說是法　自說得如是
力無畏三昧　禪定解脫等　不可思議法
道場所得法　無能發問者　我意難可測
亦無能問者　無問而自說　稱歎所行道
智慧甚微妙　諸佛之所得　無漏諸羅漢
及求涅槃者　今皆墮疑網　佛何故說是
其求緣覺者　比丘比丘尼　諸天龍鬼神
及乾闥婆等　相視懷猶豫　瞻仰兩足尊
是事為云何　願佛為解說　於諸聲聞衆
佛說我第一　我今自於智　疑惑不能了
為是究竟法　為是所行道　佛口所生子
合掌瞻仰待　願出微妙音　時為如實說
諸天龍神等　其數如恒沙　求佛諸菩薩
大數有八萬　又諸萬億國　轉輪聖王至
合掌以敬心　欲聞具足道
尒時佛告舍利弗止止不須復說若說是
事一切世間諸天及人皆當驚疑舍利弗
重白佛言世尊唯願說之唯願說之所以
者何是會無數百千萬億阿僧祇衆生曾
見諸佛諸根猛利智慧明了聞佛所說則

俄 TK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31－19）

重白佛言世尊唯願說之唯願說之所以
者何是會無數百千萬億阿僧祇衆生曾
見諸佛諸根猛利智慧明了聞佛所說則
能敬信尒時舍利弗欲重宣此義而說偈
言
法王無上尊　唯說願勿慮　是會無量衆
有能敬信者
佛復止舍利弗若說是事一切世間天人
阿脩羅皆當驚疑增上慢比丘將墜於大
坑尒時世尊重說偈言
止止不須說　我法妙難思　諸增上慢者
聞必不敬信
尒時舍利弗重白佛言世尊唯願說之唯
願說之今此會中如我等比百千萬億世
世已曾從佛受化如此人等必能敬信長
夜安隱多所饒益尒時舍利弗欲重宣此
義而說偈言
無上兩足尊　願說第一法　我為佛長子
唯垂分別說　是會無量衆　能敬信此法
佛已曾世世　教化如是等　皆一心合掌
欲聽受佛語　我等千二百　及餘求佛者
願為此衆故　唯垂分別說　是等聞此法
則生大歡喜
尒時世尊告舍利弗汝已慇懃三請豈得
不說汝今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為汝分別

俄 TK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31－20）

則生大歡喜
尒時世尊告舍利弗汝已慇懃三請豈得
不說汝今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爲汝分別
解說說此語時會中有比丘比丘尼優婆
塞優婆夷五千人等即從座起礼佛而退
所以者何此輩罪根深重及增上慢未得
謂得未證謂證有如此失是以不住世尊
黙然而不制止尒時佛告舍利弗我今此
衆無復枝葉純有貞實舍利弗如是增上
慢人退亦佳矣汝今善聽當爲汝說舍利
弗言唯然世尊願樂欲聞佛告舍利弗如
是妙法諸佛如來時乃說之如優曇鉢花
時一現耳舍利弗汝等當信佛之所說言
不虛妄舍利弗諸佛隨宜說法意趣難解
所以者何我以無數方便種種因緣譬喻
言詞演說諸法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
解唯有諸佛乃能知之所以者何諸佛世
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舍利弗
云何名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
現於世諸佛世尊欲令衆生開佛知見使
得清淨故出現於世欲示衆生佛之知見
故出現於世欲令衆生悟佛知見故出現
於世欲令衆生入佛知見道故出現於世
舍利弗是爲諸佛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

俄 TK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31－21)

故出現於世欲令衆生悟佛知見故出現
於世欲令衆生入佛知見道故出現於世
舍利弗是爲諸佛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
於世佛告舍利弗諸佛如來但教化菩薩
諸有所作常爲一事唯以佛之知見示悟
衆生舍利弗如來但以一佛乘故爲衆生
說法無有餘乘若二若三舍利弗一切十
方諸佛法亦如是舍利弗過去諸佛以無
量無數方便種種因緣譬喻言辭而爲衆
生演說諸法是法皆爲一佛乘故是諸衆
生從諸佛聞法究竟皆得一切種智舍利
弗未來諸佛當出於世亦以無量無數方
便種種因緣譬喻言詞而爲衆生演說諸
法是法皆爲一佛乘故是諸衆生從佛聞
法究竟皆得一切種智舍利弗現在十方
無量百千萬億佛土中諸佛世尊多所饒
益安樂衆生是諸佛亦以無量無數方便
種種因緣譬喻言詞而爲衆生演說諸法
是法皆爲一佛乘故是諸衆生從佛聞法
究竟皆得一切種智舍利弗是諸佛但教
化菩薩欲以佛之知見示衆生故欲以佛
之知見悟衆生故欲令衆生入佛之知見
故舍利弗我今亦復如是知諸衆生有種
種欲深心所著隨其本性以種種因緣譬

俄 TK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31－22)

之知見悟衆生故欲令衆生入佛之知見
故舍利弗我今亦復如是知諸衆生有種
種欲深心所著隨其本性以種種因緣譬
喻言詞方便力而爲說法舍利弗如此皆
爲得一佛乘一切種智故舍利弗十方世
界中尚無二乘何況有三舍利弗諸佛出
於五濁惡世所謂劫濁煩惱濁衆生濁見
濁命濁如是舍利弗劫濁亂時衆生垢重
慳貪嫉妬成就諸不善根故諸佛以方便
力於一佛乘分別說三舍利弗若我弟子
自謂阿羅漢辟支佛者不聞不知諸佛如
來但教化菩薩事此非佛弟子非阿羅漢
非辟支佛又舍利弗是諸比丘比丘尼自
謂已得阿羅漢是最後身究竟涅槃便不
復志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當知此輩
皆是增上慢人所以者何若有比丘實得
阿羅漢若不信此法無有是處除佛滅度
後現前無佛所以者何佛滅度後如是等
經受持讀誦解義者是人難得若遇餘佛
於此法中便得決了舍利弗汝等當一心
信解受持佛語諸佛如來言無虛妄無有
餘乘唯一佛乘尒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
說偈言
比丘比丘尼　有懷增上慢　優婆塞我慢
優婆夷不信　如是四衆等　其數有五千

俄 TK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31－23）

說偈言
比丘比丘尼　有懷增上慢　優婆塞我慢
優婆夷不信　如是四衆等　其數有五千
不自見其過　於戒有缺漏　護惜其瑕疵
是小智已出　衆中之糟糠　佛威德故去
斯人尠福德　不堪受是法　此衆無枝葉
唯有諸貞實　舍利弗善聽　諸佛所得法
無量方便力　而爲衆生說　衆生心所念
種種所行道　若干諸欲性　先世善惡業
佛悉知是已　以諸緣譬喻　言詞方便力
令一切歡喜　或說脩多羅　伽陁及本事
本生未曾有　亦說於因緣　譬喻并祇夜
優波提舍經　鈍根樂小法　貪著於生死
於諸無量佛　不行深妙道　衆苦所惱亂
爲是說涅槃　我設是方便　令得入佛慧
未曾說汝等　當得成佛道　所以未曾說
說時未至故　今正是其時　決定說大乘
我此九部法　隨順衆生說　入大乘爲本
以故說此經　有佛子心淨　柔軟亦利根
無量諸佛所　而行深妙道　爲此諸佛子
說是大乘經　我記如是人　來世成佛道
以深心念佛　脩持淨戒故　此等聞得佛
大喜充遍身　佛知彼心行　故爲說大乘
聲聞若菩薩　聞我所說法　乃至於一偈
皆成佛無疑　十方佛土中　唯有一乘法

俄 TK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31－24）

大喜充遍身　佛知彼心行　故為說大乘
聲聞若菩薩　聞我所說法　乃至於一偈
皆成佛無疑　十方佛土中　唯有一乘法
無二亦無三　除佛方便說　但以假名字
引導於衆生　說佛智慧故　諸佛出於世
唯此一事實　餘二則非真　終不以小乘
濟度於衆生　佛自住大乘　如其所得法
定慧力莊嚴　以此度衆生　自證無上道
大乘平等法　若以小乘化　乃至於一人
我則墮慳貪　此事為不可　若人信歸佛
如來不欺誑　亦無貪嫉意　斷諸法中惡
故佛於十方　而獨無所畏　我以相嚴身
光明照世間　無量衆所尊　為說實相印
舍利弗當知　我本立誓願　欲令一切衆
如我等無異　如我昔所願　今者已滿足
化一切衆生　皆令入佛道　若我遇衆生
盡教以佛道　無智者錯亂　迷惑不受教
我知此衆生　未曾修善本　堅著於五欲
癡愛故生惱　以諸欲因緣　墜墮三惡道
輪迴六趣中　備受諸苦毒　受胎之微形
世世常增長　薄德少福人　衆苦所逼迫
入邪見稠林　若有若無等　依止此諸見
具足六十二　深著虛妄法　堅受不可捨
我慢自矜高　諂曲心不實　於千萬億劫
不聞佛名字　亦不聞正法　如是人難度

俄 TK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31－25）

具足六十二　深著虛妄法　堅受不可捨
我慢自矜高　諂曲心不實　於千萬億劫
不聞佛名字　亦不聞正法　如是人難度
是故舍利弗　我為設方便　說諸盡苦道
示之以涅槃　我雖說涅槃　是亦非真滅
諸法從本來　常自寂滅相　佛子行道已
來世得作佛　我有方便力　開示三乘法
一切諸世尊　皆說一乘道　今此諸大衆
皆應除疑惑　諸佛語無異　唯一無二乘
過去無數劫　無量滅度佛　百千萬億種
其數不可量　如是諸世尊　種種緣譬喻
無數方便力　演說諸法相　是諸世尊等
皆說一乘法　化無量衆生　令入於佛道
又諸大聖主　知一切世間　天人群生類
深心之所欲　更以異方便　助顯第一義
若有衆生類　值諸過去佛　若聞法布施
或持戒忍辱　精進禪智等　種種修福慧
如是諸人等　皆已成佛道　諸佛滅度後
若人善軟心　如是諸衆生　皆已成佛道
諸佛滅度已　供養舍利者　起萬億種塔
金銀及頗梨　車璖與瑪瑙　玫瑰琉璃珠
清淨廣嚴飾　莊校於諸塔　或有起石廟
栴檀及沉水　木櫁并餘材　甎瓦泥土等
若於曠野中　積土成佛廟　乃至童子戲
聚沙為佛塔　如是諸人等　皆已成佛道

俄 TK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31－26）

清淨廣嚴飾 莊挍於諸塔 或有起石廟
栴檀及沉水 木櫁并餘材 甎瓦泥土等
若於曠野中 積土成佛廟 乃至童子戲
聚沙爲佛塔 如是諸人等 皆已成佛道
若人爲佛故 建立諸形像 刻雕成衆相
皆已成佛道 或以七寶成 鍮鉐赤白銅
白鑞及鉛錫 鐵木及與泥 或以膠漆布
嚴飾作佛像 如是諸人等 皆已成佛道
彩畫作佛像 百福莊嚴相 自作若使人
皆已成佛道 乃至童子戲 若草木及筆
或以指爪甲 而畫作佛像 如是諸人等
漸漸積功德 具足大悲心 皆已成佛道
但化諸菩薩 度脫無量衆 若人於塔廟
寶像及畫像 以華香旛蓋 敬心而供養
若使人作樂 擊鼓吹角貝 簫笛琴箜篌
琵琶鐃銅鈸 如是衆妙音 盡持以供養
或以歡喜心 歌唄頌佛德 乃至一小音
皆已成佛道 若人散亂心 乃至以一華
供養於畫像 漸見無數佛 若有人禮拜
或復但合掌 乃至舉一手 或復小低頭
以此供養像 漸見無量佛 自成無上道
廣度無數衆 入無餘涅槃 如薪盡火滅
若人散亂心 入於塔廟中 一稱南無佛
皆已成佛道 於諸過去佛 在世或滅後
若有聞是法 皆已成佛道 未來諸世尊

俄 TK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31－27）

皆已成佛道 於諸過去佛 在世或滅後
若有聞是法 皆已成佛道 未來諸世尊
其數無有量 是諸如來等 亦方便說法
一切諸如來 以無量方便 度脫諸衆生
入佛無漏智 若有聞法者 無一不成佛
諸佛本誓願 我所行佛道 普欲令衆生
亦同得此道 未來世諸佛 雖說百千億
無數諸法門 其實爲一乘 諸佛兩足尊
知法常無性 佛種從緣起 是故說一乘
是法住法位 世間相常住 於道場知已
導師方便說 天人所供養 現在十方佛
其數如恒沙 出現於世間 安隱衆生故
亦說如是法 知第一寂滅 以方便力故
雖示種種道 其實爲佛乘 知衆生諸行
深心之所念 過去所習業 欲性精進力
及諸根利鈍 以種種因緣 譬喻亦言詞
隨應方便說 今我亦如是 安隱衆生故
以種種法門 宣示於佛道 我以智慧力
知衆生性欲 方便說諸法 皆令得歡喜
舍利弗當知 我以佛眼觀 見六道衆生
貧窮無福慧 入生死險道 相續苦不斷
深著於五欲 如犛牛愛尾 以貪愛自蔽
盲瞑無所見 不求大勢佛 及與斷苦法
深入諸邪見 以苦欲捨苦 爲是衆生故
而起大悲心 我始坐道場 觀樹亦經行

俄 TK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31－28）

盲瞑無所見 不求大勢佛 及與斷苦法
深入諸邪見 以苦欲捨苦 為是衆生故
而起大悲心 我始坐道場 觀樹亦經行
於三七日中 思惟如是事 我所得智慧
微妙最第一 衆生諸根鈍 著樂癡所盲
如斯之等類 云何而可度 尒時諸梵王
及諸天帝釋 護世四天王 及大自在天
并餘諸天衆 眷屬百千萬 恭敬合掌礼
請我轉法輪 我即自思惟 若但讚佛乘
衆生沒在苦 不能信是法 破法不信故
墜於三惡道 我寧不說法 疾入於涅槃
尋念過去佛 所行方便力 我今所得道
亦應說三乘 作是思惟時 十方佛皆現
梵音慰喻我 善哉釋迦文 第一之導師
得是無上法 隨諸一切佛 而用方便力
我等亦皆得 最妙第一法 為諸衆生類
分別說三乘 少智樂小法 不自信作佛
是故以方便 分別說諸果 雖復說三乘
但為教菩薩 舍利弗當知 我聞聖師子
深淨微妙音 稱南無諸佛 復作如是念
我出濁惡世 如諸佛所說 我亦隨順行
思惟是事已 即趣波羅奈 諸法寂滅相
不可以言宣 以方便力故 為五比丘說
是名轉法輪 便有涅槃音 及以阿羅漢
法僧差別名 從久遠劫來 讚示涅槃法

俄 TK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31－29)

不可以言宣 以方便力故 為五比丘說
是名轉法輪 便有涅槃音 及以阿羅漢
法僧差別名 從久遠劫來 讚示涅槃法
生死苦永盡 我常如是說 舍利弗當知
我見佛子等 志求佛道者 無量千萬億
咸以恭敬心 皆來至佛所 曾從諸佛聞
方便所說法 我即作是念 如來所以出
為說佛慧故 今正是其時 舍利弗當知
鈍根小智人 著相憍慢者 不能信是法
今我喜無畏 於諸菩薩中 正直捨方便
但說無上道 菩薩聞是法 疑網皆已除
千二百羅漢 悉亦當作佛 如三世諸佛
說法之儀式 我今亦如是 說無分別法
諸佛興出世 懸遠值遇難 正使出于世
說是法復難 無量無數劫 聞是法亦難
能聽是法者 斯人亦復難 譬如優曇華
一切皆愛樂 天人所希有 時時乃一出
聞法歡喜讚 乃至發一言 則為已供養
一切三世佛 是人甚希有 過於優曇華
汝等勿有疑 我為諸法王 普告諸大衆
但以一乘道 教化諸菩薩 無聲聞弟子
汝等舍利弗 聲聞及菩薩 當知是妙法
諸佛之祕要 以五濁惡世 但樂著諸欲
如是等衆生 終不求佛道 當來世惡人
聞佛說一乘 迷惑不信受 破法墮惡道

俄 TK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31－30)

但以一乘道　教化諸菩薩　無聲聞弟子
汝等舍利弗　聲聞及菩薩　當知是妙法
諸佛之秘要　以五濁惡世　但樂著諸欲
如是等衆生　終不求佛道　當來世惡人
聞佛說一乘　迷惑不信受　破法墮惡道
有慚愧清淨　志求佛道者　當為如是等
廣讃一乘道　舍利弗當知　諸佛法如是
以萬億方便　隨宜而說法　其不習學者
不能曉了此　汝等既已知　諸佛世之師
隨宜方便事　無復諸疑惑　心生大歡喜
自知當作佛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俄 TK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31－31）

聾騃無足　宛轉腹行　為諸小虫　之所唼食
晝夜受苦　無有休息　謗斯經故　獲罪如是
若得為人　諸根闇鈍　矬陋攣躄　盲聾背傴
有所言說　人不信受　口氣常臭　鬼魅所著
貧窮下賤　為人所使　多病痟瘦　無所依怙
雖親附人　人不在意　若有所得　尋復忘失
若修醫道　順方治病　更增他疾　或復致死
若自有病　無人救療　設服良藥　而復增劇
若他反逆　抄劫竊盜　如是等罪　橫羅其殃
如斯罪人　永不見佛　衆聖之王　說法教化
如斯罪人　常生難處　狂聾心亂　永不聞法
於無數劫　如恒河沙　生輒聾瘂　諸根不具
常處地獄　如遊園觀　在餘惡道　如己舍宅
駝驢猪狗　是其行處　謗斯經故　獲罪如是
若得為人　聾盲瘖瘂　貧窮諸衰　以自莊嚴
水腫乾痟　疥癩癰疽　如是等病　以為衣服
身常臭處　垢穢不淨　深著我見　增益瞋恚
婬欲熾盛　不擇禽獸　謗斯經故　獲罪如是
告舍利弗　謗斯經者　若說其罪　窮劫不盡
以是因緣　我故語汝　無智人中　莫說此經
若有利根　智慧明了　多聞強識　求佛道者
如是之人　乃可為說　若人曾見　億百千佛
殖諸善本　深心堅固　如是之人　乃可為說
若人精進　常修慈心　不惜身命　乃可為說
若人恭敬　無有異心　離諸凡愚　獨處山澤
如是之人　乃可為說　又舍利弗　若見有人
捨惡知識　親近善友　如是之人　乃可為說
若見佛子　持戒清潔　如淨明珠　求大乘經

俄 TK2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2－1）

若人恭敬　無有異心　離諸凡愚　獨處山澤
如是之人　乃可為說　又舍利弗　若見有人
捨惡知識　親近善友　如是之人　乃可為說
若見佛子　持戒清潔　如淨明珠　求大乘經
如是之人　乃可為說　若人無瞋　質直柔軟
常愍一切　恭敬諸佛　如是之人　乃可為說
復有佛子　於大衆中　以清淨心　種種因緣
譬喻言辭　說法無礙　如是之人　乃可為說
若有比丘　為一切智　四方求法　合掌頂受
但樂受持　大乘經典　乃至不受　餘經一偈
如是之人　乃可為說　如人至心　求佛舍利
如是求經　得已頂受　其人不復　志求餘經
亦未曾念　外道典籍　如是之人　乃可為說
告舍利弗　我說是相　求佛道者　窮劫不盡
如是等人　則能信解　汝當為說　妙法華經

妙法蓮華經信解品第四

尒時慧命須菩提摩訶迦旃延摩訶迦葉
摩訶目揵連從佛所聞未曾有法世尊授
舍利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發希有
心歡喜踊躍即從座起整衣服偏袒右肩
右膝着地一心合掌曲躬恭敬瞻仰尊顏
而白佛言我等居僧之首年並朽邁自謂
已得涅槃無所堪任不復進求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世尊往昔說法既久我時在

俄 TK2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2－2）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妙法蓮華經藥草喻品第五
尒時世尊告摩訶迦葉及諸大弟子善哉
善哉迦葉善說如來真實功德誠如所言
如來復有無量無邊阿僧祇功德汝等若
於無量億劫說不能盡迦葉當知如來是
諸法之王若有所說皆不虛也於一切法
以智方便而演說之其所說法皆悉到於

俄 TK3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29－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妙法蓮華經藥草喻品第五

尒時世尊告摩訶迦葉及諸大弟子善哉
善哉迦葉善説如來真實功德誠如所言
如來復有無量無邊阿僧祇功德汝等若
於無量億劫説不能盡迦葉當知如來是
諸法之王若有所説皆不虚也於一切法
以智方便而演説之其所説法皆悉到於
一切智地如來觀知一切諸法之所歸趣
亦知一切衆生深心所行通達無礙又於
諸法究盡明了示諸衆生一切智慧迦葉
譬如三千大千世界山川谿谷土地所生
卉木叢林及諸藥草種類若干名色各異
密雲弥布遍覆三千大千世界一時等澍
其澤普洽卉木叢林及諸藥草小根小莖
小枝小葉中根中莖中枝中葉大根大莖
大枝大葉諸樹大小隨上中下各有所受
一雲所雨稱其種性而得生長華菓敷實
雖一地所生一雨所潤而諸草木各有差
別迦葉當知如來亦復如是出現於世如
大雲起以大音聲普遍世界天人阿脩羅
如彼大雲遍覆三千大千國土於大衆中
而唱是言我是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

俄 TK3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29－2）

別迦葉當知如來亦復如是出現於世如
大雲起以大音聲普遍世界天人阿脩羅
如彼大雲遍覆三千大千國土於大衆中
而唱是言我是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
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
世尊未度者令度未解者令解未安者令
安未涅槃者令得涅槃今世後世如實知
之我是一切知者一切見者知道者開道
者説道者汝等天人阿脩羅衆皆應到此
爲聽法故尒時無數千萬億種衆生來至
佛所而聽法如來于時觀是衆生諸根利
鈍精進懈怠隨其所堪而爲説法種種無
量皆令歡喜快得善利是諸衆生聞是法
已現世安隱後生善處以道受樂亦得聞
法既聞法已離諸障礙於諸法中任力所
能漸得入道如彼大雲雨於一切卉木叢
林及諸藥草如其種性具足蒙潤各得生
長如來説法一相一味所謂解脱相離相
滅相究竟至於一切種智其有衆生聞如
來法若持讀誦如説修行所得功德不自
覺知所以者何唯有如來知此衆生種相
體性念何事思何事修何事云何念云何
思云何修以何法念以何法思以何法修
以何法得何法衆生住於種種之地唯有
如來如實見之明了無礙如彼卉木叢林
諸藥草等而不自知上中下性如來知是

俄 TK3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29－3）

以何法得何法。衆生住於種種之地，唯有
如來如實見之，明了無礙。如彼卉木叢林
諸藥草等，而不自知上中下性。如來知是
一相一味之法。所謂解脫相、離相、滅相、究
竟涅槃常寂滅相，終歸於空。佛知是已，觀
衆生心欲而將護之，是故不即為說一切
種智。汝等迦葉，甚為希有，能知如來隨宜
說法，能信能受。所以者何？諸佛世尊隨宜
說法，難解難知。尒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
說偈言：　三　二

破有法王　出現世間　隨衆生欲　種種說法
如來尊重　智慧深遠　久默斯要　不務速說
有智若聞　則能信解　無智疑悔　則為永失
是故迦葉　隨力為說　以種種緣　令得正見
迦葉當知　譬如大雲　起於世間　遍覆一切
慧雲含潤　電光晃耀　雷聲遠震　令衆悅豫
日光掩蔽　地上清涼　靉靆垂布　如可承攬
其雨普等　四方俱下　流澍無量　率土充洽
山川險谷　幽邃所生　卉木藥草　大小諸樹
百穀苗稼　甘蔗蒲萄　雨之所潤　無不豐足
乾地普洽　藥木並茂　其雲所出　一味之水
草木叢林　隨分受潤　一切諸樹　上中下等
稱其大小　各得生長　根莖枝葉　華菓光色
一雨所及　皆得鮮澤　如其體相　性分大小
所潤是一　而各滋茂　佛亦如是　出現於世

俄 TK3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29－4）

稱其大小　各得生長　根莖枝葉　華菓光色
一雨所及　皆得鮮澤　如其體相　性分大小
所潤是一　而各滋茂　佛亦如是　出現於世
譬如大雲　普覆一切　既出于世　為諸衆生
分別演說　諸法之實　大聖世尊　於諸天人
一切衆中　而宣是言　我為如來　兩足之尊
出于世間　猶如大雲　充潤一切　枯槁衆生
皆令離苦　得安隱樂　世間之樂　及涅槃樂
諸天人衆　一心善聽　皆應到此　覲無上尊
我為世尊　無能及者　安隱衆生　故現於世
為大衆說　甘露淨法　其法一味　解脫涅槃
以一妙音　演暢斯義　常為大乘　而作因緣
我觀一切　普皆平等　無有彼此　愛憎之心
我無貪著　亦無限礙　恒為一切　平等說法
如為一人　衆多亦然　常演說法　曾無他事
去來坐立　終不疲猒　充足世間　如雨普潤
貴賤上下　持戒毀戒　威儀具足　及不具足
正見邪見　利根鈍根　等雨法雨　而無懈倦
一切衆生　聞我法者　隨力所受　住於諸地
或處人天　轉輪聖王　釋梵諸王　是小藥草
知無漏法　能得涅槃　起六神通　及得三明
獨處山林　常行禪定　得緣覺證　是中藥草
求世尊處　我當作佛　行精進定　是上藥草
又諸佛子　專心佛道　常行慈悲　自知作佛
決定無疑　是名小樹　安住神通　轉不退輪

俄 TK3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29－5）

求世尊處　我當作佛　行精進定　是上藥草
又諸佛子　專心佛道　常行慈悲　自知作佛
決定無疑　是名小樹　安住神通　轉不退輪
度無量億　百千衆生　如是菩薩　名為大樹
佛平等說　如一味雨　隨衆生性　所受不同
如彼草木　所稟各異　佛以此喻　方便開示
種種言詞　演說一法　於佛智慧　如海一滴
我雨法雨　充滿世間　一味之法　隨力修行
如彼叢林　藥草諸樹　隨其大小　漸增茂好
諸佛之法　常以一味　令諸世間　普得具足
漸次修行　皆得道果　聲聞緣覺　處於山林
住最後身　聞法得果　是名藥草　各得增長
若諸菩薩　智慧堅固　了達三界　求最上乘
是名小樹　而得增長　復有住禪　得神通力
聞諸法空　心大歡喜　放無數光　度諸衆生
是名大樹　而得增長　如是迦葉　佛所說法
譬如大雲　以一味雨　潤於人華　各得成實
迦葉當知　以諸因緣　種種譬喻　開示佛道
是我方便　諸佛亦然　今為汝等　說最實事
諸聲聞衆　皆非滅度　汝等所行　是菩薩道
漸漸修學　悉當成佛

妙法蓮華經授記品第六　　三　四

尒時世尊說是偈已告諸大衆唱如是言
我此弟子摩訶迦葉於未來世當得奉覲
三百萬億諸佛世尊供養恭敬尊重讚歎

俄 TK3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29－6)

妙法蓮華經授記品第六
尒時世尊說是偈已告諸大衆唱如是言
我此弟子摩訶迦葉於未來世當得奉覲
三百萬億諸佛世尊供養恭敬尊重讚歎
廣宣諸佛無量大法於最後身得成為佛
名曰光明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
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
國名光德劫名大莊嚴佛壽十二小劫正
法住世二十小劫像法亦住二十小劫國
界嚴飾無諸穢惡瓦礫荊棘便利不淨其
土平正無有高下坑坎堆阜琉璃為地寶
樹行列黃金為繩以界道側散諸寶華周
遍清淨其國菩薩無量千億諸聲聞衆亦
復無數無有魔事雖有魔及魔民皆護佛
法尒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告諸比丘　我以佛眼　見是迦葉　於未來世
過無數劫　當得作佛　而於來世　供養奉覲
三百萬億　諸佛世尊　為佛智慧　淨修梵行
供養最上　二足尊已　修習一切　無上之慧
於最後身　得成為佛　其土清淨　琉璃為地
多諸寶樹　行列道側　金繩界道　見者歡喜
常出好香　散衆名華　種種奇妙　以為莊嚴
其地平正　無有丘坑　諸菩薩衆　不可稱計
其心調柔　逮大神通　奉持諸佛　大乘經典
諸聲聞衆　無漏後身　法王之子　亦不可計
乃以天眼　不能數知　其佛當壽　十二小劫

俄 TK3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29－7)

其心調柔　逮大神通　奉持諸佛　大乘經典
諸聲聞衆　無漏後身　法王之子　亦不可計
乃以天眼　不能數知　其佛當壽　十二小劫
正法住世　二十小劫　像法亦住　二十小劫
光明世尊　其事如是
尒時大目揵連須菩提摩訶迦旃延等皆
悉悚慄一心合掌瞻仰尊顏目不蹔捨即
共同聲而說偈言
大雄猛世尊　諸釋之法王　哀愍我等故
而賜佛音聲　若知我深心　見爲授記者
如以甘露灑　除熱得清涼　如從飢國來
忽遇大王饍　心猶懷疑懼　未敢即便食
若復得王教　然後乃敢食　我等亦如是
每惟小乘過　不知當云何　得佛無上慧
雖聞佛音聲　言我等作佛　心尚懷憂懼
如未敢便食　若蒙佛授記　尒乃快安樂
大雄猛世尊　常欲安世間　願賜我等記
如飢須教食　三　三
尒時世尊知諸大弟子心之所念告諸比
丘是須菩提於當來世奉覲三百萬億那
由他佛供養恭敬尊重讚歎常修梵行具
菩薩道於最後身得成為佛号曰名相如
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
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劫名有寶國
名寶生其土平正頗梨為地寶樹莊嚴無

俄 TK3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29－8）

菩薩道於最後身得成為佛号曰名相如
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
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劫名有寶國
名寶生其土平正頗梨為地寶樹莊嚴無
諸丘坑砂礫荊棘便利之穢寶華覆地周
遍清淨其土人民皆處寶臺珎妙樓閣聲
聞弟子無量無邊筭數譬喻所不能知諸
菩薩衆無數千萬億那由他佛壽十二小
劫正法住世二十小劫像法亦住二十小
劫其佛常處虛空為衆說法度脫無量菩
薩及聲聞衆尒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
偈言
諸比丘衆　今告汝等　皆當一心　聽我所說
我大弟子　須菩提者　當得作佛　号曰名相
當供無數　萬億諸佛　隨佛所行　漸具大道
最後身得　三十二相　端正姝妙　猶如寶山
其佛國土　嚴淨第一　衆生見者　無不愛樂
佛於其中　度無量衆　其佛法中　多諸菩薩
皆悉利根　轉不退輪　彼國常以　菩薩莊嚴
諸聲聞衆　不可稱數　皆得三明　具六神通
住八解脫　有大威德　其佛說法　現於無量
神通變化　不可思議　諸天人民　數如恒沙
皆共合掌　聽受佛語　其佛當壽　十二小劫
正法住世　二十小劫　像法亦住　二十小劫
尒時世尊復告諸比丘衆我今語汝是大
迦旃延於當來世以諸供具供養奉事八

俄 TK3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29－9）

皆共合掌 聽受佛語 其佛當壽十二小劫
正法住世 二十小劫 像法亦住 二十小劫
尒時世尊復告諸比丘衆我今語汝是大
迦旃延於當來世以諸供具供養奉事八
千億佛恭敬尊重諸佛滅後各起塔廟高
千由旬縱廣正等五百由旬以金銀琉璃
硨磲瑪瑙真珠玫瑰七寶合成衆華瓔珞
塗香抹香燒香繒盖幢幡供養塔廟過是
已後當復供養二萬億佛亦復如是供養
是諸佛已具菩薩道當得作佛号曰閻浮
那提金光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
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
其土平正頗梨為地寶樹莊嚴黃金為繩
以界道側妙華覆地周遍清淨見者歡喜
無四惡道地獄餓鬼畜生阿脩羅道多有
天人諸聲聞衆及諸菩薩無量萬億莊嚴
其國佛壽十二小劫正法住世二十小劫
像法亦住二十小劫尒時世尊欲重宣此
義而說偈言
三　六
諸比丘衆 皆一心聽 如我所說 真實無異
是迦旃延 當以種種 妙好供具 供養諸佛
諸佛滅後 起七寶塔 亦以華香 供養舍利
其最後身 得佛智慧 成等正覺 國土清淨
度脫無量 萬億衆生 皆為十方 之所供養
佛之光明 無能勝者 其佛号曰 閻浮金光

俄 TK3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29－10）

諸佛滅後 起七寶塔 亦以華香 供養舍利
其最後身 得佛智慧 成等正覺 國土清淨
度脫無量 萬億衆生 皆為十方 之所供養
佛之光明 無能勝者 其佛号曰 閻浮金光
菩薩聲聞 斷一切有 無量無數 莊嚴其國
尒時世尊復告大衆我今語汝是大目揵
連當以種種供具供養八千諸佛恭敬尊
重諸佛滅後各起塔廟高千由旬縱廣正
等五百由旬以金銀琉璃硨磲瑪瑙真珠
玫瑰七寶合成衆華瓔珞塗香抹香燒香
繒盖幢幡以用供養過是已後當復供養
二百萬億諸佛亦復如是當得成佛号曰
多摩羅跋栴檀香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
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
佛世尊劫名喜滿國名意樂其土平正頗
梨為地寶樹莊嚴散真珠華周遍清淨見
者歡喜多諸天人菩薩聲聞其數無量佛
壽二十四小劫正法住世四十小劫像法
亦住四十小劫尒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
說偈言
我此弟子 大目揵連 捨是身已 得見八千
二百萬億 諸佛世尊 為佛道故 供養恭敬
於諸佛所 常修梵行 於無量劫 奉持佛法
諸佛滅後 起七寶塔 長表金刹 華香妓樂
而以供養 諸佛塔廟 漸漸具足 菩薩道已
於意樂國 而得作佛 号多摩羅 栴檀之香

俄 TK3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29－11）

諸佛滅後　起七寶塔　長表金剎　華香妓樂
而以供養　諸佛塔廟　漸漸具足　菩薩道已
於意樂國　而得作佛　号多摩羅　栴檀之香
其佛壽命　二十四劫　常為天人　演說佛道
聲聞無量　如恒河沙　三明六通　有大威德
菩薩無數　志固精進　於佛智慧　皆不退轉
佛滅度後　正法當住　四十小劫　像法亦尒
我諸弟子　威德具足　其數五百　皆當授記
於未來世　咸得成佛
我及汝等　宿世因緣　吾今當說　汝等善聽

妙法蓮華經化城喻品第七

佛告諸比丘乃往過去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祇劫尒時有佛名大通智勝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其國名好成劫名大相諸比丘彼佛滅度已來甚大久遠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地種假使有人磨以為墨過於東方千國土乃下一點大如微塵又過千國土復下一點如是展轉盡地種墨於汝等意云何是諸國土若筭師若筭師弟子能得邊際知其數不不也世尊諸比丘是人所經國土若點不點盡抹為塵一塵一劫彼佛滅度已來復過是數無量無邊百千萬億阿僧祇劫我以如來知見力故觀彼久遠猶若今日尒時世

俄 TK3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29－12）

抹為塵一塵一劫彼佛滅度已來復過是數無量無邊百千萬億阿僧祇劫我以如來知見力故觀彼久遠猶若今日尒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我念過去世　無量無邊劫　有佛兩足尊
名大通智勝　如人以力磨　三千大千土
盡此諸地種　皆悉以為墨　過於千國土
乃下一塵點　如是展轉點　盡此諸塵墨
如是諸國土　點與不點等　復盡抹為塵
一塵為一劫　此諸微塵數　其劫復過是
彼佛滅度來　如是無量劫　如來無礙智
知彼佛滅度　及聲聞菩薩　如見今滅度
諸比丘當知　佛智淨微妙　無漏無所礙
通達無量劫

佛告諸比丘大通智勝佛壽五百四十萬億那由他劫其佛本坐道場破魔軍已垂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諸佛法不現在前如是一小劫乃至十小劫結加趺坐身心不動而諸佛法猶不在前尒時忉利諸天先為彼佛於菩提樹下敷師子座高一由旬佛於此坐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適坐此座時諸梵天王雨衆天華面百由旬香風時來吹去萎華更雨新者如是不絕滿十小劫供養於佛乃至滅度常雨此華四王諸天為供養佛常擊天鼓其

俄 TK3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29－13）

菩提適坐此座時諸梵天王雨衆天華面
百由旬香風時來吹去萎華更雨新者如
是不絶滿十小劫供養於佛乃至滅度常
雨此華四王諸天爲供養佛常擊天鼓其
餘諸天作天妓樂滿十小劫至于滅度亦
復如是諸比丘大通智勝佛過十小劫諸
佛之法乃現在前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其佛未出家時有十六子其第一者名
曰智積諸子各有種種珎異玩好之具聞
父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皆捨所珎
往詣佛所諸母涕泣而隨送之其祖轉輪
聖王與一百大臣及餘百千萬億人民皆
共圍繞隨至道場咸欲親近大通智勝如
來供養恭敬尊重讃歎到已頭面礼足繞
佛畢已一心合掌瞻仰世尊以偈頌曰

大威德世尊　爲度衆生故　於無量億歲
尒乃得成佛　諸願已具足　善哉吉無上
世尊甚希有　一坐十小劫　身體及手足
靜然安不動　其心常惔怕　未曾有散乱
究竟永寂滅　安住無漏法　今者見世尊
安隱成佛道　我等得善利　稱慶大歡喜
衆生常苦惱　盲瞑無導師　不識苦盡道
不知求解脫　長夜增惡趣　減損諸天衆
從瞑入於瞑　永不聞佛名　今佛得最上
安隱無漏道　我等及天人　爲得最大利
是故咸稽首　歸命無上尊

俄 TK3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29－14)

從瞑入於瞑　永不聞佛名　今佛得最上
安隱無漏道　我等及天人　爲得最大利
是故咸稽首　歸命無上尊

尒時十六王子偈讃佛已勸請世尊轉於
法輪咸作是言世尊說法多所安隱憐愍
饒益諸天人民重說偈言

世雄無等倫　百福自莊嚴　得無上智慧
願爲世間說　度脫於我等　及諸衆生類
爲分別顯示　令得是智慧　若我等得佛
衆生亦復然　世尊知衆生　深心之所念
亦知所行道　又知智慧力　欲樂及修福
宿命所行業　世尊悉知已　當轉無上輪

佛告諸比丘大通智勝佛得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時十方各五百萬億諸佛世界
六種震動其國中間幽瞑之處日月威光
所不能照而皆大明其中衆生各得相見
咸作是言此中云何忽生衆生又其國界
諸天宮殿乃至梵宮六種震動大光普照
遍滿世界勝諸天光尒時東方五百萬億
諸國土中梵天宮殿光明照曜倍於常明
諸梵天王各作是念今者宮殿光明昔所
未有以何因緣而現此相是時諸梵天王
即各相詣共議此事時彼衆中有一大梵
天王名救一切爲諸梵衆而說偈言

我等諸宮殿　光明昔未有　此是何因緣
之　爲大德天生　爲佛出世間

俄 TK3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29－15)

未有以何因緣而現此相是時諸梵天王
即各相詣共議此事時彼衆中有一大梵
天王名救一切爲諸梵衆而說偈言
我等諸宮殿　光明昔未有　此是何因緣
宜各共求之　為大德天生　為佛出世間
而此大光明　遍照於十方
尒時五百萬億國土諸梵天王與宮殿俱
各以衣裓盛諸天華共詣西方推尋是相
見大通智勝如來處于道場菩提樹下坐
師子座諸天龍王乾闥婆緊那羅摩睺羅
伽人非人等恭敬圍繞及見十六王子請
佛轉法輪即時諸梵天王頭面礼佛繞百
千帀即以天華而散佛上其所散華如須
弥山并以供養佛菩提樹其菩提樹高十
由旬華供養已各以宮殿奉上彼佛而作
是言唯見哀愍饒益我等所獻宮殿願垂
納處時諸梵天王即於佛前一心同聲以
偈頌曰
世尊甚希有　難可得值遇　具無量功德
能救護一切　天人之大師　哀愍於世間
十方諸衆生　普皆蒙饒益　我等所從來
五百萬億國　捨深禪定樂　爲供養佛故
我等先世福　宮殿甚嚴飾　今以奉世尊
唯願哀納受
尒時諸梵天王偈讚佛已各作是言唯願
世尊轉於法輪度脫衆生開涅槃道時諸

俄 TK3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29－16）

我等先世福　宮殿甚嚴飾　今以奉世尊
唯願哀納受
尒時諸梵天王偈讚佛已各作是言唯願
世尊轉於法輪度脫衆生開涅槃道時諸
梵天王一心同聲而說偈言
世雄兩足尊　唯願演說法　以大慈悲力
度苦惱衆生
尒時大通智勝如來默然許之又諸比丘
東南方五百萬億國土諸大梵王各自見
宮殿光明照曜昔所未有歡喜踊躍生希
有心即各相詣共議此事時彼衆中有一
大梵天王名曰大悲爲諸梵衆而說偈言
是事何因緣　而現如此相　我等諸宮殿
光明昔未有　為大德天生　為佛出世間
未曾見此相　當共一心求　過千萬億土
尋光共推之　多是佛出世　度脫苦衆生
尒時五百萬億諸梵天王與宮殿俱各以
衣裓盛諸天華共詣西北方推尋是相見
大通智勝如來處于道場菩提樹下坐師
子座諸天龍王乾闥婆緊那羅摩睺羅伽
人非人等恭敬圍繞及見十六王子請佛
轉法輪時諸梵天王頭面礼佛繞百千帀
即以天華而散佛上所散之華如須弥山
并以供養佛菩提樹華供養已各以宮殿
奉上彼佛而作是言唯見哀愍饒益我等
所獻宮殿願垂納受尒時諸梵天王即於

俄 TK3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29－17）

即以天華而散佛上所散之華如須弥山
并以供養佛菩提樹華供養已各以宫殿
奉上彼佛而作是言唯見哀愍饒益我等
所獻宫殿願垂納受尒時諸梵天王即於
佛前一心同聲以偈頌曰
聖主天中王　迦陵頻伽聲　哀愍衆生者
我等今敬礼　世尊甚希有　久遠乃一現
一百八十劫　空過無有佛　三惡道充滿
諸天衆減少　今佛出於世　為衆生作眼
世間所歸趣　救護於一切　為衆生之父
哀愍饒益者　我等宿福慶　今得值世尊
尒時諸梵天王偈讚佛已各作是言唯願
世尊哀愍一切轉於法輪度脫衆生時諸
梵天王一心同聲而說偈言
大聖轉法輪　顯示諸法相　度苦惱衆生
今得大歡喜　衆生聞此法　得道若生天
諸惡道減少　忍善者增益
尒時大通智勝如來嘿然許之又諸比丘
南方五百萬億國土諸大梵王各自見宫
殿光明照曜昔所未有歡喜踊躍生希有
心即各相詣共議此事以何因緣我等宫
殿有此光曜而彼衆中有一大梵天王名
曰妙法為諸梵衆而說偈言
我等諸宫殿　光明甚威曜　此非無因緣
是相宜求之　過於百千劫　未曾見是相
為大德天生　為佛出世間

俄 TK3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29－18）

我等諸宫殿　光明甚威曜　此非無因緣
是相宜求之　過於百千劫　未曾見是相
為大德天生　為佛出世間
尒時五百萬億諸梵天王與宫殿俱各以
衣裓盛諸天華共詣北方推尋是相見大
通智勝如來處于道場菩提樹下坐師子
座諸天龍王乾闥婆緊那羅摩睺羅伽人
非人等恭敬圍繞及見十六王子請佛轉
法輪時諸梵天王頭面礼佛繞百千帀即
以天華而散佛上所散之華如須弥山并
以供養佛菩提樹華供養已各以宫殿奉
上彼佛而作是言唯見哀愍饒益我等所
獻宫殿願垂納受尒時諸梵天王即於佛
前一心同聲以偈頌曰
世尊甚難見　破諸煩惱者　過百三十劫
今乃得一見　諸飢渴衆生　以法雨充滿
昔所未曾覩　無量智慧者　如優曇鉢羅
今日乃值遇　我等諸宫殿　蒙光故嚴飾
世尊大慈愍　唯願垂納受
尒時諸梵天王偈讚佛已各作是言唯願
世尊轉於法輪令一切世間諸天魔梵沙
門婆羅門皆獲安隱而得度脫時諸梵天
王一心同聲以偈頌曰
唯願天人尊　轉無上法輪　擊于大法鼓
而吹大法螺　普雨大法雨　度無量衆生
我等咸歸請　當演深遠音

俄 TK3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29－19）

門婆羅門皆獲安隱而得度脫時諸梵天
王一心同聲以偈頌曰
唯願天人尊 轉無上法輪 擊于大法鼓
而吹大法螺 普雨大法雨 度無量衆生
我等咸歸請 當演深遠音
尒時大通智勝如來默然許之西南方乃
至下方亦復如是尒時上方五百萬億國
土諸大梵王皆悉自覩所止宮殿光明威
曜昔所未有歡喜踊躍生希有心即各相
詣共議此事以何因緣我等宮殿有斯光
明時彼衆中有一大梵天王名曰尸棄爲
諸梵衆而說偈言
今以何因緣 我等諸宮殿 威德光明曜
嚴飾未曾有 如是之妙相 昔所未聞見
爲大德天生 爲佛出世間
尒時五百萬億諸梵天王與宮殿俱各以
衣裓盛諸天華共詣下方推尋是相見大
通智勝如來處于道場菩提樹下坐師子
座諸天龍王乾闥婆緊那羅摩睺羅伽人
非人等恭敬圍繞及見十六王子請佛轉
法輪時諸梵天王頭面礼佛繞百千币即
以天華而散佛上所散之華如須弥山并
以供養佛菩提樹華供養已各以宮殿奉
上彼佛而作是言唯見哀愍饒益我等所
獻宮殿願垂納處時諸梵天王即於佛前
一心同聲以偈頌曰

俄 TK3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29－20）

上彼佛而作是言唯見哀愍饒益我等所
獻宮殿願垂納處時諸梵天王即於佛前
一心同聲以偈頌曰
善哉見諸佛 救世之聖尊 能於三界獄
勉出諸衆生 普智天人尊 哀愍群萌類
能開甘露門 廣度於一切 於昔無量劫
空過無有佛 世尊未出時 十方常暗暝
三惡道增長 阿脩羅亦盛 諸天衆轉減
死多墮惡道 不從佛聞法 常行不善事
色力及智慧 斯等皆減少 罪業因緣故
失樂及樂想 住於邪見法 不識善儀則
不蒙佛所化 常墮於惡道 佛爲世間眼
久遠時乃出 哀愍諸衆生 故現於世間
超出成正覺 我等甚欣慶 及餘一切衆
喜歎未曾有 我等諸宮殿 蒙光故嚴飾
今以奉世尊 唯垂哀納受 願以此功德
普及於一切 我等與衆生 皆共成佛道
尒時五百萬億諸梵天王偈讚佛已各白
佛言唯願世尊轉於法輪多所安隱多所
度脫時諸梵天王而說偈言
世尊轉法輪 擊甘露法鼓 度苦惱衆生
開示涅槃道 唯願受我請 以大微妙音
哀愍而敷演 無量劫習法
尒時大通智勝如來受十方諸梵天王及
十六王子請即時三轉十二行法輪若沙

俄 TK3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29－21）

哀愍而敷演　無量劫習法
尒時大通智勝如來受十方諸梵天王及
十六王子請即時三轉十二行法輪若沙
門婆羅門若天魔梵及餘世間所不能轉
謂是苦是苦集是苦滅是苦滅道及廣說
十二因緣法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
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
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
無明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識滅則名色
滅名色滅則六入滅六入滅則觸滅觸滅
則受滅受滅則愛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
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死憂悲苦惱
滅佛於天人大衆之中說是法時六百萬
億那由他人以不受一切法故而於諸漏
心得解脫皆得深妙禪定三明六通具八
解脫第二第三第四說法時千萬億恒河
沙那由他等衆生亦以不受一切法故而
於諸漏心得解脫從是已後諸聲聞衆無
量無邊不可稱數尒時十六王子皆以童
子出家而爲沙弥諸根通利智慧明了已
曾供養百千萬億諸佛淨修梵行求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俱白佛言世尊是諸無
量千萬億大德聲聞皆已成就世尊亦當
爲我等說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我等
聞已皆共修學世尊我等志願如來知見
深心所念佛自證知尒時轉輪聖王所將

俄 TK3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29－22)

量千萬億大德聲聞皆已成就世尊亦當
爲我等說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我等
聞已皆共修學世尊我等志願如來知見
深心所念佛自證知尒時轉輪聖王所將
衆中八萬億人見十六王子出家亦求出
家王即聽許尒時彼佛受沙弥請過二萬
劫已乃於四衆之中說是大乘經名妙法
蓮華教菩薩法佛所護念說是經已十六
沙弥爲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皆共受
持諷誦通利說是經時十六菩薩沙弥皆
悉信受聲聞衆中亦有信解其餘衆生千
萬億種皆生疑惑佛說是經於八千劫未
曾休廢說此經已即入靜室住於禪定八
萬四千劫是時十六菩薩沙弥知佛入室
寂然禪定各昇法座亦於八萬四千劫爲
四部衆廣說分別妙法華經一一皆度六
百萬億那由他恒河沙等衆生示教利喜
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大通智勝
佛過八萬四千劫已從三昧起往詣法座
安詳而坐普告大衆是十六菩薩沙弥甚
爲希有諸根通利智慧明了已曾供養無
量千萬億數諸佛於諸佛所常修梵行受
持佛智開示衆生令入其中汝等皆當數
數親近而供養之所以者何若聲聞辟支
佛及諸菩薩能信是十六菩薩所說經法
受持不毀者是人皆當得阿耨多羅三藐

俄 TK3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29－23)

持佛智開示衆生令入其中汝等皆當數
數親近而供養之所以者何若聲聞辟支
佛及諸菩薩能信是十六菩薩所說經法
受持不毀者是人皆當得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如來之慧佛告諸比丘是十六菩
薩常樂說是妙法華經一一菩薩所化六
百萬億那由他恒河沙等衆生世世所生
與菩薩俱從其聞法悉皆信解以此因緣
得值四萬億諸佛世尊于今不盡諸比丘
我今語汝彼佛弟子十六沙弥今皆得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十方國土現在說
法有無量百千萬億菩薩聲聞以為眷屬
其二沙弥東方作佛一名阿閦在歡喜國
二名須弥頂東南方二佛一名師子音二
名師子相南方二佛一名虛空住二名常
滅西南方二佛一名帝相二名梵相西方
二佛一名阿弥陁二名度一切世間苦惱
西北方二佛一名多摩羅跋栴檀香神通
二名須弥相北方二佛一名雲自在二名
雲自在王東北方佛名壞一切世間怖畏
第十六我釋迦牟尼佛於娑婆國土成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諸比丘我等為沙弥
時各各教化無量百千萬億恒河沙等衆
生從我聞法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此
諸衆生于今有住聲聞地者我常教化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諸人等應以是法

俄 TK3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29－24）

生從我聞法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此
諸衆生于今有住聲聞地者我常教化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諸人等應以是法
漸入佛道所以者何如來智慧難信難解
尒時所化無量恒河沙等衆生者汝等諸
比丘及我滅度後未來世中聲聞弟子是
也我滅度後復有弟子不聞是經不知不
覺菩薩所行自於所得功德生滅度想當
入涅槃我於餘國作佛更有異名是人雖
生滅度之想入於涅槃而於彼土求佛智
慧得聞是經唯以佛乘而得滅度更無餘
乘除諸如來方便說法諸比丘若如來自
知涅槃時到衆又清淨信解堅固了達空
法深入禪定便集諸菩薩及聲聞衆為說
是經世間無有二乘而得滅度唯一佛乘
得滅度耳比丘當知如來方便深入衆生
之性知其志樂小法深著五欲為是等故
說於涅槃是人若聞則便信受辟如五百
由旬險難惡道曠絕無人怖畏之處若有
多衆欲過此道至珎寶處有一導師聰慧
明達善知險道通塞之相將導衆人欲過
此難所將人衆中路懈退白導師言我等
疲極而復怖畏不能復進前路猶遠今欲
退還導師多諸方便而作是念此等可愍
云何捨大珎寶而欲退還作是念已以方
便力於險道中過三百由旬化作一城告

俄 TK3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29－25）

疲極而復怖畏不能復進前路猶遠今欲
退還導師多諸方便而作是念此等可愍
云何捨大珎寶而欲退還作是念已以方
便力於險道中過三百由旬化作一城告
衆人言汝等勿怖莫得退還今此大城可
於中止隨意所作若入是城快得安隱若
能前至寶所亦可得去是時疲極之衆心
大歡喜歎未曾有我等今者免斯惡道快
得安隱於是衆人前入化城生已度想生
安隱想尒時導師知此人衆既得止息無
復疲倦即滅化城語衆人言汝等去來寶
處在近向者大城我所化作爲止息耳諸
比丘如來亦復如是今爲汝等作大導師
知諸生死煩惱惡道險難長遠應去應度
若衆生但聞一佛乘者則不欲見佛不欲
親近便作是念佛道長遠久受勤苦乃可
得成佛知是心怯弱下劣以方便力而於
中道爲止息故說二涅槃若衆生住於二
地如來尒時即便爲說汝等所作未辦汝
所住地近於佛慧當觀察籌量所得涅槃
非真實也但是如來方便之力於一佛乘
分別說三如彼導師爲止息故化作大城
既知息已而告之言寶處在近此城非實
我化作耳尒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
言

俄 TK3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29－26）

分別說三如彼導師爲止息故化作大城
既知息已而告之言寶處在近此城非實
我化作耳尒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
言

大通智勝佛　十劫坐道場　佛法不現前
不得成佛道　諸天神龍王　阿脩羅衆等
常雨於天華　以供養彼佛　諸天擊天鼓
并作衆妓樂　香風吹萎華　更雨新好者
過十小劫已　乃得成佛道　諸天及世人
心皆懷踊躍　彼佛十六子　皆與其眷屬
千萬億圍遶　俱行至佛所　頭面礼佛足
而請轉法輪　聖師子法雨　充我及一切
世尊甚難值　久遠時一現　爲覺悟群生
震動於一切　東方諸世界　五百萬億國
梵宮殿光曜　昔所未曾有　諸梵見此相
尋來至佛所　散華以供養　并奉上宮殿
請佛轉法輪　以偈而讚歎　佛知時未至
受請黙然坐　三方及四維　上下亦復尒
散華奉宮殿　請佛轉法輪　世尊甚難值
願以本慈悲　廣開甘露門　轉無上法輪
無量慧世尊　受彼衆人請　爲宣種種法
四諦十二緣　無明至老死　皆從生緣有
如是衆過患　汝等應當知　宣暢是法時
六百萬億姟　得盡諸苦際　皆成阿羅漢
第二說法時　千萬恒沙衆　於諸法不受
亦得阿羅漢　從是後得道　其數無有量

俄 TK3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29－27）

六百萬億姟　得盡諸苦際　皆成阿羅漢
第二說法時　千萬恒沙衆　於諸法不受
亦得阿羅漢　從是後得道　其數無有量
萬億劫筭數　不能得其邊　時十六王子
出家作沙弥　皆共請彼佛　演說大乘法
我等及營從　皆當成佛道　願得如世尊
慧眼第一淨　佛知童子心　宿世之所行
以無量因緣　種種諸譬喻　說六波羅蜜
及諸神通事　分別真實法　菩薩所行道
說是法華經　如恒河沙偈　彼佛說經已
靜室入禪定　一心一處坐　八萬四千劫
是諸沙弥等　知佛禪未出　爲無量億衆
說佛無上慧　各各坐法座　說是大乘經
於佛宴寂後　宣揚助法化　一一沙弥等
所度諸衆生　有六百萬億　恒河沙等衆
彼佛滅度後　是諸聞法者　在在諸佛土
常與師俱生　是十六沙弥　具足行佛道
今現在十方　各得成正覺　尒時聞法者
各在諸佛所　其有住聲聞　漸教以佛道
我在十六數　曾亦爲汝說　是故以方便
引汝趣佛慧　以是本因緣　今說法華經
令汝入佛道　慎勿懷驚懼　譬如險惡道
迥絕多毒獸　又復無水草　人所怖畏處
無數千萬衆　欲過此險道　其路甚曠遠
經五百由旬　時有一導師　強識有智慧
明了心決定　在險濟衆難　衆人皆疲惓

俄 TK3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29－28）

無數千萬衆　欲過此險道　其路甚曠遠
經五百由旬　時有一導師　強識有智慧
明了心決定　在險濟衆難　衆人皆疲惓
而白導師言　我等今頓乏　於此欲退還
導師作是念　此輩甚可愍　如何欲退還
而失大珍寶　尋時思方便　當設神通力
化作大城郭　莊嚴諸舍宅　周匝有園林
渠流及浴池　重門高樓閣　男女皆充滿
即作是化已　慰衆言勿懼　汝等入此城
各可隨所樂　諸人既入城　心皆大歡喜
皆生安隱想　自謂已得度　導師知息已
集衆而告言　汝等當前進　此是化城耳
我見汝疲極　中路欲退還　故以方便力
權化作此城　汝今勤精進　當共至寶所
我亦復如是　爲一切導師　見諸求道者
中路而懈廢　不能度生死　煩惱諸險道
故以方便力　爲息說涅槃　言汝等苦滅
所作皆已辦　既知到涅槃　皆得阿羅漢
尒乃集大衆　爲說真實法　諸佛方便力
分別說三乘　唯有一佛乘　息處故說二
今爲汝說實　汝所得非滅　爲佛一切智
當發大精進　汝證一切智　十力等佛法
具三十二相　乃是真實滅　諸佛之導師
爲息說涅槃　既知是息已　引入於佛慧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俄 TK3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29－29）

妙法蓮華經第四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封面）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五百弟子受記品第八
尒時富樓那弥多羅尼子從佛聞是智慧
方便隨宜説法又聞授諸大弟子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記復聞宿世因緣之事復
聞諸佛有大自在神通之力得未曾有心
淨踊躍即從座起到於佛前頭面礼足却
住一面瞻仰尊顔目不蹔捨而作是念世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1）

方便隨宜說法又聞授諸大弟子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記復聞宿世因緣之事復
聞諸佛有大自在神通之力得未曾有心
淨踊躍即從座起到於佛前頭面礼足却
住一面瞻仰尊顏目不蹔捨而作是念世
尊甚奇特所為希有隨順世間若干種性
以方便知見而為說法拔出衆生處處貪
著我等於佛功德言不能宣唯佛世尊能
知我等深心本願尒時佛告諸比丘汝等
見是富樓那彌多羅足子不我常稱其於
說法人中最為第一亦常歎其種種功德
精勤護持助宣我法能於四衆示教利喜
具足解釋佛之正法而大饒益同梵行者
自捨如來無能盡其言論之辯汝等勿謂
富樓那但能護持助宣我法亦於過去九
十億諸佛所護持助宣佛之正法於彼說
法人中亦最第一又於諸佛所說空法明
了通達得四無礙智常能審諦清淨說法
無有疑惑具足菩薩神通之力隨其壽命
常修梵行彼佛世人咸皆謂之實是聲聞
而富樓那以斯方便饒益無量百千衆生
又化無量阿僧祇人令立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為淨佛土故常作佛事教化衆生
諸比丘富樓那亦於七佛說法人中而得
第一今於我所說法人中亦為第一於賢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2)

又化無量阿僧祇人令立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為淨佛土故常作佛事教化衆生
諸比丘富樓那亦於七佛說法人中而得
第一今於我所說法人中亦為第一於賢
劫中當來諸佛說法人中亦復第一而皆
護持助宣佛法亦於未來護持助宣無量
無邊諸佛之法教化饒益無量衆生令立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淨佛土故常勤
精進教化衆生漸漸具足菩薩之道過無
量阿僧祇劫當於此土得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号曰法明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
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
佛世尊其佛以恒河沙等三千大千世界
為一佛土七寶為地地平如掌無有山陵
谿澗溝壑七寶臺觀充滿其中諸天宮殿
近處虛空人天交接兩得相見無諸惡道
亦無女人一切衆生皆以化生無有婬欲
得大神通身出光明飛行自在志念堅固
精進智慧普皆金色三十二相而自莊嚴
其國衆生常以二食一者法喜食二者禪
悅食有無量阿僧祇千萬億那由他諸菩
薩衆得大神通四無礙智善能教化衆生
之類其聲聞衆筭數校計所不能知皆得
具足六通三明及八解脫其佛國土有如
是等無量功德莊嚴成就劫名寶明國名
善淨其佛壽命無量阿僧祇劫法住甚久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3)

具足六通三明及八解脫其佛國土有如
是等無量功德莊嚴成就劫名寶明國名
善淨其佛壽命無量阿僧祇劫法住甚久
佛滅度後起七寶塔遍滿其國尒時世尊
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諸比丘諦聽　佛子所行道　善學方便故
不可得思議　知衆樂小法　而畏於大智
是故諸菩薩　作聲聞緣覺　以無數方便
化諸衆生類　自說是聲聞　去佛道甚遠
度脫無量衆　皆悉得成就　雖小欲懈怠
漸當令作佛　內秘菩薩行　外現是聲聞
少欲猒生死　實自淨佛土　示衆有三毒
又現邪見相　我弟子如是　方便度衆生
若我具足說　種種現化事　衆生聞是者
心則懷疑惑　今此富樓那　於昔千億佛
勤修所行道　宣護諸佛法　為求無上慧
而於諸佛所　現居弟子上　多聞有智慧
所說無所畏　能令衆歡喜　未曾有疲惓
而以助佛事　已度大神通　具四無礙智
知諸根利鈍　常說清淨法　演暢如是義
教諸千億衆　令住大乘法　而自淨佛土
未來亦供養　無量無數佛　護助宣正法
亦自淨佛土　常以諸方便　說法無所畏
度不可計衆　成就一切智　供養諸如來
護持法寶藏　其後得成佛　号名曰法明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4）

教諸千億衆　令住大乘法　而自淨佛土
未來亦供養　無量無數佛　護助宣正法
亦自淨佛土　常以諸方便　說法無所畏
度不可計衆　成就一切智　供養諸如來
護持法寶藏　其後得成佛　号名曰法明
其國名善淨　七寶所合成　劫名為寶明
菩薩衆甚多　其數無量億　皆度大神通
威德力具足　充滿其國土　聲聞亦無數
三明八解脫　得四無礙智　以是等為僧
其國諸衆生　婬欲皆已斷　純一變化生
具相莊嚴身　法喜禪悅食　更無餘食想
無有諸女人　亦無諸惡道　富樓那比丘
功德悉成滿　當得斯淨土　賢聖衆甚多
如是無量事　我今但略說
尒時千二百阿羅漢心自在者作是念我
等歡喜得未曾有若世尊各見授記如餘
大弟子者不亦快乎佛知此等心之所念
告摩訶迦葉是千二百阿羅漢我今當現
前次第與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於
此衆中我大弟子憍陳如比丘當供養六
萬二千億佛然後得成為佛号曰普明如
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
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其五百阿羅
漢優樓頻螺迦葉伽耶迦葉那提迦葉迦
留陁夷優陁夷阿㝹樓馱離婆多劫賓那
薄拘羅周陁莎伽陁等皆當得阿耨多羅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5）

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其五百阿羅
漢優樓頻螺迦葉伽耶迦葉那提迦葉迦
留陀夷優陀夷阿㝹樓馱離婆多劫賓那
薄拘羅周陀莎伽陀等皆當得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盡同一号名曰普明尒時世
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憍陳如比丘　當見無量佛　過阿僧祇劫
乃成等正覺　常放大光明　具足諸神通
名聞遍十方　一切之所敬　常說無上道
故号為普明　其國土清淨　菩薩皆勇猛
咸昇妙樓閣　遊諸十方國　以無上供具
奉獻於諸佛　作是供養已　心懷大歡喜
須臾還本國　有如是神力　佛壽六萬劫
正法住倍壽　像法復倍是　法滅天人憂
其五百比丘　次第當作佛　同号曰普明
轉次而授記　我滅度之後　某甲當作佛
其所化世間　亦如我今日　國土之嚴淨
及諸神通力　菩薩聲聞衆　正法及像法
壽命劫多少　皆如上所說　迦葉汝已知
五百自在者　餘諸聲聞衆　亦當復如是
其不在此會　汝當為宣說

尒時五百阿羅漢於佛前得受記已歡喜
踊躍即從座起到於佛前頭面礼足悔過
自責世尊我等常作是念自謂已得究竟
滅度今乃知之如無智者所以者何我等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6）

踊躍即從座起到於佛前頭面礼足悔過
自責世尊我等常作是念自謂已得究竟
滅度今乃知之如無智者所以者何我等
應得如來智慧而便自以小智為足世尊
譬如有人至親友家醉酒而卧是時親友
官事當行以無價寶珠繫其衣裏與之而
去其人醉卧都不覺知起已遊行到於他
國為衣食故勤力求索甚大艱難若少有
所得便以為足於後親友會遇見之而作
是言咄哉丈夫何為衣食乃至如是我昔
欲令汝得安樂五欲自恣於某年日月以
無價寶珠繫汝衣裏今故現在而汝不知
勤苦憂惱以求自活甚為癡也汝今可以
此寶貿易所須常可如意無所乏短佛亦
如是為菩薩時教化我等令發一切智心
而尋廢忘不知不覺既得阿羅漢道自謂
滅度資生艱難得少為足一切智願猶在
不失今者世尊覺悟我等作如是言諸比
丘汝等所得非究竟滅我久令汝等種佛
善根以方便故示涅槃相而汝謂為實得
滅度世尊我今乃知實是菩薩得受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記以是因緣甚大歡喜
得未曾有尒時阿若憍陳如等欲重宣此
義而說偈言

我等聞無上　安隱授記聲　歡喜未曾有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7）

得未曾有尒時阿若憍陳如等欲重宣此
義而說偈言
我等聞無上　安隱授記聲　歡喜未曾有
礼無量智佛　今於世尊前　自悔諸過咎
於無量佛寶　得少涅槃分　如無智愚人
便自以為足　譬如貧窮人　往至親友家
其家甚大富　具設諸餚饍　以無價寶珠
繫著內衣裏　默與而捨去　時卧不覺知
是人既已起　遊行詣他國　求衣食自濟
資生甚艱難　得少便為足　更不願好者
不覺內衣裏　有無價寶珠　與珠之親友
後見此貧人　苦切責之已　示以所繫珠
貧人見此珠　其心大歡喜　富有諸財物
五欲而自恣　我等亦如是　世尊於長夜
常愍見教化　令種無上願　我等無智故
不覺亦不知　得少涅槃分　自足不求餘
今佛覺悟我　言非實滅度　得佛無上慧
尒乃為真滅　我今從佛聞　授記莊嚴事
及轉次受決　身心遍歡喜

妙法蓮華經授學無學人記品第九

尒時阿難羅睺羅而作是念我等每自思
惟設得授記不亦快乎即從座起到於佛
前頭面礼足俱白佛言世尊我等於此亦
應有分唯有如來我等所歸又我等為一
切世間天人阿脩羅所見知識阿難常為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8）

惟設得授記不亦快乎即從座起到於佛
前頭面礼足俱白佛言世尊我等於此亦
應有分唯有如來我等所歸又我等為一
切世間天人阿脩羅所見知識阿難常為
侍者護持法藏羅睺羅是佛之子若佛見
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者我願既滿
衆望亦足尒時學無學聲聞弟子二千人
皆從座起偏袒右肩到於佛前一心合掌
瞻仰世尊如阿難羅睺羅所願住立一面
尒時佛告阿難汝於來世當得作佛号山
海慧自在通王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
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
世尊當供養六十二億諸佛護持法藏然
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教化二十千
萬億恒河沙諸菩薩等令成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國名常立勝幡其土清淨琉璃
為地劫名妙音遍滿其佛壽命無量千萬
億阿僧祇劫若人於千萬億無量阿僧祇
劫中筭數校計不能得知正法住世倍於
壽命像法住世復倍正法阿難是山海慧
自在通王佛為十方無量千萬億恒河沙
等諸佛如來所共讚歎稱其功德尒時世
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我今僧中說　阿難持法者　當供養諸佛
然後成正覺　号曰山海慧　自在通王佛
其國土清淨　名常立勝幡　教化諸菩薩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9）

我今僧中說　阿難持法者　當供養諸佛
然後成正覺　号曰山海慧　自在通王佛
其國土清淨　名常立勝幡　教化諸菩薩
其數如恒沙　佛有大威德　名聞滿十方
壽命無有量　以愍衆生故　正法倍壽命
像法復倍是　如恒河沙等　無數諸衆生
於此佛法中　種佛道因緣
尒時會中新發意菩薩八千人咸作是念我等尚不聞諸大菩薩得如是記有何因緣而諸聲聞得如是決尒時世尊知諸菩薩心之所念而告之曰諸善男子我與阿難等於空王佛所同時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阿難常樂多聞我常勤精進是故我已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阿難護持我法亦護將來諸佛法藏教化成就諸菩薩衆其本願如是故獲斯記阿難面於佛前自聞授記及國土莊嚴所願具足心大歡喜得未曾有即時憶念過去無量千萬億諸佛法藏通達無礙如今所聞亦識本願尒時阿難而說偈言
世尊甚希有　令我念過去　無量諸佛法
如今日所聞　我今無復疑　安住於佛道
方便為侍者　護持諸佛法
尒時佛告羅睺羅汝於來世當得作佛号蹈七寶華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10）

方便為侍者　護持諸佛法
尒時佛告羅睺羅汝於來世當得作佛号蹈七寶華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當供養十世界微塵等數諸佛如來常為諸佛而作長子猶如今也是蹈七寶華佛國土莊嚴壽命劫數所化弟子正法像法亦如山海慧自在通王如來無異亦為此佛而作長子過是已後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尒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我為太子時　羅睺為長子　我今成佛道
受法為法子　於未來世中　見無量億佛
皆為其長子　一心求佛道　羅睺羅密行
唯我能知之　現為我長子　以示諸衆生
無量億千萬　功德不可數　安住於佛法
以求無上道
尒時世尊見學無學二千人其意柔軟寂然清淨一心觀佛佛告阿難汝見是學無學二千人不唯然已見阿難是諸人等當供養五十世界微塵數諸佛如來恭敬尊重護持法藏末後同時於十方國各得成佛皆同一号名曰寶相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壽命一劫國土莊嚴聲聞菩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11）

佛皆同一号名曰寶相如來應供正遍知
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
人師佛世尊壽命一劫國土莊嚴聲聞菩
薩正法像法皆悉同等尒時世尊欲重宣
此義而說偈言
是二千聲聞 今於我前住 悉皆與授記
未來當成佛 所供養諸佛 如上說塵數
護持其法藏 後當成正覺 各於十方國
悉同一名号 俱時坐道場 以證無上慧
皆名為寶相 國土及弟子 正法與像法
悉等無有異 咸以諸神通 度十方衆生
名聞普周遍 漸入於涅槃
尒時學無學二千人聞佛授記歡喜踊躍
而說偈言
世尊慧燈明 我聞授記音 心歡喜充滿
如甘露見灌
妙法蓮華經法師品第十
尒時世尊因藥王菩薩告八萬大士藥王
汝見是大衆中無量諸天龍王夜叉乾闥
婆阿脩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與
非人及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求聲
聞者求辟支佛者求佛道者如是等類咸
於佛前聞妙法華經一偈一句乃至一念
隨喜者我皆與授記當得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佛告藥王又如來滅度之後若有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12）

聞者求辟支佛者求佛道者如是等類咸
於佛前聞妙法華經一偈一句乃至一念
隨喜者我皆與授記當得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佛告藥王又如來滅度之後若有
人聞妙法華經乃至一偈一句一念隨喜
者我亦與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若
復有人受持讀誦解說書寫妙法華經乃
至一偈於此經卷敬視如佛種種供養華
香瓔珞抹香塗香燒香繒蓋幢幡衣服妓
樂乃至合掌恭敬藥王當知是諸人等已
曾供養十萬億佛於諸佛所成就大願愍
衆生故生此人間藥王若有人問何等衆
生於未來世當得作佛應示是諸人等於
未來世必得作佛何以故若善男子善女
人於法華經乃至一句受持讀誦解說書
寫種種供養經卷華香瓔珞抹香塗香燒
香繒蓋幢幡衣服妓樂合掌恭敬是人一
切世間所應瞻奉應以如來供養而供養
之當知此人是大菩薩成就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哀愍衆生願生此間廣演分別
妙法華經何況盡能受持種種供養者藥
王當知是人自捨清淨業報於我滅度後
愍衆生故生於惡世廣演此經若是善男
子善女人我滅度後能竊為一人說法華
經乃至一句當知是人則如來使如來所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13）

愍衆生故生於惡世廣演此經若是善男
子善女人我滅度後能竊為一人說法華
經乃至一句當知是人則如來使如來所
遣行如來事何況於大衆中廣為人說藥
王若有惡人以不善心於一劫中現於佛
前常毀罵佛其罪尚輕若人以一惡言毀
呰在家出家讀誦法華經者其罪甚重藥
王其有讀誦法華經者當知是人以佛莊
嚴而自莊嚴則為如來肩所荷擔其所至
方應隨向礼一心合掌恭敬供養尊重讚
歎華香瓔珞抹香塗香燒香繒蓋幢幡衣
服餚饍作諸妓樂人中上供而供養之應
持天寶而以散之天上寶聚應以奉獻所
以者何是人歡喜說法須臾聞之即得究
竟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尒時世尊欲
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若欲住佛道 成就自然智 常當勤供養
受持法華者 其有欲疾得 一切種智慧
當受持是經 并供養持者 若有能受持
妙法華經者 當知佛所使 愍念諸衆生
諸有能受持 妙法華經者 捨於清淨土
愍衆故生此 當知如是人 自在所欲生
能於此惡世 廣說無上法 應以天華香
及天寶衣服 天上妙寶聚 供養說法者
吾滅後惡世 能持是經者 當合掌礼敬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14)

能於此惡世 廣說無上法 應以天華香
及天寶衣服 天上妙寶聚 供養說法者
吾滅後惡世 能持是經者 當合掌礼敬
如供養世尊 上饌衆甘美 及種種衣服
供養是佛子 兾得須臾聞 若能於後世
受持是經者 我遣在人中 行於如來事
若於一劫中 常懷不善心 作色而罵佛
獲無量重罪 其有讀誦持 是法華經者
須臾加惡言 其罪復過彼 有人求佛道
而於一劫中 合掌在我前 以無數偈讚
由是讚佛故 得無量功德 歎美持經者
其福復過彼 於八十億劫 以最妙色聲
及與香味觸 供養持經者 如是供養已
若得須臾聞 則應自欣慶 我今獲大利
藥王今告汝 我所說諸經 而於此經中
法華最第一
尒時佛復告藥王菩薩摩訶薩我所說經
典無量千萬億已說今說當說而於其中
此法華經最為難信難解藥王此經是諸
佛秘要之藏不可分布妄授與人諸佛世
尊之所守護從昔已來未曾顯說而此經
者如來現在猶多怨嫉況滅度後藥王當
知如來滅後其能書持讀誦供養為他人
說者如來則以衣覆之又為他方現在
諸佛之所護念是人有大信力及志願力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15)

尊之所守護從昔已來未曾顯說而此經者如來現在猶多怨嫉況滅度後藥王當知如來滅後其能書持讀誦供養爲他人說者如來則爲以衣覆之又爲他方現在諸佛之所護念是人有大信力及志願力諸善根力當知是人與如來共宿則爲如來手摩其頭藥王在在處處若說若讀若誦若書若經卷所住處皆應起七寶塔極令高廣嚴飾不須復安舍利所以者何此中已有如來全身此塔應以一切華香瓔珞繒蓋幢幡伎樂歌頌供養恭敬尊重讚歎若有人得見此塔禮拜供養當知是等皆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藥王多有人在家出家行菩薩道若不能得見聞讀誦書持供養是法華經者當知是人未善行菩薩道若有得聞是經典者乃能善行菩薩之道其有衆生求佛道者若見若聞是法華經聞已信解受持者當知是人得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藥王譬如有人渴乏須水於彼高原穿鑿求之猶見乾土知水尚遠施功不已轉見濕土遂漸至泥其心決定知水必近菩薩亦復如是若未聞未解未能修習是法華經當知是人去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尚遠若得聞解思惟修習必知得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所以者何一切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16）

心決定知水必近菩薩亦復如是若未聞未解未能修習是法華經當知是人去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尚遠若得聞解思惟修習必知得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所以者何一切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皆屬此經此經開方便門示真實相是法華經藏深固幽遠無人能到今佛教化成就菩薩而爲開示藥王若有菩薩聞是法華經驚疑怖畏當知是爲新發意菩薩若聲聞人聞是經驚疑怖畏當知是爲增上慢者藥王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如來滅後欲爲四衆說是法華經者云何應說是善男子善女人入如來室著如來衣坐如來座尒乃應爲四衆廣說斯經如來室者一切衆生中大慈悲心是如來衣者柔和忍辱心是如來座者一切法空是安住是中然後以不懈怠心爲諸菩薩及四衆廣說是法華經藥王我於餘國遣化人爲其集聽法衆亦遣化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聽其說法是諸化人聞法信受隨順不逆若說法者在空閑處我時廣遣天龍鬼神乾闥婆阿修羅等聽其說法我雖在異國時時令說法者得見我身若於此經忘失句逗我還爲說令得具足尒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17）

國時時令說法者得見我身若於此經忘
失句逗我還爲說令得具足尒時世尊欲
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欲捨諸懈怠 應當聽此經 是經難得聞
信受者亦難 如人渴須水 穿鑿於高原
猶見乾燥土 知去水尚遠 漸見濕土泥
決定知近水 藥王汝當知 如是諸人等
不聞法華經 去佛智甚遠 若聞是深經
決了聲聞法 是諸經之王 聞已諦思惟
當知此人等 近於佛智慧 若人說此經
應入如來室 著於如來衣 而坐如來座
處衆無所畏 廣爲分別說 大慈悲爲室
柔和忍辱衣 諸法空爲座 處此爲說法
若說此經時 有人惡口罵 加刀杖瓦石
念佛故應忍 我千萬億土 現淨堅固身
於無量億劫 爲衆生說法 若我滅度後
能說此經者 我遣化四衆 比丘比丘尼
及清淨士女 供養於法師 引導諸衆生
集之令聽法 若人欲加惡 刀杖及瓦石
則遣變化人 爲之作衛護 若說法之人
獨在空閑處 寂寞無人聲 讀誦此經典
我尒時爲現 清淨光明身 若忘失章句
爲說令通利 若人具是德 或爲四衆說
空處讀誦經 皆得見我身 若人在空閑
我遣天龍王 夜叉鬼神等 爲作聽法衆
是人樂說法 分別無罣礙 諸佛護念故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18）

爲說令通利 若人具是德 或爲四衆說
空處讀誦經 皆得見我身 若人在空閑
我遣天龍王 夜叉鬼神等 爲作聽法衆
是人樂說法 分別無罣礙 諸佛護念故
能令大衆喜 若親近法師 速得菩薩道
隨順是師學 得見恒沙佛
妙法蓮華經見寶塔品第十一
尒時佛前有七寶塔高五百由旬縱廣二
百五十由旬從地涌出住在空中種種寶
物而莊校之五千欄楯龕室千萬無數幢
幡以爲嚴飾垂寶瓔珞寶鈴萬億而懸其
上四面皆出多摩羅䟦栴檀之香充遍世
界其諸幡蓋以金銀琉璃硨磲碼碯真珠
玫瑰七寶合成高至四天王宮三十三天
雨天曼陁羅華供養寶塔餘諸天龍夜叉
乾闥婆阿脩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
人非人等千萬億衆以一切華香瓔珞幡
蓋妓樂供養寶塔恭敬尊重讚歎尒時寶
塔中出大音聲歎言善哉善哉釋迦牟尼
世尊能以平等大慧教菩薩法佛所護念
妙法華經爲大衆說如是如是釋迦牟尼
世尊如所說者皆是真實尒時四衆見大
寶塔住在空中又聞塔中所出音聲皆得
法喜怪未曾有從座而起恭敬合掌却住
一面尒時有菩薩摩訶薩名大樂說知一
切世間天人阿脩羅等心之所疑而白佛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19）

世尊如所說者皆是真實尒時四衆見大
寶塔住在空中又聞塔中所出音聲皆得
法喜怪未曾有從座而起恭敬合掌却住
一面尒時有菩薩摩訶薩名大樂說知一
切世間天人阿脩羅等心之所疑而白佛
言世尊以何因緣有此寶塔從地涌出又
於其中發是音聲尒時佛告大樂說菩薩
此寶塔中有如來全身乃往過去東方無
量千萬億阿僧祇世界國名寶淨彼中有
佛号曰多寶其佛行菩薩道時作大誓願
若我成佛滅度之後於十方國土有說法
華經處我之塔廟為聽是經故涌現其前
為作證明讚言善哉彼佛成道已臨滅度
時於天人大衆中告諸比丘我滅度後欲
供養我全身者應起一大塔其佛以神通
願力十方世界在在處處若有說法華經
者彼之寶塔皆涌出其前全身在於塔中
讚言善哉善哉大樂說今多寶如來塔聞
說法華經故從地涌出讚言善哉善哉是
時大樂說菩薩以如來神力故白佛言世
尊我等願欲見此佛身佛告大樂說菩薩
摩訶薩是多寶佛有深重願若我寶塔為
聽法華經故出於諸佛前時其有欲以我
身示四衆者彼佛分身諸佛在於十方世
界說法盡還集一處然後我身乃出現耳
大樂說我分身諸佛在於十方世界說法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20)

身示四衆者彼佛分身諸佛在於十方世
界說法盡還集一處然後我身乃出現耳
大樂說我分身諸佛在於十方世界說法
者今應當集大樂說白佛言世尊我等亦
願欲見世尊分身諸佛禮拜供養尒時佛
放白毫一光即見東方五百萬億那由他
恒河沙等國土諸佛彼諸國土皆以頗梨
為地寶樹寶衣以為莊嚴無數千萬億菩
薩充滿其中遍張寶幔寶網羅上彼國諸
佛以大妙音而說諸法及見無量千萬億
菩薩遍滿諸國為衆說法南西北方四維
上下白毫相光所照之處亦復如是尒時
十方諸佛各告衆菩薩言善男子我今應
往娑婆世界釋迦牟尼佛所并供養多寶
如來寶塔時娑婆世界即變清淨琉璃為
地寶樹莊嚴黃金為繩以界八道無諸聚
落村營城邑大海江河山川林藪燒大寶
香曼陁羅花遍布其地以寶網幔羅覆其
上懸諸寶鈴唯留此會衆移諸天人置於
他土是時諸佛各將一大菩薩以為侍者
至娑婆世界各到寶樹下一一寶樹高五
百由旬枝葉華菓次第莊嚴諸寶樹下皆
有師子之座高五由旬亦以大寶而校飾
之尒時諸佛各於此座結加趺坐如是展
轉遍滿三千大千世界而於釋迦牟尼佛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21)

百由旬枝葉華菓次第莊嚴諸寶樹下皆
有師子之座高五由旬亦以大寶而校飾
之尒時諸佛各於此座結加趺坐如是展
轉遍滿三千大千世界而於釋迦牟尼佛
一方所分之身猶故未盡時釋迦牟尼佛
欲容受所分身諸佛故八方各更變二百
萬億那由他國皆令清淨無有地獄餓鬼
畜生及阿脩羅又移諸天人置於他土所
化之國亦以琉璃為地寶樹莊嚴樹高五
百由旬枝葉華菓次第嚴飾樹下皆有寶
師子座高五由旬種種諸寶以為莊校亦
無大海江河及目真隣陁山摩訶目真隣
陁山鐵圍山大鐵圍山須弥山等諸山王
通為一佛國土寶地平正寶交露幔遍覆
其上懸諸幡蓋燒大寶香諸天寶華遍布
其地釋迦牟尼佛為諸佛當來坐故復於
八方各更變二百萬億那由他國皆令清
淨無有地獄餓鬼畜生及阿脩羅又移諸
天人置於他土所化之國亦以琉璃為地
寶樹莊嚴樹高五百由旬枝葉華菓次第
莊嚴樹下皆有寶師子座高五由旬亦以
大寶而校飾之亦無大海江河及目真隣
陁山摩訶目真隣陁山鐵圍山大鐵圍山
須弥山等諸山王通為一佛國土寶地平
正寶交露幔遍覆其上懸諸幡蓋燒大寶
香諸天寶華遍布其地尒時東方釋迦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22)

陁山摩訶目真隣陁山鐵圍山大鐵圍山
須弥山等諸山王通為一佛國土寶地平
正寶交露幔遍覆其上懸諸幡蓋燒大寶
香諸天寶華遍布其地尒時東方釋迦牟
尼佛所分之身百千萬億那由他恒河沙等
國土中諸佛各各說法來集於此如是次
第十方諸佛皆悉來集坐於八方尒時一
一方四百萬億那由他國土諸佛如來遍
滿其中是時諸佛各在寶樹下坐師子座
皆遣侍者問訊釋迦牟尼佛各賫寶華滿
掬而告之言善男子汝往詣耆闍崛山釋
迦牟尼佛所如我詞曰少病少惱氣力安
樂及菩薩聲聞衆悉安隱不以此寶華散
佛供養而作是言彼某甲佛與欲開此寶
塔諸佛遣使亦復如是尒時釋迦牟尼佛
見所分身佛悉已來集各各坐於師子之
座皆聞諸佛與欲同開寶塔即從座起住
虛空中一切四衆起立合掌一心觀佛於
是釋迦牟尼佛以右指開七寶塔戶出大
音聲如却關鑰開大城門即時一切衆會
皆見多寶如來於寶塔中坐師子座全身
不散如入禪定又聞其言善哉善哉釋迦
牟尼佛快說是法華經我為聽是經故而
來至此尒時四衆等見過去無量千萬億
劫滅度佛說如是言歎未曾有以天寶華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23)

牟尼佛使說是法華經我爲聽是經故而
來至此尒時四衆等見過去無量千萬億
劫滅度佛說如是言歎未曾有以天寶華
聚散多寶佛及釋迦牟尼佛上尒時多寶
佛於寶塔中分半座與釋迦牟尼佛而作
是言釋迦牟尼佛可就此座即時釋迦牟
尼佛入其塔中坐其半座結加趺坐尒時
大衆見二如來在七寶塔中師子座上結
加趺坐各作是念佛坐高遠唯願如來以
神通力令我等輩俱處虚空即時釋迦牟
尼佛以神通力接諸大衆皆在虚空以大
音聲普告四衆誰能於此娑婆國土廣說
妙法華經今正是時如來不久當入涅槃
佛欲以此妙法華經付囑有在尒時世尊
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聖主世尊 雖久滅度 在寶塔中 尚爲法來
諸人云何 不勤爲法 此佛滅度 無央數劫
處處聽法 以難遇故 彼佛本願 我滅度後
在在所往 常爲聽法 又我分身 無量諸佛
如恒沙等 來欲聽法 及見滅度 多寶如來
各捨妙土 及弟子衆 天人龍神 諸供養事
令法久住 故來至此 爲坐諸佛 以神通力
移無量衆 令國清淨 諸佛各各 詣寶樹下
如清淨池 蓮華莊嚴 其寶樹下 諸師子座
佛坐其上 光明嚴飾 如夜闇中 然大炬火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24)

移無量衆 令國清淨 諸佛各各 詣寶樹下
如清淨池 蓮華莊嚴 其寶樹下 諸師子座
佛坐其上 光明嚴飾 如夜闇中 然大炬火
身出妙香 遍十方國 衆生蒙薰 喜不自勝
譬如大風 吹小樹枝 以是方便 令法久住
告諸大衆 我滅度後 誰能護持 讀說斯經
今於佛前 自說誓言 其多寶佛 雖久滅度
以大誓願 而師子吼 多寶如來 及與我身
所集化佛 當知此意 諸佛子等 誰能護法
當發大願 令得久住 其有能護 此經法者
則爲供養 我及多寶 此多寶佛 處於寶塔
常遊十方 爲是經故 亦復供養 諸來化佛
莊嚴光飾 諸世界者 若說此經 則爲見我
多寶如來 及諸化佛 諸善男子 各諦思惟
此爲難事 宜發大願 諸餘經典 數如恒沙
雖說此等 未足爲難 若接須弥 擲置他方
無數佛土 亦未爲難 若以足指 動大千界
遠擲他國 亦未爲難 若立有頂 爲衆演說
無量餘經 亦未爲難 若佛滅後 於惡世中
能說此經 是則爲難 假使有人 手把虚空
而以遊行 亦未爲難 於我滅後 若自書持
若使人書 是則爲難 若以大地 置足甲上
昇於梵天 亦未爲難 佛滅度後 於惡世中
暫讀此經 是則爲難 假使劫燒 擔負乾草
入中不燒 亦未爲難 我滅度後 若持此經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25)

昇於梵天　亦未為難　佛滅度後　於惡世中
暫讀此經　是則為難　假使劫燒　擔負乾草
入中不燒　亦未為難　我滅度後　若持此經
為一人說　是則為難　若持八萬　四千法藏
十二部經　為人演說　令諸聽者　得六神通
雖能如是　亦未為難　於我滅後　聽受此經
問其義趣　是則為難　若人說法　令千萬億
無量無數　恒沙眾生　得阿羅漢　具六神通
雖有是益　亦未為難　於我滅後　若能奉持
如斯經典　是則為難　我為佛道　於無量土
從始至今　廣說諸經　而於其中　此經第一
若有能持　則持佛身　諸善男子　於我滅後
誰能受持　讀誦此經　今於佛前　自說誓言
此經難持　若暫持者　我則歡喜　諸佛亦然
如是之人　諸佛所歎　是則勇猛　是則精進
是名持戒　行頭陀者　則為疾得　無上佛道
能於來世　讀持此經　是真佛子　住淳善地
佛滅度後　能解其義　是諸天人　世間之眼
於恐畏世　能須臾說　一切天人　皆應供養

妙法蓮華經提婆達多品第十二

爾時佛告諸菩薩及天人四眾吾於過去
無量劫中求法華經無有懈惓於多劫中
常作國王發願求於無上菩提心不退轉
為欲滿足六波羅蜜勤行布施心無悋惜
象馬七珍國城妻子奴婢僕從頭目髓腦
身肉手足不惜軀命時世人民壽命無量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26）

無量劫中求法華經無有懈惓於多劫中
常作國王發願求於無上菩提心不退轉
為欲滿足六波羅蜜勤行布施心無悋惜
象馬七珍國城妻子奴婢僕從頭目髓腦
身肉手足不惜軀命時世人民壽命無量
為於法故捐捨國位委政太子擊鼓宣令
四方求法誰能為我說大乘者吾當終身
供給走使時有仙人來白王言我有大乘
名妙法華經若不違我當為宣說王聞仙
言歡喜踊躍即隨仙人供給所須採菓汲
水拾薪設食乃至以身而為牀座身心無
惓于時奉事經於千歲為於法故精勤給
侍令無所乏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
偈言
我念過去劫　為求大法故　雖作世國王
不貪五欲樂　椎鍾告四方　誰有大法者
若為我解說　身當為奴僕　時有阿私仙
來白於大王　我有微妙法　世間所希有
若能修行者　吾當為汝說　時王聞仙言
心生大喜悅　即便隨仙人　供給於所須
採薪及菓蓏　隨時恭敬與　情存妙法故
身心無懈惓　普為諸眾生　勤求於大法
亦不為己身　及以五欲樂　故為大國王
勤求獲此法　遂致得成佛　今故為汝說
佛告諸比丘爾時王者則我身是時仙人
者今提婆達多是由提婆達多善知識故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27）

勤求獲此法 遂致得成佛 今故爲汝說
佛告諸比丘尒時王者則我身是時仙人
者今提婆達多是由提婆達多善知識故
令我具足六波羅蜜慈悲喜捨三十二相
八十種好紫磨金色十力四無所畏四攝
法十八不共神通道力成等正覺廣度衆
生皆因提婆達多善知識故告諸四衆提
婆達多却後過無量劫當得成佛号曰天
王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
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世界名
天道時天王佛住世二十中劫廣爲衆生
說於妙法恒河沙衆生得阿羅漢果無量
衆生發緣覺心恒河沙衆生發無上道心
得無生忍至不退轉時天王佛般涅槃後
正法住世二十中劫全身舍利起七寶塔
高六十由旬縱廣四十由旬諸天人民悉
以雜華抹香燒香塗香衣服瓔珞幢幡寶
蓋伎樂歌頌礼拜供養七寶妙塔無量衆
生得阿羅漢果無量衆生悟辟支佛不可
思議衆生發菩提心至不退轉佛告諸比
丘未來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妙法
華經提婆達多品淨心信敬不生疑惑者
不墮地獄餓鬼畜生生十方佛前所生之
處常聞此經若生人天中受勝妙樂若在
佛前蓮華化生於時下方多寶世尊所從
菩薩名曰智積白多寶佛當還本土釋迦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28）

處常聞此經若生人天中受勝妙樂若在
佛前蓮華化生於時下方多寶世尊所從
菩薩名曰智積白多寶佛當還本土釋迦
牟尼佛告智積曰善男子且待須臾此有
菩薩名文殊師利可與相見論說妙法可
還本土尒時文殊師利坐千葉蓮華大如
車輪俱來菩薩亦坐寶蓮華從於大海娑
竭羅龍宫自然涌出住虛空中詣靈鷲山
從蓮華下至於佛所頭面敬礼二世尊足
修敬已畢往智積所共相慰問却坐一面
智積菩薩問文殊師利仁往龍宫所化衆
生其數幾何文殊師利言其數無量不可
稱計非口所宣非心所測且待須臾自當
證知所言未竟無數菩薩坐寶蓮華從海
涌出詣靈鷲山住在虛空此諸菩薩皆是
文殊師利之所化度具菩薩行皆共論說
六波羅蜜本聲聞人在虛空中說聲聞行
今皆修行大乘空義文殊師利謂智積曰
於海教化其事如是尒時智積菩薩以偈
讚曰
大智德勇健 化度無量衆 今此諸大會
及我皆已見 演暢實相義 開闡一乘法
廣導諸衆生 令速成菩提
文殊師利言我於海中唯常宣說妙法華
經智積問文殊師利言此經甚深微妙諸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29）

廣導諸衆生　令速成菩提
文殊師利言我於海中唯常宣說妙法華
經智積問文殊師利言此經甚深微妙諸
經中寶世所希有頗有衆生勤加精進修
行此經速得佛不文殊師利言有娑竭羅
龍王女年始八歲智慧利根善知衆生諸
根行業得陁羅尼諸佛所說甚深秘藏悉
能受持深入禪定了達諸法於刹那頃發
菩提心得不退轉辯才無礙慈念衆生猶
如赤子功德具足心念口演微妙廣大慈
悲仁讓志意和雅能至菩提智積菩薩言
我見釋迦如來於無量劫難行苦行積功
累德求菩提道未曾止息觀三千大千世
界乃至無有如芥子許非是菩薩捨身命
處爲衆生故然後乃得成菩提道不信此
女於須臾頃便成正覺言論未訖時龍王
女忽現於前頭面礼敬却住一面以偈讚曰
深達罪福相　遍照於十方　微妙淨法身
具相三十二　以八十種好　用莊嚴法身
天人所戴仰　龍神咸恭敬　一切衆生類
無不宗奉者　又聞成菩提　唯佛當證知
我闡大乘教　度脫苦衆生
時舍利弗語龍女言汝謂不久得無上道
是事難信所以者何女身垢穢非是法器
云何能得無上菩提佛道懸曠經無量劫
勤苦積行具修諸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30）

時舍利弗語龍女言汝謂不久得無上道
是事難信所以者何女身垢穢非是法器
云何能得無上菩提佛道懸曠經無量劫
勤苦積行具修諸度然後乃成又女人身
猶有五障一者不得作梵天王二者帝釋
三者魔王四者轉輪聖王五者佛身云何
女身速得成佛尒時龍女有一寶珠價直
三千大千世界持以上佛佛即受之龍女
謂智積菩薩尊者舍利弗言我獻寶珠世
尊納受是事疾不荅言甚疾女言以汝神
力觀我成佛復速於此當時衆會皆見龍
女忽然之間變成男子具菩薩行即往南
方無垢世界坐寶蓮華成等正覺三十二
相八十種好普爲十方一切衆生演說妙
法尒時娑婆世界菩薩聲聞天龍八部人
與非人皆遙見彼龍女成佛普爲時會人
天說法心大歡喜悉遙敬礼無量衆生聞
法解悟得不退轉無量衆生得受道記無
垢世界六反震動娑婆世界三千衆生住
不退地三千衆生發菩提心而得受記智
積菩薩及舍利弗一切衆會默然信受

妙法蓮華經持品第十三

尒時藥王菩薩摩訶薩及大樂說菩薩摩
訶薩與二萬菩薩眷屬俱皆於佛前作是
誓言唯願世尊不以爲慮我等於佛滅後
當奉持讀誦說此經典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31）

尒時藥王菩薩摩訶薩及大樂說菩薩摩
訶薩與二萬菩薩眷屬俱皆於佛前作是
誓言唯願世尊不以為慮我等於佛滅後
當奉持讀誦說此經典後惡世衆生善根
轉少多增上慢貪利供養增不善根遠離
解脫雖難可教化我等當起大忍力讀誦
此經持說書寫種種供養不惜身命尒時
衆中五百阿羅漢得受記者白佛言世尊
我等亦自誓願於異國土廣說此經復有
學無學八千人得受記者從座而起合掌
向佛作是誓言世尊我等亦當於他國土
廣說此經所以者何是娑婆國中人多獘
惡懷增上慢功德淺薄瞋濁諂曲心不實
故尒時佛姨母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與
學無學比丘尼六千人俱從座而起一心
合掌瞻仰尊顏目不蹔捨於時世尊告憍
曇弥何故憂色而視如來汝心將無謂我
不說汝名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耶
憍曇弥我先惣說一切聲聞皆已授記今
汝欲知記者將來之世當於六萬八千億
諸佛法中為大法師及六千學無學比丘
尼俱為法師汝如是漸漸具菩薩道當得
作佛号一切衆生喜見如來應供正遍知
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
人師佛世尊憍曇弥是一切衆生喜見佛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32)

尼俱為法師汝如是漸漸具菩薩道當得
作佛号一切衆生喜見如來應供正遍知
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
人師佛世尊憍曇弥是一切衆生喜見佛
及六千菩薩轉次授記得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尒時羅睺羅母耶輸陁羅比丘尼
作是念世尊於授記中獨不說我名佛告
耶輸陁羅汝於來世百千萬億諸佛法中
修菩薩行為大法師漸具佛道於善國中
當得作佛号具足千萬光相如來應供正
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
夫天人師佛世尊佛壽無量阿僧祇劫尒
時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及耶輸陁羅比
丘尼并其眷屬皆大歡喜得未曾有即於
佛前而說偈言

世尊導師　安隱天人　我等聞記　心安具足

諸比丘尼說是偈已白佛言世尊我等亦
能於他方國土廣宣此經尒時世尊視八十
萬億那由他諸菩薩摩訶薩是諸菩薩皆
是阿惟越致轉不退法輪得諸陁羅尼即
從座起至於佛前一心合掌而作是念若
世尊告勑我等持說此經者當如佛教廣
宣斯法復作是念佛今默然不見告勑我
當云何時諸菩薩敬順佛意并欲自滿本
願便於佛前作師子吼而發誓言世尊我
等於如來滅後周旋往返十方世界能令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33)

願便於佛前作師子吼而發誓言世尊我
等於如來滅後周旋往返十方世界能令
衆生書寫此經受持讀誦解說其義如法
修行正憶念皆是佛之威力唯願世尊在
於他方遥見守護即時諸菩薩俱同發聲
而說偈言

唯願不為慮　於佛滅度後　恐怖惡世中
我等當廣說　有諸無智人　惡口罵詈等
及加刀杖者　我等皆當忍　惡世中比丘
邪智心諂曲　未得謂為得　我慢心充滿
或有阿練若　納衣在空閑　自謂行真道
輕賤人間者　貪著利養故　與白衣說法
為世所恭敬　如六通羅漢　是人懷惡心
常念世俗事　假名阿練若　好出我等過
而作如是言　此諸比丘等　爲貪利養故
說外道論議　自作此經典　誑惑世間人
爲求名聞故　分別於是經　常在大衆中
欲毀我等故　向國王大臣　婆羅門居士
及餘比丘衆　誹謗說我惡　謂是邪見人
說外道論議　我等敬佛故　悉忍是諸惡
為斯所輕言　汝等皆是佛　如此輕慢言
皆當忍受之　濁劫惡世中　多有諸恐怖
惡鬼入其身　罵詈毀辱我　我等敬信佛
當著忍辱鎧　爲說是經故　忍此諸難事
我不愛身命　但惜無上道　我等於來世
護持佛所囑　世尊自當知　濁世惡比丘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34）

惡鬼入其身　罵詈毀辱我　我等敬信佛
當著忍辱鎧　爲說是經故　忍此諸難事
我不愛身命　但惜無上道　我等於來世
護持佛所囑　世尊自當知　濁世惡比丘
不知佛方便　隨宜所說法　惡口而顰蹙
數數見擯出　遠離於塔寺　如是等衆惡
念佛告勅故　皆當忍是事　諸聚落城邑
其有求法者　我皆到其所　說佛所囑法
我是世尊使　處衆無所畏　我當善說法
願佛安隱住　我於世尊前　諸來十方佛
發如是誓言　佛自知我心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35）

俄 TK5　平水韻　　（2－1）

俄 TK5　平水韻　　（2－2）

1 I/25

解者是旦暮遇之也［illegible］
也長梧則鄙之所禱也謂而集之爲非其所不知渾
而集之則以知而入道者之譬言也長梧［illegible］常道无
无心者之譬也夫子能廢心而用形其只聖智自以之然不之
昔言故學者所聞特其文章而已性與天道非得聞也未嘗
言則藏其妙理以爲孟浪之言而學者之所得特其［illegible］
用其言以求之則未免於爲夢也故其寓如此聖人者感而後應
道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故不從事於務務者先事不務之謂也
不知利害故不就利不違害无不足也故不喜求无求道也故不
緣道方其无謂乃所以有謂也方其有謂乃所以无謂也唯无心
爲足以與此故雖聽乎人間而常游乎塵垢之外也瞿鵲子未之
以與此是以夫子嘗言之而藏之以爲孟浪之言也［illegible］
梧子之不知所擇觀之則以爲妙道之行者固非也以爲孟浪而
不蚩之言者亦非也所謂道者非言默之所得載也故曰是黃帝之
之所聽瑩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蓋言則嘗齋心服形聽而
者也孔子則未之嘗言亦之嘗言雖謂之何足以知之可也
衆生於外而外未可以爲時也鵲炙得於彈而彈未可以
衆也妙道因於所聞而所聞非妙道則聞道者必［illegible］
至於體合而後上今以所聞爲妙道之行是先其所爲時夜見雞

莊子一

以見彈鵲炙則太早計者也今之聞道者自以爲語而不知日損以
至於无爲者皆瞿鵲子之從也夫道不可以言傳不可以耳聽者
也則予言之而汝聽之皆妄而已矣然試嘗妄言而妄聽之不知
其奚若也欲其妄言而以心契之也知日月之所以爲日月而合
其明則日月可旁矣知宇宙之所以爲宇宙而在乎手則宇宙可
挾矣非苟知之其心之於其所知如脗之合而已脗之合不期合
而自合也爲其脗合此所以爲妙道之行而非特聞之而已道之
尊非可以知知而識識也識知之心滑而不定涽而不明遂以其
所聞爲尊則不免於滑涽而以隸相尊者也爲其脗合則所謂滑
涽而以隸相尊者固置而不取矣衆人之所以役役而聖人之所
以愚芚者其辯以此也衆人以知爲道散而不萃故終身役役而
不見其成功聖人則愚心而不知芚而不散是以參萬歲而一成純
也歲之爲物万不足以盡其數不期之以万者以其多者數而讀
之也追之旣往其上无初求之來其下无終觀之當今其數无
在則雖万歲之久裁參其三而一之則成純矣成則无終始之虧
純則无一多之雜非特我然也万物莫不然而以是相蘊也所以相
蘊者以其參万歲而一成純故與我爲一也我之體万物莫不備
於我則我蘊万物矣万物之體亦万物莫不備於我則万物蘊我
矣則是相蘊也參万歲而一成純則殤子可以壽於彭祖而不爲
久則之所以万物盡然而以是相蘊則秋毫可以大於太山而不爲大

俄 TK6　呂觀文進莊子義　（109－1）

□□之所謂則夫何生之可懷而死之可惡乎故夫世之滑膺
而以生為說者似惑矣而吾惡知其為惑乎以死為惡者似弱喪
而不知歸矣而吾亦惡知其為弱喪而不知歸乎以夫生之勞而
死之息者似悔其始之蘄生矣然吾惡知其悔其始之蘄生乎夢
飲酒者旦而哭泣則夢之樂也且或以為憂也夢哭泣者旦而田
獵則夢之憂也且或以為樂也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以為真有
憂樂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而不知其猶為夢也覺而後知向之
占其夢者皆夢也人之生也悅生而惡死猶夢者之飲酒哭泣以
為真憂樂也必有大覺忘物我遺死生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
者於夢之中乃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以為君乎牧乎而不免
於以隸相尊也非得其真貴賤者也自達者觀之其固陋甚矣則
丘也藏其言以為孟浪而汝言之以為妙道皆夢也則方其夢也
不知其夢之類也今子謂彼夢者亦夢也則夢之中又占其夢之
類也何則以其皆言說知識而非道之真也是其言也其名為弔
詭弔言其弔當而理之不可移也詭言其詭異而俗雖然萬世之
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以其參萬歲而一成純而
已矣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黮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若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忘

俄 TK6　呂觀文進莊子義　（109－2）

年忘義振於无竟故寓諸无竟天下之所謂是非者不過我是若非若是我非或是或非俱是俱非四者而已矣而四者皆出於我與若而我與若俱不能相知知此則所謂是非者卒不明人固受其黮闇而已誰使正之邪又正於人也而人者非同乎已則同乎若非異乎已則異乎若非同乎我與若則異乎我與若亦不過四者而已而四者皆不能正之則是我與人俱不能相知也不能相知則其待彼也邪言其不相待也是以聖人知其然也雖化聲之相待與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則彼是莫得其偶而休乎天均矣何則言之有是非非有實也聲之出於化而已矣而我之與人相待與不相待又出於識心之妄計也我則和之以天倪而不為之分辯因之以曼衍觸類而長之則万物不能累乎心而能窮年矣窮年則參万歲而一成純之謂也何謂和之以天倪蓋是則不是而然則不然以其同體也故是若果是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无辯然若果然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无辯所以无辯者以其同體而已知其同體而和之以天倪則物物皆然矣此其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窮年則忘年无是非則忘義其始起於无竟故其終亦寓於无竟而已此齊物之王也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其文當在何謂和之以天倪之上簡編差互誤次於此觀其意可知也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无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蚹蜩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罔兩之於景則同類也而不知景之无待於形猶我之與若與人亦同類也而不知其无待於彼也故以況焉蓋景之為神行止坐起唯形之隨則无待操考也然景无情者也豈知有待哉苟以為有待則景之所待者形也彼形者又何待而然邪則景之待形非若蛇之待蚹而行蜩之待翼而飛也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哉此以人喻而況之也苟通乎物之无知則蛇之蚹蜩之翼其可无待而已故言邪以疑之也言此者以明万物之不相待不相待則彼是莫得其偶矣

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胡

俄 TK6　呂觀文進莊子義　（109－3）

I/28

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知者上者也其
不也方其為周也蘧蘧然不見有蝶也蘧蘧者伸
有蘧則謂之蘧蘧也至人之視出入其身猶蘧蘧而一身之變
易且猶不自知則物之化而異形而能相知乎言此者以明物物
之不相知不相知則各歸其根矣凡物之所以不齊者以其有我
之由能有我分辯是非則大小美惡恢恑憰怪不能通而為一矣
此其所以万殊而不齊也唯其喪我而反是則物物不相待而莫
得其偶物物不相知而各
歸其根則其有不齊者乎

莊子內篇義卷第一 壹

茂承

俄 TK6 呂觀文進莊子義 (109－4)



呂觀文進莊子內篇義卷第二

養生主第三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隨无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爲善无近名爲惡无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生之爲物隨形而有盡是有涯也知之爲物逐物而无窮是无涯也以有涯之生隨无涯之知則有殆而後已非所以安且久也知其殆已於有殆而止乎其所不知則殆身不殆者也已而爲之以知則豈非救之哉亦於殆而已矣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善之與惡皆生於知其相去何若也夫唯上不爲仁義之行以近名下不爲淫僻之俗以近刑善惡兩遺而緣於不得已以爲經是乃刳心去智而止其所不知之域也緣督者緣於不得已之謂也則保身全生[illegible]盡[illegible]何以加於此[illegible]生之道也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无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道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无

俄 TK6　呂觀文進莊子義　（109－5）

謋 百化

厚，以无厚入有閒，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則砉手動足无非道之譬言也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則從容而中道之譬言也物以有而閡道以虛而通人之未聞道則所見无非物也猶其始解牛所見无非牛也人之既聞道則所見无非道也猶其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以神遇不以目視猶聞道者之以心契而不以知知而識識也不以目視也故官知止官知則目官之知也以神遇也故神欲行神欲則非有知之欲也依乎天理批大郤道大窾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是乃未嘗見全牛也道之在天下无物非道无物非道則无所適而不通亦若是而已矣良

莊子二　二一

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則所見无非牛者故不免割折而更刀也更刀則傷其生之譬言也臣之刀十有九年所解數千牛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則視天下之事无適而不通不以傷其生之譬言也十有九則陰陽之極數也凡物之有形質者不能无閡也而其爲形質者未始有物則不乃如其節之有閒乎生之爲生也其本亦未始有生也不乃如其刀刃之无厚乎以无厚入有閒故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不乃如體道而遊万物之間逍遥而无閡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則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者也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則豫兮若冬涉川者也豫則圖之於事之始也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則猶兮若畏四鄰者也猶則慎之於事之終也夫聖聖人爲能通天下之志故慎終如始則无敗事而由難之故終无難是故當其難爲也豫而慎乎其始及其已成也猶而畏乎其終故能始終如一豈若冥行而直前與夫幾成而敗之者同日而語邪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

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
右師盡人貌而天者也介如介如石焉之介言其遺物離知而立
於獨故公文軒見而驚之疑其為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言所得
於性命之理本如此也若夫與物接而其貌有與者則人而已矣
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自天遊而適其性命之譬言也不蘄畜乎
樊中神雖王不善也則制乎人間而不得逍遙之譬言也樊中
之養雖至於神王非其所善不若澤中飲啄之希而自得也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
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
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
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
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
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
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

莊子二　三

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弔之為禮哭死而弔生也三號則哭死為不哀矣所
言而出則弔生為不足此弟子所以疑其非友而弔焉若此為不
可也始以為其人意其從老聃者皆得聃之道也而今非也蓋
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此所
以知非其人也蓋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也不能安時處順必有
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內外之相成不得不如此是所以會
之也人之所受於天其性命之情未始有物而為之哀樂是遁天
倍情忘其所受也倍讀如人死矣斯倍之倍皆然者古者謂之遁
天之刑天眞其君也無適而非君而遁之則不免刑而已矣陰陽之
寇內傷其身為刑也莫慘焉生之來不能卻其適來而已矣其去
不能止則適去而已矣知其適來而安之知其適去而順之則哀
樂不能入矣若然者古者謂之帝之縣解刑者天之所縣解則天釋
之矣又古之人所以能縣解者以其知未嘗有死也蓋火之所依
而見者薪也而火非薪也其為薪也雖窮於指而火之傳不知其
盡也何則火之在此薪猶彼薪也其傳豈有盡也哉火譬則生也
薪譬則形也達此則知生之所以為生者未嘗有死也哀樂之
入哉若益養生者必知止其所不知而不以有涯隨無涯則知止矣

II/3

俄 TK6　呂觀文進莊子義　（109－7）

II/4

內而物莫通於外而无全牛矣內无知外无物則獨而无與獨而无與則死生无變哀樂不能入而未嘗有死也此養生之主也而世之人徒以養形為足以全生豈知其至一也哉

人閒世第四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无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其年壯故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其行獨故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則死者以國量死也以國量死則藥之宜瘥醫之門而量乎澤至於若蕉則无去之所取是也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道則見无道則隱君子之所以自為也治國去之亂國就之君子之所以為人也仲尼曰譆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矣蓋以則得多則惑故也知其雜多之為擾而復之於真多而後圖之則无及矣若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則无所適而不可今回之道雜且多則存諸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乎蓋道未至於得一而无心者有為夫未定而以涉人間之世則於禍患不免无以取之此以知其往而刑也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矼未達人氣名聞不爭

II 5

未達人心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爲人菑夫德者内保之而外不蕩者也不蕩則无所事名溢而爲名則德之所蕩也无我則不爭不爭則无所事智不能无我而爭則智之所爲出也德蕩乎名則彼亦以名勝我矣則是名也者相軋也智出乎爭則彼亦以智與我爭矣則是智也者爭之器也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則行之患也至於蕩而爲名出而爲智以相軋而爭則是凶器之凶而非所以盡行也蓋德厚信矼足以達人氣而使之不至於鄙倍名聞不爭足以達人心而使之不至於忌疑則彼氣和而心説而後可與有言也今回未足以及此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開道於暴人之前者則是有其美而人惡之也夫彼固好名矣而已軋之以名彼固好智矣而已出之以爭使之由乎凶器是菑之也觀其所出以知其所反則回之往殆有爲人菑之道也　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无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鬬其捷而

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无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夫人君誠悅賢而惡不肖則與汝同矣則汝惡用而求有以異哉今汝不與之同而求異者則彼其志或在於名高或在於厚利而未有悅賢惡不肖之實故求有以異而歎之也唯者所以聽也詔者所以告也今汝與之言徒唯而无詔則王公必乘人而以其捷辯百出氣色怫然而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以求解免順從之不暇矣能有以異哉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非特无損而又益多之則順始无窮矣此則唯而无詔之患也不然者殆將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以不信厚言者謂彼不以信厚與我而我與之言[illegible]向所謂德厚信矼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是也　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傴拊人

也故其君因其脩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用兵不止其求實无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其身以下傴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脩其身則有民之望矣以下而傴拊人之民則疑於市恩矣以下而拂其上則疑於賈直矣蓋未信而為此則其迹不免於為名也故其君因其脩而擠之亦好名而已矣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无已是以至於滅之而後止也則二君三國者皆求名實者也龍逢比干不能格其非而終之於見擠堯禹不能化其惡而必至於誅滅則名實者是聖人之所不能勝也當君固好名而求實者也而若有龍逢比干脩身傴拊拂上之疑而无堯禹之勢則何以勝之乎實則實利以利為實則名為虛矣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顔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

莊子二　六

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為充孔陽采色不足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端而虛非虛也至虛无所事端矣勉而一非至一也至一无所事勉矣夫以陽為充孔揚則充滿於中而發見於外者也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則非而康而色受責如流者也因人之所感而抑案之以求容與其心則非屈己以從人者也若此者名之曰日漸之德猶且不成而況大德乎大德則自明而日新者日漸積之以成者小德而已夫雖日漸之而不成而日端而虛勉而一以是人而往圖將執而不化矣蓋端而虛勉而一則制於虛一而不知其之於適變之事者也而以之格其君不過外合而內不訾而已夫何所加損而可以化之乎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為徒也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蘄乎而人

俄 TK6　呂觀文進莊子義　（109－10）

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
是之謂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為徒也擎跽曲
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
所為者人亦无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成而上
比者與古為徒其言雖教謫之實也古之有也
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為病是之謂與古為
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太多政法而不
諜雖固亦无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
猶師心者也夫以己之言而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者以己賤而人貴故也自道觀之則知天子
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莫不有所謂良貴者則奚為獨以己言蘄乎
人善之與不善之而憂喜於其間哉若然者人謂之童子童子者

未有與而无知者也庚桑楚曰有人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
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則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予之意
也內直與天為徒外曲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與古為徒回以謂以
此三者趣變庶其不至於執而不化也內直則非內不訾者也外
曲上比則非直外合而已雖然有內有外有古有今以此應物則
非得一而无心者也聖人抱一以為天下式故可以曲可以枉可
以窪可以弊无所往而不得以所守者約而所應者博故也今回
不知其患在於不能无心而徒為三者之變此所以為太多也夫
外則寓直於古而非我之有則是政人以法者也政者正也知天
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不蘄人之善之不善之而易乎其所知
則是不諜也諜者密覘人之意而得之之謂也夫不知求之於心
術之間而唯政法之恃則固矣然由夫正道而不覘人之意而得
之則亦无罪也雖然止於无罪而已胡足以及化以所師者心而
不能无心者也則夫足以及化者其唯致虛得一而无心者也
顏回曰吾无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
語若有而為其易邪易之者暤天不宜顏回
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

俄 TK6　呂觀文進莊子義　（109－11）

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无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无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則以有而爲之未有易而无難者也蓋天之所以爲易者以无爲爲之耳若有爲而爲之則難天不宜而況於人乎夏曰皥天其著見者也言雖著見亦以无爲爲之也祭祀之齋則不飲酒不茹葷致其思以見其所祭者而已心齋則无思无慮而復乎元心者也然而不可以告此者以其志之不一而不知聽之者何自而心者何物也一洪志則无思慮之營營則可以告此矣无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則知聽者无聞矣无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則知心者无知矣聽者无聞而止於耳心者无知而止於符止於耳則非聞彼者也止於符則不動而脗合者也則虛以待物唯氣而已矣夫氣豈知吾所以爲氣哉則虛之至者也唯道集虛此心齋之所以復乎无心也嘗聞孔子鑄顏淵矣其於心齋之說而見之乎顏回曰

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无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无門无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人之於其心未有得其所爲使者也不得其所爲使則不能无我之式固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自回者自有其身而不能无我之謂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未始有回則能无我矣夫知虛其心而不忘其所謂虛者則是猶感其名也感其名則遊乎其外而未能入遊其樊者也今回聞虛心之說而未始有回則豈知所謂虛者乎此則无感其名而能入遊其樊者也鳴豪曰无問其名无窺其情亦若是而已矣夫既得其樊而遊之則其心之出有物珠之不孫則不出也故入則鳴不入則止旄之金石不考則不鳴也方其止也无門之可由而羣動不能踰无毒之可施而衆邪不能病古之醫者聚毒藥以供醫事則毒所以治病也一宅而寓於不得已不得已者乃其所以動也則人間之出雖難然以此涉之則幾矣絶迹易无行地難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

俄 TK6 呂觀文進莊子義 （109－12）

以偽闇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无翼飛者也
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无知知者也瞻彼
闋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
坐馳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
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
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行之不能无行地猶我之不能无累
於物也絕迹易不能絕迹而无行地則難忘我易不能忘我而无
累於物則難凡回向之所言者皆不能忘我而欲无累於物之謂
也故欲无行地則莫若絕迹欲免累則莫若忘身忘身不真則不
免於偽而已矣人則有知而有所不知者也故為人使者易以偽
天則无知而无所不知者也故為天使者難以偽存吾心所以事
天而為天使者也人而為天使則使物而非使於物者也介然之
有動乎其中則見矣其可以偽邪性之動謂之為為之偽謂之失
誠欲不動而无偽則莫若去智而无知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

莊子二　九

无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无知知者也則有知者固
知之所以為翼而飛也拔其有知之翼則知鳥止而不飛矣夫惟
若此則天下之變吾於是乎闋之則所謂以闋衆甫者是也瞻彼
闋者其室虛而生白則吉事有祥止於所止安有所謂凶咎悔吝
哉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此吉凶悔吝之所以生乎動也夫唯止
此者耳如目目如耳心凝形釋骨肉都融則從耳目內通而外於
心智者也若然者鬼神不能見鬼神不能見則來舍而无閡而
遊人間之世其不見忌害宜矣斯道也万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以
而不縱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不已也而況散焉者可
以不紐而終之乎散焉者放其心而未嘗知收之者也葉公
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
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
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
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
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

II/9

成而後无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
而不藏爨无欲凊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
冰我其内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
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
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王之使我也甚
重則所以責我者不輕齊之待使者甚敬而不急則所求者不可必得以匹夫之不可動則諸侯可知矣此吾所以憂其事非冬而慄之也外物不可必而事无大小以成為悦是必之也衆人以不必必故多矣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是多矣也唯有德者為能无我无我則无必則若成若不成而後无患矣陰陽之患常生乎事之情以見其得喪之實而憂樂動其心故也今使未行而其憂至於内熱則是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則未能忘其身之甚者也仲尼曰天
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
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无適而非君也

无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
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
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
施乎前知其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
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
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子之愛親
命也命則天使之固有者也故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義則人理之不可易者也故无適而非君夫唯不可解於心无適而非君故无所逃於天地之間則所以處之者不可不盡此所以為不之大戒也是以事親則不擇地之夷險事君則不擇事之難易而皆安之則所以處之者盡矣此所以為孝之至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豈有他哉寂然不動唯忠之順而已矣哀亦猶是也樂

Ⅱ/11

衛足也豈以哀樂之來而易施乎前哉苟以哀樂而易施[illegible]有所擇而不能安之則非所謂事之者也故哀樂之來雖出於[illegible]也哉知其无可柰何而安之若命而已矣非至德其能若是乎故則使然命則自然者也故曰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爲愈於已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眞乎則心若乃所謂卓且眞者也能事其心則以之事其君親而有不安之者乎誠能无所擇而安之則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也誠有所不得已則行事之情以忘其身而已身且忘之奚暇至於悅[illegible]惡死乎爲人臣子而通於此說則爲利回爲禍疚者未之有也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

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

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

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

溢之類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

故法言曰傳其常情无傳其溢言則幾乎全

莊子二　十一

且以巧鬬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

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

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

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

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无由巧

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於是並生心厲

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

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无遷令

无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

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

俄 TK6　呂觀文進莊子義　（109－15）

養中至矣何作爲報也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

蓋知自事其心而忘其身而後可以論事之情也不能自事其心
而忘其身則悉禍福利害之所動雖欲論事之情其可得乎凡謂
復以所聞者乃所以論事之情也人之心寂則善淵而靜則言者
乃所以爲風波而易動也上則居實而安則行者乃所以爲實喪
而易危也於易動易危之際尤不可以不慎也蓋自事其心而忘
其身則无陰陽之患无遷令无勸成而行事之情則无人道之患
也其心之出有物採之非物採之則心不出矣易乘物以遊心也
有爲也而欲當則緣於不得已非不得已則无爲而已是託不得
已以養中也則今之使於齊也莫若爲致命而已致命則不以死
生禍福動其心而事之情得矣夫何作爲以報哉唯致命甚難此
其難而
已矣

顏闔將傅衛靈公大子而問於蘧伯玉

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爲无方則危吾國與

之爲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

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

其德天殺則人之所
不能育而生之也故

與之爲无方則危吾國而與之爲有方則危吾身无所施而可也
君子小人不能无過而其所以過則不同其知足以知人之過而
不知其所以過
則无難事者也

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

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

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爲顛爲

滅爲崩爲蹶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

爲孽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爲无

町畦亦與之爲无町畦彼且爲无崖亦與之爲

无崖達之入於无疵

人患不能正其身能正其身而後可
以言曲直屈伸也不能正其身而言
曲直屈伸則入於邪而已形莫若就則外曲而屈也心莫若和則
內直而伸也君子之所就有雖未行其言而迎之致敬以有禮者
或就之是以知就之有曲而屈也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
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替其否此之謂和是

俄 TK6　呂觀文進莊子義　（109－16）

II/13

以知和之有直而伸也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之失在入故不欲入入者言其入而與之同就和之失在出故不欲出出者言其出而與之異也形就而入且爲顚爲滅爲崩爲蹶則喪其德而滅則失其位則其患在彼者也凡以與之同而不失所以扶持之也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聲名則德之蕩妖孽則禍之非則其患在我者也凡以與之異而不知所以將順之也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爲无町畦亦與之爲无町畦彼且爲无崖亦與之爲无崖則雖與之爲有方而一不至乎危吾國也達之入於无疵則雖與之爲无方而不至乎危吾身也蓋嬰兒无町畦无崖雖心之常者所患在此而含德之厚專氣致柔有比於赤子嬰兒而其意大有至不爲町畦崖異者亦人性之所有也誠因其性之所有而達之入於无疵則雖无方而不爲无方也宣王好勇好色好貨孟子因導之以王道亦若是而已矣

汝不知夫螳蜋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愼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

莊二十二　十三

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蜄盛溺適有蚉宝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匈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愼邪

螳蜋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爲不知形就心和之理而直情徑行則是積伐其美以犯之而已此危之道也猶之養虎也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生物則與之以所无有之譬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全物則與之以所不見之譬也則因其爲嬰兒无町畦无崖而與之爲之達之以入於无疵則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而非予之以所必无有與所不見也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其殺者逆也則其德天殺者形就而心和乃所以順之之道也形就而入心和而出則逆而已矣猶之養馬者以筐盛矢以蜄盛溺則其意之有所至也適有蚉宝僕緣而拊之不時而至缺銜毀首碎胷則愛之有所亡也則其可以不愼邪夫君臣也父

Ⅱ/14

子也夫婦也兄弟也朋友之交也皆人間世之所同有也而獨言顏回之適衛葉公之使齊顏闔之傅太子何也蓋人臣之於暴君亂國之間與其徒而有求於他人之傳不義之世子則无其難者也通乎此則其他可以爲之矣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爲舟則沈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戶則液樠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櫟木之不材也社所以神也道也樹之不以名其社

莊子二　十四

曲其野古之禮也櫟社則不材而神者也神无知也无能也則其所以爲不材也而无不能也則其所以爲神也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則其幹之高且大也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則其枝之繁且盛也有長幹有是枝則其本根之深固可知也祠之在人則本根之深固者也彼以不材爲用而觀者如市以爲未嘗見材如此其美則不知已者也知其爲散木不材故能如是之壽此所以爲匠伯則器羣材而用之而能成其長者也則知其所以不材矣以爲舟則速沉則无涉難之憂以爲棺槨則速腐則无藏斂之累以爲器則速毀則不若於琢削以爲門戶則液樠則不役於進轉以爲柱則蠹則不困於任重此其爲不材而无所可用也大德不官大道不器亦若是而已矣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夫柤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无所可用久矣幾死乃〻

II/15

得之爲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
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柰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
之散人又惡知散木櫟之不材而其美不發於華實之間是木之質者也則相梨橘柚果蓏之屬乃
所以爲文木也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
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擊於世俗則以文滅其質之患也
操斧斤而覯之如市卒以爲不材而捨之則幾死乃今得之爲予
大用者也大用則其所以爲神也使其可以爲舟爲棺槨爲器爲
門戶爲柱則散而爲器矣且得有此大邪夫惟
不物乃能物物而物與物柰何哉其相物也　匠石覺而診
其夢弟子曰趣取无用則爲社何邪曰密若无
言彼亦直寄焉以爲不知已者詬厲也不爲社
者且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而以義
譽之不亦遠乎夫无用者固不知其爲无用而趣取之也則其以爲社者固非彼所知也而曰求无所可
用者蓋向之不知已者以已材爲美而不知其不材之所以爲大
是詬厲也是以直寄之无用而已不然彼安知其无用而趣取之
【莊子三】【十五】
乎夫彼之所以不翦者在於不材則雖不爲社豈有翦乎則爲社
者非彼之所保也衆之所保以有保爲保而彼之保與衆異非可
以義與之者也則今吾以義譽之亦
遠矣言此者欲學者忘義以求之也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
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藾
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
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
而不可以爲棺槨咶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
使人狂酲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
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櫟社言不材之所以神可以爲人之
福此言神人之所以不材可以爲人之芘也小枝不可以爲棟梁
則其出不近於榮華大根不可以爲棺槨則其歸不入於嗅腐咶

俄 TK6　呂觀文進莊子義　（109－19）

其華則口爛而為傷則味之不可嘗嗅之則使人狂酲三日而不已則臭之不可聞此其所以不材也句之櫟社已明此義而申言之者昕子綦亦以神人為不材也𠃵亦所謂重言也宋有荊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櫟社商丘之木皆以无用不材而終其天年而以成其大而荊氏之楸柏桑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以材為之患也求狙猴之杙者斬之則異乎不可以為器也求高名之麗者斬之則異乎不可以為棟梁也求貴人富商之家禪旁者斬之則異乎不可以

莊子二　十六

為棺槨也蓋道之體有之以為利无之以為用是以聖人神人之於用致之為允深藏之為允察智雖落天地而不自慮能雖窮海內而不自為辯雖雕万物而不自說无用而用以之通不持而材為之使則遊人間之世吉凶與民同患无不可以不知此者也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脅挫鍼治繲足以餬口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支非體之全則分而已矣離非物之合則散而已矣疏則以通而明者也吾有大患為吾有身支之而離散之則疏通而无有身之患矣故支離其形者征役之所不能加支離其德者事為之所不能累也孔子適楚楚

俄 TK6　呂觀文進莊子義　（109－20）

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无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无傷吾行吾行卻曲无復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鳳德而遇乱屈身異其言則隱而未見行而未成者也故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則當趣方今之變而已矣天下有道則聖人成焉成道者所以成已而成物也天下无道聖人生焉生則以全其生而已矣方今之時僅免刑焉乃所以趣變也天下之至美至善莫如道也則福

莫大於是而其為物也視不可見聽之不可聞摶之以可得而載之則奚翅輕於羽也而世莫之知載也天下之至惡至不善莫如非道也則禍莫大於是而其為物也自无以為有自小以為大而載之則奚翅重於地也而人莫之知避也已乎已乎臨人以德則有已而已矣非以賢下人者也殆乎殆乎畫地而趨則不免於殆而已矣孰將從之乎迷陽迷陽无傷吾行迷則不知所如往陽則多緣為之皆无心而行者也則異夫已乎已乎臨人以德矣吾行卻曲无傷吾足雖曲乃所以全也則異夫殆乎殆乎畫地而趨矣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皆吾有以取之也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迷陽卻曲皆所以為无用之用也遊乎人間者則不免有世有世則有治亂而其尤難在於遭乱之時遺乱而免之則於倫无難矣凡若此者乃所以免於乱世之道也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亦若是而已

德充符第五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

俄 TK6　呂觀文進莊子義　（109－21）

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无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為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

兀廢其一足則獨立而不以能行為事者也王駘則王德而駘者也駘則馬之駑而不能行者也學之所能學言之所能辯則行之所能行也道則學之所不能學言之所不能辯而行之所不能行者也魯人之從仲尼之遊者知從其所能行而不知從其所不能行者也則雖全魯歸之與王駘猶為中分也從其能行者則立有教坐有議而後有所得而未教不得无言其成不能无形也從其不能行則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无形而心成者也則仲尼三駘相為表裏而已矣復命曰常季則人之雅也常季則為道之日淺者也是以知而問之也靜而聖動而王內而聖外而王王德而駘則靜而內之者也是以知其為聖人也仲尼方且以文行忠信為學者師故後而未往而其以為師者固在是也則奚假魯國而已將引天下而從之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无不歸之者也

莊子二　十八

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无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

彼兀者也而王先生三則上僕其先生則將以為師也引天下而從之則若師之任也庸者用也不以其所能而當其師之任則无用之以也其與庸亦遠矣則其用心固有以異乎人也為道而至於施行其所不能行則未始有物者也夫死生為大而與之變天地覆墜而與之遺者以有物而已矣苟為未始有物則孰將為死生而與之變孰將為天地覆墜而與之遺乎若然者无它審乎无假而不與物遷則察知其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而已矣審乎无假而不與物遷則察知其所得无假而真矣則彼死生覆墜皆物而已是以不與之變與之遺而遷也命物之化則化化而不化是以能守其宗而不離也大者聖人之所以為宗也

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万物皆一也夫

Ⅱ/18

俄 TK6　呂觀文進莊子義　(109－22)

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天下之物異於所辯而同於所宜自其異者視之雖肝膽相屬而藏與府異則不得不爲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雖万物散殊而各復歸其根則不得不參皆一也彼審乎无假而守其宗者自其同者視之故也人雖不知自其同者而視之則官事果乎衆宜而耳目不能以內通知自其同者視之則耳如目目如耳不知其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矣知者大同於物者也則物視其所一物視其所一則无往而非我而不見其所喪矣此所以視喪其足猶遺土而形骸之所不能累也常季曰彼爲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哉王德而騎則內聖者也內聖則爲己而已以其知而得其心以其心而得其常心賢其爲己者也爲己而非爲物則物何爲最之哉最之者以爲君師而上之之謂也自其同者視之而万物皆一則以其知得其心者也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則以其心得其常心者也得其常心則不見其所喪矣仲尼曰人莫鑑於

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受命於地唯松栢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況官天地府万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聖人之所以動而王者則流水也其静而聖者則止水也王德而騎則其止水也唯止能止衆止此人之所以從三騎而鑑之也蓋虛靜无爲者天地之鑑而万物之鏡而有爲非所以爲鑑也草木莫不受命於地而唯松栢獨也在冬夏青青人莫不受命於天而唯舜獨也唯則人之有舜於造化之間人知其幾何而一遇也則舜豈不以其能正生爲幸而不以其正而正衆

生哉王駘則亦獨正者也此所以為衆止之所止而不辭也今夫士之以勇自名而欲見其保始之驗彼其不懼之實者此特將求名而自要者也而況官天地府万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則其死生不得與之變殆非求名自要之比也彼且擇日而登假去而上仙則其於往來容與如此其至也則人安得不從之乎此則物之所以最之也保始者始以此自名欲保之而弗傷也古之制陣者方以八包一而為九圓以六包一亦為七九軍則方以八包一而為九者也或謂之九軍或謂之八陣其實一也九軍則九其深厚堅緻而難入者也天地雖大亘定而不出所位自其生者視之則可官矣万物雖衆皆備乎我者也自其同者視之則可衛矣若然六骸非有也寓之而已耳目无知也象之而已象則象人之象也物視其所一不見其所喪則一知无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也與物雖最之彼且何肯以為事乎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産同師於伯昬无人子産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産謂申徒

莊子二　二十

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悅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无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

道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則長於上古物无以長之者也伯則長者也昬則吾不知誰之所自出也吾不知誰則无人也伯昬无人則道之彊名也申徒嘉子産俱師於伯昬无人而申徒嘉能外其形以忘人之勢則從其師者也子産以執政為悅而不能忘己之勢則背其師矣此嘉所以責之也以道觀之物无貴賤則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若此哉凡為道者所以洗其心而塵去其塵垢以歸之明者也猶之鑑而已今也出言若是則是不明而塵垢之所止而不去也

子産曰子

俄 TK6　呂觀文進莊子義　（109－24）



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子産以執政為悦則不能忘利者也曰吾加之吉則以道為尊而忘其勢則疑於與堯爭善而不能忘善也夫唯兩忘而化其道則足以反本而忘形疑於不能忘善是以計子之德不近以自反也計則一身之之辭也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

二十一

骸之内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産蹵然改容更貌曰子无乃稱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我則非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也狀謂文飾之也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雖有德者能之則人間世所謂自事其心而哀樂不易施乎前者也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亦若是而已遊於羿之彀中央者中與也則行至於无感而可以免焉之譬言也而不中者命也則一不幸一不免焉之譬言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然二怒而則我初非能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言也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則免於道而忘之者也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道之化物則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也十九者陰陽之極數也自有趣陰陽之數而造其原所以能忘其形也子産與嘉俱從伯昏无人遊與相其遊於形骸之內者也伯昏无人則久雖吾心而已而子以兀觀我而謂我之得不足以自反則索我於形骸之外也

魯有兀者叔山无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无趾曰吾唯

II/22

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脩也德不形者

物不能離也水停而至於已則其盛而后以加焉者也則取至騐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以是而已亦水之所以平者乃其性然也內得之而外不蕩則平矣內保之而勿失其性而已外不蕩者勿動之也人之於德亦猶是也其所受於天者乃物皆備而未始有虧則成也万物皆一而未始有乖則和也得者无它成和之脩而已矣所謂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也德不形而同乎初則物得之以生也夫物安能離其所自生哉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

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

以為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无其實輕

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

已矣哀公之於孔子所謂以位則子君我臣非敢與君友以德則子事我而不可與我友者也而言此者蓋神者人之成心非特聖人為能體之而愚者與有焉離之哀公之下才誠能友而家之則所知猶若是而其得可與孔子友而不為過者也而況與子然而一遇於方出之下者乎

闉跂支離无脤說衛靈公靈公

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甕㼜大癭說齊桓

公桓公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

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

謂誠忘闉跂支離无脤甕㼜大癭則天下之擁腫而痀瘻者也衛靈齊桓則不可以為有道者也而得有所悅則非有道視其全人其脰肩肩則擁腫之極醜乃為非醜之才是者形有所忘也而況至德之相與其有係於其形骸之內而不忘者乎人常患不知存其神則其所忘者也而役於視聽還處之內則其所不忘者過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則誠形有所忘而已矣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為孽約為膠德為

接工為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无

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

俄 TK6　呂觀文進莊子義　（109－26）

以不可解也若夫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人而遁之矣則其所自取而人刑之矣以可解也則仲尼非不知无趾无趾非不知仲尼而其言之或異者以內外之不相及故也而其歸未始不同也夫王駘之兀已足明其立獨而忘其形以行矣而又重之以申徒嘉叔山无趾者嘉則明所以立獨而忘行當於形骸之內而索之而无趾則明雖亡其足矣而其尊足未嘗亡也蓋德之充有其物常在形骸之所不能累故萬之兀焉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爲人妻寧爲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无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无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

莊子二　二十三

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无宰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氾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无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若无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

魯與衛宗国也惡人人之所[illegible]而惡之也哀者情之无累也駘者形之不袭也它者物之非已也衛有惡人曰哀駘它則體神合也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天則神矣則求神人者不離其宗无有之也天下之所謂美者皆聰明智慮之所及而已然皆不出思爲之內神則无思无爲而非聰明智慮之所及也是天下之至賾而人情之所惡也人徒知美其所美而不知其所惡者益所以爲神也喜怒哀樂憂悲哀非情之累而哀之者亡死之際尤爲綢繆而難解則情之尤累也焉之奔踶者或可以御之而致遠至於駘而不能行則定於形而非馳策之可移也而所謂

神者雖哀而不知其所以哀則哀不足以累其情雖駘而不知其
所以行則駘不足以定其形則哀也駘也非已有也猶宅而已矣
是以寓之衛之惡人而名之為哀駘也神則人之心也神无方
也則心亦莫知其鄉也神通乎晝夜之道而无時也則心亦出入
无時也然既得之以為人矣則所謂神者與心固未嘗相離也神
非陰陽也而心陽也无思无慮而思慮之所自出也故丈夫與之
處者思而不能去也精則合於腎而配之者也而精神皆生於道
由乎道則精與神合而為一矣雖合也而非所與為敵也以袖之
无匹也腎陰也則婦人見之請於父母與為人妻寧為夫子妾十
數而未止也請於父母則由乎道之譬也寧為夫子妾則合而不
與為敵之譬言也十則陰之極數也神者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
之故也是以未有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无君人之位以濟
乎人之死則至貴之德不足以名之也无聚祿以望人之腹則至
富之業不足以名之也而德業之所由出也天下皆以情求之而
不得則以為至賾而惡之是以惡駭天下也向之未有聞其唱者
也則知不出乎四域者也且然而已矣而无定體者也万物負陰
而抱陽則分矣而雌雄合乎前則妙乎陰陽而不測者也雌其神
之所為是以意其有以異乎人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
則其始見也不能不以其至賾而惡之也與寡人處不至乎以月

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則操而存之日知其所云也不至乎
期年而寡人信之則存之愈久而知其有諸已也信則有諸已之
謂也國无宰寡人傳國焉則莫知其極而可以有國者也悶然而
應氾然而辭則彼非肯以物為事也寡人醜乎卒授之國則有國
而不寓之於此非出於長且久而可醜焉者也无幾何也去寡人
而行則宥然喪之者寡人卹然若有亡則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
若无與樂是國則无樂无知是其樂真知者也人而三
於神則人不足以名之也是以不知其為何人也
仲尼曰
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㹠子食於其死母者少
焉眴若皆弃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所
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
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資刖者之屨无為愛之皆
无其本矣為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
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為爾而況全德

俄 TK6　呂觀文進莊子義　（109－28）

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无功而親使人授己
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之楚[illegible]
明方也神則不可見由明而見之也豚之為豚其為子母則无異
而其為神者子母則同也豚子而食於其死母則同未知其為死
也少焉眴若皆弃之而走則一不見其神也神之所以在其母者乃
其所以在己者也在己者乃其所以在母者也而相與為類也神
之離其母則不見己不得類是以雖不知其為死而去之不待[illegible]
也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神則使其形者也戰
之有翣又盡所以自衛也故死則以翣資戰而死則无所事翣也資
者之不愛其屨猶翣也皆无其本而已矣神者物之所以為本也屨
是以為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所
全猶且以御至尊成婚媾則得全者則宜其為人之所信也孰道
者德全德全者神全神全則體神者也今哀駘它未言而信无功
而親神之信固无所事言其親固无所事功所謂默而識之不言
而信存乎德行而神人无功是也使人授己國唯恐不受神者受
之則於為國乎何有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才者所得於天而
不可加損者也不[illegible]之以神則
神乃其才也是以謂之才也

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
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者
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
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
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无郤而與物為
春是接而生時乎心者也是之謂才全死生存亡窮達貧[illegible]
不肖毀譽飢渴寒暑在人則事之變在天則命之行也日夜相代
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也則吾何容心於其間
而足以滑吾之和而入吾之靈府哉和者陰陽之沖而神之所
也靈府則神之所宅也雖且如此故其神和且豫雖通而不失於
兌也所謂塞其兌是也不失於兌則其神无郤而不見有晝夜之
閒矣所謂塗郤守神是也而與物為春則與造物者同體而能生
生者也心之體出入无時者也與物為春則是與物接而
生時乎心者也不與物接則不生而已矣此所以為全也何謂
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內保

俄 TK6　呂觀文進莊子義　（109－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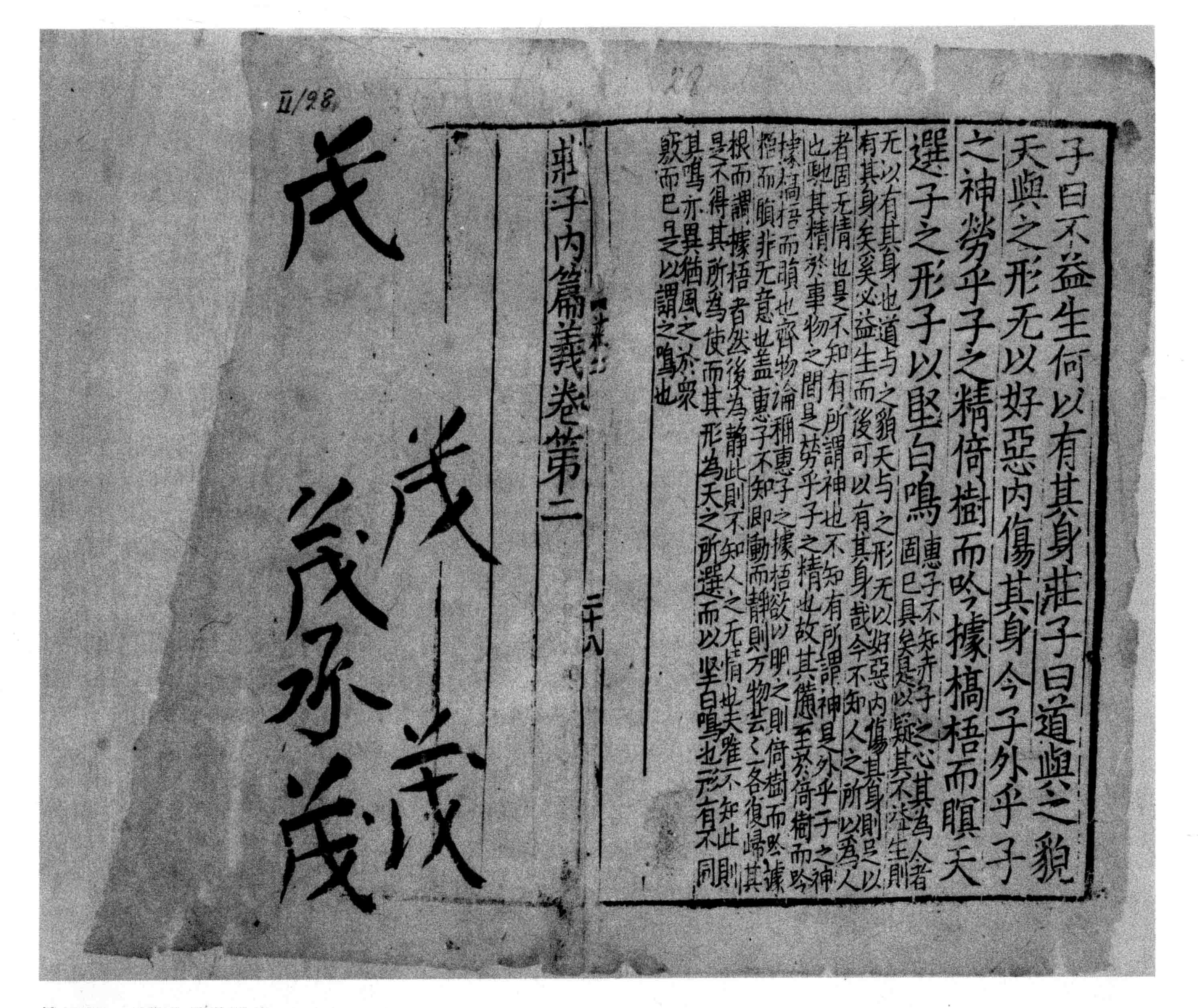
Ⅱ/27

者天食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有人之形无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无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謷乎大哉獨成其天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聖人之所遊也得是而遊之所謂物之不得遯而皆存者也所謂遊乎六合四海之外者也若然者以知為孽本幹之所生而非本幹也以約為膠〻則約散而固之者也以德為接〻則離異而續之者也以工為商〻則非[illegible]以為孽者也所以知者聖人不謀惡用知以德則卒斲之餘也反之則不生惡用蘖乎天身鵠不之枝則不生者也不斲无惡用膠反之則不散惡用矣其補无際則不散者也无喪无惡用得反之則不殊惡用[illegible]視其所一則不殊者也不貨惡用商反之則不貨惡用工[illegible]歸於樸則不貨者也因者天鬻也天鬻也道天食也天食[illegible]則復无待於外而自足矣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是以有人之形无人之情以其所遊在於祕忘故也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羣於人則遊乎世俗之間而不使之離者也无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是非不得於身則休乎天鈞者也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則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謷乎大哉獨成其天則其所不可測也無慾无之至其常若此也

莊子十二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无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无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不能虛其心而无我則不得其所以為使者也故至於无用无情之說無以致疑以貌則動作威儀无非道也故曰道與之貌形則百骸九竅是也百骸九竅天而生也故曰天與之形則所以為人者足矣天為[illegible]其不可以无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无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以為[illegible]情以无情[illegible]木石而不可以為人也莊子以為吾之所謂情是非[illegible]謂无人之情則是非不得於身是也所謂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而已好惡[illegible]生則天所以与我若是其天[illegible]為其[illegible]可以為人哉惠

俄 TK6　呂觀文進莊子義　（109－30）


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
天與之形无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
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
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惠子不知莊子之心其為人者固已具矣是以疑其不益生則
无以有其身也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无以好惡內傷其身則足以
有其身矣奚必益生而後可以有其身哉今不知人之所以為人
者固无情也是不知有所謂神也不知有所謂神是外乎子之神
也馳其精於事物之間是勞乎子之精也故其儀至於倚樹而吟
據槁梧而瞑也齊物論稱惠子之據梧欲以明之則倚樹而吟據
槁梧而瞑非无意也蓋惠子不知即動而靜則万物云云各復歸其
根而謂據梧者然後為靜此則不知人之无情也夫雖不知此則
是不得其所為使而其形為天之所選而以堅白鳴也形有不同則
其鳴亦異猶風之於衆
竅而已是之以謂之鳴也

莊子內篇義卷第二　二十八

茂　茂　茂孫茂　茂　茂

俄 TK6　呂觀文進莊子義　（109－31）



呂觀文進莊子內篇義卷第三

大宗師第六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之所
爲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
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
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
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
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眞人而後
有眞知 天而生者天之所爲也知天之所爲則知吾之所自 而生也天而生也者莫之爲而爲也而人
无預也人无預則知之所不待而知也知之所知者人之所爲者 知以之所爲則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知之所不知
老則所謂天而生者也以知養生則其以生隨知者也此所以能 盡年而不中道夭也世所謂知者其盛无以過此也然不免有患
也蓋所謂知天知人者必待知而後當者也則是有所待也而知 者非道之眞也非道之眞而待以爲當所謂未成乎心而有是非
者也則所待者固未定也苟爲未定則安知吾向之所謂天者非 人乎安知吾向之所謂人者非天乎以人爲天以天爲人則不可
以爲眞知也此其所以爲有患也天唯眞人而 後有眞知眞知則以不知知之不知无所待者也
何謂眞人古
之眞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謩士若然者過而
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
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 天下
是非之不一也雖從其從衆而已矣從衆則不免於逆寡也逆道 无成而代有終始則不免於雄成也詢謀僉同則不免於謩士也
此聖人應世之迹而非其所以爲眞也眞人者純而不虧素石不 雜則自其所以爲眞者言之也自其所以爲眞者言之則未嘗有
是非未嘗有是非則不逆寡矣遂然守靜而不倡不倡則不雄成 矣物至而應未嘗預謀也則不謩士矣此无忘无我而已矣无能

俄 TK6　呂觀文進莊子義　（109－32）

无我則雖過也過之不得不過也何悔之有其當也理之不得不當也何自得之有夫唯无我則物觀其所一而不見其所異豈我
所為也高亦我所為也將誰慄入我所為也水火亦我所為也將誰濡且熱夫知固非道也而真人之知能登假於道也如此是豈
可不謂真知乎嗚呼人莫不有所謂真知者不求備耳矣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无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

人心之晝未始有物者也真人者得我心之[illegible]者也故不為思慮嗜好之所役无思慮[illegible]
不夢其覺无憂矣无嗜好則其食不甘矣夢覺消嗜好[illegible]則其息深深而以踵矣踵者氣之元而息之所自起也身以是為歸息以
其所自起為踵者以其最下者名之也夫惟氣乎而息深則復乎其元矣深深之又深者也深之又深則至於无息也衆人之
失乎而屈服者其嗌之言猶若哇也求息之以踵不可得也耆欲深而天機淺物斷則發來復之无疇覺之无憂食之不甘不可得
也

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

翛然者言其往來如羽之飛於空而无所礙也知有生而說之死而惡之出生則謂入死則距以其真所謂翛然者則是以心指道者也受生而忘其生之所始畏死而
求其死之所終不能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每於自然之而益生焉則是以人助天也

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顙頯淒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

夫唯不以心指道不以人助天則其心未嘗不在道故其心志志則志於道者也故曰强行者有志其心未嘗不在道則見於外者其容寂其顙頯
也其容寂則神凝而无動容矣其顙頯則反於而无饑色矣淒然以殺非有所惡也煖然似春非有所好也喜怒通四時則同乎

俄 TK6　呂觀文進莊子義　（109－33）

Ⅲ/14

好乎物[illegible]言其實異者也則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illegible]言[illegible]而喜之則其似喜固明也崔乎其不得已乎崔之言[illegible]其[illegible]而動[illegible]以為[illegible]而非喜也[illegible]乎進我色而容物也與乎止我德[illegible]我得而未嘗失己也[illegible]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人之所畏不可不畏則厲乎其似世也危而似世則可制也謷乎大哉獨成其天則非世也未可制也連乎不見其隙則不得其門而入也則似好閉也凡此者皆其狀有似之而非則不可以言得而非以狀求者也

以刑為體以禮為翼以知為時以得為循以刑為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為翼者所以行以於世也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得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

君子言以人道名之者也或所體者仁而已真人者以天道名之而以万物百姓為芻狗者也則仁不足以言之也孰見其所體者惟其以刑也綽乎其殺則見其所體矣善仁者之於殺也則惨惻而矜之以其愛之也不仁者之於殺也則憤怒而快之以其惡之

[illegible]真人者非有[illegible]也則其於殺也豈不綽乎哉此則見其所體也雖然古之聖人之於殺未嘗不與人同之也未能忘禮則視聽言動莫非禮也則為翼而已哉可以為翼以行於世而已矣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則不知其所宜而言動不知其所以然則吾所待者以之故曰不知而知則時矣以時而已則出入豈有時也是其不得已於事也非不得已則不知无知之時矣得一不得是以无得而得者以為循而已循者如軌轍之可循則首有足者皆可與之以至於丘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得也丘者中高之地也凡君此者直開吾直而已矣何勤行之有哉而人真以為勤行則亦不可以狀求之者也

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為徒其不一與人為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

夫物得其所一則不見其所異故其好之者美與善也而美與善出於此而已吾不見其為美與善也其弗好之者惡與不善也而惡與不善出於此而已吾不見其為惡與不善也則好之與不好之安得不一哉一猶水也其一也猶水之湛然而不失其為水也其不一也猶水之流而不失其[illegible]

俄 TK6　呂觀文進莊子義　（109－34）

四15

其為水也故其不一也二知此者非獨止而後止雖動亦止也夫既皆一矣而有一有不一何也以其一與天為徒也其不一與人為徒也與天為徒則退藏於密也與人為徒則吉凶與民同患也雖然與天為徒亦一也與人為徒亦一也則天與人不相勝也夫孝非眞人何足以與此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為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為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眞乎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死生之相為夜旦出於命與天則人之有所不得與此物之情也則吾何容哀樂於其間哉彼特以天為父天則吾所自而生者也以吾所自生者為父而身猶愛之而況生之所自生乎則眞為父也與矣而獨不愛之乎卓者言其獨亦而非惧聽思慮之所及也而為知與卓者而愛之則生之元是謂明矣人特以有君為與乎已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眞乎則其眞君者焉者是也吾焉知其眞者而遂之則死之元是視明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則性命之泉涸而處乎人偽之陸相呴相濡以仁義之濕沫不若相忘於道術之江湖而不知有死生聚散也蓋說生惡死者情也未始有死生者道也譽堯而非桀亦得而已矣知兩忘譽非而化其道則所以忘死生者未始不同也

莊子十三

五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死生者未始不同也大塊之於我固無情於其間也為吾善吾生則善吾死必矣吾何為悅惡於其間哉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死生之變不足異其所異則禍福得喪之所介不足以累其心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物无大小

亖/6

心存則存心亡則亡苟為非道未有存而不去也故藏舟於壑藏
山於澤謂之固矣而吾心一遺之則忽焉已去之非夜半有力者
負之而走其去之乎夜半者玄極之時有物於此從天之物而藏
之至玄極之處非有力者其能若是乎唯明者為能知常而見吾
心之存亡則足以知此豈昧者之所知乎夫舟之藏於壑山之藏
於澤其藏小大為得其宜者也猶有所遯以有涯之生而欲藏之
无窮之宇而非所宜天而欲无所遯豈常物之情哉若夫天下者
萬物之所一也吾得其所一而藏之於所一則彼有力者雖欲負
之而走其安之哉此所以不得所遯而為恒物之大情也然則
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有道乎曰天下之所以為天下者何
自也知天下之所以為天下而藏之於所自則
與則彼不得遯矣嗚呼非真知者何以預於此

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為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夭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

夫天下者萬物之所一也而人
者萬物之一耳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苟得其所一則若人之形
者固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為喜固可勝計哉故聖人將遊於物
之所不得遯之處則彼萬物者皆存而未嘗亡也物之所不得遯
者是乃天下之所藏而萬物之所係一化之所待也夫知夭老者
樂之无以異而皆善之者人猶效之而
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者乎

夫道有情有信无為无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

聽目得之以視手得之以持足得之以履口得之以言心得之以
思豈不有情乎哉然皆得之以往來而未嘗或其時動之
以之昏而未嘗失其類豈不有信乎或使之其為之者不可得
无形也或不言而喻或自彼之而存是可傳也而莫得而有之
不可受也以心契之則盼然而合是而得是而莫傳其朕是不
可見也萬物之生未嘗有本根逃而出則无所本根而自本自根

矣万物之存有天地而後有也而此則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
鬼帝得我以神者也我則不神鬼帝獨无稟鄉意也天地得我以
生者也我則不生雖今日猶為又極也凡高者深者以其形而名
之也久者老者以其時而名之也而我則无形与時者也故雖在
太極之先六極之下先天地生長於上古
而不為高深久者也此所謂道悠无名也
狶韋氏得之以
挈天地伏羲得之以龍襲氣母維斗得之終
古不忒日月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
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太山
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禺
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
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
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
尾而比於列星
古之聖人或隱或顯迹雖不同未有不得
道而可以為聖者也非特狶韋氏以至於
傅說而已道為天下母以目天而下未有不得道而能立者也則
非特維斗日月而已然莊子獨舉此數人与維斗日月者蓋[illegible]
之挈天地伏羲之龍襲氣母堪坏之龍襲崑崙馮夷之道大川肩吾之
處太山黃帝之登雲天高辛之處玄宮以至彭祖之自有虞而及
五伯傅說之相武丁而此列星殆非人情之所測度亦不過得道而
已則其餘可以類知也斗隨月建而未始有差則終古不忒日月
相推而往來无窮則終古不息此二者亦不過得道
而已則其餘可以類知也此其所以為太宗師也歟
南伯子葵
問乎女偊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
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可得學邪曰惡惡
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无聖
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无聖人之才吾欲
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

俄 TK6　呂觀文進莊子義　（109－37）

III/8

參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三日而
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
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
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
獨而後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
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為物无不
將也无不迎也无不毀也无不成也其名為
攖寧攖寧也者攖而後成者也明則明也伯則多物長者也葵則向
明者也南伯子葵則直質之明而可以為物長趣明而不已者也
是以知問道也女則守雌而不有与者也偏之言踦則獨行者也
守雌无与而獨行則有道而才不足以濟衆者也卜所以前知也
梁所以之量也倚則不能无所依也知足以前知而力足以任重
而不能无所依則有其才而无道者也物壯則老是謂非道非道早
已聞道則喜妻不以衆入所以年長而色稚也所謂聖人之道者
得其大本大宗者是也所謂聖人之才者則能以是道推之天下
國家者也所以有聖人之才而无其道者亦其不知大本大宗未
嘗有物而為死生古今之變若以不一不能見獨朝徹以其生以為
我有也且甚遂至於不知物与天下之非已而內之則自徹積之
以至於着者也故其守而告之也則自其粗遣之而後能齋精已
外天下而後能外物已外物而後能外生已外生而後能朝徹朝
徹者言沈冥於有身之實至是徹為旦也朝徹而後能見獨見
獨者知後是之莫得其偶也見獨而後能无古今无古今者參万
歲而一成純一不知有往來之異也无古今而後入於不死不生
死不生者是乃所謂大本大宗雖其不死不生故死者我殺之而不
我未嘗死也生者我生之而我未嘗生也其為物无不將也以其
未嘗不在後也无不迎也以其未嘗不在前也无不毀也毀者非
吾毀之而誰也无不成也成者非吾成之而誰也將迎成毀雖皆
攖之而我未嘗殆也故名之曰攖寧攖寧者攖而後成也若將迎
成毀有所不攖而雖之則道之所以虧而非其成也南子伯葵曰子獨惡乎聞
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

俄 TK6　呂觀文進莊子義　（109－38）

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

道以躰之為正則文墨之所論者乃副之而非其正也故曰聞之副墨之子然文不能綿絡貫穿而誦之則不能究其本末而至於通故曰副墨之子聞之洛誦之孫洛之言絡也子孫云者言道之有生乎此也已誦而通之則見之明矣故曰洛誦之孫聞之瞻明見之而明則聶而許之矣故曰瞻明聞之聶許聶之言躡也躡而行之之謂也許則心以為然之之謂也聶而許之則可以需物而役之矣故曰聶許聞之需役能需物而役之則樂之之至也故曰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者嗟嘆之不足而詠歌之乃所以為樂之至也自副墨以至於瞻明則文字而見之者也自聶許以至於謳則行而至於樂之者也雖然皆未足以為道之躰也无見也不知其為樂也而後足以為道之躰也則玄冥參寥疑始是也見出於无見知出於无知玄冥則无見无知之謂也故曰於謳聞之玄冥雖然猶有所謂无者則非入於寥天一者也參寥而已矣故曰玄冥聞之參寥參寥乎无亦不可得則疑其為始而莫知其為始乃其所以始也故曰參寥聞之疑始疑始者似萬物之宗之謂也夫道式以目係而亦行式以一言而盡而卜梁倚之女偶古變而後入於不死不生一也偶聞之副墨九傳而後得之疑始何也蓋天下之為道者一聞其言即以為然道之行則所謂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是也故莊子論此欲聞道者勤而行之以至於心契之而後已也則欲由其書以入道者亦若此而已矣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无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

祀者不忘其本如者也輿者所以載而行之也犁牛者所以深而耕之也來者來而集之也所謂唯道集虛者是也為道者不忘其本始載而行之於其身深而樹之於其心則道集而不去矣此四人者以死生存亡為一躰而相与為友故其制名亦一躰而已庚桑楚所謂其次以為始无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无有為首以生為躰以死為尻孰知有无死生之一守者吾与之為之則此四人者是也

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

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閒而无事跰𨇤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為此拘拘也子祀曰汝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

輿載而行之來集而不[illegible]則軀之者也祀不忘其卒[illegible]犁際而樹之則宜知其所軀者也為道而至於疾病死生之際而不爲之變此其難者故寓之子輿子來之病而子祀子犁往問之以見其所軀之安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則疾之拘拿而可惡者也然此特陰陽之氣有沴耳其心則閒而无事也是以雖跰𨇤而不害鑑於井也井源出而不窮[illegible]靜而能照鑑于井則反照於性之譬也言造物者又將以予為此拘則若厭其生而以發子祀之問也曰汝惡之乎則所以考其所軀之安也其出不訢其入不距而惡其為此拘拘則是不能安之也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蓋予之所軀者一也故其形雖化為雞為彈[為]輪而其神為馬皆不失予之所軀而已矣此所謂万化而未始有極也則予何惡哉蓋右陽也雞以知時夜以晝則陽之所化凡若此也右陰也彈以飛鴞炙以味則陰之所化凡若此也以无有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復歸乎无有則輪轉而无窮者也神則[轉]之者也故以尻為輪以神為馬予因而乘之无所更駕也謂之[illegible]

俄 TK6　呂觀文進莊子義　（109－40）

其其言固宜如此也生之來不能卻則得者時也其去不能禦則失者順也知得之爲時而安之知失之爲順而処之而哀樂不能入者則其心之无物而无所懸者也此所以爲解也若夫非時而以之當順而逆之則是物有結之而不能自解者也其來不能却去其不能禦則物之不勝天也則吾何爲惡之哉

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犂往問之曰叱避无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爲鏌鋣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蘧然覺

喘喘然將死妻子環而泣之則常人之所昏迷而顧怛之時也鼠与虫人之所甚賤也而氣形之散爲其肝与臂則又其所甚惡也於斯時也而以其所甚賤与所甚惡者問之此子犂又以考子來之所安也知陰陽於人不翅父母而聽之知大塊之息我以死而善之則安用聞其惡矣以汝爲奚以汝適也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必爲鏌鋣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而鏌鋣不可必得矣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則造化必以我爲不祥之人而人亦不可以必爲矣今一以天地爲大鑪造化爲大冶則孰非吾所往而不可吾何容心於其間哉成然寐蘧然覺言其生之際宿寐從容不爲之累也成言其死无所滯蘧言其合而形開之勉遽而已則与蘧蘧然周同義也易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

俄 TK6　呂觀文進莊子義　（109－41）

先死生之說於是之時不能莫然无心以安之而有介然之慮猶
乎胃中則遊意之變贖識而往安知其所之乎而子輿則時夜鶚
彖任之造化而无所惡子來則鼠肝蟲臂聽之而无所擇
其所以久之者盡矣非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其能若是乎　子

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
於无相與相為於无相為孰能登天遊霧撓挑
无極相忘以生无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
於心遂相與友

易以苴桑為固桑則深根者也戶其所由也
孟則長也子桑戶孟則以深根為門而莫之
與長者也而或謂之子桑戶或謂之子桑〔〕從省文也
子友則以反本為士者也琴張以琴為氏則樂此者也子孟子有琴
張以為在者蓋亦接與之流也故子桑之死或編曲或鼓琴而其
辭則以死為反其真則亦子反琴張之士也孰能相與於无相與
相為於无相為元相与元相為則歸根復命之処也孰能登天遊
霧登天則遂於大明之上而至彼至陽之原也遊霧則入於窈冥
之門而至彼至陰之原也歸根復命而至夫至陰至陽之原則撓
挑无極相忘以生而无所終窮矣此三人者則庚桑楚所謂甚陝

十二

以為有物矣將以生為喪以死
為反者也觀其歌辭則可見矣　莫然有閒而子桑戶死
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
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
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
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
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脩行无有而外
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无以命之彼何
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
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汝往弔之丘則陋
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

俄 TK6　呂觀文進莊子義　（109－42）

莊　　　　　　　　　　　　　　　　疣 亂

彼以生為附贅縣疣以死為決𤴯潰癰夫若
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
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
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无為之業彼又
惡能憒憒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
夫子之文章則子貢之可得而聞性與天道則不可得而聞故使
之待事而教其聞見之所至以見孔子之於三人者相為內外而
已矣子貢來則從容於將死之時子反琴張則臨喪而歌既死之後
而曰而已反其真我猶為人猗則子桑戶待子祀子犁之考問而
所安可知矣彼以死為反真而樂之則臨尸而歌固其所也先王
制禮使人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人道之正性命是也
則以反其真為樂者豈非禮意哉子貢不聞性與天道是以徒見
其能外形骸顏色不變而无以命之也遊方之外則遊乎六合之
外而与天為徒者也故以死為樂而不足哀遊方之內則遊乎六
合之內而与人為徒者也故以死為哀而无歌樂向見人之莊者三

十三

人者曰寡孚貞之為徒而生者其死則倚死忘生者東矣而无三人者
則亦[illegible]於死生之際而不以哀樂至人之所哀也則內外之志
各不同也所以不相及也而使往吊者使子貢之徒知禮之意不
出乎性命之情而天下之至禮有不在禮法之間也与造物者為
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則非陰非陽者也以生為附贅縣疣以
生為喪而後之也以死為決𤴯潰癰則以死為反而樂之也若然
者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而曰死生先後者特不異物而託於同
體故也假託則非以為實也肝膽耳目忘而遺之則反覆終始一不
知端倪矣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則形器之所不能制也逍遙乎
无為之業則意為之所不能[illegible]也彼又惡能憒憒然為世俗之禮
以觀衆人之又耳目哉
此以[illegible]而求之也
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
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
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
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无事而生定故
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孔子[illegible]

俄 TK6　呂觀文進莊子義　（109－43）

之內者也而盛稱方外之高故子貢疑其雖遊方內而所依者或不在於此也是以問其何方之依也蓋所遊則其跡而所依則其心也言天之戮民則天刑之不可解也若孔子則所謂禮法拘檢以遊世俗之間者也安有所依而足以異乎其心哉是以遊方內而不必出乎天刑而不必解也雖然若此豈非吾所獨也吾與汝共之而已何則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謂之相造則无內外之隔也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不必大水也相造乎道者无事而生定不必方外也魚相忘於江湖之大則非特穿池而已人相忘於道術道術之全則又非特无事而已穿池而養給而況相忘於江湖乎无事而生定而況相忘於道術乎子貢

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

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夫奇相忘於道術而彼三子者獨為畸人何也蓋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此所以外而不內也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則謹於禮法而不知性命之情者是也則三子者天之君子而人之小人可知已若夫孟孫氏則天人之君子而君子有不足以名之也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无涕中心

莊子十二　十四

不慼居喪不哀无是三者以善處喪蓋魯國

固有无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怪之仲尼曰

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

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

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為物以待其所不知

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

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且彼有

駭形而无損心有旦宅而无情死孟孫氏特覺

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

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

俄 TK6　呂觀文進莊子義　（109－44）

夢爲魚而没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

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

去化乃入於寥天一孟孫才者旁與顏回皆從仲尼之遊者也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則不及

子桑戶孟子反琴張者也而三子者又不及孟孫氏者也雖然其

出於大宗師則一也蓋子桑戶氏則更相爲命所謂古之人以爲未始

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有所有也夫唯知其未始有物則不見

有内外之異其有死生之變則多矣必遊方之外而以死爲可樂而至

於以臨尸而歌哉是以居喪與哭泣與人同而獨不爲哀戚之所累則

與人異也是以寓之孟孫氏以明至至者常不離乎世俗之間也

故曰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則其所有所至矣其要無而無以復

加之謂也蓋知其未始有物則生猶是也死猶是也哭泣猶是也

雖欲簡之而不得也明爲而獨不慮人同哉彼三子者雖不知死

生存亡之所在而以生爲喪以死爲反則夫爲不知所以生不知

所以死也以反其真爲樂而以猶爲人爲嘆則夫爲不知孰先不

知孰後也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則生无所喪而死无

所反也不知孰先不知孰後則已反无疑而猶生无所非特

如是也凡化爲物者固其不知之化而彼亦不知也蓋方將化

十五

惡知不化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此爲周之與爲蝴蝶則不相知也

則吾與今且與汝知之其夢未始覺者耶彼有人之形故有駭形而心

則不動故无損心死生爲夜且故有旦宅而无人之情故无情死

此孟孫氏之所以特覺也夫唯知此故人哭亦哭而无涕不哀戚

是自其所以乃而不足怪也乃者有彼而繼以此之辭也夫吾之

爲吾也者未始有吾也則吾固彼且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

吾之乎其無吾未始有吾則不知其吾之者也且汝夢爲鳥而厲乎

天夢爲魚而入于淵方且夢也不知其夢也則今之言者覺者夢

不可知也以明孟孫氏則亦吾而抵覺者自覺也適所以笑也適而造

之非自適也故不及笑夫也笑所以排也笑而獻之非排其天也獻之不

及排也排者排去憂戚而處之者也則孟孫氏之忘死生亦不可

以造而獻也安排而去化而後入於寥天一也安排則非獨其而

排之也去化則知其不可奈而順之也寥則不礙天則

不人一則不二也爲道而不入乎寥天一則未之盡也意而

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

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

奚來爲軹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

俄 TK6　呂觀文進莊子義　（109−45）



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无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无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无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整万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為巧此所遊已

有意則知之所以為知者出於意也而吾有所遺之辭 聖人之迹觀之堯則有為許由則无為也知之害物者常役於[illegible]而知者也自復於无為此意而子所以去堯而問由也黥則湼而繩之也劓則割而[illegible]之也道以明白四達而无知則仁義固所以湼而繩之也是非之[illegible]也道之所以[illegible]也則是非固所以劓而[illegible]之也黥於仁義劓於是非則不得遊乎道之大遊矣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則道之大通之謂也无莊則自美而累於美者也據梁則恃力而累於力者也黃帝則嘗齋心服形以復乎无知則其始不能无用知也以名制義則其為土脾為音為知也鑪所以鎔[illegible]錘所以[illegible]也言三人者之失亡其所累非天性无之亦在於鑪錘之間以[illegible]則安知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其成心以隨先生之后為邪蓋天刑之則不可解而黥與劓則人刑之也則其息而補之未可知也吾師乎吾師乎齏萬物而不為義澤及万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為巧此吾之所遊而以為師者也則子之[illegible]補黥而息劓亦以是為師而自樂矣

二十六〇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

俄 TK6　呂觀文進莊子義　（109－46）



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无好也化則无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人之爲人也久矣則其悟道雖在於一言之頃而其復於无物非一日之積也回之聞心齋未始有回也則悟道於一言之頃也其忘仁義禮樂以至於坐忘則其復於无物非一日之積也同則物視其所一故无好化則万化一而未始有極故无常同於大通則同而化也

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无私覆地无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莊子論大宗師而卒之以孟孫子顏回者以爲如孔子之徒能斡性抱神而遊乎世俗之間而後可以爲至也然恐學者以子桑之徒爲不及孟孫氏而子輿子徒爲不及子桑遂以爲其極於是復合二人而論之而其言則皆至於命而安之一節也以明子輿子桑上与孟孫氏顏氏之徒其迹雖有不同而其以道爲大宗師而至於命則一也

應帝王第七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

俄 TK6　呂觀文進莊子義　（109－47）

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
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
卧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己為馬一以己為牛
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齧缺
問於王倪子知物之所同是邪不知也子知子之所不知邪不知
也然則物无知邪不知也所謂知之非不知邪所謂不知之非知
邪而言不知也夫物之所同是者固止於所不知而已而不知者
非故不知也物本无知而已矣則知一乃不知而不知之乃知固
其理也然知其如此而以知知之則猶有知而非真不知
者也而王倪因問而不知則是真不知而无所知者也然則帝之所
興王之所起可知矣其於有外然之知藏於其中欲以齧缺為非道之
全也以其知之而問也王倪則王之端所自起也故其所躰如此
也蒲衣則被衣也夫被衣不物而一不為主者體道者也而蒲衣
要之也王乃天天乃道不識不知者王之所以躰天合道而玄
[illegible]云物而空之有此齧缺既得王倪之所躰者如此是因躍而大
喜行以告蒲衣子而知有虞氏不及泰氏也以告蒲衣子則以其
得而合之乎道也以[illegible]亦為夏[illegible]矣之虞氏而泰氏為長[illegible]之
泰氏齧缺知王倪之所躰如此故知[illegible]有知而有虞不及泰知而泰
氏則其稱有虞氏帝亦有若此者也而有虞氏之[illegible]其猶藏仁
以要人者也夫惟王倪之不知則无信也亦无不仁也无人[illegible]亦
无非人也今有虞氏以仁為藏而是之所以要人也且人者事人
以仁而人從之也率人以仁而人從之則所謂招仁義以撓天下
也圖得人矣然以仁為藏而是之一則不免於以不仁為吾[illegible]排之
是未始出於非人也未始出於非人則有仁也有不仁而有人[illegible]
有非人也若此則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矣而非王倪之
[illegible]泰氏其居閑而无事故其卧也不疾而徐徐其覺也安而不[illegible]
其覺也不易而于于一以己為馬一以己為牛莫之惡而不受也
其知情信而不疑其得甚直而不偽則孰知不仁之為害而入
於非人乎不入於非人則王倪之所以不知也然則自王倪言之
有虞氏之不及泰氏可知矣夫有虞氏之藏仁以要人亦趣所
而已則泰氏為泰氏之不及則蓋不及者自其所言之也至其所以
為泰氏者乃有虞氏之所以㢠也要其不及之有哉則未應而
至有不以其迹而以其所以迹乃所以印之也然則欲得其所以
迹者无所解心釋神以深造乎主見之所不知而已然後自帝王
之位一曰二曰蕩然而遊乎无知向也曰无知乃所以无不知也
无知則无心无心則无知无知而无不知是乃所謂天地之[illegible]

俄 TK6　呂觀文進莊子義　（109－48）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肩吾

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

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

涉海鑿河而使蚊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

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

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

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无知

俄 TK6 呂觀文進莊子義 (109－49)



歸

Ⅲ/20

凡吾之所爲者皆出於[illegible]同而天下皆[illegible]得其[illegible]背而避就之則天下[illegible]直情[illegible]得矣[illegible]者[illegible]不能易其[illegible]賢不自不能[illegible]其[illegible]其宮施者莫非[illegible]能[illegible]事者出其[illegible]而以[illegible]我[illegible]於九重之淵哉不然宜得吾向背好惡而投之我好文則彼[illegible]而爲華也我好武則彼離跂而爲勇也我好[illegible]則[illegible]而[illegible]拂則彼[illegible]而爲直也凡皆如此則雖[illegible]行之[illegible]能其[illegible]不可得也何以知其然也今夫鳥非知有矰弋也而高飛以避[illegible]之患[illegible]非知有熏鑿也而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其患[illegible]生在內而[illegible]作乎外則彼有以得之故也而曾謂一[illegible]知乎則人之知[illegible]不能无以而使彼有以窺之[illegible]究之[illegible]亦不可得也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无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爲天下。无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无何有之鄉，以處壙埌之野。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又復問。无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莊子三〕　二十一

[illegible]王乃天天乃道則王之倪者[illegible]也而天之[illegible]者[illegible]遮[illegible]其[illegible]以[illegible]帝王者[illegible]天根王[illegible]不可與有[illegible]殷陽[illegible]之盛而明者也[illegible]蓼水之上則物之至而[illegible]者也[illegible]天之根而遊乎殷陽則非亢乎不測也此其所以集[illegible]蓼[illegible]流[illegible]也道常无名无名[illegible]則人之[illegible]道者也取天下[illegible]以[illegible]不足以取天下不[illegible]先造乎无事之地而唯[illegible]爲天下之[illegible]此所以鄙其[illegible]不豫也今[illegible]之所以爲人而物之所以造者[illegible]則[illegible]无名人[illegible]之也故[illegible]目視手持足行口言心思[illegible]非无名人之所爲也顧人不知求之[illegible]已矣夫唯[illegible]者无[illegible]而有[illegible]者與人同也故[illegible]則與造物者爲人厭則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无何有之鄉[illegible]壙埌之野[illegible]不可[illegible]則[illegible]其爲人存[illegible]无迹[illegible]俛仰之間再[illegible]四海之外莫[illegible]而彌綸六虛者[illegible]存[illegible]我而出入无迹則[illegible]之[illegible]也其[illegible]俛仰之間再撫四海之外則是出六極之外也莫知其所而彌綸六虛則是无何有之鄉而[illegible]壙埌之野也則[illegible]以天下爲事者也而汝又何帛以治天下而感其心[illegible]蓋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
嚮疾彊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勸如是者可比
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
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猨狙之便執斄之狗
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蹵然曰敢問
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
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
乎不測而遊於无有者也

俄 TK6　呂觀文進莊子義　(109–51)

吾見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李咸初見其濕灰不知其為杜也故以為死及見其全然而有生然後知向之死灰者為杜權也而非真正也天則與陽同波者也若徐與陽同波則彼亦莫得而見也故示之以天壤使彼得而見也名實不入則天而已天則无為者也機發於踵則所以示之以其壤也壤者物之所自而生也踵者氣之所自而起也所謂真人之息以踵是也機發於踵則所自生者存矣是以知其有生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則无是也无謂之善於无為之天而生氣發於其元是所謂明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无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沖莫勝是殆見吾行氣機也鯢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地文則陰勝陽天壤則陽勝陰至其太沖則莫之勝而不一矣是以疑其不齊也然者一陰一陽之謂也太沖而莫勝則平矣是以謂之行氣機也鯢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心善淵者也則雖覩相之與流止未嘗不淵也一陰一陽沖而莫之勝蓋亦若是而已矣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為弟靡因以為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爨食豕如食人於事无與親彫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

俄 TK6 呂觀文進莊子義 （109－52）



以是終

无爲名尸，无爲謀府，无爲事任，无爲知主。體盡无窮，而遊无朕。盡其所受乎天，而无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俄 TK6　呂觀文進莊子義　（109－53）



也體盡无窮則光大之云主也遊乎无朕則[illegible]所不能見也而況
於人乎若然者无它盡其所受於天而无見得亦虛而已盡其所
受於天而无見得則常因其自然而不益生者也則夫所謂虛者
豈素之而後虛哉吾之心本虛故也是以至人之用心若鏡其去
不將則既往无所存其來不迎則未至不可見應而不藏則方今
不可得以盡其所受於天者如此故也夫唯盡其所受於天者而
全之是以勝物而不傷也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
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
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
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无有
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南海之帝為儵南陽
也儵言其倏然而有也北海之帝為忽北陰也忽言其忽然而亡
也海言其深而不可窮也中央之帝為渾沌渾沌言其渾[illegible]沌
而不相離也帝則吾心而所謂天君也心之出入乎无窮莫知其常
在俛仰之間故以儵忽言之也南海之帝為儵則心之出而麗乎
有也北海之帝為忽則心之入而離乎无也心離乎有无則道之
分也中央則不有不无而合之者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博之不
得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渾而為一是以謂之渾沌也其分為儵忽
其合為渾沌則儵忽雖異乎渾沌而渾沌未嘗與之異也故相與
遇於渾沌之地而渾沌遇之甚善也夫唯无知而相忘於道術此
大樸之所以全也知其為善而謀報之則是索之以知而所以視
聽食息者曰鑿而与物通矣而欲樸之不喪不可得也故夫世之
為道者有知道之為善而以復之是謀報渾沌之德之類也始於介
然之知卒至於耳目口鼻逐物而不知反以至于喪其素樸則曰鑿
一竅七日而渾沌死之類也然則所以應帝王者其唯真[illegible]
氏之術而其心未嘗出吾宗者乎

呂觀文進莊子外篇義卷第三

俄 TK6　呂觀文進莊子義　（109－54）

呂觀文進莊子外篇義卷第四

駢拇第八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
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
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无
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无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
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
之用也太初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之謂德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駢拇枝指非不出乎性也而德則所无也附贅縣疣非不出乎形也而生則所无也於所无而有之此所以為侈也其於氣為五行其德為五常其事為五事其形為五藏則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非不列於五藏也而於道德之正則亦所无而已肝木也為仁肺金也為義推之其餘則禮智信可知矣心火也為視為明腎水也為聽為聰推之其餘則為貌之恭為言之從為思之睿可知矣是故駢於足者連无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无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則於道德之正亦為无用而已所謂道德之正者无為以反一而已无為以反一則尚何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哉

卷四 一

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
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
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
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
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
纍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
譽无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

俄 TK6 呂觀文進莊子義 (109－55)



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
之情故合者不為駢而枝者不為跂長者不
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是故鳧脛雖短續之
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
短非所續无所去憂也
意仁義其非人
情乎彼仁人何其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
則泣枝於手者齕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
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
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貴富故意
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
也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

俄 TK6 呂觀文進莊子義 （109－56）

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呴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使天下惑也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仁義列於五藏而大仁不仁至義不物奚為而非人情乎雖其為之太過而不由於道德之正則意其非人情也彼仁人何其多憂則為之太過者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齕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至於其之而憂則一也則與乎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而非所斷續者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則有餘於數之類也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貪富貴則不足於數之類也然莫之其為非性命之情而守之則決之而啼齕之則啼之類也蒿目視之不明也詩所謂匪我伊蒿則視之不明也自三代以下何其囂囂而不能安其靜也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性則自正无所事削也待纆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德則自固无所事侵也侵者必外物入之之謂也性則自一正德則自固而屈折禮樂呴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是削其性侵其德而失其常然者也屈折則戕賊則待鉤繩規矩而後世之類也皆人例則偃仰則待繩約膠漆而後固之類也皆非其常然也主而謂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因其自然而无所加損則其常然者也夫唯天下得其常然故誘然生之而不知其所以生則非離德者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則非塞性者也誘然者猶草木之林林誘以生而非助長者也故古而不繳今而不虧則古今不二而不可虧矣此所謂常然而道德之正也使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以遊乎其間而使天下惑也夫推復命知常則明而不

俄 TK6　呂觀文進莊子義　（109－57）

哉矣而以仁義連連如膠漆纆索而遊於其間則使天下惑也小惑
易方則以東為西也大惑易性則以死為有也若伯夷之徒
以奉人則是招仁義也人生而靜而招之以仁義則是以仁義撓
天下而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以仁
義易其性也 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
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
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
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
一也 夫謂之聖人而有所徇何也神降而為聖而王則聖之外也
自三代以下一見聖王之迹而其所以為神天者隱而不見
矣故虞之揖遜湯武之征伐雖出於不得已則其迹不必於有天
下之僭竊也而莊子方絕其迹反之乎神天之本宗則其論聖人固
宜如此非小之也則求莊子
之意者不可以不先知此也 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
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
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
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
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
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 華之人歷未工
之正位則踐意
也臧主則守意者也或言牧羊或言牧馬牧馬則養心者也守
意在心而欲正其心者必先誠其意則守意者乃所以養心也
獨則男之婢者也而穀則良家之子也挾筴讀書則其於死不
善者也然不免與不善同也故以臧言之博塞以遊則輸於放恣
而无良心者也然其所出則良也故以穀言之使筴讀書與塞以
遊皆害於守意者也則二人者雖事業不同其亡羊均也伯夷死
名於首陽之下則挾筴讀書而亡其羊之譬言也盜跖死利於東陵
之上則博塞以遊而亡其羊之譬也二人者所死雖不同其於殘
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
非乎是為道者所以兩忘而化其道也 天下盡殉也彼其所
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

俄 TK6　呂觀文進莊子義　（109－58）

IV/5

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名与身孰親則身固親於名也身与貨孰多則身固多於貨也得与亡孰病則亡固病於得也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不知身之親於名也而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不知身之多於貨也而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而其殘生傷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則不知得之病於亡則均也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者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爲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也[illegible]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則東於撲少私寡欲乃其所以屬也則性是也性則物之所屬而非屬於物者也而曾史之屬乎仁義与夫俞兒屬於五味師曠之屬乎五聲離朱屬乎五色其以性之屬乎此者則一也則非吾所謂聰明也[illegible]則[illegible]而之[illegible]也則之[illegible]非仁義之謂也臧

不[illegible][illegible]乃臧之[illegible]也吾所謂臧者臧之者也臧之也者非所謂仁
義之謂能臧之也任其性謂之性於其能臧之者也盡所謂仁義
之謂則已有讀矣其所臧之所謂待未定也任其性命之情則无謂
而[illegible]言吾[illegible]則其臧[illegible][illegible]其所謂敝也吾所謂聰者非謂聞
其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凡
非在我者皆彼也見我之所見則自見者也聞我之所聞則自聞
者也則所謂自見聞[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自見而見彼則是不自得而
得彼也言見則知得之為聞言得則知見亦為得矣夫人莫不有
所得性命之情言吾所見聞者在彼而不在我則是得人之得
適人之適而夫豈自得其性命之情而適之者也若然則盜跖
與伯夷豈有間哉同為淫僻而已以皆非道德之正也上不敢
為仁義之操下不敢為淫僻之行則兩忘之者也夫伯夷聖人也
安有不自得而得人之得適人之適而不自適而可以為聖人哉蓋
其制行[illegible]且使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則其迹不免於為名而已故莊
子方言性命之情以兩忘名利則以伯夷盜跖同為淫僻也又其
論高節戾行足以矯世則伯夷叔齊二子之節與許由善卷孔子
顏闔同列
於讓王也

馬蹄第九 莊子四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
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无
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
之雒之連之以羈馽編之以皁棧馬之死者
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
有橛飾之患而後有鞭筴之威而馬之死者
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
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
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
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

俄 TK6 呂觀文進莊子義 (109－60)

治天下者之過也。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无所用之，則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足以自給而无所羨於高明之譬也。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連之以羈馽，編之以皁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則蹩躠為仁，踶跂為義，而天下始疑之譬也。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患，後有鞭筴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則澶漫為樂，摘僻為禮，而天下始分之譬也。天下有常然，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因其性之自然而已。今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待規矩鉤繩而後正者，則失其常然者也。為天下而失其常然，是乃不知存宥而治天下者之過也。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无蹊隧，澤无舟梁；萬物群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群，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闚。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離；同乎无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善治天下者不然，因其常性而已矣。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德者，性之所有而无待於外，而民之所同也。惟其同也，故无所事比，而自養者已足，而非賴於人之養之也。一而不黨，則同而无所專出之[illegible]也。命曰天放，則非人之牧之之謂也。天下之民反乎其性，則至德之世也。无所追逐，則其行填填而不蹊以岐也；无所爭望，則其視顛顛而不偏於外也。山无蹊隧，澤无舟梁，則至老死不相往來也。萬物群生，連屬其鄉，則无族類之分也。禽獸成群，草木遂長，則无[illegible]伐之害也。惟其如此，故禽獸可係羈而遊，則非深居周出而[illegible]之；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闚，則非深巢高飛而避患也。禽與萬物[illegible]之同居並族，則烏知君子小人之分哉。不知君子小人之分，則[illegible]乎无知也。顛顛而不相往來，則同乎无欲也。合德之厚，比於赤子。同乎无知，則其德不離，是其素也。樸，少私寡欲，同乎无欲，則是謂素樸。夫素樸則民性得矣。素則不雜，樸則不散也。然則欲

乎至德之世者无他，反其常性而已。

及至聖人，蹩躠為仁，踶跂為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為樂，摘僻為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

民反常性而不離乎其真，則所謂聖者不可得而見也。故同乎无欲而見其素樸，則未始有疑也；同乎无知而其德不離，則未嘗有分也。及離乎其真，有所謂聖人者出，蹩躠為仁，踶跂為義，不由乎自然而亡其素樸，則天下始疑矣。蹩躠旋行，踶跂用力，則不由乎自然之謂也。澶漫為樂，摘僻為禮，不由乎至正而離乎常德，則天下始分矣。澶漫无節，摘僻不通，則不由乎至正之謂也。自淫行仁義，聖樂其禮若歡之，則聖人居仁由義而无蹩躠踶跂矣；和樂中禮而无澶漫摘僻矣，自道德之自然，性命之至正觀之，則雖聖人之於仁義禮樂，猶不免於蹩躠踶跂澶漫摘僻而為之也。故純樸不殘，孰為犧樽，若黼黻者而文之以文，欲質而不見其素樸，若此則以況失毀道德以為仁義而始疑者也。白玉不毀，孰為珪璋，珪璋若折一以為二者也，則以況夫離性情以為禮樂而始分者也。此二者皆役於駢枝於五藏之情，而淫僻於仁義之行，多方乎聰明之用者也。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則以況夫多方乎聰明而用之者也。故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絕巧而反乎樸，則工匠之罪除矣。廢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絕仁棄義而反乎道德，則聖人之過去矣。无他，反乎其常性而已矣。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闉扼、鷙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

俄 TK6　呂觀文進莊子義　（109－62）

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
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
此亦聖人之過也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馬知已此矣則消之赫
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也加
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則適之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
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也而馬知介倪闉扼鷙曼詭銜竊轡是知
能至盜者則猶之民踶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介則分閭況
則端倪闉則闉曲扼則鷙扼鷙則馬之很而曼盡馬之情設知天衡
扼銜轡介倪闉扼之所在而施其鷙曼以詭銜竊轡此馬之知所
以至於盜也然則欲馬之知不至於盜而人之心不至於好知而爭
歸於利者他反其真性而已矣自容成氏以至神農氏九十二世
昔不能至德而獨言赫胥氏何也以名制義則赫明胥相也赫胥氏
則明而万物相見之時也而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
鼓腹而遊則豈必求之於玄冥之間哉赫胥氏
之時固已然矣此則反其真誰以觀之故也

胠篋第十

將爲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則必
攝緘縢固扃鐍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
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縢扃鐍之不
固也然則向之所謂知者不乃爲大盜積者也
故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
乎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
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
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
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
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

胠篋

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攝緘縢固扃鐍以防胠篋發匱之盜者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巨盜至則負之而趨唯恐其不固則世俗之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之法以守四境之內者此世俗之所謂聖也田成子一旦竊其国并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則世俗之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世俗所謂聖知者如此則負聖則者固不然也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胣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无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世俗之所謂知者攝緘縢固扃鐍之類而已而所謂聖者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之類而已皆以法為聖知者也所謂至知至聖者則亦不出所謂聖勇義智仁之名而已而不知知之所以知與夫聖之所以聖者也故田子者不能以全其身而跖之徒反資以為盜也則世俗之所謂至知與至聖者亦未免為大盜以積且守而已夫所謂至知者常之於所不知而至聖者[illegible]

IV/11

在於无名則止一俗之所謂至知至聖者知向之所言而使驅之徒反資以爲盜則其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非虛言也

故曰脣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

絕聖而含其德而賊心不能起則脣齒之全而梁欲圍邯鄲而難於楚之時也聖人開一賊心乘之則脣竭齒寒而楚有士魯而梁得以圍邯鄲之時也而曰魯酒薄而邯鄲圍者以明魯酒薄非以圍邯鄲而邯鄲圍聖人生非以起大盜而大盜起也脣竭齒則以況相因魯酒邯鄲亦以況其非相因而因也然則欲治天下則莫若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喜惡者兩忘而已矣

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无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

心谷之所以不虛而賊心得起於其間者以聖爲之川而維之也竭其聖川而涸之則谷虛而盜不生矣心淵之所以不實而賊心得入於其間者以聖爲之丘而傾之也夷其聖丘而夷之則淵實而盜不侵矣則聖人已死大盜不起而天下所以平而无故也乎者以不得之盜也其可以爲決也內保之而外不傷也天下平而无故亦若是而已所謂死者不生於其心也苟不能絕聖棄智而賊心生於其間則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也則雖重聖人則是重利盜跖也故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字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并与權衡而竊之爲之符以信之則并与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并与仁義而竊之何則不能滅其賊心雖有法度莫之能禁而反爲之資也

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

莊十四　十一

俄 TK6　呂觀文進莊子義　（109－65）

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盛賞之加易於小盜而難於大盜哉竊何者則誅而竊國者則為諸侯而莫之能誅也至諸侯之門仁義存焉則是并聖智仁義而竊之也況其尤大而揭諸侯者乎則雖有軒冕之賞不能勸斧鉞之威不能禁也則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離其真而為聖之過也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无有入於无間其柔弱之足以勝剛強則所謂利器也猶魚之藏於淵而不可㨖也而離其真以為聖以明天下而使人得而見之則魚之脫於淵而權而以國之利器示人而使大盜之得以竊而竊之也故絕聖棄智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燒符破璽而民朴鄙

十二

莊子十四

掊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大盜竊聖知小盜竊珠玉故必絕棄擿毀其所竊而論議後止而不起也然所謂絕聖棄知者非滅其迹指棄其政教之謂也不以生於心而已所謂擿玉毀珠者非出之府庫而棄之山川之謂也不以貴之心而已所謂焚符破璽者非焚而破之也以信信之則民朴鄙而符璽非刑持也所謂掊斗折衡者非掊而折之也以平平之則民不爭而斗行非所時也殫殘天下之聖法凡以此而已夫然則民復其性命之情而始可与論議矣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

俄 TK6　呂觀文進莊子義　（109－66）



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爚亂天下者也法之所无用也所謂攦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者反聽而已我反聽則天下含其聰矣所謂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者內視而已我內視則天下含其明矣則毀鉤繩棄規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人始有其巧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則皆在我棄知絕巧不見可欲而已也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不鑠則聾明葆光而不鑠於外也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不累則聽之无聲而不多於聰也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不惑則不以物易其性也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不僻則同於大通也彼外立其德以爚亂天下者則非含其聰明知德而反於性命之情者也天水之可以為法者內保之而外不蕩也法亦若是而已外立其德而蕩其世固法之所无用也然則莊子之意可知已而揚雄氏曰周乖寡聖人而漸諸篇雖鄰不覿也韓愈氏曰

古之无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掊斗折衡而民不爭是亦不思而已矣皆以莊子為真欲掊擊聖知縱舍盜賊殫殘法度者也是豈可與微言者乎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犧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

俄 TK6　呂觀文進莊子義　（109－67）

知之過也聖人之治常使民无為无欲无知也故結繩而用之无欲也故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而王帝書所謂高下不相慕者也則所謂至德之世也而必以容成氏至神農氏為言者蓋興之書在其事猶有傳焉則若此者固亦已試之驗也上誠好知而无道則天下

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

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罔罟罾笱之知多

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罝罘之知多則獸

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

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

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以

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

莊子四　十四

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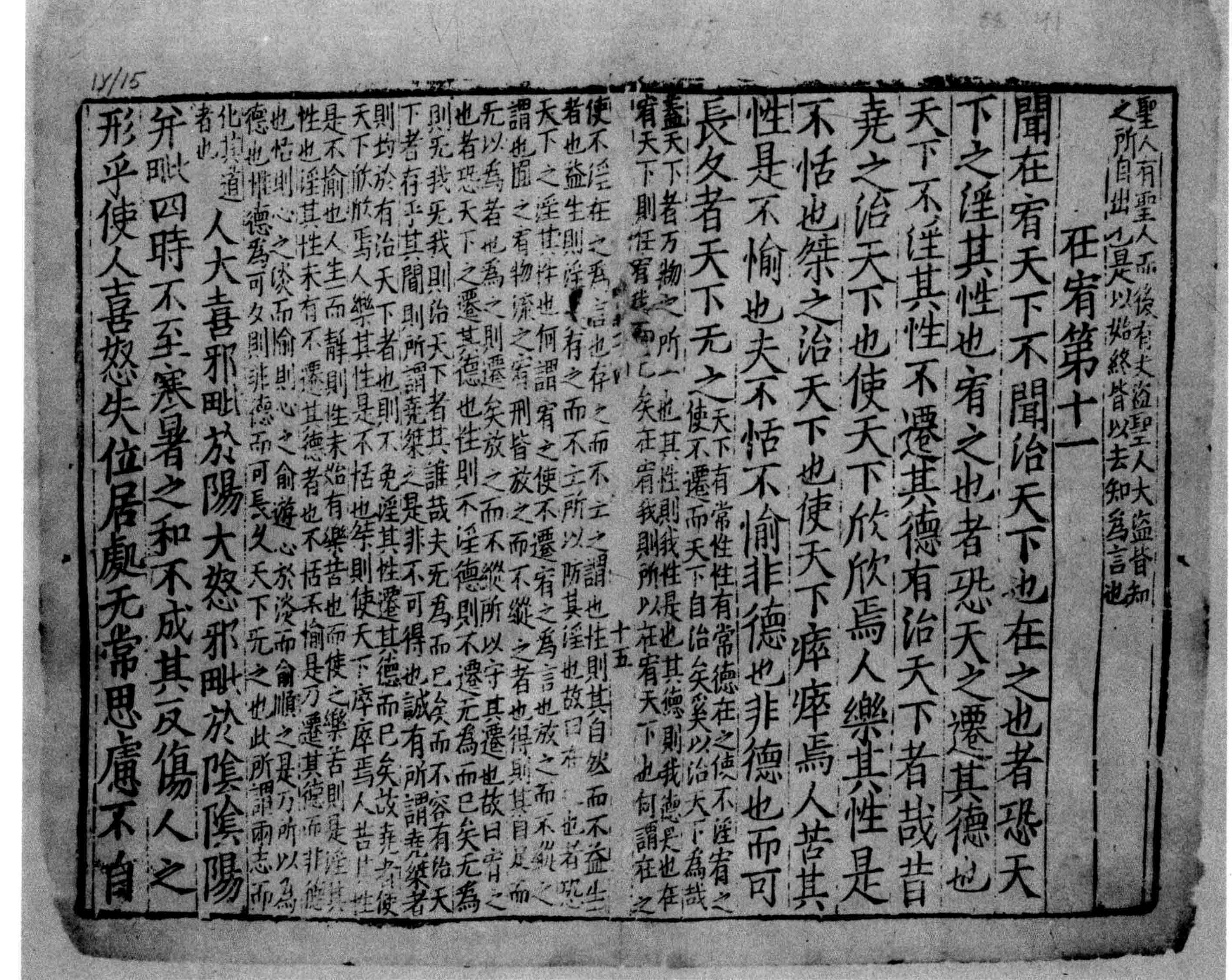
時之施惴耎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

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以舍夫

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惔无為而

悅夫啍啍之意啍啍已亂天下矣知以索之詐以結之漸以入之毒以攻之頡而不可係滑而不可持堅之在白白之在堅解以釋之垢以渙之同以合之異以散五俗之所以惑於辯者不若過是而已道在迩而求之遠士在易而求之難天下皆知其所不知則遠與難者也而莫知求其所以知則易与迩者也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以皆知非其所不善則惡与不善也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則美与善也復乎无為則辯矣与善亦非性命之情也山无蹊隧澤无舟梁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而自為族則所謂種人之民也其所有賢者則贏糧而趣之則役役之佞也泯泯无為則有問而應之而无意於啍啍者也其執我也似必然也似子則啍啍之意也此皆上賢好知之道也由有知而後有

俄 TK6　呂觀文進莊子義　（109－68）



聖人有聖人而後有大盜聖人大盜皆知之所自出也莫以始終皆以去知爲言也

在宥第十一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无之天下有常性性有常德在之使不淫宥之使不遷而天下自治矣奚以治天下爲哉蓋天下者万物之所一也其性則我性是也其德則我德是也在宥天下則性宥我而已矣在宥我則所以在宥天下也何謂在之使不淫在之爲言也存之而不亡之謂也性則其自然而不益生者也益生則淫有之而不亡所以防其淫也故曰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何謂宥之使不遷宥之爲言也放之而不縱之謂也囿之宥物之宥刑皆放之而不縱之者也得則其自是而无以爲若也爲之則遷矣放之而不縱所以守其遷也故曰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性則不淫德則不遷无爲而已矣无爲則无我无我則治天下者其誰哉夫无爲而已矣而不容有治天下者存乎其間則所謂堯桀之是非不可得也誠有所謂堯桀者則均於有治天下者也則不免淫其性遷其德而已矣故堯桀之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則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人生而靜則性未始有樂苦也而使之樂苦則是淫其性也淫其性未有不遷其德者也不恬不愉是乃遷其德而非德也恬則心之恢而愉則心之愉遊心於淡而愉順之是乃所以爲德也非德爲可久則非德而可長久天下无之也此所謂兩忘而化其道者也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並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无常思慮不自

十五

俄 TK6　呂觀文進莊子義　（109－69）

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鷙而
後有盜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
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
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終以賞罰為
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方物資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人莫不有沖氣之和以與天遊通而堯焉使之樂其性云於大喜而毗於陽自然焉使之若其性云於大怒而毗於陰陰陽並毗傷其沖氣以隳四時之節則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而反傷人之形至於使人喜怒失位居處无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則所謂兩相傷者也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鷙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而非其常然者也喬則上亢詰則窮深卓則難及鷙則不羣言非平易中正之謂也此賞罰之所以不足不給而性命之情所以不得而安也若夫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无名之樸无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矣至於以賞罰為事哉
而且說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

十六

是淫於聲也說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
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於技也說樂邪是相
於淫也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
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
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臠
卷傖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
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
齊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儛之吾若
是何哉天下方不安其性命之情則所謂明聰仁義禮樂聖知者非其正也且而條之則明非自見也淫於色而已聰非自聞也聞於聲而已仁非知仁則不免亂於德也義非至義則不免悖於理也禮非禮之意則相於技而已樂非樂之誠則

俄 TK6　呂觀文進莊子義　（109－70）

視於淫而已聖非其所以聖則不免爲藝也知非其所以知則不
免爲疵也蓋以多能爲聖則是藝而已以有知爲句則是疵而已
疵則縣除玄覽者之所欲无者也天下方且病之之後而相之是
重病之也故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又其
无益債乎其真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臠卷
囊而亂天下也莊子所以擺棄而掊擊之也臠則卷而不舒卷則
收之不密則積而不散囊則結而不解昔所以亂天下者也傖
之言倉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則惑也夫天下所謂明聰仁義
乱樂聖知者非其止也則以爲符偕遠虛者也及其過也則
去之而已今則不然而乃齋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儛之
以爲天下之至正真在是也則不知有益
命之情而迷之日久者也吾若之何哉　故君子不得已而
臨莅天下莫若无爲无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
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
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　臨莅天下誠出於不得已而无爲則我奚爲不貴愛以身於爲
天下而已何之哉斯則可以寄託天下者也貴則不輕其身愛則
不危其身則責愈大故愛又也託如託親寄如寄物則託重而寄輕也
十七
故君子苟能无解其五藏无擢其聰明尸居而
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无爲而
萬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无解其五藏則不散而淫乎仁
義也无擢其聰明則不引而淫乎聲色也尸居而龍見則其見出
於无爲也淵默而雷聲則其聲出於不言也神動則感而後應而
天隨則不得已而自然也夫唯如此則從容无爲而萬物炊累焉炊
則生物之以息相吹者也累則吹之積而爲累也故累則萬物之
歸如塵之自集以爲累之而非
亦美也則又何暇治天下哉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
治天下安藏人心老聃曰汝慎无攖人心人
心排下而進上上下囚殺淖約柔乎剛彊廉
劌彫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
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

俄 TK6　呂觀文進莊子義　（109－71）

IV/18

18

而天下僨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在宥天下而不治之乃所

以不攖人心也欲治而藏之則是攖之也人心排之則下進之則上則莫知其鄉者也上下囚殺則淖約柔乎剛彊廉劌彫琢則其熱焦火其寒凝冰若此則非所宜攖者也囚則不放殺則不生淖約則至弱不放不生而囚殺之則至弱而无有者也故淖約而可以柔乎剛彊而万物莫之能勝也無風以刺其鋒彫琢以喪其朴則其熱焦火其寒凝冰而陰陽之寇无与爲大也若此則非所宜攖也非特如是也一而其疾俛仰之間再撫四海之外則出入无時者也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則僨驕而不可係者也淵而靜則其僨也縣而天則其驕也則操舍之者也不可係則非所可攖也而攖之適足以亂之而已矣然則如何无爲則无攖无攖則安无所攖矣

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攖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无胈脛无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爲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讙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峗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於是乎釿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攖人心故賢者伏處乎大山嵁巖之下而万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

十八

向言舜招仁義以撓天下至三代滌以物易其性矣

言堯治天下使欣欣焉矣其猶恐臨者眞以舜與堯爲有未至故又言黃帝以仁義攖人心以矜其指推淤經聖牽者而非於其人有間然者也黃帝則所謂聖知者也猶之未有出治之其夫亂也而有所謂聖智者不去則不能无以仁義攖人之心矣以[illegible]有[illegible]

俄 TK6 吕觀文進莊子義 (109－72)

故也有人則有息則有迹之病不能不及身徇天下以至於有旁謂凶德而去之也股无胈脛无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則所謂以身徇天下者也猶有不勝而放驩兜投三苗流共工則有所謂凶德而去之也凡以不能絕棄聖智而為之其未有治之其未亂故也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下有桀跖之窮凶上有曾史之過善而儒墨畢起相與為敵矣於是乎喜怒愚知善否誕信皆為敵而交相疑欺交相譏而未有得天下之至正者也此所謂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也不為之其未有治之其未亂而至於此則其家未之成乎合抱者也於是乎釿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則已有而後今之已亂而後治之其傷不得不然也則天下所以脊脊大亂者无它罪在攖人心而已矣故賢者伏處乎大山嵁巖之下以避忌害之危乃乘之主憂慄乎廟堂之上而不知所以為之之方凡以不能无為以反乎性命之情而已矣

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意甚矣哉其无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桁楊椄槢也仁義之不為桎梏鑿枘也焉知曾史之不為桀跖嚆矢也故曰絕聖棄智而天下大治

莊子四　十九

從則三代之末而莊子之時也殊死相枕桁楊相推刑戮相望則又非特三代之初而已矣適天倍情人莫不然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於罪人之間而欲與之論議是為无愧而不知恥之甚者也夫世之所以至是者以失其性命之情而已今欲救之而不反其性命之情而重之以有知之聖知仁義不可及之害矣則是使遁天之刑增固而不得解而重刑棄愁假得為於營而從之也桁楊之椄槢桎梏之鑿枘則曾固而不消能也矣之有嚆矢則以先為尊而從之也以明今之為書者莫于至人棄聖仁義其意蓋若此也

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群生

俄 TK6　呂觀文進莊子義　（109－73）



為之大奚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
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
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
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

向言黃帝以仁義攖人之心而繼之以此者以明絕聖棄知而天下治則黃帝其人而向之所言皆寓也天九地十十九年則數之極也今行天下則功之成也方言問道而曰十九年令行天下者明數極功成未有不反其宗而能長久者也廣則配地成則終始之全廣成子則至於道而全也不曰大而曰廣者以明雖廣成子至於大亦有以弘之而至也空則无物同則大通空同之上則无物大通而无以加之之處也敢問至道之精則所欲問者物之質也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又欲官陰陽以遂群生則所欲官者物之殘也道為无名之樸故為物之質天地陰陽則道之散故為物之殘也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則无輔其自然而有以虧之也翦翦則破碎而不可以語道之全也

黃帝退捐天下

莊子四　二十

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
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
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
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蹷然而起曰善哉問
乎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
之極昏昏默默无視无聽抱神以靜形將自
正必靜必清无勞汝形无搖汝精乃可以長生
目无所見耳无所聞心无所知汝神將守形形
乃長生慎汝內閉汝外多知為敗我為汝遂於
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汝入於窈冥

俄 TK6　呂觀文進莊子義　（109－74）



IV/21

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汝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也退損天下則不累於天下也築特室則不累然後容寢之安也席白茅閒居三月則專齊之至也如此而後可以有問也南明而北幽首南而趾北南首則北趾以明其幽至於窈冥昏默者乃所以爲本也順下風而進則循其本以求之者也治身而可以長久者唯道爲然故乃問其質也神之又神而能精焉則窈窈冥冥乃所以爲至道之精也窈則深窈冥則玄冥則其形固不得而見也言之所不能意論之所不能致者不期精粗而有所謂精者可知而言則非其極也則昏昏默默乃所以爲至道之極也昏則无知默則无言也此則言道之體也知道之體而後可與入道也无視无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无勞汝形无搖汝精乃可以長生此則與之入道也神之爲物也无思无爲寂然不動而入心則神也唯无視无聽而抱之則其自靜也抱神以靜則形者不期正而自正也必靜必清言其一心可

莊子四　二十一

以養而獨之也形不勞而全精不搖而復乃可以長生則所與入道之者也可與入道而後可與至於道也目无所見耳无所聞心无所知神將守形形乃長生則至於道也夫神大形者也釋於物而已心不攖於物而反乎无見无知則无所攖不守其形將安之乎此養神之要也已至於道則保之而已慎汝內則塞其兌而勿出也閉汝外則閉其門而勿納也反是則多知而敗矣乃所以保之也人未嘗知道則域於陰陽予未嘗至其原者也目无所見耳无所聞心无所知則爲是汝遂於大明之上而至彼至陽之原入於窈冥之門而至彼至陰之原也夫得是而窮之者則知天地有官其官也以此而已矣陰陽有藏其藏也在此而已矣慎守汝身物將自壯則多矣爲欲取之官以之佐五穀養人民以遂群生爲哉廣成子曰來余語汝彼其物无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无測而人皆以爲極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汝入无窮之門以遊无

俄 TK6　呂觀文進莊子義　（109－75）

將 拊 髀 倘

1V/122

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當我緍乎遠我昬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向之所謂无見无聞无知則道之體而已至其用則无見乃見之所自而見也无聞乃聞之所自而聞也无知乃知之所自而知也蓋道之為物无窮无測而遂止於无見无聞无知而已則是无窮而已為終而无測而以為極也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則以其神明而皇王之所興起也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則以其形不出照臨覆載之間者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則以其形而已故余將去汝入无窮之門遊无極之野則以為然為終以為極者非知我者也吾與日月參光則其明不息吾與天地為常則其久无窮當我緍乎不知其為當也遠我昬乎不知其為遠也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則蓋求之吾身不知何物而可以至於此也万物之盡在人而已造化之為人不知幾何而一遇也而人之聰明惝達可以與此者又不知幾何而一遇也而不孜孜焉則彼以慈為賢者固不厭數數之言也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髀爵躍而遊雲將見之倘然止贄

【莊子四】 一 二十二

然立曰叟何人邪叟何為此鴻蒙拊髀爵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群生為之奈何鴻蒙拊髀爵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雲將則以澤天下為已任者也扶搖之枝則動之末也鴻大而蒙被觀其名則其物可知也而雲將適遭之於動之末則拊髀爵躍而遊者乃其人也倘然止贄然立則疑其神將以觀之也叟何人邪則不知其誰氏也叟何為此則怪其鴻大蒙被而乃在扶搖之枝拊髀爵躍以遊也至遊者物物皆遊則无不在也仰而視則目擊之而存也吁則以其无問而問之也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群生則以澤天下為已任者也曰吾弗知吾弗知則是知也雲將不得問則道无問問无應也又三年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

俄 TK6　呂觀文進莊子義　（109－76）

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鞅掌以觀无妄朕又何知安者夫之可否而居則根本之深固者也野則廣莫壙埌之處也求之於動之未而不得問則又求之於根本之深固而廣莫壙埌之處也人莫不知所求而我則浮遊不知所求人莫不也所往而我則猖狂不知所往凡以无知而已矣鞅也掌也皆有所拘係之謂也雖浮者若有所拘係而吾則以觀其无妄也天下之真而无妄者不過此物而已矣所謂万物並作吾以觀其復是也復則不妄矣則朕又何知邪雲將曰朕也自以為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群而鳥皆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昆蟲噫治人之過也

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噫毒哉僊僊乎歸矣朕也自以為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則无為而已矣今則民之放也民之放則未能无為者也放則流放之放言係於民而不得釋者也彼以渫天下為任則宜其如此也天則无為也物則无知也无為无知此玄天所以成也有知有為則亂天之經逆物之情而玄天弗成矣歲有玄天冬至是也月有玄天晦日是也日有玄天夜半是也此天之所以為玄天也而人亦有玄天者乃所以成之也古之求正氣之所在而已存其精神美其本根者未有不知此者也而非所以章章然言之也夫唯玄天弗成此雌雄之所以不合於前而知鳥之所以飛而不止而至於夜鳴也則災及草木禍及昆蟲群生不遂凡以不知无為而治之之過也毒所以治疾也无為而治之猶无疾而毒之也僊僊乎歸矣則欲其本反以求之也僊僊則人之遷去而之天者也天則人之本也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噫心養汝徒處无為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大同乎涬溟解心釋神莫然无魂

俄 TK6　吕觀文進莊子義　（109－77）

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无問其名无闚其情物故自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人莫不能成心成則无所事養也心自養而已矣自養則无所事爲而化物也従處物爲而物自化也隳爾形體則不知吾有六骸也吐爾聰明則不知吾有耳目也倫則理之在我也物則在外也涬溟則氣之虛而待物也我與物皆忘而大同乎涬溟則心解神釋而莫然无竅矣此以處无爲之道也致虛極守靜篤至於如此則万物云云各復其根矣此則物之所以自化也云云則物之方興之時也物之爲物常在於我我則不知物雖云云各歸其根而不知其无所事於毀而外之也各復其根而不知則渾渾沌沌與我旁礴以爲一而終身不離也若其介然之生乎其間則我與物外而離矣故方其不知也乃玄天之所以成也玄天成則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之所以生也則无問其名无闚其情而物故自生也方其无知也則不知其[illegible]知也而曰此名无知邪則是問其名也此果无知邪非邪則是闚其情也猶物之生方劃其根而視之則未有能生之者也夫之所以造物亦若是而已矣而鴻蒙知此是其所以稱之爲天也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已而惡人之異於已也同於已而欲之異於已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爲心也夫以出乎衆爲心者曷嘗出乎衆哉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而欲爲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无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道之无爲而自然也特人君體之而已而以道佐人主者亦當因衆以寧而已不无事於爲人之國也所以因衆以寧者以一人之所聞固不如衆

俄 TK6　呂觀文進莊子義　（109－78）

哉之聚而欲自任以為人之國則其不喪人之國者僥倖而已三王之與臣主之相與固有以是為利者而其未嘗以是為患者多矣則欲為人之國者此攬其利而不見其患也觀此言也則異乎孟子何也孟子則以平治天下自任而莊子則不弊弊然以天下為事者也微孟子則天下之乱无與救者微莊子則輕欲為人之國而无以知其患如此之甚也 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黃帝之問廣成子之見四子凡以大物為之患而欲明物物者之非物而已吾所睹者道而道外无物是以謂之獨有也 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為天下配處乎无響行

乎无方挈汝適復之撓撓以遊无端出入无旁與日无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无已无已惡乎得有有覩有者昔之君子覩无者天地之友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而不為天下先此所以為之配也處乎无響則寂然不動也行乎无方則未始有封也故能挈汝適復之撓撓以遊无端出入无旁與日无始也撓撓則動也復則反本也挈天下而往以復之撓撓而不必靜也則所謂万物並作吾以觀其復而藏天下於天下者也以遊无端則遊乎物之所終也始出入无旁則方之所不能關也與日无始則時之所不能拘也頌論言也言則出於不言形軀形也形則象於无形則合於大同而无已矣所以有者以其有有已也无已惡乎得有有哉薰然慈仁謂之君子則聖人之所以與人同者也則覩有者特可謂之君子而已至於覩无則天地之友而與人同者不足以名之也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麤而

俄 TK6　呂觀文進莊子義　（109－79）



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
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
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
不可不為者天也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
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
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辭齊
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
物者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人為貴則物為賤賤則宜若可以不任也而成理之不可易則陰陽五行之所同則不可不任者也故聖人因於物而不去蓋以其賤則莫足為也而不可不任則不可不為者也不可則帥其自然而已君為尊則民為卑卑則宜若可以不因也而之祖聽由且自之則不可不因也故聖人恃於民而不輕通變之謂事而窮則有變變而後通非觀未然則不能知是匿也則不可不為也故聖人接於事而不辭制而不用之謂之法則法非[illegible]道也者麤也而天下以為分則不可不陳也故聖人齊於法而不亂仁則君子所體而又所以行之則仁近而義遠也然非義則仁不能以獨行雖遠而不可不居也而非所當厚之也故聖人薄於義而不積仁本於孝弟而義以利物則義疏而仁親也而親止於人子則虎狼之所同而非所以為至也則雖親而不可不廣也[illegible]則不成故聖人會於仁而不[illegible]禮以節民心為重則節也而一物不由則不可不積而非所避也故聖人應於禮而不諱不以其禁而避之也德者性之所同有則中也而不[illegible]於天則不純則中而不可不高也故聖人成於德而不累累者不以其同而累之也莫非道也則道之所以為一也然而不易則萬物則應不備也則不可不易也故聖人出於道而不謀以其備也无為也則天之所以為神也而有不為則非无為之全也則不可不為也故聖人[illegible]於天而不助以其全也向之所論絕去聖智[illegible]棄仁義[illegible]夫斗衡之夫皆焚破而掊折之无遺者而此則自天道之精微於事法之麤皆不可无何也天之所以神也一而萬物[illegible]而萬物盡其所以成物者一而已[illegible]由是也則向之所[illegible]則其一以入而萬物盡之特也今之所言則其一[illegible]而萬物盡之[illegible]也[illegible]以成物而已矣此莊子所以體神而入乎天也[illegible]不[illegible]

俄 TK6 呂觀文進莊子義 （109－80）

不自身則富之至也凡此十者皆別心解道而為之言書出於无為則
其施之仁與大與寬與富焉能若此也故執德之謂紀紀之在羅
綱雖衆而各理故德之人通一而万畢從容无為无所往而不理
亦若紀而已矣德成之謂立德未成而有待焉則有所未立非所
以為立也德成則无待而立矣道之在我无虧而不偏不倚不求
焉循之而已矣故循於道之謂備尊皆所聞而強行之万物莫足
以傾之則完矣故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之所以刳心以此
十者而已矣反而求之有諸己而明則其心之大韜乎立事而无
不容則已刳之効也則非特万物之備於我也而我方沛然其為
万物逝也所謂周行而不殆也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以其
在彼猶在我也不利貨財不知利之為可欲也不近貴富不知貴
之為可親也不樂壽不哀夭不知有久近也不樂通不醜窮不知
有貴賤也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藏之天下而已也不以王
天下為己處顯物之所利乃非己也顯則明明則以德而非以位
也以處上則帝王天子之德以處下則玄聖素王之道其實一也
万物備乎我則一府而已矣夫万物一府死生同狀而已矣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漻乎其清也金石不得
无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

淵乎其居以言其湛而不動也漻乎其清以言其通而不濁也水
之性不濁則清莫動則平莫閼而不行亦不能清道亦如是而已
矣將以為无邪則金石不得无以鳴將以為有邪則金石有聲不
考不鳴則万物孰能定之哉蓋不可以為有亦不可以為无也

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而
知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故形
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
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
之乎此謂王德之人

素則无所與雜逝則无乎不在而恥
事之為通則固其所恥也則所謂物
徹而明者是也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故其德廣則周万物而不
遺矣蓋以通於事為哉所謂本原則道是也而事則其末也立之
本原則知乎其末而士自通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非物採之則
假然而已矣所謂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是也故夫耳聞目見手折
足履口言心思无非道也則形非道不生之謂也然故道也百骸
日用而不知非德之在我不能明也則生非德不明之謂也夫唯

王德之人焉能存形窮生立德明道則在我得之以日用執古道以御今之有矣存形窮生言其形不必外而生窮也立德明道言其德至於成而道明也蕩蕩乎則乎而无形域之謂也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則藏不虞以生心而未嘗豫謀之謂也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則其聲氣之所同然也奚以豫謀為哉

視乎冥冥聽乎无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无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无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

道之於物視之不見故視乎冥冥聽之不聞故聽乎无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夫豈如此聽乎无聲雖不見也而見之所自而見也故冥冥之中獨見曉焉雖不聞也而聞之所自而聞也故无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則所謂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是也神之又神而能精焉則所謂窈兮冥兮其中有精是也能物則一而能物物而不物於物也能精則窮其无有深遠幽深而不知也故其與萬物接也至无而供其求則天府之富无有窮也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則其分也未嘗有不足也謂各正性命保合大和是也非王德之人孰能與於此

莊子五　四

黄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黄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赤水南方也水而赤則含明者也遊乎赤水之北則背明而嚮之者也崑崙之丘則形中之最高者也南望則向明而望之若也然遊以造乎尊至之至道以造乎重玄之極而未能默聰明隳肢體以出夫形之上則其極不過形中之最高而已此所以南望還歸而遺其玄珠也玄珠之為物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識識不可以言求者也故使知索之而不得則不可以知知也使離朱索之而不得則不可以識識也使喫詬索之而不得則不可以言求也喫則以口詬則以言造之也乃使象罔象罔則非无非有非有則不皦非无則不昧不皦不昧此玄珠之所以得也嗚呼黄帝為物或異之則常清之所不信不亦宜乎

堯之師曰許由

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齧缺之爲人也聰明叡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无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馳方且爲緒使方且爲物絃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治亂之率也北面之

莊子五　五

禍也南面之賊也取天下必以无事許由則无事者也故堯之師曰許由欲无事者必始於曰損齧缺之則所以損之也損則德之脩而非道全也故許由之師曰齧缺損之又損以至於无爲則王之至於天者也故齧缺之師曰王倪王乃天天乃道王之倪則天而已未足以爲道也道則衣被万物无爲而无不爲也故王倪之師曰被衣古之君天下者奚爲哉天德而已矣天德者乃所以无爲而君天下之道也而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則是欲以所脩而合於无爲也吾藉王倪以要之則欲以无爲而致其所脩也夫豈全於天而純於德也哉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則不全於天不純於德而以君天下此所以殆哉其危而圾乎其懼也齧缺之爲人也聰明叡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則非能黜聰明棄聖智躊躇以與事而動於不得已曰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者也蓋損之而未能至於无爲者宜其如此也而又乃以人受天則非全於天者也彼審乎禁過爲不知過之所由生則懲忿窒慾欲以禁之而不知過之所由生乃在於禁之之處也非所謂不識不知而順帝之則者也以是爲合於无爲而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无天凡以介然之知胡乎智次則應感而動其能不以人滅天乎非特此也方且本身而異形則非无我而與万物爲一也方且尊知而火馳則非去智而[illegible]靜也方且爲緒使則天下國家之所役也方且爲物絃則物有結

俄 TK6　吕觀文進莊子義　（109－83）

之而不能自解者也方且四顧而物應則非尸居環堵而使民不知所如往者也方且應衆宜則非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者也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則非不化而能化化而其道不可終者也夫何足以配天乎蓋以其猶有所脩而不足以合於无為而已雖然无為之所出未嘗不始於損之而已則有族有祖可以為衆父而損之非衆交之所自出故不可以為衆父父也蓋不能无脩則不能无知不能无知則堯桀之所以分而治亂之率也不以智治國國之福以智治國國之賊則不能无知者是乃北面之禍南面之賊也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為聖人邪今然君

莊子五　　六

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鶉居而鷇食鳥行而无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无道則脩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三患莫至身常无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

聖人盡人道者也盡天道則體合變化而物莫之能累君子盡人道者也盡人道則函與民同患而壽富多男子雖人之所欲而不得不以多懼多事多辱為辭也堯非不盡天道而所以與人同者盡人道而已鶉居則居不知所鷇食則食不知所由來鳥行而无彰則其迹不可得而求神僊之說隱怪之士有求之於服食吐納之閒而世俗之儒或狂而不信二者皆非也神則人心與天地通者也僊則人之去而之天者也生而抱神則其歿也必以抱神而不亡矣生而全天則其歿也亦之天而不隕矣則豈可求之於服

食埜納之間哉詩書皆有稱天之說則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于帝鄉奚爲其不信哉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則封人之退已乃其所體也而言此者以明世儒之知堯者不足以與此也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辭爲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无落吾事俋俋乎耕而不顧

古之稱禹者以爲神禹德至於神則其於堯舜宜无間然也則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與賞罰而民且不仁亦時而已矣而言此者以明君天下者以德而已矣其於賞罰固非得已也

泰初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无間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爲合其合緍緍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

泰初有无无有无名无无則一亦不可得无名則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則所謂天地之始者是也既已謂之一矣且得无名乎此物得之以生而謂之德也則所謂有名万物之母而万物得一以生者是也矣形者有分雖有分也且然而已矣非有間也而謂之命命則无間乎未形之初者也至夫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而後謂之形所謂物形之是也雖有形也而形體保神而未嘗失也各有儀則所

俄 TK6　呂觀文進莊子義　（109－85）

夫華[illegible]而謂之性性則不失乎已形之後也凡此者无它以太
万物均之得一以生而命則有分而无間性則保神而不失而穢
則妙万物而充塞乎天地之間而已矣故性脩反德則合乎一之
未形德至同於初則无亦不可得也同乃虛則其虛至於未始有
物也虛乃大則其六五三於不同同之也若是則无為言之而合喙
鳴矣喙鳴合則通於天地而與天地為合矣天地之間其猶槖籥
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喙鳴合與天地為合若此而已其合緡緡
嚮之相合非斷合而合也非有所知見而合也若愚則无知若昏
則无見无知无見是謂玄德而同乎大順則无所於逆
也向之所謂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者其德如此而已矣

問于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 夫子

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若是則可謂聖人
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狸
之狗成思猨狙之便自山林來丘予告若而所
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无心无耳
者衆有形者與无形无狀而皆存者盡无其
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
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為忘己忘己
之人是謂入於天

有人治道若相放不可不然不然則之
齊物為事者也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
縣寓則以辯物為事者也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无
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无辯則可不可然不然易
為其不可哉然以是為事則是知齊而不知所以齊也不曰堅乎
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則堅與白離未嘗離而離之之若
懸寓胡為其不可哉然以是為事則是知辯而不知所以辯也夫
知齊而不知所以齊知辯而不知所以辯則二者離相及均之胥
易技係勞形怵心而已夫奚足以為聖人乎能有所藝者技也
則勞形者也思有所繫者係也則怵心者也執狸之狗成思[illegible]
以思而怵心者也猨狙之便自山林來則以技而勞形者也丘予
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則凡有首有趾无心无耳者
在天則日月星辰在地則山川草木是也則雖有首有趾无心无
耳者不害其為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也奚獨至於人之无知人之

俄 TK6 呂觀文進莊子義 (109－86)

无情而獨疑之哉苟爲无知與无情則有形者與无形无狀而皆
存者盡无而已矣有形則人物是也无形則鬼神是也无狀則造
化是也此三者有介然之有則不得皆存矣其所以皆有存者盡无
而已矣苟爲盡无則豈而所能聞與而所能言哉其動止也其死
生出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則其所以者非可以動止死生
廢起言也則奚以齊而辯之爲事哉則所謂亂而非治也有所謂
治者具在人也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已忘已之人是之謂入
於天入於天則治而不亂也向之所謂原於天者其天如此而已
矣

蔣閭葂見季徹曰魯君謂葂也曰請授教
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
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无
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
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蜋之怒臂以當車軼
則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爲處危其觀

莊子五　九

臺多物將往投迹者衆蔣閭葂覤覤然驚曰
葂也汒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
風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
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
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兄堯舜之
教民溟涬然弟之哉欲同乎德而心居矣服

恭儉則所謂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者也則其自爲處危矣拔出
公忠之屬而无阿私則所謂尚賢者也則其觀臺多矣其自爲處
危而觀臺多則所謂杓之人而非立於不測者也如是則吾之行
不能无迹而物將往投迹者衆矣則非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
也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則所謂鼓之舞之
以盡神者也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而禍福无不自已求之
者民不窺觀以投上之迹而自求多福則是舉滅其賊心而進其
獨志如此則若性之自爲而莫知其爲之者莫知其爲之者則不

俄 TK6　呂觀文進莊子義　（109－87）

知其所由然也若然者絶遺堯舜而不爲夫豈兄堯舜之教民而推先之溟涬然弟之而繼其後哉欲同乎德而心居矣心居則无爲而萬物化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仰而視之曰柰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爲槔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胷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有閒爲圃者曰子奚爲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无乏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爲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

俄 TK6 呂觀文進莊子義 (109－88)

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
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
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汒乎淳備哉功利機
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
不為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謷然不顧以天
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无益
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反於
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
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
入素无為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
將固驚邪且混沌氏之術子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然孰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則无日用者无非混沌氏之術也豈必
天地之初哉而彼以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而
不知機心之所自生者未始有物也則是識其一而不識其二也
知忘神氣黜形骸以斷道德之全不知其行於万物者无非道也
顧以之為累則是治其內而不治其外也夫明白入素无為復
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則所謂廢心而用形
者是也彼聞子貢之言初則忿然作色而後乃笑則宜其以機械
為累而不敢為也且渾沌氏之術子與汝何足以識之哉不識不
知是乃所以為渾沌也如其可識則惡足以為混沌氏之糾識此
篇乃論天德之无為恐不知者以為无為如漢陰丈人然者則不
可與經世矣故論其渾沌氏之術
乃游乎世俗之間而不為罣累也

諄芒將東之大壑適
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
大壑曰奚為焉曰夫大壑之為物也注焉而不
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无意于

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
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
行其所為行言自為而天下化手撓顧指四方
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曰德人
者居无思行无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
共利之之為悅共給之之為安怊乎若嬰兒
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
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
謂德人之容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
此謂照曠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
物復情此之謂混冥諄則諄芒諄人者也芒則亡而不可見者也諄芒則今之所以言者是已
言而未嘗有言則諄而芒者也大壑則溟海之不可窮而其所以
也苑則非曠垠之處也苑風則非起於南海入於北海者此所以
遊焉則反乎其所出也苑風不知其至无而供萬物之求故以為
遇之其濱而已矣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則天府之富也言將
无意於橫目之民也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則非有
意於尚賢使能也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為則非使人畏情而投
迹者也行言自為而天下化則非不行其之而使人為之者也手
撓顧指而四方之民莫不俱至則非以賞勸罰沮也此則聖人之見
於治而已非所以為德也德人者居无思行无慮不藏是非美
惡則其心未嘗不虛也四海之內共利之之為悅共給之之為安
則天下樂推而不厭而非去之也怊乎若嬰兒之失其母則不知
其所依儻乎若行而失其道則不知其所往財用有餘而不知其
所自來則四海共之而已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來則四海共給
之而已此謂德人之容而非其所以為神也字乘定者發乎天光
光者所以照也神則乘之以照而非光也與形滅亡而已矣唯其
照而與形滅亡乃所以離照而曠也致命則去故而復常盡情則
離偽而居實也天地樂而万事銷亡則致命之極也万物復情則
芸芸各歸其根而不知矣此之謂混冥混則合而為一冥則雖照

俄 TK6　呂觀文進莊子義　（109－90）

者亦不可得也嗚呼極夫謂生之體則德全而窮神而聖治者抑其緒餘而已矣門无鬼與赤張
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
氏乎故離此患也門无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
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赤張滿稽曰天下
均治之爲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爲有虞氏之藥
瘍也禿而施髢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脩慈
父其色燋然聖人羞之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
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
愛而不知以爲仁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
知以爲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爲賜是故行而无

莊子五一　十三

迹事而无傳門則開闔在我而出入之所由也出而不反見其鬼滅而有實鬼之一也門无鬼則非出而不
反滅而有實者也是體道者也赤則陽色張則不施滿則不虛而稽則者也赤張滿稽則非知老於玄妙施虛之處者也以逃稽之
而已矣故觀武王之師以爲不及有虞氏而離此患也若有虞氏以亂而後治之則武王亦以亂而後治之歟𢾀𢾀然以天下爲事
而有不及哉此則以心稽之而心則玄妙施虛之處也故有虞氏之若瘍也禿而施髢病而求醫則是亂而後治之也孝子操藥以
脩慈父其色燋然聖人羞之道不至於兼忘而六親不和有孝慈則固聖人之所羞也則有虞之治亦豈所得已而謂過於武王哉
自其迹觀之則雖伏犧燧人猶不得爲至德之世也自其心觀之則虞氏武王之妙處是乃所謂至德之世也以其无爲故无名无
名故行而无迹事而无傳孰能擬議於其間哉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
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
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
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世俗之所

俄 TK6　呂觀文進莊子義　（109－91）

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道諛之
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謂己道人
則勃然作色謂己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道
人也終身諛人也合譬飾辭聚衆也是終始
本末不相坐垂衣裳設采色動容皃以媚一
世而不自謂道諛與夫人之為徒通是非而
不自謂衆人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
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
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
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

十四

莊子十五

惑予雖有祈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大聲不入
於里耳折楊皇華則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
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缶鍾惑而
所適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
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
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厲之人夜半
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已也

自子然君親之所然而善其所善則世俗以其諂諛而謂之不肖
也而未知其然而善之為非者果必然邪至於然世俗之所然而
善則不以為道諛人也則所謂嚴於親而尊於君果安在也謂己
道人則勃然作色謂己諛人則怫然作色惡其名之惡也而終身
道人也終身諛人也合譬飾辭聚衆也則不免為[illegible]實也名則惡
[illegible]則為之則終與始本與末不相當也導人之[illegible]大故勃然作

色勃則其氣勃也諛人之惡小故怫然作色怫則其心逴而已合
譬言則非其理之當也飾辭則非其情之實也而以此群於人則其
所以爲道諛也夫合譬飾辭聚衆耻爲道諛且不可則夫不知反
性命之情以侔於天而觭於人而垂衣裳設采色動容皃以自媚
一世而不自謂道諛而與夫人之爲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是
乃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則所謂病
者能言其病其病病者猶未病也猶可爲者也大惑者終身不解
大愚者終身不靈則病而不能言其病无可爲者也三人行而一
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以譬則道與之世也得道者多
而失道者寡故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以譬則道微之
世也失道者多而得道者寡也而今也以天下惑子雖有祈嚮不
可得也則世與道交相喪无可與明此者也民之迷也其日以久
則雖有祈嚮莫之從也此乃至人之所以深悲也祈猶祭之有祈
言願其嚮此而不可得也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荂則嗑然而
笑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觀惠子之聰明每
以莊子之言爲无用則世可知也以二缶鐘惑則惑者一人之足
而已而所適者不得則所謂小惑易方是也而今也以天下惑則
惑者天下之心也則所謂大惑易性也則子雖有祈嚮其庸可得
乎則我非憂其道而不以明於天下也以爲知其不可得而強之
則我亦一惑而已矣非致命盡情而兼忘天下者也故莫若釋之

莊子五　　十五

而不推以與之相忘於道術而已矣不推則誰其比憂邪譬之厲
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以己也則道之
爲物人心而已矣而彼獨不得則其疾也豈特厲之比也身而同
乎流俗合乎汙世則豈特子之似己之比也則吾雖釋之而不推
彼獨不憂邪則其所
以比憂者如此也

百年之木破爲犧樽青黃而
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
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跖與曾史行義有間
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
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
五臭薰鼻困惾中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
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
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爲得非吾所謂

俄 TK6　呂觀文進莊子義　（109－93）



猶也夫得者困可以爲得乎則鳩鴞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爲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鷸冠搢笏紳脩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纆繳睆睆然在纆繳之中而自以爲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囊檻亦可以爲得矣彼爲犧樽青黃而文之以譬則曾史之脩也其斷在溝中以譬則盜跖之汙也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是乃所以得也烏取曾史盜跖於其間哉蓋有色者有色色者有聲者有聲聲者色者非明而色色者明而以五色亂之乃所以使目不明也聲者非聰而聲聲者聰而以五聲亂之乃所以使耳不聰也達乎此則五臭之薰鼻五味之濁口趣舍之滑心亦若是而已心則无爲也寂然不動而已矣欲神則順心順心則无趣也神則无思也无思无爲寂然而不動也而以趣舍滑之此性之所以飛揚而不止也彼楊墨者固天下之寺土也而不聞道則所知者不出五者之間而已方始離跂自以爲得非吾所謂得也蓋其言色臭味趣舍固五官之所因也而楊墨以是爲得則鳩鴞在於籠也亦可以爲得矣趣舍聲色以柴其內而使心不得集其虛皮弁鷸冠搢笏紳脩以約其外而使道不得解其繆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纆繳自達者觀之則其在纆繳之中睆睆然明人矣而自以爲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當特鳩鴞之在於籠之比哉

莊子五　廿六

天道第十三

天道運而无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无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无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昧然无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无足以鐃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

俄 TK6　呂觀文進莊子義　（109－94）

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

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天道運而无所積則環轉而无窮而未始有物也故万物成則非物彫而刻之也帝道運而无所積則一日萬機而未始有物也故天下歸天下歸則非人從而求之也聖道運而无所積則天乎不在而未始有物也故海內服則非以力服也中心悅而誠服也聖則通乎聖人之在下者也明於天通於聖知其皆運而无所積則六通四闢於帝王之德者也六則六合六合通則不為方之所囿也四則四序四序闢則不為時之所閡也六通四闢則運而无所積冥矣運則千轉萬變而未始有窮无所積則介然之有不留乎胸中也雖吾之自為也猶將不靜乎而无不靜者矣以為而未肯為故也而況人各為其為而有不靜者乎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若以靜為善而後靜則非本自靜也靜之而後靜也万物无足以鐃心者故靜也則其本自靜也非靜之而後靜也何則万物得我以生者也芸芸則不主彼万物孰能鐃之明乎此者則於其並作也乃所以觀其復也於其芸芸也乃所以歸其根也復而歸其根則其自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以其靜也水靜猶明而況精神四達並流而无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于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而藏之聖人之心則其靜也非待水之靜明燭鬚眉平中準大匠取法而已蓋天地於此乎觀則是其鑑也萬物於此乎形則是其鏡也

【莊子五】 十七

夫虛靜恬淡寂漠无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无為无為也則任事者責矣无為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漠无為者萬物之本也虛則无所於逆靜則一而不變恬則安於无知淡則不與物交寂則寂然不動漠則合氣於漠此六者聖人之所以无為也无為也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也平則无有高下而至則无以復加之謂也此帝王聖人之所休焉者也蓋雖應萬幾之變供萬物之求而无此焉則无所於休而其神備於事為之表矣其能虛乎故休則虛也虛者乃所以實也雖刻其心則鶩乎其事而其富至於有萬不同矣故虛則實

俄 TK6　呂觀文進莊子義　（109－95）


實雖不同也而其成理未嘗亂也故雖實而倫矣則虛非特以實而倫又特以靜而動動而得也孰能變以久動之徐生則靜而動動之徐生則動於不得已而當則動而得者也致虛之極以至靜則萬物莫足以鐃心而无為矣无為則任事者責而我不勞矣非特然也无為則俞俞俞俞者无所往而不然之謂也无所往而不然則憂患不能處何而不壽此年壽之所以長也明乎虛靜之說則恬也淡也寂也寞也皆若是而已所從言之異耳則虛靜恬淡寂寞无為非特聖人休焉与天地之平道德之至而已矣是乃万物之本也萬物職職皆從无為殖以其所以為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閒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靜而聖動而王无為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

〈莊子五 十八

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為戾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壽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為巧此之謂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无天怨无人非无物累无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一心

俄 TK6　呂觀文進莊子義　（109－96）



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
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古之聖人
或南面而為堯或北面而為舜或以帝王天子之德處乎上或以玄
聖素王之道處乎下或退居而閒遊則江海山林之士服或進而為
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其明乎萬物之本則一而已矣故
靜而聖聖則自其內而言之也動而王王則自其外而言之也无
為也而尊則所以自天下者无事於智矣樸素而天下莫能與
之爭美則所以服天下者无事於文采矣凡以明白於天地之德
而知此其大本大宗而已矣故具南面北面處上處下進為退居
雖有不同而其大本大宗未始有異也通乎大本大宗則无為而
與天和者也以吾之所以與天和者而均調天下則與人和者也
與天和者則遇於天者无不安也故謂之天樂也與人和者則入
乎人者无不適也故謂之人樂也此无他師於此而已矣莊子曰
吾師乎吾師乎韲萬物而不為戾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
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彫眾形而不為巧則莊子之所師不過此
而已矣然則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无師乎則其為樂也非益
生而外至也此所以為天樂也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而我
未嘗生也其死也物化而我未嘗死也靜而與陰同德則陰之為

莊子五 十九

德靜而不知其為靜也動而與陽同波動而不知其為動也故知
天樂者无天怨无人非則以其未嘗在彼也无物累无鬼責則以
其未嘗在我也故曰其動也天天之動則无為而動者也其靜也
地地之靜則无為而靜者也凡所以然者夫豈它求哉一心定而
已矣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我則不傷彼莫得而祟也其魂
不疲彼則无物我莫得而疲也外之其鬼不祟內之其魂不疲則
凡生乎天地之間者莫有不服者也此无它一心定而已矣夫一
心之所以定者以其未嘗不虛未嘗不靜也而吾能以其虛靜推
於天地通於万物而无不然則其樂也非益生而外至也此所以
為天樂也天樂也者帝王之心以畜天下者也以心畜天下則畜
天下者不在乎它也夫豈以
天下之大而汨乎吾心哉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
以道德為主以无為為常无為也則用天下
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
[illegible]夫无為也上无為也下亦无為也是下與上
[illegible]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

俄 TK6　呂觀文進莊子義　（109－97）

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必无爲而
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
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
萬物不自悅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天不產
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无爲而天下
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
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群
之道也夫无爲者天地之平道德之至而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則宜其以无爲爲常也以爲宗則知其莫不繼於此也以爲主則知其莫不貫於此也以爲常則知其有爲者非其常也无爲也則以一人用天下而天下爲之用也故有餘有爲也則以天下用一人而一人爲之用也故一不足此古之人所以貴夫无爲也不明於天者不純乎德德則无爲而已矣故上

莊子五　　二十

无爲也下亦无爲而與上同則稱德也道則有天道有人道无爲而尊者天道也有爲而累者地道也故下有爲也上亦有爲而與下同則言道也上必无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而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奈何不以不主而可以爲哉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而天下爲之慮也落之爲言也言天地雖大不出吾智之內也辯彫萬物不自悅也而天下爲之悅也彫之爲言也言萬物雖衆而吾辯能物彫而刻之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而天下爲之爲也窮之爲言也言海內雖廣吾能窮而居之也莫我勝也天不產而萬物化萬物化則非我產之也地不長而萬物育萬物育則非我長之也帝王无爲而天下功天下功則非我爲之也此天之所以神地之所以富而帝王之所以大也使天也不萬物化而自產之則天其神乎地不萬物育而自長之則地其富乎帝王之德不天下功而自爲之則帝王其大乎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配天地者无爲而已矣无爲也者是乃道之所以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者也奈何哉其爲天下用乎
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
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
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

俄 TK6　呂觀文進莊子義　（109－98）

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絰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知一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而後從之則精神心術乃五者之所以爲本也則向之所謂虛靜恬淡寂寞无爲者是乃所以保精神明心術而養其本之道也養其本則末從之矣則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則所謂厥脩乃來緝熙于光明者豈末學而已哉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以至兄弟長少男女夫婦莫不然者此人道尊卑先後之序也至於天以神而位乎上地以明而位乎下春夏以生而先秋冬以成而後以至万物始化而萌區自微至著莫不有狀則盛衰之殺變化之流皆有成理而不可易者也天地至神不測而有尊卑先後之序則凡人道本末之在上下要詳之在主臣而可以易乎故非特君臣父子兄弟長少男女夫婦之尊卑先後爲出於天地之理也而宗廟朝廷鄉黨行事一時之所在猶各有所尚而不可亂皆大道之序而已矣則夫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安取道哉此百家之所以往而不反而內聖外王之道所以暗而不明鬱而不發也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

二十一

俄 TK6　呂觀文進莊子義　（109—99）

明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
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
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
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
以此事上以此治物以此脩身知謀不用必歸其
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
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
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
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
言迕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

莊子五　二十三

名賞罰此有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
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形名比詳
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
也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則天者固性命之極也欲明大道而不明乎天則非所謂真知也知而不真則所謂道者非道所謂德者非德矣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則所謂道德者乃真道德而仁義之所自出也故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古之人所以通於一而萬事畢以是而已矣立天之道非陰則陽立地之道[illegible]柔則剛立人之道非仁則義仁者左也義者右也有左有右則[illegible]有分有守也故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有分有守則其形可見而其名可言也故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古之人所以分剛柔別正直白三而六由六而九如視白黑如數一二以是而已矣有形有名而不可亂則其能可因其材可任矣故分守已明而因任次之古之人所以克知三有宅以灼見三有俊心以是而已矣因之不失其能任之不失其材則其心可原其迹可省也故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內之則原其心外之則省其迹而所謂是者真是而所謂非者真非也故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得其真則賞當於

俄 TK6　呂觀文進莊子義　（109－100）

V/23

所是而罰當其所非矣故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不失其是非之實則愚智處宜而不敢違也貴賤履位而不敢易也仁賢不肖襲情而不敢僞也必分其能則官之所施皆確乎能其事者也必由其名則名之所加皆斷然當其實者也凡下之事上上之畜下外之治物內之脩身莫不以此而智謀不用必歸其天此文王所以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周之多士亦皆秉文之德對越在天此其所以爲太平而比隆於唐虞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天與道德爲之本而形名爲之末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則天與道德爲之始而賞罰爲之終也倒以言其不正不正則以末爲本之謂也迕以言其不順不順則當後而先之謂也言道而无本末先後之序則是自乱自乱則人之所治也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无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

莊子五　三十三

孟子曰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而易以朋從爾思爲未光大則所謂光大者固出乎思爲之外也誠使堯之用心不出撫但之愛雖充之以被四表是乃美而未大也若夫天德而出寧則雖出而未嘗不寧也日月照而四時行一往一來一屈一伸而莫有爲者也若晝夜之有經則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雲行而雨施而天下均平矣則其視夫不敖无告不廢困窮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而以用心者豈不膠膠擾擾乎哉膠膠言其固而不離也擾擾言其雜而不一也則舜之所言者乃天之合也而堯之所言乃人之合而已矣六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而唯天爲大推堯則之則豈以撫但之愛累其心唯人之合而夫大哉蓋世儒之所知堯者以爲不虐无告不廢困窮乃真堯之所以爲堯也故寓之二聖人之言以明所大而共美者爲在於此與黃帝不異乎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

俄 TK6　吕觀文進莊子義　（109－101）

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
往見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
曰太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
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
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老聃曰請
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无私此仁
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
迂乎无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无失其
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
有列矣禽獸固有群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

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
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

西歸藏書於周室則不用於時而藏其言以待後之君子之意也子
路勇於无義而老聃見藏史而歸居則不用於時而藏之以待後
之君子者固宜所往因也十二經則春秋是也詩書禮樂易皆曰孔
子之所傳而獨繙十二經以說老以孔子之所以經世為在於此
而志有所不用故也孔子以人道教天下而老聃則絕學反朴而
示之以真者也以人道教天下則藏其妙用而未之嘗言則才二
經之要所以經世者不過仁義而已矣絕學反樸而示之以其真
則仁義在所擯棄宜其以為不足而非人之性也自人道觀之仁
非特成己而已所以成物也故不仁則不成義不持利物而已所
以立我也故不義則不生君子之生成在於仁義故以為真人之
性也自道之真觀之中心物愷則非外鑠我者也物愷則无物而
不樂也則上仁无為而无以為者也故幾之而已幾則非其至也
後言兼愛則非天德而出乎雲行而雨施者也故曰為迂迂則
非直遂之也凡名生於不足則无私者乃所以為私也夫子欲使
天下无失其牧乎亦輔万物之自然而已矣天地固有常日月固
有明星辰固有列禽獸固有群樹木固有立則所謂万物之自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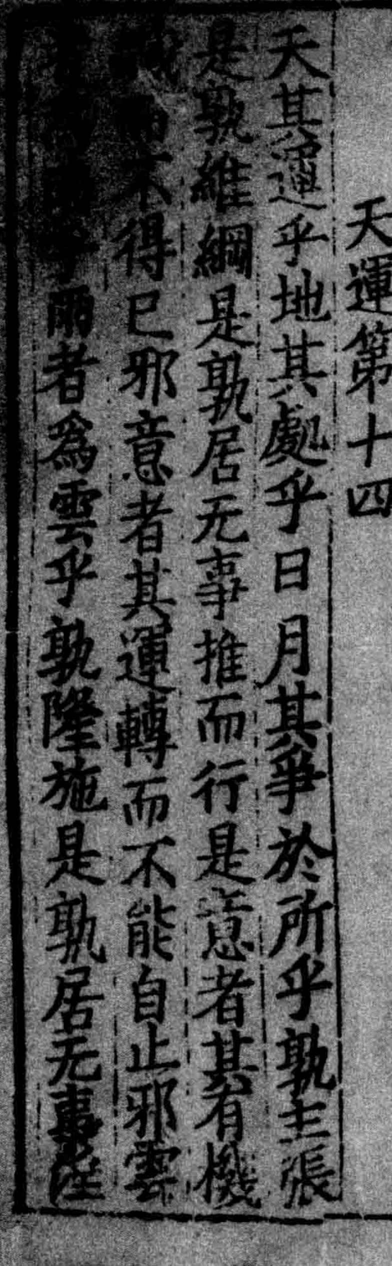
也夫亡於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德則无為而道法自然故
也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父子之道天性也亡子
而亡之非擊鼓之所可求也猶人之失性非揭仁義之可復也故
以仁義為非人之性而夫子乱人之性也莊子論大道之序仁義
次於道德而言之者明世儒之所以知孔子者不過於此而
絕棄之不盡則无以反其宗而道德仁義亦无自而明矣 士成
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
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今吾觀
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
熟不盡於前而積斂无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
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
矣何故也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
焉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
莊子五　二十五
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
非以服有服士成綺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
問脩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衝然而顙
頯然而口闞然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動而
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覩於泰凡以為不信
邊境有人焉其名為竊
鼠壤有餘蔬則可以振[illegible]也之
奇飢而棄妹則不仁也妹少[illegible]人
也生熟不盡於前則與者可以无取而積斂无崖則不義也言不
仁則不義可知也老子以絕學反樸示人以其真而士成綺求之
以仁義則漠然不應乃所以使其意消而心卻也巧智神聖之人
自以為脫焉絕學反樸而未始有物也而子以其事為不在其事則
是呼我牛而謂之牛呼我馬而謂之馬也大丈夫居其實不居其
華華則前識實則識知之之所不得預也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
不受則吾所以漠然也聞其光濟其華終身不救不受而受之則
殃其多矣亦不救而遺身殃者也吾服也恒服則其心未始不在道

也吾非以服有服而人真以為動行者也上處綺有其不足以得至人之心者以在己者不足故也此所以宜而詞脩身也其容崖然則若不與物交而其目衡然則逐物於外也其顙頯然則若大樸而其口闞然則言之欲出諸其口也其狀義然則若不朋而其心則若繫焉而止其動而持非能不動者也發也幾則不可以制也審而察則非能表明者也智巧而覩於泰則非樸素而守約者也凡以所為皆以為不信而已邊境有人焉其名為竊邊境則非遊乎道之中竊則非其有而取之也

老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乎其无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為之累天下奮棅而不與之偕審乎无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万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於大不終則天地雖大未體乎內於小不遺則秋毫雖小待之成體則天下之物有不備者乎此所以廣廣乎其无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此道之所以為神也則留而為形失而為德廢而為仁義乃所以為神之末也則形德仁義非至人其孰能定之乎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為之累則能棄之而已矣天下奮棅而不與之偕則能忘天下而已矣凡此无他審乎无假而不與利遷則天下奮棅而不與之偕也極物之真守其本則有世之大而不足以為之累也凡神之所以困以不知此而已矣故外天地遺万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退乎道而不塞合乎德而不離退仁義而不留賓禮樂而不拙之所主若此而後其心有所定也則非至人其孰能定之哉

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為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



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莊子言此欲學者求其書遺其言而不求於形色名聲之間也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无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

莊十五　二十七

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矣斲輪事之粗者也然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於手而應於心者雖父子猶不能以喻而受之則天道之爲物其傳之難於斲輪甚矣誠不能求之於心而唯書之爲讀則糟魄之諭非虛言也

天運第十四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无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孰居无事淫

俄 TK6　呂觀文進莊子義　（109－105）



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
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
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遺堯舜而不
為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
而言仁孝乎哉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
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
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譽并焉是以道
不渝世俗之所謂仁者苟有愛焉皆可以謂之仁也則雖虎狼
之暴而父子相親則向為不可以言仁哉若夫至仁則天
也聖人之仁是也則必與道合體而无為則豈容心於其間哉此
至仁所以无親也所謂无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則非過孝之言
也不及孝之言也至仁无親則過孝之言也南行者至於郢北面
而不見冥山則去之遠也至道於至仁則孝固不足以言之則亦
莊子五　二十九
去之遠也已矣乃所以為過孝之言也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
敬孝則禮也愛孝則情也以愛孝易而忘親難愛孝則情也忘親
則道也忘親易使親忘我難忘親則忘之在己者也使親忘我則
忘之在人者也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使親忘我則忘之家而
已兼忘天下則脩之天下者也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兼
忘天下則我之能外天下而已天下兼忘我則天下往而相忘也是
為仁而至於此則與道遺堯舜而不為利澤施於萬世而不知也
乃所謂與道合體而无為也則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所謂至
仁不仁者是也自至仁觀之則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皆自勉以
役其德豈足多哉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則以天下
之富貴而制其爵與財者是也至願名譽并焉則脩其可願而至
於至仁則孝悌仁義忠信貞廉雖遺之而其名譽固已并於其間
矣是以道不渝不渝則
言其无所往而不存也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
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
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帝曰汝殆其然
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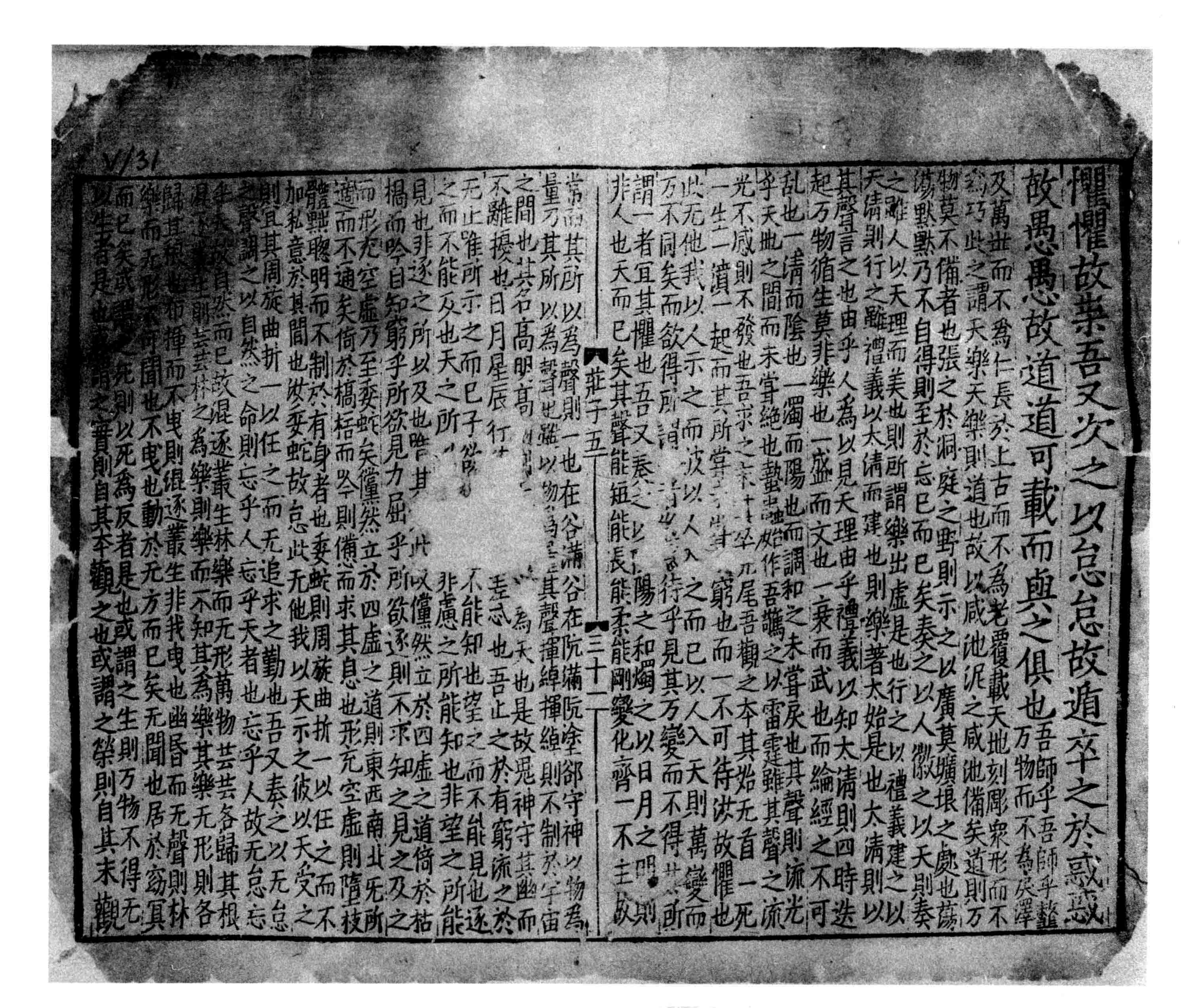
俄 TK6　呂觀文進莊子義　（109－106）

太清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
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
之以雷霆其卒无尾其始无首一死一生一僨一
起所常无窮而一不可待汝故懼也吾又奏之以
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
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阬滿阬
塗郤守神以物爲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
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
之於无止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
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

莊子五　二十

梧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
及已矣形充空虛乃至委蛇汝委蛇故怠吾又奏
之以无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
林樂而无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无聲動於无方
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
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
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
此之謂天樂无言而心悅故有焱氏爲之頌曰聽
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
極汝欲聽之而无接焉而故惑也樂也者始於

俄 TK6　呂觀文進莊子義　（109－1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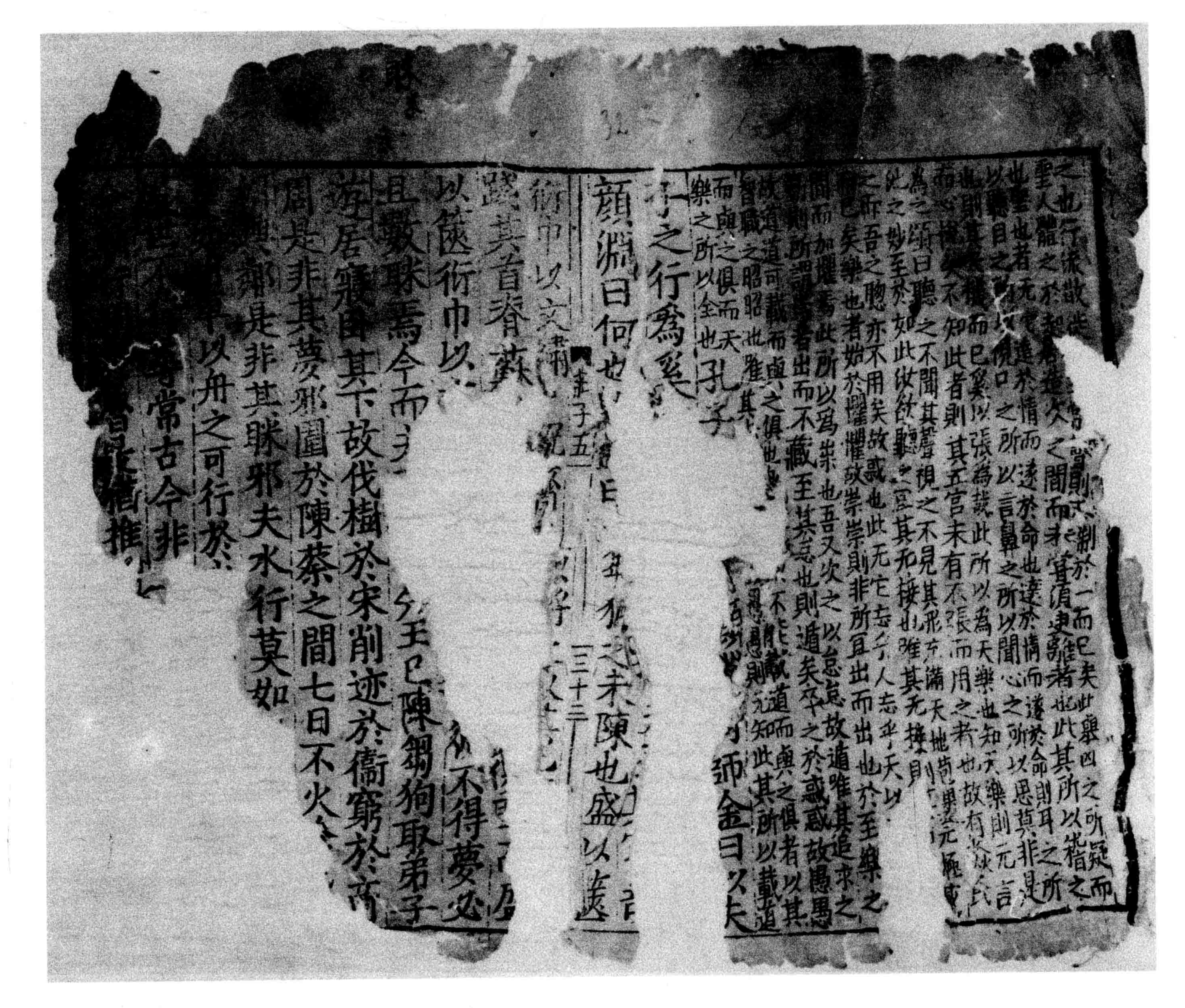


懼懼故祟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遁卒之於惑惑
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吾師乎吾師乎韲万物而不為戾澤
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
為巧此之謂天樂天樂則道也故以咸池泯之咸池備矣道則万
物莫不備者也張之於洞庭之野則示之以廣莫壙埌之處也蕩
蕩默默乃不自得則至於忘已而已矣奏之以人徼之以天則奏
之雖人以天理而美也則所謂樂出虛是也行之以禮義建之以
天清則行之雖禮義以太清而建也則樂著太始是也太清則以
其聲言之也由乎人為以見天理由乎禮義以知太清則四時迭
起万物循生莫非樂也一盛而文也一衰而武也而綸經之不可
乱也一清而陰也一濁而陽也而調和之未嘗戾也其聲則流光
乎天地之間而未嘗絕也蟄虫始作吾驚之以雷霆雖其聲之流
光不感則不發也吾求之[illegible]卒无尾吾觀之本其始无首一死
一生一僨一起而其所常[illegible]窮也而一不可待汝故懼也
此无他我以人示之而汝以人入之而已以人入天則萬變而
万不同矣而欲得所謂[illegible]待乎見其万變而不得其所
謂一者宜其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則
非人也天而已矣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

莊子五　三十二

常而其所以為聲則一也在谷滿谷在阬滿阬塗郤守神以物為
量乃其所以為聲也雖以物為[illegible]其聲揮綽揮綽則不制於宇宙
之間也其名高明高明[illegible]為天也是故鬼神守其幽而
不離擾也日月星辰行[illegible]吾忘也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
无止雖所示之而已子欲[illegible]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
之而不能及也天之所[illegible]非慮之所能知也非望之所能
見也非逐之所以及也嗜其[illegible]以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枯
槁而吟自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則不求知之見之及之
而形充空虛乃至委蛇矣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則東西南北无所
適而不通矣倚於槁梧而吟則備慮而求其息也形充空虛則墮枝
體黜聰明而不制於有身者也委蛇則周旋曲折一以任之而不
加私意於其間也故委蛇故怠此无他我以天示之彼以天受之
則宜其周旋曲折一以任之而无追求之勤也吾又奏之以无怠
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則忘乎人忘乎天者也忘乎人故无怠忘
乎天故自然而已故混逐叢生林樂而无形萬物芸芸各歸其根
混逐叢生則芸芸林之為樂則樂而不知其為樂其樂无形則各
歸其根也布揮而不曳則混逐叢生非我曳也幽昏而无聲則林
樂而无形不可聞也不曳也動於无方而已矣无聞也居於窈冥
而已矣或謂之死則以死為反者是也或謂之生則万物不得无
以生者是也或謂之實則自其本觀之也或謂之榮則自其末觀

俄 TK6　呂觀文進莊子義　（109－108）



子之行爲奚 …… 孔子

顔淵曰何也

衎巾以文繡

踐其首脊蘇

以篋衍巾以

且數眯焉今而 …… 王已陳芻狗取弟子

游居寢臥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

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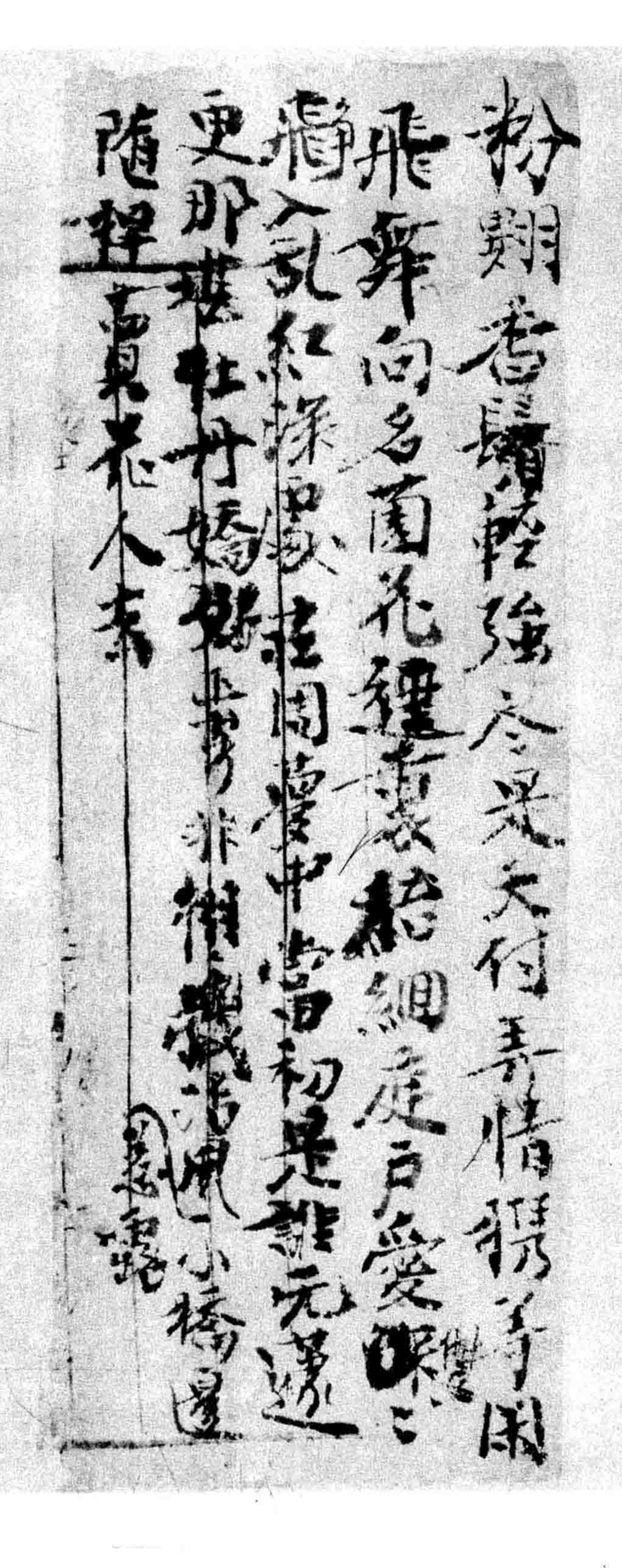
鄉是非其眯邪夫水行莫如

以舟之可行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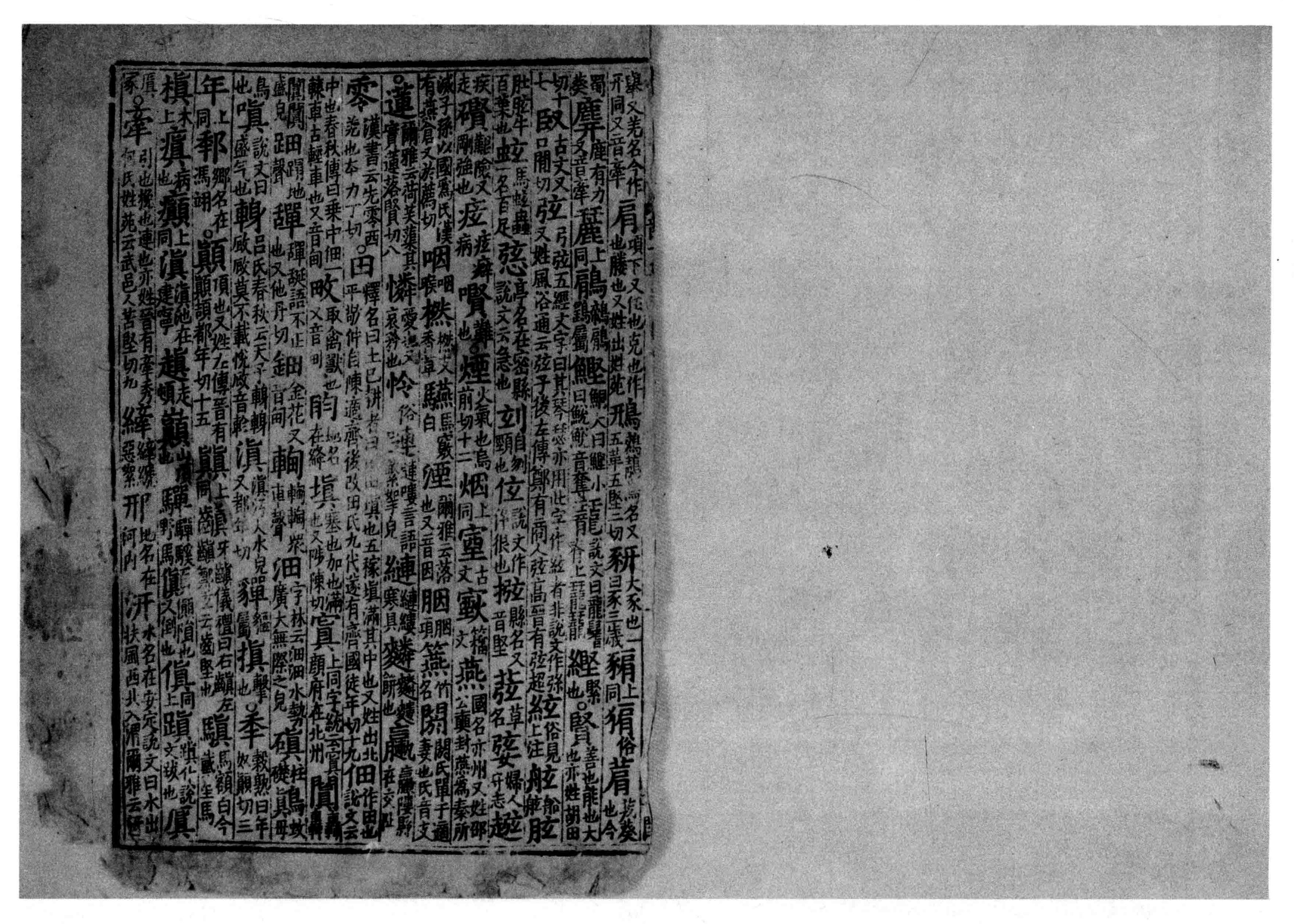
常古今非

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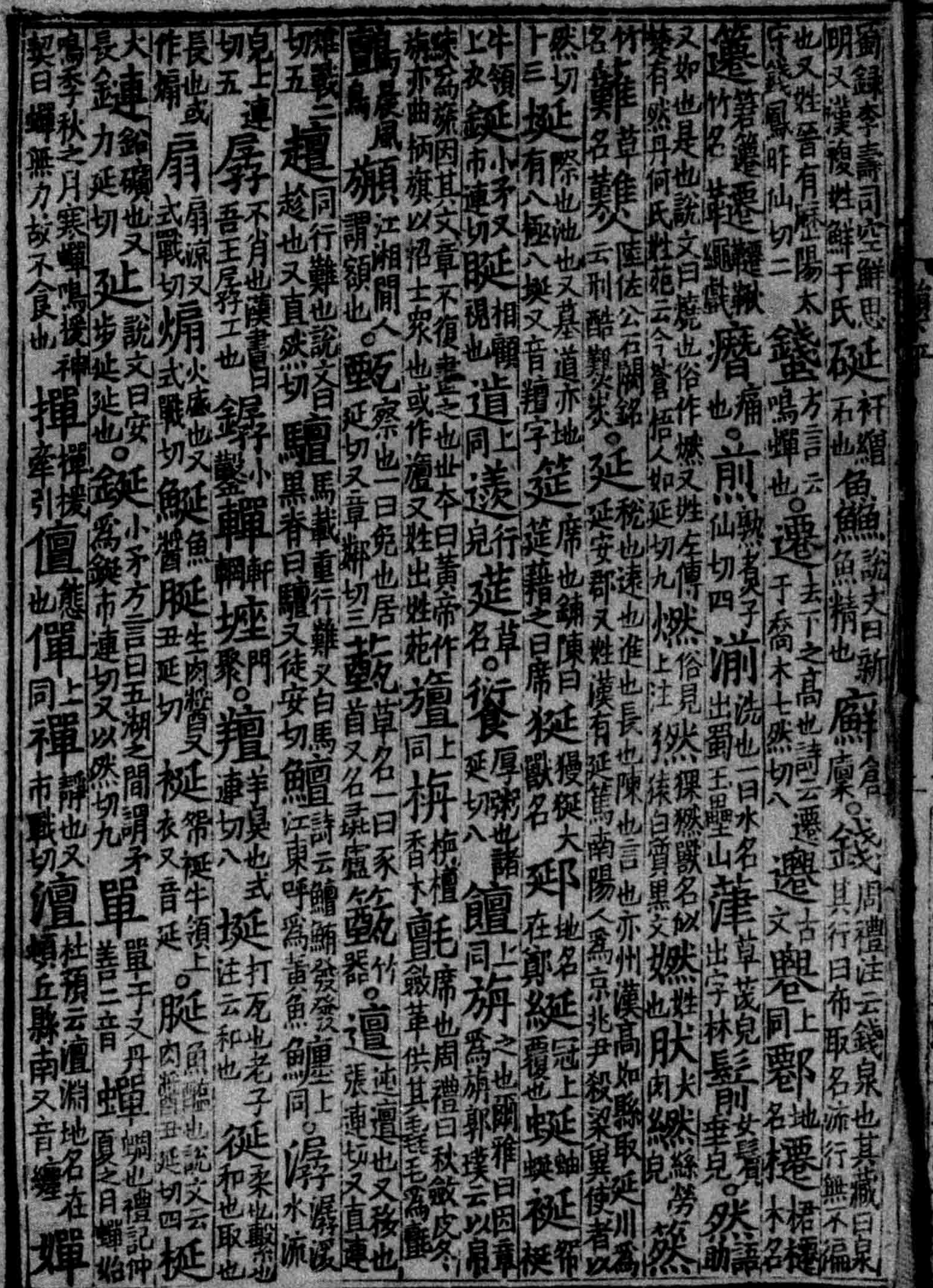
俄 TK6　呂觀文進莊子義　（109－1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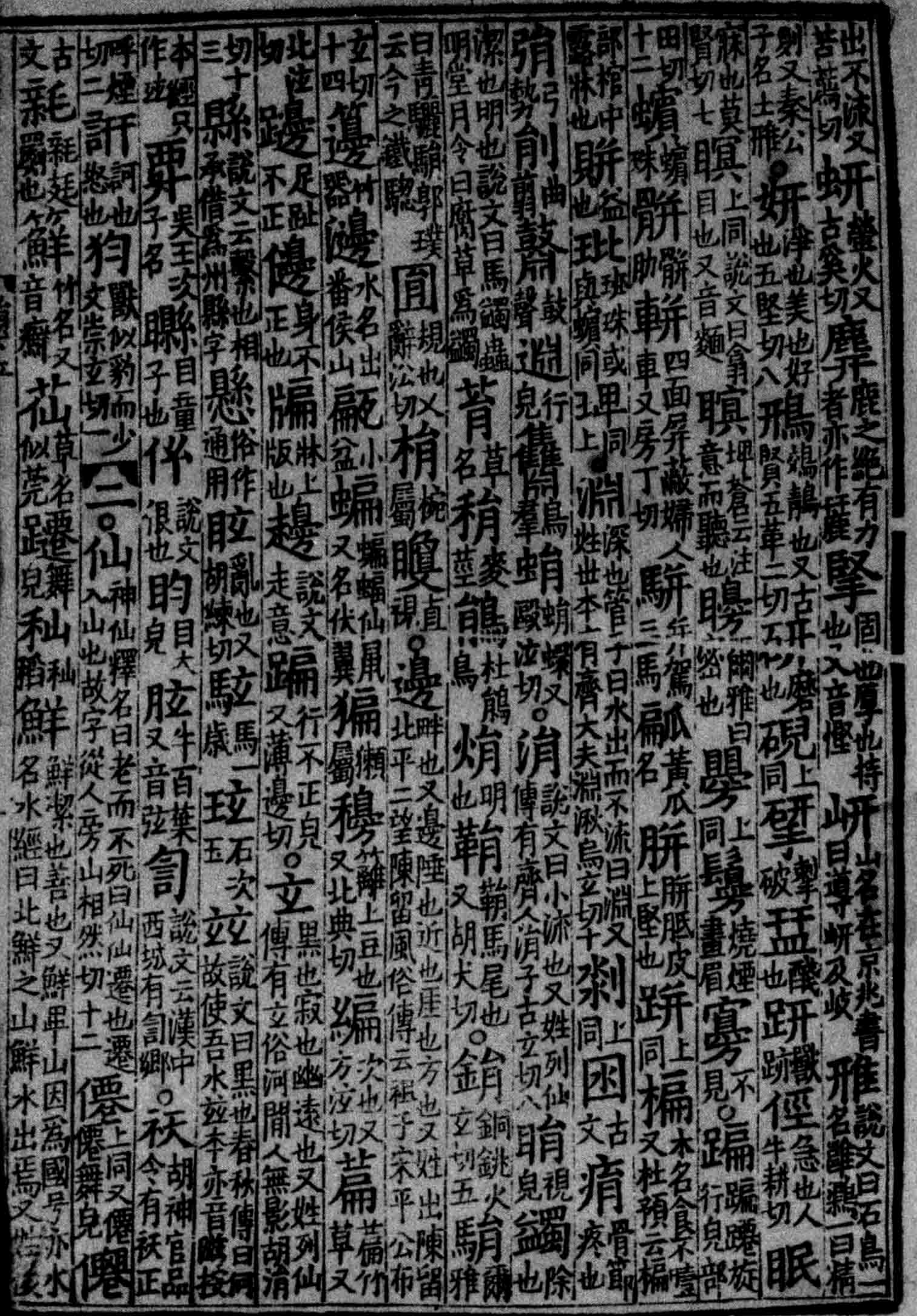


俄 TK6V　粉蝶兒詞



俄 TK7 廣韻 （37—1）





俄 TK7 廣韻 (37-2)

嬋娟蜒皃 纏 繞也又姓漢書藝文志有纏子著書直連切十 纒 俗餘皆倣此 躔 日月行也說文曰踐也 瀍 水名在河南 鄽 市鄽 闤 市門 邅
移也又張連切 蟺 守宮別名 廛 居也說文曰一畝半也一家之居也 墠 上同 ○嗎 笑皃許延切四 仚 輕舉皃說文曰人在山上也 嫣 長皃好皃又於建於遠二切
翾飛皃 ○連 合也續也還也又姓左傳齊有連稱又虜三字複姓六氏西秦丞相出連乞都後魏書官氏志云南方有連氏後改爲雲氏是連氏改爲連氏費連氏改爲費氏綦連氏
改爲綦氏又有赫連氏力延切十三 聯 說文作聯聯綿不絕 漣 漣漪風動水皃 翴 翴翻飛皃 鰱 魚名 𤢺 走皃 令 漢書云金城郡有令居縣
又音零顏師古 鏈 鉛礦又丑延切 [石連] 上同 遱 說文曰泣下也 槤 穄也又構闌杜又木名 䶑 齒露 瀶 水名出王屋山 ○篇 篇什也又姓周
大夫史籀之後芳連切七 偏 不正也鄙也衺也又姓急就章有偏呂張 翩 飛皃 媥 身輕便皃 扁 小舟 萹 萹茿可食又補殄切 ○便
辯也侫也安也又姓漢有少府便樂成房連切又去聲九 緶 縫緶 楩 木名 平 書傳云平平辯治也又皮明切 諞 巧言又符蹇切 㛹 㛹娟美好 箯 竹輿
蝙 蝙蝠蠶蟲也亦作蝙蟗 楄 木名食之不咽 ○緜 精曰緜麤曰絮說文曰聯微也又姓晉有張方以緜思爲腹心武延切十七 綿 上同 棉 木棉樹名 櫋 屋聯櫋又
吳錄云其實如酒杯中有綿如蠶綿可作布又名曰緜羅浮山記曰正月花如芙蓉結子方生葉子內綿至蠶成即熟廣州記云枝似桐枝葉如胡桃葉而稍大也 謾 欺也 聮
䤄子黑又眇遠視 蝒 馬蜩蟬中最大 蠠 上同說文曰蠠蚗蟬屬 矈 密緻皃 懪 忌也 芇 說文曰相當也今人賭物相折謂之芇 宀 深屋 𩔗 雙生
櫋 說文曰屋櫋聯也 柹 木名 䰓 視遠之皃 檰 木名也 櫋 櫋密 ○全 完也具也又姓吳有大司馬全琮疾緣切十七 仝 上同見說文 泉 水源也又
錢別名 蟤 貝也白質黃文 牷 牛全色書傳云體完曰牷 跧 目眇視皃 葲 草也莘葲 ○宣 布也明也徧也通也緩也散也須緣切九 揎 手發衣也 [illegible]
鵍 上同 鴝鵍小鳥又音旬 愃 吳人語快說文曰寬嫺心腹皃 圓 面圓也 顓 頭圓 瑄 爾雅曰璧大六寸謂之瑄郭璞曰漢書所云瑄玉是也 𪇆 鳥名
○鐫 鑽也斲也子泉切四 鋑 古文 朘 縮朒 剶 削也又丑全切 ○翾 小飛許緣切九 儇 智也疾也利也慧也又輕皃 弲 角弓皃 蠉 蟲行皃 𧽊

韻下平 三

疾走皃 嬛 便嬛輕麗皃又胥娟音瓊 譞 智也 䪻 美頭 矎 目童子也 ○堧 江河邊地又廟垣或從需餘同而緣切六 𧝎 促衣縫也 㽜 城下田也
瓀 瓀石次玉也 擐 推物也 繎 繎絲難理也 ○穿 通也孔也貫也昌緣切三 川 山川也蔡邕月令章句曰衆流注海曰川釋名曰川者穿也穿地而流也 灥 三泉
○沿 從流而下也與專切十二 㳂 上同 鉛 說文曰青金也一曰錫之類也 鈆 上同 櫞 枸櫞樹皮可作粽埤蒼云果名似橘 捐 弃也 鳶 鴟類 蝝
蝗子一曰蟻子 緣 緣由又羊絹切 鰁 魚名 蔦 草一名射干郭璞云蔦尾 䏇 短也 ○旋 還也疾也似宣切十七 檈 圜案 璿 玉名 璇 上同
䉵 籀文 蜒 蚰蜒沙蝨 漩 洄漩 璇 美石次玉 璿 同上 橀 說文曰檈味稔棗也 蜁 蜁蝸小螺也 匴 漉米竹器 還 還返也 圓 規也
又火玄切 睻 好皃 嫙 上同 鏇 圜鑪也 ○娟 便娟舞皃嬋娟好姿態皃於緣切七 嬛 身輕便皃 悁 悁悒也 蜎 蠋皃又狂兗切 㟗 山曲
潹 水深 嬽 娥眉說文曰好也 ○船 方言曰關西謂之船關東謂之舟又姓出姓苑食川切二 舩 上同 ○鞭 馬策也卑連切六 鯿 魚名 鯾 上同
編 次也又布千方典二切 箯 竹輿 揙 揙擊 ○次 口液也夕連切二 涎 上同 ○詮 平也說文具也此緣切十九 銓 銓衡也又量也次也度也 硂
上同 痊 病瘳 佺 偓佺仙人 悛 改也止也 駩 白馬黑脣 筌 取魚竹器 絟 細布 譔 善言 謜 言語和悅 縓 爾雅曰一染謂之縓今之紅也又采
選切 恮 謹皃 荃 香草也 [illegible] 峑 山巔 匲 笭篅也又竹器名 鐉 說文曰所以鉤門戶樞也一曰治門戶器也 拴 揀也 ○專 擅也單也政也
誠也獨也自是也亦姓吳刺客專諸職緣切十二 甎 甎瓦古史考曰烏曹作甎 顓 顓頊又姓太玄女姓顓頊名和 篿 楚詞云索藑茅以筳篿注云折竹
卜曰篿又音團 嫥 可愛之皃 剬 說文曰數也一曰揣讓又尺絹市專二切 湍 水名在鄧州又音端 膞 鳥胃也 鱄 魚名專諸吳刺客或作鱄 鷒 鳥名
又徒端切 𦠆 斷首出玉篇 鄟 邾鄟邑名 ○遄 速也疾也市緣切八 篅 說文曰以判竹圜以盛穀也 圌 上同 諯 又職緣尺絹二切 輲 無輻
車名 輇 上同 椯 木名 歂 字林云口氣引也又姓史記有歂師 ○員 說文作員物數也王權切又云運二音 圜 天體 圓 上同 湲 潺湲 ○惓 曲卷

也莊緣切四　跧屈也伏也蹴也　[illegible]目眇視也　蟤蜿蟤蛇名　○栓木丁也山貟切二　篹篹車軸也　○猭猭兔走皃丑緣切二　剶去木枝也　○乾
天也君也堅也渠焉切又音干九　虔恭也固也殺也說文曰虎行皃又姓陳留風俗傳云虔氏祖於黃帝　犍犍爲縣在嘉州　鰎魚名　[illegible]鄉名在河東聞喜也　騝
騮馬黃脊　楗虡也構木爲之　鍵鑰也又音件　揵舉也　○愆過也去乾切十二　平古文　諐籀文　㥶俗　褰褰衣　騫虧少一曰馬腹
摯亦姓風俗通云閔子騫之後吐谷渾視能博士金城騫包　攓齊人言手約物又己偃切　[illegible]寋足跟也　攐縮　[illegible]方言曰[illegible]　權
道又宜也秉也平也稱錘也又爾雅曰權黃華又姓出天水本顓頊之後楚武王使鬭緡尹權後因氏俗作權巨貟切二十三　拳屈手也廣雅云拳拳憂也又拳拳奉持之皃又
姓衛大夫拳彌　狋狋氏縣在代郡氏音精　觠曲角　顴頰骨　踡踡跼不行　婘美皃　嬥上同　[illegible]曲脊行也　[illegible]手屈病也　犈牛黑
耳又音眷　蠸食瓜葉黃甲蟲　齤曲齒　卷曲也又九免九遠二切　鸛鸛鴿也　奞大視皃又音眷　[illegible]器也　彏弓曲　鬈髮好也又胡人髮也
又音卷　[illegible]曲走皃　[illegible]臞瘦皃　蜷蜷曲　捲說文云气勢也國語曰予有捲勇　○椽屋椽也直攣切二　傳轉也又持戀切又丁戀切　○孿
孿綴呂貟切三　癵病也亦作癵　[illegible]在絣　○[illegible]古縣名在滎陽丘圓切五　[illegible]小憒　棬器似升屈木作　鬈髮好皃　鄄鄉名在間
喜　○焉何也又鳥雜毛說文曰鳥黃色出江淮間於乾切五　閼閼氏單于妻又音遏　蔫物不鮮也　嫣長皃又人名　鄢人姓又鄢陵縣名又於晚切亦作傿
○漹水名出西河也有乾切三　[illegible]蟲名　焉語助也又於乾切　○嬽娥眉皃於權切二　潫水深皃　○燀火起皃尺延切一　○[illegible]行不正皃
丁全切一　○勬強健也居貟切一

三蕭

○蕭蒿也詩云采蕭穫菽亦縣名在沛郡新語云蕭斧名又姓出蘭陵廣陵二望本自宋支子食采於蕭後因爲氏漢侍中蕭
彪始居蘭陵彪玄孫望之居杜陵望之孫紹復還蘭陵紹十一代孫整始過江爲廣陵人風俗通云宋樂叔以討南宮萬立御說之功受封於蕭列附庸之國漢相國蕭何即其後氏
也蘇彫切十六　簫樂器風俗通云舜作簫其形參差以象鳳翼　彇弓弭　蠨蠨蛸蟲一名長蚑出崔豹古今注　橚橚槮樹長皃　瀟水名　颵風

踃跳踃　[illegible]擊也又把也　箾舞箾說文云以竿擊人也又音朔　[illegible]羽翼蔽皃　毣上同　艘船揔名又音騷　瞍目無眸子曰瞍又音藪　翛翛翛飛羽
聲　撨擇也　○祧遠祖廟也吐彫切十一　佻輕佻爾雅曰佻偷也　挑挑撥　朓月出西方又吐了切　恌薄恌　庣斗旁耳又爾雅云斛謂之睫古田器也
音鍫　庣不滿之皃　銚田器　趒雀行又他弔切　聎耳疾　蓧苗也　○貂鼠屬出東北夷又姓出姓苑都聊切二十二　髫小兒留髮　刁[illegible]　刀器
篆文曰刀斗持時鈴也又姓出渤海風俗通云齊大夫豎刁之後俗作刀　琱琱琢　凋凋落　鯛魚名　[illegible]短尾犬也　雕鶚屬又姓漢武帝功臣表有雕延年　鵰
籀文　蛁蛁蟟茆中小蟲　彫彫刻亦作雕　裯說文云短衣也　[illegible]死人衣　芀葦華也又音調　[illegible]芟實　舠吳船　鳭鳭鷯剖葦求蟲食似
雀青斑色　[illegible]大也多也　奝上同　弴天子弓也說文曰畫弓也詩又作敦又丁昆切　鳭[illegible]　○迢迢遰徒聊切二十二　條小枝也貫也教也爾雅云柚條似橙
而實酸又姓左傳殷人七族有條氏後趙錄有閔司空條攸姓苑云安定人　樤柚條或從木　髫小兒髮俗作齠　跳躍也　鋚轡頭銅飾　鯈鯈魚狀如黃蛇魚翼
出入有光見則大旱出山海經　蜩大蟬　佻獨行皃詩曰佻佻公子　趒說文曰雀行也　苕苕菜詩云卭有旨苕　芀葦華　調和也又姓周禮有調人其後氏
焉又徒料切　鮡魚名　岧岧嶢山高皃　[illegible]多髮皃又音凋音綢　鞗鞗革轡首詩云鞗革沖沖　嬥聲類云細腰皃　[illegible]器名　[illegible]毛皃　卤草木
實垂卤卤然也　鰷白鰷魚名　○驍驍武也古堯切九　梟說文云不孝鳥也故日至捕梟磔之從鳥頭在木上又姓隋煬帝誅楊玄感改其姓爲梟氏　県到懸首漢
書曰三族令先黥劓斬左右趾梟首菹其骨肉又具五刑　澆沃也薄也　憿憿幸或作僥又作僥倖　釗覿也遠也亦弩關一云周康王名又作覬又指遙切　邀遮也
又於宵切　[illegible]求鴟似鴆四能害人也　徼求也抄也又音叫　○聊語助也亦姓風俗通有聊倉爲漢侍中著子書又有聊氏爲潁川太守著萬姓譜落蕭切四十二
膠耳中鳴也又力刀切　膋腸間脂也　膫上同　飉風　遼遠也又水名　憀無憀賴也　寮穿也又寮宋也　寥空也又寥廓也　料料理
也又星也郎弔切　[illegible]周垣　橑蓋骨亦椽也又力道切　撩取物又理也　[illegible]也又[illegible]切　廖人名左傳有伯廖又力救切　僚同官爲僚又姓

左傳晉陽氏大夫僚安寮同上鐐有孔鑪又紫磨金也爾雅曰白金曰銀其美謂之鐐簝宗廟盛肉方竹器豂空谷鷯鷦鷯䉼竹名璙玉名
嫽相嫽戲也又力弔切漻水清也蟟蛁蟟膫目明䆊谷名藔草木疏莖長鬗髮細長嶚嶚巢山皃翏高飛皃繚
繚繚燎繚出字林憭空皃又憭慄也又知盧晧二切髎髖骨名廫崖虛蟧馬蟧大蟬䕩草器又力戈切敹揀擇嘹嘹喨聲遠又
力弔切熮說文曰火皃○堯至高之皃謚法曰翊善傳聖曰堯五聊切五嶢嶕嶢山危僥僬僥國名人長一尺五寸一云三尺垚土高皃顤頭高長皃
○膮豕羹也許幺切七嘵懼聲詩曰予維音之嘵嘵憢憢懼也𡗿長大皃[illegible]腫欲潰也䎄毛皃顤大額又去遙切○幺
幺麼小也於堯切五怮怮怮憂也又一蚪切葽草盛皃[illegible]魚名也[illegible]望遠○鄡鄡陽縣名在鄱陽又姓出何氏姓苑苦幺切五鄡縣名在鉅
鹿郡毃擊也墽玉篇云地名說文磽也窙寥窙空也【四】○宵夜也相邀切二十消滅也盡也息也霄近天氣也捎搖捎動也又使
交切逍逍遙痟痟渴病也司馬相如所患綃生絲繒也銷鑠也焇上同硝硝石藥名蛸螵蛸蟲也爾雅注云一名蟳蟭亦姓南齊武帝改其子巴
東王子蛸氏又所交切[illegible]鳥爲萷草名又使交切哨口不正也又七笑切[illegible]鳥毛羽也鮹魚名又所交切[illegible]狂也出文字集略[illegible]煎鹽[illegible]長皃又色
交色角二切奞張羽又先準切魈山魈出汀州獨足鬼○超說文曰跳也又姓漢有大僕超喜敕宵切六怊悵恨也欩健也[illegible]細繒也[illegible]鳴[illegible]涼風
○朝早也又旦至食時爲終朝又朝鮮國名亦姓左傳有蔡大夫朝吳陟遙切又直遙切二[illegible]古文○鼂蒼頡篇云蟲名亦姓風俗通云衛大夫史鼂之後漢有鼂錯直
遙切又陟遙切五晁同上鼂古文朝朝廷也禮記曰諸侯於天子五年一朝又姓唐有拾遺朝衛潮潮水○囂喧也許嬌切又五刀切十枵玄枵虛危
之次歊熱氣說文曰歊歊氣出皃毊大磬也爾雅注云形如犂錧以玉石爲之又音喬獢猲獢短喙犬也[illegible]犬黃白色[illegible]草皃又火交切呺呺然
大皃[illegible]炊氣虈白芷別名○樵柴也說文木也昨焦切十五蕉同上劁刈草憔憔悴瘦也顦同上[illegible]耳中聲又音曹譙國名

又姓蜀有譙周嶕嶕嶢巢嶕巢山高皃又音巢鐎又音焦[illegible]縣名僬又音焦𩈵面枯皃又音焦撨取也蕉草名○驕馬高
六尺舉喬切九嬌女字亦態憍憐也恣也本亦作驕穚禾秀鷮鷮似雉而小走鳴長尾蕎藥名一名大戟喬爾雅云句如羽喬郭璞曰樹枝
曲卷似鳥毛羽簥大管名也撟舉手○焦傷火也又姓周武王封神農之後於焦後以國爲氏出南安即消切十七[illegible]文[illegible]毛兜鍪上毛飾蕉
芭蕉膲人之三膲鷦鷦鵬南方神鳥似鳳又鷦鷯小鳥[illegible]同上椒木名爾雅云椒大椒又椒樧醜菉菉實也應劭漢官儀曰皇后稱椒房以椒塗壁取其縕
也又山巔亦姓楚有大夫椒舉茮上同噍噍嚼聲鐎刁斗也溫器三尺而有柄蟭螵蟭蟷蠰卵也醮面醮枯也[illegible]灼龜不兆也亦作[illegible]僬[illegible]皃
僥字燋傷火說文曰所以然持火也𦈢生枲也○饒益也飽也餘也又姓風俗通云漢有饒斌爲漁陽太守如招切六橈楫也又女教切襓劍衣犪
牛馴伏又而紹切蟯人腹中蟲蕘芻蕘○燒火也然也式招切又式照切二[illegible]瓜名○遙遠也行也餘昭切三十六媱美好傜使也役也又喜也或
作僐繇於也由也喜也詩云我歌且繇颻飄颻[illegible]氣出皃窯燒瓦窯也窰同上[illegible]蒲葉也又草盛也[illegible]銚芅萇楚今之羊桃也爾雅作銚珧
玉珧蜃甲鰩文鰩魚鳥翼能飛白首赤喙常游西海夜飛向北海銚燒器亦古田器又姓後漢有尉銚期又徒弔切姚姚悅美好皃又舜姓今出吳興南安二望左傳
有鄭大夫姚句耳搖動也作也又姓東越王搖句踐之後謠謠歌也爾雅云徒歌謂之謠軺說文曰小車也又音韶愮憂也悸也邪也惑也恌同上[illegible]
疾行又音由或作繇陶臯陶舜臣又徒刀切蘨草茂也又音由䌛瓜也鷂六雉名爾雅云青質五彩皆備成章曰鷂又音曜洮五湖名風土記云陽羨縣
西有洮湖別名長塘湖義興記曰太湖射湖貴湖陽湖洮湖是爲五湖烑光也[illegible]座也[illegible]弓利[illegible]旟旗榣木名嗂樂也說文喜也䠛跳䠛行步皃
瑤美玉猺獸名又猺狗種也䬙䬙餌食褕褕狄后服亦作褕○韶舜樂也紹也市昭切十[illegible]同上佋廟佋穆也或作昭父昭子穆孝經[illegible]
云昭明也穆敬也故昭南向穆北向孫從父坐又市沼切苕草名卲高也玿美玉鞀鼙也軺使車又音遙招說文曰樹皃又射的也[illegible]沼沝別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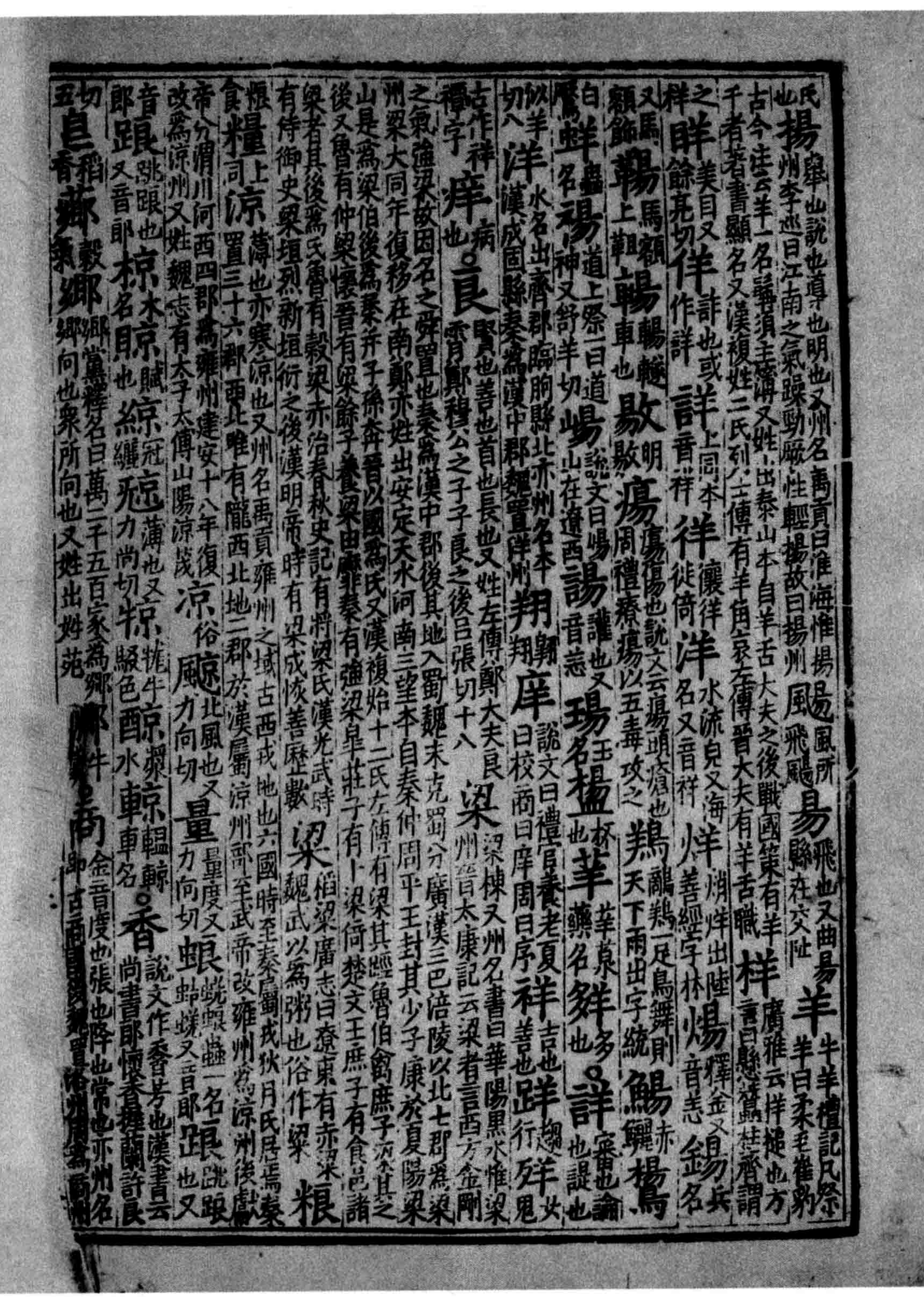
昭明也光也著也覿也又姓楚詞昭屈景三族戰國策楚有昭奚恤止遥切七 鵃鶻鵃鳥也又竹交切 鉊淮南呼鎌 招招呼也來也又姓漢有大鴻臚招猛 釗逺也見也勉也亦督牙又周康王名 盄玉篇器也 皽皮上魄膜 飆風也俗作颷甫遥切十五 標舉也又木杪也又必小切 猋群犬走皃 杓北斗柄星天文志云一至四爲魁五至七爲杓又𠀋遥切 瘭瘭疽病名 幖幟也 熛飛火 𤎼山峯 𨓊輕行 藨爾雅曰黄華藨郭璞云苕華色異名也 驫衆馬走皃 膘脿膟腫欲潰也 旚旌旗飛揚皃 猋犬走皃 貝居陸也 髟髮長皃又所銜切 鑣馬銜甫嬌切七 臕同 臕脂臕肥皃 儦行皃詩云行人儦儦 瀌雨雪皃詩云雨雪瀌瀌 穮除田薉也亦作穮 藨萑葦秀爾雅云猋藨芀 瓢瓠也方言云蠡或謂之瓢論語曰一瓢飲符霄切六 飄風老子曰飄風不終朝注云疾風也 剽爾雅云中鏞謂之剽又小輕也或作𠜯 薸方言云江東謂浮萍爲薸 𧒂𧒂螵也又螵蛸蟲名又撫招切 蜱蟲名彌遥切五 𧌒蠶初生也 篻竹名 杪細網也 鷍王篇云鷍雀 苗田苗亦夏獵曰苗又求也衆也未秀也亦姓風俗通云楚大夫伯棼之後賁皇奔晉食采於苗因而氏焉武儦切五 描描畫也又音茅 緢說文曰旄絲也 貓獸捕鼠又爾雅曰虎竊毛謂之虦貓又武交切 猫俗 要俗言要勒說文曰身中也象人要自臼之形今作腰又姓吳人要離之後漢有河南令要兢於宵切又一笑切九 腰見上注亦作署 葽秀葽草也 喓蟲聲 蟃蛇名 褄襻褄 邀邀遮又音梟 鷂鳥名似山鶏而長尾 蟯腹中蟲又如消切 鴞鴟鴞鵂手嬌切二 鄡鄉名在清陽 喬高也說文曰高而曲也又虜複姓前代錄云匈奴貴姓喬氏代爲輔相巨嬌切十六 橋水梁也又姓出梁國後漢有大尉橋玄 趫善走又去遥切 僑寄也客也 簥上同 鐈似鼎長足 鷮雉名又音驕 嶠亦作嶠山鋭而高又其廟切七 𩐥大磬又虛驕切 轎小車 嬌廣雅云禹妃之名又音驕 蕎蕎麥又音驕 蟜蟜蟺也音龍 蹻驕也慢也又巨虐切 翹飛皃 鞽盂也 鍫臿也亦作𣚃七遥切七 鐰上同 篍吹竹箫又音秋 幧斂髮謂之幧頭亦作幓 𥮋同 鍬上 𪈼麻 𥢶抄飯匙 妖妖豔也說文作媄巧也今從夭餘同於喬切五 祅祅災 枖說文云木盛皃詩云桃之枖枖本亦作夭 訞巧言皃 夭和舒之皃又乙嬌切 蹻舉足高去遥切又其略切六 繑說文云絝紐也

韻下平 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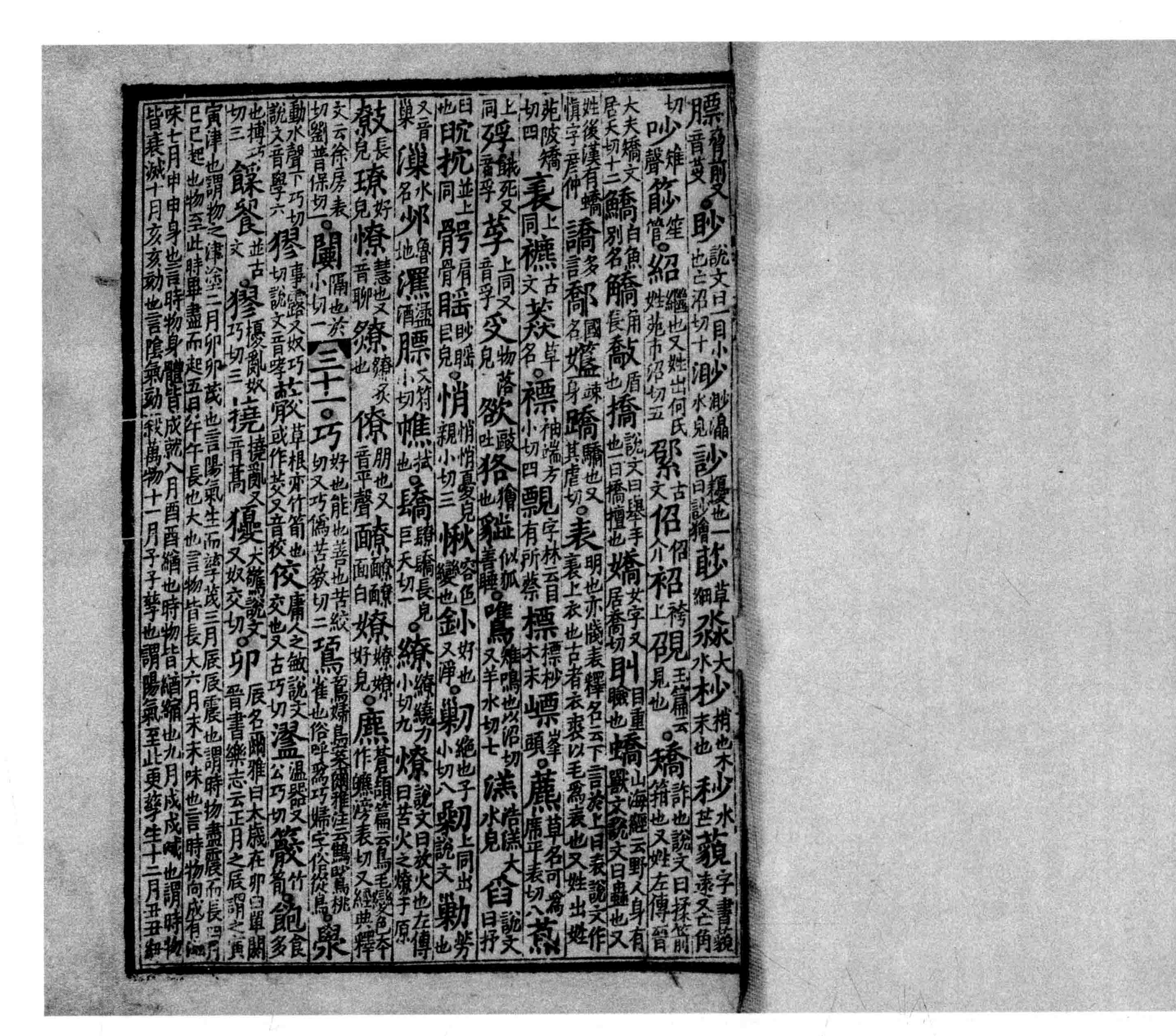
也似鬼切四 斜同上 邪鬼病亦不正也論語曰思無邪 䔑蒿 闍闉闍城上重門也視遮切又德胡切五 佘姓也見姓苑出南昌郡 鉈短矛又音夷 鍦 虵並上同 衺衺也說文曰衺也下也烏瓜切六 洼深也亦窪洼水名又於佳切 㼘㼘留地名在絳州 蛙蝦蟆屬也 窪深也說文曰清水也一曰窊也又水名 哇哇聲 髽婦人喪髻莊華切一 檛棰也左氏傳曰繞朝贈之以策杜預云馬檛也或作簻陟瓜切四 簻同上 腿亦 杷搔也或作杷又姓本把東樓公之後避難改焉西魏襄州刺史把秀蒲巴切三 杷枇杷木名說文曰收麥器也 琶琵琶樂器 楂水中浮木又姓出何氏姓苑鉏加切六 查槎二同 齇齇又音樝 䶥 壞也淮南子云虞屋之下不可坐也 苴詩傳云水中浮草也 侘侘傺失意敕加切四 哆張口也 痄痄皃也 奓緩口又厚唇也 奓張也陟加切又入 謯謯譇訞語不正也 觰角上廣也 秺開張屋也又縣名 𤸱瘡痕 咤蓮咤呰出釋典本音去聲 齹 䐢黏也 煆火氣猛也許加切又呼嫁切六 呀呀呀張口皃又呼呷也 谺谺字統云谽谺谷中大空皃 痄病 岈谽岈山深之狀 颬吐氣又風皃 齖大齧也苦加切三 㤉恐伏態之皃恐苦交切 𡢃亞𡢃作姿態 奢大口皃去邪切一 若蜀地名出巴中記人賖切又惹弱二音二 婼婼羌西域國名 些少也寫邪切一 爹羌人呼父也陟邪切一 𠊎歇欪猶歇姫也五瓜切二 䯊髑䯊骼骨 鏬乞加切二

十陽

陽陰陽說文曰高明也爾雅云山東曰朝陽山西曰夕陽又姓出右北平本自周景王封少子於陽樊後裔避周之亂適燕家於無終因邑命氏秦置右北平子孫仍屬焉又漢複姓二十二氏歐陽氏越王句踐之後封于烏程歐陽亭後因爲氏望出長沙呂氏春秋有辯士高陽魋帝顓頊高陽氏之後漢有東海王中尉青陽精少昊青陽氏之後又有御史孫陽伯樂之後魯公族有名子陽者及衞公子趙陽之後並以名爲氏漢有周陽由淮南王舅周陽侯趙兼之後又駙馬都尉涇陽犨秦涇陽君之後世本云偪陽妘姓國爲晉所滅子孫因氏焉左傳晉有梗陽巫皋衞有戲陽速漢有博士中山鮭陽鴻又有葉陽氏秦葉陽君之後列仙傳有沛國陵陽子明上陵陽山得仙其後因山爲氏漢有楊州刺史鮮陽戩後漢有櫟陽侯景丹曾孫汾避亂隴西因封爲氏又長沙太守濮陽逸陳留人也神仙傳有太陽子白日升天春秋釋例周有老陽子修黄老術漢有安陽護軍河東成陽恢何氏姓苑有朱陽氏索陽氏與章切三十一 暘日出暘谷 楊赤莖柳爾雅曰楊蒲柳又姓出弘農天水二望本自周宣王子尚父幽王邑諸楊號曰楊侯後并於晉因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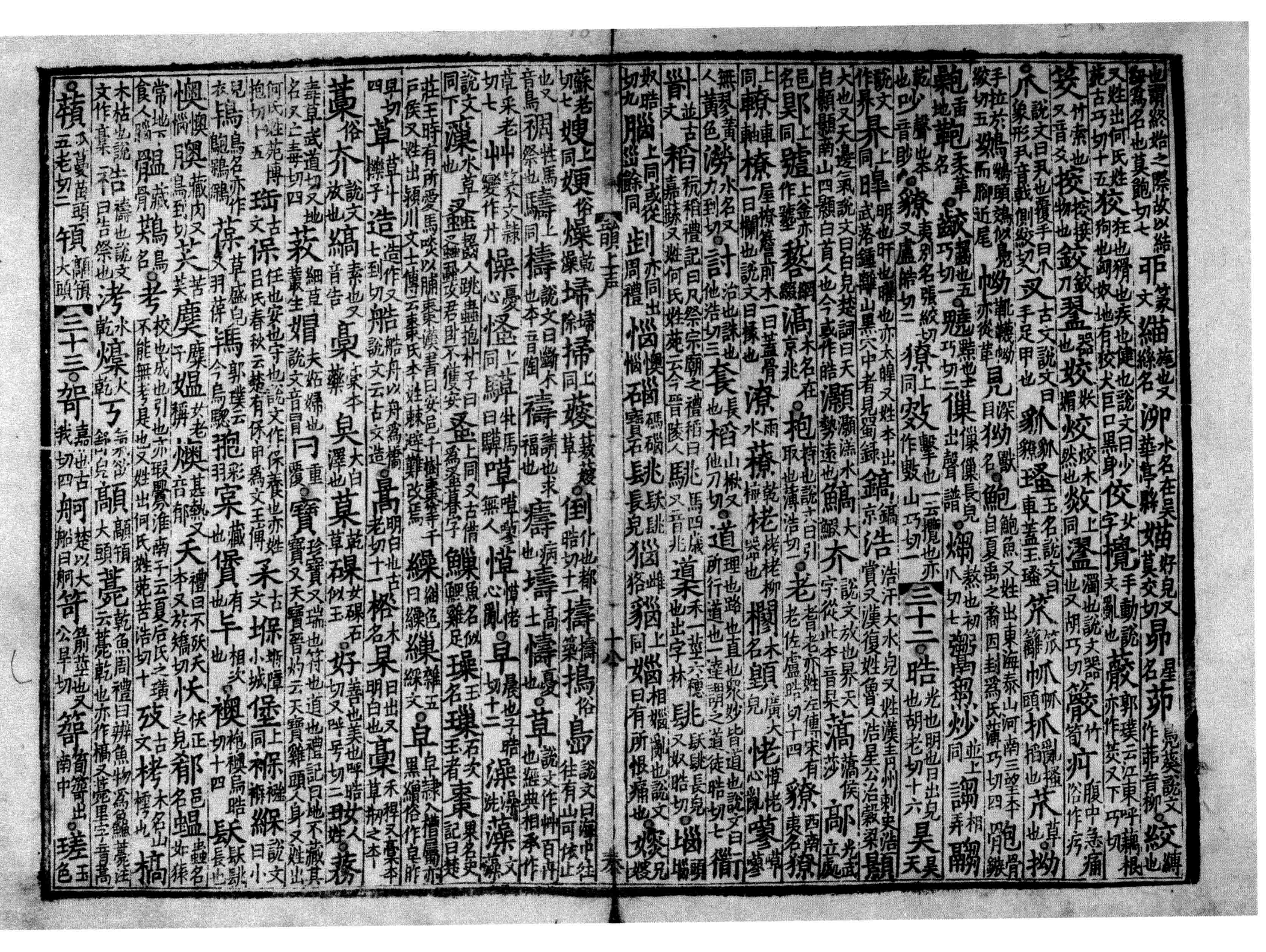
俄 TK7 廣韻 (3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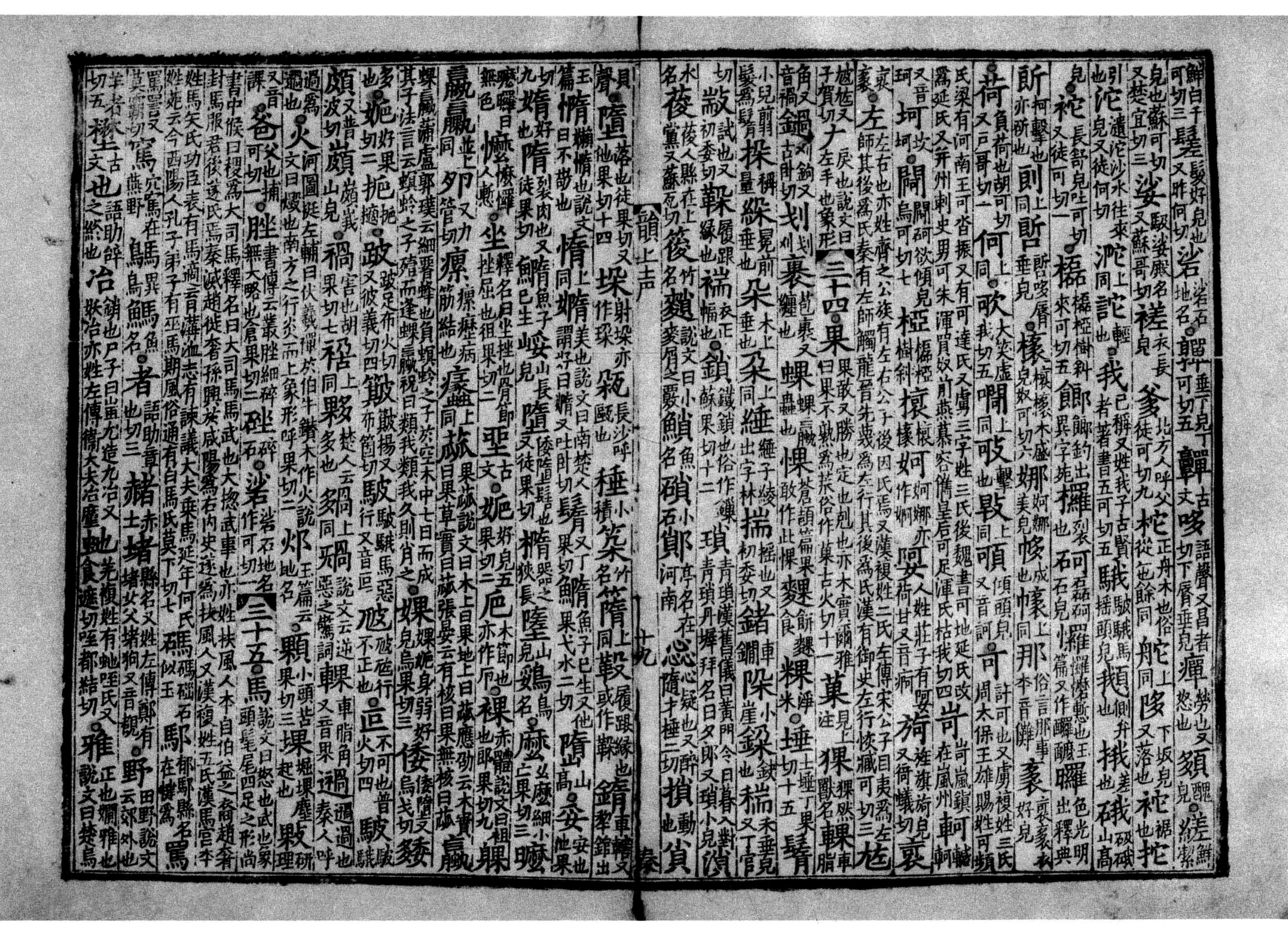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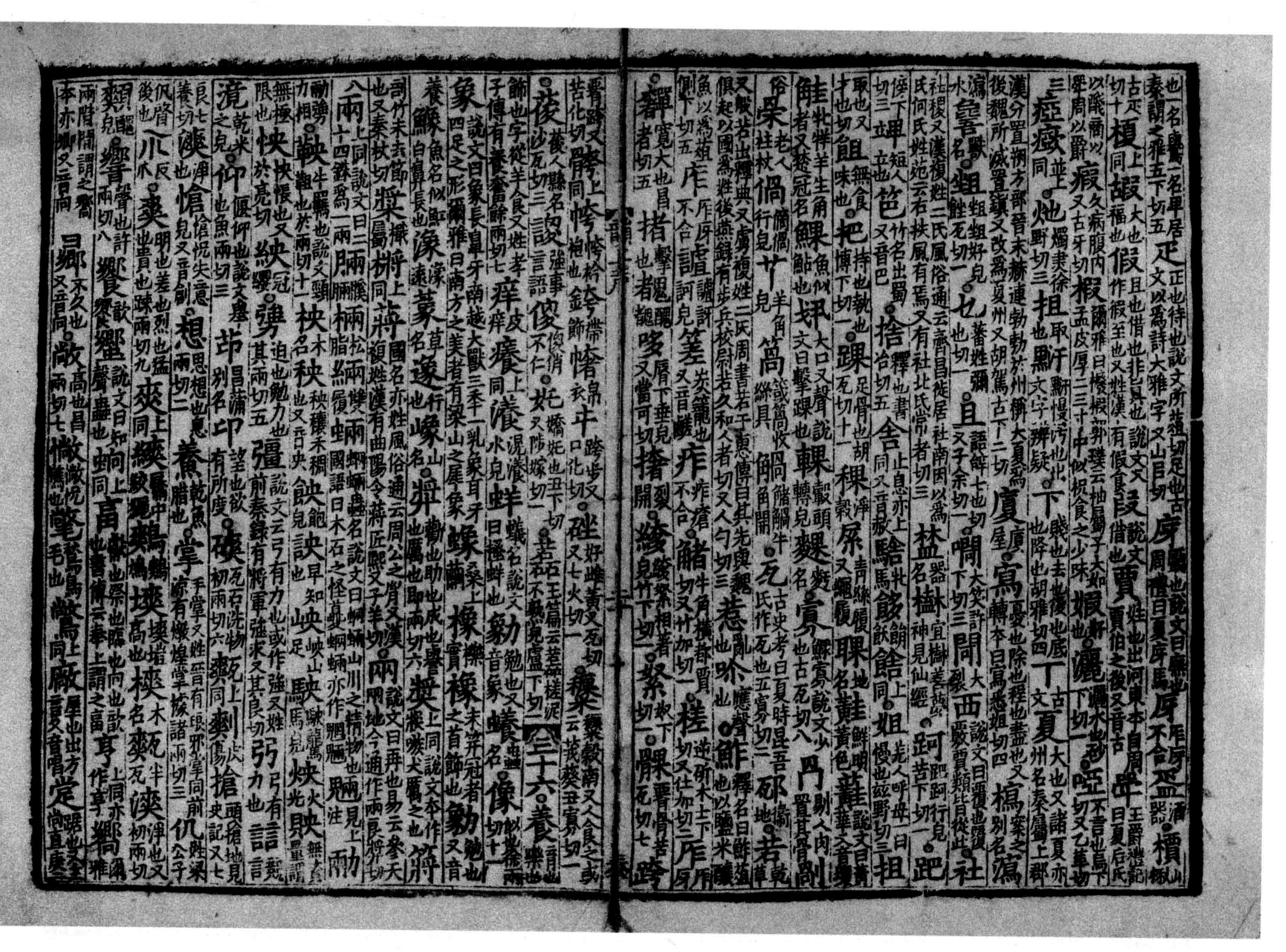
膘脅前又音莩○眇說文曰一目小也亡沼切十渺渺瀰水皃訬擾也一曰訬獪[illegible]草細淼大水杪梢也木末也秒禾芒藐字書作藐遠又亡角
切吵雉聲篎小管○紹繼也又姓出何氏姓苑市沼切五[illegible]古文佋佋穆袑袴上覞玉篇云見也○矯詐也說文曰揉箭箝也又姓左傳晉有
大夫矯父居夭切十二鱎白魚別名[illegible]角長敿盾也撟說文曰舉手也一曰撟擅也嬌女字又居喬切[illegible]目重瞼也蟜山海經云野人身有獸文說文曰蟲也又
姓後漢有蟜慎字彥仲譑多言[illegible]國名[illegible]疎身蹻驕也又其虐切○表明也亦識表釋名云下言於上曰表說文作䘮上衣也古者衣裘以毛為表也又姓出姓
苑陂矯切四䘮上同[illegible]古文[illegible]草名○褾袖端方小切四[illegible]字林云目有所察標標杪木末[illegible]峯頭○藨草名可為席平表切八[illegible]
上同殍餓死又音孚莩上同又音孚[illegible]物落皃[illegible]吐[illegible]獪也[illegible]似狐善睡○鷕雉鳴也以沼切七又羊水切[illegible]水皃溔浩溔大水舀說文曰抒臼
曰[illegible]抗並上同[illegible]肩骨[illegible]眇[illegible]目皃○悄親小切三悄悄憂皃愀容色變也釥小好也又淨○剿絕也子小切八劋上同出說文勦勞也
又音巢漅水名[illegible]魯地[illegible]盪酒膘又符小切燋拭也○蹻蹻驕長皃巨夭切一○繚繚繞力小切九燎說文曰放火也左傳曰若火之燎于原
[illegible]長皃璙好皃憭慧也又音聊[illegible]炙也僚朋也又音平聲[illegible]面白嫽好皃○麃蒼頡篇云鳥毛變色本作穮滂表切又經典釋
文云徐房表切劉昔保切一○[illegible]隔也於小切一

三十一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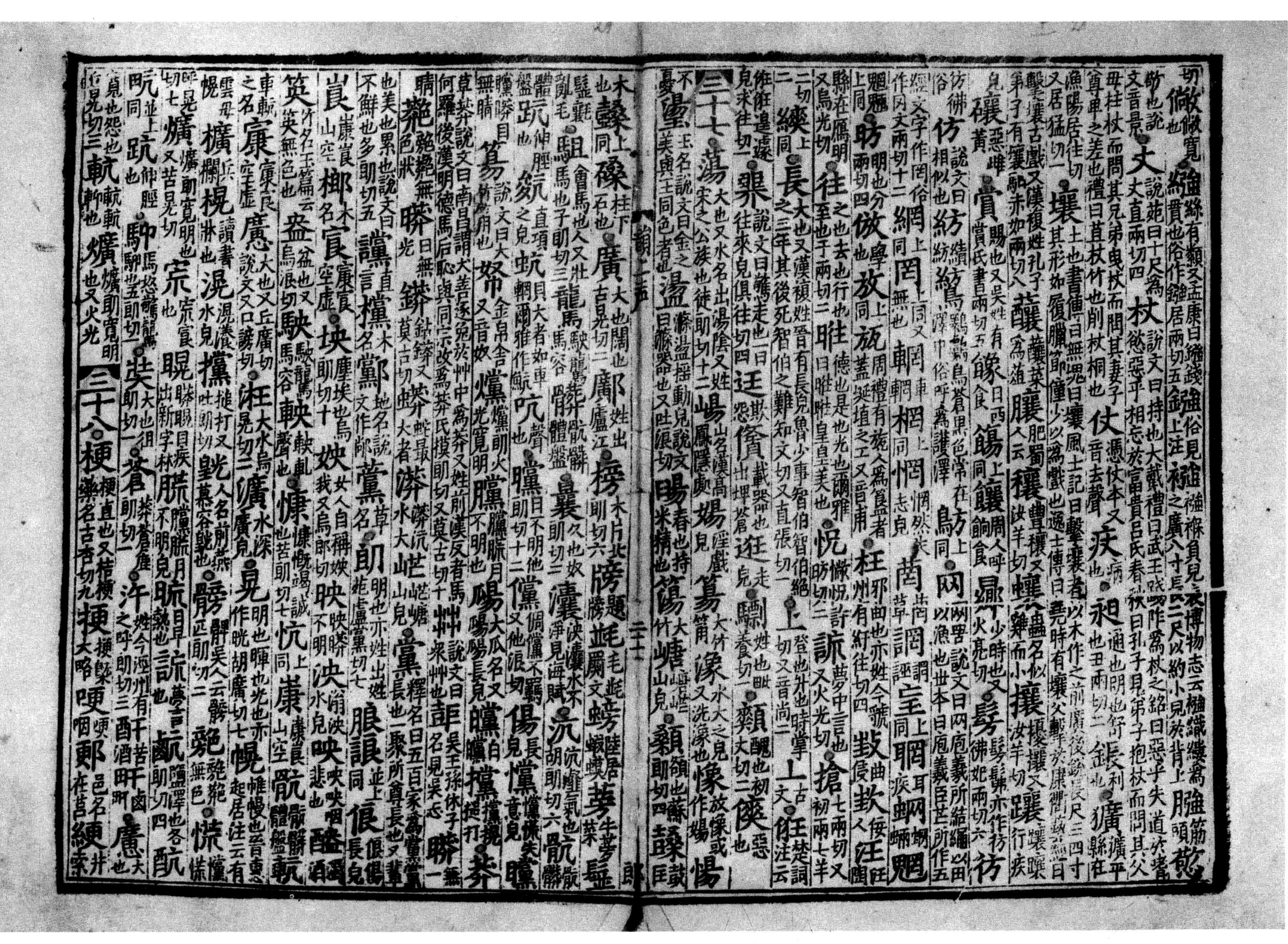
巧好也能也善也苦絞切又巧僞苦教切二[illegible]巧婦鳥案爾雅注云鷦鷯桃雀也俗呼為巧婦字俗從鳥[illegible]
動水聲下巧切○[illegible]事露又奴巧切說文音學六切[illegible]草根亦竹筍也或作[illegible]又音校佼庸人之敏說文交也又古巧切[illegible]溫器又公巧切[illegible]竹多○飽食
也摶也古巧切三[illegible]並古文[illegible]巧切三撓撓亂又音蒿獿犬驚說文又奴交切○卯辰名爾雅曰太歲在卯曰單閼晉書樂志云正月之辰謂之寅
寅津也謂物之津塗二月卯卯茂也言陽氣生而孳茂三月辰辰震也謂時物盡震而長四月
巳巳起也物至此時畢盡而起五月午午長也大也言物皆長大六月未未味也言時物向成有滋
味七月申申身也言時物身體皆成就八月酉酉緧也九月戌戌滅也謂時物
皆衰滅十月亥亥劾也言陰氣劾殺萬物十一月子子孳也謂陽氣至此更孳生十二月丑丑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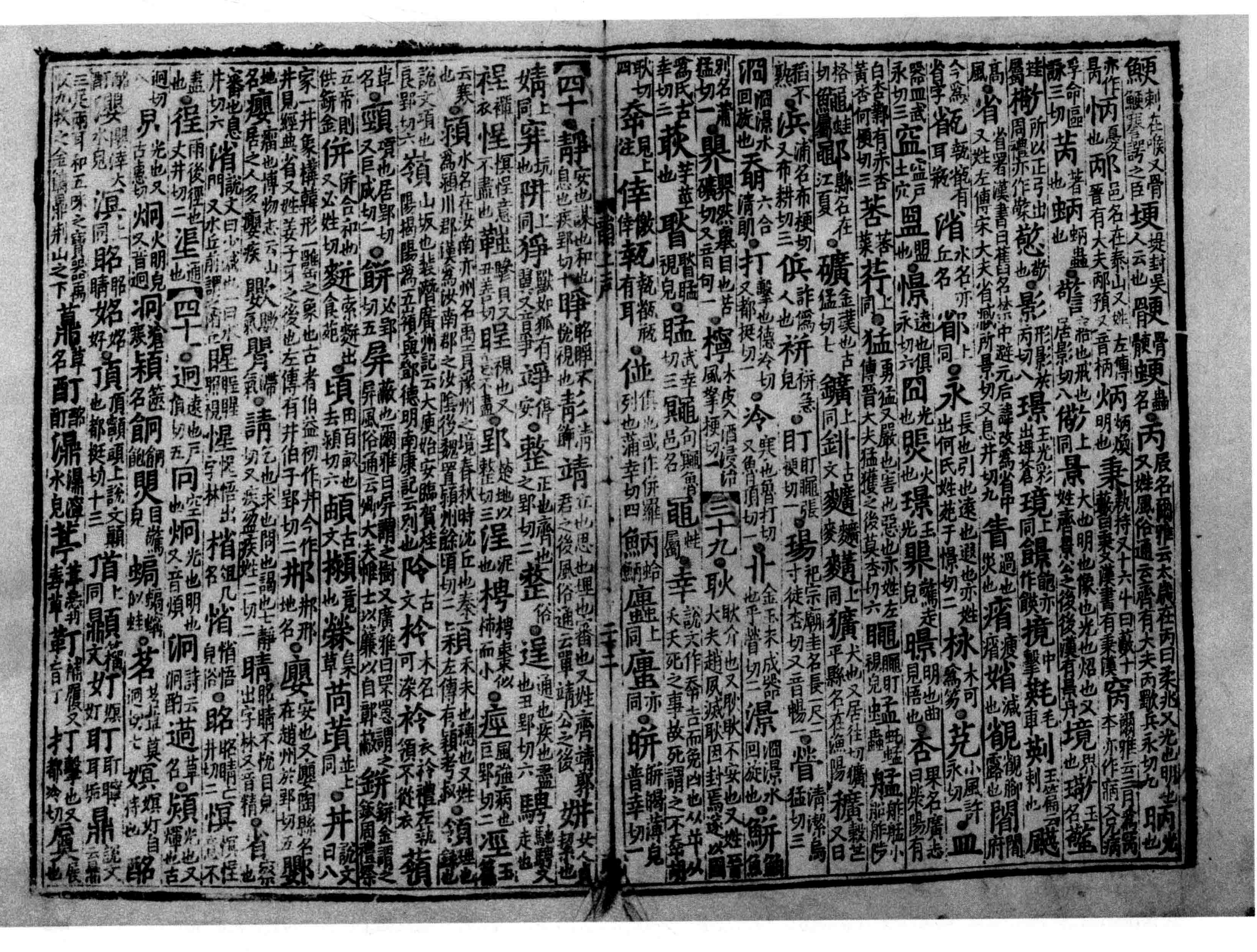




俄 TK7 廣韻 (37-11)



俄 TK7 廣韻 (37–12)



俄 TK7 廣韻 （37—13）

挺挺出說文拔也徒鼎切十二 艇小艇舩 鋌金鋌 梃木片 娗長好皃 町田畝又田青町 霆疾雷又音庭 莛草莖又音廷 侹徑寒 蜓蝘蜓蟲名
又徒典切 訂平議 誔詑言 珽玉名說文曰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他鼎切十一 圢平也 脡脯朐 侹長也直也代也 頲直也 徑徑也 壬善也 町
田 芉蘭也又禿鼎切 酊酩酊 罒罜罒小網 閛門上閛 洴洴澼徂醒切一 濙小水皃迥切一 謦謦欬也去挺切一 頸頂頸乃挺
切五 聹耵聹 蠅似蛙 濘泥也又乃定切 薴薴苧 婞很也胡頂切七 涬溟涬大水皃 鮏魚名 鋞似鍾而長 脛䏲脛又胡定切 悻恨也 緈
絓緈 醒醉歇也蘇挺切二 箵䇶箵 鞞刀室補鼎切一 褧褧衣說文檾也口迥切六 檾枲屬 苘同上 烓行竈又烏圭切 熲禪也 絅
衣 剄斷首古挺切二 烴焦臭 頩斂容匹迥切一 巊巊溟山水烟涬切三 [?]㴌涬大水皃 笭笭箵籠也力鼎切三 罣小網 冷
寒也又姓前趙錄有徐州刺史冷道字安義又盧打切 竝比也蒲迥切四 並上同 鮩白魚名也 併並也又必姓切 詗明悟了知也又火迥切一 眳直視皃也五剄切二
訞小皃 四十二 拯救也助也無韻切音蒸上聲五 抍撜並上同見說文 [?]出字林 [?]玉名 庱亭名在吳晉陵丑拯切又恥陵切
一 殑殑殑欲死也其拯切一 [?]殑[?]色[?]切一 四十三 等齊也類也比也輩也多肯切一 倗不肯也普等切二 [?]穆天子傳云西征至[?]郭璞云國名也前
漢書有[?]成侯 肯可也說文作肎骨間肉肎肎著也一曰骨無肉苦等切二 肎上同 能夷人語奴等切又奴登切一 四十四 有有無又果也取也質也又也又
姓孔子弟子有若又漢複姓有男氏禹後分封以國為姓出史記云久切九 右左右也又漢複姓五氏左傳宋樂大心為右師其後因官為氏漢有中郎右師譚晉賈華為右行因官為
氏漢有御史中丞右行綽何氏姓苑有右閭右扈右南等氏 鵏鳥名似雉 友朋友同志為友 𠂇上同出說文 卣器也又余救切 [?]上同 栯木名服之不妬又於六切
著草名 柳木名說文作桺小楊也从木丣聲丣古文酉餘做此又姓出河東本自魯孝公子展之孫以王父字為展氏至展禽食采於柳因為氏魯為楚滅柳氏入楚楚為秦滅乃
遷晉之解縣秦置河東郡故為河東解縣人力久切十四 罶魚梁 罶同上 懰好也 珋石之有光璧珋也說文本音留 颲颲飀風皃 嬼妖美又瘮婦也 劉
竹鼮似鼠而大又音留 熮火爛 瀏清水 綹紕絲為綹 䡂載柩車也 茆鳧葵水草詩云言采其茆又莫飽切 狃相狎也女久切十一 紐
結也 鈕印鼻又姓何氏姓苑云今吳興人東晉有鈕滔也 杻木名 莥玉篇云鹿豆也 [?]爾雅云貍狐貒貈醜其跡也 扭手轉皃 [?]習也 朒食肉 [?]地名 [?]
菌實亦作莥
丑辰名爾雅曰太歲在丑曰赤奮若敕久切三 杻杻械 杽古文 肘臂肘陟柳切四 疛說文曰小腹痛 㽙上同 扭按也又音紐
朽腐也許久切四 死同上 [?]病也 殠臭也 久長久也舉有切七 九數也又漢複姓二氏何氏姓苑云昔[?]人姓九百名里為縣小吏而功曹從萬縣
中語曰九百小吏萬功曹列子秦穆公時九方皐一名歅善相馬也 玖玉名 灸灸灼也又居又切 韭說文曰菜名也一種而久者故謂之韭象形在一之上一地也俗作韮 [?]
女字也亦作[?] [?]姓出纂文 首頭也始也書九切六 [?]上同 百人頭象形 手手足 守主守亦姓出姓苑 [?]人初産子 醜類也衆也釋名曰醜
臭也如物臭穢也又虜複姓西秦錄有下將軍醜門于弟昌九切三 䰩瑞草也 魗弃也惡也又市籌切 湫湫水潭也在九切又子由子小切二 愀愀變色也又[?]小切
婦說文曰婦服也从女持帚洒埽也房久切十五 𧒅𧒅螽 負擔也荷也又受貸不償曰負背恩忘德曰負也 萯王萯草 蝜蝜蝂 阜陵阜釋名曰
厚也言高厚也廣雅曰無石曰阜 自上同 鴔鴔鴇鳥名也 偩禮云禮樂偩天地之情 萯香草 埠盛也亦作陽 陽上同 焊燠焊 蓓香草又步乃切
蟠鼠婦 缶瓦器盆也史記云秦王趙王會于澠池藺相如使秦王擊缶是也詩跡缶者瓦器盆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方久切八 缹蒸缹 否說文不也又房彼切
不弗也說文作不鳥飛上翔不下來也从一一天也象形又甫鳩甫救二切 䳕鴀鳩 痞病也 殕物敗 娝好皃 糗乾飯屑也孟子曰舜糗飯茹菜又姓
風俗通漢有糗宗為扁廐長去久切一 蹂踐也人九切十 楺屈木 煣上同 輮車輞 沑說文曰水吏也又温也 [?]獸跡又女九切 [?]不切也 [?]
[?]禾直 [?]粸 糅糅粈 舅夫之父也亦母之兄弟又姓左傳秦大夫舅犯其九切十一 咎說文咎毀也 臼杵臼出本[?]臼雍父作臼又姓左傳宋華貙家臣臼任 齒[?]馬八歲 [?]赤
俗作[?] 麈麈牡鹿 鵂鳥名似鴝有冠 咎從人各各者相違也惡也過也災也 [?]米 [?]痛也 怨怨恚 [?]毀也 紂殷王號也方言云自關而東

謂獵曰紂俗作𣂁除柳切六 箒 竹易根而死也 鮦 同銅陽縣在汝南又直冢切 蔣 菰也 聚 姓也襄州有之又音籌 膭 小腹痛又腿後 酉 飽也老也就也

首也又辰名爾雅曰太歲在酉曰作噩又姓魏有酉牧與久切二十一 丣 古文 誘 導也引也教也進也 羑 說文曰相訹呼也 䛻 上同並見說文 牖 道也向也說文曰牖

穿壁以木為交窻也禮曰蓽門閨竇蓬戶甕牖 卣 中形鐏又音由 槱 積木燎以祭天也 楢 上同 莠 草也 羑 羑里文王所囚處又有羑水並在湯陰又姓也 庮 屋久

木也周禮曰牛夜鳴則庮鄭司農曰庮朽木臭也 蜏 朝生暮死蟲名 㝌 字書云貧病也 歔 說文云言意也 琇 玉名又音秀 梄 木 柞梄 輶 輕車 遺也

又音由 醻 醻酒 䊤 水名 受 容納也承也盛也得也繼也殖酉切五 壽 壽考又州名楚考烈王自陳徙都壽春號曰郢秦為九江郡魏為淮南郡梁為南豫州周

為揚州隋平陳為壽州亦姓壽 木名 鄹 出日南又姓王莽兗州牧壽良又漢複姓前漢燕王遭壽西長之長安蘇林云壽西姓也又承呪切 鄯 水名在蜀亦地名也 璹 玉名又音孰

綬 組綬禮云天子玄公侯朱大夫純世子綦士縕應劭漢官曰綬長一丈二尺法十二月廣三尺法天地人也 滫 滫瀡說文曰久泔也息有切四 糔 糔溲 醙 白酒 𦈏 絣前兩足

又相主切 颼 颼飂風聲 柳切三 鮂 魚名 慺 慺受許遲皃 酒 酒醴戰國策曰帝女儀狄作而進於禹亦云杜康作元命包曰酒乳也又酒泉縣在肅州匈奴傳云水甘

如酒因以名之亦姓也子酉切一 㨨 㨨麵亦作㨨 蹂踐有切一 帚 少康作箕帚之九切五 箒 俗 鯞 鮿鯞魚名 睭 明 睭明 [illegible] 猛獸 㥑 小怒 苦否切三

𥹥 𥹥也又平丘切 粟 粟霧 掫 持物相著側九切三 𢱧 𢱧扇別名 蝌 蟲名 穕 聚名士九切一 鞻 鞻束 初九切二 䓓 上同 [illegible] 爾雅

秠 一稃二米此亦黑黍漢和帝時任城生黑黍或三四實實二米得黍三斛八斗是芳婦切又匹几孚悲二切一

四十五厚 厚薄又重也廣也說文作垕曰山陵之厚也又姓出姓苑胡

口切七 垕 古文 後 先後說文遲也又胡豆切 逡 古文 后 君也又姓漢有少府后倉又音候 郈 鄉名在東平又姓左傳魯大夫郈昭伯 㖃 欲吐又呼后切 母

父母老子注云母道也蒼頡篇云其中有兩點象人乳形豎通者即音無莫厚切十四 牡 牝牡 某 詔前人之言也 拇 大拇指也 胟 上同 畝 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秦

孝公之制二百四十步為畝也 畮 古文 畒 並古文 莽 草 莽莽 𤝞 獼𤝞獸名 痗 病 踇 踇偶 山名 踇 行 鴟 鸚鴟能言之鳥又音武 部 署也又姓出姓苑蒲

廣韻上声

口切十 棓 培塿小阜又或作培 犃 犃牯偏高又牛頭短 䏽 系肉醬 甋 瓿甋小甖 𦉢 小缶 麰 麰𪍿餅 篰 牘也 蔀 蔀菜覆蔇又易云豐其蔀王

弼曰蔀覆暧鄣光明之物亦音剖 婄 婦人皃又音剖 斗 說文作斗十升也有柄象形石經作斗當口切八 㪷 俗 枓 柱上方木 蚪 蝌蚪蟲也 阧 阧峭 陡 上同

抖 抖擻舉皃 𧝹 衣禂又音蜀 𪍰 𪍰麰天口切九 鮏 上同 姓 人名左傳有華姓說文妬也字也 黈 黃纊也 䳼 水鳥黑色又大口切 蘣 黃木苗出 好皃又

𨴙 鬥斣兵奪人物出字書 鈄 姓出姓苑 䱏 魚名 苟 苟且又姓出河內河南西河三望國語云本自黃帝之子漢有苟參古厚切十三 玽 石似玉 狗 犬 垢

塵垢 笱 笱扁縣名在交阯又魚笱取魚竹器 罶 上同 耇 耇老壽也 詬 詬恥也又呼候切 枸 枸杞 岣 岣嶁山巔 茩 薢茩 皎 皎和打也 豿 熊虎之子

藕 爾雅曰荷芙蕖其根藕五口切六 蕅 上同 偶 合也匹也二也對也諧也 耦 耦耕也亦姓風俗通云宋卿華耦之後漢有侍中耦嘉 髃 肩前髃也 䫔 䫔盎 𢵧

衣上擊也方垢切二 掊 擊也 𣪚 乳也乃后切六 𣴩 說文水也 𥝐 𥝐肥皃 㜽 㜽乳新字林 𡥈 乳食物出 𦙍 小乳皃 叜 老叜蘇后切十五 叟

上同 傁 上同亦從臾蘇傲此 嗾 使犬 𠹭 上同 瞍 瞽瞍 瞍父 謏 謏詠誘辭 擻 抖擻舉也 藪 藪澤爾雅有十藪魯有大野晉有大陸秦有楊陓宋有孟諸

楚有雲夢吳越具區齊有海隅燕有昭余祁鄭有圃田周有焦護又十六斗曰藪 籔 漉米器也 䏂 字林云名也 廋 隱也 棷 廣雅云薪也 駷 馬搖銜走又思隴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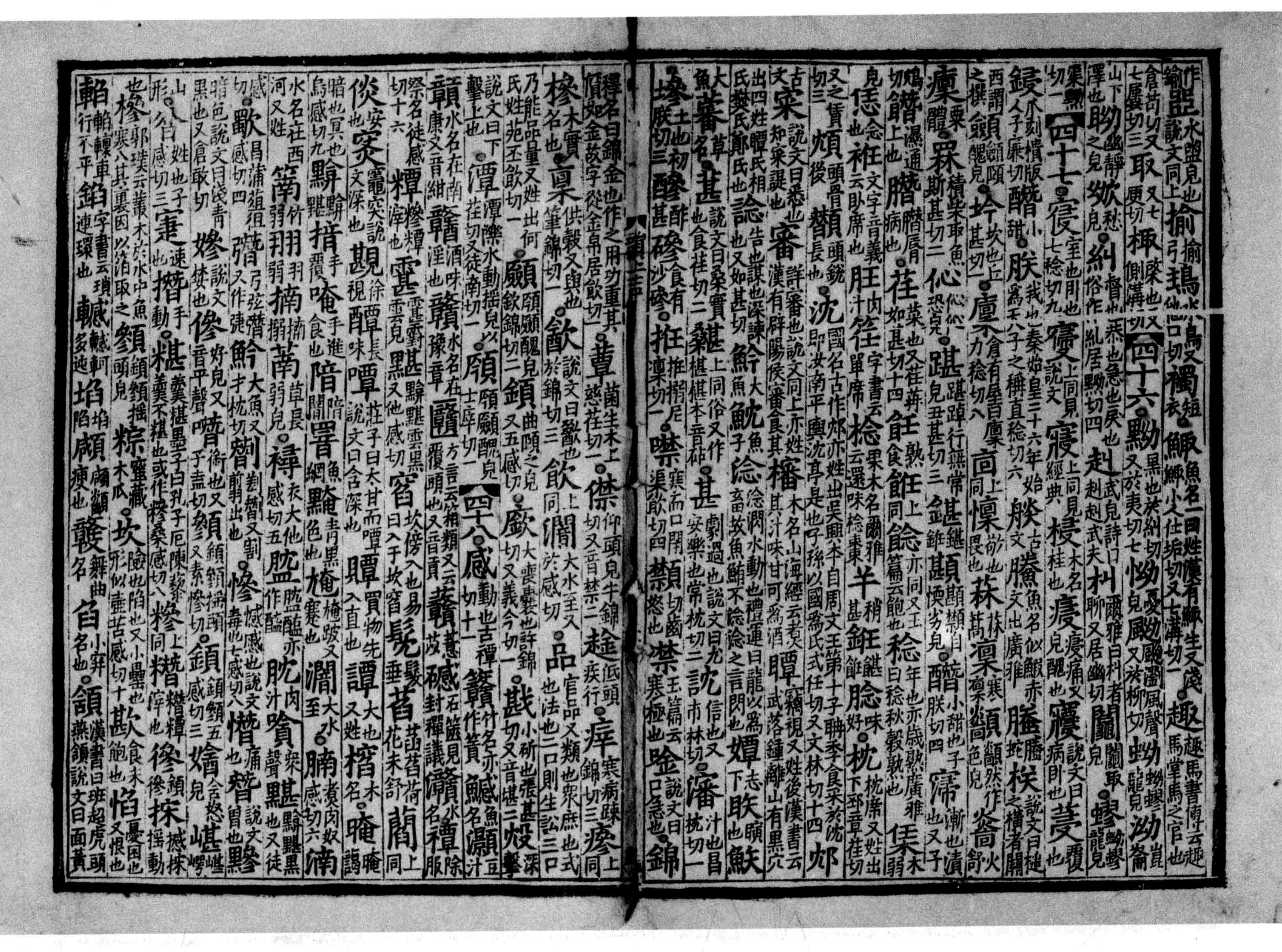
橾 車轂中空 吼 牛鳴呼后切七 吽 上同 呴 亦同 犼 蚼 蚼蟓名也又渠俱切 㖃 厚怒聲 剖 判也破也普后切五 婄 婦人

皃 蔀 小席又音部 䳝 鴝雀名 髩 髮皃 歐 吐也或作嘔烏后切又烏侯切七 嘔 上同 毆 毆擊也俗作敺 㧢 特牛又口二音 岴 山名在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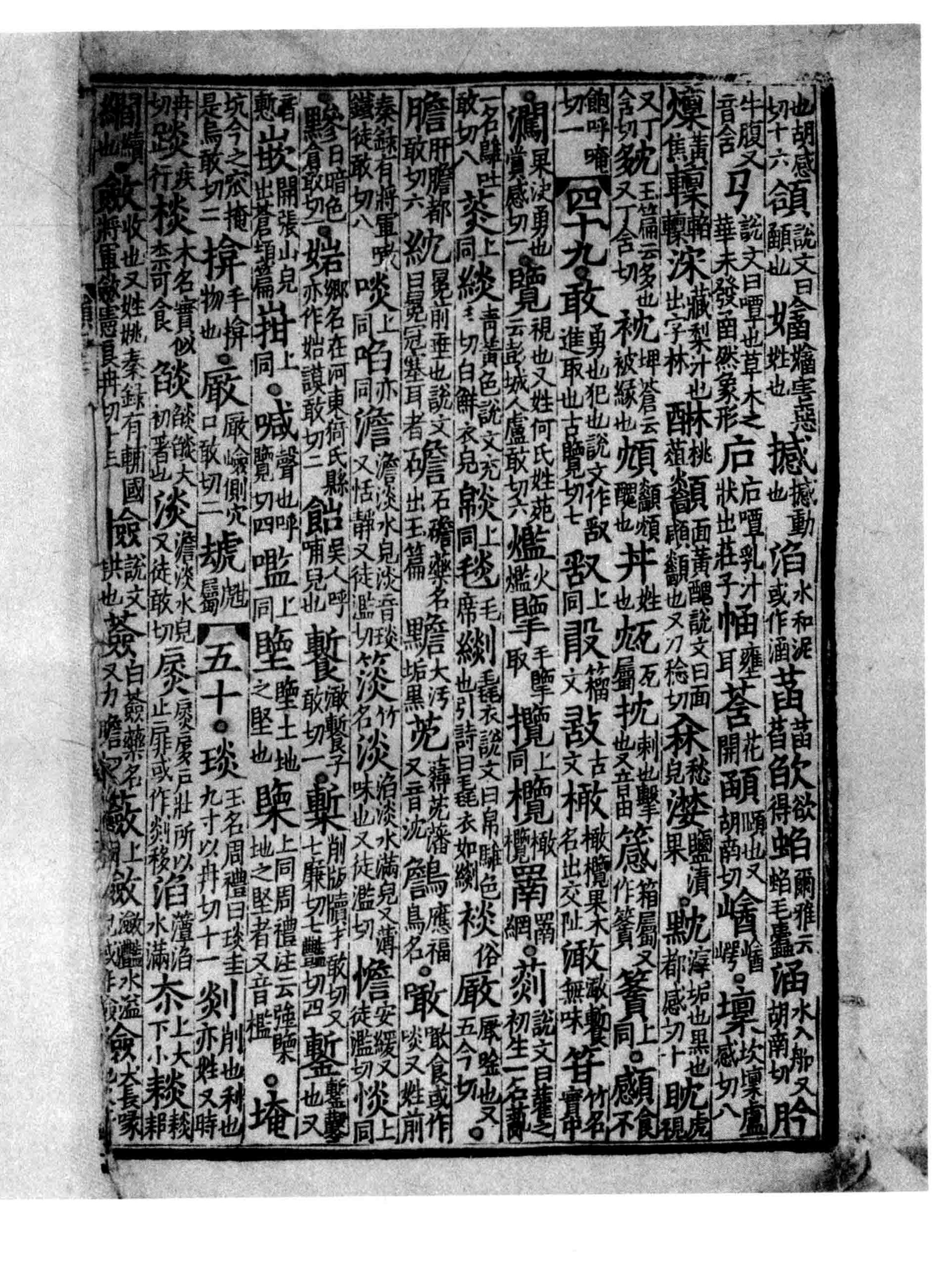
陽 堰 堰塿 漚 於侯切 婁 郎斗切十 嘍 連嘍煩皃 篓 篓籠也 甊 瓿甊 嶁

巔 斢 斢斣兵奪人物出新字林 謱 謱又力侯切 漊 漊溝通水也 耬 耕壟 走 趨也子苟切又音奏 口 說文曰人所以言食也亦姓今同州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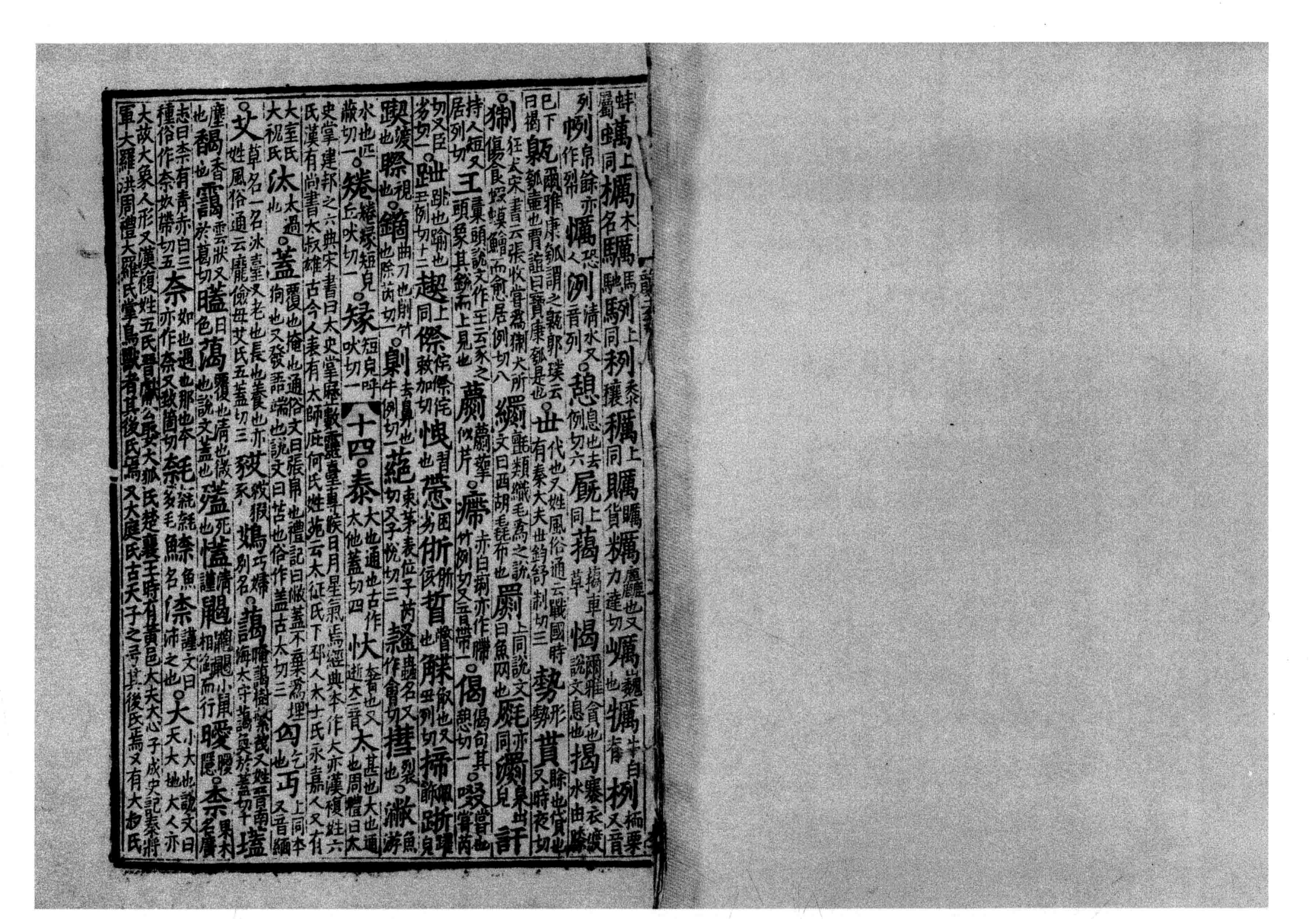
苦后切九 扣 扣擊也亦作叩 叩 鄉名 鈕 金飾 叩 叩頭 訂 先相可叩 竘 健也又驅甫切 𦉥 徒口切六 鋀 酒器也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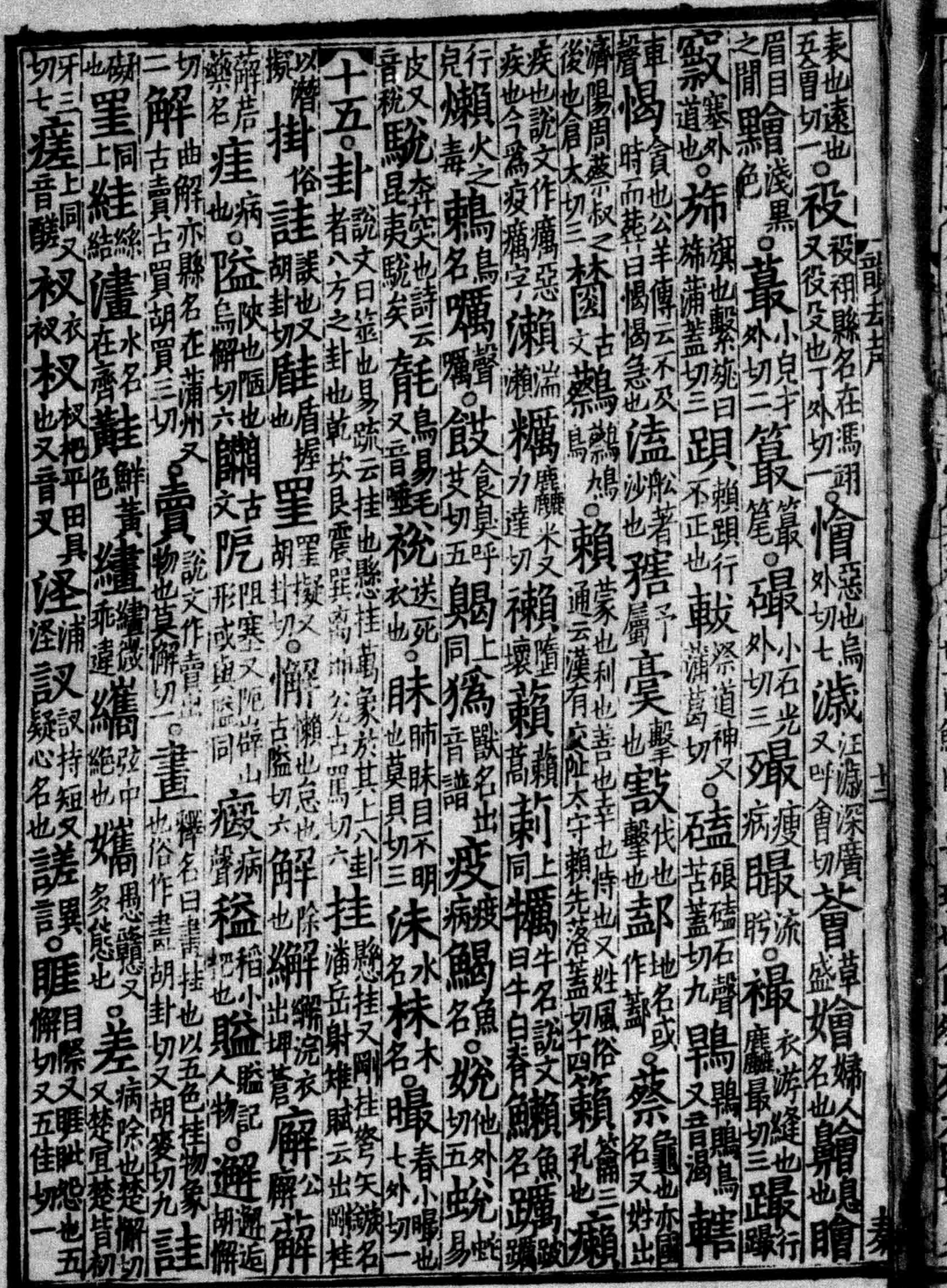
俄 TK7 廣韻 （37－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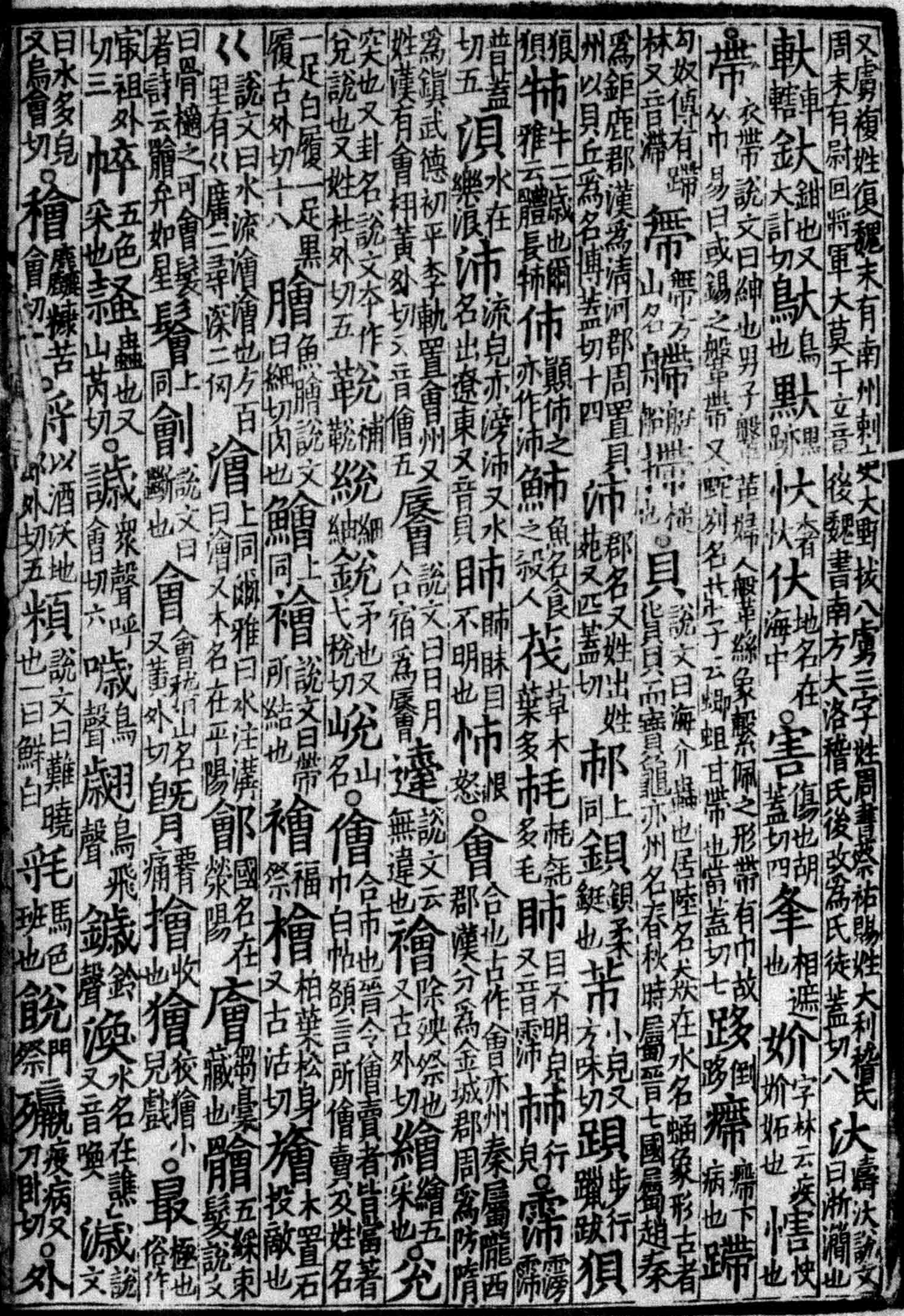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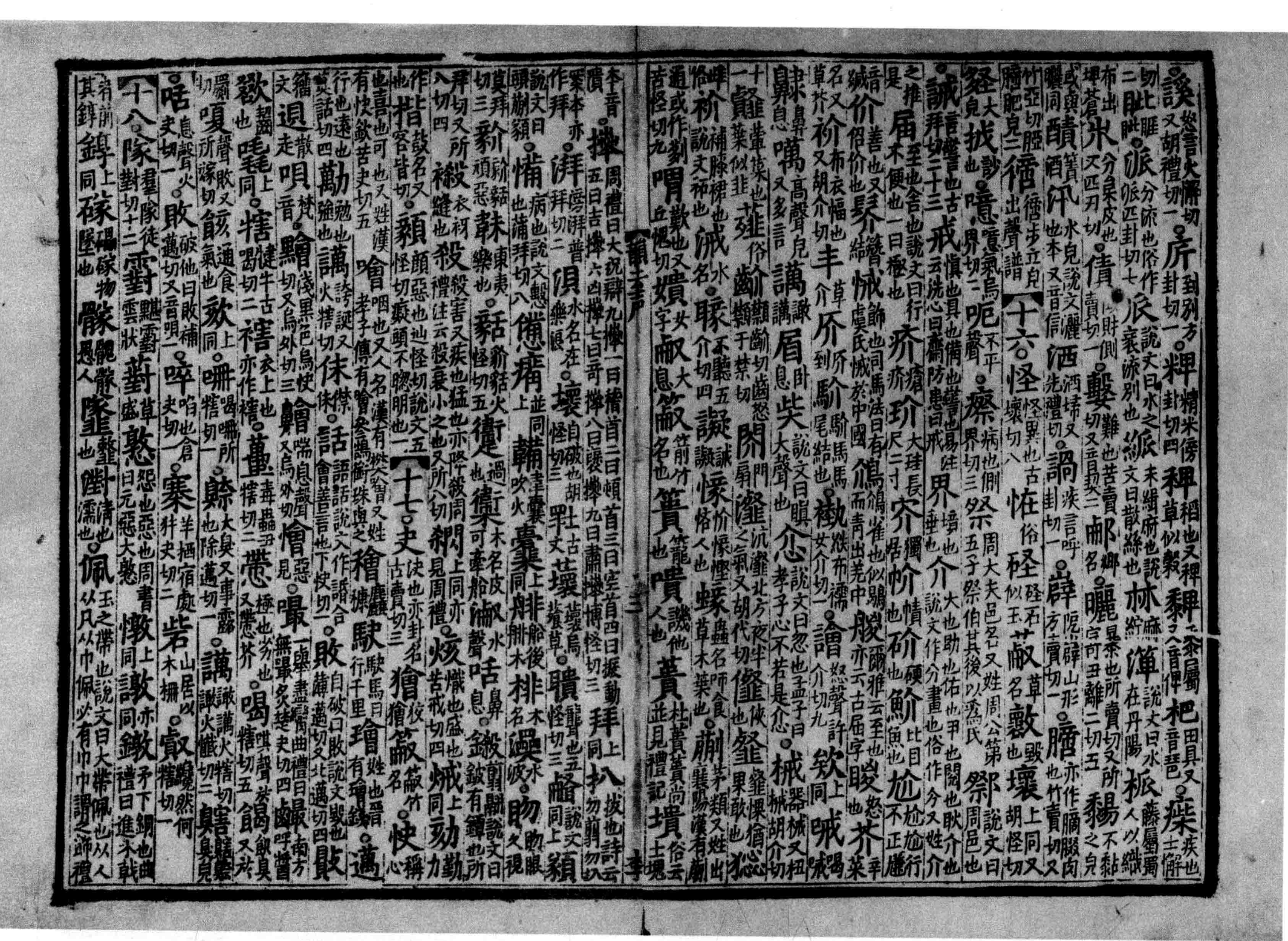
俄 TK7　廣韻　(37－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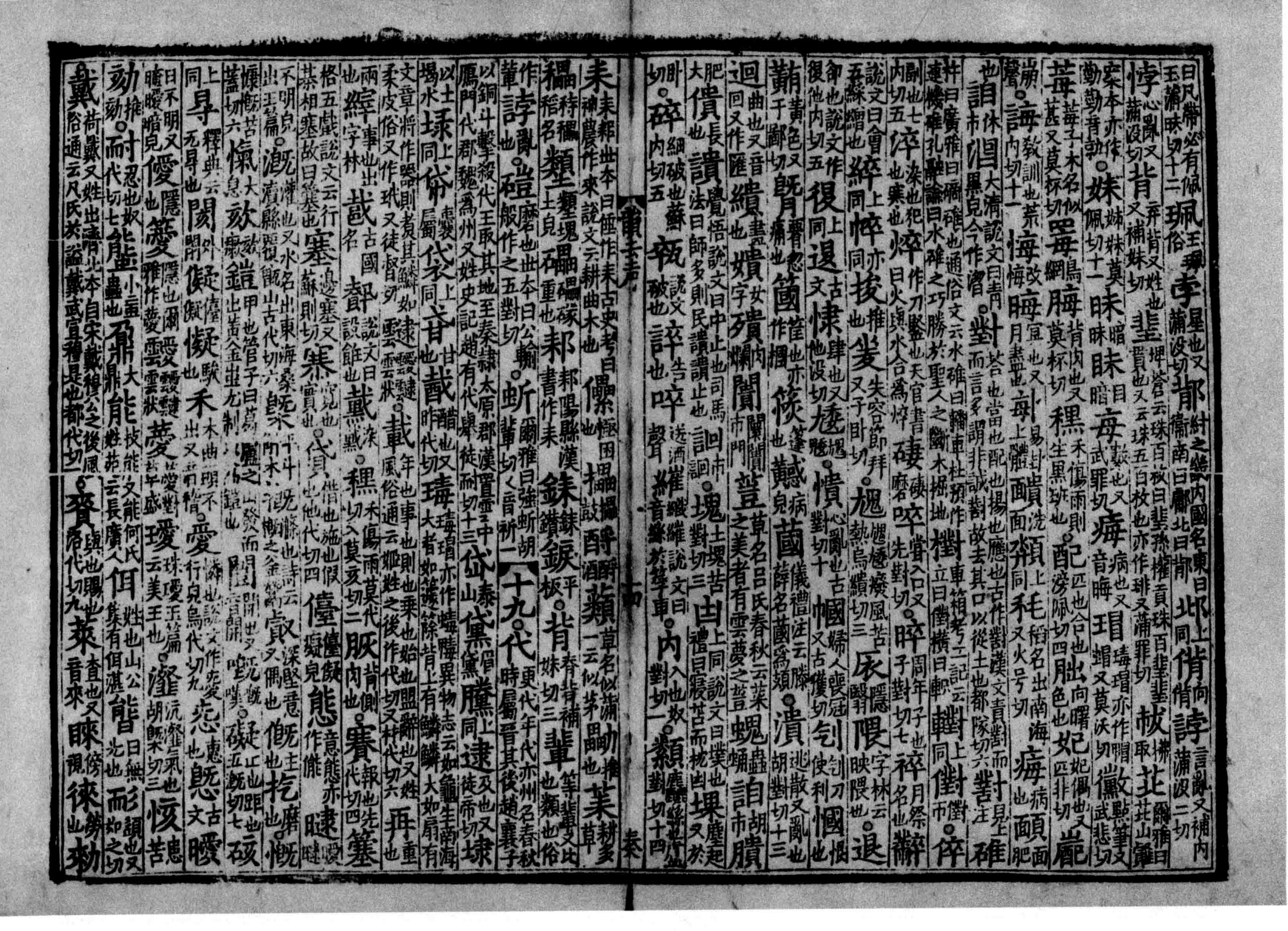


俄 TK7 廣韻 (37−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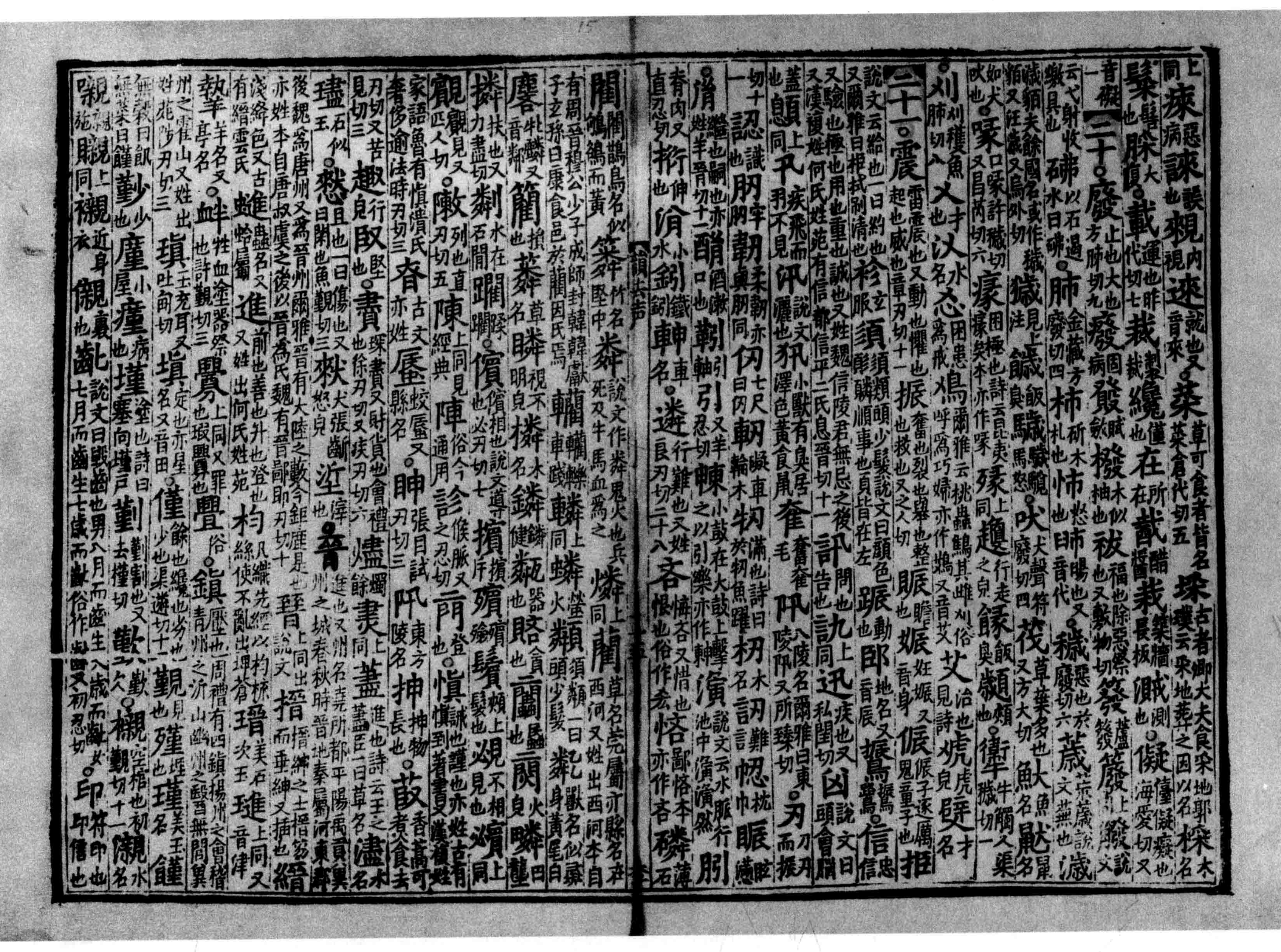








俄 TK7 廣韻 (37-21)



俄 TK7 廣韻 (37—22)



俄 TK7 廣韻 (37－23)

瑾獸又梁並賜姓万紐于氏無販切十八 萬 萬舞字林云萬蟲名也亦州名自漢及梁猶為朐䏰縣地後魏分置萬川郡又魚泉縣武德初割信州南浦置浦州貞觀改為萬州又姓孟軻門人萬章 輓 輓車也亦作挽 蔓 瓜蔓又姓左傳楚有蔓成然 曼 長也 蟃 蟃蜒蟲 鰻 魚名 鄤 鄤鄉在蜀 娩 姓也古文云字 獌 獌蜒獸長百尋說文曰狼屬也爾雅曰獌似貍 獌 或作此 縵 繒無文也 贃 藏車以避矢也

嬔 皮脫又無遠切 脕 肌澤 鬗 長髮 嬔 嬔息也一曰鳥伏乍出說文曰生子齊均也或作嬎 芳万切十 飯 周書云黃帝始炊穀為飯 符万切六 疲 疲 畚 酒 奔 同上 䊩 小春 販 一宿酒 餅 又作餅 䚘 門 閒 櫨也 粉 鬻 䉐 奿 急性 嬎 說文云兔子也 嬎 疾 鶦 說文云鳥 䆰 蟲也

名 螞 說文云 其義闕 建 居願切四 坙 量也又 鄭 地名在楚 嫚 水在瑯琊 建 立也樹也至也又木名在弱水直上百仞無枝又姓楚王子建之後漢元后傳有建公又州名居方切二 捷 捷 堰 堰水也於建切十 鄽 地名在楚 郾 同上 鶠 引鳳為鶠又於面切 腿 又於幰切 鄢 同上 褗 衣領也 歇 用力 嫣 大呼

水名在襄陽 嫣 長兒 宣城入漢江也 憲 說文曰 獻 進也禮云犬曰羹獻又姓風俗通有秦大夫獻則許建切四 憲 法也又姓 䁠 大兒也虛願切四 楦 俗 韗 攻皮治鼓工也亦作韗又音運 䩞 俗 健 健又渠建切一 腱 筋本 擾 靴擾 罛 說文曰

䰋 鬻 鄏 邑名 圈 求万切一 鬻 滿也居願切二

二十六慁 小舂也亦作 遠 離又于万切一 䊩 鞔 䰍 屬 悶 亂也說文曰憂也一曰穢也又禮云儒有不悶君王悶猶辱也亦作惱胡困切四 溷 濁也 倱 全一 圂 廁也一云豕所居也 頓 說文云下首也亦姓魏志華佗傳有督郵頓子獻都困切三 扽 撼 扽 敦 豎也又都昆徒官二切 巽 卦名說文具也亦作顨蘇困切六 顨 說文曰頓 易顨卦為長女為風者 潠 噀 水 遜 遁也伏也恭也 愻 順也 遜 上同 困 亂也悴也極也苦悶切四 朱 古文 悃 志純也 顚 閩 說文曰滿也易曰遯世無悶莫

困切 嫩 弱也奴困切一 鐏 戈矣下銅也曲禮曰進戈者前其鐏徂悶切五 蹲 蹲 人名魏有張蹲 栫 木名 艙 船底 鱒 魚名又 慀 慀順也又莫 煖 暖 湲 水 䑐 溫 䑐 䑐 䑐 腍 腍 䐺 睔 睔 大目露睛 古困切七 睴 視也 琯 玉光也 運 俗 鄆 水名 瑯 讒 讒 人也 讀 頓 順言也 噴 叱也 出聲說 又音普悶切

一 歕 上同 溢 水聲 鈍 不利也頑也 徒困切五 遁 逃也隱也 遯 上同 鵵 鳥 頹 頹 寸 說苑曰度量衡以粟生之十粟為一分十分為一寸十寸為一尺家語云孔子曰布指知寸倉困切二 鏖 又 坌 塵也亦作坋 溢 水聲 顛 禿也 論 議也 吮 兒虛困切三 論 盧困切又盧本切 奔 甫悶切又 惛 迷忘也呼悶切 焌 然火周禮云遂籥 渾 其焌于寸切三 鶤 千見切 鶤 又 牷

髮鬟也 拔 扮持 左傳曰 誐 人 一也 鰤 鰤鮑也 二十七恨 恨怨也胡良切一 艮 卦名也止也說文曰根 限也古恨切四 莨 草名 琅 玉名次 誏 五根切 鱧 鱧鮑也 鯨 魚恨切一 䭡 齒也 二十八翰 翰 鳥羽也高飛也亦詞翰說文曰天雞赤羽 以手扞 扞 也又姓左傳曹大夫翰胡候肝切二十五 撢 撢 扞 焊 也 逐 翰又衛也 皕 䎒 焊 齒 翰 俗 翰 又 雞 也亦 又 罕 羽 鶤 鶻 名 鼾 大 釬 又 鈐 又 雞 鵫 鶡 名 鶤 鶤 鵯 鳥 翰 翰 焊 挆 鳥

瀚 浣瀚海 閈 里也居也說文曰閭也汝南平輿里門曰閈 皷 皮 駇 贅 疑 騂 馬高六尺說文曰馬突也 䭾 鶉 名 鶇 馬毛長也 駻 駻 馬 焊 猛

駻 馬名又 韓 音寒 䭨 醋 䭡 脂 䏵 刃 䭢 多 䭋 古兵 䭛 出 名 犴 胡犬 犴 拒也又關 研 砥 䯃 毛 䯃 說文止也 䭟 驞 䯕 鶁 名 魚 炭

火 然 又姓西京雜記有長安水戲他旦切六 數 數 數 說文云 數 數 歎 說文曰 歎 俗 漢 水名亦 漢 漢漫水廣大也 漾 水也 漢 水也 說文曰 溪 晏 晚也 晏 晏也又 安 於諫切 嫯 嫯 無 嫯 宴 宜宴 適也 窽 鋹 鋹 郚 名 按 抑也止也烏肝切七 郼 里名 案 几屬 齒 羽 案

几屬出蜀也史記曰高祖過趙趙王張敖自持案進食又曹公作歌案則視書又案行也考也驗也 日 早 七得切 八 疸 黃病 鴠 鶡鴠鳥名似雞 但 小稈 觛 丁但切 狚 獦狚獸名似狼 悬 傷也 笪 笞也 亶 小舍 憚 難也徒案切六 彈 忌也又弓彈也 彈 行九又 徒旦切 瀆 漫 僤 疾也周禮云句兵欲無僤 但 徒亶切 撣 撣觸也又徒干切 旰 日晚也晏也古案切十一 榦 楨榦 又 築垣板也 軒 說文

俄 TK7 廣韻 (37-24)

旦日始出光倝倝也俗作榦 幹莖幹又強 杆檀木 榦也 赤色 旰說文曰多白眼也一曰張目也 骭脅也 澗 涆水流疾皃 忓布袋

矸石淨。岸水涯高者五旰切九 犴獄也又五干切 豻野狗 頇頭無髮也 駻駻馬行又馬白額至脣 雁說文云火色也讀若鴈 厈脣

𡷓弔失容又五旰切 𡷓長文。侃正也苦旰切又苦旱切六 侃同上 靬乾革 看又苦干切 衎樂也 鶣鶣鳥名。漢水名又姓姓苑

呼旰切九 暵日氣乾 暵耕田 熯火乾又人善切 罕抱罕縣在河州亦作罕抱音扶 𠯫呼也 灘水濡乾也 𦼫冬耕地 厂山石

之崖。爤火熟又明也郎旰切七 爛上同見說文 瀾波也又音蘭 彰粲彰文章皃 𩞾飯相著爾雅曰爤搏者謂之爤 鑭金光 讕逸言又蘭

攤二。攤按攤也奴案切又他丹切六 灘水奔又他丹切 難患也又奴丹切 [illegible]也 𩁠說文曰安曐曐溫也 幔巾㦨又塗著也。粲鮮好

音 皃又優也察也明也亦作粲又姓出姓苑蒼案切六 粲詩傳云三女爲粲又美好皃詩本亦作粲說文又作㸁 燦明淨皃 璨美玉又璀璨 𥻨草可爲席

鶨鳥名。𢿨蓋也蘇旰切又蘇旱切六 散分離也布也說文作㪔分離也 散雜肉也今通作散又蘇旱切 散見上注 㡤二幅說文君帀也 䉤說文

日竹器也 㪔說文曰㪔㪔也一曰飛散也。贊佐也出也助也見也說文本作贊則旰切十一 讚稱人之美 酇縣名在南陽 饡羹和飯也 䞼

散 灒水濺 餐食也 嬇女從 鬢髮光澤也 䡾衣好皃 攢訟也。囋不謹也一曰美好皃徂贊切五 𦢊禽獸食餘 殩上同

走 穳禾肥死又在丸切 鑽譏讚嘲也又才𢆶切

二十九。換易也胡玩切九 逭逃也迭也轉也步也周也 䟴同上 肒肒胞 垸漆骨

垸上 䯘漫流不可知也 睆睆轉目又大目皃 疩瘑疽屈蜀也。穳鋋也子筭切二 鑽鑽鋋。惋驚歎烏貫切六 腕手腕 脘

上也 捥亦同 晥大目 琬圭又於阮切。貫事也穿也累也行也又姓漢有趙相貫高古玩切二十八 矔目 祼祭名說文曰灌祭也 館館舍也周

禮五十里有市市有館館有積以待朝聘之客俗作舘 瓘玉名左傳曰瓘斝玉瓚杜預云瓘珪也 鑵汲水器也 癯病也 瘝同上 灌水名在廬江又聚也

韻去声　廿六

澆也漬也又姓漢有灌嬰 鸛鸛雀鳥 鸛上同 樌木叢生也 鏆臂鐶 爟楚人云火 懽憂無告也 錧車軸頭鐵一曰江南人呼犁刃 爟烽火

說文曰取火於日官名舉火曰爟周禮曰司爟掌行火之政令 逭行也 冠冠束白虎通曰男子幼娶必冠女子幼嫁必笄又姓列仙傳有仙人冠先又音官 觀樓觀

曰觀者於上觀望也說文曰諦視也爾雅曰觀謂之闕亦姓左傳楚有觀起又音官 涫沸也 悹憂也 悺上同 盥說文曰澡手也从臼水臨皿也春秋傳曰奉匜沃盥

棺殯屍又音官 毌穿也 婠好皃 褑袴別名。竄逃也誅也放也藏也匿也从鼠在穴中七亂切五 鑹小矟 爨炊爨又姓華陽國志云昌寧大

姓有爨習蜀志云建寧大姓蜀錄有交州刺史爨深 殩殩孝秦人云饡喪家食 穳鋋也本音鑽俗爲棺穳字。玩弄也五換切五 翫上同 貦說文翫習 妧

好 忨貪皃。段分段也又姓出武威本自鄭共叔段之後風俗通云段干木之後晉將段匹磾徒玩切三 毈卵壞 椴木名 亂

理也又兵寇也不理也俗作乱郎段切四 䜌絕水渡也亦作濁 亂煩也 𤔔理也。鍛打鐵丁貫切六 腶腶脯 碫礪石 斷決斷俗作㫁斷 瑖石之

似玉 踹足踹。彖易有彖象通貫切四 褖衣 后衣 貒豚 貒野豕 湪水名。喚呼也火貫切八 嚾上同 讙說文 奐上同出 煥火光 奐文彩明皃又姓

渙水散又音 瞍國在流沙東 喛恚也又虛元切。筭計也數也說文曰筭長六寸計歷數者也又有九章術漢許商杜忠吳陳熾魏王粲並善之世本曰黃帝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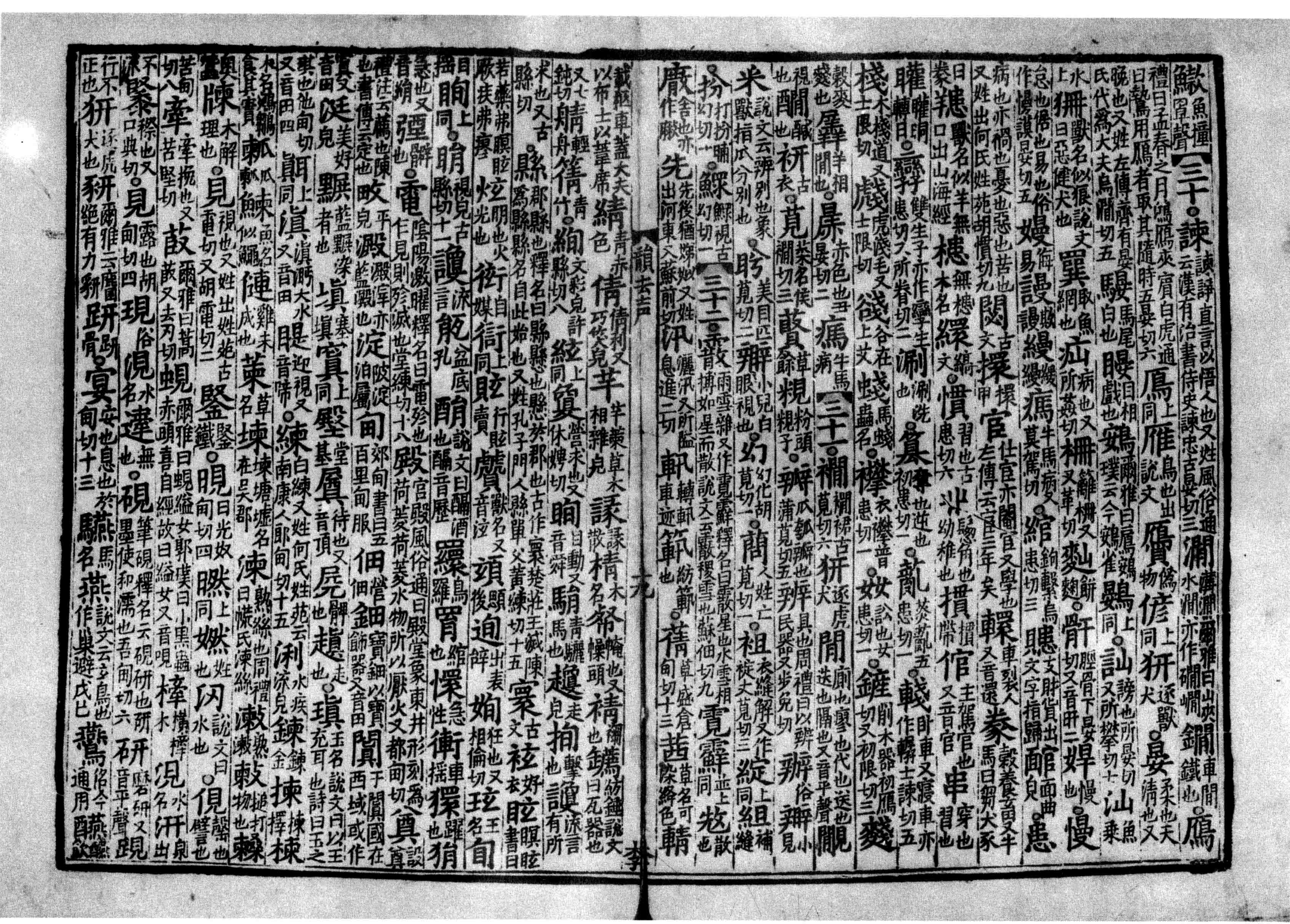
隸首作數蘇貫切四 蒜葷菜也張騫使西域得大蒜胡荽 筭竹器 祘明示也 縵說文曰繒無文也漢律曰賜衣者縵表白裏莫半切十 幔帳幔 漫大水

敳敳 𦔻田也 不合時 獌狼屬又音萬 獌上同 墁所以塗飾牆又莫干切 鏝上同又鏝刀工人器 謾欺也又莫干切。半物中分也博慢切七

絆羈 靽上同 牉傷 駻馬行 料五外切 吷失容 判剖判又分也普半切八 泮泮宮禮記作頖 頖見上注 沜水涯 畔

拌之 牉傷孕又半音 泮冰散 胖牉合夫婦也本亦作判周禮云媒氏掌萬民之判。叛奔他國薄半切四 婆宜適也 畔田界也

伴伴奐見詩。偄偄弱也奴亂切五 愞上同 稬稻稬 渜浴餘汁也 麇說文曰鹿麛也。攢聚也在玩切一。欶口咲也切二



俄 TK7 廣韻 (37—26)

周禮云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詩云鹿鳴燕羣臣嘉賓也古無醼今通用亦作宴 讌 讌會本亦同上 嬿 嬿婉 又於典切 曣 [illegible] 咽 同上 䜩 星無雲出說文

𤇼 大水兒 鄴 邑名 䁾 視也或作矈 薦 薦席又薦進也說文曰獸之所食艸古者神人以廌遺黃帝帝曰何食何處曰食薦夏處水澤冬處松柏又姓出姓苑作甸切

切二 䑃 大貫 䕸 [illegible] 麪 麪束皙麪賦云重羅之麪塵飛雪白莫甸切八 䴾 同上 瞑 瞑眩 眄 視 湎 湎水 [illegible] 酒 [illegible] 汗血

米屑 片 半也判也析木也普麵切三 [illegible] 半體 辨 辨車轡勒也本亦作辨 荐 重也仍也再也在甸切七 洊 水至 [illegible]

雷 [illegible] 至又[illegible]有高士張[illegible] 薦 [illegible] 鳥巢其門陰者 栫 又徂問切 栫 [illegible] 以棘 [illegible] 水名 [illegible] 帶 闑 小門 [illegible] 縣切四 [illegible] 鳥 [illegible]

囊 廣雅云衣衿袖曲處 [illegible] 耳不平也 殿 殿軍在前曰啟後曰殿又殿最漢書音義云上功曰最下功曰殿都甸切又堂練切三 唸 唸吚呻也亦作殿屎經典

又作[illegible] 殿屎 呻也 [illegible] 在背曰[illegible] 亦作 [illegible] 呼甸切又呼典切一 三十三 線 線縷也周禮云縫人掌王宮縫線之事以役女御縫王及后衣服私箭切四 綫

細絲出文字指歸說文同上 [illegible] 鮮 姓也本音平聲 戰 戰懼也恐也又姓之膳切三 顫 寒動 繕 補也時戰切十二 鄯 鄯善西域國名 擅 專也

膳 食也 饍 同上 [illegible] 姿態 廣雅云 禪 禪讓傳受 [illegible] 文單亦姓 甗 [illegible] 鱓 同上 [illegible] 說文緣一曰傳也漢書[illegible]

子名 彥 美士爲彥魚變切六 唁 弔失國說文曰弔生也詩曰歸唁衛侯 喭 同上 [illegible] 諺 俗言 這 迎也 譴 問也責也怒也讓也亦姓去戰切五

遣 人臣賜車馬曰遣車又去演切 [illegible] 帶 [illegible] 畫止 [illegible] 絹 繒也廣雅曰[illegible]也吉掾切 狷 褊急又 鄄 鄄城

縣在濮州 [illegible] 似羊出西域[illegible]國 [illegible] 王名 [illegible] 援 援救助也 媛 淑媛 [illegible] 佩 院 垣 面

向也前也說文作面顏前也俗作面彌箭切三 偭 [illegible] 釧 [illegible] 指環 [illegible] 穿也 [illegible]

也 穿 貫也又昌川音 諯 相讓也 掾 官名以絹切四 緣 衣緣 [illegible] 颸 小風也 [illegible] 褖 周禮王后之六[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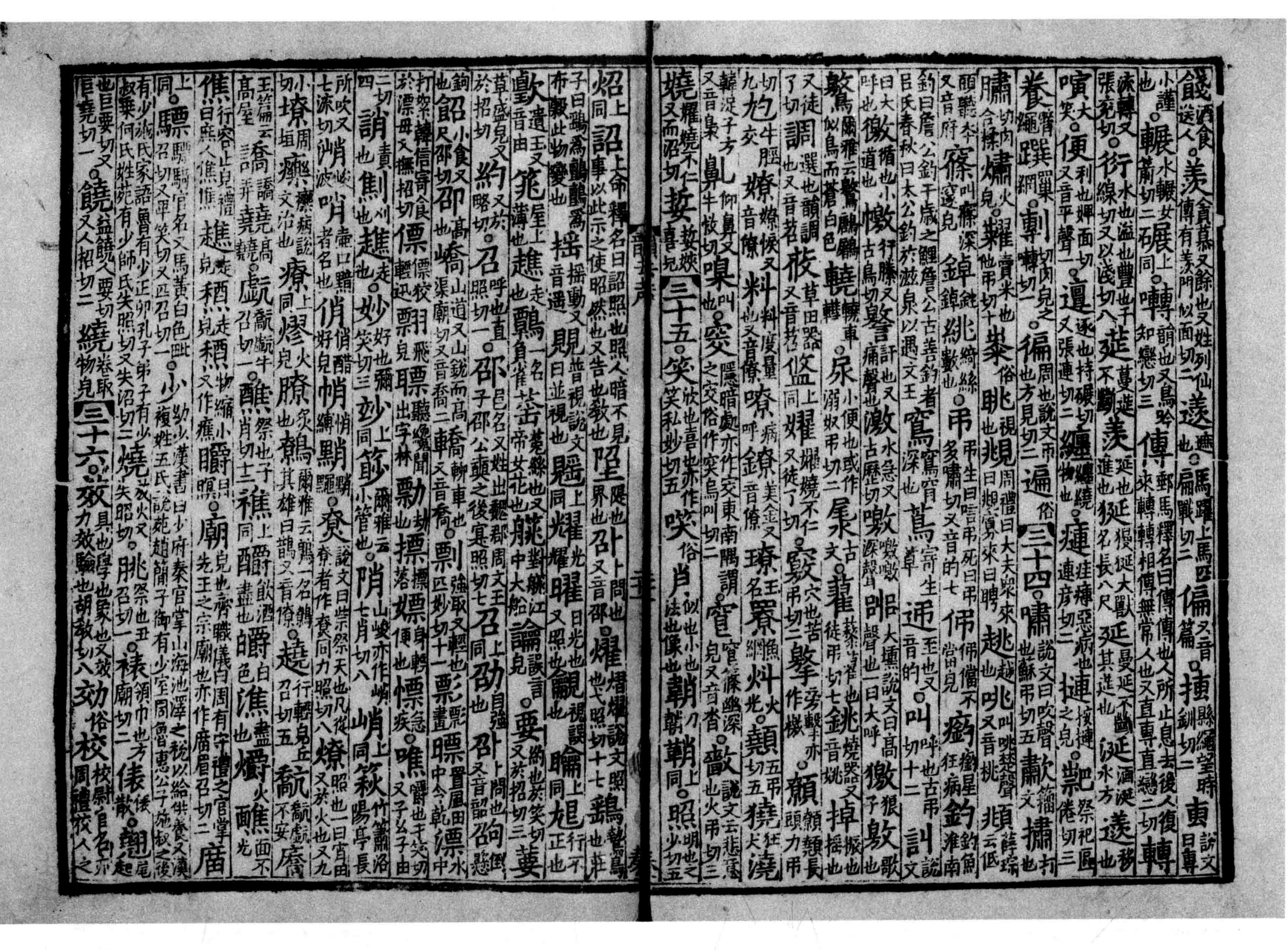
服其一 襢 同上 [illegible] 曰袞衣 [illegible] 城下田又而兗切一 [illegible] 箭 竹箭 [illegible] 翦 古文 [illegible]

垂兒 前 草名 湔 水名在蜀 [illegible] 陸終子名 錢 又子田切 賤 [illegible] 煎 甲煎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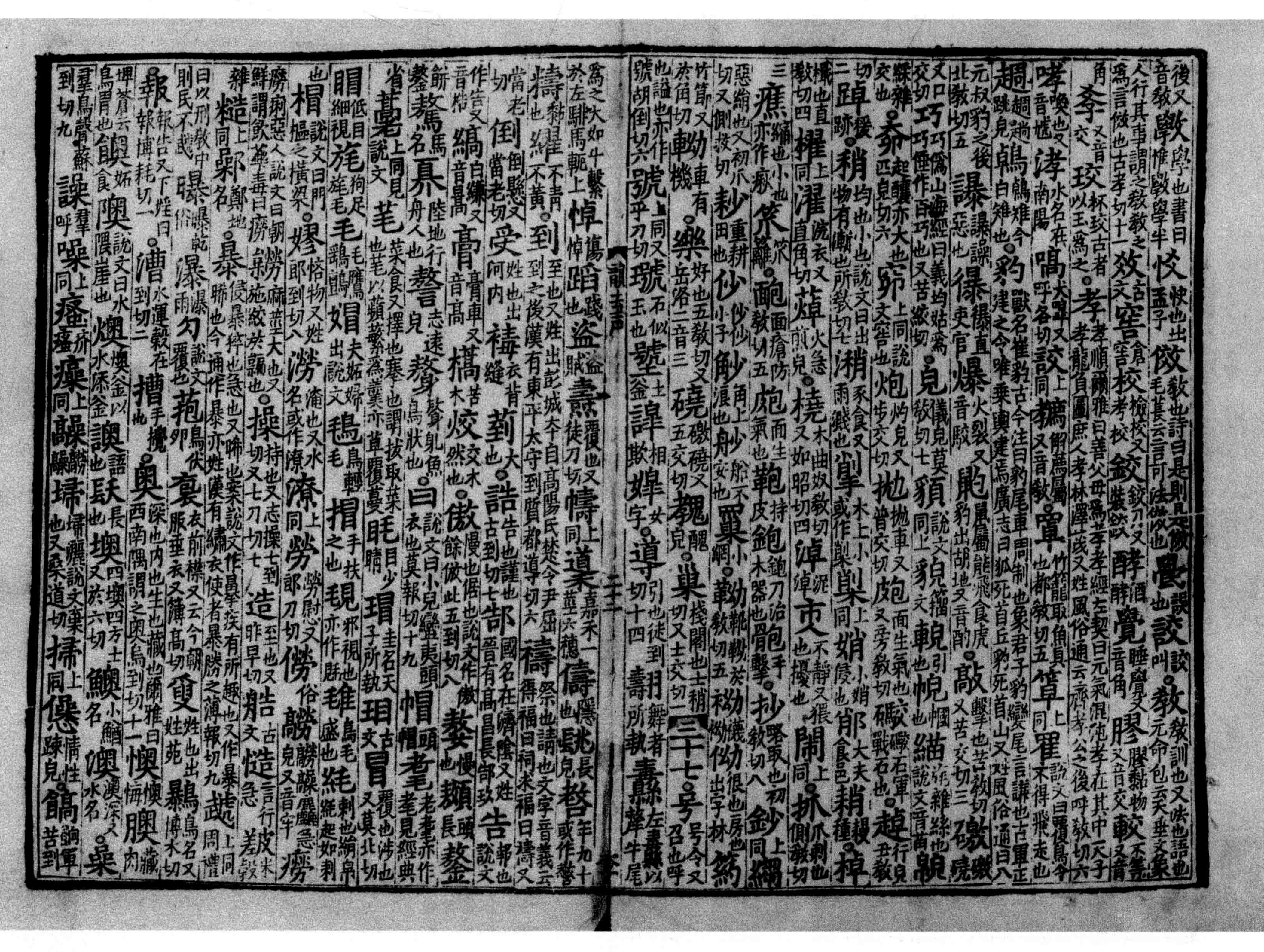
作 五明扇說文扉也式戰切四 煽 火盛兒 傓 [illegible] 扇 [illegible]

切 [illegible] 眷 眷屬說文顧也居倦切十五 睠 同上 捲 [illegible] 卷 [illegible] 桊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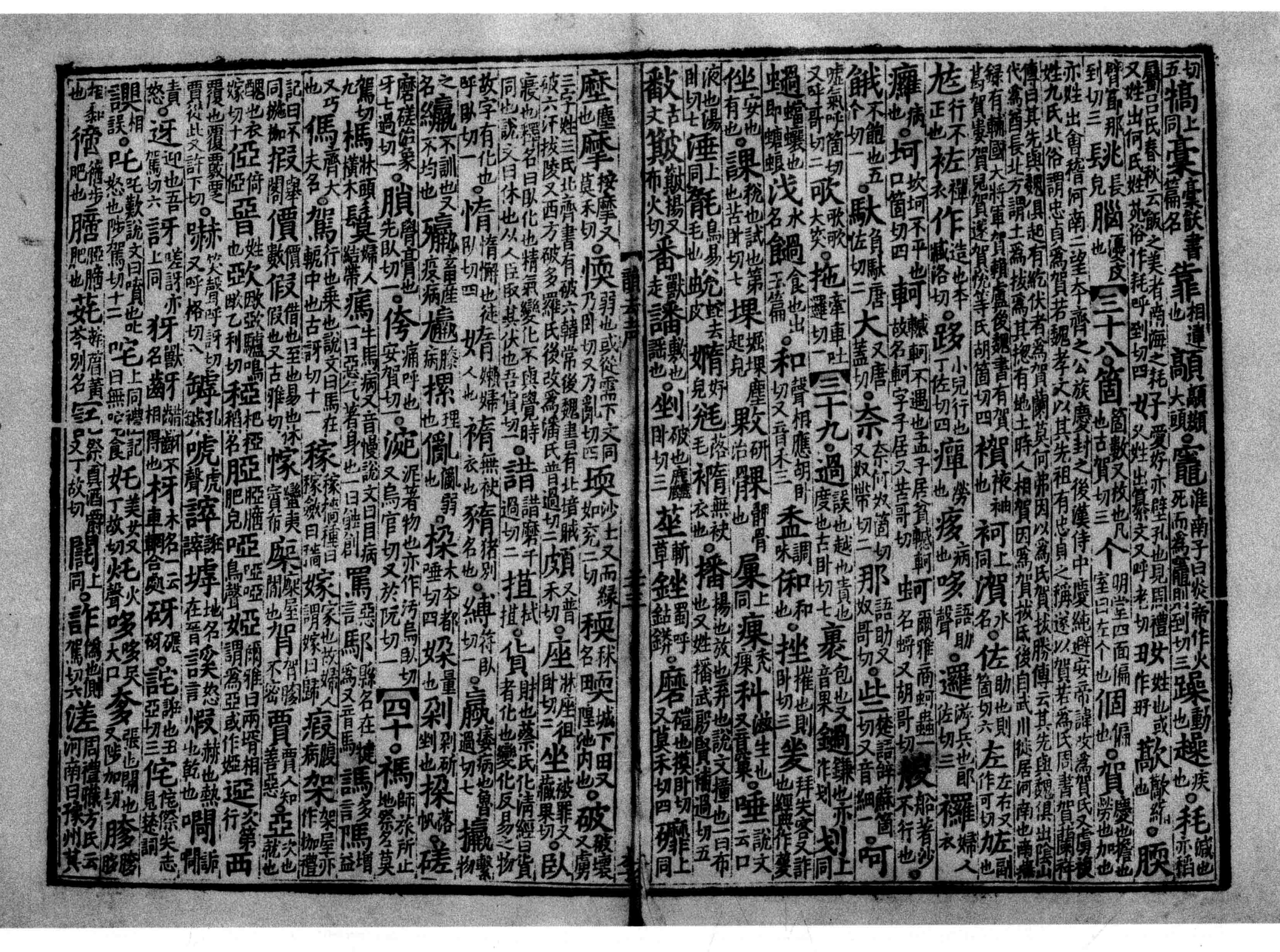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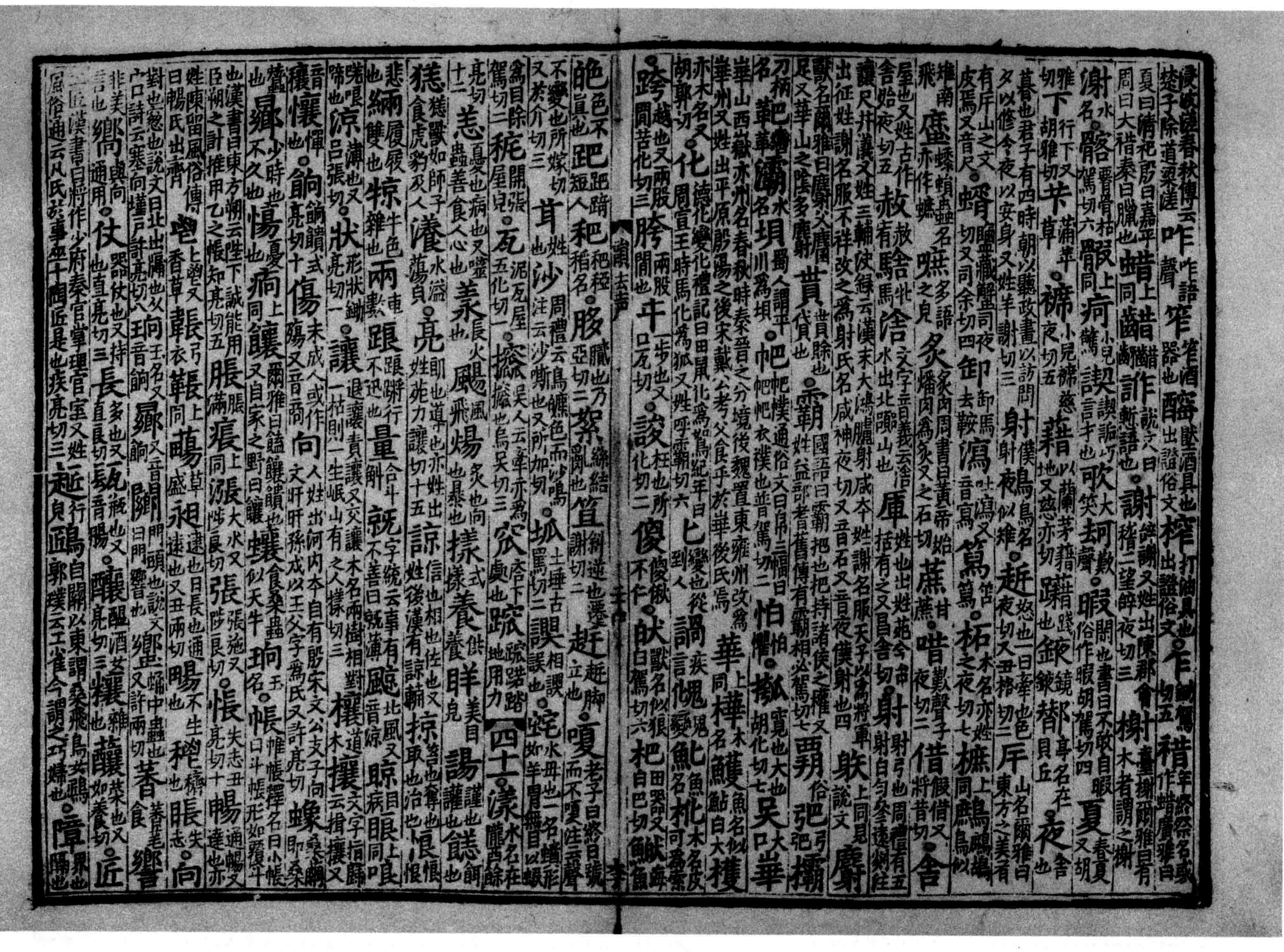
俄 TK7 廣韻 (37－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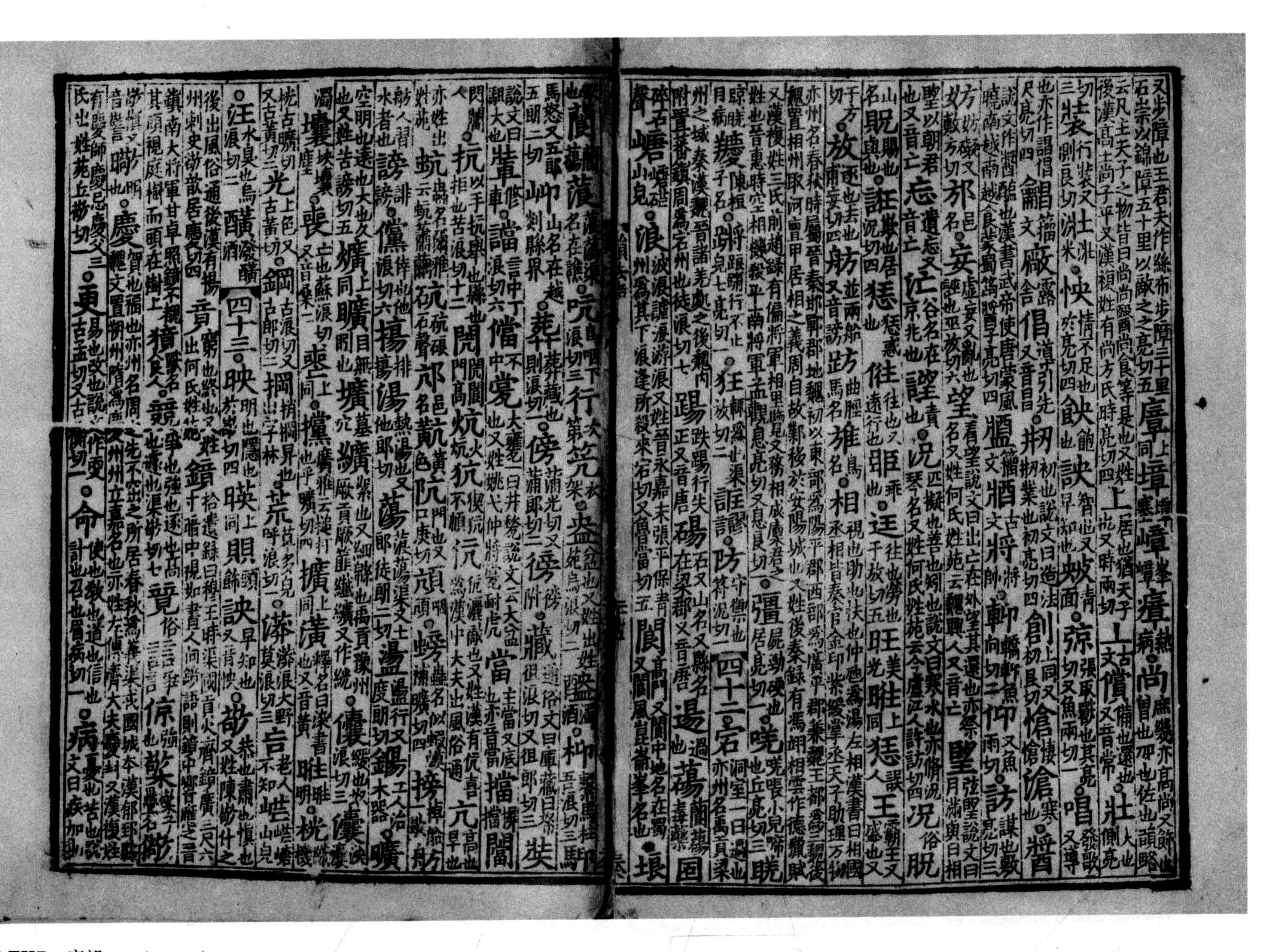
俄 TK7 廣韻 （37－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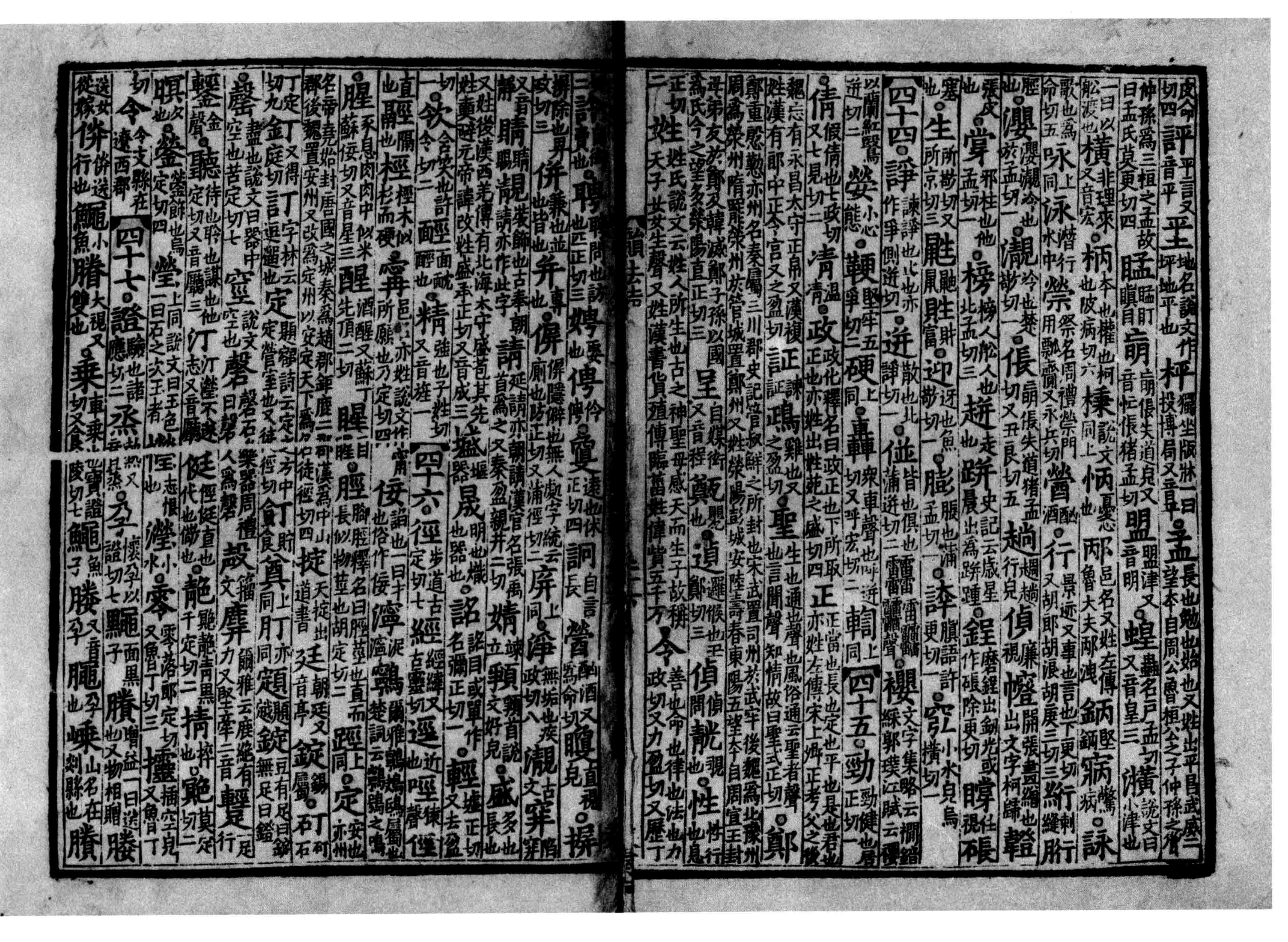
俄 TK7 廣韻 (37–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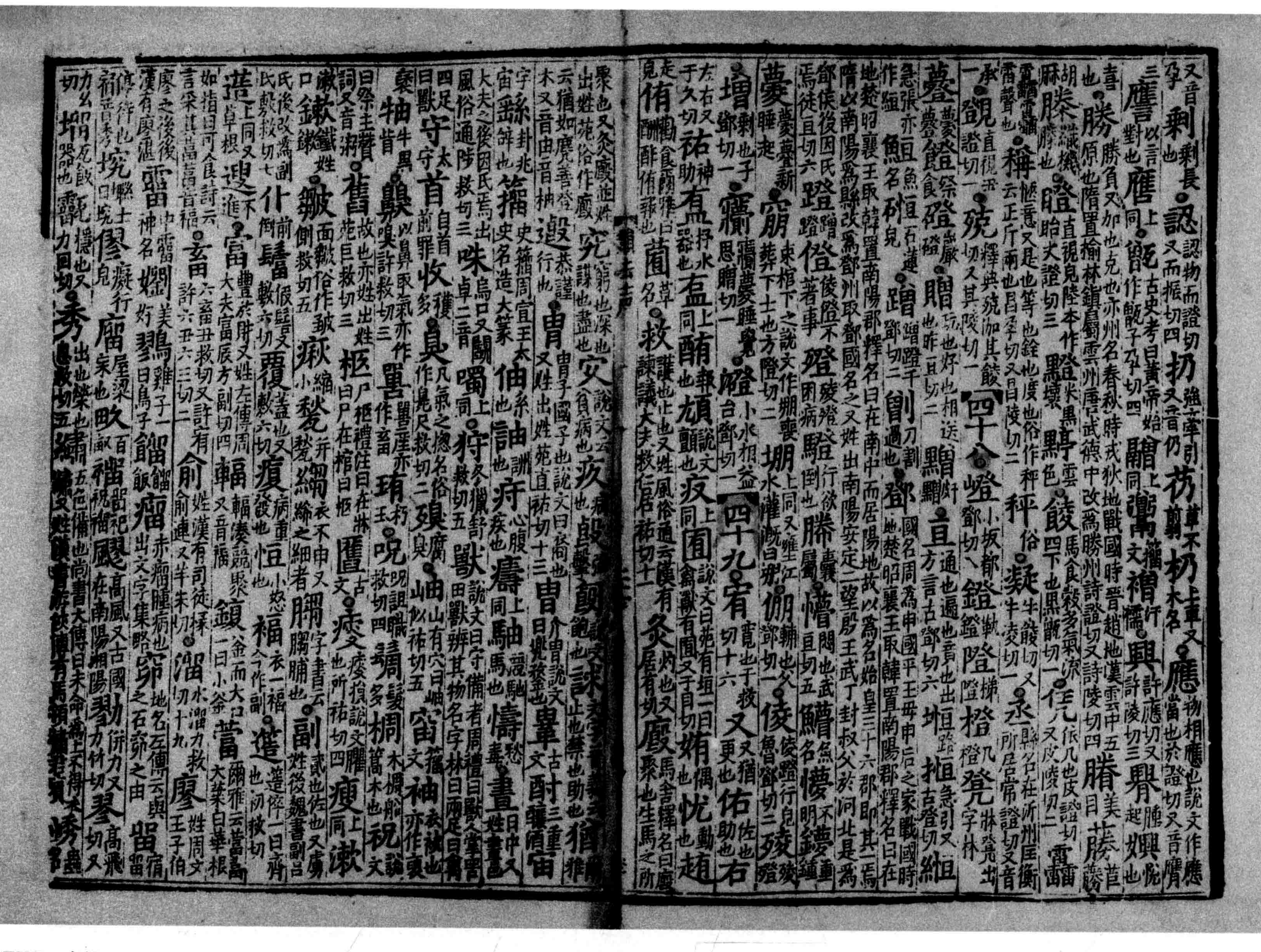
俄 TK7 廣韻 (37-31)



俄 TK7 廣韻 (37－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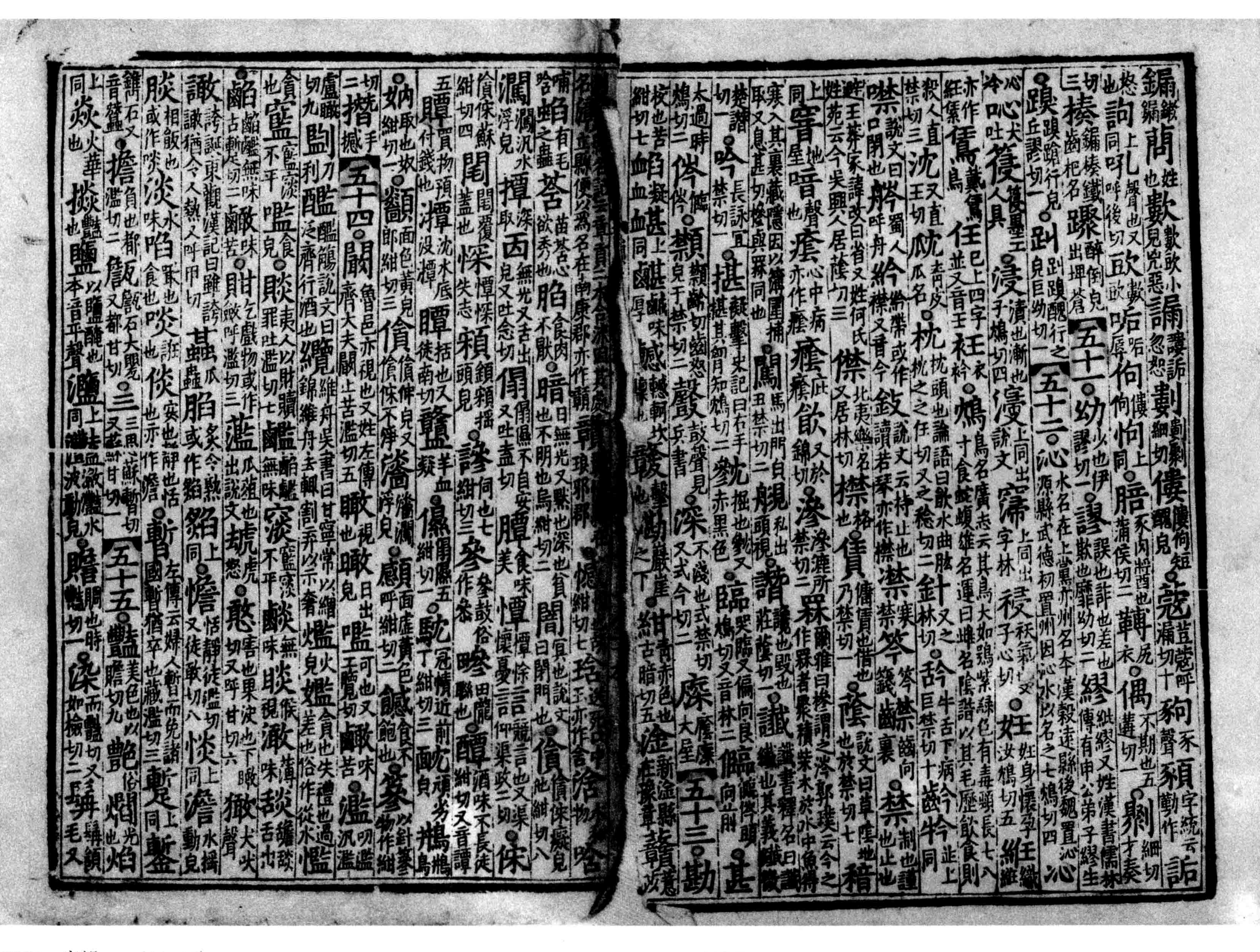
俄 TK7 廣韻 （37－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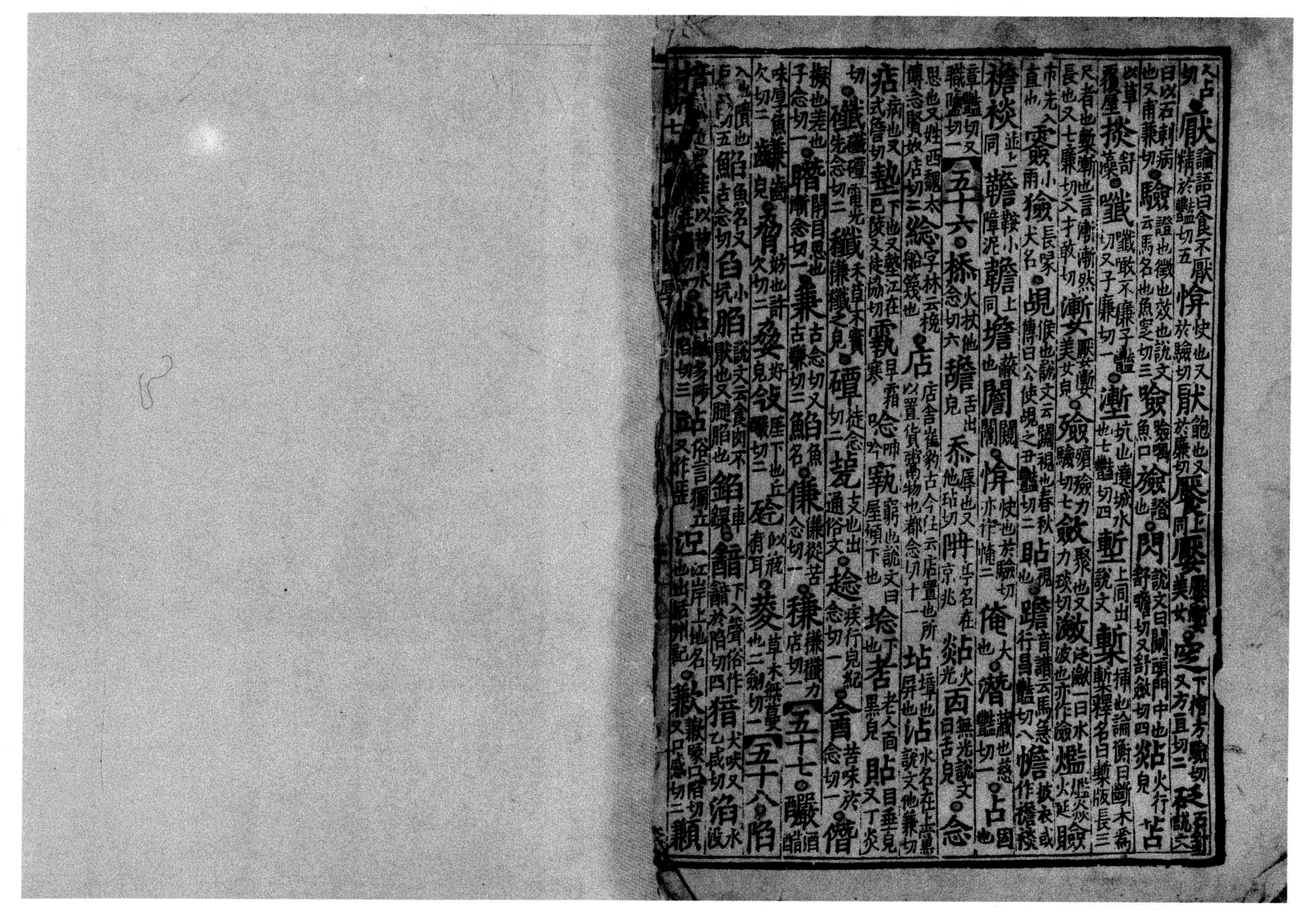
俄 TK7 廣韻 （37—34）



俄 TK7 廣韻 (37—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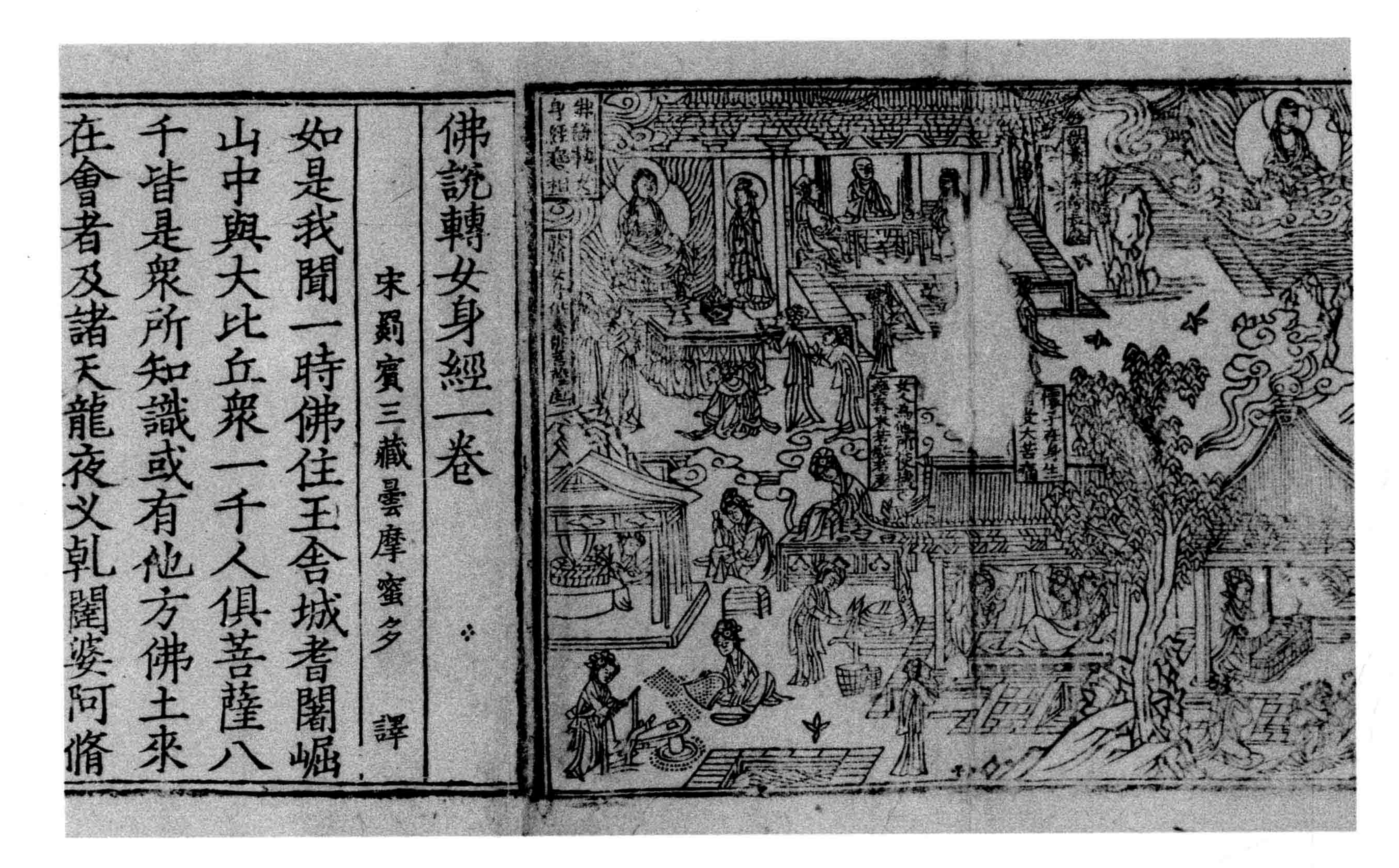
俄 TK7 廣韻 （37－36）



俄 TK7 廣韻 (37—37)

俄 TK8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54－1)

俄 TK8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54－2)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宋蜀賓三藏曇摩蜜多　譯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耆闍崛
山中與大比丘衆一千人俱菩薩八
千皆是衆所知識或有他方佛土来
在會者及諸天龍夜义乹闥婆阿脩

俄 TK8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54－3）

山中與大比丘衆一千人俱菩薩八
千皆是衆所知識或有他方佛土来
在會者及諸天龍夜义乹闥婆阿脩
羅緊那羅摩睺羅伽等與百千眷属
俱来在會尒時世尊四衆圍遶而爲
說法初語亦善中語亦善後語亦善
文義巧妙具足顯說梵行之相尒時
會中有婆羅門名須達多其妻淨日
身懷女胎在衆中坐其所懐女雖處
胎中諸根具足不雜垢穢一心合掌向
佛聽法欲有所問尒時尊者阿泥盧
豆已得不增減明淨天眼過於人眼
見淨日身中所懐之女諸根具足不
雜垢穢一心合掌向佛聽法欲有所問
尒時尊者阿泥盧豆見是事已白佛
言世尊是淨日所懐之女諸根具足
不雜垢穢一心合掌向佛聽法欲有所

俄 TK8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54－4）

尒時尊者阿泥盧豆見是事已白佛
言世尊是淨日所懐之女諸根具足
不雜垢穢一心合掌向佛聽法欲有所
問佛告阿泥盧豆我先明見此女在
胎而不說之所以者何若有衆生不信
如來誠諦之言此人長夜受大苦惱
尒時世尊放大光明普照三千大千
世界悉令周遍復以神力令此衆會
皆見此女在母胎中諸根具足不雜
垢穢一心合掌向佛聽法欲有所問
尒時世尊出一切衆生樂聞之音其
音清淨所謂易解聲質直聲清淨聲
可適耳根無過失聲能令身心生歡
喜樂聲離諸煩亂如淨月聲美妙相
續不斷絶聲不麁強聲善入人心能
去貪欲瞋恚愚癡之聲令人歡喜信
樂之聲過梵音聲如雷震聲如天樂

俄 TK8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54－5）

去貪欲瞋恚愚癡之聲令人歡喜信
樂之聲過梵音聲如雷震聲如天樂
聲如師子吼演法之聲於百千萬億
阿僧祇那由他劫積集善根果報之
聲以如是等和雅音聲而告女言汝
為何事而來聽受欲有所問佛威神
故女在胎中而白佛言世尊有諸衆
生貪著我見虚妄分別從顛倒生無
有衆生起衆生想無我計我無命無
人無有長養計命人長養為如是等
諸衆生故欲有所問復有衆生貪著
我見於一乘道不能解了欲為開悟
一乘道故復有衆生為無明有愛之
所覆繫不能解了明解脱法欲令解
了明解脱故復有衆生為貪欲瞋恚
愚癡盲冥之所覆蔽不能進求無相
無作三解脱門欲令修證三解脱故

俄 TK8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54－6）

了明解脱故復有衆生爲貪欲瞋恚
愚癡盲冥之所覆蔽不能進求無相
無作三解脱門欲令修證三解脱故
復有衆生墮四顛倒無常計常苦謂
爲樂無我見我不淨見淨欲爲解説
四諦法故所謂是苦是苦集是苦滅
是苦滅道復有衆生爲五蓋所覆不
修五根欲令具足五根法故復有衆
生貪依六入不證六通欲爲解説六
通法故復有衆生樂七識住不能曉
了七菩提分欲爲解説七覺法故復
有衆生行八邪道不能解了八聖道
分欲爲解説聖道分故復有衆生心
懷九惱不能得入九次第定欲爲解
説諸禪解脱三摩提故復有衆生住
十惡業不能勤修十善業道欲令滿
足十善道故復有衆生墮於邪聚或

俄 TK8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54－7)

説諸禪解脱三摩提故復有衆生住
十惡業不能勤修十善業道欲令滿
足十善道故復有衆生墮於邪聚或
不定聚於無漏法便爲非器欲令曉
了正聚法故欲令衆生成熟善根而
自調伏隨所願求而爲説法世尊我
今爲如是等諸因縁故向佛聽法欲
有所問尒時一切衆會歎未曾有而
作是言如來之法甚爲希有菩提薩
埵雖處胎中饒益衆生法言不廢若
善男子善女人有見聞者其誰不發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尒時此女
以佛神力猶如後邊身菩薩從母右
脅忽然化生此女福慧因縁力故令
其母身無諸惱患平復如故其女生
已未久之間地大震動雨衆天華一
切樂器不皷自鳴陸地生華大如車

俄 TK8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54－8)

其母身無諸惱患平復如故其女生
已未久之間地大震動雨衆天華一
切樂器不皷自鳴陸地生華大如車
輪種種莊嚴色香妙好悦可人心有
百千葉黄金為莖白銀為葉碼碯為
鬚赤真珠臺女在上立身形猶如二
三歲兒顔貌端正甚可愛敬皆從前
世善果報生尒時釋提桓因持天衣
瓔珞往詣其所而語之言善女著此
衣服瓔珞莫裸形立女報釋提桓因
言夫為菩薩不以是衣服瓔珞而自
莊嚴所以者何菩薩恒以善提之心
以為衣服瓔珞而自莊嚴則勝一切
世間天人莊嚴復次憍尸迦菩薩有
十種衣服瓔珞而自莊嚴何等為十
所謂不失菩提之心不忘廢深心常
以大慈為一切衆生而作救護大悲

俄 TK8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54－9）

十種衣服瓔珞而自莊嚴何等為十
所謂不失菩提之心不忘廢深心常
以大慈為一切衆生而作救護大悲
為本勤行精進度諸衆生不捨成就
一切衆生常以慙愧莊嚴身口意業
一切物施不望其報持諸戒行頭陁
功德終不違犯住忍辱力能忍難忍
以正方便求勝善根其心難住禪無
量等諸三昧中終不求證非時解脱
憍尸迦是名菩薩十種衣服瓔珞莊
嚴於一切時常不遠離復次憍尸迦
菩薩以相好嚴身勝諸瓔珞而此相
好從福慧生何等福慧所謂種種布
施愛重之物能捨與他於諸衆生無
恚恨心常求善行不限布施令他滿
足觀一切衆生皆是福田憍尸迦是
名菩薩第一衣服瓔珞莊嚴若菩薩

俄 TK8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54－10）

恚恨心常求善行不限布施令他滿
足觀一切衆生皆是福田憍尸迦是
名菩薩第一衣服瓔珞莊嚴若菩薩
欲諸聲聞辟支佛乘不名莊嚴若住
慳心破戒心瞋恚心懈怠心亂想心
惡慧雜諸煩惱卑小之心我不能得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驚怖悔恨則
非菩薩莊嚴所以者何遠離菩薩莊
嚴法故尒時衆會聞說菩薩諸莊嚴
法有萬二千諸天及人先種善根皆
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尒時世尊告此女言汝可受是釋提
桓因衣服瓔珞女白佛言世尊我不
堪受所以者何共我志同應同衣服
瓔珞莊嚴而此帝釋願求小智所樂
卑下厭恚生死常懷怖畏欲速入涅
盤恒從他邊聽受法要所有慧明唯

俄 TK8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54－11）

瓔珞莊嚴而此帝釋願求小智所樂
卑下厭恚生死常懷怖畏欲速入涅
盤恒從他邊聽受法要所有慧明唯
獨照已不及他人如執草束欲渡江
河不能為人作淨福田永離諸佛清
淨智眼不能曉了諸衆生根世尊我
今著堅固鎧願求大乘欲饒益一切
集大法船渡未渡者求自然智轉於
法輪不於他人有所希求以如來智
而自莊嚴亦令一切悉得諸佛清淨
智眼世尊我從彼國來生此間欲見
如來釋迦牟尼礼拜供養聽說法耳
彼佛世尊自當與我衣服瓔珞使我
著之尒時衆會諸天人等皆作是念
此女來處世界名何去此近遠為在
何方彼國如來復名何等今為現在
說法教不

俄 TK8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54－12）

此女來處世界名何去此近遠爲在
何方彼國如來復名何等今爲現在
說法教不
尒時世尊知此衆會心之所念告舍
利弗言東南方去此世界過三十六
那由他佛土有世界名淨住佛号無
垢稱王如來應等正覺今現在說法
舍利弗此女從淨住世界没來生此
間欲成就衆生亦欲礼拜供養於我
聽說法教佛說是已未乆之間彼無
垢稱王如來發慇念心即以神力遣
諸菩薩所著衣服瓔珞莊嚴來在女
前懸虚空中又出聲言善女淨住世
界無垢稱王如來遣此衣服瓔珞與
汝汝可著之當如此間諸菩薩等若
著衣服瓔珞莊嚴即時皆得具五神
通汝亦應尒其女尒時於虚空中取

俄 TK8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54－13）

汝汝可著之當如此間諸菩薩等若
著衣服瓔珞莊嚴即時皆得具五神
通汝亦應尒其女尒時於虚空中取
衣服瓔珞即便著之須臾之間衣服
瓔珞出妙光明除如來光其餘梵釋
護世天王日月光明悉不復現其女
即時具五神通下蓮華臺行詣佛所
舉足下足大地即時六種震動到佛
前已頭面礼足遶佛七帀白佛言世
尊唯願如來爲諸菩薩摩訶薩說攝
菩提增長之法令諸菩薩於無上道
而不退轉過諸魔行速成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
尒時世尊告此女言若菩薩成就四
法能攝菩提亦令增長何等爲四一
者淨心二者深心三者方便四者不
捨菩提之心是名爲四復有四法一

俄 TK8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54－14）

法能攝菩提亦令增長何等為四一
者淨心二者深心三者方便四者不
捨菩提之心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
者恒欲利益一切衆生二者常當慈
心愍諸衆生三者當以大悲度脫衆
生四者堅固精進具足一切佛法是
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分别諸法多
生信心二者遠離聲聞辟支佛心三
者樂觀勝法欲具滿一切佛法四者
勤行精進必成其果是名為四復有
四法一者離於憍慢二者除自大心
三者敬重尊長四者易可教誨是名
為四復有四法一者於來求者不生
恚恨二者捨一切物不求其報三者
已施不悔四者所有善根盡迴向菩
提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不破戒
二者不穿戒三者不雜戒四者不濁

俄 TK8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54－15)

已施不悔四者所有善根盡迴向菩
提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不破戒
二者不穿戒三者不雜戒四者不濁
戒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性和能
忍二者善護他意三者自護已身終
不犯他四者迴向菩提是名為四復
有四法一者堅固精進二者明淨精
進三者不怯弱精進四者迴向菩提
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身強堪能
二者心強堪能三者善能修集諸禪
及支四者恒不忘失菩提之心是名
為四復有四法一者布施二者愛語
三者利益四者同事是名為四復有
四法一者慈心遍一切處二者大悲
無有厭悔三者喜心深愛敬法四者
捨心離於憎愛是名為四復有四法
一者聽法無厭二者正觀思惟三者

俄 TK8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54－16)

無有厭悔三者喜心深愛敬法四者
捨心離於憎愛是名為四復有四法
一者聽法無厭二者正觀思惟三者
隨法能行四者迴向菩提是名為四
復有四法一者知諸行無常二者決
定知陰是苦三者定知諸法而無有
我四者定知涅盤是寂滅法是名為
四復有四法一者得利不喜二者失
利不憂三者雖有名譽其心常等四
者雖聞惡名心亦不惱是名為四復
有四法一者他毀不瞋二者稱讚不
喜三者遭苦能忍四者雖樂不逸亦
不輕他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觀
因二者知果三者離二邊見四者覺
緣起法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知
內無我二者知外無有眾生三者俱
知內外無有壽命四者畢竟清淨無

俄 TK8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54－17）

緣起法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知
內無我二者知外無有眾生三者俱
知內外無有壽命四者畢竟清淨無
人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行空不
畏二者觀無相不没三者不分別無
願四者樂觀諸法無作是名為四復
有四法一者不證苦智二者不證集
智三者不證滅智四者不證道智是
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深觀菩提二
者不謗正法三者身在僧數終不退
轉四者於法不起諍訟是名為四復
有四法一者能令貪欲不起二者亦
斷攀緣三者斷貪欲瞋恚愚癡四者
及餘煩惱亦復如是是名為四復有
四法一者於諸眾生心常平等二者
等觀眾生皆是福田三者佛及眾生
皆悉平等四者法及眾生亦悉平等

俄 TK8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54－18）

四法一者於諸衆生心常平等二者
等觀衆生皆是福田三者佛及衆生
皆悉平等四者法及衆生亦悉平等
是名爲四復有四法一者不顯已身
二者不下他人三者不輕未學四者
於已學者愛敬如師是名爲四復有
四法一者遠離無益之言二者恒求
閑靜三者樂住阿蘭若處而無猒足
四者勤求阿蘭若諸功德利是名爲
四復有四法一者少欲二者知足三
者淨物知量四者樂行頭陁不貪上
妙衣服飲食是名爲四復有四法一
者知已二者知他三者知時四者知
義是名爲四復有四法一者樂法二
者樂義三者樂諦四者樂成就衆生
是名爲四復有四法一者內淨能護
自心二者外淨能護衆生三者法淨

俄 TK8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54－19）

者樂義三者樂諦四者樂成就衆生
是名爲四復有四法一者內淨能護
自心二者外淨能護衆生三者法淨
行善之處四者智淨能離憍慢是名
爲四復有四法一者離我二者去我
所三者除諸見四者斷愛恚是名爲
四復有四法一者善權攝慧二者慧
攝善權三者大悲攝一切施四者精
進攝一切道品之法善女菩薩成就
如是四法能攝菩提亦令增長
尒時世尊說此四法能攝菩提亦令
增長之時會中有三萬二千諸天及
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尒
時尊者舍利弗問此女言汝父母爲
汝作字名曰何等時女報言尊者舍
利弗一切諸法本無名字唯隨分別
而立名字非是真實無定主故又尊

俄 TK8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54－20）

汝作字名曰何等時女報言尊者舍
利弗一切諸法本無名字唯隨分別
而立名字非是真實無定主故又尊
者舍利弗菩薩摩訶薩隨其所行而
立名字若得淨心名淨心者若逮深
心名深心者若行方便名得方便者
若行布施名善能施者若修尸羅名
淨戒者若住忍辱名有忍力者若勤
精進名著精進鎧者若住諸禪名常
三昧者逮得智慧名大慧者若住慈
悲喜捨名大慈大悲大喜大捨者若
住阿蘭若處名閑居無事者若不捨
頭陁名行清淨功德者若樂集善法
名喜求法者略而言之隨其以何善
根發趣大乘而得名字 ◆
尒時世尊告舍利弗言當此女著衣
服瓔珞之時放大光明普照大衆是

俄 TK8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54－21）

根發趣大乘而得名字 ◆
尒時世尊告舍利弗言當此女著衣
服瓔珞之時放大光明普照大衆是
故此女名無垢光當憶持之尒時尊
者舍利弗復問無垢光女言汝從淨
住世界無垢稱王佛所受此女身來
此間也無垢光女荅言尊者舍利弗
彼佛世界無有女人舍利弗言汝今
何故以此女形來生此間女即荅言
我今不以男形女形亦不以色受想
行識來生此間所以者何尊者舍利
弗於意云何如來所作化人從一佛
國至一佛國為有男女陰界諸入差
別相不舍利弗言不也所以者何如
來所化無有差別女言尊者舍利弗
如如來所化無有差別一切諸法皆
悉如化若知諸法悉同化相從一佛

俄 TK8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54－22）

來所化無有差別女言尊者舍利弗
如如來所化無有差別一切諸法皆
悉如化若知諸法悉同化相從一佛
國至一佛國不見差別舍利弗言汝
於諸法見無差別云何能成就衆生
女荅言尊者舍利弗若於諸法見差
別者是則不能成就衆生若於諸法
不見差別是則必能成就衆生舍利
弗問女言汝今為已成就幾所衆生
女荅言如尊者舍利弗所斷煩惱舍
利弗言我所斷煩惱性無所有女言
衆生之性亦無所有舍利弗言無性
衆生何所成就女言煩惱無性復何
所斷舍利弗言無分別故是名為斷
女言如尊者舍利弗所言若不分別
彼我是亦名為成就衆生舍利弗復
問女言云何名衆生成就女荅言於

俄 TK8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54－23）

彼我是亦名為成就衆生舍利弗復
問女言云何名衆生成就女荅言於
諸有中不起染愛是名衆生成就舍
利弗又問女言汝於三乘為以何乘
成就衆生女荅言尊者舍利弗譬如
空中等注甘雨於上中下種子苗稼
藥草樹木皆令生長其雨頗有分別
相不舍利弗言其水雖能生長苗稼
而無分別如是舍利弗諸佛菩薩其
所説法亦無分別隨諸衆生於三乘
道善根熟者而調伏之舍利弗復問
女言云何調伏其義云何時女荅言
調伏者能觀邪道即是正道是名調
伏所以者何凡夫顛倒不能正觀故
不調伏若觀邪道平等之相不隨不
顛倒諸邪道者是則名為畢竟調伏
又舍利弗言調伏者於我無我亦名

俄 TK8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54－24）

不調伏若觀邪道平等之相不隨不
顛倒諸邪道者是則名為畢竟調伏
又舍利弗言調伏者於我無我亦名
調伏所以者何無我見者於諸煩惱
不受不起是名解脫女問舍利弗言
尊者得解脫耶舍利弗言我得解脫
女言誰縛汝者言得解脫舍利弗言
無有縛者而得解脫而其本性是解
脫相是故我言得解脫耳女言若其
本性無縛無解是解脫相汝何故言
我得解脫舍利弗言一切諸法皆解
脫相是故我言我得解脫女言如尊
者舍利弗所言若知諸法皆解脫相
是則名為究竟解脫舍利弗言若
諸漏盡阿羅漢所說汝今所說等無
有異 ◆ 。
女言尊者舍利弗今我亦是漏盡阿

俄 TK8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54－25）

諸漏盡阿羅漢所說汝今所說等無
有異 ◆ 。
女言尊者舍利弗今我亦是漏盡阿
羅漢舍利弗言以何緣故而作是說
女言我亦遠離一切塵垢緣覺聲
聞所有道品我悉知見而不願樂唯
求佛智是故我言是阿羅漢諸漏
已盡 ◆ ：
舍利弗言頗有因緣而諸菩薩作羅
漢耶女荅言有舍利弗言以何緣有
女言若有衆生先種善根應以聲聞
身得度者即現聲聞身而作是言我
是阿羅漢為衆生說證羅漢法是名
菩薩作羅漢也說此法時二百比丘
不受漏法心得解脫是諸比丘白佛
言世尊此女辯才是佛威神為自力
耶佛言是佛威神其女亦自有辯才

俄 TK8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54－26）

言世尊此女辯才是佛威神爲自力
耶佛言是佛威神其女亦自有辯才
之力
尒時無垢光女白佛言世尊今此會
中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願
樂欲聞修何善行得離女身速成男
子能發無上菩提之心唯願世尊當
爲解說尒時世尊欲利益成就四部
衆故告無垢光女言若女人成就一
法得離女身速成男子何謂爲一所
謂深心求於菩提所以者何若有女
人發菩提心則是大善人心大丈夫
心大仙人心非下人心永離二乘狹
劣之心能破外道異論之心於三世
中最是勝心能除煩惱不雜結習清
淨之心若諸女人發菩提心則更不
雜女人諸結縛心以不雜故永離女

俄 TK8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54－27）

中最是勝心能除煩惱不雜結習清
淨之心若諸女人發菩提心則更不
雜女人諸結縛心以不雜故永離女
身得成男子所有善根亦當迴向無
上菩提是名爲一
復次女人成就二法能離女身速成男
子何謂爲二所謂除其慢心離於欺誑
不作幻惑所有善根願離女身速成
男子悉以迴向無上菩提是名爲二
復次女人成就三法能離女身速成男
子何謂爲三一身業清淨持身三戒二
口業清淨離口四過三意業清淨離於
瞋恚邪見愚癡以此十善所生善根願
離女身速成男子迴向菩提是名爲三
復次女人成就四法得離女身速成
男子何謂爲四一不恚害二不瞋恨三
不隨煩惱四住忍辱力是名爲四

俄 TK8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54－28）

男子何謂爲四一不恚害二不瞋恨三
不隨煩惱四住忍辱力是名爲四
復次女人成就五法得離女身速成
男子何謂爲五一樂求善法二尊重正
法三以正法而自娛樂四於說法者敬
如師長五如說修行以此善根願離
女身速成男子迴向菩提是名爲五
復次女人成就六法得離女身速成
男子何謂爲六一常念佛願成佛身
二常念法欲轉法輪三常念僧欲覆
護僧四常念戒欲滿諸願五常念施
欲捨一切諸煩惱垢六常念天欲滿
天中之天一切種智是名爲六
復次女人成就七法得離女身速成
男子何謂爲七一於佛得不壞信二
於法得不壞信三於僧得不壞信四
不事餘天唯奉敬佛五不積聚慳惜

俄 TK8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54－29）

男子何謂爲七一於佛得不壞信二
於法得不壞信三於僧得不壞信四
不事餘天唯奉敬佛五不積聚慳惜
隨言能行六出言無過恒常質直七
威儀具足是名爲七
復次女人成就八法得離女身速成
男子何謂爲八一不偏愛己男二不
偏愛己女三不偏愛己夫四不專念
衣服瓔珞五不貪著華飾塗香六不
爲美食因緣猶如羅刹煞生食之七
不悔所施之物常追憶之而生歡喜
八所行清淨常懷慚愧是名爲八
復次女人成就九法得離女身速成
男子何謂爲九所謂息九惱法憎我
所愛已憎今憎當憎愛我所憎已愛
今愛當愛於我已憎今憎當憎是名
爲九

俄 TK8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54－30）

所愛已憎今憎當憎愛我所憎已愛
今愛當愛於我已憎今憎當憎是名
爲九
復次女人成就十法得離女身速成
男子何謂爲十一不自大二除憍慢
三敬尊長四所言必實五無嫉恨六
不麁言七不難教八不貪惜九不暴
悪十不調戲是名爲十
復次善女若有女人能如實觀女人
身過者生猒離心速離女身疾成男
子女人身過者所謂欲瞋癡心并餘
煩惱重於男子又此身中有一百户
蟲恒爲苦患愁惱因縁是故女人煩
惱偏重應當善思觀察此身便爲不
淨之器臭穢充滿亦如枯井空城破
村難可愛樂是故於身應生猒離又
觀此身猶如婢使不得自在恒爲男

俄 TK8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54－31）

淨之器臭穢充滿亦如枯井空城破
村難可愛樂是故於身應生猒離又
觀此身猶如婢使不得自在恒爲男
女衣服飲食家業所須之所苦惱必
除糞穢涕唾不淨於九月中懷子在
身衆患非一及其生時受大苦痛命
不自保是故女人應生厭離女人之
身又復女人雖生在王宮必當屬他
盡其形壽猶如婢使隨逐大家亦如
弟子奉事於師又爲種種刀杖瓦石
手拳打擲悪言罵辱如是等苦不得
自在是故女人應於此身生厭離心
又此女身常被繋閉猶如虵鼠在深
穴中不得妄出又女人法制不由身
常於他邊稟受飲食衣服花香種種
瓔珞嚴身之具象馬車乗是故應當
厭離女身又此女身爲他所使不得

俄 TK8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54－32）

常於他邊稟受飲食衣服花香種種
瓔珞嚴身之具象馬車乘是故應當
厭離女身又此女身為他所使不得
自在執作甚多擣藥舂米若㸑若磑
大小豆麥抽氎紡氎如是種種苦役
無量是故女人應患此身欲求永離
如是衆苦當以此法教示餘人常念
如來所言誠實讚歎出家能報佛恩
當發此心願離女身速成男子於佛
法中出家修道不復貪求華鬘瓔珞
遊戲園林衣服飲食嚴身之具當觀
自身及侍立眷屬猶如機關木人筋
牽屈申舉下而已此身虛僞血肉所
成不久壞滅此身如厠九孔流出種
種不淨此身愚小之人於中起著而
恒四大所成此身諸陰猶如怨家此
身虛僞中無堅實如空聚落此身無

俄 TK8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54－33）

種不淨此身愚小之人於中起著而
恒四大所成此身諸陰猶如怨家此
身虛僞中無堅實如空聚落此身無
主從父母生復以行業而嚴飾之此
身不淨純盛臭穢此身即是屎尿之
器不久弃捐無可貪處此身歸死出
息入息必當斷故此身無我如草木
瓦石此身無作者從因緣生此身是
衆鳥狼狗野干之食弃塚間故此身
是苦聚四百四病之所困故此身恒
為風寒冷熱等分衆病之所壞散恒
以藥力得存立故此身不知恩以飲
食養之無止足故此身無知內無作
者故此身是後邊必當死故是故女
人應當如是觀察此身生厭離心修
行善法修善行時若得新好華菓可
食之物先奉諸佛菩薩無上福田及

俄 TK8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54－34）

人應當如是觀察此身生厭離心修
行善法修善行時若得新好華菓可
食之物先奉諸佛菩薩無上福田及
師長父母然後自食應作是念如我
今者以新華菓施與尊重清淨福田
願離故穢女人之身更得新好男子
之身當佛說此法時會中五百比丘
尼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而
作是言我等所有善根願離女身速
成男子尒時會中有七十五諸居士
婦聞說此法心大歡喜即持身上所
著瓔珞以散佛上佛神力故所散瓔
珞即於空中當佛頂上化成七十五
四柱寶臺端嚴殊妙甚可愛樂臺中
悉有衆寶之座各有如來而坐其上
與比丘僧菩薩大衆前後圍遶自然
顯現尒時諸居士婦見此神變倍復

俄 TK8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54－35）

悉有衆寶之座各有如來而坐其上
與比丘僧菩薩大衆前後圍遶自然
顯現尒時諸居士婦見此神變倍復
歡喜踊躍無量前詣佛所頭面礼足
右遶三帀作如是言世尊我等所有
善根今悉合集同發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心得離女身亦迴向無上菩
提世尊大悲廣說女人受身過惡悉
如佛言無不實者我等今當勤修方
便永離如是諸惡過咎從今已去盡
其形壽奉持五戒淨修梵行以此善
根共一切衆生成等正覺尒時尊者
舍利弗語諸居士婦言姊妹能作如
是大師子吼甚為希有然汝等夫為
聽汝等修梵行不應當問之諸居士
婦白尊者舍利弗言若我等各問其
夫我從何處來生此間於此間設當

俄 TK8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54－36）

聽汝等修梵行不應當問之諸居士
婦白尊者舍利弗言若我等各問其
夫我從何處來生此間於此間沒當
生何處雖[illegible]我夫而不能荅何用問
爲尊者舍利弗若問如來我等從何
處沒來生此間於此間沒當生何處
如來明見悉爲我等分別說之是故
如來是我等父母是我等所尊是我
等大師是我等福田是我等寶洲歸
依之處今修梵行何用問其夫爲從
今已去我等勤修方便更不屬夫如
餘女人所以者何若人能除貪欲瞋
恚愚癡諸結縛者終不更能患累其
人今我身心便是我夫心修梵行不
亦快乎又尊者舍利弗若非我夫而
作夫想奪我命者自守其心淨修梵
行無悔恨也尒時尊者舍利弗語諸

俄 TK8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54－37）

亦快乎又尊者舍利弗若非我夫而
作夫想奪我命者自守其心淨修梵
行無悔恨也尒時尊者舍利弗語諸
居士婦言當勤方便離女人身所以
者何女人之身不能得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諸居士婦白尊者舍利弗
言我等從今不復更起女人煩惱即
礼佛足而作是言世尊今於佛前頭
面礼足不轉女身成男子者終不起
也佛言諸姊妹我常說言或有女人
能爲男子勇猛之行然諸姊妹有十
六法若能修行隨所願求皆得從意
何等十六一戒清淨二心清淨三空
清淨四無願清淨五無相清淨六無
作清淨七知身業如影八知口業如
響九知意業如幻十知緣起法十一
離二邊見十二善知因緣十三觀法

俄 TK8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54－38）

作清淨七知身業如影八知口業如
響九知意業如幻十知緣起法十一
離二邊見十二善知因緣十三觀法
如幻十四知法如夢十五想法如燄
十六深心寂靜當佛說此十六清淨
法時大地震動佛之威神七千五居
士婦其夫即時來詣佛所各見其妻
頂礼佛足問尊者舍利弗言今我妻
妻以何緣故頂礼佛足舍利弗言此
諸姉等聞佛解說離女身法心大歡
喜踊躍無量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心盡其形壽奉持五戒淨修梵
行今於佛前頭面礼足作是誓言若
我於此不轉女身成男子者終不起
也又諸居士汝當放此諸姉妹等於
佛法中出家修道諸居士曰如尊者
言悉聽出家又尊者舍利弗我等今

俄 TK8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54－39)

也又諸居士汝當放此諸姉妹等於
佛法中出家修道諸居士曰如尊者
言悉聽出家又尊者舍利弗我等今
者於佛法中令得出家先當度我等
然後女人尒時舍利弗白佛言世尊
是諸居士於佛正法欲得出家願佛
聽之佛告諸居士於我法中隨意出
家時諸居士白佛言願爲我等出家
佛言善來比丘皆成沙門袈裟著身
成就威儀尒時諸居士婦佛之威神
自善根力正觀思惟得離女身變成
男子佛神力故即昇虛空高七多羅
樹異口同音而說偈言 。
諸法悉如幻 但從分別生 於第一義中
無有男女相 幻師以幻術 於四衢道中
化作男女像 兵衆共鬬戰 皆共相侵害
其事非真實 我今觀生死 如幻無有異

俄 TK8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54－40)

無有男女相　幻師以幻術　於四衢道中
化作男女像　兵衆共闘戰　皆共相侵害
其事非真實　我今觀生死　如幻無有異
如人於夢中　造作種種事　以其無真實
覺已無所見　諦觀於我見　唯是陰入界
無有真實體　但從顛倒生　譬如水中月
可見不可捉　法性同水月　其實無去來
亦如熱時燄　現有動揺相　或見是河池
而無有真實　諸法皆如燄　其性無所有
但從顛倒生　畢竟無有我　我本為女身
而從分别生　今觀男子身　皆空無所有
若有能知空　不應分别生　則於現法中
身證無罣礙　是佛境界力　復從宿福生
亦修現前法　得離女人身　若有諸女人
欲成男子身　當發菩提心　所願便成就
尒時轉女身出家菩薩從虚空中下
頂礼佛足語其本夫諸居士言善知

俄 TK8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54－41）

欲成男子身　當發菩提心　所願便成就
尒時轉女身出家菩薩從虚空中下
頂礼佛足語其本夫諸居士言善知
識汝曹皆當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心佛出世難不生諸難亦復甚難
以大悲心為諸衆生發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心此亦復難若人能發菩
提之心則為供養去來今佛時諸比
丘語轉女身諸菩薩言汝曹皆是我
等大善知識能教化我等為衆生故
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我等今
於佛前發菩提心願未來世得成為
佛悉如世尊釋迦牟尼如來阿羅訶
三藐三佛陁尒時轉女身諸菩薩等
白佛言世尊願為我等出家莫如善
來比丘出家之法亦欲不於聲聞人
邊而得出家

俄 TK8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54－42）

白佛言世尊願爲我等出家莫如善
來比丘出家之法亦欲不於聲聞人
邊而得出家
尒時世尊告弥勒菩薩汝當爲此諸
善男子如法出家弥勒菩薩白佛言
唯然世尊當爲出家尒時無垢光女
詣其母所白言菴婆當發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心若母發心我爲已報
菴婆之恩母言我已發心所以者何
汝於十月在我腹中從是已來不生
慳心破戒心瞋恚懈怠亂念惡慧邪
見貪欲瞋恚愚癡之心常歡喜踊躍
身心安樂恒於夢中見諸如來共比
丘僧前後圍遶而爲說法我於是時
心自念言今我腹中所懷之子必是
菩薩我於夢中見如來身心意歡樂
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汝今

俄 TK8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54－43）

心自念言今我腹中所懷之子必是
菩薩我於夢中見如來身心意歡樂
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汝今
勸我當隨汝語重更發心尒時無垢
光女左手之中自然而出上妙寶蓋
持至母所而白母言以此寶蓋奉上
如來當發大願爲諸天世人作法寶
之蓋尒時淨日夫人取其寶蓋奉上
如來發是願言以此善根令我將來
爲諸天世人作法寶之蓋
尒時世尊告舍利弗言此無垢光女
遊戲神通從無垢稱王佛國現受女
身來生此閻又舍利弗言此女本是
菩薩名無垢光已於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而不退轉爲成就衆生故現
受女身非因行業又舍利弗汝見是
七十五居士婦皆成男子者不舍利

俄 TK8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54－44）

三菩提而不退轉爲成就衆生故現受女身非因行業又舍利弗汝見是七十五居士婦皆成男子者不舍利弗言已見佛告舍利弗皆是此女前世父母舍利弗無垢光女長夜發願若有衆生是我父母者必當令其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不退轉又舍利弗此三千大千世界所有星宿其數易知此無垢光女前世父母受其勸導修行善法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不退轉者其數難知尒時無垢光女前礼佛足而作是言一切諸法無男無女此言若實令我女身化成男子發此言時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無垢光女女形即滅變化成就相好莊嚴男子之身尒時尊者舍利弗語無垢光菩薩言仁者未得

俄 TK8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54－45）

六種震動無垢光女女形即滅變化成就相好莊嚴男子之身尒時尊者舍利弗語無垢光菩薩言仁者未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能作佛事乃至如此甚爲希有無垢光菩薩語尊者舍利弗誠如所言諸菩薩摩訶薩大擔莊嚴欲利益成就一切衆生甚爲希有譬如阿伽樓樹所有華葉但出阿伽樓香如是諸菩薩摩訶薩乃至發一心之善皆爲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恒出佛法功德之香説是法時會中萬二千衆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地大震動虚空諸天雨種種華諸天樂器不鼓自鳴咸作是言此無垢光菩薩説真淨法若有衆生聞其法者深心信樂得大威勢離衆患難修諸善行若有女人得聞此

俄 TK8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54－46）

言此無垢光菩薩說真淨法若有衆
生聞其法者深心信樂得大威勢離
衆患難修諸善行若有女人得聞此
經當知此身最是後邊所以者何此
經廣說女人之身種種過患亦廣解
說種種諸行得離女身清淨法故
尒時世尊告阿難言汝當受持此經
讀誦通利為他解說廣令流布所以
者何阿難若有女人以種種珎寶滿
閻浮提施佛世尊以此善根求離女
身復有女人得聞此經信解歡喜以
其善根求離女身阿難當知聞此經
名斯則疾矣阿難白佛言此經名何
等云何受持佛言阿難此經名轉女
人身亦名無垢光菩薩所問復名無
過稱菩薩道教當念受持佛說是已
無垢光菩薩并他方國土來會菩薩

俄 TK8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54－47)

人身亦名無垢光菩薩所問復名無
過稱菩薩道教當念受持佛說是已
無垢光菩薩并他方國土來會菩薩
及無垢光父母長老阿難時會諸天
乾闥婆阿脩羅人非人等聞佛所說
皆大歡喜作礼奉行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經音 此下實音字如本韻内無者就鄰韻同聲字而借音之若全無者但安切脚
㓰音計 曇音談 耆音其 闍音成 嵎集物切 闥他達切
睺音後 適音釋 麁音麁 強音在 震之刃切 雅魚賈切
瞋音真 恚音位 覆音副 蔽音閉 顛音巔 倒音到 埵音朶
犇奴狀切 藾弥藥切 膂音脇 陸音六 碼音馬 碯音惱 鬚音
須 貌音皃 詣音議 裸胡瓦切 慙音慚 愧音貴 憍音嬌 慳
苦閑切 懈音戒 怠音代 厭音猒 渡音度 鎧苦改切 瓔音英
珞音落 懸音玄 史音餘 誨音會 怯音篋 弱音肉 礕音喻 諍
音爭 訟音誦 攀普班切 蘭音闌 若音惹 逮音代 稼音嫁 頗
音叵 狹音匣 誑居況切 娱音愚 樂音落 偏音篇 飾音[illegible] [illegible]

俄 TK8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54－48)

珞音落 懸音玄 臾音餘 誨音會 怯音篋 弱音肉 譽音喻 諍音
訟音誦 攀普班切 蘭音闌 若音惹 逮音代 稼音嫁 頗
狹音匣 誑居況切 娛音愚 樂音落 偏音篇 飾音 傷
力進切 憎音增 嫌胡兼切 暴音瀑 戲音戲 蟲音虫 晃音昊
村千尊切 糞音分 涕音弟 唾音惰 保音寶 拳音權 打音頂
擲音直 被音譬 繫音計 穴胡決切 稟彼錦切 擣音島 舂書容切
燉音鰲 抽丑由切 毳音墜 紡音倣 氎音膝 役音疫 鬘音蠻 筋
音斤 牽音愆 僞危睡切 厠初事切 屎音矢 尿奴弔切 捐音緣 狼
音郎 塚音種 柱音處 踊音勇 躍音藥 姊音紫 妹音昧 洲音周
奪徒活切 響音嚮 袈音加 裟音沙 外音外 幻音患 術音述 衢
音渠 餤音焰 搖音遙 畫音畫 礙音导 菴烏含切 腹音復 蓋音蓋
夫女人身者過患之本惡業之根繫鏁
三拘纏縛五障隨情起滌八十四嬌態
難防觸境生迷一十種惡因易就同毒
樹而可伐類蚖蛆以寧親圊厠不堪猛
焰無比是故應當猒弃女身故律云十
方國土有女人處則有地獄又稱揚諸

俄 TK8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54－49）

難防觸境生迷一十種惡因易就同毒
樹而可伐類蚖蛆以寧親圊厠不堪猛
焰無比是故應當猒弃女身故律云十
方國土有女人處則有地獄又稱揚諸
佛功德經云若能斷弃女人身者則為
斷絶衆生無量諸苦壞衆惡行閉絶三
塗開泥洹門故佛世尊說轉女身法經
云若有讀誦此經聽聞受持猒離女身
速成男子如或不能讀誦但能志心歸
依三寶或稱佛名号或念六字神呪必
離女身決定無疑今依諸經謹録于後
弟子某甲　南无歸依佛　南无歸
依法　南无歸依僧

大威德陁羅尼經云婦人有六種法具足離
婦女身得丈夫根何等為六歸依佛歸依法
歸依僧護已夫主不妒嫉
心發願為先猒惡女身

南无藥師瑠璃光佛

藥師瑠璃光七佛本願功德經云若有女
人為女衆苦之所逼切極生猒離願捨女

俄 TK8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54－50）

歸依僧護已夫主不妒嫉
心發願為先猒惡女身
南无藥師瑠璃光佛
藥師瑠璃光七佛本願功德經云若有女
人為女衆苦之所逼切極生猒離願捨女
身若聞我名至心稱念即於現身轉成男
子具丈夫相乃至菩提又云若是女人得
聞藥師瑠璃光如來名号至
心受持於後不復更受女身
南无阿弥陁佛
無量壽經云設我得佛其有女人聞我名
字歡喜信樂發菩提心猒惡女身壽終之
後復為女像
者不取正覺
南无寶王大光照佛
金光明最勝王經云若有女人聞是佛名
者臨命終時得見彼佛來至其所既見佛
已究竟不復
更受女身
唵麻祢鉢啪二合銘吽
大悲揔持經云若有女人猒女求男誦大
悲呪或誦心呪六字呪也不成男子者我誓不取正覺
然准大藏經說轉女人身成男子者法
門其多依諸聖教略陳七種一者歸依
三寶二者稱念佛名三者持誦神呪四
者造佛形像五者供佛菩薩師長父母

俄 TK8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54－51)

門其多依諸聖教略陳七種一者歸依
三寶二者稱念佛名三者持誦神呪四
者造佛形像五者供佛菩薩師長父母
六者聽聞此經七者如法修行前之三門如上
已說四造佛形像者大乘造像功德經云
佛告弥勒菩薩言若有女人能造佛像
永不復受女人之身五供佛菩薩師長
父母者此經云若得新好華菓可食之
物先奉諸佛菩薩無上福田及師長父
母然後自食應作是念如我今者以新
華菓施與尊重清淨福田願離故穢女
人之身更得新好男子之身六聽聞此
經者經云復有女人得聞此經信解歡
喜以其善根求離女身聞此經名斯則
疾矣又云若有女人得聞此經當知此
身最是後邊七如法修行者此經廣
說離女身法從一至十增數十法又云

俄 TK8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54－52)

疾矣又云若有女人得聞此經當知此
身最是後邊七如法修行者此經廣
說離女身法從一至十增數十法又云
若有女人能如實觀女人身過者生猒
離心速離女身疾成男子或有不能讀
誦此經者如上所說七種法門之中隨
修一行稱一佛名誦一神呪等皆得轉
離女人之身又不唯女人聽聞修習速
離女身獲諸功德若有男子聽聞讀誦
修行此法永離諸難疾證菩提

恭聞竺乾大覺特開甘露之玄門沙
界含靈普獲真常之寶藏今斯 •
轉女身經者上乘秘典了義真詮談
無相無名之妙心顯非男非女之真
性大權應跡右脇化生攉天帝不受
珠衣挫聲聞直談妙理慈親獻蓋報
此世之洪恩諸婦轉形酬多生之育

俄 TK8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54－53）

性大權應跡右脇化生攉天帝不受
珠衣挫聲聞直談妙理慈親獻蓋報
此世之洪恩諸婦轉形酬多生之育
德聞經歡喜定轉女身信樂受持速
登聖果今　皇太后羅氏自惟生居
末世去聖時遥宿植良因幸逢真教
每思 • • •
仁宗之厚德仰憑法力以薦資遂於

俄 TK8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54－54）

處親近處能爲衆生演說是經文殊師利
云何名菩薩摩訶薩行處若菩薩摩訶薩
住忍辱地柔和善順而不卒暴心亦不驚
又復於法無所行而觀諸法如實相亦不
行不分別是名菩薩摩訶薩行處云何名
菩薩摩訶薩親近處菩薩摩訶薩不親近
國王王子大臣官長不親近諸外道梵志
尼揵子等及造世俗文筆讚詠外書及路
伽耶陁逆路伽耶陁者亦不親近諸有凶
戲相扠相撲及那羅等種種變現之戲又
不親近旃陁羅及畜猪羊雞狗畋獵漁捕
諸惡律儀如是人等或時來者則爲說法
無所希望又不親近求聲聞比丘比丘尼
優婆塞優婆夷亦不問訊若於房中若經
行處若在講堂中不共住止或時來者隨
宜說法無所希求文殊師利又菩薩摩訶
薩不應於女人身取能生欲想相而爲說
法亦不樂見若入他家不與小女處女寡
女等共語亦復不近五種不男之人以爲
親厚不獨入他家若有因緣須獨入時但
一心念佛若爲女人說法不露齒笑不現
胸臆乃至爲法猶不親厚況復餘事不樂
畜年少弟子沙弥小兒亦不樂與同師常
好坐禪在於閑處修攝其心文殊師利是

俄 TK9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32－1）

胸臆乃至爲法猶不親厚況復餘事不樂
畜年少弟子沙弥小兒亦不樂與同師常
好坐禪在於閑處修攝其心文殊師利是
名初親近處復次菩薩摩訶薩觀一切法
空如實相不顚倒不動不退不轉如虛空
無所有性一切語言道斷不生不出不起
無名無相實無所有無量無邊無礙無障
但以因緣有從顚倒生故說常樂觀如是
法相是名菩薩摩訶薩第二親近處尒時
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若有菩薩　於後惡世　無怖畏心　欲說是經
應入行處　及親近處　常離國王　及國王子
大臣官長　凶險戲者　及旃陁羅　外道梵志
亦不親近　增上慢人　貪著小乘　三藏學者
破戒比丘　名字羅漢　及比丘尼　好戲笑者
深著五欲　求現滅度　諸優婆夷　皆勿親近
若是人等　以好心來　到菩薩所　爲聞佛道
菩薩則以　無所畏心　不懷希望　而爲說法
寡女處女　及諸不男　皆勿親近　以爲親厚
亦莫親近　屠兒魁膾　畋獵漁捕　爲利殺害
販肉自活　衒賣女色　如是之人　皆勿親近
凶險相撲　種種嬉戲　諸婬女等　盡勿親近
莫獨屏處　爲女說法　若說法時　無得戲笑
入里乞食　將一比丘　若無比丘　一心念佛
是則名爲　行處近處　以此二處　能安樂說
又復不行　上中下法　有爲無爲　實不實法

俄 TK9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32－2）

莫獨屏處 爲女說法 若說法時 無得戲笑
入里乞食 將一比丘 若無比丘 一心念佛
是則名爲 行處近處 以此二處 能安樂說
又復不行 上中下法 有爲無爲 實不實法
亦不分別 是男是女 不得諸法 不知不見
是則名爲 菩薩行處 一切諸法 空無所有
無有常住 亦無起滅 是名智者 所親近處
顛倒分別 諸法有無 是實非實 是生非生
在於閑處 修攝其心 安住不動 如須弥山
觀一切法 皆無所有 猶如虛空 無有堅固
不生不出 不動不退 常住一相 是名近處
若有比丘 於我滅後 入是行處 及親近處
說斯經時 無有怯弱 菩薩有時 入於靜室
以正憶念 隨義觀法 從禪定起 爲諸國王
王子臣民 婆羅門等 開化演暢 說斯經典
其心安隱 無有怯弱 文殊師利 是名菩薩
安住初法 能於後世 說法華經
又文殊師利 如來滅後 於末法中 欲說是
經 應住安樂行 若口宣說 若讀經時 不樂
說人及經典過 亦不輕慢 諸餘法師 不說
他人好惡長短 於聲聞人 亦不稱名 說其
過惡 亦不稱名 讚歎其美 又亦不生 怨嫌
之心 善修如是安樂心故 諸有聽者 不逆
其意 有所難問 不以小乘法答 但以大乘
而爲解說 令得一切種智 尒時世尊 欲重
宣此義而說偈言

俄 TK9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32－3)

之心 善修如是安樂心故 諸有聽者 不逆
其意 有所難問 不以小乘法答 但以大乘
而爲解說 令得一切種智 尒時世尊 欲重
宣此義而說偈言
菩薩常樂 安隱說法 於清淨地 而施床座
以油塗身 澡浴塵穢 著新淨衣 內外俱淨
安處法座 隨問爲說 若有比丘 及比丘尼
諸優婆塞 及優婆夷 國王王子 群臣士民
以微妙義 和顏爲說 若有難問 隨義而答
因緣譬喻 敷演分別 以是方便 皆使發心
漸漸增益 入於佛道 除嬾墯意 及懈怠想
離諸憂惱 慈心說法 晝夜常說 無上道教
以諸因緣 無量譬喻 開示衆生 咸令歡喜
衣服卧具 飲食醫藥 而於其中 無所希望
但一心念 說法因緣 願成佛道 令衆亦尒
是則大利 安樂供養 我滅度後 若有比丘
能演說斯 妙法華經 心無嫉恚 諸惱障礙
亦無憂愁 及罵詈者 又無怖畏 加刀杖等
亦無擯出 安住忍故 智者如是 善修其心
能住安樂 如我上說 其人功德 千萬億劫
筭數譬喻 說不能盡
又文殊師利 菩薩摩訶薩 於後末世 法欲
滅時 受持讀誦斯經典者 無懷嫉妬 諂誑
之心 亦勿輕罵學佛道者 求其長短 若比
丘比丘尼 優婆塞優婆夷 求聲聞者 求辟
支佛者 求菩薩道者 無得惱之 令其疑悔

俄 TK9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32－4)

滅時受持讀誦斯經典者無懷嫉妬諂誑之心亦勿輕罵學佛道者求其長短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求聲聞者求辟支佛者求菩薩道者無得惱之令其疑悔語其人言汝等去道甚遠終不能得一切種智所以者何汝是放逸之人於道懈怠故又亦不應戲論諸法有所諍競當於一切衆生起大悲想於諸如來起慈父想於諸菩薩起大師想於十方諸大菩薩常應深心恭敬禮拜於一切衆生平等說法以順法故不多不少乃至深愛法者亦不為多說文殊師利是菩薩摩訶薩於後末世法欲滅時有成就是第三安樂行者說是法時無能惱亂得好同學共讀誦是經亦得大衆而來聽受聽已能持持已能誦誦已能說說已能書若使人書供養經卷恭敬尊重讚歎尒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若欲說是經　當捨嫉恚慢　諂誑邪偽心
常修質直行　不輕蔑於人　亦不戲論法
不令他疑悔　云汝不得佛　是佛子說法
常柔和能忍　慈悲於一切　不生懈怠心
十方大菩薩　愍衆故行道　應生恭敬心
是則我大師　於諸佛世尊　生無上父想
破於憍慢心　說法無障礙　第三法如是
智者應守護　一心安樂行　無量衆所敬

俄 TK9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32－5)

十方大菩薩　愍衆故行道　應生恭敬心
是則我大師　於諸佛世尊　生無上父想
破於憍慢心　說法無障礙　第三法如是
智者應守護　一心安樂行　無量衆所敬

又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於後末世法欲滅時有持是法華經者於在家出家人中生大慈心於非菩薩人中生大悲心應作是念如是之人則為大失如來方便隨宜說法不聞不知不覺不問不信不解其人雖不問不信不解是經我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隨在何地以神通力智慧力引之令得住是法中文殊師利是菩薩摩訶薩於如來滅後有成就此第四法者說是法時無有過失常為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國王王子大臣人民婆羅門居士等供養恭敬尊重讚歎虛空諸天為聽法故亦常隨侍若在聚落城邑空閑林中有人來欲難問者諸天晝夜常為法故而衛護之能令聽者皆得歡喜所以者何此經是一切過去未來現在諸佛神力所護故文殊師利是法華經於無量國中乃至名字不可得聞何况得見受持讀誦文殊師利譬如強力轉輪聖王欲以威勢降伏諸國而諸小王不順其命時轉輪王起種種兵而往討伐王見兵衆戰有功者即大歡喜隨功賞賜或與田宅聚落城邑或與

俄 TK9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32－6)

諸國而諸小王不順其命時轉輪王起種
種兵而往討伐王見兵衆戰有功者即大
歡喜隨功賞賜或與田宅聚落城邑或與
衣服嚴身之具或與種種珍寶金銀琉璃
硨磲瑪瑙珊瑚琥珀爲馬車乘奴婢人民
唯髻中明珠不以與之所以者何獨王頂
上有此一珠若以與之王諸眷屬必大驚
恠文殊師利如來亦復如是以禪定智慧
力得法國土王於三界而諸魔王不肯順
伏如來賢聖諸將與之共戰其有功者心
亦歡喜於四衆中為說諸經令其心悅賜
以禪定解脫無漏根力諸法之財又復賜
與涅槃之城言得滅度引導其心令皆歡
喜而不為說是法華經文殊師利如轉輪
王見諸兵衆有大功者心甚歡喜以此難
信之珠久在髻中不妄與人而今與之如
來亦復如是於三界中為大法王以法教
化一切衆生見賢聖軍與五陰魔煩惱魔
死魔共戰有大功勳滅三毒出三界破魔
網尒時如來亦大歡喜此法華經能令衆
生至一切智一切世間多怨難信先所未
說而今說之文殊師利此法華經是諸如
來第一之說於諸說中最為甚深末後賜
與如彼強力之王久護明珠今乃與之文
殊師利此法華經諸佛如來秘密之藏於
諸經中最在其上長夜守護不妄宣說始

俄 TK9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32－7)

來第一之說於諸說中最為甚深末後賜
與如彼強力之王久護明珠今乃與之文
殊師利此法華經諸佛如來秘密之藏於
諸經中最在其上長夜守護不妄宣說始
於今日乃與汝等而敷演之尒時世尊欲
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常行忍辱　哀愍一切　乃能演說　佛所讚經
後末世時　持此經者　於家出家　及非菩薩
應生慈悲　斯等不聞　不信是經　則為大失
我得佛道　以諸方便　為說此法　令住其中
譬如強力　轉輪之王　兵戰有功　賞賜諸物
爲馬車乘　嚴身之具　及諸田宅　聚落城邑
或與衣服　種種珍寶　奴婢財物　歡喜賜與
如有勇健　能為難事　王解髻中　明珠賜之
如來亦尒　為諸法王　忍辱大力　智慧寶藏
以大慈悲　如法化世　見一切人　受諸苦惱
欲求解脫　與諸魔戰　為是衆生　說種種法
以大方便　說此諸經　既知衆生　得其力已
末後乃為　說是法華　如王解髻　明珠與之
此經為尊　衆經中上　我常守護　不妄開示
今正是時　為汝等說　我滅度後　求佛道者
欲得安隱　演說斯經　應當親近　如是四法
讀是經者　常無憂惱　又無病痛　顏色鮮白
不生貧窮　卑賤醜陋　衆生樂見　如慕賢聖
天諸童子　以為給使　刀杖不加　毒不能害
若人惡罵　口則閉塞　遊行無畏　如師子王

俄 TK9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32－8)

讀是經者　常無憂惱　又無病痛　顔色鮮白
不生貧窮　卑賤醜陋　衆生樂見　如慕賢聖
天諸童子　以為給使　刀杖不加　毒不能害
若人惡罵　口則閉塞　遊行無畏　如師子王
智慧光明　如日之照　若於夢中　但見妙事
見諸如來　坐師子座　諸比丘衆　圍遶說法
又見龍神　阿脩羅等　數如恒沙　恭敬合掌
自見其身　而為說法　又見諸佛　身相金色
放無量光　照於一切　以梵音聲　演說諸法
佛為四衆　說無上法　見身處中　合掌讚佛
聞法歡喜　而為供養　得陁羅尼　證不退智
佛知其心　深入佛道　即為授記　成最正覺
汝善男子　當於來世　得無量智　佛之大道
國土嚴淨　廣大無比　亦有四衆　合掌聽法
又見自身　在山林中　修習善法　證諸實相
深入禪定　見十方佛　五　六
諸佛身金色　百福相莊嚴　聞法為人說
常有是好夢　又夢作國王　捨宮殿眷屬
及上妙五欲　行詣於道場　在菩提樹下
而處師子座　求道過七日　得諸佛之智
成無上道已　起而轉法輪　為四衆說法
經千萬億劫　說無漏妙法　度無量衆生
後當入涅槃　如烟盡燈滅　若後惡世中
說是第一法　是人得大利　如上諸功德
妙法蓮華經從地涌出品第十五

俄 TK9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32－9)

後當入涅槃　如烟盡燈滅　若後惡世中
說是第一法　是人得大利　如上諸功德
妙法蓮華經從地涌出品第十五
尒時他方國土諸來菩薩摩訶薩過八恒
河沙數於大衆中起合掌作礼而白佛言
世尊若聽我等於佛滅後在此娑婆世界
勤加精進護持讀誦書寫供養是經典者
當於此土而廣說之尒時佛告諸菩薩摩
訶薩衆止善男子不須汝等護持此經所
以者何我娑婆世界自有六萬恒河沙等
菩薩摩訶薩一一菩薩各有六萬恒河沙
眷屬是諸人等能於我滅後護持讀誦廣
說此經佛說是時娑婆世界三千大千國
土地皆震裂而於其中有無量千萬億菩
薩摩訶薩同時涌出是諸菩薩身皆金色
三十二相無量光明先盡在此娑婆世界
之下此界虛空中住是諸菩薩聞釋迦牟
尼佛所說音聲從下發來一一菩薩皆是
大衆唱導之首各將六萬恒河沙眷屬況
將五萬四萬三萬二萬一萬恒河沙等眷
屬者況復乃至一恒河沙半恒河沙四分
之一乃至千萬億那由他分之一況復千
萬億那由他眷屬況復億萬眷屬況復千
萬百萬乃至一萬況復一千一百乃至一
十況復將五四三二一弟子者況復單己
樂遠離行如是等比無量無邊筭數譬喻

俄 TK9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32－10)

萬億那由他眷屬況復億萬眷屬況復千
萬百萬乃至一萬況復一千一百乃至一
十況復將五四三二一弟子者況復單已
樂遠離行如是等比無量無邊筭數譬喻
所不能知是諸菩薩從地出已各詣虛空
七寶妙塔多寶如來釋迦牟尼佛所到已
向二世尊頭面礼足及至諸寶樹下師子
座上佛所亦皆作礼右繞三匝合掌恭敬
以諸菩薩種種讚法而以讚歎住在一面
欣樂瞻仰於二世尊是諸菩薩摩訶薩從
初涌出以諸菩薩種種讚法而讚於佛如
是時間經五十小劫是時釋迦牟尼佛默
然而坐及諸四衆亦皆默然五十小劫佛
神力故令諸大衆謂如半日尒時四衆亦
以佛神力故見諸菩薩遍滿無量百千萬
億國土虛空是菩薩衆中有四導師一名
上行二名無邊行三名淨行四名安立行
是四菩薩於其衆中冣為上首唱導之師
在大衆前各共合掌觀釋迦牟尼佛而問
訊言世尊少病少惱安樂行不所應度者
受教易不不令世尊生疲勞耶尒時四大
菩薩而說偈言　五七
世尊安樂　少病少惱　教化衆生　得無疲倦
又諸衆生　受化易不　不令世尊　生疲勞耶
尒時世尊於菩薩大衆中而作是言如是
如是諸善男子如來安樂少病少惱諸衆

俄 TK9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32－11）

世尊安樂　少病少惱　教化衆生　得無疲倦
又諸衆生　受化易不　不令世尊　生疲勞耶
尒時世尊於菩薩大衆中而作是言如是
如是諸善男子如來安樂少病少惱諸衆
生等易可化度無有疲勞所以者何是諸
衆生世世已來常受我化亦於過去諸佛
恭敬尊重種諸善根此諸衆生始見我身
聞我所說即皆信受入如來慧除先修習
學小乘者如是之人我今亦令得聞是經
入於佛慧尒時諸大菩薩而說偈言
善哉善哉　大雄世尊　諸衆生等　易可化度
能問諸佛　甚深智慧　聞已信行　我等隨喜
於時世尊讚歎上首諸大菩薩善哉善哉
善男子汝等能於如來發隨喜心尒時彌
勒菩薩及八千恒河沙諸菩薩衆皆作是
念我等從昔已來不見不聞如是大菩薩
摩訶薩衆從地涌出住世尊前合掌供養
問訊如來時弥勒菩薩摩訶薩知八千恒
河沙諸菩薩等心之所念并欲自決所疑
合掌向佛以偈問曰　五八
無量千萬億　大衆諸菩薩　昔所未曾見
願兩足尊說　是從何所來　以何因緣集
巨身大神通　智慧叵思議　其志念堅固
有大忍辱力　衆生所樂見　為從何所來
一一諸菩薩　所將諸眷屬　其數無有量
[illegible]大菩薩　將六萬恒沙

俄 TK9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32－12）

巨身大神通　智慧叵思議　其志念堅固
有大忍辱力　衆生所樂見　為從何所來
一一諸菩薩　所將諸眷屬　其數無有量
如恒河沙等　或有大菩薩　將六萬恒沙
如是諸大衆　一心求佛道　是諸大師等
六萬恒河沙　俱來供養佛　及護持是經
將五萬恒沙　其數過於是　四萬及三萬
二萬至一萬　一千一百等　乃至一恒沙
半及三四分　億萬分之一　千萬那由他
萬億諸弟子　乃至於半億　其數復過上
百萬至一萬　一千及一百　五十與一十
乃至三二一　單己無眷屬　樂於獨處者
俱來至佛所　其數轉過上　如是諸大衆
若人行籌數　過於恒沙劫　猶不能盡知
是諸大威德　精進菩薩衆　誰為其說法
教化而成就　從誰初發心　稱揚何佛法
受持行誰經　修習何佛道　如是諸菩薩
神通大智力　四方地震裂　皆從中涌出
世尊我昔來　未曾見是事　願說其所從
國土之名号　我常遊諸國　未曾見是衆
我於此衆中　乃不識一人　忽然從地出
願說其囙緣　今此之大會　無量百千億
是諸菩薩等　皆欲知此事　是諸菩薩衆
本末之囙緣　無量德世尊　唯願決衆疑
尒時釋迦牟尼分身諸佛從無量千萬億
他方國土來者在於八方諸寶樹下師子

俄 TK9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32－13）

是諸菩薩等　皆欲知此事　是諸菩薩衆
本末之囙緣　無量德世尊　唯願決衆疑
尒時釋迦牟尼分身諸佛從無量千萬億
他方國土來者在於八方諸寶樹下師子
座上結加趺坐其佛侍者各各見是菩薩
大衆於三千大千世界四方從地涌出住
於虛空各白其佛言世尊此諸無量無邊
阿僧祇菩薩大衆從何所來尒時諸佛各
告侍者諸善男子且待須臾有菩薩摩訶
薩名曰弥勒釋迦牟尼佛之所授記次後
作佛已問斯事佛今荅之汝等自當囙是
得聞尒時釋迦牟尼佛告弥勒菩薩善哉
善哉阿逸多乃能問佛如是大事汝等當
共一心被精進鎧發堅固意如來今欲顯
發宣示諸佛智慧諸佛自在神通之力諸
佛師子奮迅之力諸佛威猛大勢之力尒
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當精進一心　我欲說此事　勿得有疑悔
佛智叵思議　汝今出信力　住於忍善中
昔所未聞法　今皆當得聞　我今安慰汝
勿得懷疑懼　佛無不實語　智慧不可量
所得第一法　甚深叵分別　如是今當說
汝等一心聽　五　九
尒時世尊說此偈已告弥勒菩薩我今於
此大衆宣告汝等阿逸多是諸大菩薩摩

俄 TK9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32－14）

汝等一心聽 五 九
尒時世尊說此偈已告弥勒菩薩我今於
此大衆宣告汝等阿逸多是諸大菩薩摩
訶薩無量無數阿僧祇從地涌出汝等昔
所未見者我於是娑婆丗界得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已教化示導是諸菩薩調伏
其心令發道意此諸菩薩皆於是娑婆丗
界之下此界虚空中住於諸經典讀誦通
利思惟分別正憶念阿逸多是諸善男子
等不樂在衆多有所說常樂静處勤行精
進未曾休息亦不依止人天而住常樂深
智無有障礙亦常樂於諸佛之法一心精
進求無上慧尒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
偈言
阿逸汝當知　是諸大菩薩　從無數劫來
修習佛智慧　悉是我所化　令發大道心
此等是我子　依止是世界　常行頭陁事
志樂於静處　捨大衆憒閙　不樂多所說
如是諸子等　學習我道法　晝夜常精進
為求佛道故　在娑婆世界　下方空中住
志念力堅固　常勤求智慧　說種種妙法
其心無所畏　我於伽耶城　菩提樹下坐
得成㝡正覺　轉無上法輪　尒乃教化之
令初發道心　今皆住不退　悉當得成佛
我今說實語　汝等一心信　我從久遠來
教化是等衆

俄 TK9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32－15)

得成㝡正覺　轉無上法輪　尒乃教化之
令初發道心　今皆住不退　悉當得成佛
我今說實語　汝等一心信　我從久遠來
教化是等衆
尒時弥勒菩薩摩訶薩及無數諸菩薩等
心生疑惑怪未曾有而作是念云何世尊
於少時間教化如是無量無邊阿僧祇諸
大菩薩令住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即白
佛言世尊如來為太子時出於釋宫去伽
耶城不遠坐於道場得成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從是已來始過四十餘年世尊云
何於此少時大作佛事以佛勢力以佛功
德教化如是無量大菩薩衆當成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世尊此大菩薩衆假使有
人於千萬億劫數不能盡不得其邊斯等
久遠已來於無量無邊諸佛所植諸善根
成就菩薩道常修梵行世尊如此之事世
所難信譬如有人色美髮黒年二十五指
百歳人言是我子其百歳人亦指年少言
是我父生育我等是事難信佛亦如是得
道已來其實未久而此大衆諸菩薩等已
於無量千萬億劫為佛道故勤行精進善
入出住無量百千萬億三昧得大神通久
修梵行善能次第習諸善法巧於問荅人
中之寶一切世間甚為希有今日世尊方

俄 TK9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32－16)

入出住無量百千萬億三昧得大神通久
修梵行善能次第習諸善法巧於問答人
中之寶一切世間甚為希有今日世尊方
云得佛道時初令發心教化示導令向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世尊得佛未久乃能
作此大功德事我等雖復信佛隨宜所說
佛所出言未曾虛妄佛所知者皆悉通達
然諸新發意菩薩於佛滅後若聞是語或
不信受而起破法罪業因緣唯然世尊願
為解說除我等疑及未來世諸善男子聞
此事已亦不生疑尒時弥勒菩薩欲重宣
此義而說偈言　五　十

佛昔從釋種　出家近伽耶　坐於菩提樹
尒來尚未久　此諸佛子等　其數不可量
久已行佛道　住於神通力　善學菩薩道
不染世間法　如蓮華在水　從地而涌出
皆起恭敬心　住於世尊前　是事難思議
云何而可信　佛得道甚近　所成就甚多
願為除衆疑　如實分別說　譬如少壯人
年始二十五　示人百歲子　髮白而面皺
是等我所生　子亦說是父　父少而子老
舉世所不信　世尊亦如是　得道來甚近
是諸菩薩等　志固無怯弱　從無量劫來
而行菩薩道　巧於難問答　其心無所畏
忍辱心決定　端正有威德　十方佛所讚

俄 TK9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32－17）

是諸菩薩等　志固無怯弱　從無量劫來
而行菩薩道　巧於難問答　其心無所畏
忍辱心決定　端正有威德　十方佛所讚
善能分別說　不樂在人衆　常好在禪定
為求佛道故　於下空中住　我等從佛聞
於此事無疑　願佛為未來　演說令開解
若有於此經　生疑不信者　即當墮惡道
願今為解說　是無量菩薩　云何於少時
教化令發心　而住不退地　五　十一

妙法蓮華經如來壽量品第十六

尒時佛告諸菩薩及一切大衆諸善男子
汝等當信解如來誠諦之語復告大衆汝
等當信解如來誠諦之語又復告諸大衆
汝等當信解如來誠諦之語是時菩薩大
衆弥勒為首合掌白佛言世尊唯願說之
我等當信受佛語如是三白已復言唯願
說之我等當信受佛語尒時世尊知諸菩
薩三請不止而告之言汝等諦聽如來秘
密神通之力一切世間天人及阿脩羅皆
謂今釋迦牟尼佛出釋氏宮去伽耶城不
遠坐於道場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然
善男子我實成佛已來無量無邊百千萬
億那由他劫譬如五百千萬億那由他阿
僧祇三千大千世界假使有人抹為微塵
過於東方五百千萬億那由他阿僧祇國
乃下一塵如是東行盡是微塵諸善男子

俄 TK9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32－18）

億那由他劫譬如五百千萬億那由他阿
僧祇三千大千世界假使有人抹為微塵
過於東方五百千萬億那由他阿僧祇國
乃下一塵如是東行盡是微塵諸善男子
於意云何是諸世界可得思惟校計知其
數不弥勒菩薩等俱白佛言世尊是諸世
界無量無邊非筭數所知亦非心力所及
一切聲聞辟支佛以無漏智不能思惟知
其限數我等住阿鞞跋致地於是事中亦
所不達世尊如是諸世界無量無邊尒時
佛告大菩薩衆諸善男子今當分明宣語
汝等是諸世界若著微塵及不著者盡以
為塵一塵一劫我成佛已來復過於此百
千萬億那由他阿僧祇劫自從是來我常
在此娑婆世界說法教化亦於餘處百千
萬億那由他阿僧祇國導利衆生諸善男
子於是中間我說然燈佛等又復言其入
於涅槃如是皆以方便分別諸善男子若
有衆生來至我所我以佛眼觀其信等諸
根利鈍隨所應度處處自說名字不同年
紀大小亦復現言當入涅槃又以種種方
便說微妙法能令衆生發歡喜心諸善男
子如來見諸衆生樂於小法德薄垢重者
為是人說我少出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然我實成佛已來久遠若斯但以方

俄 TK9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32－19)

子如來見諸衆生樂於小法德薄垢重者
為是人說我少出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然我實成佛已來久遠若斯但以方
便教化衆生令入佛道作如是說諸善男
子如來所演經典皆為度脫衆生或說已
身或說他身或示已身或示他身或示已
事或示他事諸所言說皆實不虛所以者
何如來如實知見三界之相無有生死若
退若出亦無在世及滅度者非實非虛非
如非異不如三界見於三界如斯之事如
來明見無有錯謬以諸衆生有種種性種
種欲種種行種種憶想分別故欲令生諸
善根以若干因緣譬喻言詞種種說法所
作佛事未曾暫廢如是我成佛已來甚大
久遠壽命無量阿僧祇劫常住不滅諸善
男子我本行菩薩道所成壽命今猶未盡
復倍上數然今非實滅度而便唱言當取
滅度如來以是方便教化衆生所以者何
若佛久住於世薄德之人不種善根貧窮
下賤貪著五欲入於憶想妄見網中若見
如來常在不滅便起憍恣而懷猒怠不能
生難遭之想恭敬之心是故如來以方便
說比丘當知諸佛出世難可值遇所以者
何諸薄德人過無量百千萬億劫或有見
佛或不見者以此事故我作是言諸比丘
如來難可得見斯衆生等聞如是語必當

俄 TK9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32－20)

說比丘當知諸佛出世難可值遇所以者
何諸薄德人過無量百千萬億劫或有見
佛或不見者以此事故我作是言諸比丘
如來難可得見斯衆生等聞如是語必當
生於難遭之想心懷戀慕渴仰於佛便種
善根是故如來雖不實滅而言滅度又善
男子諸佛如來法皆如是為度衆生皆實
不虛譬如良醫智慧聰達明練方藥善治
衆病其人多諸子息若十二十乃至百數
以有事緣遠至餘國諸子於後飲他毒藥
藥發悶亂宛轉于地是時其父還來歸家
諸子飲毒或失本心或不失者遙見其父
皆大歡喜拜跪問訊善安隱歸我等愚癡
悞服毒藥願見救療更賜壽命父見子等
苦惱如是依諸經方求好藥草色香美味
皆悉具足擣簁和合與子令服而作是言
此大良藥色香美味皆悉具足汝等可服
速除苦惱無復衆患其諸子中不失心者
見此良藥色香俱好即便服之病盡除愈
餘失心者見其父來雖亦歡喜問訊求索
治病然與其藥而不肯服所以者何毒氣
深入失本心故於此好色香藥而謂不美
父作是念此子可愍為毒所中心皆顛倒
雖見我喜求索救療如是好藥而不肯服
我今當設方便令服此藥即作是言汝等
當知我今衰老死時已至是好良藥今留

俄 TK9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32－21）

父作是念此子可愍為毒所中心皆顛倒
雖見我喜求索救療如是好藥而不肯服
我今當設方便令服此藥即作是言汝等
當知我今衰老死時已至是好良藥今留
在此汝可取服勿憂不差作是教已復至
他國遣使還告汝父已死是時諸子聞父
背喪心大憂惱而作是念若父在者慈愍
我等能見救護今者捨我遠喪他國自惟
孤露無復恃怙常懷悲感心遂醒悟乃知
此藥色味香美即取服之毒病皆愈其父
聞子悉已得差尋便來歸咸使見之諸善
男子於意云何頗有人能說此良醫虛妄
罪不不也世尊佛言我亦如是成佛已來
無量無邊百千萬億那由他阿僧祇劫為
衆生故以方便力言當滅度亦無有能如
法說我虛妄過者尒時世尊欲重宣此義
而說偈言　五　十三

自我得佛來　所經諸劫數　無量百千萬
億載阿僧祇　常說法教化　無數億衆生
令入於佛道　尒來無量劫　為度衆生故
方便現涅槃　而實不滅度　常住此說法
我常住於此　以諸神通力　令顛倒衆生
雖近而不見　衆見我滅度　廣供養舍利
咸皆懷戀慕　而生渴仰心　衆生既信伏
質直意柔軟　一心欲見佛　不自惜身命
時我及衆僧　俱出靈鷲山　我時語衆生

俄 TK9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32－22）

咸皆懷戀慕　而生渴仰心　衆生既信伏
質直意柔軟　一心欲見佛　不自惜身命
時我及衆僧　俱出靈鷲山　我時語衆生
常在此不滅　以方便力故　現有滅不滅
餘國有衆生　恭敬信樂者　我復於彼中
爲說無上法　汝等不聞此　但謂我滅度
我見諸衆生　沒在於苦惱　故不爲現身
令其生渴仰　因其心戀慕　乃出爲說法
神通力如是　於阿僧祇劫　常在靈鷲山
及餘諸住處　衆生見劫盡　大火所燒時
我此土安隱　天人常充滿　園林諸堂閣
種種寶莊嚴　寶樹多華菓　衆生所遊樂
諸天擊天鼓　常作衆伎樂　雨曼陀羅華
散佛及大衆　我淨土不毀　而衆見燒盡
憂怖諸苦惱　如是悉充滿　是諸罪衆生
以惡業因緣　過阿僧祇劫　不聞三寶名
諸有修功德　柔和質直者　則皆見我身
在此而說法　或時爲此衆　說佛壽無量
久乃見佛者　爲說佛難值　我智力如是
慧光照無量　壽命無數劫　久修業所得
汝等有智者　勿於此生疑　當斷令永盡
佛語實不虛　如醫善方便　爲治狂子故
實在而言死　無能說虛妄　我亦爲世父
救諸苦患者　爲凡夫顛倒　實在而言滅
以常見我故　而生憍恣心　放逸著五欲

俄 TK9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32－23）

實在而言死　無能說虛妄　我亦爲世父
救諸苦患者　爲凡夫顛倒　實在而言滅
以常見我故　而生憍恣心　放逸著五欲
墮於惡道中　我常知衆生　行道不行道
隨所應可度　爲說種種法　每自作是意
以何令衆生　得入無上慧　速成就佛身

妙法蓮華經分別功德品第十七　三十二

尒時大會聞佛說壽命劫數長遠如是無
量無邊阿僧祇衆生得大饒益於時世尊
告弥勒菩薩摩訶薩阿逸多我說是如來
壽命長遠時六百八十萬億那由他恒河
沙衆生得無生法忍復有千倍菩薩摩訶
薩得聞持陀羅尼門復有一世界微塵數
菩薩摩訶薩得樂說無礙辯才復有一世
界微塵數菩薩摩訶薩得百千萬億無量
旋陀羅尼復有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菩
薩摩訶薩能轉不退法輪復有二千中國
土微塵數菩薩摩訶薩能轉清淨法輪復
有小千國土微塵數菩薩摩訶薩八生當
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復有四四天下
微塵數菩薩摩訶薩四生當得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復有三四天下微塵數菩薩
摩訶薩三生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復有二四天下微塵數菩薩摩訶薩二生
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復有一四天

俄 TK9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32－24）

摩訶薩三生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復有二四天下微塵數菩薩摩訶薩二生
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復有一四天
下微塵數菩薩摩訶薩一生當得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復有八世界微塵數衆生
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佛說是諸
菩薩摩訶薩得大法利時於虛空中雨曼
陁羅華摩訶曼陁羅華以散無量百千萬
億寶樹下師子座上諸佛并散七寶塔中
師子座上釋迦牟尼佛及久滅度多寶如
來亦散一切諸大菩薩及四部衆又雨細
抹栴檀沉水香等於虛空中天鼓自鳴妙
聲深遠又雨千種天衣垂諸瓔珞真珠瓔
珞摩尼珠瓔珞如意珠瓔珞遍於九方衆
寶香鑪燒無價香自然周至供養大會一
一佛上有諸菩薩執持幡蓋次第而上至
于梵天是諸菩薩以妙音聲歌無量頌讚
歎諸佛尒時弥勒菩薩從座而起偏袒右
肩合掌向佛而說偈言

佛說希有法　昔所未曾聞　世尊有大力
壽命不可量　無數諸佛子　聞世尊分別
說得法利者　歡喜充遍身　或住不退地
或得陁羅尼　或無礙樂說　萬億旋惣持
或有大千界　微塵數菩薩　各各皆能轉
不退之法輪　復有中千界　微塵數菩薩

或得陁羅尼　或無礙樂說　萬億旋惣持
或有大千界　微塵數菩薩　各各皆能轉
不退之法輪　復有中千界　微塵數菩薩
各各皆能轉　清淨之法輪　復有小千界
微塵數菩薩　餘各八生在　當得成佛道
復有四三二　如此四天下　微塵諸菩薩
隨數生成佛　或一四天下　微塵數菩薩
餘有一生在　當成一切智　如是等衆生
聞佛壽長遠　得無量無漏　清淨之果報
復有八世界　微塵數衆生　聞佛說壽命
皆發無上心　世尊說無量　不可思議法
多有所饒益　如虛空無邊　雨天曼陁羅
摩訶曼陁羅　釋梵如恒沙　無數佛土來
雨栴檀沉水　繽紛而乱墜　如鳥飛空下
供散於諸佛　天鼓虛空中　自然出妙聲
天衣千萬種　旋轉而來下　衆寶妙香鑪
燒無價之香　自然悉周遍　供養諸世尊
其大菩薩衆　執七寶幡蓋　高妙萬億種
次第至梵天　一一諸佛前　寶幢懸勝幡
亦以千萬偈　歌詠諸如來　如是種種事
昔所未曾有　聞佛壽無量　一切皆歡喜
佛名聞十方　廣饒益衆生　一切具善根
以助無上心

尒時佛告弥勒菩薩摩訶薩阿逸多其有
衆生聞佛壽命長遠如是乃至能生一念

以助無上心
尒時佛告弥勒菩薩摩訶薩阿逸多其有
衆生聞佛壽命長遠如是乃至能生一念
信解所得功德無有限量若有善男子善
女人爲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於八十
萬億那由他劫行五波羅蜜檀波羅蜜尸
羅波羅蜜羼提波羅蜜毗梨耶波羅蜜禪
波羅蜜除般若波羅蜜以是功德比前功
德百分千分百千萬億分不及其一乃至
筭數譬喻所不能知若善男子有如是功
德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退者無有是
處尒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若人求佛慧 於八十萬億 那由他劫數
行五波羅蜜 於是諸劫中 布施供養佛
及緣覺弟子 并諸菩薩衆 珎異之飲食
上服與卧具 栴檀立精舍 以園林莊嚴
如是等布施 種種皆微妙 盡此諸劫數
以迴向佛道 若復持禁戒 清淨無缺漏
求於無上道 諸佛之所歎 若復行忍辱
住於調柔地 設衆惡來加 其心不傾動
諸有得法者 懷於增上慢 爲此所輕惱
如是亦能忍 若復勤精進 志念常堅固
於無量億劫 一心不懈息 又於無數劫
住於空閑處 若坐若經行 除睡常攝心
以是因緣故 能生諸禪定 八十億萬劫

俄 TK9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32－27)

於無量億劫 一心不懈息 又於無數劫
住於空閑處 若坐若經行 除睡常攝心
以是因緣故 能生諸禪定 八十億萬劫
安住心不乱 持此一心福 願求無上道
我得一切智 盡諸禪定際 是人於百千
萬億劫數中 行此諸功德 如上之所說
有善男女等 聞我說壽命 乃至一念信
其福過於彼 若人悉無有 一切諸疑悔
深心須臾信 其福爲如此 其有諸菩薩
無量劫行道 聞我說壽命 是則能信受
如是諸人等 頂受此經典 願我於未來
長壽度衆生 如今日世尊 諸釋中之王
道場師子吼 說法無所畏 我等未來世
一切所尊敬 坐於道場時 說壽亦如是
若有深心者 清淨而質直 多聞能總持
隨義解佛語 如是之人等 於此無有疑
又阿逸多若有聞佛壽命長遠解其言趣
是人所得功德無有限量能起如來無上
之慧何況廣聞是經若教人聞若自持若
教人持若自書若教人書若以華香瓔珞
幢幡繒蓋香油蘇燈供養經卷是人功德
無量無邊能生一切種智阿逸多若善男
子善女人聞我說壽命長遠深心信解則
爲見佛常在耆闍崛山共大菩薩諸聲聞
衆圍繞說法又見此娑婆世界其地琉璃

俄 TK9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32－28)

子善女人聞我説壽命長遠深心信解則為見佛常在耆闍崛山共大菩薩諸聲聞衆圍繞説法又見此娑婆世界其地琉璃坦然平正閻浮檀金以界八道寶樹行列諸臺樓觀皆悉寶成其菩薩衆咸處其中若有能如是觀者當知是為深信解相又復如來滅後若聞是經而不毀呰起隨喜心當知已為深信解相何況讀誦受持之者斯人則為頂戴如來阿逸多是善男子善女人不須為我復起塔寺及作僧坊以四事供養衆僧所以者何是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是經典者為已起塔造立僧坊供養衆僧則為以佛舍利起七寶塔高廣漸小至于梵天懸諸幡蓋及衆寶鈴華香瓔珞抹香塗香燒香衆鼓伎樂簫笛箜篌種種舞戲以妙音聲歌唄讚頌則為於無量千萬億劫作是供養已阿逸多若我滅後聞是經典有能受持若自書若教人書則為起立僧坊以赤栴檀作諸殿堂三十有二高八多羅樹高廣嚴好百千比丘於其中止園林浴池經行禪窟衣服飲食牀褥湯藥一切樂具充滿其中如是僧坊堂閣若干百千萬億其數無量以此現前供養於我及比丘僧是故我説如來滅後若有受持讀誦為他人説若自書若教人書供養經卷不須復起塔寺及造僧坊供

俄 TK9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32－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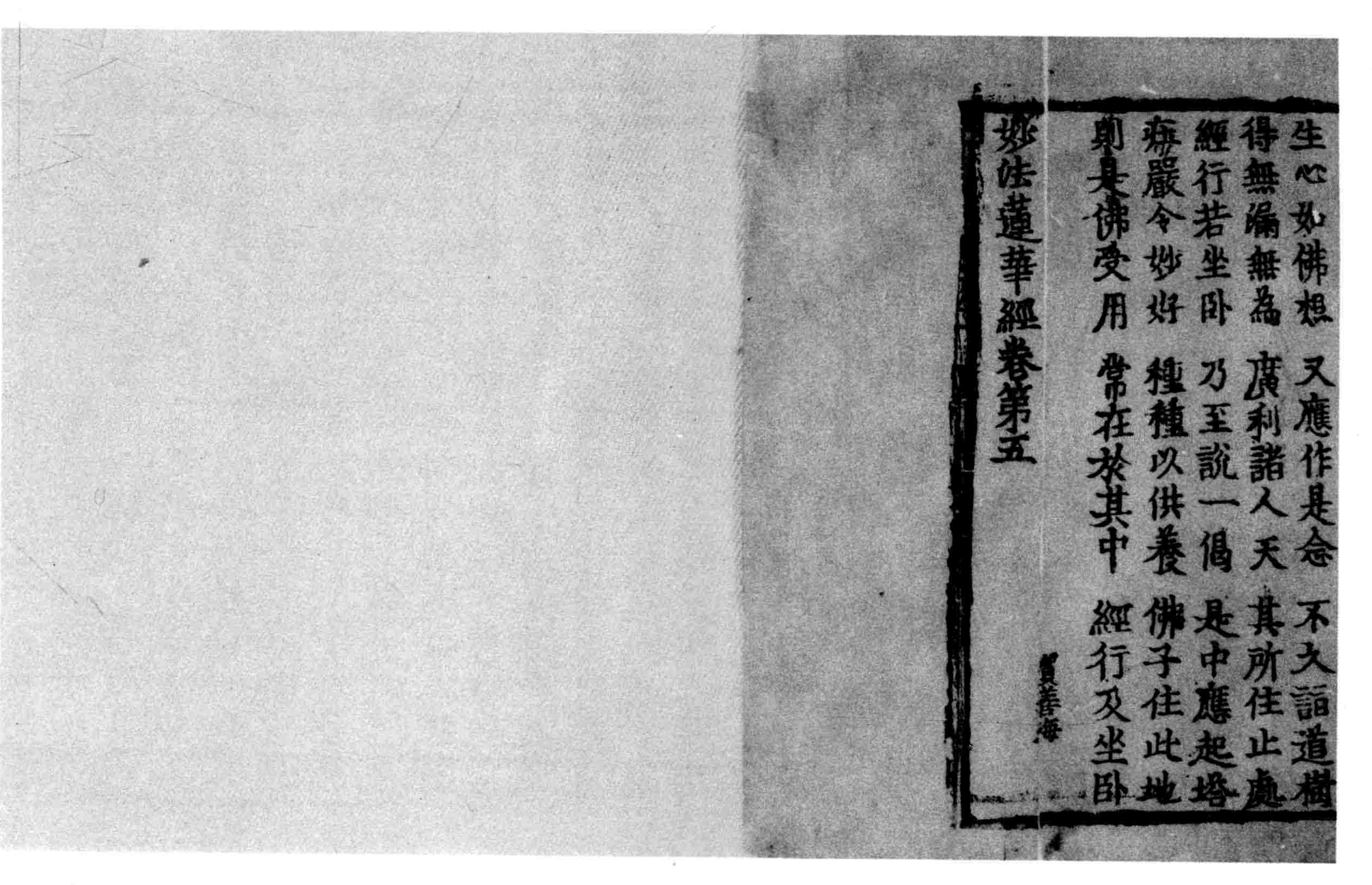
堂閣若干百千萬億其數無量以此現前供養於我及比丘僧是故我説如來滅後若有受持讀誦為他人説若自書若教人書供養經卷不須復起塔寺及造僧坊供養衆僧況復有人能持是經兼行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其德最勝無量無邊譬如虚空東西南北四維上下無量無邊是人功德亦復如是無量無邊疾至一切種智若人讀誦受持是經為他人説若自書若教人書復能起塔及造僧坊供養讚歎聲聞衆僧亦以百千萬億讚歎之法讚歎菩薩功德又為他人種種因緣隨義解説此法華經復能清淨持戒與柔和者而共同止忍辱無瞋志念堅固常貴坐禪得諸深定精進勇猛攝諸善法利根智慧善答問難阿逸多若我滅後諸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是經典者復有如是諸善功德當知是人已趣道場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坐道樹下阿逸多是善男子善女人若坐若立若行處此中便應起塔一切天人皆應供養如佛之塔尒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説偈言

若我滅度後　能奉持此經　斯人福無量
如上之所説　是則為具足　一切諸供養
以舍利起塔　七寶而莊嚴　表刹甚高廣
漸小至梵天　寶鈴千萬億　風動出妙音

俄 TK9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32－30）

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若我滅度後 能奉持此經 斯人福無量
如上之所說 是則為具足 一切諸供養
以舍利起塔 七寶而莊嚴 表刹甚高廣
漸小至梵天 寶鈴千萬億 風動出妙音
又於無量劫 而供養此塔 華香諸瓔珞
天衣衆妓樂 然香油穌燈 周匝常照明
惡世法末時 能持是經者 則為已如上
具足諸供養 若能持此經 則如佛現在
以牛頭栴檀 起僧坊供養 堂有三十二
高八多羅樹 上饌妙衣服 床臥皆具足
百千衆住處 園林諸浴池 經行及禪窟
種種皆嚴好 若有信解心 受持讀誦書
若復教人書 及供養經卷 散華香抹香
以須曼瞻蔔 阿提目多伽 薰油常然之
如是供養者 得無量功德 如虛空無邊
其福亦如是 況復持此經 兼布施持戒
忍辱樂禪定 不瞋不惡口 恭敬於塔廟
謙下諸比丘 遠離自高心 常思惟智慧
有問難不瞋 隨順為解說 若能行是行
功德不可量 若見此法師 成就如是德
應以天華散 天衣覆其身 頭面接足禮
生心如佛想 又應作是念 不久詣道樹
得無漏無為 廣利諸人天 其所住止處
經行若坐臥 乃至說一偈 是中應起塔
莊嚴令妙好 種種以供養 佛子住此地
則是佛受用 常在於其中

俄 TK9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32－31)


生心如佛想 又應作是念 不久詣道樹
得無漏無為 廣利諸人天 其所住止處
經行若坐臥 乃至說一偈 是中應起塔
莊嚴令妙好 種種以供養 佛子住此地
則是佛受用 常在於其中 經行及坐臥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賀善海

俄 TK9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32－32)

妙法蓮花經第六

俄 TK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封面）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隨喜功德品第十八
尒時弥勒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若有
善男子善女人聞是法華經隨喜者得幾
所福而說偈言
世尊滅度後　其有聞是經　若能隨喜者
為得幾所福
尒時佛告弥勒菩薩摩訶薩阿逸多如來

俄 TK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31－1）

世尊滅度後　其有聞是經　若能隨喜者
為得幾所福
尒時佛告弥勒菩薩摩訶薩阿逸多如來
滅後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及餘
智者若長若幼聞是經隨喜已從法會出
至於餘處若在僧坊若空閑地若城邑巷
陌聚落田里如其所聞為父母宗親善友
知識隨力演說是諸人等聞已隨喜復行
轉教餘人聞已亦隨喜轉教如是展轉至
第五十阿逸多其第五十善男子善女人
隨喜功德我今說之汝當善聽若四百萬
億阿僧祇世界六趣四生衆生卵生胎生
濕生化生若有形無形有想無想非有想
非無想無足二足四足多足如是等在衆
生數者有人求福隨其所欲娛樂之具皆
給與之一一衆生與滿閻浮提金銀琉璃
硨磲瑪瑙珊瑚琥珀諸妙珎寶及為馬車
乘七寶所成宮殿樓閣等是大施主如是
布施滿八十年已而作是念我已施衆生
娛樂之具隨意所欲然此衆生皆已衰老
年過八十髮白面皺將死不久我當以佛
法而訓導之即集此衆生宣布法化示教
利喜一時皆得須陁洹道斯陁含道阿那
含道阿羅漢道盡諸有漏於深禪定皆得
自在具八解脫於汝意云何是大施主所
得功德寧為多不弥勒白佛言世尊是人

俄 TK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31－2)

利喜一時皆得須陁洹道斯陁含道阿那
含道阿羅漢道盡諸有漏於深禪定皆得
自在具八解脫於汝意云何是大施主所
得功德寧為多不弥勒白佛言世尊是人
功德甚多無量無邊若是施主但施衆生
一切樂具功德無量何況令得阿羅漢果
佛告弥勒我今分明語汝是人以一切樂
具施於四百萬億阿僧祇世界六趣衆生
又令得阿羅漢果所得功德不如是第五
十人聞法華經一偈隨喜功德百分千分
百千萬億分不及其一乃至筭數譬喻所
不能知阿逸多如是第五十人展轉聞法
華經隨喜功德尚無量無邊阿僧祇何況
最初於會中聞而隨喜者其福復勝無量
無邊阿僧祇不可得比又阿逸多若人為
是經故往詣僧坊若坐若立須臾聽受緣
是功德轉身所生得好上妙為馬車乘珎
寶輦輿及乘天宮若復有人於講法處坐
更有人來勸令坐聽若分座令坐是人功
德轉身得帝釋坐處若梵王坐處若轉輪
聖王所坐之處阿逸多若復有人語餘人
言有經名法華可共往聽即受其教乃至
須臾間聞是人功德轉身得與陁羅尼菩
薩共生一處利根智慧百千萬世終不瘖
瘂口氣不臭舌常無病口亦無病齒不垢
黑不黃不踈亦不缺落不差不曲脣不下

俄 TK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31－3)

須臾聞是人功德轉身得與陁羅尼菩
薩共生一處利根智慧百千萬世終不瘖
瘂口氣不臭舌常無病口亦無病齒不垢
黑不黃不踈亦不缺落不差不曲脣不下
垂亦不褰縮不麁澁不瘡胗亦不缺壞亦
不喎斜不厚不大亦不黧黑無諸可惡鼻
不匾㔸亦不曲戾面色不黑亦不狹長亦
不窊曲無有一切不可喜相脣舌牙齒悉
皆嚴好鼻脩高直面貌圓滿眉高而長額
廣平正人相具足世世所生見佛聞法信
受教誨阿逸多汝且觀是勸於一人令往
聽法功德如此何況一心聽說讀誦而於
大衆為人分別如說修行尒時世尊欲重
宣此義而說偈言　　六　二
若人於法會　得聞是經典　乃至於一偈
隨喜為他說　如是展轉教　至于第五十
最後人獲福　今當分別之　如有大施主
供給無量衆　具滿八十歲　隨意之所欲
見彼衰老相　髮白而面皺　齒踈形枯竭
念其死不久　我今應當教　令得於道果
即為方便說　涅槃真實法　世皆不牢固
如水沫泡燄　汝等咸應當　疾生猒離心
諸人聞是法　皆得阿羅漢　具足六神通
三明八解脫　最後第五十　聞一偈隨喜
是人福勝彼　不可為譬喻　如是展轉聞

俄 TK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31－4）

如水沫泡燄　汝等咸應當　疾生猒離心
諸人聞是法　皆得阿羅漢　具足六神通
三明八解脫　最後第五十　聞一偈隨喜
是人福勝彼　不可為譬喻　如是展轉聞
其福尚無量　何況於法會　初聞隨喜者
若有勸一人　將引聽法華　言此經深妙
千萬劫難遇　即受教往聽　乃至須臾聞
斯人之福報　今當分別說　世世無口患
齒不踈黃黑　脣不厚褰缺　無有可惡相
舌不乾黑短　鼻高脩且直　額廣而平正
面目悉端嚴　為人所喜見　口氣無臭穢
優鉢華之香　常從其口出　若故詣僧坊
欲聽法華經　須臾聞歡喜　今當說其福
後生天人中　得妙象馬車　珍寶之輦輿
及乘天宮殿　若於講法處　勸人坐聽經
是福因緣得　釋梵轉輪座　何況一心聽
解說其義趣　如說而修行　其福不可限

妙法蓮華經法師功德品第十九

尒時佛告常精進菩薩摩訶薩若善男子
善女人受持是法華經若讀若誦若解說
若書寫是人當得八百眼功德千二百耳
功德八百鼻功德千二百舌功德八百身
功德千二百意功德以是功德莊嚴六根
皆令清淨是善男子善女人父母所生清
淨肉眼見於三千大千世界內外所有山
林河海下至阿鼻地獄上至有頂亦見其

俄 TK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31－5）

皆令清淨是善男子善女人父母所生清
淨肉眼見於三千大千世界內外所有山
林河海下至阿鼻地獄上至有頂亦見其
中一切衆生及業因緣果報生處悉見悉
知尒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若於大衆中　以無所畏心　說是法華經
汝聽其功德　是人得八百　功德殊勝眼
以是莊嚴故　其目甚清淨　父母所生眼
悉見三千界　內外弥樓山　須弥及鐵圍
并諸餘山林　大海江河水　下至阿鼻獄
上至有頂處　其中諸衆生　一切皆悉見
雖未得天眼　肉眼力如是
復次常精進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此經
若讀若誦若解說若書寫得千二百耳功
德以是清淨耳聞三千大千世界下至阿
鼻地獄上至有頂其中內外種種語言音
聲象聲馬聲牛聲車聲啼哭聲愁歎聲螺
聲鼓聲鐘聲鈴聲笑聲語聲男聲女聲童
子聲童女聲法聲非法聲苦聲樂聲凡夫
聲聖人聲喜聲不喜聲天聲龍聲夜叉聲
乾闥婆聲阿脩羅聲迦樓羅聲緊那羅聲
摩睺羅伽聲火聲水聲風聲地獄聲畜生
聲餓鬼聲比丘聲比丘尼聲聲聞聲辟支
佛聲菩薩聲佛聲以要言之三千大千世
界中一切內外所有諸聲雖未得天耳以
□□□□清淨常耳皆悉聞知如是分別

俄 TK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31－6）

聲餓鬼聲比丘聲比丘尼聲聲聞聲辟支
佛聲菩薩聲佛聲以要言之三千大千世
界中一切內外所有諸聲雖未得天耳以
父母所生清淨常耳皆悉聞知如是分別
種種音聲而不壞耳根尒時世尊欲重宣
此義而說偈言
父母所生耳　清淨無濁穢　以此常耳聞
三千世界聲　象馬車牛聲　鐘鈴螺鼓聲
琴瑟箜篌聲　簫笛之音聲　清淨好歌聲
聽之而不著　無數種人聲　聞悉能解了
又聞諸天聲　微妙之歌音　及聞男女聲
童子童女聲　山川嶮谷中　迦陵頻伽聲
命命等諸鳥　悉聞其音聲　地獄衆苦痛
種種楚毒聲　餓鬼飢渴逼　求索飲食聲
諸阿脩羅等　居在大海邊　自共言語時
出于大音聲　如是說法者　安住於此間
遙聞是衆聲　而不壞耳根　十方世界中
禽獸鳴相呼　其說法之人　於此悉聞之
其諸梵天上　光音及遍淨　乃至有頂天
言語之音聲　法師住於此　悉皆得聞之
一切比丘衆　及諸比丘尼　若讀誦經典
若為他人說　法師住於此　悉皆得聞之
復有諸菩薩　讀誦於經法　若為他人說
撰集解其義　如是諸音聲　悉皆得聞之
諸佛大聖尊　教化衆生者　於諸大會中
演說微妙法　持此法華者　悉皆得聞之

俄 TK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31－7）

復有諸菩薩　讀誦於經法　若爲他人說
撰集解其義　如是諸音聲　悉皆得聞之
諸佛大聖尊　教化衆生者　於諸大會中
演說微妙法　持此法華者　悉皆得聞之
三千大千界　內外諸音聲　下至阿鼻獄
上至有頂天　皆聞其音聲　而不壞耳根
其耳聰利故　悉能分別知　持是法華者
雖未得天耳　但用所生耳　功德已如是
復次常精進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是經
若讀若誦若解說若書寫成就八百鼻功
德以是清淨鼻根聞於三千大千世界上
下內外種種諸香須曼那華香闍提華香
末利花香瞻蔔華香波羅羅華香赤蓮華
香青蓮華香白蓮華香華樹香菓樹香栴
檀香沉水香多摩羅跋香多伽羅香及千
萬種和香若粖若丸若塗香持是經者於
此間住悉能分別又復別知衆生之香象
香馬香牛羊等香男香女香童子香童女
香及草木叢林香若近若遠所有諸香悉
皆得聞分別不錯持是經者雖住於此亦
聞天上諸天之香波利質多羅拘鞞陀羅
樹香及曼陀羅華香摩訶曼陀羅華香曼
殊沙華香摩訶曼殊沙華香栴檀沉水種
種粖香諸雜華香如是等天香和合所出
之香無不聞知又聞諸天身香釋提桓因
在勝殿上五欲娛樂嬉戲時香若在妙法

俄 TK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31－8)

殊沙華香摩訶曼殊沙華香栴檀沉水種
種粖香諸雜華香如是等天香和合所出
之香無不聞知又聞諸天身香釋提桓因
在勝殿上五欲娛樂嬉戲時香若在妙法
堂上爲忉利諸天說法時香若於諸園遊
戲時香及餘天等男女身香皆悉遙聞如
是展轉乃至梵世上至有頂諸天身香亦
皆聞之并聞諸天所燒之香及聲聞香辟
支佛香菩薩香諸佛身香亦皆遙聞知其
所在雖聞此香然於鼻根不壞不錯若欲
分別爲他人說憶念不謬尒時世尊欲重
宣此義而說偈言
是人鼻清淨　於此世界中　若香若臭物
種種悉聞知　須曼那闍提　多摩羅栴檀
沉水及桂香　種種華菓香　及知衆生香
男子女人香　說法者遠住　聞香知所在
大勢轉輪王　小轉輪及子　群臣諸宮人
聞香知所在　身所著珎寶　及地中寶藏
轉輪王寶女　聞香知所在　諸人嚴身具
衣服及瓔珞　種種所塗香　聞香知其身
諸天若行坐　遊戲及神變　持是法華者
聞香悉能知　諸樹花菓實　及蘇油香氣
持經者住此　悉知其所在　諸山深險處
栴檀樹華敷　衆生在中者　聞香悉能知
鐵圍山大海　地中諸衆生　持經者聞香

俄 TK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31－9)

聞香悉能知 諸樹花菓實 及蘇油香氣
持經者住此 悉知其所在 諸山深險處
栴檀樹華敷 衆生在中者 聞香悉能知
鐵圍山大海 地中諸衆生 持經者聞香
悉知其所在 阿脩羅男女 及其諸眷屬
鬪諍遊戲時 聞香皆能知 曠野險隘處
師子象虎狼 野牛水牛等 聞香知所在
若有懷妊者 未辯其男女 無根及非人
聞香悉能知 以聞香力故 知其初懷妊
成就不成就 安樂産福子 以聞香力故
知男女所念 染欲癡恚心 亦知脩善者
地中衆伏藏 金銀諸珍寶 銅器之所盛
聞香悉能知 種種諸瓔珞 無能識其價
聞香知貴賤 出處及所在 天上諸華等
曼陁曼殊沙 波利質多樹 聞香悉能知
天上諸宮殿 上中下差別 衆寶華莊嚴
聞香悉能知 天園林勝殿 諸觀妙法堂
在中而娛樂 聞香悉能知 諸天若聽法
或受五欲時 來往行坐卧 聞香悉能知
天女所著衣 好華香莊嚴 周旋遊戲時
聞香悉能知 如是展轉上 乃至於梵世
入禪出禪者 聞香悉能知 光音遍淨天
乃至于有頂 初生及退沒 聞香悉能知
諸比丘衆等 於法常精進 若坐若經行
及讀誦經典 或在林樹下 專精而坐禪
持經者聞香 悉知其所在 菩薩志堅固

俄 TK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31－10)

諸比丘衆等 於法常精進 若坐若經行
及讀誦經典 或在林樹下 專精而坐禪
持經者聞香 悉知其所在 菩薩志堅固
坐禪若讀誦 或爲人說法 聞香悉能知
在在方世尊 一切所恭敬 愍衆而說法
聞香悉能知 衆生在佛前 聞經皆歡喜
如法而修行 聞香悉能知 雖未得菩薩
無漏法生鼻 而是持經者 先得此鼻相
復次常精進 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是經
若讀若誦若解說若書寫 得千二百舌功
德 若好若醜 若美不美 及諸苦澀物 在其
舌根 皆變成上味 如天甘露 無不美者 若
以舌根 於大衆中 有所演說 出深妙聲 能
入其心 皆令歡喜快樂 又諸天子天女 釋
梵諸天 聞是深妙音聲 有所演說言論次
第 皆悉來聽 及諸龍龍女 夜叉夜叉女 乾
闥婆乾闥婆女 阿脩羅阿脩羅女 迦樓羅
迦樓羅女 緊那羅緊那羅女 摩睺羅伽摩
睺羅伽女 爲聽法故 皆來親近恭敬供養
及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 國王王子
群臣眷屬 小轉輪王 大轉輪王 七寶千子
內外眷屬 乘其宮殿 俱來聽法 以是菩薩
善說法故 婆羅門居士 國內人民 盡其形
壽 隨侍供養 又諸聲聞辟支佛菩薩諸佛
常樂見之 是人所在方面 諸佛皆向其處
說法 悉能受持一切佛法 又能出於深妙

俄 TK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31－11)

善說法故婆羅門居士國內人民盡其形
壽隨侍供養又諸聲聞辟支佛菩薩諸佛
常樂見之是人所在方面諸佛皆向其處
說法悉能受持一切佛法又能出於深妙
法音尒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是人舌根淨　終不受惡味　其有所食噉
悉皆成甘露　以深淨妙聲　於大衆說法
以諸因緣喻　引導衆生心　聞者皆歡喜
設諸上供養　諸天龍夜叉　及阿脩羅等
皆以恭敬心　而共來聽法　是說法之人
若欲以妙音　遍滿三千界　隨意即能至
大小轉輪王　及千子眷屬　合掌恭敬心
常來聽受法　諸天龍夜叉　羅刹毗舍闍
亦以歡喜心　常樂來供養　梵天王魔王
自在大自在　如是諸天衆　常來至其所
諸佛及弟子　聞其說法音　常念而守護
或時爲現身
復次常精進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是經
若讀若誦若解說若書寫得八百身功德
得清淨身如淨琉璃衆生憙見其身淨故
三千大千世界衆生生時死時上下好醜
生善處惡處悉於中現及鐵圍大鐵圍弥
樓山摩訶弥樓山等諸山及其中衆生悉
於中現下至阿鼻地獄上至有頂所有及
衆生悉於中現若聲聞辟支佛菩薩諸佛
說法皆於身中現其色像尒時世尊欲重

俄 TK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31－12）

樓山摩訶弥樓山等諸山及其中衆生悉
於中現下至阿鼻地獄上至有頂所有及
衆生悉於中現若聲聞辟支佛菩薩諸佛
說法皆於身中現其色像尒時世尊欲重
宣此義而說偈言
若持法華者　其身甚清淨　如彼淨琉璃
衆生皆憙見　又如淨明鏡　悉見諸色像
菩薩於淨身　皆見世所有　唯獨自明了
餘人所不見　三千世界中　一切諸群萌
天人阿脩羅　地獄鬼畜生　如是諸色像
皆於身中現　諸天等宮殿　乃至於有頂
鐵圍及弥樓　摩訶弥樓山　諸大海水等
皆於身中現　諸佛及聲聞　佛子菩薩等
若獨若在衆　說法悉皆現　雖未得無漏
法性之妙身　以清淨常體　一切於中現
復次常精進若善男子善女人如來滅後
受持是經若讀若誦若解說若書寫得千
二百意功德以是清淨意根乃至聞一偈
一句通達無量無邊之義解是義已能演
說一句一偈至於一月四月乃至一歲諸
所說法隨其義趣皆與實相不相違背若
說俗間經書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順正
法三千大千世界六趣衆生心之所行心
所動作心所戲論皆悉知之雖未得無漏
智慧而其意根清淨如此是人有所思惟
籌量言說皆是佛法無不真實亦是先佛

俄 TK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31－13）

說俗間經書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順正
法三千大千世界六趣衆生心之所行心
所動作心所戲論皆悉知之雖未得無漏
智慧而其意根清淨如此是人有所思惟
籌量言說皆是佛法無不真實亦是先佛
經中所說尒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
言
是人意清淨　明利無濁穢　以此妙意根
知上中下法　乃至聞一偈　通達無量義
次第如法說　月四月至歲　是世界內外
一切諸衆生　若天龍及人　夜叉鬼神等
其在六趣中　所念若干種　持法華之報
一時皆悉知　十方無數佛　百福莊嚴相
為衆生說法　悉聞能受持　思惟無量義
說法亦無量　終始不忘錯　以持法華故
悉知諸法相　隨義識次第　達名字語言
如所知演說　此人有所說　皆是先佛法
以演此法故　於衆無所畏　持法華經者
意根淨若斯　雖未得無漏　先有如是相
是人持此經　安住希有地　為一切衆生
歡喜而愛敬　能以千萬種　善巧之語言
分別而說法　持法華經故
妙法蓮華經常不輕菩薩品第二十
尒時佛告得大勢菩薩摩訶薩汝今當知
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持法華經
者若有惡口罵詈誹謗獲大罪報如前所

俄 TK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31－14)

妙法蓮華經常不輕菩薩品第二十
尒時佛告得大勢菩薩摩訶薩汝今當知
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持法華經
者若有惡口罵詈誹謗獲大罪報如前所
說其所得功德如向所說眼耳鼻舌身意
清淨得大勢乃往古昔過無量無邊不可
思議阿僧祇劫有佛名威音王如來應供
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
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劫名離衰國名大成
其威音王佛於彼世中為天人阿脩羅說
法為求聲聞者說應四諦法度生老病死
究竟涅槃為求辟支佛者說應十二因緣
法為諸菩薩因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說
應六波羅蜜法究竟佛慧得大勢是威音
王佛壽四十萬億那由他恒河沙劫正法
住世劫數如一閻浮提微塵像法住世劫
數如四天下微塵其佛饒益衆生已然後
滅度正法像法滅盡之後於此國土復有
佛出亦号威音王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
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
佛世尊如是次第有二萬億佛皆同一号
最初威音王如來既已滅度正法滅後於
像法中增上慢比丘有大勢力尒時有一
菩薩比丘名常不輕得大勢以何因緣名
常不輕是比丘凡有所見若比丘比丘尼
優婆塞優婆夷皆悉礼拜讚歎而作是言

俄 TK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31－15)

像法中增上慢比丘有大勢力尒時有一
菩薩比丘名常不輕得大勢以何因緣名
常不輕是比丘凡有所見若比丘比丘尼
優婆塞優婆夷皆悉礼拜讚歎而作是言
我深敬汝等不敢輕慢所以者何汝等皆
行菩薩道當得作佛而是比丘不專讀誦
經典但行礼拜乃至遠見四衆亦復故往
礼拜讚歎而作是言我不敢輕於汝等汝
等皆當作佛四衆之中有生瞋恚心不淨
者惡口罵詈言是無智比丘從何所來自
言我不輕汝而與我等授記當得作佛我
等不用如是虛妄授記如此經歷多年常
被罵詈不生瞋恚常作是言汝當作佛說
是語時衆人或以杖木瓦石而打擲之避
走遠住猶高聲唱言我不敢輕於汝等汝
等皆當作佛以其常作是語故增上慢比
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号之為常不輕
是比丘臨欲終時於虛空中具聞威音王
佛先所說法華經二十千萬億偈悉能受
持即得如上眼根清淨耳鼻舌身意根清
淨得是六根清淨已更增壽命二百萬億
那由他歲廣為人說是法華經於時增上
慢四衆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輕賤
是人為作不輕名者見其得大神通力樂
說辯力大善寂力聞其所說皆信伏隨從
是菩薩復化千萬億衆令住阿耨多羅三

俄 TK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31－16）

是人為作不輕名者見其得大神通力樂
說辯力大善寂力聞其所說皆信伏隨從
是菩薩復化千萬億衆令住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命終之後得值二千億佛皆号
日月燈明於其法中說是法華經以是因
緣復值二千億佛同号雲自在燈王於此
諸佛法中受持讀誦為諸四衆說此經典
故得是常眼清淨耳鼻舌身意諸根清淨
於四衆中說法心無所畏得大勢是常不
輕菩薩摩訶薩供養如是若干諸佛恭敬
尊重讚歎種諸善根於後復值千萬億佛
亦於諸佛法中說是經典功德成就當得
作佛得大勢於意云何尒時常不輕菩薩
豈異人乎則我身是若我於宿世不受持
讀誦此經為他人說者不能疾得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我於先佛所受持讀誦此
經為人說故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得大勢彼時四衆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
婆夷以瞋恚意輕賤我故二百億劫常不
值佛不聞法不見僧千劫於阿鼻地獄受
大苦惱畢是罪已復遇常不輕菩薩教化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大勢於汝意云
何尒時四衆常輕是菩薩者豈異人乎今
此會中跋陀婆羅等五百菩薩師子月等
五百比丘尼思佛等五百優婆塞皆於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退轉者是得大勢

俄 TK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31－17）

此會中跋陁婆羅等五百菩薩師子月等
五百比丘尼思佛等五百優婆塞皆於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退轉者是得大勢
當知是法華經大饒益諸菩薩摩訶薩能
令至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諸菩
薩摩訶薩於如來滅後常應受持讀誦解
說書寫是經尒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
偈言

過去有佛 号威音王 神智無量 將導一切
天人龍神 所共供養 是佛滅後 法欲盡時
菩薩 名常不輕 時諸四衆 計著於法
不輕菩薩 往到其所 而語之言 我不輕汝
汝等行道 皆當作佛 諸人聞已 輕毀罵詈
不輕菩薩 能忍受之 其罪畢已 臨命終時
得聞此經 六根清淨 神通力故 增益壽命
復為諸人 廣說是經 諸著法衆 皆蒙菩薩
教化成就 令住佛道 不輕命終 值無數佛
說是經故 得無量福 漸具功德 疾成佛道
彼時不輕 則我身是 時四部衆 著法之者
聞不輕言 汝當作佛 以是因緣 值無數佛
此會菩薩 五百之衆 并及四部 清信士女
今於我前 聽法者是 我於前世 勸是諸人
聽受斯經 第一之法 開示教人 令住涅槃
世世受持 如是經典 億億萬劫 至不可議
時乃得聞 是法華經 億億萬劫 至不可議

俄 TK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31－18）

聽受斯經 第一之法 開示教人 令住涅槃
世世受持 如是經典 億億萬劫 至不可議
時乃得聞 是法華經 億億萬劫 至不可議
諸佛世尊 時說是經 是故行者 於佛滅後
聞如是經 勿生疑惑 應當一心 廣說此經
世世值佛 疾成佛道

妙法蓮華經如來神力品第二十一

尒時千世界微塵等菩薩摩訶薩從地涌
出者皆於佛前一心合掌瞻仰尊顏而白
佛言世尊我等於佛滅後世尊分身所在
國土滅度之處當廣說此經所以者何我
等亦自欲得是真淨大法受持讀誦解說
書寫而供養之尒時世尊於文殊師利等
無量百千萬億舊住娑婆世界菩薩摩訶
薩及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天龍
夜叉乾闥婆阿脩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
羅伽人非人等一切衆前現大神力出廣
長舌上至梵世一切毛孔放於無量無數
色光皆悉遍照十方世界衆寶樹下師子
座上諸佛亦復如是出廣長舌放無量光
釋迦牟尼佛及寶樹下諸佛現神力時滿
百千歲然後還攝舌相一時謦欬俱共彈
指是二音聲遍至十方諸佛世界地皆六
種震動其中衆生天龍夜叉乾闥婆阿脩
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以
佛神力故皆見此娑婆世界無量無邊百

俄 TK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31－19）

指是二音聲遍至十方諸佛世界地皆六
種震動其中衆生天龍夜叉乾闥婆阿脩
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以
佛神力故皆見此娑婆世界無量無邊百
千萬億衆寶樹下師子座上諸佛及見釋
迦牟尼佛共多寶如來在寶塔中坐師子
座又見無量無邊百千萬億菩薩摩訶薩
及諸四衆恭敬圍繞釋迦牟尼佛既見是
已皆大歡喜得未曾有即時諸天於虛空
中高聲唱言過此無量無邊百千萬億阿
僧祇世界有國名娑婆是中有佛名釋迦
牟尼今為諸菩薩摩訶薩說大乘經名妙
法蓮華教菩薩法佛所護念汝等當深心
隨喜亦當禮拜供養釋迦牟尼佛彼諸衆
生聞虛空中聲已合掌向娑婆世界作如
是言南無釋迦牟尼佛南無釋迦牟尼佛
以種種華香瓔珞幡蓋及諸嚴身之具珍
寶妙物皆共遙散娑婆世界所散諸物從
十方來譬如雲集變成寶帳遍覆此間諸
佛之上于時十方世界通達無礙如一佛
土尒時佛告上行等菩薩大衆諸佛神力
如是無量無邊不可思議若我以是神力
於無量無邊百千萬億阿僧祇劫為囑累
故說此經功德猶不能盡以要言之如來
一切所有之法如來一切自在神力如來
一切秘要之藏如來一切甚深之事皆於

俄 TK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31－20)

於無量無邊百千萬億阿僧祇劫為囑累
故說此經功德猶不能盡以要言之如來
一切所有之法如來一切自在神力如來
一切秘要之藏如來一切甚深之事皆於
此經宣示顯說是故汝等於如來滅後應
一心受持讀誦解說書寫如說修行所在
國土若有受持讀誦解說書寫如說修行
若經卷所住之處若於園中若於林中若
於樹下若於僧坊若白衣舍若在殿堂若
山谷曠野是中皆應起塔供養所以者何
當知是處即是道場諸佛於此得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諸佛於此轉于法輪諸佛
於此而般涅槃尒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
說偈言

十二

諸佛救世者　住於大神通　為悅衆生故
現無量神力　舌相至梵天　身放無數光
為求佛道者　現此希有事　諸佛謦欬聲
及彈指之聲　周聞十方國　地皆六種動
以佛滅度後　能持是經故　諸佛皆歡喜
現無量神力　囑累是經故　讚美受持者
於無量劫中　猶故不能盡　是人之功德
無邊無有窮　如十方虛空　不可得邊際
能持是經者　則為已見我　亦見多寶佛
及諸分身者　又見我今日　教化諸菩薩
能持是經者　令我及分身　滅度多寶佛
一切皆歡喜　十方現在佛　并過去未來

俄 TK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31－21)

能持是經者　則爲已見我　亦見多寶佛
及諸分身者　又見我今日　教化諸菩薩
能持是經者　令我及分身　滅度多寶佛
一切皆歡喜　十方現在佛　并過去未來
亦見亦供養　亦令得歡喜　諸佛坐道場
所得秘要法　能持是經者　不久亦當得
能持是經者　於諸法之義　名字及言詞
樂說無窮盡　如風於空中　一切無障礙
於如來滅後　知佛所說經　因緣及次第
隨義如實說　如日月光明　能除諸幽冥
斯人行世間　能滅衆生闇　教無量菩薩
畢竟住一乘　是故有智者　聞此功德利
於我滅度後　應受持斯經　是人於佛道
決定無有疑

妙法蓮華經囑累品第二十二

尒時釋迦牟尼佛從法座起現大神力以
右手摩無量菩薩摩訶薩頂而作是言我
於無量百千萬億阿僧祇劫修習是難得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今以付囑汝等
汝等應當一心流布此法廣令增益如是
三摩諸菩薩摩訶薩頂而作是言我於無
量百千萬億阿僧祇劫修習是難得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法今以付囑汝等汝等
當受持讀誦廣宣此法令一切衆生普得
聞知所以者何如來有大慈悲無諸慳悋
亦無所畏能與衆生佛之智慧如來智慧

俄 TK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31－22)

多羅三藐三菩提法今以付囑汝等汝等
當受持讀誦廣宣此法令一切衆生普得
聞知所以者何如來有大慈悲無諸慳悋
亦無所畏能與衆生佛之智慧如來智慧
自然智慧如來是一切衆生之大施主汝
等亦應隨學如來之法勿生慳悋於未來
世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信如來智慧者當
爲演說此法華經使得聞知爲令其人得
佛慧故若有衆生不信受者當於如來餘
深妙法中示教利喜汝等若能如是則爲
已報諸佛之恩時諸菩薩摩訶薩聞佛作
是說已皆大歡喜遍滿其身益加恭敬曲
躬低頭合掌向佛俱發聲言如世尊勑當
具奉行唯然世尊願不有慮諸菩薩摩訶
薩衆如是三反俱發聲言如世尊勑當具
奉行唯然世尊願不有慮尒時釋迦牟尼
佛令十方來諸分身佛各還本土而作是
言諸佛各隨所安多寶佛塔還可如故說
是語時十方無量分身諸佛坐寶樹下師
子座上者及多寶佛并上行等無邊阿僧
祇菩薩大衆舍利弗等聲聞四衆及一切
世間天人阿脩羅等聞佛所說皆大歡喜

妙法蓮華經藥王菩薩本事品第二十三

尒時宿王華菩薩白佛言世尊藥王菩薩
云何遊於娑婆世界世尊是藥王菩薩有
若干百千萬億[illegible]

俄 TK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31－23)

妙法蓮華經藥王菩薩本事品第二十三
尒時宿王華菩薩白佛言世尊藥王菩薩
云何遊於娑婆世界世尊是藥王菩薩有
若干百千萬億那由他難行苦行善哉世
尊願少解說諸天龍神夜叉乾闥婆阿脩
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又
他國土諸來菩薩及此聲聞衆聞皆歡喜
尒時佛告宿王華菩薩乃往過去無量恒
河沙劫有佛号日月淨明德如來應供正
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
夫天人師佛世尊其佛有八十億大菩薩
摩訶薩七十二恒河沙大聲聞衆佛壽四
萬二千劫菩薩壽命亦等彼國無有女人
地獄餓鬼畜生阿脩羅等及以諸難地平
如掌琉璃所成寶樹莊嚴寶帳覆上垂寶
華幡寶瓶香鑪周遍國界七寶為臺一樹
一臺其樹去臺盡一箭道此諸寶樹皆有
菩薩聲聞而坐其下諸寶臺上各有百億
諸天作天伎樂歌歎於佛以為供養尒時
彼佛為一切衆生喜見菩薩及衆菩薩諸
聲聞衆說法華經是一切衆生喜見菩薩
樂習苦行於日月淨明德佛法中精進經
行一心求佛滿萬二千歲已得現一切色
身三昧得此三昧已心大歡喜即作念言
我得現一切色身三昧皆是得聞法華經
力我今當供養日月淨明德佛及法華經

俄 TK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31－24）

身三昧得此三昧已心大歡喜即作念言
我得現一切色身三昧皆是得聞法華經
力我今當供養日月淨明德佛及法華經
即時入是三昧於虛空中雨曼陁羅華摩
訶曼陁羅華細末堅黑栴檀滿虛空中如
雲而下又雨海此岸栴檀之香此香六銖
價直娑婆世界以供養佛作是供養已從
三昧起而自念言我雖以神力供養於佛
不如以身供養即服諸香栴檀薰陸兜樓
婆畢力迦沉水膠香又飲瞻蔔諸華香油
滿千二百歲已香油塗身於日月淨明德
佛前以天寶衣而自纏身灌諸香油以神
通力願而自然身光明遍照八十億恒河
沙世界其中諸佛同時讚言善哉善哉善
男子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若以
華香瓔珞燒香末香塗香天繒幡蓋及海
此岸栴檀之香如是等種種諸物供養所
不能及假使國城妻子布施亦所不及善
男子是名第一之施於諸施中最尊最上
以法供養諸如來故作是語已而各默然
其身火然千二百歲過是已後其身乃盡
一切衆生喜見菩薩作如是法供養已命
終之後復生日月淨明德佛國中於淨德
王家結加趺坐忽然化生即為其父而說
偈言
大王今當知　我經行彼處　即時得一切

俄 TK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31－25）

終之後復生日月淨明德佛國中於淨德
王家結加趺坐忽然化生即為其父而說
偈言
大王今當知　我經行彼處　即時得一切
現諸身三昧　勤行大精進　捨所愛之身
供養於世尊　為求無上慧
說是偈已而白父言日月淨明德佛今故
現在我先供養佛已得解一切衆生語言
陀羅尼復聞是法華經八百千萬億那由
他甄迦羅頻婆羅阿閦婆等偈大王我今
當還供養此佛白已即坐七寶之臺上昇
虛空高七多羅樹往到佛所頭面礼足合
十指爪以偈讚佛
容顏甚奇妙　光明照十方　我適曾供養
今復還親覲
尒時一切衆生喜見菩薩說是偈已而白
佛言世尊世尊猶故在世尒時日月淨明
德佛告一切衆生喜見菩薩善男子我涅
槃時到滅盡時至汝可安施床座我於今
夜當般涅槃又勑一切衆生喜見菩薩善
男子我以佛法囑累於汝及諸菩薩大弟
子并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亦以三千
大千七寶世界諸寶樹寶臺及給侍諸天
悉付於汝我滅度後所有舍利亦付囑汝
當令流布廣設供養應起若干千塔如是

俄 TK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31－26）

子并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亦以三千
大千七寶世界諸寶樹寶臺及給侍諸天
悉付於汝我滅度後所有舍利亦付囑汝
當令流布廣設供養應起若干千塔如是
日月淨明德佛勑一切衆生喜見菩薩已
於夜後分入於涅槃尒時一切衆生喜見
菩薩見佛滅度悲感懊惱戀慕於佛即以
海此岸栴檀為積供養佛身而以燒之火
滅已後收取舍利作八萬四千寶瓶以起
八萬四千塔高三世界表刹莊嚴垂諸幡
蓋懸衆寶鈴尒時一切衆生喜見菩薩復
自念言我雖作是供養心猶未足我今當
更供養舍利便語諸菩薩大弟子及天龍
夜叉等一切大衆汝等當一心念我今供
養日月淨明德佛舍利作是語已即於八
萬四千塔前然百福莊嚴臂七萬二千歲
而以供養令無數求聲聞衆無量阿僧祇
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皆使得住
現一切色身三昧尒時諸菩薩天人阿脩
羅等見其無臂憂惱悲哀而作是言此一
切衆生喜見菩薩是我等師教化我者而
今燒臂身不具足于時一切衆生喜見菩
薩於大衆中立此誓言我捨兩臂必當得
佛金色之身若實不虛令我兩臂還復如
故作是誓已自然還復由斯菩薩福德智
慧淳厚所致當尒之時三千大千世界六

俄 TK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31－27）

薩於大衆中立此誓言我捨兩臂必當得
佛金色之身若實不虛令我兩臂還復如
故作是誓已自然還復由斯菩薩福德智
慧淳厚所致當尒之時三千大千世界六
種震動天雨寶華一切人天得未曾有佛
告宿王華菩薩於汝意云何一切衆生喜
見菩薩豈異人乎今藥王菩薩是也其所
捨身布施如是無量百千萬億那由他數
宿王華若有發心欲得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者能然手指乃至足一指供養佛塔
勝以國城妻子及三千大千國土山林河
池諸珎寶物而供養者若復有人以七寶
滿三千大千世界供養於佛及大菩薩辟
支佛阿羅漢是人所得功德不如受持此
法華經乃至一四句偈其福最多宿王華
辟如一切川流江河諸水之中海為第一
此法華經亦復如是於諸如來所說經中
最為深大又如土山黑山小鐵圍山大鐵
圍山及十寶山衆山之中須弥山為第一
此法華經亦復如是於諸經中最為其上
又如衆星之中月天子最為第一此法華
經亦復如是於千萬億種諸經法中最為
六十七
照明又如日天子能除諸闇此經亦復如
是能破一切不善之暗又如諸小王中轉
輪聖王最為第一此經亦復如是於衆經
中最為其尊又如帝釋於三十三天中王

俄 TK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31－28）

是能破一切不善之暗又如諸小王中轉
輪聖王最為第一此經亦復如是於衆經
中最為其尊又如帝釋於三十三天中王
此經亦復如是諸經中王又如大梵天王
一切衆生之父此經亦復如是一切賢聖
學無學及發菩薩心者之父又如一切凡
夫人中須陁洹斯陁含阿那含阿羅漢辟
支佛為第一此經亦復如是一切如來所
說若菩薩所說若聲聞所說諸經法中最
為第一有能受持是經典者亦復如是於
一切衆生中亦為第一一切聲聞辟支佛
中菩薩為第一此經亦復如是於一切諸
經法中最為第一如佛為諸法王此經亦
復如是諸經中王宿王華此經能救一切
衆生者此經能令一切衆生離諸苦惱此
經能大饒益一切衆生充滿其願如清涼
池能滿一切諸渴乏者如寒者得火如裸
者得衣如商人得主如子得母如渡得船
如病得醫如暗得燈如貧得寶如民得王
如賈客得海如炬除暗此法華經亦復如
是能令衆生離一切苦一切病痛能解一
切生死之縛若人得聞此法華經若自書
若使人書所得功德以佛智慧籌量多少
不得其邊若書是經卷華香瓔珞燒香抹
香塗香幡蓋衣服種種之燈蘇燈油燈諸
香油燈薝蔔油燈須曼那油燈波羅羅

俄 TK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31－29）

若使人書所得功德以佛智慧籌量多少
不得其邊若書是經卷華香瓔珞燒香抹
香塗香幡蓋衣服種種之燈蘇燈油燈諸
香油燈瞻蔔油燈須曼那油燈波羅羅油
燈婆利師迦油燈那婆摩利油燈供養所
得功德亦復無量宿王華若有人聞是藥
王菩薩本事品者亦得無量無邊功德若
有女人聞是藥王菩薩本事品能受持者
盡是女身後不復受若如來滅後後五百
歲中若有女人聞是經典如說修行於此
命終即往安樂世界阿彌陀佛大菩薩衆
圍繞住處生蓮華中寶座之上不復為貪
欲所惱亦復不為瞋恚愚癡所惱亦復不
為憍慢嫉妬諸垢所惱得菩薩神通無生
法忍得是忍已眼根清淨以是清淨眼根
見七百萬二千億那由他恒河沙等諸佛
如來是時諸佛遥共讚言善哉善哉善男
子汝能於釋迦牟尼佛法中受持讀誦思
惟是經為他人說所得福德無量無邊火
不能焚水不能漂汝之功德千佛共說不
能令盡汝今已能破諸魔賊壞生死軍諸
餘怨敵皆悉摧滅善男子百千諸佛以神
通力共守護汝於一切世間天人之中無
如汝者唯除如來其諸聲聞辟支佛乃至
菩薩智慧禪定無有與汝等者宿王華此
菩薩成就如是功德智慧之力若有人聞

俄 TK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31－30）

如汝者唯除如來其諸聲聞辟支佛乃至
菩薩智慧禪定無有與汝等者宿王華此
菩薩成就如是功德智慧之力若有人聞
是藥王菩薩本事品能隨喜讚善者是人
現世口中常出青蓮華香身毛孔中常出
牛頭栴檀之香所得功德如上所說是故
宿王華以此藥王菩薩本事品囑累於汝
我滅度後後五百歲中廣宣流布於閻浮
提無令斷絕惡魔魔民諸天龍夜叉鳩槃
荼等得其便也宿王華汝當以神通之力
守護是經所以者何此經則為閻浮提人
病之良藥若人有病得聞是經病即消滅
不老不死宿王華汝若見有受持是經者
應以青蓮華盛滿抹香供散其上散已作
是念言此人不久必當取草坐於道場破
諸魔軍當吹法螺擊大法鼓度脫一切衆
生老病死海是故求佛道者見有受持是
經典人應當如是生恭敬心說是藥王菩
薩本事品時八萬四千菩薩得解一切衆
生語言陁羅尼多寶如來於寶塔中讚宿
王華菩薩言善哉善哉宿王華汝成就不
可思議功德乃能問釋迦牟尼佛如此之
事利益無量一切衆生

王善圖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俄 TK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31－3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妙音菩薩品第二十四
尒時釋迦牟尼佛放大人相肉髻光明及
放眉間白毫相光遍照東方百八萬億那
由他恒河沙等諸佛世界過是數已有世
界名淨光莊嚴其國有佛号淨華宿王智
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
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爲無量無

俄 TK1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28－1）

界名淨光莊嚴其國有佛号淨華宿王智
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
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爲無量無
邊菩薩大衆恭敬圍遶而爲說法釋迦牟
尼佛白毫光明遍照其國尒時一切淨光
莊嚴國中有一菩薩名曰妙音久已植衆
德本供養親近無量百千萬億諸佛而悉
成就甚深智慧得妙幢相三昧法華三昧
淨德三昧宿王戲三昧無緣三昧智印三
昧解一切衆生語言三昧集一切功德三
昧清淨三昧神通遊戲三昧慧炬三昧莊
嚴王三昧淨光明三昧淨藏三昧不共三
昧日旋三昧得如是等百千萬億恒河沙
等諸大三昧釋迦牟尼佛光照其身即白
淨華宿王智佛言世尊我當往詣娑婆世
界礼拜親近供養釋迦牟尼佛及見文殊
師利法王子菩薩藥王菩薩勇施菩薩宿
王華菩薩上行意菩薩莊嚴王菩薩藥上
菩薩尒時淨華宿王智佛告妙音菩薩汝
莫輕彼國生下劣想善男子彼娑婆世界
高下不平土石諸山穢惡充滿佛身卑小
諸菩薩衆其形亦小而汝身四萬二千由
旬我身六百八十萬由旬汝身第一端正
百千萬福光明殊妙是故汝往莫輕彼國
若佛菩薩及國土生下劣想妙音菩薩白
其佛言世尊我今詣娑婆世界皆是如來

俄 TK1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28－2）

諸菩薩衆其形亦小而汝身四萬二千由
旬我身六百八十萬由旬汝身第一端正
百千萬福光明殊妙是故汝往莫輕彼國
若佛菩薩及國土生下劣想妙音菩薩白
其佛言世尊我今詣娑婆世界皆是如來
之力如來神通遊戲如來功德智慧莊嚴
於是妙音菩薩不起于座身不動搖而入
三昧以三昧力於耆闍崛山去法座不遠
化作八萬四千衆寶蓮華閻浮檀金為莖
白銀為葉金剛為鬚甄叔迦寶以為其臺
尒時文殊師利法王子見是蓮華而白佛
言世尊是何因緣先現此瑞有若干千萬
蓮華閻浮檀金為莖白銀為葉金剛為鬚
甄叔迦寶以為其臺尒時釋迦牟尼佛告
文殊師利是妙音菩薩摩訶薩欲從淨華
宿王智佛國與八萬四千菩薩圍遶而來
至此娑婆世界供養親近礼拜於我亦欲
供養聽法華經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是
菩薩種何善本修何功德而能有是大神
通力行何三昧願為我等說是三昧名字
我等亦欲勤修行之行此三昧乃能見是
菩薩色相大小威儀進止唯願世尊以神
通力彼菩薩來令我得見尒時釋迦牟尼
佛告文殊師利此久滅度多寶如來當為
汝等而現其相時多寶佛告彼菩薩善男
子來文殊師利法王子欲見汝身于時妙

俄 TK1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28－3）

菩薩色相大小威儀進止唯願世尊以神
通力彼菩薩來令我得見尒時釋迦牟尼
佛告文殊師利此久滅度多寶如來當為
汝等而現其相時多寶佛告彼菩薩善男
子來文殊師利法王子欲見汝身于時妙
音菩薩於彼國沒與八萬四千菩薩俱共
發來所經諸國六種震動皆悉雨於七寶
蓮華百千天樂不鼓自鳴是菩薩目如廣
大青蓮華葉正使和合百千萬月其面貌
端正復過於此身真金色無量百千功德
莊嚴威德熾盛光明照曜諸相具足如那
羅延堅固之身入七寶臺上昇虛空去地
七多羅樹諸菩薩衆恭敬圍遶而來詣此
娑婆世界耆闍崛山到已下七寶臺以價
直百千瓔珞持至釋迦牟尼佛所頭面礼
足奉上瓔珞而白佛言世尊淨華宿王智
佛問訊世尊少病少惱起居輕利安樂行
不四大調和不世事可忍不衆生易度不
無多貪欲瞋恚愚癡嫉妬慳慢不無不孝
父母不敬沙門邪見不善心不攝五情不
世尊衆生能降伏諸魔怨不久滅度多寶
如來在七寶塔中來聽法不又問訊多寶
如來安隱少惱堪忍久住不世尊我今欲
見多寶佛身唯願世尊示我令見尒時釋
迦牟尼佛語多寶佛是妙音菩薩欲得相
見時多寶佛告妙音言善哉善哉汝能為

俄 TK1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28－4）

如來安隱少惱堪忍久住不世尊我今欲
見多寶佛身唯願世尊示我令見尒時釋
迦牟尼佛語多寶佛是妙音菩薩欲得相
見時多寶佛告妙音言善哉善哉汝能為
供養釋迦牟尼佛及聽法華經并見文殊
師利等故來至此尒時華德菩薩白佛言
世尊是妙音菩薩種何善根修何功德有
是神力佛告華德菩薩過去有佛名雲雷
音王多陁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陁國
名現一切世間劫名喜見妙音菩薩於萬
二千歲以十萬種妓樂供養雲雷音王佛
并奉上八萬四千七寶鉢以是因緣果報
今生淨華宿王智佛國有是神力華德於
汝意云何尒時雲雷音王佛所妙音菩薩
妓樂供養奉上寶器者豈異人乎今此妙
音菩薩摩訶薩是華德是妙音菩薩已曾
供養親近無量諸佛久植德本又值恒河
沙等百千萬億那由他佛華德汝但見妙
音菩薩其身在此而是菩薩現種種身處
處為諸衆生說是經典或現梵王身或現
帝釋身或現自在天身或現大自在天身
或現天大將軍身或現毗沙門天王身或
現轉輪聖王身或現諸小王身或現長者
身或現居士身或現宰官身或現婆羅門
身或現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身或
現長者居士婦女身或現宰官婦女身或

俄 TK1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28－5）

現轉輪聖王身或現諸小王身或現長者
身或現居士身或現宰官身或現婆羅門
身或現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身或
現長者居士婦女身或現宰官婦女身或
現婆羅門婦女身或現童男童女身或現
天龍夜叉乾闥婆阿脩羅迦樓羅緊那羅
摩睺羅伽人非人等身而說是經諸有地
獄餓鬼畜生及衆難處皆能救濟乃至於
王後宮變為女身而說是經華德是妙音
菩薩能救護娑婆世界諸衆生者是妙音
菩薩如是種種變化現身在此娑婆國土
為諸衆生說是經典於神通變化智慧無
所損減是菩薩以若干智慧明照娑婆世
界令一切衆生各得所知於十方恒河沙
世界中亦復如是若應以聲聞形得度者
現聲聞形而為說法應以辟支佛形得度
者現辟支佛形而為說法應以菩薩形得
度者現菩薩形而為說法應以佛形得度
者即現佛形而為說法如是種種隨所應
度而為現形乃至應以滅度而得度者示
現滅度華德妙音菩薩摩訶薩成就大神
通智慧之力其事如是尒時華德菩薩白
佛言世尊是妙音菩薩深種善根世尊是
菩薩住何三昧而能如是在所變現度脫
衆生佛告華德菩薩善男子其三昧名現

俄 TK1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28－6）

佛言世尊是妙音菩薩深種善根世尊是
菩薩住何三昧而能如是在所變現度脫
衆生佛告華德菩薩善男子其三昧名現
一切色身妙音菩薩住是三昧中能如是
饒益無量衆生説是妙音菩薩品時與妙
音菩薩俱來者八萬四千人皆得現一切
色身三昧此娑婆世界無量菩薩亦得是
三昧及陁羅尼尒時妙音菩薩摩訶薩供
養釋迦牟尼佛及多寶佛塔已還歸本土
所經諸國六種震動雨寶蓮華作百千萬
億種種伎樂既到本國與八萬四千菩薩
圍遶至淨華宿王智佛所白佛言世尊我
到娑婆世界饒益衆生見釋迦牟尼佛及
見多寶佛塔礼拜供養又見文殊師利法
王子菩薩及見藥王菩薩得勤精進力菩
薩勇施菩薩等亦令是八萬四千菩薩得
現一切色身三昧説是妙音菩薩來往品
時四萬二千天子得無生法忍華德菩薩
得法華三昧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第二十五

尒時無盡意菩薩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合
掌向佛而作是言世尊觀世音菩薩以何
因緣名觀世音佛告無盡意菩薩善男子
若有無量百千萬億衆生受諸苦惱聞是
觀世音菩薩一心稱名觀世音菩薩即時
觀其音聲皆得解脫若有持是觀世

俄 TK1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28－7）

因緣名觀世音佛告無盡意菩薩善男子
若有無量百千萬億衆生受諸苦惱聞是
觀世音菩薩一心稱名觀世音菩薩即時
觀其音聲皆得解脫若有持是觀世音菩
薩名者設入大火火不能燒由是菩薩威
神力故若為大水所漂稱其名号即得淺
處若有百千萬億衆生為求金銀琉璃硨
磲碼碯珊瑚琥珀真珠等寶入於大海假
使黑風吹其船舫飄墮羅剎鬼國其中若
有乃至一人稱觀世音菩薩名者是諸人
等皆得解脫羅剎之難以是因緣名觀世
音若復有人臨當被害稱觀世音菩薩名
者彼所執刀杖尋段段壞而得解脫若三
千大千國土滿中夜叉羅剎欲來惱人聞
其稱觀世音菩薩名者是諸惡鬼尚不能
以惡眼視之況復加害設復有人若有罪
若無罪杻械枷鎖檢繫其身稱觀世音菩
薩名者皆悉斷壞即得解脫若三千大千
國土滿中怨賊有一商主將諸商人齎持
重寶經過險路其中一人作是唱言諸善
男子勿得恐怖汝等應當一心稱觀世音
菩薩名号是菩薩能以無畏施於衆生汝
等若稱名者於此怨賊當得解脫衆商人
聞俱發聲言南無觀世音菩薩稱其名故
即得解脫無盡意觀世音菩薩摩訶薩威

俄 TK1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28－8）

等若稱名者於此怨賊當得解脫衆商人
聞俱發聲言南無觀世音菩薩稱其名故
即得解脫無盡意觀世音菩薩摩訶薩威
神之力巍巍如是若有衆生多於婬欲常
念恭敬觀世音菩薩便得離欲若多瞋恚
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便得離瞋若多愚
癡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便得離癡無盡
意觀世音菩薩有如是等大威神力多所
饒益是故衆生常應心念若有女人設欲
求男礼拜供養觀世音菩薩便生福德智
慧之男設欲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宿
植德本衆人愛敬無盡意觀世音菩薩有
如是力若有衆生恭敬礼拜觀世音菩薩
福不唐捐是故衆生皆應受持觀世音菩
薩名号無盡意若有人受持六十二億恒
河沙菩薩名字復盡形供養飲食衣服卧
具醫藥於汝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功
德多不無盡意言甚多世尊佛言若復有
人受持觀世音菩薩名号乃至一時礼拜
供養是二人福正等無異於百千萬億劫
不可窮盡無盡意受持觀世音菩薩名号
得如是無量無邊福德之利無盡意菩薩
白佛言世尊觀世音菩薩云何遊此娑婆
世界云何而爲衆生說法方便之力其事
云何佛告無盡意菩薩善男子若有國土
衆生應以佛身得度者觀世音菩薩即現

俄 TK1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28－9）

白佛言世尊觀世音菩薩云何遊此娑婆
世界云何而爲衆生說法方便之力其事
云何佛告無盡意菩薩善男子若有國土
衆生應以佛身得度者觀世音菩薩即現
佛身而爲說法應以辟支佛身得度者即
現辟支佛身而爲說法應以聲聞身得度
者即現聲聞身而爲說法應以梵王身得
度者即現梵王身而爲說法應以帝釋身
得度者即現帝釋身而爲說法應以自在
天身得度者即現自在天身而爲說法應
以大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現大自在天身
而爲說法應以天大將軍身得度者即現
天大將軍身而爲說法應以毗沙門身得
度者即現毗沙門身而爲說法應以小王
身得度者即現小王身而爲說法應以長
者身得度者即現長者身而爲說法應以
居士身得度者即現居士身而爲說法應
以宰官身得度者即現宰官身而爲說法
應以婆羅門身得度者即現婆羅門身而
爲說法應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
身得度者即現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
夷身而爲說法應以長者居士宰官婆羅
門婦女身得度者即現婦女身而爲說法
應以童男童女身得度者即現童男童女
身而爲說法應以天龍夜叉乾闥婆阿脩

俄 TK1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28－10）

門婦女身得度者即現婦女身而爲說法
應以童男童女身得度者即現童男童女
身而爲說法應以天龍夜叉乾闥婆阿脩
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身
得度者即皆現之而爲說法應以執金剛
神得度者即現執金剛神而爲說法無盡
意是觀世音菩薩成就如是功德以種種
形遊諸國土度脫衆生是故汝等應當一
心供養觀世音菩薩是觀世音菩薩摩訶
薩於怖畏急難之中能施無畏是故此娑
婆世界皆号之爲施無畏者無盡意菩薩
白佛言世尊我今當供養觀世音菩薩即
解頸衆寶珠瓔珞價直百千兩金而以與
之作是言仁者受此法施珎寶瓔珞時觀
世音菩薩不肯受之無盡意復白觀世音
菩薩言仁者愍我等故受此瓔珞尒時佛
告觀世音菩薩當愍此無盡意菩薩及四
衆天龍夜叉乾闥婆阿脩羅迦樓羅緊那
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故受是瓔珞即時
觀世音菩薩愍諸四衆及於天龍人非人
等受其瓔珞分作二分一分奉釋迦牟尼
佛一分奉多寶佛塔無盡意觀世音菩薩
有如是自在神力遊於娑婆世界尒時無
盡意菩薩以偈問曰
世尊妙相具 我今重問彼 佛子何因緣

俄 TK1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28－11)

佛一分奉多寶佛塔無盡意觀世音菩薩
有如是自在神力遊於娑婆世界尒時無
盡意菩薩以偈問曰
世尊妙相具 我今重問彼 佛子何因緣
名爲觀世音 具足妙相尊 偈荅無盡意
汝聽觀音行 善應諸方所 弘誓深如海
歷劫不思議 侍多千億佛 發大清淨願
我爲汝略說 聞名及見身 心念不空過
能滅諸有苦 假使興害意 推落大火坑
念彼觀音力 火坑變成池 或漂流巨海
龍魚諸鬼難 念彼觀音力 波浪不能沒
或在須彌峯 爲人所推墮 念彼觀音力
如日虛空住 或被惡人逐 墮落金剛山
念彼觀音力 不能損一毛 或值怨賊遶
各執刀加害 念彼觀音力 咸即起慈心
或遭王難苦 臨刑欲壽終 念彼觀音力
刀尋段段壞 或囚禁枷鎖 手足被杻械
念彼觀音力 釋然得解脫 呪詛諸毒藥
所欲害身者 念彼觀音力 還著於本人
或遇惡羅刹 毒龍諸鬼等 念彼觀音力
時悉不敢害 若惡獸圍遶 利牙爪可怖
念彼觀音力 疾走無邊方 蚖蛇及蝮蠍
氣毒烟火燃 念彼觀音力 尋聲自迴去
雲雷鼓掣電 降雹澍大雨 念彼觀音力
應時得消散 衆生被困厄 無量苦逼身

俄 TK1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28－12)

氣毒烟火燃 念彼觀音力 尋聲自迴去
雲雷鼓掣電 降雹澍大雨 念彼觀音力
應時得消散 衆生被困厄 無量苦逼身
觀音妙智力 能救世間苦 具足神通力
廣修智方便 十方諸國土 無剎不現身
種種諸惡趣 地獄鬼畜生 生老病死苦
以漸悉令滅 真觀清淨觀 廣大智慧觀
悲觀及慈觀 常願常瞻仰 無垢清淨光
慧日破諸闇 能伏災風火 普明照世間
悲體戒雷震 慈意妙大雲 澍甘露法雨
滅除煩惱燄 諍訟經官處 怖畏軍陣中
念彼觀音力 衆怨悉退散 妙音觀世音
梵音海潮音 勝彼世間音 是故須常念
念念勿生疑 觀世音淨聖 於苦惱死厄
能為作依怙 具一切功徳 慈眼視衆生
福聚海無量 是故應頂礼
尒時持地菩薩即從座起前白佛言世尊
若有衆生聞是觀世音菩薩品自在之業
普門示現神通力者當知是人功徳不少
佛說是普門品時衆中八萬四千衆生皆
發無等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妙法蓮華經陀羅尼品第二十六
尒時藥王菩薩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合掌
向佛而白佛言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有
能受持法華經者若讀誦通利若書寫經

俄 TK1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28－13）

尒時藥王菩薩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合掌
向佛而白佛言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有
能受持法華經者若讀誦通利若書寫經
卷得幾所福佛告藥王若有善男子善女
人供養八百萬億那由他恒河沙等諸佛
於汝意云何其所得福寧為多不甚多世
尊佛言若善男子善女人能於是經乃至
受持一四句偈讀誦解義如說修行功徳
甚多
尒時藥王菩薩白佛言世尊我今當與說
法者陀羅尼呪以守護之即說呪曰
安尒一 曼尒二 摩祢三 摩摩祢四 旨隸五 遮梨第
六 賒咩羊鳴音七 賒履多瑋八 羶輸千反帝九 目帝十 目多
履十一 娑履十二 阿瑋娑履十三 桑履十四 娑履十五 叉裔
十六 阿叉裔十七 阿耆膩十八 羶帝十九 賒履二十 陀羅尼
二十一 阿盧伽婆娑蘇奈反簸蔗毗叉膩二十二 祢毗剃二十三
阿便哆都餓反邏祢履剃二十四 阿亶哆波隸輸地
二十五 漚烏侯反究隸二十六 牟究隸二十七 阿羅隸二十八 波羅
隸二十九 首迦差初几反三十 阿三磨三履三十一 佛陀毗吉
利袠帝三十二 達磨波利差猜離反帝三十三 僧伽涅瞿
沙祢三十四 婆舍婆舍輸地三十五 曼哆邏三十六 曼哆
邏叉夜多三十七 郵樓哆三十八 郵樓哆憍舍略來加反三十九
惡叉邏四十 惡叉冶多冶四十一 阿婆盧四十二 阿摩若
荏蔗反那多夜四十三
世尊是陀羅尼神呪六十二億恒河沙等

俄 TK1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28－14）

十七惡叉邏十八惡叉冶多冶十九阿婆盧二十阿摩若
荏蔗反那多夜二十一
世尊是陁羅尼神呪六十二億恒河沙等
諸佛所說若有侵毀此法師者則為侵毀
是諸佛已時釋迦牟尼佛讚藥王菩薩言
善哉善哉藥王汝愍念擁護此法師故說
是陁羅尼於諸衆生多所饒益尒時勇施
菩薩白佛言世尊我亦為擁護讀誦受持
法華經者說陁羅尼若此法師得是陁羅
尼若夜叉若羅刹若富單那若吉蔗若鳩
槃荼若餓鬼等伺求其短無能得便即於
佛前而說呪曰
痤[illegible]反隸一摩訶痤隸二郁枳三目枳四阿隸五阿羅
婆第六涅隸第七涅隸多婆第八伊緻猪履反柅九
韋緻柅十旨緻柅十一涅隸墀柅十二涅犁墀婆底十三
世尊是陁羅尼神呪恒河沙等諸佛所說
亦皆隨喜若有侵毀此法師者則為侵毀
是諸佛已
尒時毗沙門天王護世者白佛言世尊我
亦為愍念衆生擁護此法師故說是陁羅
尼即說呪曰
阿梨一那梨二㝹那梨三阿那盧四那履五拘
那履六
世尊以是神呪擁護法師我亦自當擁護
持是經者令百由旬內無諸衰患

俄 TK1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28－15）

阿梨一那梨二㝹那梨三阿那盧四那履五拘
那履六
世尊以是神呪擁護法師我亦自當擁護
持是經者令百由旬內無諸衰患
尒時持國天王在此會中與千萬億那由
他乾闥婆衆恭敬圍遶前詣佛所合掌白
佛言世尊我亦以陁羅尼神呪擁護持法
華經者即說呪曰
阿伽祢一伽祢二瞿利三乾陁利四旃陁利五摩
蹬耆六常求利七浮樓莎柅八頞底九
世尊是陁羅尼神呪四十二億諸佛所說
若有侵毀此法師者則為侵毀是諸佛已
尒時有羅刹女等一名藍婆二名毗藍婆
三名曲齒四名華齒五名黑齒六名多髮
七名無猒足八名持瓔珞九名皐帝十名
奪一切衆生精氣是十羅刹女與鬼子母
并其子及眷屬俱詣佛所同聲白佛言世
尊我等亦欲擁護讀誦受持法華經者除
其衰患若有伺求法師短者令不得便即
於佛前而說呪曰
伊提履一伊提泯二伊提履三阿提履四伊提
履五泥履六泥履七泥履八泥履九泥履十樓醯
十一樓醯十二樓醯十三樓醯十四多醯十五多醯十六多醯十七兜
醯十八㝹醯十九
寧上我頭上莫惱於法師若夜叉若羅刹

俄 TK1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28－16）

十樓醯二十樓醯三十樓醯四十多醯五十多醯六十多醯七十兜
醯八十兜醯九十
寧上我頭上莫惱於法師若夜叉若羅剎
若餓鬼若富單那若吉蔗若毗陁羅若揵
馱若烏摩勒伽若阿跋摩羅若夜叉吉蔗
若人吉蔗若熱病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
若四日乃至七日若常熱病若男形若女
形若童男形若童女形乃至夢中亦復莫
惱即於佛前而說偈言　七　九
若不順我呪　惱乱說法者　頭破作七分
如阿梨樹枝　如殺父母罪　亦如壓油殃
斗秤欺誑人　調達破僧罪　犯此法師者
當獲如是殃
諸羅剎女說此偈已白佛言世尊我等亦
當身自擁護受持讀誦修行是經者令得
安隱離諸衰患消衆毒藥佛告諸羅剎女
善哉善哉汝等但能擁護受持法華名者
福不可量何况擁護具足受持供養經卷
華香瓔珞抹香塗香燒香幡蓋妓樂燃種
種燈蘇燈油燈諸香油燈蘇摩那華油燈
瞻蔔華油燈婆師迦華油燈優鉢羅華油
燈如是等百千種供養者皐帝汝等及眷
屬應當擁護如是法師說是陁羅尼品時
六萬八千人得無生法忍
妙法蓮華經妙莊嚴王本事品第二十七

俄 TK1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28－17）

屬應當擁護如是法師說是陁羅尼品時
六萬八千人得無生法忍
妙法蓮華經妙莊嚴王本事品第二十七
尒時佛告諸大衆乃往古世過無量無邊
不可思議阿僧祇劫有佛名雲雷音宿王
華智多陁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陁國
名光明莊嚴劫名喜見彼佛法中有王名
妙莊嚴其王夫人名曰淨德有二子一名
淨藏二名淨眼是二子有大神力福德智
慧久修菩薩所行之道所謂檀波羅蜜尸
羅波羅蜜羼提波羅蜜毗離耶波羅蜜禪
波羅蜜般若波羅蜜方便波羅蜜慈悲喜
捨乃至三十七品助道法皆悉明了通達
又得菩薩淨三昧日星宿三昧淨光三昧
淨色三昧淨照明三昧長莊嚴三昧大威
德藏三昧於此三昧亦悉通達尒時彼佛
欲引導妙莊嚴王及愍念衆生故說是法
華經時淨藏淨眼二子到其母所合十指
爪掌白言願母往詣雲雷音宿王華智佛
所我等亦當侍從親近供養礼拜所以者
何此佛於一切天人衆中說法華經宜應
聽受母告子言汝父信受外道深著婆羅
門法汝等應往白父與共俱去淨藏淨眼
合十指爪掌白母我等是法王子而生此
邪見家母告子言汝等當憂念汝父爲現
[illegible]

俄 TK1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28－18）

門法汝等應往白父與共俱去淨藏淨眼
合十指爪掌白母我等是法王子而生此
邪見家母告子言汝等當憂念汝父為現
神變若得見者心必清淨或聽我等往至
佛所於是二子念其父故踊在虛空高七
多羅樹現種種神變於虛空中行住坐臥
身上出水身下出火身下出水身上出火
或現大身滿虛空中而復現小小復現大
於空中滅忽然在地入地如水履水如地
現如是等種種神變令其父王心淨信解
時父見子神力如是心大歡喜得未曾有
合掌向子言汝等師為是誰誰之弟子二
子白言大王彼雲雷音宿王華智佛今在
七寶菩提樹下法座上坐於一切世間天
人眾中廣說法華經是我等師我是弟子
父語子言我今亦欲見汝等師可共俱往
於是二子從空中下到其母所合掌白母
父王今已信解堪任發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心我等為父已作佛事願母見聽於
彼佛所出家修道尒時二子欲重宣其意
以偈白母
願母放我等 出家作沙門 諸佛甚難值
我等隨佛學 如優曇鉢華 值佛復難是
脫諸難亦難 願聽我出家
母即告言聽汝出家所以者何佛難值故

俄 TK1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28－19)

我等隨佛學 如優曇鉢華 值佛復難是
脫諸難亦難 願聽我出家
母即告言聽汝出家所以者何佛難值故
於是二子白父母言善哉父母願時往詣
雲雷音宿王華智佛所親近供養所以者
何佛難得值如優曇鉢羅華又如一眼之
龜值浮木孔而我等宿福深厚生值佛法
是故父母當聽我等令得出家所以者何
諸佛難值時亦難遇彼時妙莊嚴王後宮
八萬四千人皆悉堪任受持是法華經淨
眼菩薩於法華三昧久已通達淨藏菩薩
已於無量百千萬億劫通達離諸惡趣三
昧欲令一切眾生離諸惡趣故其王夫人
得諸佛集三昧能知諸佛秘密之藏二子
如是以方便力善化其父令心信解好樂
佛法於是妙莊嚴王與群臣眷屬俱淨德
夫人與後宮婇女眷屬俱其王二子與四
萬二千人俱一時共詣佛所到已頭面禮
足遶佛三匝却住一面尒時彼佛為王說
法示教利喜王大歡悅尒時妙莊嚴王及
其夫人解頸真珠瓔珞價直百千以散佛
上於虛空中化成四柱寶臺臺中有大寶
床敷百千萬天衣其上有佛結加趺坐放
大光明尒時妙莊嚴王作是念佛身希有
端嚴殊特成就第一微妙之色時雲雷音

俄 TK1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28－20)

床敷百千萬天衆其上有佛結加趺坐放
大光明尒時妙莊嚴王作是念佛身希有
端嚴殊特成就第一微妙之色時雲雷音
宿王華智佛告四衆言汝等見是妙莊嚴
王於我前合掌立不此王於我法中作比
丘精勤修習助佛道法當得作佛号娑羅
樹王國名大光劫名大高王其娑羅樹王
佛有無量菩薩衆及無量聲聞其國平正
功德如是其王即時以國付弟與夫人二
子并諸眷屬於佛法中出家修道王出家
已於八萬四千歲常勤精進修行妙法華
經過是已後得一切淨功德莊嚴三昧即
昇虛空高七多羅樹而白佛言世尊此我
二子已作佛事以神通變化轉我邪心令
得安住於佛法中得見世尊此二子者是
我善知識為欲發起宿世善根饒益我故
來生我家尒時雲雷音宿王華智佛告妙
莊嚴王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言若善男子
善女人種善根故世世得善知識其善知
識能作佛事示教利喜令入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大王當知善知識者是大因緣
所謂化導令得見佛發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心大王汝見此二子不此二子已曾
供養六十五百千萬億那由他恒河沙諸
佛親近恭敬於諸佛所受持法華經愍念

俄TK1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28－21)

所謂化導令得見佛發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心大王汝見此二子不此二子已曾
供養六十五百千萬億那由他恒河沙諸
佛親近恭敬於諸佛所受持法華經愍念
邪見衆生令住正見妙莊嚴王即從虛空
中下而白佛言世尊如來甚希有以功德
智慧故頂上肉髻光明顯照其眼長廣而
紺青色眉間毫相白如珂月齒白齊密常
有光明脣色赤好如頻婆菓尒時妙莊嚴
王讚歎佛如是等無量百千萬億功德已
於如來前一心合掌復白佛言世尊未曾
有也如來之法具足成就不可思議微妙
功德教戒所行安隱快善我從今日不復
自隨心行不生邪見憍慢瞋恚諸惡之心
說是語已礼佛而出佛告大衆於意云何
妙莊嚴王豈異人乎今華德菩薩是其淨
德夫人今佛前光照莊嚴相菩薩是哀愍
妙莊嚴王及諸眷屬故於彼中生其二子
者今藥王菩薩藥上菩薩是是藥王藥上
菩薩成就如此諸大功德已於無量百千
萬億諸佛所植衆德本成就不可思議諸
善功德若有人識是二菩薩名字者一切
世間諸天人民亦應礼拜佛說是妙莊嚴
王本事品時八萬四千人遠塵離垢於諸
法中得法眼淨

俄TK1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28－22)

世間諸天人民亦應礼拜佛說是妙莊嚴
王本事品時八萬四千人遠塵離垢於諸
法中得法眼淨

妙法蓮華經普賢菩薩勸發品第二十八

尒時普賢菩薩以自在神通力威德名聞
與大菩薩無量無邊不可稱數從東方來
所經諸國普皆震動雨寶蓮華作無量百
千萬億種種伎樂又與無數諸天龍夜叉
乾闥婆阿脩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
人非人等大衆圍遶各現威德神通之力
到娑婆世界耆闍崛山中頭面礼釋迦牟
尼佛右遶七匝白佛言世尊我於寶威德
上王佛國遥聞此娑婆世界說法華經與
無量無邊百千萬億諸菩薩衆共來聽受
唯願世尊當為說之若善男子善女人於
如來滅後云何能得是法華經佛告普賢
菩薩若善男子善女人成就四法於如來
滅後當得是法華經一者為諸佛護念二
者植衆德本三者入正定聚四者發救一
切衆生之心善男子善女人如是成就四
法於如來滅後必得是經尒時普賢菩薩
白佛言世尊於後五百歲濁惡世中其有
受持是經典者我當守護除其衰患令得
安隱使無伺求得其便者若魔若魔子若
魔女若魔民若為魔所著者若夜叉若羅

俄 TK1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28－23）

受持是經典者我當守護除其衰患令得
安隱使無伺求得其便者若魔若魔子若
魔女若魔民若為魔所著者若夜叉若羅
剎若鳩槃荼若毗舍闍若吉蔗若富單那
若韋陁羅等諸惱人者皆不得便是人若
行若立讀誦此經我尒時乘六牙白象王
與大菩薩衆俱詣其所而自現身供養守
護安慰其心亦為供養法華經故是人若
坐思惟此經尒時我復乘白象王現其人
前其人若於法華經有所忘失一句一偈
我當教之與共讀誦還令通利尒時受持
讀誦法華經者得見我身甚大歡喜轉復
精進以見我故即得三昧及陁羅尼名為
旋陁羅尼百千萬億旋陁羅尼法音方便
陁羅尼得如是等陁羅尼世尊若後世後
五百歲濁惡世中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
婆夷求索者受持者讀誦者書寫者欲修
習是法華經於三七日中應一心精進滿
三七日已我當乘六牙白象與無量菩薩
而自圍遶以一切衆生所喜見身現其人
前而為說法示教利喜亦復與其陁羅尼
呪得是陁羅尼故無有非人能破壞者亦
不為女人之所惑乱我身亦自常護是人
唯願世尊聽我說此陁羅尼呪即於佛前
而說呪曰

俄 TK1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28－24）

呪得是陁羅尼故無有非人能破壞者亦
不為女人之所惑乱我身亦自常護是人
唯願世尊聽我說此陁羅尼呪即於佛前
而說呪曰
阿檀地途賣反一檀陁婆地二檀陁婆帝三檀陁鳩舍
隸四檀陁修陁隸五修陁隸六修陁羅婆底七佛
馱波羶祢八薩婆陁羅尼阿婆多尼九薩婆婆
沙阿婆多尼十修阿婆多尼十一僧伽婆履叉尼
十二僧伽涅伽陁尼十三阿僧祇十四僧伽婆伽地十五帝
隸阿惰僧伽兜略盧遮反阿羅帝婆羅帝十六薩
婆僧伽地三摩地伽蘭地十七薩婆達磨修波
利剎帝十八薩婆薩埵樓馱憍舍略阿㝹伽地
十九辛阿毗吉利地帝二十
世尊若有菩薩得聞是陁羅尼者當知普
賢神通之力若法華經行閻浮提有受持
者應作此念皆是普賢威神之力若有受
持讀誦正憶念解其義趣如說修行當知
是人行普賢行於無量無邊諸佛所深種
善根為諸如來手摩其頭若但書寫是人
命終當生忉利天上是時八萬四千天女
作衆妓樂而來迎之其人即著七寶冠於
采女中娛樂快樂何況受持讀誦正憶念
解其義趣如說修行若有人受持讀誦解
其義趣是人命終為千佛授手令不恐怖
不墮惡趣即往兜率天上弥勒菩薩所弥

俄 TK1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28－25)

采女中娛樂快樂何況受持讀誦正憶念
解其義趣如說修行若有人受持讀誦解
其義趣是人命終為千佛授手令不恐怖
不墮惡趣即往兜率天上弥勒菩薩所弥
勒菩薩有三十二相大菩薩衆所共圍遶
有百千萬億天女眷屬而於中生有如是
等功德利益是故智者應當一心自書若
使人書受持讀誦正憶念如說修行世尊
我今以神通力故守護是經於如來滅後
閻浮提内廣令流布使不斷絶尒時釋迦
牟尼佛讚言善哉善哉普賢汝能護助是
經令多所衆生安樂利益汝已成就不可
思議功德深大慈悲從久遠來發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意而能作是神通之願守
護是經我當以神通力守護能受持普賢
菩薩名者普賢若有受持讀誦正憶念修
習書寫是法華經者當知是人則見釋迦
牟尼佛如從佛口聞此經典當知是人供
養釋迦牟尼佛當知是人佛讚善哉當知
是人為釋迦牟尼佛手摩其頭當知是人
為釋迦牟尼佛衣之所覆如是之人不復
貪著世樂不好外道經書手筆亦復不喜
親近其人及諸惡者若屠兒若畜猪羊雞
狗若獵師若衒賣女色是人心意質直有
正憶念有福德力是人不為三毒所惱亦

俄 TK1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28－26)

狗若獵師若衒賣女色是人心意質直有
正憶念有福德力是人不為三毒所惱亦
不為嫉妬我慢邪慢增上慢所惱是人少
欲知足能修普賢之行普賢若如來滅後
後五百歲若有人見受持讀誦法華經者
應作是念此人不久當詣道場破諸魔衆
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轉法輪擊法鼓
吹法螺雨法雨當坐天人大衆中師子法
座上普賢若於後世受持讀誦是經典者
是人不復貪著衣服卧具飲食資生之物
所願不虛亦於現世得其福報若有人輕
毀之言汝狂人耳空作是行終無所獲如
是罪報當世世無眼若有供養讚歎之者
當於今世得現果報若復見受持是經者
出其過惡若實若不實此人現世得白癩
病若輕笑之者當世世牙齒踈缺醜脣平
鼻手脚繚戾眼目角睞身體臭穢惡瘡膿
血水腹短氣諸惡重病是故普賢若見受
持是經典者當起遠迎當如敬佛說是普
賢勸發品時恒河沙等無量無邊菩薩得
百千萬億旋陀羅尼三千大千世界微塵
等諸菩薩具普賢道佛說是經時普賢等
諸菩薩舍利弗等諸聲聞及諸天龍人非
人等一切大會皆大歡喜受持佛語作礼
而去

俄 TK1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28－27)


諸菩薩舍利弗等諸聲聞及諸天龍人非
人等一切大會皆大歡喜受持佛語作礼
而去

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illegible]以蓮經者入不思議之妙法也故衣珠設譬[illegible]
性之無知火宅導迷盲昏心之罔覺以慈悲喜捨之
盲昏闢示悟入之門難焚於烈焰之中永轉於法輪
之內二十八品皆覺皇宣演之書七万餘言咸真聖
玄微之理洞究而須推七喻力窮而在畢三周誦之
則舌變紅蓮於億年供之則帙放華光於滿室誠釋
門之扃鑰真苦海之津梁今有清信弟子雕字人王
善惠王善圓賀善海郭狗埋等同為法友特露微誠
以上殿宗室御史臺正直本為結緣之首命工鏤板
其日費飲食之類皆宗室給之雕印斯經一部普施
一切同欲受持以茲功德伏願　皇基永固同盤石
之安　帝壽無疆逾後天之算九族有生之無類[illegible]
門[illegible]協之洪休時大夏國人慶三年歲次丙寅五月　日

俄 TK1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28－28)

言世尊是淨日所懷之女諸根具足
不雜垢穢一心合掌向佛聽法欲有所
問佛告阿泥盧豆我先明見此女在
胎而不說之所以者何若有衆生不信
如來誠諦之言此人長夜受大苦惱
尒時世尊放大光明普照三千大千
世界悉令周遍復以神力令此衆會
皆見此女在母胎中諸根具足不雜
垢穢一心合掌向佛聽法欲有所問
尒時世尊出一切衆生樂聞之音其
音清淨所謂易解聲質直聲清淨聲
可適耳根無過失聲能令身心生歡
喜樂聲離諸煩亂如淨月聲美妙相
續不斷絶聲不麁強聲善入人心能
去貪欲瞋恚愚癡之聲令人歡喜信
樂之聲過梵音聲如雷震聲如天樂

俄 TK12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44－1）

續不斷絶聲不麁強聲善入人心能
去貪欲瞋恚愚癡之聲令人歡喜信
樂之聲過梵音聲如雷震聲如天樂
聲如師子吼演法之聲於百千萬億
阿僧祇那由他劫積集善根果報之
聲以如是等和雅音聲而告女言汝
爲何事而來聽受欲有所問佛威神
故女在胎中而白佛言世尊有諸衆
生貪著我見虚妄分別從顛倒生無
有衆生起衆生想無我計我無命無
人無有長養計命人長養爲如是等
諸衆生故欲有所問復有衆生貪著
我見於一乘道不能解了欲爲開悟
一乘道故復有衆生爲無明有愛之
所覆繫不能解了明解脫法欲令解
了明解脫故復有衆生爲貪欲瞋恚
愚癡盲冥之所覆蔽不能進求無相

俄 TK12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44－2）

了明解脫故復有衆生爲貪欲瞋恚
愚癡盲冥之所覆蔽不能進求無相
無作三解脫門欲令修證三解脫故
復有衆生墮四顛倒無常計常苦謂
爲樂無我見我不淨見淨欲爲解説
四諦法故所謂是苦是苦集是苦滅
是苦滅道復有衆生爲五蓋所覆不
修五根欲令具足五根法故復有衆
生貪依六入不證六通欲爲解説六
通法故復有衆生樂七識住不能曉
了七菩提分欲爲解説七覺法故復
有衆生行八邪道不能解了八聖道
分欲爲解説聖道分故復有衆生心
懷九惱不能得入九次第定欲爲解
説諸禪解脫三摩提故復有衆生住
十惡業不能勤修十善業道欲令滿
足十善道故復有衆生墮於邪聚或

俄 TK12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44－3）

十惡業不能勤修十善業道欲令滿
足十善道故復有衆生墮於邪聚或
不定聚於無漏法便爲非器欲令曉
了正聚法故欲令衆生成熟善根而
自調伏隨所願求而爲説法世尊我
今爲如是等諸因緣故向佛聽法欲
有所問尒時一切衆會歎未曾有而
作是言如來之法甚爲希有菩提薩
埵雖處胎中饒益衆生法言不廢若
善男子善女人有見聞者其誰不發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尒時此女
以佛神力猶如後邊身菩薩從母右
脅忽然化生此女福慧因緣力故令
其母身無諸惱患平復如故其女生
已未久之間地大震動雨衆天華一
切樂器不鼓自鳴陸地生華大如車
輪種種莊嚴色香妙好悦可人心有

俄 TK12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44－4）

切樂器不鼓自鳴陸地生華大如車
輪種種莊嚴色香妙好悅可人心有
百千葉黃金爲莖白銀爲葉碼磁爲
鬚赤真珠臺女在上立身形猶如二
三歲兒顏貌端正甚可愛敬皆從前
世善果報生尒時釋提桓因持天衣
瓔珞往詣其所而語之言善女著此
衣服瓔珞莫裸形立女報釋提桓因
言夫爲菩薩不以是衣服瓔珞而自
莊嚴所以者何菩薩恒以菩提之心
以爲衣服瓔珞而自莊嚴則勝一切
世間天人莊嚴復次憍尸迦菩薩有
十種衣服瓔珞而自莊嚴何等爲十
所謂不失菩提之心不忘廢深心常
以大慈爲一切衆生而作救護大悲
爲本勤行精進度諸衆生不捨成就
一切衆生常以慚愧莊嚴身口意業

俄 TK12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44－5)

爲本勤行精進度諸衆生不捨成就
一切衆生常以慚愧莊嚴身口意業
一切物施不望其報持諸戒行頭陁
功德終不違犯住忍辱力能忍難忍
以正方便求勝善根其心雖住禪無
量等諸三昧中終不求證非時解脱
憍尸迦是名菩薩十種衣服瓔珞莊
嚴於一切時常不遠離復次憍尸迦
菩薩以相好嚴身勝諸瓔珞而此相
好從福慧生何等福慧所謂種種布
施愛重之物能捨與他於諸衆生無
恚恨心常求善行不限布施令他滿
足觀一切衆生皆是福田憍尸迦是
名菩薩第一衣服瓔珞莊嚴若菩薩
欲證聲聞辟支佛乘不名莊嚴若住
慳心破戒心瞋恚心懈怠心亂想心
惡慧雜諸煩惱卑小之心我不能得

俄 TK12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44－6)

慳心破戒心瞋恚心懈怠心亂想心
惡慧雜諸煩惱卑小之心我不能得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驚怖悔恨則
非菩薩莊嚴所以者何遠離菩薩莊
嚴法故尒時衆會聞說菩薩諸莊嚴
法有萬二千諸天及人先種善根皆
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尒時世尊告此女言汝可受是釋提
桓因衣服瓔珞女白佛言世尊我不
堪受所以者何共我志同應同衣服
瓔珞莊嚴而此帝釋願求小智所樂
卑下厭患生死常懷怖畏欲速入涅
盤恒從他邊聽受法要所有慧明唯
獨照已不及他人如執草束欲渡江
河不能為人作淨福田永離諸佛清
淨智眼不能曉了諸衆生根世尊我
今著堅固鎧願求大乘欲饒益一切

俄 TK12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44－7)

淨智眼不能曉了諸衆生根世尊我
今著堅固鎧願求大乘欲饒益一切
集大法船渡未渡者求自然智轉於
法輪不於他人有所希求以如來智
而自莊嚴亦令一切悉得諸佛清淨
智眼世尊我從彼國來生此間欲見
如來釋迦牟尼礼拜供養聽說法耳
彼佛世尊自當與我衣服瓔珞使我
著之尒時衆會諸天人等皆作是念
此女來處世界名何去此近遠為在
何方彼國如來復名何等今為現在
說法教不
尒時世尊知此衆會心之所念告舍
利弗言東南方去此世界過三十六
那由他佛土有世界名淨住佛号無
垢稱王如來應等正覺今現在說法
舍利弗此女從淨住世界沒來生此

俄 TK12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44－8)

垢稱王如來應等正覺今現在說法
舍利弗此女從淨住世界沒來生此
間欲成就衆生亦欲礼拜供養於我
聽說法教佛說是已未久之間彼無
垢稱王如來發慇念心即以神力遣
諸菩薩所著衣服瓔珞莊嚴來在女
前懸虛空中又出聲言善女淨住世
界無垢稱王如來遣此衣服瓔珞與
汝汝可著之當如此間諸菩薩等若
著衣服瓔珞莊嚴即時皆得具五神
通汝亦應尒其女尒時於虛空中取
衣服瓔珞即便著之須臾之間衣服
瓔珞出妙光明除如來光其餘梵釋
護世天王日月光明悉不復現其女
即時具五神通下蓮華臺行詣佛所
舉足下足大地即時六種震動到佛
前巳頭面礼足遶佛七帀白佛言世

俄 TK12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44－9）

舉足下足大地即時六種震動到佛
前巳頭面礼足遶佛七帀白佛言世
尊唯願如來爲諸菩薩摩訶薩說攝
菩提增長之法令諸菩薩於無上道
而不退轉過諸魔行速成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
尒時世尊告此女言若菩薩成就四
法能攝菩提亦令增長何等爲四一
者淨心二者深心三者方便四者不
捨菩提之心是名爲四復有四法一
者恒欲利益一切衆生二者常當慈
心慈諸衆生三者當以大悲度脫衆
生四者堅固精進具足一切佛法是
名爲四復有四法一者分別諸法多
生信心二者遠離聲聞辟支佛心三
者樂觀勝法欲具滿一切佛法四者
勤行精進必成其果是名爲四復有

俄 TK12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44－10）

者樂觀勝法欲具滿一切佛法四者
勤行精進必成其果是名爲四復有
四法一者離於憍慢二者除自大心
三者敬重尊長四者易可教誨是名
爲四復有四法一者於來求者不生
恚恨二者捨一切物不求其報三者
已施不悔四者所有善根盡迴向菩
提是名爲四復有四法一者不破戒
二者不穿戒三者不雜戒四者不濁
戒是名爲四復有四法一者性和能
忍二者善護他意三者自護已身終
不犯他四者迴向菩提是名爲四復
有四法一者堅固精進二者明淨精
進三者不怯弱精進四者迴向菩提
是名爲四復有四法一者身强堪能
二者心强堪能三者善能修集諸禪
及支四者恒不忘失菩提之心是名

俄 TK12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44－11）

二者心强堪能三者善能修集諸禪
及支四者恒不忘失菩提之心是名
爲四復有四法一者布施二者愛語
三者利益四者同事是名爲四復有
四法一者慈心遍一切處二者大悲
無有厭悔三者喜心深愛敬法四者
捨心離於憎愛是名爲四復有四法
一者聽法無厭二者正觀思惟三者
隨法能行四者迴向菩提是名爲四
復有四法一者知諸行無常二者決
定知陰是苦三者定知諸法而無有
我四者定知涅盤是寂滅法是名爲
四復有四法一者得利不喜二者失
利不憂三者雖有名譽其心常等四
者雖聞惡名心亦不惱是名爲四復
有四法一者他毀不瞋二者稱讚不
喜三者遭苦能忍四者雖樂不逸亦

俄 TK12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44－12）

有四法一者他毀不瞋二者稱讚不
喜三者遭苦能忍四者雖樂不逸亦
不輕他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觀
因二者知果三者離二邊見四者覺
緣起法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知
内無我二者知外無有衆生三者俱
知内外無有壽命四者畢竟清淨無
人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行空不
畏二者觀無相不没三者不分別無
願四者樂觀諸法無作是名為四復
有四法一者不證苦智二者不證集
智三者不證滅智四者不證道智是
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深觀菩提二
者不謗正法三者身在僧數終不退
轉四者於法不起諍訟是名為四復
有四法一者能令貪欲不起二者亦
斷攀緣三者斷貪欲瞋恚愚癡四者

俄 TK12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44－13）

有四法一者能令貪欲不起二者亦
斷攀緣三者斷貪欲瞋恚愚癡四者
及餘煩惱亦復如是是名為四復有
四法一者於諸衆生心常平等二者
等觀衆生皆是福田三者佛及衆生
皆悉平等四者法及衆生亦悉平等
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不顯巳身
二者不下他人三者不輕未學四者
於巳學者愛敬如師是名為四復有
四法一者遠離無益之言二者恒求
閑靜三者樂住阿蘭若處而無猒足
四者勤求阿蘭若諸功德利是名為
四復有四法一者少欲二者知足三
者淨物知量四者樂行頭陁不貪上
妙衣服飲食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
者知巳二者知他三者知時四者知
義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樂法二

俄 TK12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44－14）

者知已二者知他三者知時四者知義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樂法二者樂義三者樂諦四者樂成就衆生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内淨能護自心二者外淨能護衆生三者法淨行善之處四者智淨能離憍慢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離我二者去我所三者除諸見四者斷愛恚是名為四復有四法一者善權攝慧二者慧攝善權三者大悲攝一切施四者精進攝一切道品之法善女菩薩成就如是四法能攝善提亦令增長

尒時世尊説此四法能攝善提亦令增長之時會中有三萬二千諸天及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尒時尊者舍利弗問此女言汝父母為汝作字名曰何等時女報言尊者舍

俄 TK12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44－15）

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尒時尊者舍利弗問此女言汝父母為汝作字名曰何等時女報言尊者舍利弗一切諸法本無名字唯隨分別而立名字非是真實無定主故又尊者舍利弗菩薩摩訶薩隨其所行而立名字若得淨心名淨心者若逮深心名深心者若行方便名得方便者若行布施名善能施者若修尸羅名淨戒者若住忍辱名有忍力者若勤精進名著精進鎧者若住諸禪名常三昧者逮得智慧名大慧者若住慈悲喜捨名大慈大悲大喜大捨者若住阿蘭若處名閑居無事者若不捨頭陁名行清淨功德者若樂集善法名喜求法者略而言之隨其以何善根發趣大乘而得名字

俄 TK12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44－16）

名喜求法者略而言之隨其以何善
根發趣大乘而得名字
尒時世尊告舍利弗言當此女著衣
服瓔珞之時放大光明普照大衆是
故此女名無垢光當憶持之尒時尊
者舍利弗復問無垢光女言汝從淨
住世界無垢稱王佛所受此女身來
此間也無垢光女荅言尊者舍利弗
彼佛世界無有女人舍利弗言汝今
何故以此女形來生此間女即荅言
我今不以男形女形亦不以色受想
行識來生此間所以者何尊者舍利
弗於意云何如來所作化人從一佛
國至一佛國為有男女陰界諸入差
別相不舍利弗言不也所以者何如
來所化無有差別女言尊者舍利弗
如如來所化無有差別一切諸法皆

俄 TK12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44－17）

別相不舍利弗言不也所以者何如
來所化無有差別女言尊者舍利弗
如如來所化無有差別一切諸法皆
悉如化若知諸法悉同化相從一佛
國至一佛國不見差別舍利弗言汝
於諸法見無差別云何能成就衆生
女荅言尊者舍利弗若於諸法見差
別者是則不能成就衆生若於諸法
不見差別是則必能成就衆生舍利
弗問女言汝今為已成就幾所衆生
女荅言如尊者舍利弗所斷煩惱舍
利弗言我所斷煩惱性無所有女言
衆生之性亦無所有舍利弗言無性
衆生何所成就女言煩惱無性復何
所斷舍利弗言無分別故是名為斷
女言如尊者舍利弗所言若不分別
彼我是亦名為成就衆生舍利弗復
問女言云何名衆生成就女荅言於

俄 TK12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44－18）

女言如尊者舍利弗所言若不分别
彼我是亦名為成就衆生舍利弗復
問女言云何名衆生成就女荅言於
諸有中不起染愛是名衆生成就舍
利弗又問女言汝於三乗為以何乗
成就衆生女荅言尊者舍利弗譬如
空中等注甘雨於上中下種子苗稼
藥草樹木皆令生長其雨頗有分别
相不舍利弗言其水雖能生長苗稼
而無分别如是舍利弗諸佛菩薩其
所説法亦無分别隨諸衆生於三乗
道善根熟者而調伏之舍利弗復問
女言云何調伏其義云何時女荅言
調伏者能觀邪道即是正道是名調
伏所以者何凡夫顛倒不能正觀故
不調伏若觀邪道平等之相不隨不
顛倒諸邪道者是則名為畢竟調伏

俄 TK12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44－19）

伏所以者何凡夫顛倒不能正觀故
不調伏若觀邪道平等之相不隨不
顛倒諸邪道者是則名為畢竟調伏
又舍利弗言調伏者於我無我亦名
調伏所以者何無我見者於諸煩惱
不愛不起是名解脱女問舍利弗言
尊者得解脱耶舍利弗言我得解脱
女言誰縛汝者言得解脱舍利弗言
無有縛者而得解脱而其本性是解
脱相是故我言得解脱耳女言若其
本性無縛無解是解脱相汝何故言
我得解脱舍利弗言一切諸法皆解
脱相是故我言我得解脱女言如尊
者舍利弗所言若知諸法皆解脱相
是則名為究竟解脱舍利弗言若
諸漏盡阿羅漢所説汝今所説等無
有異

俄 TK12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44－20）

是則名為究竟解脫舍利弗言若
諸漏盡阿羅漢所說汝今所說等無
有異
女言尊者舍利弗今我亦是漏盡阿
羅漢舍利弗言以何緣故而作是說
女言我亦遠離一切塵垢緣覺聲
聞所有道品我悉知見而不願樂唯
求佛智是故我言是阿羅漢諸漏
已盡
舍利弗言頗有因緣而諸菩薩作羅
漢耶女荅言有舍利弗言以何緣有
女言若有衆生先種善根應以聲聞
身得度者即現聲聞身而作是言我
是阿羅漢為衆生說證羅漢法是名
菩薩作羅漢也說此法時二百比丘
不受漏法心得解脫是諸比丘白佛
言世尊此女辯才是佛威神為自力

俄 TK12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44－21）

不受漏法心得解脫是諸比丘白佛
言世尊此女辯才是佛威神為自力
耶佛言是佛威神其女亦自有辯才
之力
尒時無垢光女白佛言世尊今此會
中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願
樂欲聞修何善行得離女身速成男
子能發無上菩提之心唯願世尊當
為解說尒時世尊欲利益成就四部
衆故告無垢光女言若女人成就一
法得離女身速成男子何謂為一所
謂深心求於菩提所以者何若有女
人發菩提心則是大善人心大丈夫
心大仙人心非下人心永離二乘狹
劣之心能破外道異論之心於三世
中最是勝心能除煩惱不雜結習清
淨之心若諸女人發菩提心則更不

俄 TK12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44－22）

中最是勝心能除煩惱不雜結習清
淨之心若諸女人發菩提心則更不
雜女人諸結縛心以不雜故永離女
身得成男子所有善根亦當迴向無
上菩提是名爲一
復次女人成就二法能離女身速成男
子何謂爲二所謂除其慢心離於欺誑
不作幻惑所有善根願離女身速成
男子悉以迴向無上菩提是名爲二
復次女人成就三法能離女身速成男
子何謂爲三一身業清淨持身三戒二
口業清淨離口四過三意業清淨離於
瞋恚邪見愚癡以此十善所生善根願
離女身速成男子迴向菩提是名爲三
復次女人成就四法得離女身速成
男子何謂爲四一不恚害二不瞋恨三
不隨煩惱四住忍辱力是名爲四

俄 TK12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44－23）

復次女人成就四法得離女身速成
男子何謂爲四一不恚害二不瞋恨三
不隨煩惱四住忍辱力是名爲四
復次女人成就五法得離女身速成
男子何謂爲五一樂求善法二尊重正
法三以正法而自娛樂四於說法者敬
如師長五如說修行以此善根願離
女身速成男子迴向菩提是名爲五
復次女人成就六法得離女身速成
男子何謂爲六一常念佛願成佛身
二常念法欲轉法輪三常念僧欲覆
護僧四常念戒欲滿諸願五常念施
欲捨一切諸煩惱垢六常念天欲滿
天中之天一切種智是名爲六
復次女人成就七法得離女身速成
男子何謂爲七一於佛得不壞信二
於法得不壞信三於僧得不壞信四

俄 TK12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44－24）

復次女人成就七法得離女身速成
男子何謂為七一於佛得不壞信二
於法得不壞信三於僧得不壞信四
不事餘天唯奉敬佛五不積聚慳惜
隨言能行六出言無過恒常質直七
威儀具足是名為七
復次女人成就八法得離女身速成
男子何謂為八一不偏愛已男二不
偏愛已女三不偏愛已夫四不專念
衣服瓔珞五不貪著華飾塗香六不
為美食因緣猶如羅刹煞生食之七
不慳所施之物常追憶之而生歡喜
八所行清淨常懷慚愧是名為八
復次女人成就九法得離女身速成
男子何謂為九所謂息九惱法憎我
所愛已憎今憎當憎愛我所憎已愛
今愛當愛於我已憎今憎當憎是名

俄 TK12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44－25)

男子何謂為九所謂息九惱法憎我
所愛已憎今憎當憎愛我所憎已愛
今愛當愛於我已憎今憎當憎是名
為九
復次女人成就十法得離女身速成
男子何謂為十一不自大二除憍慢
三敬尊長四所言必實五無嫉恨六
不麁言七不難教八不貪惜九不暴
惡十不調戲是名為十
復次善女若有女人能如實觀女人
身過者生猒離心速離女身疾成男
子女人身過者所謂欲瞋癡心并餘
煩惱重於男子又此身中有一百户
蟲恒為苦患愁惱因緣是故女人煩
惱偏重應當善思觀察此身便為不
淨之器臭穢充滿亦如枯井空城破
村難可愛樂是故於身應生猒離又

俄 TK12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44－26)

惱偏重應當善思觀察此身便爲不
淨之器臭穢充滿亦如枯井空城破
村難可愛樂是故於身應生猒離又
觀此身猶如婢使不得自在恒爲男
女衣服飲食家業所須之所苦惱必
除糞穢涕唾不淨於九月中懷子在
身衆患非一及其生時受大苦痛命
不自保是故女人應生厭離女人之
身又復女人雖生在王宮必當屬他
盡其形壽猶如婢使隨逐大家亦如
弟子奉事於師又爲種種刀杖瓦石
手拳打擲惡言罵辱如是等苦不得
自在是故女人應於此身生厭離心
又此女身常被繫閉猶如虵鼠在深
穴中不得妄出又女人法制不由身
常於他邊禀受飲食衣服花香種種
瓔珞嚴身之具象馬車乘是故應當

俄 TK12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44－27)

穴中不得妄出又女人法制不由身
常於他邊禀受飲食衣服花香種種
瓔珞嚴身之具象馬車乘是故應當
厭離女身又此女身爲他所使不得
自在執作甚多擣藥舂米若㸑若磨
大小豆麥抽氊紡氎如是種種苦役
無量是故女人應患此身欲求永離
如是衆苦當以此法教示餘人常念
如來所言誠實讃歎出家能報佛恩
當發此心願離女身速成男子於佛
法中出家修道不復貪求華鬘瓔珞
遊戲園林衣服飲食嚴身之具當觀
自身及侍立眷屬猶如機關木人筋
牽屈申舉下而已此身虛僞血肉所
成不久壞滅此身如廁九孔流出種
種不淨此身愚小之人於中起著而
恒四大所成此身諸陰猶如怨家此

俄 TK12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44－28)

種不淨此身愚小之人於中起著而
恒四大所成此身諸陰猶如怨家此
身虛偽中無堅實如空聚落此身無
主從父母生復以行業而嚴飾之此
身不淨純盛臭穢此身即是屎尿之
器不久弃捐無可貪處此身歸死出
息入息必當斷故此身無我如草木
瓦石此身無作者從因緣生此身是
衆鳥狼狗野干之食弃塚間故此身
是苦聚四百四病之所困故此身恒
為風寒冷熱等分衆病之所壞散恒

俄 TK12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44－29）

轉女身經　十六

我於此不轉女身成男子者終不起
也又諸居士汝當放此諸姊妹等於
佛法中出家修道諸居士曰如尊者
言悉聽出家又尊者舍利弗我等今
者於佛法中令得出家先當度我等
然後女人尒時舍利弗白佛言世尊
是諸居士於佛正法欲得出家願佛
聽之佛告諸居士於我法中隨意出
家時諸居士白佛言願為我等出家
佛言善來比丘皆成沙門袈裟著身
成就威儀尒時諸居士歸佛之威神
自善根力正觀思惟得離女身變成
男子佛神力故即昇虛空高七多羅
樹異口同音而說偈言
諸法悉如幻　但從分別生　於第一義中

俄 TK12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44－30）

男子佛神力故即昇虛空高七多羅
樹異口同音而說偈言
諸法悉如幻　但從分别生　於第一義中
無有男女相　幻師以幻術　於四衢道中
化作男女像　兵衆共鬪戰　皆共相侵害
其事非真實　我今觀生死　如幻無有異
如人於夢中　造作種種事　以其無真實
覺已無所見　諦觀於我見　唯是陰入界
無有真實體　但從顛倒生　譬如水中月
可見不可捉　法性同水月　其實無去來
亦如熱時燄　現有動摇相　或見是河池
而無有真實　諸法皆如燄　其性無所有
但從顛倒生　畢竟無有我　我本為女身
而從分别生　今觀男子身　皆空無所有
若有能知空　不應分别生　則於現法中
身證無罣礙　是佛境界力　復從宿福生
亦修現前法　得離女人身　若有諸女人

俄 TK12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44－31）

身證無罣礙　是佛境界力　復從宿福生
亦修現前法　得離女人身　若有諸女人
欲成男子身　當發菩提心　所願便成就
尒時轉女身出家菩薩從虛空中下
頂礼佛足語其本夫諸居士言善知
識汝曹皆當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心佛出世難不生諸難亦復甚難
以大悲心為諸衆生發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心此亦復難若人能發菩
提之心則為供養去來今佛時諸比
丘語轉女身諸菩薩言汝曹皆是我
等大善知識能教化我等為衆生故
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我等今
於佛前發菩提心願未來世得成為
佛悉如世尊釋迦牟尼如來阿羅訶
三藐三佛陁尒時轉女身諸菩薩等
白佛言世尊願為我等出家莫如善

俄 TK12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44－32）

三藐三佛陁尒時轉女身諸菩薩等
白佛言世尊願爲我等出家莫如善
來比丘出家之法亦欲不於聲聞人
邊而得出家
尒時世尊告弥勒菩薩汝當爲此諸
善男子如法出家弥勒菩薩白佛言
唯然世尊當爲出家尒時無垢光女
詣其母所白言菴婆當發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心若母發心我爲巳報
菴婆之恩母言我巳發心所以者何
汝於十月在我腹中從是巳來不生
慳心破戒心瞋恚懈怠亂念惡慧邪
見貪欲瞋恚愚癡之心常歡喜踊躍
身心安樂恒於夢中見諸如來共比
丘僧前後圍遶而爲說法我於是時
心自念言今我腹中所懷之子必是
菩薩我於夢中見如來身心意歡樂

俄 TK12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44－33）

心自念言今我腹中所懷之子必是
菩薩我於夢中見如來身心意歡樂
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汝今
勸我當隨汝語重更發心尒時無垢
光女左手之中自然而出上妙寶蓋
持至母所而白母言以此寶蓋奉上
如來當發大願爲諸天世人作法寶
之蓋尒時淨日夫人取其寶蓋奉上
如來發是願言以此善根令我將來
爲諸天世人作法寶之蓋
尒時世尊告舍利弗言此無垢光女
遊戲神通從無垢稱王佛國現受女
身來生此間又舍利弗言此女本是
菩薩名無垢光巳於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而不退轉爲成就衆生故現
受女身非因行業又舍利弗汝見是
七十五居士婦皆成男子者不舍利

俄 TK12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44－34）

受女身非因行業又舍利弗汝見是
七十五居士婦皆成男子者不舍利
弗言巳見佛告舍利弗皆是此女前
世父母舍利弗無垢光女長夜發願
若有衆生是我父母者必當令其於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不退轉又
舍利弗此三千大千世界所有星宿
其數易知此無垢光女前世父母受
其勸導修行善法於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而不退轉者其數難知尒時
無垢光女前礼佛足而作是言一切
諸法無男無女此言若實令我女身
化成男子發此言時三千大千世界
六種震動無垢光女女形即滅變化
成就相好莊嚴男子之身尒時尊者
舍利弗語無垢光菩薩言仁者未得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能作佛事乃

俄 TK12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44－35)

成就相好莊嚴男子之身尒時尊者
舍利弗語無垢光菩薩言仁者未得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能作佛事乃
至如此甚爲希有無垢光菩薩語尊
者舍利弗誠如所言諸菩薩摩訶薩
大擔莊嚴欲利益成就一切衆生甚
爲希有譬如阿伽樓樹所有華葉但
出阿伽樓香如是諸菩薩摩訶薩乃
至發一心之善皆爲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恒出佛法功德之香説是法
時會中萬二千衆生發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心地大震動虛空諸天雨
種種華諸天樂器不鼓自鳴咸作是
言此無垢光菩薩説真淨法若有衆
生聞其法者深心信樂得大威勢離
衆患難修諸善行若有女人得聞此
經當知此身最是後邊所以者何此

俄 TK12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44－36)

生聞其法者深心信樂得大威勢離
衆患難修諸善行若有女人得聞此
經當知此身最是後邊所以者何此
經廣説女人之身種種過患亦廣解
説種種諸行得離女身清淨法故
尒時世尊告阿難言汝當受持此經
讀誦通利爲他解説廣令流布所以
者何阿難若有女人以種種珎寶滿
閻浮提施佛世尊以此善根求離女
身復有女人得聞此經信解歡喜以
其善根求離女身阿難當知聞此經
名斯則疾矣阿難白佛言此經名何
等云何受持佛言阿難此經名轉女
人身亦名無垢光菩薩所問復名無
過稱菩薩道教當念受持佛説是已
無垢光菩薩并他方國土來會菩薩
及無垢光父母長老阿難時會諸天

俄 TK12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44－37）

無垢光菩薩并他方國土來會菩薩
及無垢光父母長老阿難時會諸天
乹闥婆阿脩羅人非人等聞佛所説
皆大歡喜作礼奉行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經音 此下實音字如本韻内無者就鄰韻同聲字而借音之若全無者但安切脚
剟音計 曇音談 耆音其 闍音成 崛渠物切 闐他達切
睺音後 適音釋 麁音麄 強音狂 震之刃切 雅魚賈切
瞋音嗔 恚音位 覆音副 蔽音閉 顛音巔 倒音到 埵音朶
耨奴沃切 藐弥藥切 脅音脇 陸音六 碼音馬 碯音惱 鬚音湏
貌音皃 詣音議 裸胡瓦切 慙音慚 愧音貴 憍音嬌 慳苦閑切
懈音戒 怠音代 厭音猒 渡音度 鎧苦亥切 瓔音英
珞音落 懸音玄 曳音餘 誨音會 怯音篋 弱音肉 譽音喻 諍音爭
訟音誦 攀普班切 蘭音闌 若音惹 逮音代 稼音嫁 頗音叵
狹音匣 誑居況切 娛音愚 樂音落 徧音篇 飾音識 悋力進切
憎音增 嫌胡兼切 暴音瀑 戲音戯 蟲音虫 臰音臭
村千尊切 糞音分 涕音弟 唾音惰 保音寶 拳音權 打音頂

俄 TK12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44－38）

力進切　憎音增　嫵音胡無切　暴音瀑　戲音戲　蟲音虫　皃音臭
村千尊切　糞音分　涕音弟　唾音情　保音寶　拳音權　打音頂
擲音直　被音譬　繫音計　穴胡決切　稟彼錦切　擣音島　春書容切
嫩音鷘　抽丑由切　毳音墜　紡音倣　氈音療　役音疫　鏝音鑾　筋
音斤　牽音慫　僞危睡切　廁初事切　屎音矢　尿奴弔切　捐音緣　佷
音郎　塚音種　柱音處　踊音勇　躍音藥　姉音紫　妹音味　洲音周
奪徒活切　響音嚮　袈音加　裟音沙　昇音外　幻音患　術音述　衢
音渠　餤音焰　搖音遥　壂音晝　礙音月　菴烏含切　腹音復　蓋音盖

夫女人身者過患之本惡業之根繫鏁
三拘纏縛五障隨情起染八十四嬌態
難防觸境生迷一十種惡因易就同毒
樹而可伐類蚖虵以寧親圊廁不堪猛
焰無比是故應當猒弃女身故律云十
方國土有女人處則有地獄又稱揚諸
佛功德經云若能斷弃女人身者則為
斷絶衆生無量諸苦壞衆惡行閉絶三
塗開泥洹門故佛世尊説轉女身法經

俄 TK12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44－39）

斷絶衆生無量諸苦壞衆惡行閉絶三
塗開泥洹門故佛世尊説轉女身法經
云若有讀誦此經聽聞受持猒離女身
速成男子如或不能讀誦但能志心歸
依三寶或稱佛名号或念六字神呪必
離女身決定無疑今依諸經謹録于後
弟子某甲　南无歸依佛　南无歸
依法　南无歸依僧
大威德陁羅尼經云婦人有六種法具足轉
婦女身得丈夫根何等為六歸依佛歸依法
歸依僧護已夫主不妒嫉
心發願為先猒惡女身
南无藥師瑠璃光佛
藥師瑠璃光七佛本願功德經云若有女
人為女衆苦之所逼切極生猒離願捨女
身若聞我名至心稱念即於現身轉成男
子具丈夫相乃至菩提又云若是女人得
聞藥師瑠璃光如來名号至
心受持於後不復更受女身
南无阿弥陁佛
無量壽經云設我得佛其有女人聞我名
字歡喜信樂發菩提心猒惡女身壽終之
後復為女像
者不取正覺

俄 TK12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44－40）

字歡喜信樂發菩提心猒惡女身壽終之
後復為女像
者不取正覺
南无寶王大光照佛
金光明最勝王經云若有女人聞是佛名
者臨命終時得見彼佛來至其所旣見佛
已究竟不復
更受女身
唵麻祢鉢能二合銘吽
大悲揔持經云若有女人猒女求男誦大
悲呪或誦心呪六字呪也不成男子者我誓不取正覺
然准大藏經說轉女人身成男子者法
門甚多依諸聖教略陳七種一者歸依
三寶二者稱念佛名三者持誦神呪四
者造佛形像五者供佛菩薩師長父母
六者聽聞此經七者如法修行前之三門如上
已說四造佛形像者大乘造像功德經云
佛告弥勒菩薩言若有女人能造佛像
永不復受女人之身五供佛菩薩師長
父母者此經云若得新好華菓可食之
物先奉諸佛菩薩無上福田及師長父
母然後自食應作是念

俄 TK12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44－41）

父母者此經云若得新好華菓可食之
物先奉諸佛菩薩無上福田及師長父
母然後自食應作是念如我今者以新
華菓施與尊重清淨福田願離故穢女
人之身更得新好男子之身六聽聞此
經者經云復有女人得聞此經信解歡
喜以其善根求離女身聞此經名斯則
疾矣又云若有女人得聞此經當知此
身最是後邊七如法修行者此經廣
說離女身法從一至十增數十法又云
若有女人能如實觀女人身過者生猒
離心速離女身疾成男子或有不能讀
誦此經者如上所說七種法門之中隨
修一行稱一佛名誦一神呪等皆得轉
離女人之身又不唯女人聽聞修習速
離女身獲諸功德若有男子聽聞讀誦
修行此法永離諸難疾證菩提

俄 TK12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44－42）

離女人之身又不唯女人聽聞修習速
離女身獲諸功德若有男子聽聞讀誦
修行此法永離諸難疾證菩提
恭聞竺乾大覺特開甘露之玄門沙
界含靈普獲真常之寶藏今斯
轉女身經者上乘秘典了義真詮談
無相無名之妙心顯非男非女之真
性大權應跡右脇化生推天帝不受
珠衣挫聲聞直談妙理慈親獻蓋報
此世之洪恩諸婦轉形酬多生之育
德聞經歡喜定轉女身信樂受持速
登聖果今　皇太后羅氏自惟生居
末世去聖時遥宿植良因幸逢真教
每思　◇　◇
仁宗之厚德仰憑法力以薦資遂於
二周之忌晨命工鏤板印造斯典番
漢共三萬餘卷并彩繪功德三萬餘

俄 TK12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44－43)

二周之忌晨命工鏤板印造斯典番
漢共三萬餘卷并彩繪功德三萬餘
幀散施國内臣民普令見聞蒙益所
鳩勝善伏願　◇　……
仁宗聖德皇帝抛離濁境安住淨方
早超十地之因速滿三身之果仍願
龍圖永覇等南山而崇高　帝業長
隆齊北海而深廣　皇女享千春之
福宗親延萬葉之禎武職文臣恒榮
顯於禄位黎民士庶克保慶於休祥
六趣四生咸捨生死法界含識悉證
菩提矣　◇　……
天慶乙卯二年九月二十日
皇太后羅氏發願謹施

俄 TK12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44－44)

尒時轉女身出家菩薩從虚空中下
頂礼佛足語其本夫諸居士言善知
識汝曹皆當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心佛出世難不生諸難亦復甚難
以大悲心爲諸衆生發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心此亦復難若人能發菩
提之心則爲供養去來今佛時諸比
丘語轉女身諸菩薩言汝曹皆是我
等大善知識能教化我等爲衆生故
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我等今
於佛前發菩提心願未來世得成爲
佛悉如世尊釋迦牟尼如來阿羅訶
三藐三佛陁尒時轉女身諸菩薩等
白佛言世尊願爲我等出家莫如善
來比丘出家之法亦欲不於聲聞人

俄 TK13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12－1）

三藐三佛陁尒時轉女身諸菩薩等
白佛言世尊願爲我等出家莫如善
來比丘出家之法亦欲不於聲聞人
邊而得出家
尒時世尊告弥勒菩薩汝當爲此諸
善男子如法出家弥勒菩薩白佛言
唯然世尊當爲出家尒時無垢光女
詣其母所白言菴婆當發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心若母發心我爲已報
菴婆之恩母言我已發心所以者何
汝於十月在我腹中從是已來不生
慳心破戒心瞋恚懈怠亂念悪慧邪
見貪欲瞋恚愚癡之心常歡喜踊躍
身心安樂恒於夢中見諸如來共比
丘僧前後圍遶而爲説法我於是時
心自念言今我腹中所懷之子必是
菩薩我於夢中見如來身心意歡樂

俄 TK13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12－2）

心自念言今我腹中所懷之子必是
菩薩我於夢中見如來身心意歡樂
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汝今
勸我當隨汝語重更發心尒時無垢
光女左手之中自然而出上妙寶蓋
持至母所而白母言以此寶蓋奉上
如來當發大願為諸天世人作法寶
之蓋尒時淨日夫人取其寶蓋奉上
如來發是願言以此善根令我將來
為諸天世人作法寶之蓋
尒時世尊告舍利弗言此無垢光女
遊戲神通從無垢稱王佛國現受女
身來生此閻又舍利弗言此女本是
菩薩名無垢光已於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而不退轉為成就衆生故現
受女身非因行業又舍利弗汝見是
七十五居士婦皆成男子者不舍利

俄 TK13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12－3）

受女身非因行業又舍利弗汝見是
七十五居士婦皆成男子者不舍利
弗言已見佛告舍利弗皆是此女前
世父母舍利弗無垢光女長夜發願
若有衆生是我父母者必當令其於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不退轉又
舍利弗此三千大千世界所有星宿
其數易知此無垢光女前世父母受
其勸導修行善法於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而不退轉者其數難知尒時
無垢光女前礼佛足而作是言一切
諸法無男無女此言若實令我女身
化成男子發此言時三千大千世界
六種震動無垢光女女形即滅變化
成就相好莊嚴男子之身尒時尊者
舍利弗語無垢光菩薩言仁者未得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能作佛事乃

俄 TK13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12－4）

舍利弗語無垢光菩薩言仁者未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能作佛事乃至如此甚為希有無垢光菩薩語尊者舍利弗誠如所言諸菩薩摩訶薩大誓莊嚴欲利益成就一切衆生甚為希有譬如阿伽樓樹所有華葉但出阿伽樓香如是諸菩薩摩訶薩乃至發一心之善皆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恒出佛法功德之香說是法時會中萬二千衆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地大震動虛空諸天雨種種華諸天樂器不鼓自鳴咸作是言此無垢光菩薩說真淨法若有衆生聞其法者深心信樂得大威勢離衆患難修諸善行若有女人得聞此經當知此身最是後邊所以者何此經廣說女人之身種種過患亦廣解

俄 TK13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12-5)

經當知此身最是後邊所以者何此經廣說女人之身種種過患亦廣解說種種諸行得離女身清淨法故尒時世尊告阿難言汝當受持此經讀誦通利為他解說廣令流布所以者何阿難若有女人以種種珎寶滿閻浮提施佛世尊以此善根求離女身復有女人得聞此經信解歡喜以其善根求離女身阿難當知聞此經名斯則疾矣阿難白佛言此經名何等云何受持佛言阿難此經名轉女人身亦名無垢光菩薩所問復名無過稱菩薩道教當念受持佛說是已無垢光菩薩并他方國土來會菩薩及無垢光父母長老阿難時會諸天乹闥婆阿脩羅人非人等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作礼奉行

俄 TK13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12-6)

乹闥婆阿脩羅人非人等聞佛所說
皆大歡喜作礼奉行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經音 此下實音字如本韻內無者就鄰韻同聲字而借音之若全無者但安切脚
㓹音計 曇音談 耆音其 闍音成 崛渠物切 闥他達切
睺音後 適音釋 麁音麄 強音狂 震之刃切 雅魚賈切
瞋音嗔 恚音位 覆音副 蔽音閉 顛音巔 倒音到 埵音朵
羺奴沃切 蘱弥藥切 脅音脇 陸音六 碼音馬 碯音惱 鬚音須
貌音皃 詣音議 裸胡瓦切 慙音慚 愧音貴 憍音嬌 慳苦閑切
懈音戒 怠音代 厭音猒 渡音度 鎧苦改切 瓔音英
珞音落 懸音玄 吏音餘 誨音會 怯音篋 弱音肉 礜音踰 諍音爭
訟音誦 攀普班切 蘭音闌 若音惹 逮音代 稼音嫁 頗音叵
狹音匣 誑居况切 娛音愚 樂音落 偏音篇 飾音識 悋力進切
憎音增 嫌胡兼切 暴音瀑 戲音戯 蟲音虫 臭音臭
村千尊切 糞音分 涕音弟 唾音惰 保音寶 拳音權 打音項
擲音直 被音譬 繫音計 穴胡決切 稟彼錦切 擣音島 舂書容切
㷄音鰲 抽丑由切 毳音墜 紡音倣 氎音牒 役音疫 鏝音鬘 筋

俄 TK13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12－7）

村千尊切 糞音分 涕音弟 唾音惰 保音寶 拳音權 打音項
擲音直 被音譬 繫音計 穴胡決切 稟彼錦切 擣音島 舂書容切
㷄音鰲 抽丑由切 毳音墜 紡音倣 氎音牒 役音疫 鏝音鬘 筋音斤
牽音愆 僞危睡切 廁初事切 屎音矢 尿奴弔切 捐音緣 狼音郎
塚音種 柱音處 踊音勇 躍音藥 姊音紫 妹音昧 洲音周 奪徒活切
響音嚮 袈音加 裟音沙 昇音外 幻音患 術音述 衢音渠
啖音焰 揺音遥 罣音畫 礙音导 菴烏含切 腹音復 盖音蓋

夫女人身者過患之本悪業之根繫鏁
三拘經縛五障隨情起滌八十四嬌態
難防觸境生迷一十種悪因易就同毒
樹而可伐類蚖虵以寧親圊厠不堪猛
焰無比是故應當猒弃女身故律云十
方國土有女人處則有地獄又稱揚諸
佛功德經云若能斷弃女人身者則為
斷絶衆生無量諸苦壞衆悪行閉絶三
塗開泥洹門故佛世尊說轉女身法經
云若有讀誦此經聽聞受持猒離女身

俄 TK13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12－8）

塗開泥洹門故佛世尊説轉女身法經云若有讀誦此經聽聞受持猒離女身速成男子如或不能讀誦但能志心歸依三寶或稱佛名号或念六字神呪必離女身決定無疑今依諸經謹録于後

弟子某甲　南无歸依佛　南无歸依法　南无歸依僧

大威德陁羅尼經云婦人有六種法具足轉婦女身得丈夫根何等為六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護已夫主不妒嫉心發願為先猒惡女身

南无藥師瑠璃光佛

藥師瑠璃光七佛本願功德經云若有女人為女衆苦之所逼切極生猒離願捨女身若聞我名至心稱念即於現身轉成男子具丈夫相乃至菩提又云若是女人得聞藥師瑠璃光如來名号至心受持於後不復更受女身

南无阿弥陁佛

無量壽經云設我得佛其有女人聞我名字歡喜信樂發菩提心猒惡女身壽慫之後復為女像者不取正覺

南无寶王大光照佛

俄 TK13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12－9）

字歡喜信樂發菩提心猒惡女身壽慫之後復為女像者不取正覺

南无寶王大光照佛

金光明最勝王經云若有女人聞是佛名者臨命終時得見彼佛來至其所既見佛已究竟不復更受女身

唵麻祢鉢能二合銘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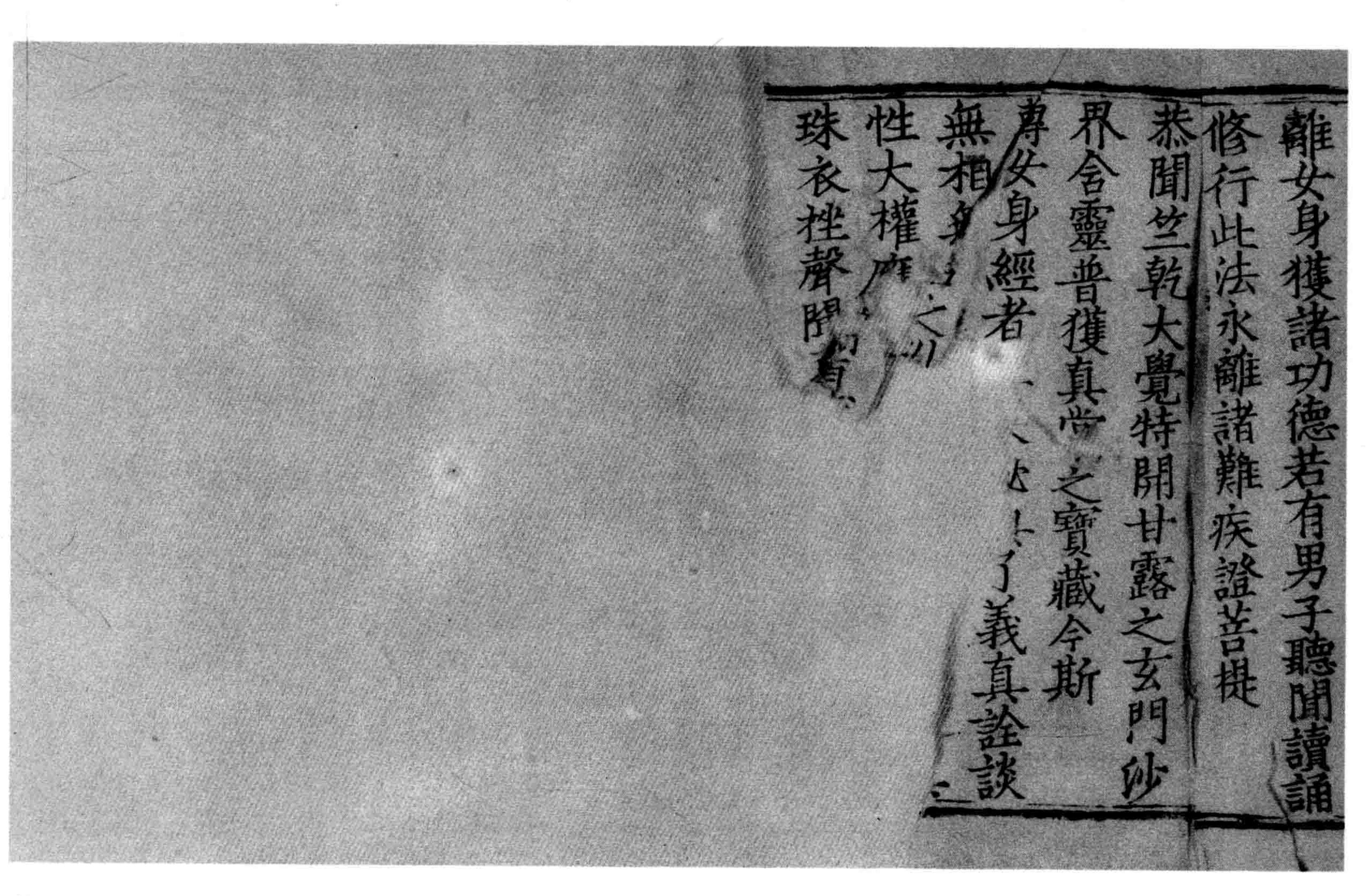
大悲揔持經云若有女人猒女求男誦大悲呪或誦心呪六字呪也不成男子者我誓不取正覺

然准大藏經説轉女人身成男子者法門甚多依諸聖教略陳七種一者歸依三寶二者稱念佛名三者持誦神呪四者造佛形像五者供佛菩薩師長父母六者聽聞此經七者如法修行前之三門如上已説四造佛形像者大乘造像功德經云佛告弥勒菩薩言若有女人能造佛像永不復受女人之身五供佛菩薩師長父母者此經云若得新好華菓可食之物先奉諸佛菩薩無上福田及師長父母然後自食應作是念如我今者以新

俄 TK13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12－10）

父母者此經云若得新好華菓可食之
物先奉諸佛菩薩無上福田及師長父
母然後自食應作是念如我今者以新
華菓施與尊重清淨福田願離故穢女
人之身更得新好男子之身六聽聞此
經者經云復有女人得聞此經信解歡
喜以其善根求離女身聞此經名斯則
疾矣又云若有女人得聞此經當知此
身最是後邊七如法修行者此經廣
說離女身法從一至十增數十法又云
若有女人能如實觀女人身過者生猒
離心速離女身[illegible]子或有不能讀
誦此經者如上所說七種法門之中隨
修一行稱一佛名誦一神咒等皆得轉
離女人之身又不唯女人聽聞修習速
離女身獲諸功德若有男子聽聞讀誦
修行此法永離諸難疾證菩提

俄 TK13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12－11)


離女身獲諸功德若有男子聽聞讀誦
修行此法永離諸難疾證菩提
恭聞竺乾大覺特開甘露之玄門沙
界含靈普獲真常之寶藏今斯
轉女身經者[illegible]了義真詮談
無相[illegible]之[illegible]
性大權[illegible]
珠衣挂聲聞[illegible]

俄 TK13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12－12)

俄 TK14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2－1）

金剛經啓請

若有人受持金剛經者先須志心念淨口業真言然後啓請八金剛四菩薩名号所在之處常當擁護

淨口業真言

修唎 修唎 摩訶修唎 修修唎 薩婆訶

安土地真言

南無三滿多 没馱喃 唵度嚕 度嚕地尾娑婆訶

虚空藏菩薩普供養真言

唵 誐誐曩 三婆縛 韈日囉斛

請八金剛

奉請青除災金剛　奉請辟毒金剛

奉請黄隨求金剛　奉請白淨水金剛

俄 TK14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2－2）



請八金剛
奉請青除災金剛　奉請辟毒金剛
奉請黄隨求金剛　奉請白浄水金剛
奉請赤聲金剛　奉請定除災金剛
奉請紫賢金剛　奉請大神金剛
請四菩薩
奉請金剛眷菩薩　奉請金剛索菩薩
奉請金剛愛菩薩　奉請金剛語菩薩
云何梵
云何得長壽　金剛不壞身　復以何因緣
得大堅固力　云何於此經　究竟到彼岸
願佛開微密　廣為衆生説
發願文
稽首三界尊　歸命十方佛　我今發弘願
持此金剛經　上報四重恩　下濟三塗苦
若有見聞者　悉發菩提心　盡此一報身
同生極樂國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　譯
法會因由分第一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

俄 TK14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2－3）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　譯
法會因由分第一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
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尒時世尊食時著
衣持鉢入舍衛大城乞食於其城中次第乞已
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敷座而坐
善現起請分第二
時長老須菩提在大衆中即從座起偏袒右肩
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希有世尊如來
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世尊善男子善
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應云何住云
何降伏其心佛言善哉善哉須菩提如汝所説
如来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汝今諦
當為汝説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心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唯然世尊願
樂欲聞
大乘正宗分第三
佛告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降伏其心
所有一切衆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
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
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如是滅

俄 TK14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2－4）

所有一切衆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
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
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如是滅
度無量無數無邊衆生實無衆生得滅度者何
以故須菩提若菩薩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
相即非菩薩

妙行無住分第四

復次須菩提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所
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須菩提
菩薩應如是布施不住於相何以故若菩薩不住
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須菩提於意云何東
方虛空可思量不不也世尊須菩提南西北方
四維上下虛空可思量不不也世尊須菩提菩
薩無住相布施福德亦復如是不可思量須菩
金三
提菩薩但應如所教住

如理實見分第五

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身相見如來不不也世
尊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何以故如來所說身
相即非身相佛告須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虛妄
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

正信希有分第六

俄 TK14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2－5)

相即非身相佛告須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虛妄
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

正信希有分第六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衆生得聞如是言說
章句生實信不佛告須菩提莫作是說如來滅
後後五百歲有持戒修福者於此章句能生信
心以此為實當知是人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
佛而種善根已於無量千万佛所種諸善根聞
是章句乃至一念生淨信者須菩提如來悉知
悉見是諸衆生得如是無量福德何以故是諸
衆生無復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無法相亦
無非法相何以故是諸衆生若心取相則為著
我人衆生壽者若取法相即著我人衆生壽者
何以故若取非法相即著我人衆生壽者是故
不應取法不應取非法以是義故如來常說汝
等比丘知我說法如筏喻者法尚應捨何況非
法

無得無說分第七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耶如來有所說法耶須菩提言如我解佛所
說義無有定法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無

俄 TK14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2－6)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耶如來有所說法耶須菩提言如我解佛所
說義無有定法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無
有定法如來可說何以故如來所說法皆不可
取不可說非法非非法所以者何一切賢聖皆
以無爲法而有差別

依法出生分第八

須菩提於意云何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
用布施是人所得福德寧爲多不須菩提言甚
多世尊何以故是福德即非福德性是故如來
說福德多須菩提若復有人於此經中受持乃
至四句偈等爲他人說其福勝彼何以故須菩
提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
皆從此經出須菩提所謂佛法者即非佛法

一相無相分第九

須菩提於意云何須陀洹能作是念我得須陀
洹果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須陀洹名
爲入流而無所入不入色聲香味觸法是名須陀
洹須菩提於意云何斯陀含能作是念我得斯
陀含果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斯陀含
名一往來而實無往來是名斯陀含須菩提於

俄 TK14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2－7)

洹須菩提於意云何斯陀含能作是念我得斯
陀含果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斯陀含
名一往來而實無往來是名斯陀含須菩提於
意云何阿那含能作是念我得阿那含果不須
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阿那含名爲不來而
實無不來是故名阿那含須菩提於意云何阿
羅漢能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不須菩提言不
也世尊何以故實無有法名阿羅漢世尊若阿
羅漢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即爲著我人衆生
壽者世尊佛說我得無諍三昧人中最爲第一
是第一離欲阿羅漢世尊我不作是念我是離
欲阿羅漢世尊我若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世
尊則不說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者以須菩提
實無所行而名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

莊嚴淨土分第十

佛告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昔在然燈佛所於
法有所得不不也世尊如來在燃燈佛所於法
實無所得須菩提於意云何菩薩莊嚴佛土不
不也世尊何以故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
莊嚴是故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生清
淨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

俄 TK14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2－8)

不也世尊何以故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
莊嚴是故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生清
淨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須菩提譬如有人身如須
彌山王於意云何是身爲大不須菩提言甚大
世尊何以故佛說非身是名大身

無爲福勝分第十一

須菩提如恒河中所有沙數如是沙等恒河於
意云何是諸恒河沙寧爲多不須菩提言甚多
世尊但諸恒河尚多無數何況其沙須菩提我
今實言告汝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寶滿尒
所恒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施得福多
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佛告須菩提若善男子
善女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爲他人
說而此福德勝前福德

尊重正教分第十二

復次須菩提隨說是經乃至四句偈等當知此
處一切世間天人阿脩羅皆應供養如佛塔廟
何況有人盡能受持讀誦須菩提當知是人成
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若是經典所在之處即
爲有佛若尊重弟子

俄 TK14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2－9)

何況有人盡能受持讀誦須菩提當知是人成
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若是經典所在之處即
爲有佛若尊重弟子

如法受持分第十三

尒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當何名此經我等云
何奉持佛告須菩提是經名爲金剛般若波羅
蜜以是名字汝當奉持所以者何須菩提佛說
般若波羅蜜即非般若波羅蜜是名般若波羅
蜜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所說法不須菩提
白佛言世尊如來無所說須菩提於意云何三
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塵是爲多不須菩提言甚
多世尊須菩提諸微塵如來說非微塵是名微
塵如來說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須菩提於意
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不不也世尊不可
以三十二相得見如來何以故如來說三十二
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須菩提若有善男
子善女人以恒河沙等身命布施若復有人於
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爲他人說其福甚
多

離相寂滅分第十四

尒時須菩提聞說是經深解義趣涕淚悲泣而

俄 TK14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2－10)

多

離相寂滅分第十四

尒時須菩提聞說是經深解義趣涕淚悲泣而白佛言希有世尊佛說如是甚深經典我從昔來所得慧眼未曾得聞如是之經世尊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信心清淨則生實相當知是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世尊是實相者即是非相是故如來說名實相世尊我今得聞如是經典信解受持不足爲難若當來世後五百歲其有衆生得聞是經信解受持是人即爲第一希有何以故此人無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所以者何我相即是非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即是非相何以故離一切諸相即名諸佛佛告須菩提如是如是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不驚不怖不畏當知是人甚爲希有何以故須菩提如來說第一波羅蜜非第一波羅蜜是名第一波羅蜜須菩提忍辱波羅蜜如來說非忍辱波羅蜜何以故須菩提如我昔爲歌利王割截身體我於尒時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何以故我於往昔節節支解時若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應生瞋恨須菩提又念過去於五百世

俄 TK14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2－11）

時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何以故我於往昔節節支解時若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應生瞋恨須菩提又念過去於五百世作忍辱仙人於尒所世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是故須菩提菩薩應離一切相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生無所住心若心有住則爲非住是故佛說菩薩心不應住色布施須菩提菩薩爲利益一切衆生應如是布施如來說一切諸相即是非相又說一切衆生即非衆生須菩提如來是眞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須菩提如來所得法此法無實無虛須菩提若菩薩心住於法而行布施如人入闇則無所見若菩薩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見種種色須菩提當來之世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於此經受持讀誦則爲如來以佛智慧悉知是人悉見是人皆得成就無量無邊功德

持經功德分第十五

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中日分復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後日

俄 TK14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2－12）

持經功德分第十五

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中日分復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後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如是無量百千萬億劫以身布施若復有人聞此經典信心不逆其福勝彼何況書寫受持讀誦爲人解說須菩提以要言之是經有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邊功德如來爲發大乘者說爲發最上乘者說若有人能受持讀誦廣爲人說如來悉知是人悉見是人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稱無有邊不可思議功德如是人等則爲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以故須菩提若樂小法者著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則於此經不能聽受讀誦爲人解說須菩提在在處處若有此經一切世間天人阿脩羅所應供養當知此處則爲是塔皆應恭敬作禮圍繞以諸華香而散其處

能淨業障分第十六

復次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此經若爲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爲消滅當得阿耨多羅金八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我念過去無量阿僧祇劫

俄 TK14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2－13）

若爲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爲消滅當得阿耨多羅金八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我念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於然燈佛前得值八百四千萬億那由他諸佛悉皆供養承事無空過者若復有人於後末世能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於我所供養諸佛功德百分不及一千萬億分乃至筭數譬喻所不能及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於後末世有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我若具說者或有人聞心則狂亂狐疑不信須菩提當知是經義不可思議果報亦不可思議

究竟無我分第十七

尒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佛告須菩提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當生如是心我應滅度一切衆生滅度一切衆生已而無有一衆生實滅度者何以故須菩提若菩薩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所以者何須菩提實無有法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於然燈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俄 TK14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2－14）

者相即非菩薩所以者何須菩提實無有法發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須菩提於意云何
如來於然燈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不不也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佛於然燈佛
所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言如是
如是須菩提實無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須菩提若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者然燈佛則不與我授記汝於來世當
得作佛号釋迦牟尼以實無有法得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是故然燈佛與我授記作是言汝
於來世當得作佛号釋迦牟尼何以故如來者即
諸法如義若有人言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須菩提實無有法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須菩提如來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於是中無實無虛是故如來說一切法皆是佛
法須菩提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
一切法須菩提譬如人身長大須菩提言世尊
如來說人身長大則為非大身是名大身須菩
提菩薩亦如是若作是言我當滅度無量衆生
則不名菩薩何以故須菩提實無有法名為菩
薩是故佛說一切法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

俄 TK14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2－15)

提菩薩亦如是若作是言我當滅度無量衆生
則不名菩薩何以故須菩提實無有法名為菩
薩是故佛說一切法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
須菩提若菩薩作是言我當莊嚴佛土是不名
菩薩何以故如來說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
名莊嚴須菩提若菩薩通達無我法者如來說
名真是菩薩

一體同觀分第十八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肉眼不如是世尊如
來有肉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天眼不如
是世尊如來有天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
慧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慧眼須菩提於意云
何如來有法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法眼須菩
提於意云何如來有佛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
佛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恒河中所有沙佛說
是沙不如是世尊如來說是沙須菩提於意云
何如一恒河中所有沙有如是沙等恒河是諸
恒河所有沙數佛世界如是寧為多不甚多世尊
佛告須菩提尒所國土中所有衆生若干種心
如來悉知何以故如來說諸心皆為非心是名
為心所以者何須菩提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

俄 TK14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2－16)

佛告須菩提尒所國土中所有衆生若干種心如來悉知何以故如來說諸心皆爲非心是名爲心所以者何須菩提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

法界通化分第十九

須菩提於意云何若有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是人以是因緣得福多不如是世尊此人以是因緣得福甚多須菩提若福德有實如來不說得福德多以福德無故如來說得福德多

離色離相分第二十

須菩提於意云何佛可以具足色身見不不也世尊如來不應以具足色身見何以故如來說具足色身即非具足色身是名具足色身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可以具足諸相見不不也世尊如來不應以具足諸相見何以故如來說諸相具足即非具足是名諸相具足

非說所說分第二十一

須菩提汝勿謂如來作是念我當有所說法莫作是念何以故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即爲謗佛不能解我所說故須菩提說法者無法可說

俄 TK14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2－17)

須菩提汝勿謂如來作是念我當有所說法莫作是念何以故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即爲謗佛不能解我所說故須菩提說法者無法可說是名說法尒時慧命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衆生於未來世聞說是法生信心不佛言須菩提彼非衆生非不衆生何以故須菩提衆生衆生者如來說非衆生是名衆生

無法可得分第二十二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爲無所得耶佛言如是如是須菩提我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乃至無有少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淨心行善分第二十三

復次須菩提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所言善法者如來說非善法是名善法

福智無比分第二十四

須菩提若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諸須弥山王如是等七寶聚有人持用布施若人以此般若波羅蜜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爲他人說

俄 TK14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2－18)

須菩提若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諸須弥山王
如是等七寶聚有人持用布施若人以此般若
波羅蜜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為他人說
於前福德百分不及一千萬億分乃至筭數辟
喻所不能及

化無所化分第二十五

須菩提於意云何汝等勿謂如來作是念我當
度衆生須菩提莫作是念何以故實無有衆生
如来度者若有衆生如來度者如來則有我人
衆生壽者須菩提如來說有我者即非有我而
凡夫之人以為有我須菩提凡夫者如來說即
非凡夫是名凡夫

法身非相分第二十六

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不須
菩提言如是如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佛言須
菩提若以三十二相觀如來者轉輪聖王則是
如來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不
應以三十二相觀如來尒時世尊而說偈言若
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来

無斷無滅分第二十七

須菩提汝若作是念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得阿

俄 TK14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2－19)

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

無斷無滅分第二十七

須菩提汝若作是念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得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莫作是念如来不
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
汝若作是念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說
諸法斷滅相莫作是念何以故發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心者於法不說斷滅相

不受不貪分第二十八

須菩提若菩薩以滿恒河沙等世界七寶持用
布施若復有人知一切法無我得成於忍此菩
薩勝前菩薩所得功德何以故須菩提以諸菩
薩不受福德故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
不受福德須菩提菩薩所作福德不應貪著是
故說不受福德

威儀寂靜分第二十九

須菩提若有人言如來若來若去若坐若卧是
人不解我所說義何以故如來者無所從來亦
無所去故名如來

一合理相分第三十

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三千大千世界碎

俄 TK14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2－20)

無所去故名如來

一合理相分第三十

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三千大千世界碎為微塵於意云何是微塵衆寧為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何以故若是微塵衆實有者佛則不說是微塵衆所以者何佛說微塵衆即非微塵衆是名微塵衆世尊如來所說三千大千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何以故若世界實有則是一合相如來說一合相即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須菩提一合相者則是不可說但凡夫之人貪著其事

知見不生分第三十一

須菩提若人言佛說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須菩提於意云何是人解我所說義不不也世尊是人不解如來所說義何以故世尊說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即非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是名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須菩提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一切法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須菩提所言法相者如來說即非法相是名法相

應化非真分第三十二

俄 TK14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2－21)

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須菩提所言法相者如來說即非法相是名法相

應化非真分第三十二

須菩提若有人以滿無量阿僧祇世界七寶持用布施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發菩薩心者持於此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為人演說其福勝彼云何為人演說不取於相如如不動何以故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佛說是經已長老須菩提及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一切世間天人阿脩羅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大夏乾祐二十年歲次己酉三月十五日

正宮 皇后羅氏謹施

俄 TK14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2－22)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譬喻品第三
尒時舍利弗踊躍歡喜即起合掌瞻仰尊
顏而白佛言今從世尊聞此法音心懷踊
躍得未曾有所以者何我昔從佛聞如是
法見諸菩薩受記作佛而我等不預斯事
甚自感傷失於如來無量知見世尊我常
獨處山林樹下若坐若行每作是念我等

俄 TK15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30－1)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譬喻品第三
尒時舍利弗踊躍歡喜即起合掌瞻仰尊
顏而白佛言今從世尊聞此法音心懷踊
躍得未曾有所以者何我昔從佛聞如是
法見諸菩薩受記作佛而我等不預斯事
甚自感傷失於如來無量知見世尊我常
獨處山林樹下若坐若行每作是念我等
同入法性云何如來以小乘法而見濟度
是我等咎非世尊也所以者何若我等待
說所因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必
以大乘而得度脫然我等不解方便隨宜
所說初聞佛法遇便信受思惟取證世尊
我從昔來終日竟夜每自尅責而今從佛
聞所未聞未曾有法斷諸疑悔身意泰然
快得安隱今日乃知真是佛子從佛口生
從法化生得佛法分尒時舍利弗欲重宣
此義而說偈言
我聞是法音　得所未曾有　心懷大歡喜
疑網皆已除　昔來蒙佛教　不失於大乘
佛音甚希有　能除衆生惱　我已得漏盡
聞亦除憂惱　我處於山谷　或在林樹下
若坐若經行　常思惟是事　嗚呼深自責
云何而自欺　我等亦佛子　同入無漏法

俄 TK15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30－2)

聞亦除憂惱 我處於山谷 或在林樹下
若坐若經行 常思惟是事 嗚呼深自責
云何而自欺 我等亦佛子 同入無漏法
不能於未來 演說無上道 金色三十二
十力諸解脫 同共一法中 而不得此事
八十種妙好 十八不共法 如是等功德
而我皆已失 我獨經行時 見佛在大衆
名聞滿十方 廣饒益衆生 自惟失此利
我為自欺誑 我常於日夜 每思惟是事
欲以問世尊 為失為不失 我常見世尊
稱讚諸菩薩 以是於日夜 籌量如是事
今聞佛音聲 隨宜而說法 無漏難思議
令衆至道場 我本著邪見 為諸梵志師
世尊知我心 拔邪說涅槃 我悉除邪見
於空法得證 爾時心自謂 得至於滅度
而今乃自覺 非是實滅度 若得作佛時
具三十二相 天人夜叉衆 龍神等恭敬
是時乃可謂 永盡滅無餘 佛於大衆中
說我當作佛 聞如是法音 疑悔悉已除
初聞佛所說 心中大驚疑 將非魔作佛
惱亂我心耶 佛以種種緣 譬喻巧言說
其心安如海 我聞疑網斷 佛說過去世
無量滅度佛 安住方便中 亦皆說是法
現在未來佛 其數無有量 亦以諸方便
演說如是法 如今者世尊 從生及出家

俄 TK15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30－3）

無量滅度佛 安住方便中 亦皆說是法
現在未來佛 其數無有量 亦以諸方便
演說如是法 如今者世尊 從生及出家
得道轉法輪 亦以方便說 世尊說實道
波旬無此事 以是我定知 非是魔作佛
我墮疑網故 謂是魔所為 聞佛柔軟音
深遠甚微妙 演暢清淨法 我心大歡喜
疑悔永已盡 安住實智中 我定當作佛
為天人所敬 轉無上法輪 教化諸菩薩
爾時佛告舍利弗吾今於天人沙門婆羅
門等大衆中說我昔曾於二萬億佛所為
無上道故常教化汝汝亦長夜隨我受學
我以方便引導汝故生我法中舍利弗我
昔教汝志願佛道汝今悉忘而便自謂已
得滅度我今還欲令汝憶念本願所行道
故為諸聲聞說是大乘經名妙法蓮華教
菩薩法佛所護念舍利弗汝於未來世過
無量無邊不可思議劫供養若干千萬億
佛奉持正法具足菩薩所行之道當得作
佛号曰華光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
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
尊國名離垢其土平正淸淨嚴飾安隱豐
樂天人熾盛琉璃為地有八交道黃金為
繩以界其側其傍各有七寶行樹常有華
菓華光如來亦以三乘教化衆生舍利弗

俄 TK15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30－4）

樂天人熾盛琉璃為地有八交道黃金為
繩以界其側其傍各有七寶行樹常有華
菓華光如來亦以三乘教化衆生舍利弗
彼佛出時雖非惡世以本願故說三乘法
其劫名大寶莊嚴何故名曰大寶莊嚴其
國中以菩薩為大寶故彼諸菩薩無量無
邊不可思議筭數譬喻所不能及非佛智
力無能知者若欲行時寶華承足此諸菩
薩非初發意皆久植德本於無量百千萬
億佛所淨修梵行恒為諸佛之所稱歎常
修佛慧具大神通善知一切諸法之門質
直無偽志念堅固如是菩薩充滿其國舍
利弗華光佛壽十二小劫除為王子未作
佛時其國人民壽八小劫華光如來過十
二小劫授堅滿菩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記告諸比丘是堅滿菩薩次當作佛号
曰華足安行多陁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
佛陁其佛國土亦復如是舍利弗是華光
佛滅度之後正法住世三十二小劫像法
住世亦三十二小劫尒時世尊欲重宣此
義而說偈言

舍利弗來世　成佛普智尊　号名曰華光
當度無量衆　供養無數佛　具足菩薩行
十力等功德　證於無上道　過無量劫已
劫名大寶嚴　世界名離垢　清淨無瑕穢
以琉璃為地　金繩界其道　七寶雜色樹

俄 TK15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30－5)

十力等功德　證於無上道　過無量劫已
劫名大寶嚴　世界名離垢　清淨無瑕穢
以琉璃為地　金繩界其道　七寶雜色樹
常有華果實　彼國諸菩薩　志念常堅固
神通波羅蜜　皆已悉具足　於無數佛所
善學菩薩道　如是等大士　華光佛所化
佛為王子時　棄國捨世榮　於最末後身
出家成佛道　華光佛住世　壽十二小劫
其國人民衆　壽命八小劫　佛滅度之後
正法住於世　三十二小劫　廣度諸衆生
正法滅盡已　像法三十二　舍利廣流布
天人普供養　華光佛所為　其事皆如是
其兩足聖尊　最勝無倫匹　彼即是汝身
宜應自欣慶

尒時四部衆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
天龍夜叉乾闥婆阿脩羅迦樓羅緊那羅
摩睺羅伽等大衆見舍利弗於佛前受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心大歡喜踊躍無
量各各脫身所著上衣以供養佛釋提桓
因梵天王等與無數天子亦以天妙衣天
曼陁羅華摩訶曼陁羅華等供養於佛所
散天衣住虛空中而自迴轉諸天伎樂百
千万種於虛空中一時俱作雨衆天華而
作是言佛昔於波羅奈初轉法輪今乃復
轉無上最大法輪尒時諸天子欲重宣此
義而說偈言

俄 TK15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30－6)

千万種於虛空中一時俱作雨衆天華而
作是言佛昔於波羅奈初轉法輪今乃復
轉無上最大法輪尒時諸天子欲重宣此
義而說偈言
昔於波羅奈　轉四諦法輪　分別說諸法
五衆之生滅　今復轉最妙　無上大法輪
是法甚深奥　少有能信者　我等從昔來
數聞世尊說　未曽聞如是　深妙之上法
世尊說是法　我等皆隨喜　大智舍利弗
今得受尊記　我等亦如是　必當得作佛
於一切世間　最尊無有上　佛道叵思議
方便隨冝說　我所有福業　今世若過世
及見佛功德　盡迴向佛道
尒時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我今無復疑悔
親於佛前得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是諸千二百心自在者昔住學地佛常教
化言我法能離生老病死究竟涅槃是學
無學人亦各自以離我見及有無見等謂
得涅槃而今於世尊前聞所未聞皆墮疑
惑善哉世尊願為四衆說其因緣令離疑
悔尒時佛告舍利弗我先不言諸佛世尊
以種種因緣辟喻言辭方便說法皆為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是諸所說皆為化
菩薩故然舍利弗今當復以辟喻更明此
義諸有智者以辟喻得解舍利弗若國邑
聚落有大長者其年衰邁財富無量多有

俄 TK15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30－7）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是諸所說皆為化
菩薩故然舍利弗今當復以辟喻更明此
義諸有智者以辟喻得解舍利弗若國邑
聚落有大長者其年衰邁財富無量多有
田宅及諸僮僕其家廣大唯有一門多諸
人衆一百二百乃至五百人止住其中堂
閣朽故牆壁隤落柱根腐敗梁棟傾危周
帀俱時欻然火起焚燒舍宅長者諸子若
十二十或至三十在此宅中長者見是大
火從四面起即大驚怖而作是念我雖能
於此所燒之門安隱得出而諸子等於火
宅內樂著嬉戲不覺不知不驚不怖火來
逼身苦痛切己心不猒患無求出意舍利
弗是長者作是思惟我身手有力當以衣
裓若以几案從舍出之復更思惟是舍唯
有一門而復狹小諸子幼稚未有所識戀
著戲處或當墮落為火所燒我當為說怖
畏之事此舍已燒冝時疾出無令為火之
所燒害作是念已如所思惟具告諸子汝
等速出父雖憐愍善言誘喻而諸子等樂
著嬉戲不肯信受不驚不畏了無出心亦
復不知何者是火何者為舍云何為失但
東西走戲視父而已尒時長者即作是念
此舍已為大火所燒我及諸子若不時出
必為所焚我今當設方便令諸子等得免

俄 TK15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30－8）

東西走戲視父而已尒時長者即作是念
此舍已為大火所燒我及諸子若不時出
必為所焚我今當設方便令諸子等得免
斯害父知諸子先心各有所好種種珎玩
奇異之物情必樂着而告之言汝等所可
玩好希有難得汝若不取後必憂悔如此
種種羊車鹿車牛車今在門外可以遊戲
汝等於此火宅宜速出來隨汝所欲皆當
與汝尒時諸子聞父所說珎玩之物適其
願故心各勇鋭互相推排競共馳走爭出
火宅是時長者見諸子等安隱得出皆於
四衢道中露地而坐無復障礙其心泰然
歡喜踊躍時諸子等各白父言父先所許
玩好之具羊車鹿車牛車願時賜與舍利
弗尒時長者各賜諸子等一大車其車高
廣衆寶莊校周帀欄楯四面懸鈴又於其
上張設幰蓋亦以珎奇雜寶而嚴飾之寶
繩交絡垂諸華瓔重敷綩綖安置丹枕駕
以白牛膚色充潔形體姝好有大筋力行
步平正其疾如風又多僕從而侍衛之所
以者何是大長者財富無量種種諸藏悉
皆充溢而作是念我財物無極不應以下
劣小車與諸子等今此幼童皆是吾子愛
無偏黨我有如是七寶大車其數無量應
當等心各各與之不宜差別所以者何以
我此物周給一國猶尚不匱何況諸子

俄 TK15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30－9）

皆充溢而作是念我財物無極不應以下
劣小車與諸子等今此幼童皆是吾子愛
無偏黨我有如是七寶大車其數無量應
當等心各各與之不宜差別所以者何以
我此物周給一國猶尚不匱何況諸子是
時諸子各乘大車得未曾有非本所望舍
利弗於汝意云何是長者等與諸子珎寶
大車寧有虛妄不舍利弗言不也世尊是
長者但令諸子得免火難全其軀命非為
虛妄何以故若全身命便為已得玩好之
具況復方便於彼火宅而拔濟之世尊若
是長者乃至不與最小一車猶不虛妄何
以故是長者先作是意我以方便令子得
出以是因緣無虛妄也何況長者自知財
富無量欲饒益諸子等與大車佛告舍利
弗善哉善哉如汝所言舍利弗如來亦復
如是則為一切世間之父於諸怖畏衰惱
憂患無明闇蔽永盡無餘而悉成就無量
知見力無所畏有大神力及智慧力具足
方便智慧波羅蜜大慈大悲常無懈惓恒
求善事利益一切而生三界朽故火宅為
度衆生生老病死憂悲苦惱愚癡闇蔽三
毒之火教化令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見諸衆生為生老病死憂悲苦惱之所燒
煑亦以五欲財利故受種種苦又以貪著

俄 TK15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30－10）

度衆生生老病死憂悲苦惱愚癡闇蔽三
毒之火教化令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見諸衆生爲生老病死憂悲苦惱之所燒
煑亦以五欲財利故受種種苦又以貪著
追求故現受衆苦後受地獄畜生餓鬼之
苦若生天上及在人間貧窮困苦愛別離
苦怨憎會苦如是等種種諸苦衆生沒在
其中歡喜遊戲不覺不知不驚不怖亦不
生猒不求解脫於此三界火宅東西馳走
雖遭大苦不以爲患舍利弗佛見此已便
作是念我爲衆生之父應拔其苦難與無
量無邊佛智慧樂令其遊戲舍利弗如來
復作是念若我但以神力及智慧力捨於
方便爲諸衆生讚如來知見力無所畏者
衆生不能以是得度所以者何是諸衆生
未免生老病死憂悲苦惱而爲三界火宅
所燒何由能解佛之智慧舍利弗如彼長
者雖復身手有力而不用之但以慇懃方
便勉濟諸子火宅之難然後各與珍寶大
車如來亦復如是雖有力無所畏而不用
之但以智慧方便於三界火宅拔濟衆生
爲說三乘聲聞辟支佛佛乘而作是言汝
等莫得樂住三界火宅勿貪麤弊色聲香
味觸也若貪著生愛則爲所燒汝速出三
界當得三乘聲聞辟支佛佛乘我今爲汝
保任此事終不虛也汝等但當勤修精進

俄 TK15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30－11）

等莫得樂住三界火宅勿貪麤弊色聲香
味觸也若貪著生愛則爲所燒汝速出三
界當得三乘聲聞辟支佛佛乘我今爲汝
保任此事終不虛也汝等但當勤修精進
如來以是方便誘進衆生復作是言汝等
當知此三乘法皆是聖所稱歎自在無繫
無所依求乘是三乘以無漏根力覺道禪
定解脫三昧等而自娛樂便得無量安隱
快樂舍利弗若有衆生內有智性從佛世
尊聞法信受慇懃精進欲速出三界自求
涅槃是名聲聞乘如彼諸子爲求羊車出
於火宅若有衆生從佛世尊聞法信受慇
懃精進求自然慧樂獨善寂深知諸法因
緣是名辟支佛乘如彼諸子爲求鹿車出
於火宅若有衆生從佛世尊聞法信受勤
修精進求一切智佛智自然智無師智如
來知見力無所畏愍念安樂無量衆生利
益天人度脫一切是名大乘菩薩求此乘
故名爲摩訶薩如彼諸子爲求牛車出於
火宅舍利弗如彼長者見諸子等安隱得
出火宅到無畏處自惟財富無量等以大
車而賜諸子如來亦復如是爲一切衆生
之父若見無量億千衆生以佛教門出三
界苦怖畏險道得涅槃樂如來尒時便作
是念我有無量無邊智慧力無畏等諸佛

俄 TK15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30－12）

出火宅到無畏處自惟財富無量等以大
車而賜諸子如來亦復如是為一切衆生
之父若見無量億千衆生以佛教門出三
界苦怖畏險道得涅槃樂如來亦時便作
是念我有無量無邊智慧力無畏等諸佛
法藏是諸衆生皆是我子等與大乘不令
有人獨得滅度皆以如來滅度而滅度之
是諸衆生脫三界者悉與諸佛禪定解脫
等娛樂之具皆是一相一種聖所稱歎能
生淨妙第一之樂舍利弗如彼長者初以
三車誘引諸子然後但與大車寶物莊嚴
安隱第一然彼長者無虛妄之咎如來亦
復如是無有虛妄初說三乘引導衆生然
後但以大乘而度脫之何以故如來有無
量智慧力無所畏諸法之藏能與一切衆
生大乘之法但不盡能受舍利弗以是因
緣當知諸佛方便力故於一佛乘分別說
三佛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譬如長者 有一大宅 其宅久故 而復頓弊
堂舍高危 柱根摧朽 梁棟傾斜 基陛隤毀
牆壁圮坼 泥塗褫落 覆苫乱墜 椽梠差脫
周障屈曲 雜穢充遍 有五百人 止住其中
鵄梟鵰鷲 烏鵲鳩鴿 蚖蛇蝮蝎 蜈蚣蚰蜒
守宮百足 鼬貍鼷鼠 諸惡虫輩 交横馳走
屎尿臭處 不淨流溢 蜣蜋諸虫 而集其上

俄 TK15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30－13）

鵄梟鵰鷲 烏鵲鳩鴿 蚖蛇蝮蝎 蜈蚣蚰蜒
守宮百足 鼬貍鼷鼠 諸惡虫輩 交横馳走
屎尿臭處 不淨流溢 蜣蜋諸虫 而集其上
狐狼野干 咀嚼踐蹋 嚌齧死屍 骨肉狼藉
由是群狗 競來搏撮 飢羸慞惶 處處求食
鬪諍摣掣 啀喍嘷吠 其舍恐怖 變狀如是
處處皆有 魑魅魍魎 夜叉惡鬼 食噉人肉
毒虫之屬 諸惡禽獸 孚乳產生 各自藏護
夜叉競來 爭取食之 食之既飽 惡心轉熾
鬪諍之聲 甚可怖畏 鳩槃荼鬼 蹲踞土埵
或時離地 一尺二尺 往返遊行 縱逸嬉戲
捉狗兩足 撲令失聲 以脚加頸 怖狗自樂
復有諸鬼 其身長大 裸形黑瘦 常住其中
發大惡聲 叫呼求食 復有諸鬼 其咽如針
復有諸鬼 首如牛頭 或食人肉 或復噉狗
頭髮髼亂 殘害兇險 飢渴所逼 叫喚馳走
夜叉餓鬼 諸惡鳥獸 飢急四向 窺看窓牖
如是諸難 恐畏無量 是朽故宅 屬于一人
其人近出 未久之間 於後宅舍 忽然火起
四面一時 其焰俱熾 棟梁椽柱 爆聲震裂
摧折墮落 牆壁崩倒 諸鬼神等 揚聲大叫
鵰鷲諸鳥 鳩槃荼等 周慞惶怖 不能自出
惡獸毒虫 藏竄孔穴 毗舍闍鬼 亦住其中
薄福德故 為火所逼 共相殘害 飲血噉肉
野干之屬 並已前死 諸大惡獸 競來食噉

俄 TK15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30－14）

惡獸毒虫 藏竄孔穴 毗舍闍鬼 亦住其中
薄福德故 為火所逼 共相殘害 飲血噉肉
野干之屬 並已前死 諸大惡獸 競來食噉
臭烟蓬勃 四面充塞 蜈蚣蚰蜒 毒蛇之類
為火所燒 爭走出穴 鳩槃荼鬼 隨取而食
又諸餓鬼 頭上火然 飢渴熱惱 周章悶走
其宅如是 甚可怖畏 毒害火災 衆難非一
是時宅主 在門外立 聞有人言 汝諸子等
先因遊戲 來入此宅 稚小無知 歡娛樂著
長者聞已 驚入火宅 方宜救濟 令無燒害
告喻諸子 說衆患難 惡鬼毒虫 災火蔓莛
衆苦次第 相續不絕 毒蛇蚖蝮 及諸夜叉
鳩槃荼鬼 野干狐狗 鵰鷲鵄梟 百足之屬
飢渴惱急 甚可怖畏 此苦難處 況復大火
諸子無知 雖聞父誨 猶故樂著 嬉戲不已
是時長者 而作是念 諸子如此 益我愁惱
今此舍宅 無一可樂 而諸子等 躭湎嬉戲
不受我教 將為火害 即便思惟 設諸方便
告諸子等 我有種種 珍玩之具 妙寶好車
羊車鹿車 大牛之車 今在門外 汝等出來
吾為汝等 造作此車 隨意所樂 可以遊戲
諸子聞說 如此諸車 即時奔競 馳走而出
到於空地 離諸苦難 長者見子 得出火宅
住於四衢 坐師子座 而自慶言 我今快樂
此諸子等 生育甚難 愚小無知 而入險宅

俄 TK15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30－15)

到於空地 離諸苦難 長者見子 得出火宅
住於四衢 坐師子座 而自慶言 我今快樂
此諸子等 生育甚難 愚小無知 而入險宅
多諸毒虫 魑魅可畏 大火猛焰 四面俱起
而此諸子 貪著嬉戲 我已救之 令得脫難
是故諸人 我今快樂 尒時諸子 知父安坐
皆詣父所 而白父言 願賜我等 三種寶車
如前所許 諸子出來 當以三車 隨汝所欲
今正是時 唯垂給與 長者大富 庫藏衆多
金銀琉璃 硨磲瑪瑙 以衆寶物 造諸大車
裝校嚴飾 周帀欄楯 四面懸鈴 金繩交絡
真珠羅網 張施其上 金華諸瓔 處處垂下
衆綵雜飾 周帀圍繞 柔軟繒纊 以為茵蓐
上妙細氎 價直千億 鮮白淨潔 以覆其上
有大白牛 肥壯多力 形體姝好 以駕寶車
多諸儐從 而侍衛之 以是妙車 等賜諸子
諸子是時 歡喜踊躍 乘是寶車 遊於四方
嬉戲快樂 自在無礙 告舍利弗 我亦如是
衆聖中尊 世間之父 一切衆生 皆是吾子
深著世樂 無有慧心 三界無安 猶如火宅
衆苦充滿 甚可怖畏 常有生老 病死憂患
如是等火 熾然不息 如來已離 三界火宅
寂然閑居 安處林野 今此三界 皆是我有
其中衆生 悉是吾子 而今此處 多諸患難
唯我一人 能為救護 雖復教詔 而不信受

俄 TK15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30－16)

如是等火 熾然不息 如來已離 三界火宅
寂然閑居 安處林野 今此三界 皆是我有
其中衆生 悉是吾子 而今此處 多諸患難
唯我一人 能為救護 雖復教詔 而不信受
於諸欲染 貪著深故 以是方便 為說三乘
令諸衆生 知三界苦 開示演說 出世間道
是諸子等 若心決定 具足三明 及六神通
有得緣覺 不退菩薩 汝舍利弗 我為衆生
以此譬喻 說一佛乘 汝等若能 信受是語
一切皆當 成得佛道 是乘微妙 清淨第一
於諸世間 為無有上 佛所悅可 一切衆生
所應稱讚 供養礼拜 無量億千 諸力解脫
禪定智慧 及佛餘法 得如是乘 令諸子等
日夜劫數 常得遊戲 與諸菩薩 及聲聞衆
乘此寶乘 直至道場 以是因緣 十方諦求
更無餘乘 除佛方便 告舍利弗 汝諸人等
皆是吾子 我則是父 汝等累劫 衆苦所燒
我皆濟拔 令出三界 我雖先說 汝等滅度
但盡生死 而實不滅 今所應作 唯佛智慧
若有菩薩 於是衆中 能一心聽 諸佛實法
諸佛世尊 雖以方便 所化衆生 皆是菩薩
若人小智 深著愛欲 為此等故 說於苦諦
衆生心喜 得未曾有 佛說苦諦 真實無異
若有衆生 不知苦本 深著苦因 不能暫捨
為是等故 方便說道 諸苦所因 貪欲為本

俄 TK15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30－17）

衆生心喜 得未曾有 佛說苦諦 真實無異
若有衆生 不知苦本 深著苦因 不能暫捨
為是等故 方便說道 諸苦所因 貪欲為本
若滅貪欲 無所依止 滅盡諸苦 名第三諦
為滅諦故 修行於道 離諸苦縛 名得解脫
是人於何 而得解脫 但離虛妄 名為解脫
其實未得 一切解脫 佛說是人 未實滅度
斯人未得 無上道故 我意不欲 令至滅度
我為法王 於法自在 安隱衆生 故現於世
汝舍利弗 我此法印 為欲利益 世間故說
在所遊方 勿妄宣傳 若有聞者 隨喜頂受
當知是人 阿惟越致 若有信受 此經法者
是人已曾 見過去佛 恭敬供養 亦聞是法
若人有能 信汝所說 則為見我 亦見於汝
及比丘僧 并諸菩薩 斯法華經 為深智說
淺識聞之 迷惑不解 一切聲聞 及辟支佛
於此經中 力所不及 汝舍利弗 尚於此經
以信得入 況餘聲聞 其餘聲聞 信佛語故
隨順此經 非己智分 又舍利弗 憍慢懈怠
計我見者 莫說此經 凡夫淺識 深著五欲
聞不能解 亦勿為說 若人不信 毀謗此經
則斷一切 世間佛種 或復顰蹙 而懷疑惑
汝當聽說 此人罪報 若佛在世 若滅度後
其有誹謗 如斯經典 見有讀誦 書持經者
輕賤憎嫉 而懷結恨 此人罪報 汝今復聽
其人命終 入阿鼻獄 具足一劫 劫盡更生

俄 TK15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30－18）

汝當聽說 此人罪報 若佛在世 若滅度後
其有誹謗 如斯經典 見有讀誦 書持經者
輕賤憎嫉 而懷結恨 此人罪報 汝今復聽
其人命終 入阿鼻獄 具足一劫 劫盡更生
如是展轉 至無數劫 從地獄出 當墮畜生
若狗野干 其形頷瘦 黧黮疥癩 人所觸嬈
又復為人 之所惡賤 常困飢渴 骨肉枯竭
生受楚毒 死被瓦石 斷佛種故 受斯罪報
若作馲駝 或生驢中 身常負重 加諸杖捶
但念水草 餘無所知 謗斯經故 獲罪如是
有作野干 來入聚落 身體疥癩 又無一目
為諸童子 之所打擲 受諸苦痛 或時致死
於此死已 更受蟒身 其形長大 五百由旬
聾騃無足 宛轉腹行 為諸小虫 之所唼食
晝夜受苦 無有休息 謗斯經故 獲罪如是
若得為人 諸根闇鈍 矬陋攣躄 盲聾背傴
有所言說 人不信受 口氣常臭 鬼魅所著
貧窮下賤 為人所使 多病痟瘦 無所依怙
雖親附人 人不在意 若有所得 尋復忘失
若修醫道 順方治病 更增他疾 或復致死
若自有病 無人救療 設服良藥 而復增劇
若他反逆 抄劫竊盜 如是等罪 橫羅其殃
如斯罪人 永不見佛 衆聖之王 說法教化
如斯罪人 常生難處 狂聾心乱 永不聞法
於無數劫 如恒河沙 生輒聾瘂 諸根不具

俄 TK15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30－19）

如斯罪人 永不見佛 衆聖之王 說法教化
如斯罪人 常生難處 狂聾心乱 永不聞法
於無數劫 如恒河沙 生輒聾瘂 諸根不具
常處地獄 如遊園觀 在餘惡道 如己舍宅
駝驢猪狗 是其行處 謗斯經故 獲罪如是
若得為人 聾盲瘖瘂 貧窮諸衰 以自莊嚴
水腫乾痟 疥癩癰疽 如是等病 以為衣服
身常臭處 垢穢不淨 深著我見 增益瞋恚
婬欲熾盛 不擇禽獸 謗斯經故 獲罪如是
告舍利弗 謗斯經者 若說其罪 窮劫不盡
以是因緣 我故語汝 無智人中 莫說此經
若有利根 智慧明了 多聞強識 求佛道者
如是之人 乃可為說 若人曾見 億百千佛
殖諸善本 深心堅固 如是之人 乃可為說
若人精進 常修慈心 不惜身命 乃可為說
若人恭敬 無有異心 離諸凡愚 獨處山澤
如是之人 乃可為說 又舍利弗 若見有人
捨惡知識 親近善友 如是之人 乃可為說
若見佛子 持戒清潔 如淨明珠 求大乘經
如是之人 乃可為說 若人無瞋 質直柔軟
常愍一切 恭敬諸佛 如是之人 乃可為說
復有佛子 於大衆中 以清淨心 種種因緣
譬喻言辭 說法無礙 如是之人 乃可為說
若有比丘 為一切智 四方求法 合掌頂受
但樂受持 大乘經典 乃至不受 餘經一偈
如是之人 乃可為說 如人至心 求佛舍利

俄 TK15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30－20）

譬喻言辭　說法無礙　如是之人　乃可為說
若有比丘　為一切智　四方求法　合掌頂受
但樂受持　大乘經典　乃至不受　餘經一偈
如是之人　乃可為說　如人至心　求佛舍利
如是求經　得已頂受　其人不復　志求餘經
亦未曾念　外道典籍　如是之人　乃可為說
告舍利弗　我說是相　求佛道者　窮劫不盡
如是等人　則能信解　汝當為說　妙法華經

妙法蓮華經信解品第四

爾時慧命須菩提摩訶迦旃延摩訶迦葉
摩訶目揵連從佛所聞未曾有法世尊授
舍利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發希有
心歡喜踊躍即從座起整衣服偏袒右肩
右膝著地一心合掌曲躬恭敬瞻仰尊顏
而白佛言我等居僧之首年並朽邁自謂
已得涅槃無所堪任不復進求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世尊往昔說法既久我時在
座身體疲懈但念空無相無作於菩薩法
遊戲神通淨佛國土成就眾生心不喜樂
所以者何世尊令我等出於三界得涅槃
證又今我等年已朽邁於佛教化菩薩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生一念好樂之心
我等今於佛前聞授聲聞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記心甚歡喜得未曾有不謂於今
忽然得聞希有之法深自慶幸獲大善利

俄 TK15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30－21）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生一念好樂之心
我等今於佛前聞授聲聞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記心甚歡喜得未曾有不謂於今
忽然得聞希有之法深自慶幸獲大善利
無量珍寶不求自得世尊我等今者樂說
譬喻以明斯義譬若有人年既幼稚捨父
逃逝久住他國或十二十至五十歲年既
長大加復窮困馳騁四方以求衣食漸漸
遊行遇向本國其父先來求子不得中止
一城其家大富財寶無量金銀琉璃珊瑚
琥珀頗梨珠等其諸倉庫悉皆盈溢多有
僮僕臣佐吏民象馬車乘牛羊無數出入
息利乃遍他國商估賈客亦甚眾多時貧
窮子遊諸聚落經歷國邑遂到其父所止
之城父每念子與子離別五十餘年而未
曾向人說如此事但自思惟心懷悔恨自
念老朽多有財物金銀珍寶倉庫盈溢無
有子息一旦終沒財物散失無所委付是
以殷勤每憶其子復作是念我若得子委
付財物坦然快樂無復憂慮世尊爾時窮
子傭賃展轉遇到父舍住立門側遙見其
父踞師子牀寶几承足諸婆羅門剎利居
士皆恭敬圍繞以真珠瓔珞價直千萬莊
嚴其身吏民僮僕手執白拂侍立左右覆
以寶帳垂諸華幡香水灑地散眾名華羅

俄 TK15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30－22）

士皆恭敬圍繞以真珠瓔珞價直千萬莊
嚴其身吏民僮僕手執白拂侍立左右覆
以寶帳垂諸華幡香水灑地散衆名華羅
列寶物出内取與有如是等種種嚴飾威
德特尊窮子見父有大力勢即懷恐怖悔
來至此竊作是念此或是王或是王等非
我傭力得物之處不如往至貧里肆力有
地衣食易得若久住此或見逼迫強使我
作作是念已疾走而去時富長者於師子
座見子便識心大歡喜即作是念我財物
庫藏今有所付我常思念此子無由見之
而忽自來甚適我願我雖年朽猶故貪惜
即遣傍人急追將還尒時使者疾走往捉
窮子驚愕稱怨大喚我不相犯何為見捉
使者執之逾急強牽將還于時窮子自念
無罪而被囚執此必定死轉更惶怖悶絶
躃地父還見之而語使言不須此人勿強
將來以冷水灑面令得醒悟莫復與語所
以者何父知其子志意下劣自知豪貴為
子所難審知是子而以方便不語他人云
是我子使者語之我今放汝隨意所趣窮
子歡喜得未曾有從地而起往至貧里以
求衣食尒時長者將欲誘引其子而設方
便密遣二人形色憔悴無威德者汝可詣
彼徐語窮子此有作處倍與汝直窮子若

俄 TK15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30－23）

求衣食尒時長者將欲誘引其子而設方
便密遣二人形色憔悴無威德者汝可詣
彼徐語窮子此有作處倍與汝直窮子若
許將來使作若言欲何所作便可語之雇
汝除糞我等二人亦共汝作時二使人即
求窮子既已得之具陳上事尒時窮子先
取其價尋與除糞其父見子愍而怪之又
以他日於窻牖中遥見子身羸瘦憔悴糞
土塵坌污穢不淨即脫瓔珞細軟上服嚴
飾之具更著麁弊垢膩之衣塵土坌身右
手執持除糞之器狀有所畏語諸作人汝
等勤作勿得懈息以方便故得近其子後
復告言咄男子汝常此作勿復餘去當加
汝價諸有所須盆器米麵塩醋之屬莫自
疑難亦有老弊使人須者相給好自安意
我如汝父勿復憂慮所以者何我年老大
而汝少壯汝常作時無有欺怠瞋恨怨言
都不見汝有此諸惡如餘作人自今已後
如所生子即時長者更與作字名之為兒
尒時窮子雖欣此遇猶故自謂客作賤人
由是之故於二十年中常令除糞過是已
後心相體信入出無難然其所止猶在本
處世尊尒時長者有疾自知將死不久語
窮子言我今多有金銀珍寶倉庫盈溢其
中多少所應取與汝悉知之我心如是當

俄 TK15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30－24）

處世尊尒時長者有疾自知將死不久語
窮子言我今多有金銀珎寶倉庫盈溢其
中多少所應取與汝悉知之我心如是當
體此意所以者何今我與汝便為不異宜
加用心無令漏失尒時窮子即受教勑領
知衆物金銀珎寶及諸庫藏而無希取一
飡之意然其所止故在本處下劣之心亦
未能捨復經少時父知子意漸已通泰成
就大志自鄙先心臨欲終時而命其子并
會親族國王大臣刹利居士皆悉已集即
自宣言諸君當知此是我子我之所生於
某城中捨吾逃走伶俜辛苦五十餘年其
本字某我名某甲昔在本城懷憂推覓忽
於此間遇會得之此實我子我實其父今
我所有一切財物皆是子有先所出內是
子所知世尊是時窮子聞父此言即大歡
喜得未曾有而作是念我本無心有所希
求今此寶藏自然而至世尊大富長者則
是如來我等皆似佛子如來常說我等為
子世尊我等以三苦故於生死中受諸熱
惱迷惑無知樂著小法今日世尊令我等
思惟蠲除諸法戲論之糞我等於中勤加
精進得至涅槃一日之價既得此已心大
歡喜自以為足便自謂言於佛法中勤精
進故所得弘多然世尊先知我等心著弊

俄 TK15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30－25）

精進得至涅槃一日之價既得此已心大
歡喜自以為足便自謂言於佛法中勤精
進故所得弘多然世尊先知我等心著弊
欲樂於小法便見縱捨不為分別汝等當
有如來知見寶藏之分世尊以方便力說
如來智慧我等從佛得涅槃一日之價以
為大得於此大乘無有志求我等又因如
來智慧為諸菩薩開示演說而自於此無
有志願所以者何佛知我等心樂小法以
方便力隨我等說而我等不知真是佛子
今我等方知世尊於佛智慧無所悋惜所
以者何我等昔來真是佛子而但樂小法
若我等有樂大之心佛則為我說大乘法
於此經中唯說一乘而昔於菩薩前毀呰
聲聞樂小法者然佛實以大乘教化是故
我等說本無心有所希求今法王大寶自
然而至如佛子所應得者皆已得之尒時
摩訶迦葉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我等今日 聞佛音教 歡喜踊躍 得未曾有
佛說聲聞 當得作佛 無上寶聚 不求自得
譬如童子 幼稚無識 捨父逃逝 遠到他土
周流諸國 五十餘年 其父憂念 四方推求
求之既疲 頓止一城 造立舍宅 五欲自娛
其家巨富 多諸金銀 硨磲瑪瑙 真珠瑠璃
象馬牛羊 輦輿車乘 田業僮僕 人民衆多

俄 TK15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30－26）

求之既疲　頓止一城　造立舍宅　五欲自娛
其家巨富　多諸金銀　硨磲碼碯　真珠琉璃
象馬牛羊　輦輿車乘　田業僮僕　人民眾多
出入息利　乃遍他國　商估賈人　無處不有
千萬億眾　圍遶恭敬　常為王者　之所愛念
群臣豪族　皆共宗重　以諸緣故　往來者眾
豪富如是　有大力勢　而年朽邁　益憂念子
夙夜惟念　死時將至　癡子捨我　五十餘年
庫藏諸物　當如之何　尒時窮子　求索衣食
從邑至邑　從國至國　或有所得　或無所得
飢餓羸瘦　體生瘡癬　漸次經歷　到父住城
傭賃展轉　遂至父舍　尒時長者　於其門內
施大寶帳　處師子座　眷屬圍遶　諸人侍衛
或有計算　金銀寶物　出內財產　注記券疏
窮子見父　豪貴尊嚴　謂是國王　若國王等
驚怖自怪　何故至此　覆自念言　我若久住
或見逼迫　強驅使作　思惟是已　馳走而去
借問貧里　欲往傭作　長者是時　在師子座
遙見其子　默而識之　即勅使者　追捉將來
窮子驚喚　迷悶躄地　是人執我　必當見殺
何用衣食　使我至此　長者知子　愚癡狹劣
不信我言　不信是父　即以方便　更遣餘人
眇目矬陋　無威德者　汝可語之　云當相雇
除諸糞穢　倍與汝價　窮子聞之　歡喜隨來
為除糞穢　淨諸房舍　長者於牖　常見其子
念子愚劣　樂為鄙事　於是長者　著弊垢衣

俄 TK15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30－27）

眇目矬陋　無威德者　汝可語之　云當相雇
除諸糞穢　倍與汝價　窮子聞之　歡喜隨來
為除糞穢　淨諸房舍　長者於牖　常見其子
念子愚劣　樂為鄙事　於是長者　著弊垢衣
執除糞器　往到子所　方便附近　語令勤作
既益汝價　并塗足油　飲食充足　薦席厚暖
如是苦言　汝當勤作　又以軟語　若如我子
長者有智　漸令入出　經二十年　執作家事
示其金銀　真珠頗梨　諸物出入　皆使令知
猶處門外　止宿草庵　自念貧事　我無此物
父知子心　漸已曠大　欲與財物　即聚親族
國王大臣　剎利居士　於此大眾　說是我子
捨我他行　經五十歲　自見子來　已二十年
昔於某城　而失是子　周行求索　遂來至此
凡我所有　舍宅人民　悉已付之　恣其所用
子念昔貧　志意下劣　今於父所　大獲珍寶
并及舍宅　一切財物　甚大歡喜　得未曾有
佛亦如是　知我樂小　未曾說言　汝等作佛
而說我等　得諸無漏　成就小乘　聲聞弟子
佛勅我等　說最上道　修習此者　當得成佛
我承佛教　為大菩薩　以諸因緣　種種譬喻
若干言辭　說無上道　諸佛子等　從我聞法
日夜思惟　精勤修習　是時諸佛　即授其記
汝於來世　當得作佛　一切諸佛　祕藏之法
但為菩薩　演其實事　而不為我　說斯真要
……雖知諸物　心不希取

俄 TK15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30－28）

日夜思惟 精勤修習 是時諸佛 即授其記
汝於來世 當得作佛 一切諸佛 祕藏之法
但為菩薩 演其實事 而不為我 說斯真要
如彼窮子 得近其父 雖知諸物 心不希取
我等雖說 佛法寶藏 自無志願 亦復如是
我等內滅 自謂為足 唯了此事 更無餘事
我等若聞 淨佛國土 教化眾生 都無欣樂
所以者何 一切諸法 皆悉空寂 無生無滅
無大無小 無漏無為 如是思惟 不生喜樂
我等長夜 於佛智慧 無貪無著 無復志願
而自於法 謂是究竟 我等長夜 修習空法
得脫三界 苦惱之患 住最後身 有餘涅槃
佛所教化 得道不虛 則為已得 報佛之恩
我等雖為 諸佛子等 說菩薩法 以求佛道
而於是法 永無願樂 導師見捨 觀我心故
初不勸進 說有實利 如富長者 知子志劣
以方便力 柔伏其心 然後乃付 一切財物
佛亦如是 現希有事 知樂小者 以方便力
調伏其心 乃教大智 我等今日 得未曾有
非先所望 而今自得 如彼窮子 得無量寶
世尊我今 得道得果 於無漏法 得清淨眼
我等長夜 持佛淨戒 始於今日 得其果報
法王法中 久修梵行 今得無漏 無上大果
我等今者 真是聲聞 以佛道聲 令一切聞
我等今者 真阿羅漢 於諸世間 天人魔梵
普於其中 應受供養 世尊大恩 以希有事

俄 TK15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30－29）

法王法中 久修梵行 今得無漏 無上大果
我等今者 真是聲聞 以佛道聲 令一切聞
我等今者 真阿羅漢 於諸世間 天人魔梵
普於其中 應受供養 世尊大恩 以希有事
憐愍教化 利益我等 無量億劫 誰能報者
手足供給 頭頂禮敬 一切供養 皆不能報
若以頂戴 兩肩荷負 於恒沙劫 盡心恭敬
又以美饍 無量寶衣 及諸臥具 種種湯藥
牛頭栴檀 及諸珍寶 以起塔廟 寶衣布地
如斯等事 以用供養 於恒沙劫 亦不能報
諸佛希有 無量無邊 不可思議 大神通力
無漏無為 諸法之王 能為下劣 忍于斯事
取相凡夫 隨宜為說 諸佛於法 得最自在
知諸眾生 種種欲樂 及其志力 隨所堪任
以無量喻 而為說法 隨諸眾生 宿世善根
又知成熟 未成熟者 種種籌量 分別知已
於一乘道 隨宜說三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俄 TK15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30－30）



金剛經啓請

若有人受持金剛經者先須志心念淨口業真言然後啓請八金剛四菩薩名号所在之處常當擁護

淨口業真言

修利 修利 摩訶修利 修修利 薩婆訶

安土地真言

南無三滿多 没馱喃 唵度嚕 度嚕地尾 娑婆訶

虛空藏菩薩普供養真言

唵 誐誐曩 三婆縛 韈日囉斛

請八金剛

奉請青除災金剛 奉請辟毒金剛
奉請黃隨求金剛 奉請白淨水金剛
奉請赤聲金剛 奉請定除災金剛
奉請紫賢金剛 奉請大神金剛

請四菩薩

奉請金剛眷菩薩 奉請金剛索菩薩
奉請金剛愛菩薩 奉請金剛語菩薩

云何梵

俄 TK16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1)

奉請金剛愛菩薩 奉請金剛語菩薩

云何梵

云何得長壽 金剛不壞身 復以何因緣
得大堅固力 云何於此經 究竟到彼岸
願佛開微密 廣爲衆生說

發願文

稽首三界尊 歸命十方佛 我今發弘願
持此金剛經 上報四重恩 下濟三塗苦
若有見聞者 悉發菩提心 盡此一報身
同生極樂國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 譯

法會因由分第一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尒時世尊食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大城乞食於其城中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敷座而坐

善現起請分第二

時長老須菩提在大衆中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希有世尊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世尊善男子善

俄 TK16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2)

善現起請分第二

時長老須菩提在大衆中即從座起偏袒右肩
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希有世尊如來
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世尊善男子善
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應云何住云
何降伏其心佛言善哉善哉須菩提如汝所說
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汝今諦聽
當爲汝說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心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唯然世尊願
樂欲聞

大乘正宗分第三

佛告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降伏其心
所有一切衆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
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
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如是滅
度無量無數無邊衆生實無衆生得滅度者何
以故須菩提若菩薩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
相即非菩薩

妙行無住分第四

復次須菩提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所
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須菩提
菩薩應如是布施不住於相何以故若菩薩不住

俄 TK16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3）

復次須菩提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所
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須菩提
菩薩應如是布施不住於相何以故若菩薩不住
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須菩提於意云何東
方虛空可思量不不也世尊須菩提南西北方
四維上下虛空可思量不不也世尊須菩提菩
薩無住相布施福德亦復如是不可思量須菩
提菩薩但應如所教住

如理實見分第五

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身相見如來不不也世
尊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何以故如來所說身
相即非身相佛告須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虛妄
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

正信希有分第六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衆生得聞如是言說
章句生實信不佛告須菩提莫作是說如來滅
後後五百歲有持戒修福者於此章句能生信
心以此爲實當知是人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
佛而種善根已於無量千万佛所種諸善根聞
是章句乃至一念生淨信者須菩提如來悉知
悉見是諸衆生得如是無量福德何以故是諸

俄 TK16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4）

心以此爲實當知是人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
佛而種善根已於無量千万佛所種諸善根聞
是章句乃至一念生淨信者須菩提如來悉知
悉見是諸衆生得如是無量福德何以故是諸
衆生無復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無法相亦
無非法相何以故是諸衆生若心取相則爲著
我人衆生壽者若取法相即著我人衆生壽者
何以故若取非法相即著我人衆生壽者是故
不應取法不應取非法以是義故如來常說汝
等比丘知我說法如筏喻者法尚應捨何況非
法

無得無說分第七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耶如來有所說法耶須菩提言如我解佛所
說義無有定法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無
有定法如來可說何以故如來所說法皆不可
取不可說非法非非法所以者何一切賢聖皆
以無爲法而有差別

依法出生分第八

須菩提於意云何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
用布施是人所得福德寧爲多不須菩提言甚

俄 TK16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5)

依法出生分第八

須菩提於意云何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
用布施是人所得福德寧爲多不須菩提言甚
多世尊何以故是福德即非福德性是故如來
說福德多須菩提若復有人於此經中受持乃
至四句偈等爲他人說其福勝彼何以故須菩
提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
皆從此經出須菩提所謂佛法者即非佛法

一相無相分第九

須菩提於意云何須陀洹能作是念我得須陀
洹果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須陀洹名
爲入流而無所入不入色聲香味觸法是名須陀
洹須菩提於意云何斯陀含能作是念我得斯
陀含果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斯陀含
名一往來而實無往來是名斯陀含須菩提於
意云何阿那含能作是念我得阿那含果不須
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阿那含名爲不來而
實無不來是故名阿那含須菩提於意云何阿
羅漢能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不須菩提言不
也世尊何以故實無有法名阿羅漢世尊若阿
羅漢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即爲著我人衆生

俄 TK16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6)

羅漢能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不須菩提言不
也世尊何以故實無有法名阿羅漢世尊若阿
羅漢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即爲著我人衆生
壽者世尊佛説我得無諍三昧人中最爲第一
是第一離欲阿羅漢世尊我不作是念我是離
欲阿羅漢世尊我若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世
尊則不説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者以須菩提
實無所行而名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

莊嚴淨土分第十

佛告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昔在然燈佛所於
法有所得不不也世尊如來在燃燈佛所於法
實無所得須菩提於意云何菩薩莊嚴佛土不
不也世尊何以故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
莊嚴是故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生清
淨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須菩提譬如有人身如須
彌山王於意云何是身爲大不須菩提言甚大
世尊何以故佛説非身是名大身

無爲福勝分第十一

須菩提如恒河中所有沙數如是沙等恒河於
意云何是諸恒河沙寧爲多不須菩提言甚多
世尊但諸恒河尚多無數可況其沙須菩提我

俄 TK16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7)

無爲福勝分第十一

須菩提如恒河中所有沙數如是沙等恒河於
意云何是諸恒河沙寧爲多不須菩提言甚多
世尊但諸恒河尚多無數何況其沙須菩提我
今實言告汝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寶滿尒
所恒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施得福多
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佛告須菩提若善男子
善女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爲他人
説而此福德勝前福德

尊重正教分第十二

復次須菩提隨説是經乃至四句偈等當知此
處一切世間天人阿脩羅皆應供養如佛塔廟
何況有人盡能受持讀誦須菩提當知是人成
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若是經典所在之處即
爲有佛若尊重弟子

如法受持分第十三

尒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當何名此經我等云
何奉持佛告須菩提是經名爲金剛般若波羅
蜜以是名字汝當奉持所以者何須菩提佛説
般若波羅蜜即非般若波羅蜜是名般若波羅
蜜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所説法不須菩提
白佛言世尊如來無所説須菩提於意云何三

俄 TK16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8)

蜜以是名字汝當奉持所以者何須菩提佛說
般若波羅蜜即非般若波羅蜜是名般若波羅
蜜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所說法不須菩提
白佛言世尊如來無所說須菩提於意云何三
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塵是爲多不須菩提言甚
多世尊須菩提諸微塵如來說非微塵是名微
塵如来說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須菩提於意
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不不也世尊不可
以三十二相得見如來何以故如來說三十二
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須菩提若有善男
子善女人以恒河沙等身命布施若復有人於
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爲他人說其福甚
多

離相寂滅分第十四

尒時須菩提聞說是經深解義趣涕淚悲泣而
白佛言希有世尊佛說如是甚深經典我從昔
來所得慧眼未曾得聞如是之經世尊若復有
人得聞是經信心清淨則生實相當知是人成
就第一希有功德世尊是實相者即是非相是
故如來說名實相世尊我今得聞如是經典信
解受持不足爲難若當來世後五百歲其有衆
生得聞是經信解受持是人即爲第一希有何

俄 TK16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9）

就第一希有功德世尊是實相者即是非相是
故如來說名實相世尊我今得聞如是經典信
解受持不足爲難若當來世後五百歲其有衆
生得聞是經信解受持是人即爲第一希有何
以故此人無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所以者
何我相即是非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即是非
相何以故離一切諸相即名諸佛佛告須菩提
如是如是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不驚不怖不畏
當知是人甚爲希有何以故須菩提如來說第
一波羅蜜非第一波羅蜜是名第一波羅蜜須
菩提忍辱波羅蜜如來說非忍辱波羅蜜何以
故須菩提如我昔爲歌利王割截身體我於尒
時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何以故
我於往昔節節支解時若有我相人相衆生相
壽者相應生瞋恨須菩提又念過去於五百世
作忍辱仙人於尒所世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
相無壽者相是故須菩提菩薩應離一切相發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
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生無所住心若心有住
則爲非住是故佛說菩薩心不應住色布施須
菩提菩薩爲利益一切衆生應如是布施如來
說一切諸相即是非相又說一切衆生即非衆

俄 TK16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10）

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生無所住心若心有住
則爲非住是故佛說菩薩心不應住色布施須
菩提菩薩爲利益一切衆生應如是布施如來
說一切諸相即是非相又說一切衆生即非衆
生須菩提如來是眞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
語者不異語者須菩提如來所得法此法無實
無虛須菩提若菩薩心住於法而行布施如人
入闇則無所見若菩薩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
人有目日光明照見種種色須菩提當來之世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於此經受持讀誦則爲
如來以佛智慧悉知是人悉見是人皆得成就
無量無邊功德

持經功德分第十五

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以恒河沙
等身布施中日分復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後日
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如是無量百千萬億
劫以身布施若復有人聞此經典信心不逆其
福勝彼何況書寫受持讀誦爲人解說須菩提
以要言之是經有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邊功
德如來爲發大乘者說爲發最上乘者說若有
人能受持讀誦廣爲人說如來悉知是人悉見
是人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稱無有邊不可思

俄 TK16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11）

德如來爲發大乘者說爲發最上乘者說若有
人能受持讀誦廣爲人說如來悉知是人悉見
是人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稱無有邊不可思
議功德如是人等則爲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何以故須菩提若樂小法者著我見
人見衆生見壽者見則於此經不能聽受讀誦
爲人解說須菩提在在處處若有此經一切世
間天人阿脩羅所應供養當知此處則爲是塔
皆應恭敬作禮圍繞以諸華香而散其處

能淨業障分第十六

復次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此經
若爲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
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爲消滅當得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我念過去無量阿僧祇劫
於然燈佛前得值八百四千萬億那由他諸佛
悉皆供養承事無空過者若復有人於後末世
能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於我所供養諸佛
功德百分不及一千萬億分乃至筭數辟喻所
不能及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於後末世
有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我若具說者或有
人聞心則狂亂狐疑不信須菩提當知是經義

俄 TK16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12）

功德百分不及一千萬億分乃至筭數辟喻所
不能及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於後末世
有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我若具說者或有
人聞心則狂亂狐疑不信須菩提當知是經義
不可思議果報亦不可思議

究竟無我分第十七

尒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
心佛告須菩提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心者當生如是心我應滅度一切衆
生滅度一切衆生已而無有一衆生實滅度者
何以故須菩提若菩薩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
者相即非菩薩所以者何須菩提實無有法發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須菩提於意云何
如來於然燈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不不也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佛於然燈佛
所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言如是
如是須菩提實無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須菩提若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者然燈佛則不與我授記汝於來世當
得作佛号釋迦牟尼以實無有法得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是故然燈佛與我授記作是言汝

俄 TK16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13)

三菩提須菩提若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者然燈佛則不與我授記汝於來世當
得作佛号釋迦牟尼以實無有法得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是故然燈佛與我授記作是言汝
於來世當得作佛号釋迦牟尼何以故如來者即
諸法如義若有人言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須菩提實無有法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須菩提如金九來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於是中無實無虛是故如來說一切法皆是佛
法須菩提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
一切法須菩提辟如人身長大須菩提言世尊
如來說人身長大則為非大身是名大身須菩
提菩薩亦如是若作是言我當滅度無量衆生
則不名菩薩何以故須菩提實無有法名為菩
薩是故佛說一切法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
須菩提若菩薩作是言我當莊嚴佛土是不名
菩薩何以故如來說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
名莊嚴須菩提若菩薩通達無我法者如來說
名真是菩薩

一體同觀分第十八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肉眼不如是世尊如

俄 TK16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14)

名真是菩薩

一體同觀分第十八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肉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肉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天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天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慧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慧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法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法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佛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佛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恒河中所有沙佛說是沙不如是世尊如來說是沙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一恒河中所有沙有如是沙等恒河是諸恒河所有沙數佛世界如是寧為多不甚多世尊佛告須菩提尒所國土中所有衆生若干種心如來悉知何以故如來說諸心皆為非心是名為心所以者何須菩提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

法界通化分第十九

須菩提於意云何若有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是人以是因緣得福多不如是世尊此人以是因緣得福甚多須菩提若福德有實如來不說得福德多以福德無故如來說得

俄 TK16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15）

寶以用布施是人以是因緣得福多不如是世尊此人以是因緣得福甚多須菩提若福德有實如來不說得福德多以福德無故如來說得福德多

離色離相分第二十

須菩提於意云何佛可以具足色身見不不也世尊如來不應以具足色身見何以故如來說具足色身即非具足色身是名具足色身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可以具足諸相見不不也世尊如來不應以具足諸相見何以故如來說諸相具足即非具足是名諸相具足

非說所說分第二十一

須菩提汝勿謂如來作是念我當有所說法莫作是念何以故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即為謗佛不能解我所說故須菩提說法者無法可說是名說法尒時慧命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衆生於未來世聞說是法生信心不佛言須菩提彼非衆生非不衆生何以故須菩提衆生衆生者如來說非衆生是名衆生

無法可得分第二十二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無所得耶佛言如是如是須菩提我於阿

俄 TK16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16）

生若如來說非衆生是名衆生

無法可得分第二十二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爲無所得耶佛言如是如是須菩提我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乃至無有少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淨心行善分第二十三

復次須菩提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所言善法者如來說非善法是名善法

福智無比分第二十四

須菩提若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諸須弥山王如是等七寶聚有人持用布施若人以此般若波羅蜜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爲他人說於前福德百分不及一千萬億分乃至筭數譬喻所不能及

化無所化分第二十五

須菩提於意云何汝等勿謂如來作是念我當度衆生須菩提莫作是念何以故實無有衆生如來度者若有衆生如來度者如來則有我人

俄 TK16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17）

須菩提於意云何汝等勿謂如來作是念我當度衆生須菩提莫作是念何以故實無有衆生如來度者若有衆生如來度者如來則有我人衆生壽者須菩提如來說有我者即非有我而凡夫之人以爲有我須菩提凡夫者如來說即非凡夫是名凡夫

法身非相分第二十六

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不須菩提言如是如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佛言須菩提若以三十二相觀如來者轉輪聖王則是如來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不應以三十二相觀如來尒時世尊而說偈言

若以色見我　以音聲求我
是人行邪道　不能見如來

無斷無滅分第二十七

須菩提汝若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莫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汝若作是念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說諸法斷滅相莫作是念何以故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法不說斷滅相

不受不貪分第二十八

俄 TK16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18）

汝若作是念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說
諸法斷滅相莫作是念何以故發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心者於法不說斷滅相
不受不貪分第二十八
須菩提若菩薩以滿恒河沙等世界七寶持用
布施若復有人知一切法無我得成於忍此菩
薩勝前菩薩所得功德何以故須菩提以諸菩
薩不受福德故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
不受福德須菩提菩薩所作福德不應貪著是
故說不受福德
威儀寂靜分第二十九
須菩提若有人言如來若來若去若坐若臥是
人不解我所說義何以故如來者無所從來亦
無所去故名如來
一合理相分第三十
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三千大千世界碎
為微塵於意云何是微塵衆寧為多不須菩提
言甚多世尊何以故若是微塵衆實有者佛則
不說是微塵衆所以者何佛說微塵衆即非微
塵衆是名微塵衆世尊如來所說三千大千世
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何以故若世界實有者

俄 TK16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19)

不說是微塵衆所以者何佛說微塵衆即非微
塵衆是名微塵衆世尊如來所說三千大千世
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何以故若世界實有者
則是一合相如來說一合相即非一合相是名
一合相須菩提一合相者則是不可說但凡夫
之人貪著其事
知見不生分第三十一
須菩提若人言佛說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
須菩提於意云何是人解我所說義不不也世
尊是人不解如來所說義何以故世尊說我見
人見衆生見壽者見即非我見人見衆生見壽
者見是名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須菩提發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一切法應如是
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須菩提所言法
相者如來說即非法相是名法相
應化非真分第三十二
須菩提若有人以滿無量阿僧祇世界七寶持
用布施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發菩薩心者持於
此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為人演說其福
勝彼云何為人演說不取於相如如不動何以故
一切有為法　如夢幻泡影
如露亦如電　應作如是觀

俄 TK16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20)

用布施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發菩薩心者持於
此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爲人演說其福
勝彼云何爲人演說不取於相如如不動何以故
一切有爲法　如夢幻泡影
如露亦如電　應作如是觀
佛說是經已長老須菩提及諸比丘比丘尼優
婆塞優婆夷一切世間天人阿脩羅聞佛所說
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俄 TK16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21)

俄 TK16V　雜寫　(3－1)

俄 TK16V　雜寫　（3－2）

俄 TK16V　雜寫　（3－3）

俄 TK17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1)

金剛經啓請

若有人受持金剛經者先須志心念淨口業真言然後啓請八金剛四菩薩名号所在之處常當擁護

淨口業真言

修唎 修唎 摩訶修唎 修修唎 薩婆訶

安土地真言

南無三滿多 沒馱喃 唵度嚕 度嚕地尾娑婆訶

虚空藏菩薩普供養真言

唵 誐誐曩 三婆縛 韈日囉斛

請八金剛

奉請青除災金剛　奉請辟毒金剛

奉請黃隨求金剛　奉請白淨水金剛

奉請赤聲金剛　奉請定除災金剛

俄 TK17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2)

請八金剛
奉請青除災金剛　奉請辟毒金剛
奉請黄隨求金剛　奉請白浄水金剛
奉請赤聲金剛　奉請定除災金剛
奉請紫賢金剛　奉請大神金剛
請四菩薩
奉請金剛眷菩薩　奉請金剛索菩薩
奉請金剛愛菩薩　奉請金剛語菩薩
云何梵
云何得長壽　金剛不壞身　復以何因緣
得大堅固力　云何於此經　究竟到彼岸
願佛開微密　廣爲衆生説
發願文
稽首三界尊　歸命十方佛　我今發弘願
持此金剛經　上報四重恩　下濟三塗苦
若有見聞者　悉發菩提心　盡此一報身
同生極樂國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　譯
法會因由分第一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
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尒時世尊食時著

俄 TK17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3)

法會因由分第一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
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尒時世尊食時著
衣持鉢入舍衛大城乞食於其城中次第乞已
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敷座而坐
善現起請分第二
時長老須菩提在大衆中即從座起偏袒右
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希有世尊如來
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世尊善男子善
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應云何住云
何降伏其心佛言善哉善哉須菩提如汝所説
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汝今諦聽
薩無住相布施福德亦復如是不可思量須菩
提菩薩但應如所教住
如理實見分第五
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身相見如來不不也世
尊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何以故如來所説身
相即非身相佛告須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虛妄
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
正信希有分第六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衆生得聞如是言説

俄 TK17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4)

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

正信希有分第六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衆生得聞如是言說章句生實信不佛告須菩提莫作是說如來滅後後五百歲有持戒修福者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爲實當知是人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已於無量千万佛所種諸善根聞是章句乃至一念生淨信者須菩提如來悉知悉見是諸衆生得如是無量福德何以故是諸衆生無復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無法相亦無非法相何以故是諸衆生若心取相則爲著我人衆生壽者若取法相即著我人衆生壽者何以故若取非法相即著我人衆生壽者是故不應取法不應取非法以是義故如來常說汝等比丘知我說法如筏喻者法尚應捨何況非法

無得無說分第七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如來有所說法耶須菩提言如我解佛所說義無有定法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何以故如來所說法皆不可取不可說非法非非法所以者何一切賢聖皆

俄 TK17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5）

提耶如來有所說法耶須菩提言如我解佛所說義無有定法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何以故如來所說法皆不可取不可說非法非非法所以者何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

依法出生分第八

須菩提於意云何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是人所得福德寧爲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何以故是福德即非福德性是故如來說福德多須菩提若復有人於此經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爲他人說其福勝彼何以故須菩提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須菩提所謂佛法者即非佛法

一相無相分第九

須菩提於意云何須陁洹能作是念我得須陁洹果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須陁洹名爲入流而無所入不入色聲香味觸法是名須陁洹須菩提於意云何斯陁含能作是念我得斯陁含果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斯陁含名一往來而實無往來是名斯陁含須菩提於意云何阿那含能作是念我得阿那含果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

俄 TK17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6）

陀含果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斯陀含名一往來而實無往來是名斯陀含須菩提於意云何阿那含能作是念我得阿那含果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阿那含名爲不來而實無不來是故名阿那含須菩提於意云何阿羅漢能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實無有法名阿羅漢世尊若阿羅漢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即爲著我人衆生壽者世尊佛說我得無諍三昧人中最爲第一是第一離欲阿羅漢世尊我不作是念我是離欲阿羅漢世尊我若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世尊則不說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者以須菩提實無所行而名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

莊嚴淨土分第十

佛告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昔在然燈佛所於法有所得不不也世尊如來在燃燈佛所於法實無所得須菩提於意云何菩薩莊嚴佛土不不也世尊何以故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莊嚴是故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生清淨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須菩提辟如有人身如須

俄 TK17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7)

莊嚴是故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生清淨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須菩提辟如有人身如須彌山王於意云何是身爲大不須菩提言甚大世尊何以故佛說非身是名大身

無爲福勝分第十一

須菩提如恒河中所有沙數如是沙等恒河於意云何是諸恒河沙寧爲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但諸恒河尚多無數何況其沙須菩提我今實言告汝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寶滿尒所恒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施得福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佛告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爲他人說而此福德勝前福德

尊重正教分第十二

復次須菩提隨說是經乃至四句偈等當知此處一切世間天人阿脩羅皆應供養如佛塔廟何況有人盡能受持讀誦須菩提當知是人成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若是經典所在之處即爲有佛若尊重弟子

如法受持分第十三

俄 TK17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8)

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若是經典所在之處即
爲有佛若尊重弟子

如法受持分第十三

尒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當何名此經我等云
何奉持佛告須菩提是經名爲金剛般若波羅
蜜以是名字汝當奉持所以者何須菩提佛說
般若波羅蜜即非般若波羅蜜是名般若波羅
蜜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所說法不須菩提
白佛言世尊如來無所說須菩提於意云何三
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塵是爲多不須菩提言甚
多世尊須菩提諸微塵如來說非微塵是名微
塵如來說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須菩提於意
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不不也世尊不可
以三十二相得見如來何以故如來說三十二
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須菩提若有善男
子善女人以恒河沙等身命布施若復有人於
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爲他人說其福甚
多

離相寂滅分第十四

尒時須菩提聞說是經深解義趣涕淚悲泣而
白佛言希有世尊佛說如是甚深經典我從昔

俄 TK17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9）

離相寂滅分第十四

尒時須菩提聞說是經深解義趣涕淚悲泣而
白佛言希有世尊佛說如是甚深經典我從昔
來所得慧眼未曾得聞如是之經世尊若復有
人得聞是經信心清淨則生實相當知是人成
就第一希有功德世尊是實相者即是非相是
故如來說名實相世尊我今得聞如是經典信
解受持不足爲難若當來世後五百歲其有衆
生得聞是經信解受持是人即爲第一希有何
以故此人無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所以者
何我相即是非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即是非
相何以故離一切諸相即名諸佛佛告須菩提
如是如是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不驚不怖不畏
當知是人甚爲希有何以故須菩提如來說第
一波羅蜜非第一波羅蜜是名第一波羅蜜須
菩提忍辱波羅蜜如來說非忍辱波羅蜜何以
故須菩提如我昔爲歌利王割截身體我於尒
時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何以故
我於往昔節節支解時若有我相人相衆生相
壽者相應生瞋恨須菩提又念過去於五百世
作忍辱仙人於尒所世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

俄 TK17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10）

我於往昔節節支解時若有我相人相衆生相
壽者相應生瞋恨須菩提又念過去於五百世
作忍辱仙人於尒所世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
相無壽者相是故須菩提菩薩應離一切相發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
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生無所住心若心有住
則為非住是故佛說菩薩心不應住色布施須
菩提菩薩為利益一切衆生應如是布施如來
說一切諸相即是非相又說一切衆生即非衆
生須菩提如來是眞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
語者不異語者須菩提如來所得法此法無實
無虛須菩提若菩薩心住於法而行布施如人
入闇則無所見若菩薩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
人有目日光明照見種種色須菩提當來之世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於此經受持讀誦則為
如來以佛智慧悉知是人悉見是人皆得成就
無量無邊功德

持經功德分第十五

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以恒河沙
等身布施中日分復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後日
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如是無量百千萬億

俄 TK17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11)

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以恒河沙
等身布施中日分復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後日
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如是無量百千萬億
劫以身布施若復有人聞此經典信心不逆其
福勝彼何況書寫受持讀誦為人解說須菩提
以要言之是經有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邊功
德如來為發大乘者說為發最上乘者說若有
人能受持讀誦廣為人說如來悉知是人悉見
是人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稱無有邊不可思
議功德如是人等則為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何以故須菩提若樂小法者著我見
人見衆生見壽者見則於此經不能聽受讀誦
為人解說須菩提在在處處若有此經一切世
間天人阿修羅所應供養當知此處則為是塔
皆應恭敬作禮圍繞以諸華香而散其處

能淨業障分第十六

復次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此經
若為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
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為消滅當得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我念過去無量阿僧祇劫
於然燈佛前得值八百四千萬億那由他諸佛

俄 TK17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12)

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為消滅當得阿耨多羅金六
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我念過去無量阿僧祇劫
於然燈佛前得值八百四千萬億那由他諸佛
悉皆供養承事無空過者若復有人於後末世
能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於我所供養諸佛
功德百分不及一千萬億分乃至筭數譬喻所
不能及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於後末世
有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我若具說者或有
人聞心則狂亂狐疑不信須菩提當知是經義
不可思議果報亦不可思議

究竟無我分第十七

尒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
心佛告須菩提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心者當生如是心我應滅度一切衆
生滅度一切衆生已而無有一衆生實滅度者
何以故須菩提若菩薩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
者相即非菩薩所以者何須菩提實無有法發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須菩提於意云何
如來於然燈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不也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佛於然燈佛

俄 TK17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13)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須菩提於意云何
如來於然燈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不也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佛於然燈佛
所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言如是
如是須菩提實無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須菩提若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者然燈佛則不與我授記汝於來世當
得作佛号釋迦牟尼以實無有法得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是故然燈佛與我授記作是言汝
於來世當得作佛号釋迦牟尼何以故如來者即
諸法如義若有人言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須菩提實無有法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須菩提如金九來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於是中無實無虛是故如來說一切法皆是佛
法須菩提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
一切法須菩提譬如人身長大須菩提言世尊
如來說人身長大則為非大身是名大身須菩
提菩薩亦如是若作是言我當滅度無量衆生
則不名菩薩何以故須菩提實無有法名為菩
薩是故佛說一切法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
須菩提若菩薩作是言我當莊嚴佛土是不名

俄 TK17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14)

則不名菩薩何以故須菩提實無有法名為菩
薩是故佛說一切法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
須菩提若菩薩作是言我當莊嚴佛土是不名
菩薩何以故如來說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
名莊嚴須菩提若菩薩通達無我法者如來說
名真是菩薩

一體同觀分第十八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肉眼不如是世尊如
來有肉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天眼不如
是世尊如來有天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
慧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慧眼須菩提於意云
何如來有法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法眼須菩
提於意云何如來有佛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
佛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恒河中所有沙佛說
是沙不如是世尊如來說是沙須菩提於意云
何如一恒河中所有沙有如是沙等恒河是諸
恒河所有沙數佛世界如是寧為多不甚多世尊
佛告須菩提尒所國土中所有衆生若干種心
如來悉知何以故如來說諸心皆為非心是名
為心所以者何須菩提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
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

俄 TK17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15)

如來悉知何以故如來說諸心皆為非心是名
為心所以者何須菩提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
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

法界通化分第十九

須菩提於意云何若有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
寶以用布施是人以是因緣得福多不如是世
尊此人以是因緣得福甚多須菩提若福德有
實如來不說得福德多以福德無故如來說得
福德多

離色離相分第二十

須菩提於意云何佛可以具足色身見不不也
世尊如來不應以具足色身見何以故如來說
具足色身即非具足色身是名具足色身須菩
提於意云何如來可以具足諸相見不不也世
尊如來不應以具足諸相見何以故如來說諸
相具足即非具足是名諸相具足

非說所說分第二十一

須菩提汝勿謂如來作是念我當有所說法莫
作是念何以故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即為謗
佛不能解我所說故須菩提說法者無法可說
是名說法尒時慧命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

俄 TK17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16)

作是念何以故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即為謗
佛不能解我所說故須菩提說法者無法可說
是名說法尒時慧命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
衆生於未來世聞說是法生信心不佛言須菩
提彼非衆生非不衆生何以故須菩提衆生衆
生者如來說非衆生是名衆生

無法可得分第二十二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為無所得耶佛言如是如是須菩提我於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乃至無有少法可得是名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淨心行善分第二十三

復次須菩提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以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脩
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
所言善法者如來說非善法是名善法

福智無比分第二十四

須菩提若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諸須弥山王
如是等七寶聚有人持用布施若人以此般若
波羅蜜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為他人說
於前福德百分不及一千萬億分乃至筭數辟
喻所不能及

俄 TK17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17）

如是等七寶聚有人持用布施若人以此般若
波羅蜜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為他人說
於前福德百分不及一千萬億分乃至筭數辟
喻所不能及

化無所化分第二十五

須菩提於意云何汝等勿謂如來作是念我當
度衆生須菩提莫作是念何以故實無有衆生
如來度者若有衆生如來度者如來則有我人
衆生壽者須菩提如來說有我者即非有我而
凡夫之人以為有我須菩提凡夫者如來說即
非凡夫是名凡夫

法身非相分第二十六

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不須
菩提言如是如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佛言須
菩提若以三十二相觀如來者轉輪聖王則是
如來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不
應以三十二相觀如來尒時世尊而說偈言若
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

無斷無滅分第二十七

須菩提汝若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莫作是念如來不
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

俄 TK17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18）

須菩提汝若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莫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汝若作是念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說諸法斷滅相莫作是念何以故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法不說斷滅相

不受不貪分第二十八

須菩提若菩薩以滿恒河沙等世界七寶持用布施若復有人知一切法無我得成於忍此菩薩勝前菩薩所得功德何以故須菩提以諸菩薩不受福德故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不受福德須菩提菩薩所作福德不應貪著是故說不受福德

威儀寂靜分第二十九

須菩提若有人言如來若來若去若坐若卧是人不解我所說義何以故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

一合理相分第三十

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三千大千世界碎為微塵於意云何是微塵衆寧為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何以故若是微塵衆實有者佛則不說是微塵衆所以者何佛說微塵衆即非微

俄 TK17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19）

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三千大千世界碎為微塵於意云何是微塵衆寧為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何以故若是微塵衆實有者佛則不說是微塵衆所以者何佛說微塵衆即非微塵衆是名微塵衆世尊如來所說三千大千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何以故若世界實有者則是一合相如來說一合相即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須菩提一合相者則是不可說但凡夫之人貪著其事

知見不生分第三十一

須菩提若人言佛說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須菩提於意云何是人解我所說義不不也世尊是人不解如來所說義何以故世尊說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即非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是名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須菩提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一切法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須菩提所言法相者如來說即非法相是名法相

應化非真分第三十二

須菩提若有人以滿無量阿僧祇世界七寶持用布施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發菩薩心者持於此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為人演說其福

俄 TK17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20）

相者如來說即非法相是名法相

應化非真分第三十二

須菩提若有人以滿無量阿僧祇世界七寶持用布施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發菩薩心者持於此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為人演說其福勝彼云何為人演說不取於相如如不動何以故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佛說是經已長老須菩提及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一切世間天人阿脩羅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俄 TK17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21)

最初名拘留孫最後樓至有此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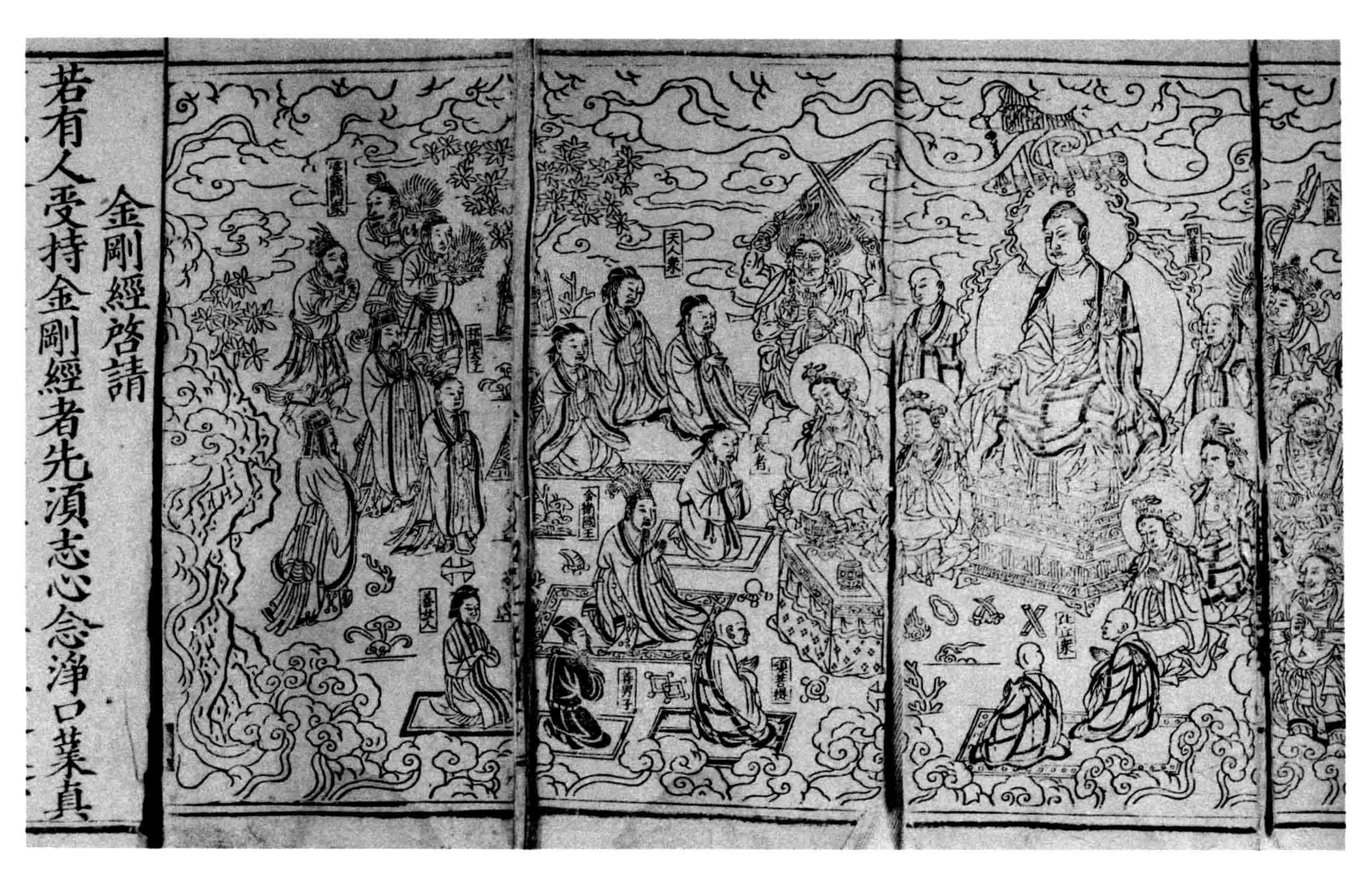
陳迦葉大目揵連舍利佛天龍

俄 TK17P1　佛經

俄 TK17P2　佛經發願文 (西夏文)



俄 TK18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12－1)



俄 TK18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12－2)

金剛經啓請

若有人受持金剛經者先須志心念淨口業真言然後啓請八金剛四菩薩名号所在之處常當擁護

淨口業真言

修唎 修唎 摩訶修唎 修修唎 薩婆訶

安土地真言

南無三滿多 没馱喃 唵度嚕 度嚕地尾娑婆訶

虛空藏菩薩普供養真言

唵 誐誐曩 三婆縛 韈日囉斛

請八金剛

奉請青除災金剛　奉請辟毒金剛
奉請黄隨求金剛　奉請白淨水金剛
奉請赤聲金剛　奉請定除災金剛
奉請紫賢金剛　奉請大神金剛

請四菩薩

奉請金剛眷菩薩　奉請金剛索菩薩
奉請金剛愛菩薩　奉請金剛語菩薩

云何梵

俄 TK18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12－3)

奉請金剛眷菩薩　奉請金剛索菩薩
奉請金剛愛菩薩　奉請金剛語菩薩
云何梵
云何得長壽　金剛不壞身　復以何因緣
得大堅固力　云何於此經　究竟到彼岸
願佛開微密　廣爲衆生説
發願文
稽首三界尊　歸命十方佛　我今發弘願
持此金剛經　上報四重恩　下濟三塗苦
若有見聞者　悉發菩提心　盡此一報身
同生極樂國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　譯
法會因由分第一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
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尒時世尊食時著
衣持鉢入舍衛大城乞食於其城中次第乞已
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敷座而坐
善現起請分第二
時長老須菩提在大衆中即從座起偏袒右肩
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希有世尊如來
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世尊善男子善

俄 TK18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12－4)

善現起請分第二
時長老須菩提在大衆中即從座起偏袒右肩
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希有世尊如來
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世尊善男子善
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應云何住云
何降伏其心佛言善哉善哉須菩提如汝所説
如来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汝今諦聽
當爲汝説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心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唯然世尊願
樂欲聞
大乘正宗分第三
佛告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降伏其心
所有一切衆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
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
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如是滅
度無量無數無邊衆生實無衆生得滅度者何
以故須菩提若菩薩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
相即非菩薩
妙行無住分第四
復次須菩提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所
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須菩提

俄 TK18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12－5)

妙行無住分第四

復次須菩提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所

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須菩提

菩薩應如是布施不住於相何以故若菩薩不住

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須菩提於意云何東

方虛空可思量不不也世尊須菩提南西北方

四維上下虛空可思量不不也世尊須菩提菩

薩無住相布施福德亦復如是不可思量須菩

提菩薩但應如所教住

如理實見分第五

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身相見如來不不也世

尊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何以故如來所說身

相即非身相佛告須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虛妄

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

正信希有分第六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衆生得聞如是言說

章句生實信不佛告須菩提莫作是說如來滅

後後五百歲有持戒修福者於此章句能生信

心以此爲實當知是人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

佛而種善根已於無量千万佛所種諸善根聞

是章句乃至一念生淨信者須菩提如來悉知

悉見是諸衆生得如是無量福德何以故是諸

俄 TK18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12－6)

後後五百歲有持戒修福者於此章句能生信

心以此爲實當知是人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

佛而種善根已於無量千万佛所種諸善根聞

是章句乃至一念生淨信者須菩提如來悉知

悉見是諸衆生得如是無量福德何以故是諸

衆生無復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無法相亦

無非法相何以故是諸衆生若心取相則爲著

我人衆生壽者若取法相即著我人衆生壽者

何以故若取非法相即著我人衆生壽者是故

不應取法不應取非法以是義故如來常說汝

等比丘知我說法如筏喻者法尚應捨何況非

法

無得無說分第七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耶如來有所說法耶須菩提言如我解佛所

說義無有定法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無

有定法如來可說何以故如來所說法皆不可

取不可說非法非非法所以者何一切賢聖皆

以無爲法而有差別

依法出生分第八

須菩提於意云何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

用布施是人所得福德寧爲多不須菩提言甚

多世尊何以故是福德即非福德性是故如來

俄 TK18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12－7)

須菩提於意云何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
用布施是人所得福德寧為多不須菩提言甚
多世尊何以故是福德即非福德性是故如來
說福德多須菩提若復有人於此經中受持乃
至四句偈等為他人說其福勝彼何以故須菩
提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
皆從此經出須菩提所謂佛法者即非佛法

一相無相分第九

須菩提於意云何須陀洹能作是念我得須陀
洹果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須陀洹名
為入流而無所入不入色聲香味觸法是名須陀
洹須菩提於意云何斯陀含能作是念我得斯
陀含果不[illegible]也世尊何以故斯陀含
名一往來而實無往來是名斯陀含須菩提於
意云何阿那含能作是念我得阿那含果不須
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阿那含名為不來而
實無不來是故名阿那含須菩提於意云何阿
羅漢能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不須菩提言不
[illegible]世尊若阿
羅漢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即為著我人衆生
壽者世尊佛說我得無諍三昧人中最為第一
是第一離欲阿羅漢世尊我不作是念我是離
欲阿羅漢世尊我[illegible]

俄 TK18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12－8)

實無不來是故名阿那含須菩提於意云何阿
羅漢能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不須菩提言不
羅漢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即為著我人衆生
壽者世尊佛說我得無諍三昧人中最為第一
是第一離欲阿羅漢世尊我不作是念我是離
欲阿羅漢世尊我若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世
尊則不說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者以須菩提
實無所行而名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

莊嚴淨土分第十

佛告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昔在然燈佛所於
法有所得不不也世尊如來在燃燈佛所於法
實無所得須菩提於意云何菩薩莊嚴佛土不
不也世尊何以故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
莊嚴是故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生清
淨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須菩提譬如有人身如須
彌山王於意云何是身為大不須菩提言甚大
世尊何以故佛說非身是名大身

無為福勝分第十一

須菩提如恒河中所有沙數如是沙等恒河於
意云何是諸恒河沙寧為多不須菩提言甚多
世尊但諸恒河尚多無數何況其沙須菩提我
今實言告汝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寶滿尒

俄 TK18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12－9)

須菩提如恒河中所有沙數如是沙等恒河於
意云何是諸恒河沙寧為多不須菩提言甚多
世尊但諸恒河尚多無數何况其沙須菩提我
今實言告汝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寶滿尒
所恒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施得福多
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佛告須菩提若善男子
善女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為他人
說而此福德勝前福德

尊重正教分第十二

復次須菩提隨說是經乃至四句偈等當知此
處一切世間天人阿脩羅皆應供養如佛塔廟
何况有人盡能受持讀誦須菩提當知是人成
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若是經典所在之處即
為有佛若尊重弟子

如法受持分第十三

尒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當何名此經我等云
何奉持佛告須菩提是經名為金剛般若波羅
蜜以是名字汝當奉持所以者何須菩提佛說
般若波羅蜜即非般若波羅蜜是名般若波羅
蜜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所說法不須菩提
白佛言世尊如來無所說須菩提於意云何三
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塵是為多不須菩提言甚

俄 TK18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12－10)

般若波羅蜜即非般若波羅蜜是名般若波羅
蜜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所說法不須菩提
白佛言世尊如來無所說須菩提於意云何三
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塵是為多不須菩提言甚
多世尊須菩提諸微塵如來說非微塵是名微
塵如來說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須菩提於意
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不不也世尊不可
以三十二相得見如來何以故如來說三十二
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須菩提若有善男
子善女人以恒河沙等身命布施若復有人於
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為他人說其福甚
多

離相寂滅分第十四

尒時須菩提聞說是經深解義趣涕淚悲泣而
白佛言希有世尊佛說如是甚深經典我從昔
來所得慧眼未曾得聞如是之經世尊若復有
人得聞是經信心清淨則生實相當知是人成
就第一希有功德世尊是實相者即是非相是
故如來說名實相世尊我今得聞如是經典信
解受持不足為難若當來世後五百歲其有衆
生得聞是經信解受持是人即為第一希有何
以故此人無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所以者

俄 TK18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12－11)

故如來說名實相世尊我今得聞如是經典信
解受持不足爲難若當來世後五百歲其有衆
生得聞是經信解受持是人即爲第一希有何
以故此人無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所以者
何我相即是非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即是非
相何以故離一切諸相即名諸佛佛告須菩提

大夏乾祐二十年歲次己酉三月十五日
正宫　皇后羅氏謹施

李善進

俄 TK18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12－12)

法會因由分第一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
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尒時世尊食時著
衣持鉢入舍衛大城乞食於其城中次第乞已
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敷座而坐
善現起請分第二

俄 TK20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俄藏黑水城文献　1　汉文部分
作者＝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
页数＝３５４
ＳＳ号＝１３４８４８０７
出版日期＝１９９６．１２
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ＩＳＢＮ号＝７－５３２５－２０３６－６
中图法分类号＝Ｋ２０６
主题词＝中国－古代－史料
参考文献格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　1　汉文部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６．１２．
内容提要＝俄藏黑水城文献有八千多个编号，系中国中古宋、夏、金、元时期的写本和刻本，其中绝大部分为西夏文文献，也有相当数量的汉文及少部分其他民族文字文献，距今七百至九百年历史，均属珍本、善本或孤本。